近代史資料专刊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TAIPINGJUN BEIFA ZILIAO XUANBIAN

张守常 编

本资料集由张[illegible]整理。内容来自清人奏稿、函牍、年谱、诗文集、碑记、地方志等史籍一百余种，方志一百七十余[illegible]包括不少未刊稿本。正文按北伐援军所经地区编排。书末附引[illegible]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专刊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TAIPINGJUN BEIFA ZILIAO XUANBIAN

本资料集由张守常地内容来自清人奏稿、函牍、日记、诗文集、碑记、地方志等，共引百余种，方志一百七十余种，其少未刊稿本。现文按北伐军和所经地区编排。书末附引用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资料集由张守常搜集整理。内容来自清人奏稿、函牍、日记、年谱、诗文集、碑记、地方志等，共引用史籍一百余种，方志一百七十余种，其中包括不少未刊稿本。正文按北伐军和北伐援军所经地区编排。书末附引用书目解题。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1-3

Ⅰ.①太… Ⅱ.①中… Ⅲ.①太平军北伐—史料 Ⅳ.①K2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979 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张守常　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4.75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517 千字　　定　　价：105.00 元

ISBN 978-7-5130-1651-3/K·152(4515)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并在许多方面引起重大变革，是晚清乃至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建都天京以后进行的北伐，既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太平军战史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虽然太平军北伐在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但在这一过程对清王朝所产生的震动，以及所引发的北方地区的社会变动，都极为强烈、巨大而且深远。

50 余万字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是张守常教授在倾三十余年之力，搜集整理的千余种书籍、120 余万字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择要选录的，其中包括清人的奏稿、函牍、日记、年谱、诗文集、碑记、地方志等。收入本书的引用史籍约 100 余种，方志 170 余种，不少还是未刊的稿本，可以说史籍来源广泛，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太平军北伐资料大全。1984 年由齐鲁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资料集，对于太平军北伐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资料按北伐军和北伐援军所经地区的顺序编排，原编目或编者酌加的标题用黑体排印，置于篇首；原出处包括书目及卷数页码，置于篇末。初版书中所附《太平军连镇被围图》，系属清朝政府的原始文件，原由谢兴尧先生收藏，此次依然收录。

本次再版之时，依据再版前言中所叙，对体例进行统一规范，如

原文中的夹注用小五号楷体标注，以与正文区别。另外，也对初版中个别文字、标点舛误之处略加校勘修正，尽可能地订正了初版时遗留的部分讹误。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3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编　综记概况 …… (1)

第二编　苏北和皖北 …… (118)

一、太平军北伐前的情况 …… (118)

（一）苏北 …… (118)

（二）皖北 …… (123)

二、北伐军向江北的进攻 …… (132)

三、未渡过黄河的太平军南返经鄂东进入安徽 …… (165)

四、北伐援军的出进皖北和苏北 …… (171)

第三编　河南 …… (184)

一、太平军进入河南之综合情况 …… (184)

二、从克归德，攻开封，到在巩县抢渡黄河 …… (194)

三、渡过黄河在豫北的战斗 …… (200)

四、未过黄河太平军的南返 …… (224)

第四编　湖北 …… (232)

第五编　山西 …… (254)

一、概况 …… (254)

二、从垣曲北进到平阳、洪洞 …… (260)

三、东折到潞城、黎城 …… (267)

四、太平军去后官绅的“防堵”和阳城赵连城起义 …… (272)

第六编　直隶和北京 …… (278)

一、概况 …… (278)

二、破临洺关北上，直抵栾城，东下深州 …… (288)

三、沿运河北上及回守连镇……（313）
四、攻抵天津稍直口之役与据守静海、独流……（339）
五、保定各地……（372）
六、京南津北地区……（383）
七、北京……（394）
八、靠近山东临清的地区……（415）
第七编　山东……（419）
一、概况……（419）
二、北伐援军进入山东……（427）
三、李开芳拒守高唐、冯官屯……（475）
附：引用书目……（497）
书目解题……（497）
方志目录……（533）
后记……（543）

第一编　综记概况

谢山居士（夏燮）：北路奏肤　东南不足以争天下，而其变也，每当西北有事之秋，既为用兵者所不暇及，而去畿辅较远，得以窜身自便，故当中原削弱，外戚宦官用事，一时贪酷之吏，掊克虐民，民不堪命，则相聚为盗，各踞一方，如西汉之新市、绿林，东汉之黄巾、五斗，以及唐之黄巢，宋之方腊，元之张、陈等是也。其有乘中原分裂之时，豪杰起于东南，驰驱驾驭，亦足以保境息烽，而一时缙绅父老，群推戴以为偏安之主，则孙吴、六朝及五代之南唐、吴越皆是也。若明季之局，则少变矣。考其流寇，起于秦、晋间，以延绥缺饷，民无所资，遂纠边人为贼；及其渡渑池，由豫入楚，由楚入蜀，流毒几遍天下。我朝西陲拓地，幅员万里，回民番部，俯首帖息，莫敢有异志。张格尔偶逞跳梁，若以卵投石，生擒而俘僇之。然则东南一隅之地，欲以鲵鳅制寻常，蟪蛄绵岁月，其势断不能久。粤逆方延喘白门，朝不保暮，而枭视狼顾，辄思长驱豫晋，睥睨神京，其亦不自量矣。然当日伪封之七逆，萧、韦皆乳臭儿，石达开、秦日纲方思分踞江、鄂，而洪、杨两逆，以草窃刑余之人，一旦入其所谓“小天堂”者，不但珠玉绮罗，充物山积，即搜其橐藏，发其窖镪，亦以数百万计，方且拥秦淮妓女，置酒高会，日有富贵故乡之想。于是遣林

凤翔、李开芳等，自皖、豫一带，纠集捻匪，以图侥幸一决，借以牵制南下之师。迨至两载丧师，只轮不返，然后知螳臂之怒，不足以当大车，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始绝其得陇望蜀之妄念。论者谓南人不习车骑，今以西北之兵，自战其地，事半功倍，是以收效速而得算多。然当该逆起事，正直丰工漫决之际，饬下东抚、河臣，截留南漕三十万石，拯救灾黎，又以甘盘旧学❶董视其事。而雍沙番子之役，亲加平反，谴及重臣，用以绥靖边陲，不劳兵革。是则当日惟西北晏然无事，故煽惑之饥民少，而觊觎之异志消也。况赏罚不严，则军令不肃。以胜帅披坚执锐，穷追二千余里，殄其援救之贼，使之鸟奔兽骇，不能复合，可谓劳矣；乃以顿兵高唐，半年不克，天威震怒，治以拿问之罪。于是僧王激厉将弁，深入贼垒，火攻水战，以全策縻之，遂使狡兔三窟，次第廓清，实赖庙算之操其先胜也。予于北路蒇事之速，因以深惜粤楚当日，若燎之方扬，不扑灭之，又蕴崇焉，是谁之过与？

三年四月初八日，金陵之贼分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渡江攻六合不克，旋攻浦口。时都统西凌阿统带黑龙江马队之兵营于高岸上，贼舍舟登岸，分三路滋扰，官兵迎剿于芦席营。甫经交仗，马队之兵退回山后，贼遂越岭焚扰营盘，经援兵击退。贼遂乘势进陷滁州，破临淮关；于二十二日攻凤阳府，府县督兵相持旬余，接仗三次，援兵不至，遂陷焉。惟凤阳县主簿张士林死之。贼遂连陷颍州府属之颍上、霍丘等县❷。五月初四日，进攻亳州，又陷之。时皖北之宿州、蒙城、亳州、寿州等处，捻匪四起，洪逆已预遣人纠约。周侍郎天爵督办江北团练，稍稍消其尤者，吕侍郎贤基方抵宿州，新授皖抚❸亦在焉，上饬三臣会商防剿。而贼已自亳州、太和等处，沿途裹胁，遂窜入河南界。是月初七日，贼陷河南之归德府，知府陈介眉先经调赴行营，参将及前任知县以下之殉难者十余人。初九日，贼由刘家口沿堤窜入宁陵，陷之。初十日，陷睢州。十二日，贼窜河南开封

❶ 此处之甘盘旧学，指咸丰帝师傅杜受田。

❷ 按这一支北伐军并未攻取颍上、霍丘。

❸ 新授安徽巡抚是李嘉端。

府，初营于汴梁城外。值是夜雷雨交作，风拔大木，省城居运河之下游，霎时城濠水深数丈，贼移营于高阜，而火药已湿不能军。时贼之被淹被压而死者数千人，不战而创，若使官军乘其疲而击之，事未可知；惜大府志在守城，不谋追贼。贼不得逞，遂于十七日夜解围走，沿河堤西窜，谋掠朱仙镇也。初贼自皖扰豫，上饬理藩院尚书恩华，统带后起吉林官兵，由淮、徐一带进剿；迨河南事急，适恩尚书行至山东，上命与东抚李僖，专办山东防剿。又命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督同藩司张集馨，专办直隶防剿。是时贼过朱仙镇，抢掠一空，悉载其辎重，由汜水县渡河，陷温县，扰及武陟。绅士带勇，随同大兵迎剿，逼之于司马集，败之。贼遂舍武陟，西走怀庆。六月初三日，贼围怀庆府。上闻贼已渡河，大河南北官兵云集，不可无统领以一事权，乃授讷相为钦差大臣；又饬胜帅驰赴豫中，解怀庆之围。时任怀庆府知府余炳焘、河内县知县裘宝镛，督带官兵绅团，登埤固守，昼夜巡防，贼屡攻地道不克，先后破其地雷十三处。凡围攻两月，贼技不得施，遂萌窥晋之志。方贼之入怀也，上以其与山西接界，旋饬西抚哈芬，与东、直三省会剿，并严防交界要隘，乃派令河东道张锡蕃带兵防堵绛州之垣曲县。七月贼窜垣曲，张观察死之，防兵溃散；知县晏宗望孤城力战，身受七伤殒命，遂陷焉。旋陷绛县、曲沃县，曲沃令丁璜死之。贼由曲沃北扑平阳府，初十日进围平阳，知府何维墀、临汾县知县周春阳督兵守御，不克；府县及同知郭升阿皆死之。又连陷洪洞县。时讷相行至东境，闻贼扰在西，当三省犬牙交错之地，乃奏请驰回正定，以捍蔽畿辅。上以各路要隘相距较远，势难兼顾，值胜帅自怀庆追贼回，上特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之兵。而贼已由山西之黎城县复图东窜，于是河南、直隶两处戒严。八月，贼扰河南之涉县、武安，遂北窜直隶境。直隶之顺德府与西省交界，凭山为险，邢台之临洺关[1]其冲塞也。是月二十七日，贼由山路入关陷之。分防同知周宪曾力战被戕，身首异处，妻蒯氏、妾郭氏、幕友、家丁等同时遇害。二十八日陷沙河县，知县玉衡身受七伤，亦率其妻妾死之。二十九日陷任邱县（任县），惟教谕张秉廉以骂贼不屈死。三十

[1] 临洺关属广平府永年县，不属顺德府邢台县。

日，分股连陷隆平、柏乡二县[1]，柏乡知县启城钥而逃。九月初二日，贼陷赵州，知州会同营守先期带兵出城，扼于距城三十里之沙河沿地方，贼一面接战，一面分股由上游径扑州城，知州、城守等回兵救援，势已无及。贼自入直境以来，所过州县皆旋陷旋退，直至入深州始踞之，盖侦知大兵之在后也。初四日，贼陷栾城县[2]，县令、典史皆死之。旋分扰藁城[3]，知县登陴守御，受伤坠城下，贼亦旋去。初六日窜晋州，知州杨云鳌御贼不克，与其幕友家人同时殉难。初七日，贼扑深州，知州陈希敬死之，遂踞焉。胜帅之追贼于北路也。贼以因粮宿饱，倍道疾趋，过而不留，故追者皆尾其后。深州之役，贼以其城固，谋休息士卒以养其锐，守之数日，胜帅之兵直逼城下，该逆坚闭不出。十九日督兵进剿，三面围攻，鏖战一日，败之。忽于二十日之夜，贼全股开城，由东南逃窜，遂连陷献县、交河县。交河令孔庆钰率其子举人孔繁渥御贼不克，父子同时被戕，并焚其尸。贼遂于二十五日窜沧州，知州沈如潮会同城守尉德成督兵迎击，转战四时，城守尉死。刺史被执，骂贼不屈，遂与其一家男妇十三口皆殉焉。其沧州驻防之避难不及同日受害者，据奏报男妇大小二千数百人。贼自入直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者，故积忿屠之。初贼过深州，畿辅戒严，上饬僧王格林沁派兵扼其北窜之路。贼度前堵后追，恐不能瓦全，又知日月渐近，爝火必息，则妄冀天网一面之阙，不至遏其穷寇之归师，遂由沧州沿堤东走，径窥天津。是月二十七日，贼分股一窜静海，一入天津。静海至则陷之，遂踞其城。时天津盐政文谦谋于天津大令谢子澄。谢方团练乡勇，拔出狱中重犯以为向导，请自督勇会同官兵，邀之于厄，遂于距城十里外，奋勇歼贼二百余人，贼败而退；复诱之于河沟内，枪毙数十人，获其贼船七只，贼仍退踞静海。值胜帅之师至，遂谋攻城。二十八日，派已革都统西凌阿等督兵攻其东南，胜帅自统大师攻其西南，皆败之，贼闭城不出。方谋再剿，而贼之窥天津者已逸入于杨【柳】青驿矣。静海有独流镇者，为运河之要道，

[1] 太平军克柏乡在九月初一日。
[2] 太平军克栾城在初三日。
[3] 太平军克藁城在初四日。

贼至静海，则分股踞独流；又入天津之杨【柳】青驿，皆树栅自固，相距不过数十里，以为犄角之势。胜帅自静海移兵攻杨柳青，破其木栅，贼不能守，乃全股逸入于静海、独流两处。十月十一日，官兵攻独流，分路击其东西两岸之贼，天津、河州之兵自后抄袭，败之。十三日，又攻独流，天津、河州之队伍首先冲入，官兵各路夹剿，毙贼一二千人。该逆负隅死守，我军三战三捷。二十四五七等日初获全胜后，因贼佯败，乌合之众纷纷走入歧路，一时宁夏、岷州各营追贼误陷冰坑而死者，游击、守备及千总以下同时阵亡。计官兵奔命三月，仅足以捍北方之守贼，虽形格势禁，而惰归之暮气未肯稍蹙，遂谋窥伺南路矣。

四年正月初九日，贼自静海、独流全股逸出，过舒城村，沿途滋扰，遂由河间之富庄驿南窜，踞阜城县。维时贼之北窜者，自皖、豫以来，沿路裹胁，其从者皆贪财帛子女以乘时邀利，非有致死争地之心，偶有抑挫，即涣散不可复合，而楚、粤相从之老贼，迭经斩馘，亦丧其十之四五，于是遣奸谍求援于江宁，方思因粮得饱，则夺围东窜，以通南路之援。上闻运河事蹙，授钺惠亲王，副以僧王格林沁❶，遂由天津追贼至阜城，筑长濠三匝围之。贼不获狡逞，则谋重闭死守，以待北上之贼，内外相应。胜帅方督兵与僧邸合，而东省告警之疾置络绎于道矣。贼之再举也，则虹桥得胜之黄生才实主之。时皖、庐新旧两省皆为贼有，舒、桐之贼分踞其间，适有六安土匪勾结西窜，黄生才等遂仍自皖北取道，于是月十四日攻六安州陷之，又分扰正阳关。二十一日，贼自六安陷蒙城县，胁土人为向导，由僻路潜绕至河南界，二月初五日陷归德府属之夏邑县。复由小路东行，径入丰工，抢大小船只渡黄，二十日陷江苏之丰县，遂入山东界。东省为上年蹂躏之所未及者，贼复因其瑕而袭之，且以通运河水陆之援也。是月二十一日，贼入山东之单县，闻城中团练有备，遂由边界行走。二十二日窜入金乡县，陷之，署令、典史、城守、学官皆死焉。二十四日陷巨野县，梯城而入，文武员弁亦以御贼同殉。二十五日陷郓城

❶ 指以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按此事在上年九月初九日，书于此处，误。

县，署令赴省请兵，其妻在署遇害死之。贼遂循运河道径扑张秋镇，镇中不意贼至，闭市不及，贼取赂而行。二十八日陷阳谷县，破南门入，知县文颖甫自商河调任未三日，遂及于难。二十九日陷莘县。三月初一日，贼自莘县进陷冠县，县令、典史皆死之。初二日，贼由冠县起行，过清水镇、李官庄，遂抵临清州，营于州城五里外之马市街。初五日，贼围临清。时上已饬胜帅东行，堵剿运河之贼，又饬东抚张亮基，自东昌、济宁一带，迎头截击。贼至临清，则各路大兵先后并至，胜军捍其北，东兵御其南，临清州知州张积功及城守参将武殿魁率官军、乡团登埤而守。然是役也，贼舍山湖驿道，专趋运堤，意在通阜城之贼，合而为一。胜帅之师专防北路，不得不为一面坚壁之守；惜东抚持重，知州、参将屡请内外夹剿，辄以朝气之锐，不敢骤撄其锋。于是贼分路以挠我师，而潜遣人穴南门地道。十六日城陷，参将自焚，知州率其家属、幕友、家丁同殉者数十人。上闻震怒，褫东抚职，逮问入都[1]，以藩司崇恩代其任。初知州、参将谋坚守以待援兵，料检城中糗粮刍茭，足支一两月。及闻东兵不战，乃取其积聚，移之火药局前，相与语曰："若有不虞，誓不留此以为赍粮借寇地也。"于是城陷之日，一炬歼焉。贼踞一空城无所得，崇中丞乃谋断其饷道，设长围以蹙之。贼师不得饱，野无所掠，潜谋宵遁。二十六日，官兵攻之急，裹胁之众黑夜开门，官兵拥而入，遂克之。时则北门之管飞走俱绝，贼不得已，仍思收合余烬，扼之于东、南两路，以谋进取。胜帅乃乘其回窜之不可复振者，移兵南下，沿途追剿，因而李官庄、清水镇以及莘、冠、郓、巨一带贼氛再过，不堪其扰，幸东昌、济宁之官兵、乡团所过邀击，斩馘不少。其土匪之逃散者，皆以难民乞抚，东抚檄饬各州县，设计押遣。而粤贼亦阑入其中，以图漏网。黄生才薙发扮作乞民，逃至观城县之孔家集，被官差盘诘，擒送大营。其余悍贼或攒杀于乱军中，或自缢于乡僻处，亦有在丰工下游扎筏偷渡得免者。然卒无一人逸入于北，障川之功，此为最巨。而临清浃辰之守，论者以为张睢阳之保江淮也。方林凤祥、李

[1] 山东巡抚张亮基革职在太平军攻克临清之前，系发往军台，非逮问入都，此处记述两误。

开芳之困于阜城也，自以援贼旦夕至不足忧，惟一意死守待之。时上方忧东事，亟饬胜帅兼程赴援，僧王专办北寇，度踞巢者皆楚、粤百战精锐之老贼，若骤攻之，则困兽之斗致死于我，非万全之算，乃设长围，断其饷道。而贼待援不至，城中粮且尽，兼以临清之役，胜帅遏其北上之路，音耗不通，乃相与谋曰："守之与走，皆死地也，若疾趋以求援，苟得万一之幸，则分者可合，合则大事济矣。"于是冒死转斗，遂以四月初三日夺围而出，惧大兵追及之，则人持一火器，且走且投。僧邸方督兵驰御，突大营火起，官兵内溃。贼乃乘间疾走，于初九日南陷连镇，大兵之追者至，则贼已树栅起濠堑矣。连镇有东、西二集，其附近村落皆饶沃之地，林凤祥踞之；而李开芳旋统马队之贼，由僻道径趋高唐州。五月初二〔三〕日李开芳陷高唐，知州魏文瀚死之。时僧邸已统大兵连营列戍，值胜帅自丰工追贼还，上饬其与僧邸并力以荡穷寇，于是僧王专剿连镇，胜帅专剿高唐。时连镇之贼稍弱，而李逆占踞州地，与为犄角，故官兵迭次围攻不能得手，乃谋筑长濠及马道以困之。贼辄起地道，偷劫官军营盘，数受挫折，而城中镇上之木栅土城，官兵屡击不克。相持者数月，胜帅奏请铸一万六千斤大炮，又安置地雷数处。每轰击时，贼潜伏于地道窟室中不能伤。胜帅遂以师久无功，奉严旨切责，拔去花翎。迨连镇之捷，贼断其右臂，僧邸奏功，而胜帅已被逮问论遣戍矣。

五年春正月，僧正克复东西连镇，毁其木城，直捣贼巢，党与歼焉，而林逆不可得。时贼之地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皆有暗门，故其藏于窟室之中，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也。方僧邸破镇杀贼时，下令凡幼童之从贼者，悉生致之，事定，遂悉数送入大营。王亲鞫之曰："若必知林逆所在，速首实以献，不惟贷汝死，且得重赏也。"遂有幼童指示其所匿处，果得林逆于隧道中，生擒之，遂解京，磔于市。上乃命统得胜兵，进攻高唐。时贼已被官军围困半年，势益穷蹙，及闻连镇不守，高唐之饷道亦竭，于是更思别踞一方，以踵静海、阜城之辙，遂于二月初二日走险突出，尽弃其马匹辎重，窜至距高唐州四十五里之冯官屯，官兵追至，则已树栅掘濠，踞其屯内坚固之房屋，而壁垒一新矣。僧邸之攻冯官屯也，相度地形，实居高唐、茌平之下阪，四方高而中央庳，为地势之坟起者。今之所谓屯，古之

所谓丘也。屯内富室之居高楼大厦，缭以墙垣，皆砖石为之，非火攻所能入，乃引运河之水以灌之，语详《临清文武事略》中。迨屯中水日深，火药尽湿，贼登楼而望，则官兵沿墙轰击，危如累卵，相聚而谋曰："餍溺并至，将聚而歼旃，不如降也。"李逆见事急，乃先放屯中难民凫水而出，亦遣党羽错其中。四月十三日，伪先锋黄大汉等杂难民投营请降，王乃分别释之，而质黄大汉于营中，又将其同党一百四十余人分拨各营，悉数暗诛之。十六日，李逆遣贼呈递降书，王令先缴军器，贼皆听命。李逆遂率其伪职黄懿瑞、谢金生等八十余人，又前投入贼营之伪土将军刘子明，相继出降。官军张左右翼待之，悉数擒获，除逆首及伪职八人解京分别凌迟枭斩外，余皆在军营正法。穷搜余党，无一名漏网者。红旗报捷，奉诏班师。计前后三载，两次跳梁，六省骚动。胜帅用兵得失互见，而僧邸以三月收其成功，则临清之役，不使南北匪徒合而为一，遂得殄此穷寇，拯我遗黎。至其间之发纵指示，悉禀庙谟。考其本末，固知南北之势，利钝相悬，抑亦远近之功，迟速自异也。

江苏六合阵亡三年四月

千总徐琳。

据原奏，贼攻六合不克，该千总以中途击贼阵亡。

安徽凤阳府殉难同上

凤阳府训导吴耀文，宁国人。

凤阳县主簿张士林，河南安阳人。

据原奏，骂贼被戕。

亳州殉难五月

署知州孙椿。

州吏目刘然同妻江氏，子刘芬、刘芳。

据原奏，被戕州吏目一家同殉。

哨官钱文献。

据原奏，御贼阵亡。

蒙城殉难同上

知县宋维屏。

据原奏，督兵剿贼，身受重伤，以致阵亡。奉上谕：不愧守土

之官，著交部从优议恤。

河南归德府殉难同上

归德府教授殷聚五，怀庆人，丙戌进士。

商邱县训导王史三。

商邱县典史汪镛庆，同弟裕庆。

参将范正伦。

守备张涟；

张云玉；

据续奏，随范正伦力战阵亡，时以千总署归德营守备。

李师孔。

把总吴连元；

孙学涟。

候补通判章光熊。

前任商邱县知县钱文伟，江苏通州人，乙未进士。

知州衔候补知县孙惠霖，同幕友江世德、宋建铭。

同知衔前任永城县知县吕赞扬，同子候选训导钟堉。

知州衔前任温县知县钱世瑞，浙江嵊县人，乙未进士。

候选通政司经历陈勳，本县人。

候补未入萧敬舆；

沈贵春。

外委金标，督标右营卢文斗，在马牧集阵亡；

刘文鼎。

武举李登科。

拔贡宋广乘。

武举姚克己；

史万翔。

医训科赵松。

道纪司潘金禄。

议叙经历刘以俭。

以上有原奏、续奏及呈明请恤者。旋据光禄寺卿宋晋奏称：章光熊、钱文伟、孙惠霖、吕赞扬及子钟堉、钱世瑞五员，据陆应谷

奏称，被害最烈，且闻钱文伟、吕赞扬皆以告病人员，寓居城内，钱文伟则率领家属击贼捐躯，仅遗孤女留养民间，吕赞扬则父子同时殉难，请仿照道光十三年台湾殉难之县丞方振声等加赠赐谥，并准其入祀京师昭忠祠。又奏内称，绅士陈勳骂贼不屈，一门遇害，应请加赐，及妇女议谥、建碑，以昭忠节等因。又据绅士续呈，孙惠霖系派管支应局，与其幕友同遇害，请在河南及福建本籍地方建立专祠，以幕友附祀等因。俱奉旨准行在案。

温县殉难同上

祥符县童生裴孟昭，同母朱氏、家人高升。

六品军功生员裴仲平。

据裴孟昭家属呈请同时遇害人等，请饬议恤在案。

山西垣曲殉难七月

山西河东道张锡蕃，江苏元和人。

垣曲县知县晏宗望，安徽和州人，举人。

以上二员，据宋光禄奏称，张某官声素好，咸丰二年蒙恩擢授今职，因在县防堵遇害，知县晏某被戕，身受七伤等因，请加赠赐恤。

曲沃殉难同上

知县丁璜，湖北黄冈人，辛丑进士。

教谕魏悬书，武乡人，举人。

训导胡彭龄，太原人。

典史洪忠运，安徽歙县人。

前任安徽池州府知府仇恩荣，本县人，癸酉拔贡。

平阳府殉难同上

知府何维墀，奉天举人。

同知郭升阿，满洲正白旗人。

临汾县知县周春阳，湖北钟祥人，拔贡。

据原奏，知府、同知二员，均被戕最惨，全家殉难，请加赠赐谥。其知县续据该县绅士禀请建立专祠，以幕友、家丁附祀等因在案；惟幕友、家丁，不著其名。

潞城县虹梯司巡检赵榕。

据续奏，查明在郡御贼阵亡。

河南武安殉难八月

典史徐大咸。

据原奏，守城杀贼，力竭阵亡，请交部从优议恤。

直隶临洺关殉难同上

顺德府分防同知周宪曾，同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筐、家丁张福。

原奏见上。又据宋光禄奏请加赠赐谥，并入祀京师昭忠祠。

临洺关御贼阵亡同上

佐领下春林。

厢白旗防御委参领依成额。

据续奏查明，关上打仗阵亡官三员，兵一百五十二名，开单请恤，有一员失其名。

永年县绅士世袭云骑尉宋广心。

据续奏查明，贼至关，路出永年县西壁口村，绅民等纠勇扼险御贼，众寡不敌，同时殉难多人，后贼破临洺关，又将该村搜杀略尽，无一人降者，请将单开各员名赐恤，并准于该村共建一祠，以昭忠烈等因在案。

沙河殉难同上

知县玉衡，蒙古正红旗人。

据原奏称，与周宪曾先后殉难；续据宋光禄奏称，身受七伤，妻妾同时被害，请加赠赐谥，及妻妾勅部议谥旌表建坊等因。又御史尹耕云折内称，北路殉难之员，有佟鉴者❶与玉衡并列，俟考。

任邱〔任县〕殉难同上

教谕张秉廉。

据原奏，知县及城守外委御贼受伤遇救，惟教谕张某，骂贼不屈被戕。

栾城殉难同上

知县唐盛，山西朔州人，丙申进士。

---

❶ 佟鉴死于独流。

典史陈虎臣，浙江钱唐〔塘〕人。

据原奏，知县骂贼被戕，身首异处；典史守御城垣，同被戕害。

晋州殉难同上

知州杨云鳌，同幕友王长甲，仆从二人，同时殉难。

据原奏称，御贼被戕。

深州殉难同上

知州陈希敬，浙江海盐人，癸未进士。

州判颜敏，山东曲阜人，拔贡。

据原奏知州殉难，其州判则续查请恤者。

交河殉难同上

知县孔庆桂，山东曲阜人，戊戌进士，同子举人孔繁渥。

据原奏，骂贼不屈，致被戕害，并烧毁尸身，情殊惨烈，子亦同殉。奉上谕：该县父子一门忠孝，孔某著追赠知府衔，并其子交部议恤，并准于该县建立专祠，以其子附祀等因。

沧州殉难

知州沈如潮，浙江桐乡人，庚午举人；同胞兄沈如江、堂叔母吴氏、长子沈康保❶、妾段氏、三子监生沈康吉、长媳管氏、次媳屠氏、堂侄沈康升、继妻陈氏、堂侄孙沈承爔、幼孙女，并家丁二名，一门同时殉难。

城守尉德成。

据原奏，该州会同城守尉，转战四时之久，杀贼五六百人，力竭阵亡，该知县〔州〕一门尽节。奉上谕：饬部从优议恤，并准于该地方建立专祠，其眷属家丁一同附祀等因。

沧州驻防武生清和，同妻庞氏。

据续奏查明请恤。是时驻防被难者计男妇一千八百三十七口，幼丁四百八十口，开单请恤，皆不见姓名于邸钞中。附记于此。

静海、独流御贼阵亡十月、十一月

❶ 沈康保此时不在沧州，未死。

副前锋侍卫兴林。

据原奏，攻独流策马争先，枪毙贼匪，马倒堕地，复起手刃二贼，中伤阵亡。奉旨：著照副都统阵亡例赐恤。

甘肃宁夏广武营游击怀唐阿。

固关营守备阿克东阿。

署循化营把总世袭云骑尉李。

四川署岷州营经制外委张士敏。

据原奏，陷冰坑阵亡，奉旨：从优赐恤。

道衔天津县知县谢子澄。

大令以守天津有功，调赴大营剿贼，督勇首先冲入贼阵，被戕阵亡。奉旨加赠，从优议恤，另详《事略》中。

四年山东金乡殉难二月

署知县杨郑白，同妻女、幕友、戚属、家丁同时殉之。

典史叶国霖。

教谕兼训导戴失名。

东城汛把总何秉纶。

据原奏，守城御贼阵亡。

巨野殉难同上

署知县朱运昌。

教谕辛本杶，登州人。

典史孙骏，顺天人。

把总张永陞。

外委傅君平。

据原奏，贼梯城入，文武员弁力战被戕，教谕被执，骂贼不屈死。

郓城家属殉难同上

知县王煊之妻。

据原奏，知县赴省请兵，其妻在署骂贼，被缚射死。

张秋镇遇害同上

阳谷县管河主簿史荣曾，顺天人。

寿张县管河主簿韩怡，顺天人。

以上二员系在镇遇贼被戕。

阳谷殉难同上

知县文颖，汉军人。

典史徐凤喈，浙江德清人，同子本林。

据原奏，巷战力竭被戕。

冠县殉难三月

知县傅士珍，云南昆明人，同妻、妾、姊、侄女、幕友同殉。

典史瞿浚，江苏武进人，同妻被执，骂贼不屈死。

以上皆据原奏；又奏内称，知县一门殉难，惟家丁抱一幼子出。

临清州殉难同上

知州张积功，江苏仪征人，举人，一门及幕友、官亲等十余人同殉。

城守参将武殿魁。

候补知县吕升蕃。

候补府经历文增。

候补县丞史积润。

州吏目戴葆光。

王家浅巡检戴应魁，顺天人。

据原奏，守城同时殉难，事见上，又另详《事略》中。

瞿瀚，江苏武进人。

据原奏，即冠县典史瞿浚之弟，在临清追贼阵亡。

六品孝廉方正李永芳。

州贡生杨凝芳。

监生李冠春、马奎藻、陈勇、陈仲三等二十九人。

据续奏，以上皆本州绅士守城从殉者。

高唐殉难五月

知州魏文瀚，河南郑州人。

据原奏，骂贼不屈被戕。

本州绅士林其均；

林其贶。

据原奏，团练守城，同时遇害。

高唐剿贼阵亡七月

山东寿张营马家汛经制外委葛太平。

青州营额外外委张起盛。

临朐汛把总刘兴盛。

据原奏，在高唐剿贼，或争先冲锋，力战阵亡，或身受重伤，力竭遇害，奏请从优议恤。

五年冯官屯剿贼阵亡三月

三等护卫巴萨拉。

据原奏，随僧王在冯官屯军营打仗出力，中炮阵亡，请交部照例议恤。

又查四、五两年，在连镇、高唐、冯官屯等处【阵亡】官弁兵勇八千余人。僧邸肃清北路，将三处阵亡军士查开，设立长案，将就擒贼匪从犯八十人，并二贼童，一齐捆缚挖心活祭之，在营军士齐声感泣。

附记

咸丰三年春，贼破安庆。是时值皖抚查办捻匪，其重犯多在合肥及怀宁省狱中。贼至，开狱门，每犯授以一刀，令其逢人即搠。合肥大令闻变，度其必纠众至庐劫狱，欲按狱中重犯悉诛之，而太守不可。不数日，捻党果闯入县署，劫狱中一百数十人，悉破械而逸，于是宿州、凤阳、太和、蒙城一带，乘衅而起。周侍郎乃请解抚职，专办江北防剿，方擒获捻首陆遐龄，歼其首从，而贼已长驱皖、豫间，捻匪之慕羶而附者十之六七矣。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若使乘粤西之乱，先事预防，使之以毒攻毒，则惟有诛其稔恶，而设法以羁旅其余，俾其感恩效命，悉成劲旅。惜侍郎未竟其设施，赍志以没，而袁观察甲三亦寻论劾罢，皖事且日棘矣。

胜帅之攻高唐也，有以蜚语中之者，谓其营中之将弁与贼通。语

浸闻于上，上虽弗之信，然以此被严谴，推原其事，则受降者之失计也。当其自东省追贼至丰工，沿途遣散以万计，而捻、粤两匪阑入其中，且有不讳裹胁，托以悔罪投诚者。时官兵回剿北路之贼，募勇充额，遂有怙终不悛之徒，妄冀然灰，以为贼之死间，故顿兵半年，贼借以为外应，而将弁以劳逸主客之势，持重不敢前，则乏兴之咎，主帅当之。其后僧邸克复冯官屯，上命都统西凌阿统得胜之师，赴楚救援，甫至皖、鄂交界之地，一朝溃散，投贼者二千余人，此可见矣。交和之地，官兵之通贼者百之一，壮勇之通贼者十之一，何论降卒。南军以川、楚为劲旅，而楚勇多贼之乡里，每在城上下，辄操南音相尔汝。贼以勇为儿戏，遥谓曰："若之著短后衣，嗔目而称勇者，果谁之力耶？我去，则若将退而归农，焉有今日？"勇虽唾之，窃私幸其不我欺也。是则今岁不征，明年不战，方且借养寇以为奇货之居，虽日讨军实而申儆之，何益之有。

僧王之殄林、李也，有传其事者，谓两逆北窜时，伪东授以秘缄，令其事急启视，如教勅而行。迨林、李困于阜城，发其缄曰："见僧者杀之，见僧者避之。"初不解上下语之相反也，既闻僧邸统兵，乃破胆褫魄，欲窜身自便，卒不得免焉。予谓此亦好事者故神其说，以耸听闻；度杨逆未足以知此。而其语足以备讦记，广异闻，因并记之。

居士论曰：淮楚之间，天下劲兵之所聚也，而捻匪伏莽于其间，以为观衅之动者，非一日矣。夫当其横行乡里，报复仇怨，一能吏足制其死命，故周文忠之令合肥，用法严酷，言官劾之，而蒋砺堂相国之称之也，则曰："爱民如子，疾恶如仇。"此猛以济宽之治，固为政之良药，而尤治乱国之民所振裘而挈领者也。文忠去皖二十余年，后之为政者，大府惧其溃痈，州县工于讳疾，于是草窃亡命之徒，杀人拒捕，习惯为常，一旦粤匪东下，如虎而翼焉。斯即文忠不死，亦未必其祸之有瘳也。自粤、捻既合，而皖贼之疆遂为东南之最，虽车骑之用不利于南人，而官兵之所守者衢地，贼之所走者圮地，是以能倍道疾趋，掩其不意，所过州县，遂如长木之无不摽，国狗之无不噬。计前后三载，僧、胜二帅，竭百战之力，仅足以捍御大河之北；而皖、豫之间，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毋亦使医

除疾，而不免遗类之憾者欤！予观于北地之役，一时殉难阵亡之文武员弁绅民妇女，其得邀恤典者，未必非忠魂之幸，而军民之饱其鱼肉，战士之沦为沙虫，虽无阮卒四十万，抑亦国殇累累，不可以数计枚举者矣。夫功在社稷者，原不必以成败利钝较其得失，而当形势呼吸之顷，戈挥西崦，川障东流，则其所保全者更大。以予所闻，河南怀庆之役，余太守炳焘、裘大令宝镛，搘拄两月，捍御多方，贼遂无所逞其技，故论功之日，独蒙不次之迁。天津谢大令子澄，御贼于仓卒之间，能使团练用命，罪人前驱，此又其得民心于平日者；惜其功业未就，赍志捐躯，论者惜之。其他以一邑著名者，则六合之温大令绍原，登埤誓守，屡挫贼锋，后以知府钦加道衔，仍守其地；而江南大营，亦资其同仇之助，以为犄角之援。此则输攻墨守，自有机宜，善战致人，非无成效，考其勋绩，亦庶几陈规、汤涛之亚也。

《粤氛纪事》，卷5，页1－27

翁心存：知止斋日记节录　咸丰三年，岁在癸丑，正月朔。吉林二起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四十二名，于巳刻到德胜门外镶黄旗校场。

正月三日。卯初三刻，虞衡司掌印文式岩格来，以询其支搭帐房事也。……饭后至东北城内拜年，遂出安定门，过黄寺。春日融和，土膏滋沃，遥望西山积雪，景物甚佳。遂按视帐房尚齐整，而所派司员锡光、恩奎皆不在，本部运往旧布帐房三十二架、白布帐房五百架，发交八旗护军营每旗五十架，余存箭亭，而每旗止搭三十架，亦已敷用矣。传谕饬之。

四日。吉林第三起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四十四名，于巳刻到校场。……本部预备吉林、黑龙江征兵火药、烘药、铅丸、火绳等项，上年已包裹运往河南二起，昨日今日又运二起，全竣。

五日。张集馨暂署河南按察使事。

六日。吉林第四起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四十六名，于今日未刻到京。

七日。复发白布帐房三百五十架、旧布帐房十六架。以闻黑龙江亦将至也。

八日。午后大风。……员外锡光、主事恩奎禀，今日大风，帐房

恐被刮倒，已亲历巡看，饬护军营随时照料，并札顺天府多添夫役平整。

九日。吉林第五起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八名到京。命各省绅耆办乡民团练。命京营汰老弱，严缉捕，肃门禁。

十一日。吉林五起官兵于今日申刻起程。其第六起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九名，于今日午刻已到，幸已续搭帐房，足敷栖止矣。教场照料处锡光等禀知，眼同护军营扫雪。

十二日。五儿奉堂派照料兵差，幞被住宿德胜门外。

十四日。第七起吉林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六名，于本日午刻到校场。锡光、恩奎禀，帐房多被风刮倒，饬护军营随时支搭，随搭随倒，现在竭力保护，俾兵丁栖止。

十八日。辰初入书房。惇、恭二邸自陵回也，恭邸监放赏吉林兵去。……午正偕鹤田吕贤基也出安定门至校场，阅视帐房，已支搭齐整，惟有被风鼓裂者。其稍南营盘一座，帐房多被刮倒，幸空间无兵栖止，因饬司员锡光、恩奎卸下归并一处。时放赏初竣。

十九日。是日丑刻，吉林镶白旗甲兵明贵，因包火药失火，烧毁帐房二架。吉林兵第八起兵尚未起程。黑龙江头起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八名，于巳刻已到校场，幸有备用营盘，足敷栖止。兵部奏，参吉林带兵官常升，进城住宿，以致兵丁无人约束，四散栖止。

二十一日。以吉林、黑龙江官兵过境，直隶差务较繁，民力未裕，所有三月初八日恭送册宝至盛京尊藏典礼，著暂缓举行。

二十三日。黑龙江头起官兵于二十一日午刻起程，第二起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二名，于今日午刻到校场。……御史黎吉云奏请广安、右安门外，添派员弁巡查，命步军统领衙门议奏。

二十六日。黑龙江第三起兵一百九十九名、跟役一百十三名，于今日□刻到京。

二十七日。言生南金自家乡到京来见，上年腊月廿二日起程。是时南中尚未得警报，闾井颇安静，途次亦平安。惟徐、邳饥民甚多，饿殍载道，可伤可虑也。

廿九日。提督衙门奏，拿获形迹可疑之刘崇纲，交刑部。……黑龙江第四起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一名，于今日巳刻到校场。

三十日。锡光等报，昨夜官兵遗火烧帐房半架，今日大风，饬护军巡守，帐房皆未被风刮倒。……张集馨调河南臬司。江忠源升湖北臬使。庆祺前奏天津有形迹可疑之人，据直督讷奏，查明西关客店有湖北蕲州李姓七十余名口，均系灾民。命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奏《筑堡御城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著将本年正月初八日谕旨及此旨一并刊刻，颁发各省。

二月朔。又谕京师各旗营官兵十四万九千有奇，实心简练。

二日。命太常寺少卿雷以諴、侍读学士晋康前往南河，会同杨以增巡查黄河口岸；少詹事王履谦前往东河，会同福济巡查；并著山东巡抚李僖、河南巡抚陆应谷，会同稽查。

四日。北城拿获铁铺李□□私铸违禁物件，究出同伙之李□□于元年五月间在东华门侯姓铁铺为工部铸造炮子三万余，呈出告示，并无工部印信，行文来询。当饬虞衡司确切查明回复。惠亲王等请派重兵剿贼，命户部速议筹饷。

五日。黑龙江第六起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廿七名，于午刻到校场。

七日。闻贼于正月廿九日已攻江宁，巡抚杨文定驰往东坝一带防堵。

八日。命周天爵以侍郎衔办防剿，以刑部侍郎李嘉端为安徽巡抚。黑龙江第七起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名，今日午刻到京。

十一日。未初诣内阁会议惠亲王等调兵筹饷一折、御史黎吉云请科户赋一折。时卓相国❶弹压征兵在良乡，祁相国、文大农❷皆在告。诸公议至申正，不决乃罢。命凡不应具折而有怀欲白者，但令具呈声明，由各该堂官据情代奏。闻月初金陵小获胜仗，杀贼二三千名。向荣当已驰抵江宁。陈金绶月初尚在蕲水。琦帅不知在何处。周天爵则始终未离宿州一步也。黑龙江第八起官兵一百九十九名、跟役一百十八名，于巳刻到校场，领催一名落后。

---

❶ 卓相国，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

❷ 祁相国，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文大农，户部尚书文庆。

十二日。卯初……三刻入书房，代筠堂[1]直，以面疮破避风。而恭邸出德胜门放赏官兵，乃于巳正一刻退。……照料校场处宗室恩奎禀知，今日大风，帐房并未刮倒。锡光以陵差出。

十四日。李铁梅中丞[2]来辞行，鬯谈良久。黑龙江第九起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名，于巳刻到校场。

十五日。申刻送铁梅行，未晤遂回。户部奏请商贾捐输，征收铺税，正在举行，又议收房租，行官票。尚未奏上，而都中人心惶惑，纷纷持票取钱，钱铺关门者连日已百余家。此风断不可长，而该管各衙门不知禁遏，可叹也。闻向荣已到六合，尚未渡江，陈金绶已到太湖，琦善尚在蕲水。金陵待援甚急，而外兵不至，如何如何！

十六日。户部奏行官票章程。命将户部请商贾捐输、布彦泰请收商税、黎吉云请按户输钱，均无庸议，以奕湘等七人奏京师钱铺现多关门也。又命文四品、武三品以下俸银仍行给发，前户部请文六品、武四品以上俸银暂停一年。并发内库帑银五十万两交部库收存，以备支放俸饷。文瑞奏本月十一日内阁会议时，孙瑞珍出语粗俗，形同无赖。得旨：文瑞、孙瑞珍均不知大体，一并交部议处。

十七日。黑龙江第十起官兵二百兵二百[3]名、跟役一百四十四名，于午刻到校场。杨文定奏十一日江宁失守。

十八日。以怡良为两江总督，倪良耀调江苏藩司，联英中风生病。陈启迈调江宁藩司，张集馨升直隶藩司，林扬祖升河南臬司，孔毓泮放开归道。署川督慧成行抵陕西，命折回驰往江南淮、扬、徐州一带，会同杨殿邦防剿。以邓绍良为江南提督，玉山调寿春镇总兵。

十九日。五儿来，兵差已竣，明日上陵矣。

廿二日。杨文定十八日报到，京口尚无恙。已雇洋船三只来矣。

廿四日。孝和睿皇后梓宫奉移昌西陵。

廿五日。递封奏一件。

廿八日。向荣报到已渡江驻丹阳镇，陈金绶进攻江浦。

---

[1] 贾桢，字筠堂，时与翁心存同值上书房。

[2] 李嘉端，字铁梅，新放安徽巡抚。

[3] 〔此三字衍。〕

廿九日。提督衙门连日奏拿获奸细。是日大学士九卿会议惠亲王等奏调兵筹饷一折，卯初二刻入，辰初入书房，辰正退至馆，饬令稽查闲杂人等，遂出。文瑞另议上并递封奏，命赴军机处听候传旨。

三月朔。下午杨殿邦奏到，廿三日扬州失守，杨漕帅退守淮安。此路兵单，本甚虑之，独不知琦善逗留何处，竟不知防遏。大帅如此，尚可问乎？为之浩叹！

二日。文瑞奏富绅清单，闻系十八人，奉旨：户部查核具奏。穆彰阿、耆英、潘世恩、卓秉恬、禧恩、陈官俊、孙瑞珍、璧昌、钟祥、李鸿宾、麟庆、潘锡恩、崇恩、钟灵、德顺、沈拱辰、但明伦、庚长。

三日。午正诣上谕馆会议何廷谦奏汰冗员事，众皆以为不可行，以省俸无多而有伤国体也。……是日陈金绶、胜保奏获胜仗，收复浦口，由仪征进兵攻剿。

四日。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工部议办帐房、锣锅、葫芦、九龙袋等军装，先咨问兵部。是日琦善奏驰抵浦口，焚贼舟二十余只。步军统领奏拿获奸细刘秋贵。

六日。午正二刻入署治事并入军需库，同司员鲍彤轩、桂祥检视锣锅、帐房，申初回。筠翁来。暮，虞衡司司员来禀知，八旗汉军炮营请领火药，为数甚巨，现存硝斤不敷配制，黑铅亦甚不敷也。

七日。偕筠堂协揆、桐轩[1]总宪递封奏一件，留中。

八日。杨文定报到二月廿二日镇江失守，杨文定退守江阴。江南苏、常以下不堪问矣。

九日。惠、恭、僧三王奉密旨，至户部传集文瑞所奏富宦诸人，并富兴阿续奏崇纶一人。劝谕捐输。周之琦捐地亩二千顷零。常志放兵部左侍郎。调盛京精兵八千名来京候旨，调赴东南各路攻剿；察哈尔马队兵四千名，赴张家口屯驻调用；又山西兵三千名，陕甘兵四千名，吉林、黑龙江、密云各路劲兵，设已分投起程，著飞速饬迅速趱行，毋稍迟误。

十日。向荣奏，二月廿六七九日连获胜仗，我兵已逼近省城扎营。再调归化城兵二千五百名、绥远城兵五百名、热河兵一千名，驰

[1] 朱凤标，号桐轩。

赴山东、江南交界地方，交慧成调遣。命骆秉章驰赴徐州总办粮台。

十一日。早辰，偕梅谷、咏莪[1]商酌制造火药、制备锅帐等事。申刻，虞衡司司员来禀知支搭帐房，以密云兵明日将抵京也。惠亲王等复奏劝捐事闻得二十万余。

十二日。虞衡司司员、火药局司员来。教场照料处司员蒋征陶、铨儒、恩奎、文起禀知，密云协领玉昆带官七员、兵二百五十名，于辰刻到京。定郡王奏添兵宜先筹饷，得旨著派大学士并派柏葰、翁心存会同户部速议具奏。命奕经统带密云驻防兵前赴山东，会同李僖择要防堵。……陈启迈到京。

十三日。本部奏吉林、黑龙江、密云兵丁锅帐等事，得旨依议，即由五百里行知徐州粮台，并山东巡抚。……程葆来，所拟复奏火药铅丸底稿未协，灯下重缮未定。照料处禀，再添立南营盘一座。命托明阿统带绥远归化城兵三千五百名前往山东，会同李僖择要防堵。培成兼署刑右。潘铎告病开缺，以骆秉章署湖南巡抚，陈启迈驰驿前往徐州总办粮台。徐有壬调湖南布政使。史致藩赏三品顶带，补河南布政使。双成统带西安驻防官兵，驰赴山东、江南交界，交慧成调遣。

十四日。五儿来，仍出德胜门照料去。覃叔来。清档房、虞衡司司员来，添造帐房一千架。夜以复奏火药折底交锡惠回各堂。陆应谷奏，升任开归道林扬祖、归德府陈介眉，剿办永城、虞城一带捻匪，生擒及击毙共七百余名。……密云协领多隆武带官七员、兵二百五十名，辰刻到京。其头起官兵于申刻起程。

十五日。午初至户部会议筹饷事，申正二刻始罢。……夜以复片稿交锡惠等再回各堂。杨以增奏，泰州营游击奎善闻逆匪逼近州境，于深夜潜逃出城，数日不归。得旨：著严拿到案，讯明后，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正法。城中拿获天主教甚多，并有钦天监官员在内，可骇也。

十六日。锡惠来禀知，麟、彭两堂片稿且撤去，从之。虞衡司司员来禀知，十九日、二十日八旗查验炮位炮车，知照本部派司员随往。派联康、锡光去。校场照料处禀知，密云第三起官兵二百五十

[1] 麟魁，字梅谷，工部尚书；彭蕴章，字咏莪，工部右侍郎。

名、跟役一百四十五名，于巳刻到校场。夜灯花甚大，不知是何样也。高邮州牧魏源贻误文报，经河督杨以增奏参革职。……在署验造东西华门栅栏攒竹枪杆，令加工制造。

十七日。虞衡司员桂祥、锡惠来，封折交笔帖式递。李嘉端奏请移安徽省城于庐州。

十八日。本部递议复火药、铅丸封奏，又奏事二件。……卯初三刻入，复偕诸公会议筹饷事宜。……密云第四起官五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四十五【名】，于巳刻到校场。刑部奏形迹可疑之刘秋贵坚不吐实，请提犯弟刘贵生解部审办。得旨："悉心研鞫，务得确情，毋得借词提质，转致延宕。"王向离交刑部严讯。

十九日。周天爵奏：定远土匪剿擒殆尽，生擒逆首陆遐龄及其□〔子〕陆聚奎、陆连元凌迟处死，李治邦等十二名枭示。得旨嘉奖，赏赉有差。

二十日。五儿自德胜门校场回，仍出城去。咏春来。校场照料处禀：密云官兵一千名，已于今日过竣。此次密云官兵起程迅速，鞍马多不全。……近来内外城住宅门首多有以白土书字于墙壁者，其字不一，殊为可虑。看街兵辄以青灰涂之，不报。

廿一日。僧王等复奏查验炮位，堪以试放者七十九位，炮车粘修三十六辆，拆修四十三辆，添造六辆并四轮车一辆。

廿三日。会议筹饷六条并封奏二件折上。……满洲笔帖式文兴呈献甲车，命僧王传询是否足资守御。

廿五日。命杭州将军（瑞昌）统带盛京官兵前赴淮徐，会同慧成防剿。恩华统带吉林官兵前赴直隶，会同讷尔经额择要驻扎，以备调遣。

廿六日。户部奏参江苏奏将海运正粮截留二十余万石，得旨：杨文定、联英、倪良耀先交部严议，仍饬将所截米石补足运京。

廿七日。保极、隆庆奏参刑部承审刘秋贵一案，派花沙纳、瑞麟秉公查办。琦善奏查访扬州失守文武员弁，有旨：杨殿邦先期退至上游，但明伦、刘良驹及扬州府张廷瑞查无下落，均革职交部分别定拟罪名。杨殿邦仍留清江浦，随同杨以增办理防堵，戴罪自效。福济补漕运总督，未到任前著查文经护理，办理防剿。河东河道总督著长臻

署理。崇恩赏四品顶带，署奉天府尹。

廿八日。又奏派勘估炮车之大臣，圈出桂良、翁心存。……教场照料司员报，昨夜有热河兵到，却无兵部来文，只得令其暂入营盘帐房屋住，明日催令起程。此次所调热河官兵，并未令其来京，系顺义、通州误传交替。三十日经顺天府参奏，交部议处。

廿九日。校场照料司员报，吉林头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到京。暮，炮子库监督恩奎来，议造炮子也。谕令俟查□旧存炮子后再办。……命恩华统带吉林兵官改赴淮、徐，与琦善等扼要进剿。

四月朔。吉林第二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到京。

二日。刑部奏讯明形迹可疑之王志求及其幼子信元，请交原籍审办，命暂行监禁，俟军务告竣，再解回江西原籍。

三日。琦善奏查明扬州失守官员下落，命将知府张廷瑞以下交杨以增拿问，但明伦前已革职，著暂留清江浦，随同杨以增办理防堵，带罪自效。吉林第三起官兵到京。

五日。日前派司员达龄阿、定安、王书瑞、缪嘉谷会同监督恩奎查验炮子库旧存炮子，今日来复禀云，皆锈涩不堪用，并将炮子七枚呈验。吉林第四起官兵到京。

六日。黑龙江官兵前已缓调，今仍命赴淮徐，交慧成调遣。其盛京官兵闻仅调一千，然并无明文也。……王茂荫奏呈缴铜器，无济局用，命户部再行妥议。文瑞参刑部承审刘秋贵一案，有心消弭，命花沙纳、瑞麟一并秉公查核具奏。

七日。五儿自德胜门外校场回，来寓，即出城去。……予与桂燕山[1]大司马皆奉命查勘炮车。燕山连日监放库银，予又日日代值，先命司员往勘，兵部派英汇、钱以同，工部派联康、桂祥。今日已竣。吉林第五起官兵到京。

九日。步军统领奏拿获形迹可疑之刘承恩即刘三锡又名刘子镜，交刑部严讯。

十日。是日内务府奏复桂良请熔化内库收存金钟三口，得旨：恭亲王奕□〔诉〕、工部尚书翁心存会同内务府认真妥办。

---

[1] 桂良，字燕山。

十一日。卯正二刻入值。辰正随恭邸偕内务府大臣诣弘义阁内库秤视金钟。一黄钟，原奏重八百斤，今得八百十斤；一黄钟，原奏重七百斤，今得七百五十斤；一太簇，原奏重五百八十斤，今得六百二十斤；皆干隆五十五年庚戌铸。仍入书房，未正退。至馆少坐。三刻到署，则司员多散归，书役并无一人，因饬司务厅责惩，申正回。内务府奏内称，传到工部金匠，磨对金钟成色，止二五成云云。工部并无验金匠，内务府亦并未行文来传，不知因何凭空入告，即行文询之。保极奏部讯形迹可疑之王志求应酌拟罪名，命刑部复核。王茂荫授少常。

十二日。派鄂松亭恒、王□□溥随同监视熔化金钟，申刻两君来。……步军统领奏获形迹可疑之僧人长海交刑部，并命嗣后僧人募化蓄发及门首画字应如何惩办，该衙门拟定章程，严行查禁。

十三日。盛京头起官兵于今日午刻到校场。

十四日。盛京官兵头起尚未启程，二起二百四十九名于今日未刻已到。张祥晋奏江、广各省漕粮变价办理，并酌议津贴款项，命户部速议具奏。讷尔经额奏，山西大同二起官兵行至正定，需索滋扰，命按律严办。

十五日。吉林第六起官兵到京。

十六日。盛京第三起官兵到京。……琦善奏：浦口、六合被贼滋扰。本月初八九十等日，贼至六合，吉林官兵同各队兵毙贼千余名，焚船百余只。浦口贼船数十只停泊，分三路上岸，山东官兵于芦席营接仗，黑龙江马队退回山后，逆匪越岭焚扰营盘。经署江浦县曾勉礼，会同路过江浦之甘肃参将张守仁前往接应，贼始回船。命将带兵之都统等革职，琦善交部议处。奏报如是；闻贼已犯滁州，庐、凤岌岌震动矣，如何如何！命赵光选带熟识矿苗之人前往直隶、顺天所属地方认真查勘。……乔松年拣选江苏知府。

十七日。吉林第七起官兵未刻到京，跟役潜逃十名。署山西抚哈芬奏解阳曲令黄汇芳密制圆堂扁口炮五位、枪五杆、籐牌一面、炮车二辆，火药四十五斤、铁砂二十斤、九龙袋等二十副，到工部。……李僖奏请将过境官兵军装，自韩庄起改由水路行走。

十八日。富勒敦泰奏拿获形迹可疑之江德风，交刑部审办。

十九日。本部奏事四件。……一件奏哈芬解到枪炮，得旨交火器营演

武。……吉林第八起官兵尚未起程。

二十日。吉林第八起官兵今日未刻起程。于是吉林兵二千名全行过竣。……命江北各路官兵统归琦善节制调遣。袁甲三署庐凤道。闻贼已陷滁州，窜至临淮矣。庐、凤中梗，势甚可危。大帅不知坐镇江浦，徒顿兵广陵城下，以致贼势披猖若此，可为痛哭流涕。

廿一日。辰初，到户部外银库，郑王、恭王、祁相国已先至，须臾朱桐轩亦至，遂平兑，至午正一刻乃罢，遂回城寓。

祖宝银一万八千四百两。一千六百两四个，五百两二十二个，三百两二个，一百两四个。最大者上镌“嘉靖岁丁未阳月潘南山主人造”，中一行篆文模糊。

银砖元宝二千两。直隶地丁银，每宝库平五十二两。

样银元宝三千五百两。与银砖皆镌字。

积土内检出银二万一千两。

成色低潮银七千四百六十三两。

待支银一千四百五十七两九钱一分八厘。与前日内库拨存元宝九十万两，皆正项银。

饭银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二两八钱四分五厘。

年终例报盈余银一千九百十三两九钱六厘。

常捐银二万一千七百三十四两。

筹饷事例银二万七千三百九十九两。

放正饷扣存六分平银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两六钱六分五厘。

平余银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七两。

又另款存道光十八年三月奏明由内库移存银十八两五钱五分。

以上各款共实存银一百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五两八钱八分四厘。

库凡□楹。中三楹为堂，中陈印信，右供库神。后排稿案柜，为收发银两之所。南三楹谓之南库为储银库。梁上置茶瓯二、小褥一，离地约三丈许，盖曩时银柜元栋，盘库者梯而登，饮茶置碗于上，遂成古迹。今惟有大方桶七、每桶可存银四十万两。圆桶二而已，又大半皆空，不胜今昔之慨。北二楹半为木栅，干隆年间散置元宝皆满，今皆虚矣。又北三楹谓之北库内设木方桶十九，较南库差矮小。本藏银于此，今经盘查，银皆移储南库，此皆空桶矣。郑邸云：“从前库中有水银一

罂，铜斋戒牌一大盘，今管库司员皆不知矣。”……命恩华统带吉林兵及续调黑龙江兵，并带铁心铜炮三十二位、抬枪一百杆、火箭一千枝、火枪二千杆，前往军营。……载岱因病请开缺回旗。因赴广州副都统任，在临淮遇贼，退避而病也。

廿二日。卯正三刻到库，须臾两王及麟梅谷至，良久王雁汀❶至。盘查内库新发银三十万两，午初三刻罢。

廿三日。卯正二刻到库，须臾两王、穆❷少空及阿实甫❸大寇至。盘查内库发出元宝银三十万两，巳正三刻竣。……僧王奏试演山西解到枪炮，不及火【器】营并武备院所造之窝蜂枪。命将此项炮枪交火器营收存，毋庸再试制造；其籐牌着酌量制造。……黑龙江第一起官兵到京午刻。

廿五日。辰初到库，两王、祁相国、王雁汀皆至。抖晾残废口袋，得碎银渣二十五两五钱。运出口袋抬商变价，每斤一分五厘，此次共重二千一百五十余斤，应交三十二两二钱五分。巳初已毕，入署治事。午初回城寓。山西解送之蝉足炮枪，试演后仍交工部，火器营尚未领去，因得一寓目，制度甚小，虽灵便，恐不能攻坚及远也。午刻，黑龙江第二起官兵到京。

廿六日。查库复命。……巳正到柏林寺后身东四旗炮局，冒雨率同司员联康、桂祥，查估炮车，至未正竣事。先是，桂大司马已于前数日通查，予此次特抽查，所有西四旗及各城楼均毋庸再往矣。每旗均有金龙炮一位，制不甚大而精，康熙二十年造。武成永固炮数位，以青铜范之，康熙二十八年南怀仁监造，极坚润。又各有台湾炮数尊，皆红毛夷制，有夷字，二十八年平郑氏后得之者。内惟一尊有字三行，第一行“钦命招讨大将军总统世子”，第二行“永历乙未仲冬月造”，第三行“△△守备曾懋德”，质稍粗，疑是郑氏所造。又九节十成炮，亦甚精。余铁炮亦铸有字，然皆模胡不可辨矣。通计添造七辆，拆修十辆，粘修□十□辆，共八十六辆。旧炮车身木皆坚栗完固，惟轮以压重半入土而坏耳。此时惟有修车轮，不修车箱也。

---

❶ 王庆云，字雁汀，户部左侍郎。

❷ 穆，指穆荫。

❸ 阿灵阿，字实甫。

廿七日。未刻，黑龙江第三起官兵到京。

廿八日。本部奏事，递月折。卯正入，复至书房，与恭邸议熔钟事。巳初入署治事。

廿九日。申刻，黑龙江第四起官兵到京。

五月朔。联康、桂祥以查估炮车稿来画定，于初三日与桂大司马会奏。……黑龙【江】第五起官兵于申刻到。

三日。黑龙江第六起官兵于午刻到。是日复奏查估炮车，予衔名注差……赴通州查海运米有无霉变也。

四日。添派缪嘉谷、文格随同熔钟。

五日。申刻。黑龙江官兵第七起到。

七日。黑龙江【第】八起官兵于午刻到。周敬修❶有报到，未见发抄，闻贼已窜归德。

八日。昨日闻皖省叠有报到，未见发抄。传闻贼已弃凤阳不守，窜至蒙城，将由亳犯汴，未知确否。大兵云集在淮阳，此时转须向后尾追，而豫省兵势颇单，甚可忧也。

九日。黑龙江官兵第八起启程，共兵二千名，已过竣。

十日。得三儿四月十九日归德书，将由虞城取道赴徐州，以驿路为贼所梗也。

十三日。是日考试汉御史于干清宫，凡二十六人。题《有容德乃大论》、《实行团练以期有成策》。是日赏下两王、上书房、南书房物件，鹤汀❷相国抄产也。闻归德于初十失守，贼至刘家口。

十四日。卯正入内，巳初在养心殿下磕头。与可亭、静轩二人。复至书房与恭邸议熔钟事，午正始出。恩华有奏报，在东阿发。释赛尚阿、徐广缙，往直隶、河南差委。

十五日。卯正入书房，与筠、桐两公商议事件。

十七日。卯初二刻入，偕筠堂、桐轩递封奏。辰正三刻蒙召对于养心殿，候于殿陛，适有军报至，良久再召军机，予撤下，遂至书房。巳正，偕恭邸至内务府，椎下金钟一乳，质对成色得四成，而所

---

❶ 周天爵，字敬修。

❷ 赛尚阿，字鹤汀。

传五城金匠不到，仍富有店二人，且椎凿未具，只得再传匠役，未初各散。……予调刑尚，许乃普升工尚……哈芬补晋抚……长臻补东河督。到陆应谷鄢陵报、沈兆霖开封报，省城岌岌矣。密调察哈尔兵四千来京驻南苑，并调马五千。

十八日。联康、桂祥以估修炮车册来，会同桂大司马移交工部。……命僧格林沁、花沙纳、达洪阿、穆荫巡防京城。军机处片交工部备麻布口袋五十万。奉宸院浚城濠。

十九日。小憩颇倦。薄暮，鄂恒等四司员来回熔化金钟事宜。酉正始闻仍调工部并兼京尹之命，驰入城，两儿随侍，抵寓已昏黑矣。灯下缮折，命六儿书之。许乃普调刑尚。闻贼未渡河，已弃归德而至汴梁，托明阿、善禄已抵归德。

二十日。卯正，入内递谢恩折，未蒙召见。……宗小棠京兆元醇来畅谈。治中杨春和、大兴李朝仪、宛平何兰馨来见。……闻贼已至朱仙镇，巡抚陆应谷退保许州。

廿一日。午后鄂松亭等四人仍来议金钟事。……亥刻，小棠以公致直督、两道、四路厅书见示，筹商四路厅添兵事也。

廿二日。巳正，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未刻，到兼尹任。……申正回。署西路厅通州牧布彦，三河县令刘宝楠，试用知县吕嘉端、高骧云来见。始画京兆稿。……顺天府所属各营武职，命兼尹、府尹稽查，从给事中长秀请也。赵东昕、长秀奏严缉奸宄，命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查拿。

廿四日。奉廷寄，命各州县劝捐抚恤难民，恐其来京，从僧王请也。即函致小棠，论难民宜截回资遣，断不可留养。僧王等四公巡防回，复命。

廿五日。辰正入署治事，巳正回。古北同知珠尔苏春，东路厅吴承祖，署三河令刘铠，候补令杨应梅、曾世槐、周如城来见。鄂恒、哲臣来。梅谷派往火药局查勘挖濠，亦僧王之意也。小棠以函致直督，并札饬各州县抚恤难民事。昨夜戌刻，兵部知照察哈尔官兵于今日头起到京，无名数，实则五百名。在德胜门外支搭帐房。今早在署，饬先发四百架运往；申刻见邸报，命驻扎南苑，虞衡司又禀已将帐房移往。工部正支搭帐房，大、宛两县已备饮食，而兵部即促兵行，遂枵腹而往。

迨上派僧王、穆荫阅视，兵已去矣。

廿六日。密云令黎鸿恩来见。……察哈尔兵驻扎南苑。工部应否支帐房并何地段片，查兵部、奉宸院俱未复到，而后起官兵将到，是以仍将帐房运往教场支搭。

廿七日。清晨，南路同知候选知府丁希陶、菊谿，行二。试用县耿垂绅来见。巳初二刻，入署治事，午正回。草熔化金钟折。……察哈尔第二起官兵五百名、跟役六十三名，今日申刻到校场，僧王、穆荫往阅马步射，次日始往南苑，以后皆然。调马五千匹，亦往南苑。

廿八日。工部递月折奏事，卯正入内，奏承修炮车，派裕公❶、恒春；并以奏派迟延，奉朱批切责，愧汗无地。辰刻入书房，商熔钟事。并据鄂恒等禀称，已传金匠，据称不能铸币及金钱；现已搭篷砌炉，拟于六月六日开工试熔。……顺义令尹佩玠、试用令王栻乙未门生，本年大挑来。……南苑应否支帐房，兵部总未知照；奉宸院但知照地段，未称应否需用支搭。本日派司员四人，运帐房五百架至南苑，听候支搭。

廿九日。小棠京兆来晤。通永道海崐圃瑛来，已奉制军檄往顺德办粮台。候补令高骧云来禀辞，往良乡署事，以薛令荣丁艰故也。时兵差络绎，饬令明日即去。察哈尔官兵五百名到校场第三起。

六月朔。太仆寺卿放王茂荫。……海昆圃观察来，即回通去。

二日。署平谷令现调署香河吉祥来，江宁驻防也，述其全家被难，为之惨然。鄂恒、哲臣来，回火药局挖濠事也。新庶常聂泰、陈兰彬来，陈生以吴侍御廷溥保奏直隶防堵，生与侍御未见识，且甚不愿也。察哈尔兵第四起五百名到校场。

三日。辰初入书房，与恭邸议熔钟事，以内务府无金模故也，出巳午初矣，遂回。……调盛京官兵四千驻天津。……托明阿等奏，二十五日追贼至汜水，毙贼三百余，烧毁逆船三十余只。廿六日复毙百余名，烧逆船十余只。命恩华、慧成、胜保、陆应谷四路兜剿，分头截击。

四日。巳初入署治事，午初三刻回。署通州高令衔、平谷令汪福

---

❶ 裕公，指裕诚，袭一等公，文华殿大学士。

庚来见。察哈尔五起兵五百名到校场。华山泰奏，察哈尔第二起兵行至昌平州地方，夺取骡马车辆。工部明日奏事，至亥正二刻始送折来阅，亦罢玩甚矣。

五日。本部奏给察哈尔后四起兵二千名火药夹片办帐房封奏一件先办口袋二十万，又片奏请仓场变价之口袋。又奏浚火药局濠沟，即照督率之例，于工部堂官内钦派一二员，非旧例也。派出翁心存、穆荫。辰刻入书房。已正入署治事。派锡惠、英朴修理火药局濠沟。午正回。……锡惠、英朴两次来禀，知明日开工。予以金钟亦以明日开工，不克分身，请穆堂先往。又告知僧王尚欲筑墙，或于火器营拨银协济。予以既有此语，鄂、哲两司官何以不先告知？云是哲臣耳聋之故。又吴艾生亦派查估，予并不知也。盖部务废弛，司员习气，甚为可恨。致书筱棠，嘱其札查昌平州官兵过境夺取骡马事。以南路同知丁希陶署通永道，大兴县李朝仪署南同，东安张和署大兴，候补王启疆署东安。……托明阿、善禄奏，汜水剿贼杀毙千余名，余匪逃窜。

六日。卯正，到内务府银作开工熔化金钟，恭邸、柏静涛[1]、基润埜侍郎[2]亦至，督同司员监视，工部鄂恒、王溥、文格、缪嘉谷、文祥、吴艾生。椎凿颇难，金匠段永成、高锦堂。当熔视四挺，色不过三成，午正且散。明日停炉，止椎碎之，命司员监视先椎重五百八十斤一口。以吴艾生查估挖沟，未曾告知，且昨穆堂已派哲臣、吴艾生挖沟工程，不能兼顾，因撤其金钟差；而鄂恒等再三求免，姑候再酌。……传捕役洪国宾，谕令认真缉拿。……文载禀知包裹火药运往南苑，顺天府车辆未到。

九日。万寿圣节。……是日金钟处停工。

十日。本部奏事，卯初二刻入，至书房，复偕恭邸至银作监工。

十三日。本部奏事，卯初二刻入，辰初至书房，偕恭邸至银作监工，未正回。

十五日。本部奏事，卯初入，辰刻入书房，偕恭邸至银作监工，并封奏折，申初三刻乃回。

---

[1] 柏葰，字静涛，吏部尚书。

[2] 基溥，字润埜，李氏，总管内务府大臣，署刑部右侍郎。

十六日。奏熔化金钟情形，并凿下原样金块一件，制过金条三件一十五两、一十两、一五两，未制金条一件五两。原折及原样金块、未制金条仍发下，奉有朱批：另片及制过金条三块留中。辰初入书房，巳初出。午初饭罢登车，欲至火药局阅视挖沟情形，才出街头，大雨适至，遂急驰而回，不果行。

十九日。本部奏事。辰正召见养心殿西室，奏对移刻。退至书房，偕恭邸至银作监工。午正三刻出西华门，驰至火药局视沟工，四尺以下即见沙水，清泉一泓，绿苔幂之，因督令两岸钉桩，兼夹芦席荆芭。水草之交，蒸灼闷绝，与锡、英两司员坐柳荫下即是乐土矣。申正回至横街宅。……巡防王大臣昨日密奏事宜，今日密咨顺天府宽备蜡烛、蜡拴、蜡坨。

二十日。工部会同巡防王大臣奏事。驳庆锡请运回干松树到京。……得省局司道详，盛京、吉林兵六千名，皆由通州雇船，分送至天津、大名，省车马之费不少，可谓善举也。即知照兵、工二部，并饬知大、宛、良、涿。提督府拿获奸人张霖一名，奉旨交刑部严刑审讯；出首之礼部主事延煦、知府金桤，定案时声明。

廿一日。通州解密云所获形迹可疑之沈贵到，发宛平审讯。

廿二日。巳正至银作监凿金钟，仅存其盖矣。而厚倍于角，未能破为数块也。静涛亦至，相与鬯谈，申正乃回。……是日报到托明阿等将围攻怀庆之贼歼毙千余名，并杀骑坐龙褥、手执“春正令旗”之贼目一名，擒贼讯之，云其伪丞相吉文元也。

廿三日。陆应谷报贼在河南窜入遂平，柏山追至，先设伏于城南，而从城北攻之，贼弃城遁，陷入伏中，擒斩殆尽。

廿四日。盛京头起营总委协领易广吉呈报，廿一日亥刻大雨，行至三河县地方，渡口仅有船二只、水手五六名，直至次日卯刻方渡完；至枣林尖站，又无人预备饭食；因道路泥泞，将军装器械改作骡驮前进，等语。并报兵部。

廿五日。清晨，昌平县吕圻来见。大同官兵六起共三千名，过竣。

廿六日。工部奏事二件：一、驳交城木税改旧章；一、德胜门迤西工程轮予督办也七百余两，钱二百余串。顺天府奏参署三河令刘铠办理兵差迟悞，请交部照例议处；朱批严切，著即革职。而正任三河令刘

宝楠引见后，未奉部文，不能饬令回任；因与小棠商议，饬东同知吴承祖速即驰往，兼摄办差。卯正入，辰初入书房，巳初偕恭邸至银作监视，太簇一钟今日始行凿完，计重九千二百余两。未正二刻回。文祥、王溥工毕来，以方画顺天稿，未见。文式岩以差出京，金钟处添派长敬，城工派锡惠、英朴。讷尔经额、恩华奏，恩华已驰清化，与贼接仗获捷。

廿七日。巳初至银作监视，午刻恭邸、裕公亦至。是日始凿重七百斤之黄钟，仅下金渣五十余两。申正回。

廿八日。盛京将军来文，后二起官兵驻津门者，锅帐药铅已自预备，毋庸部发矣。

三十日。本部奏，随炮器具交承修炮车大臣修理。

七月朔。顺天府奏参征兵过境滋扰，请旨惩办。得旨：命带兵副都统惟禄查明，交出凶殴之兵丁，解交直督发通永道讯办，并将营总查明，照例议处。卯正入书房代筠堂直赴库。午初出，至银作，随恭邸监工。始熔十两金条七十、五两七十。未正出神武门而回。……通永道禀蓟州兵滋扰情形，并禀四起官兵给发口粮，即匆匆开船去，与前三起在通逗留需索，并私自入京情形迥异，自系情虚畏罪。而三四起官兵复报兵部，称卢龙、蓟州迟给车辆，明系饰词抵制也。

四日。闻东安门内桥西三座门上有粘贴伪示者，经巡防王大臣入奏。

五日。巳初至银作监工，熔制金条，凿成字样颇妥速，因拟于右方镌字号，启知恭邸亦以为可行，但于进呈时折内仍须声明也。未初二刻回。……胜保驰抵怀庆，与托明阿进剿，杀贼二千余人。

六日。辰正二刻赴德胜门，迤西开工午刻。周勘城墙臌裂处十三丈余，登城阅视，海墁塌陷丈余，进深二丈五尺，情形颇重。阅毕，坐城楼，极凉爽，遥望群山，慨然兴怀。待司员锡惠、英朴不到，遂回。

七日。辰正入书房。午初偕恭邸赴银作监视，未初二刻回。……五城拿获可疑人犯七名，讯之，则称大城人，以县令陈廷钧修械，按亩科派，欲来京控告也。奏闻，得旨：交顺天秉公查讯。讷节相奏，恩华获胜仗，别将大名镇董占元之师失利，阵亡武弁十二员。

八日。奏进金条，十两重一百块十一匣，五两重二百块十匣，并奏明编列字号缘由。卯正入。辰初入书房，与恭邸商熔三二两重金条，以便行使。午初回寓。……夜小棠以北城移文并军机处交出大城县示见示，先饬治中提案确讯。

九日。辰初入内……复至书房，与恭邸商定金条事宜，惇、恭两邸明日上西陵矣。巳刻回寓。

十六日。至银作视熔化金条，并新铸三两二两铁范。未初二刻回，始饭。……是日户部奏请内务府二两三两重金条抵银十万之数者。本处尚未请旨，户部何以知之？且八月内亦赶办不及也！

十七日。顺天府奏事直省提霸昌道库存三千两，奏上，奉朱批：均照所拟办理。……未正阅火药局沟工，月牙河尚未刈苇，亟令即刻动工。申正三刻始回宅。

十九日。顺天府奏事。范梁拿获口外响马贼首五六。

廿三日。闻有游匪自祁州由望都、定州界窜至唐县抢劫，后散入山去。亟驰书告小棠，嘱其饬属严防西北两路，恐其由间道窜入顺天界也。

廿四日。巳刻至银作，是日以雨停工，不见一人。……闻通州有形〔迹〕可疑之僧并太平船三只，驰书嘱小棠密札通永道访查，并遣洪国宾往觇。

廿五日。淫雨不止，京南京东低区皆被淹，郊外禾稼皆为风雨所偃，□烂生芽，十分年成减去三四分矣，奈何！洪国宾回，探听太平船事，盖豫立眷口及金陵通判丁忧回籍之育淳也。通州前获可疑之汉阳人胡春，近又获僧人觉华、觉海二名。

廿七日。顺天府奏事三件。一巡防事宜，一劾大城令陈廷钧、署通永道丁希陶撤任……皆奉旨依议。辰刻入书房，巳刻至银作，恭邸、静涛亦至，未正回。

八月朔。进十两金条四百块连前五百，五两金条八百块连前一千。……僧王奏请山西、四川、陕西、广东京员回籍劝捐，有旨不准。

二日。军机处交出吏部主事夏家泰禀底《土堡图说》一，令照绘，仍将原图缴进。

三日。辰正入书房，恭邸将于初五日起程往密云致祭白龙潭也。

午初二刻出诣枢廷，询夏家泰事，始知是桂大司马奏明交顺天府者，奉有朱批。然并不行文，不知何故，云已发阁抄，然未见也。至银作监视劈金。第二钟将告竣，二三两金条尚未动工也。存大大人亦至，未正二刻回寓始饭。

四日。学正门生孙念祖来，王吉云宫詹之甥也，言怀庆事颇悉。宗小棠来。暮闻讷星使有八百里报到，怀庆大捷。次日阅邸抄，始知河北之贼剿灭殆尽，城围已解，论功行赏有差，并枢廷兵部捷报处司员皆军功加级花翎蓝翎有差。军机章京得军功加级纪录有差，程恭寿花翎。

五日。巳正至银作监工，拟凿第三钟，而秤之少于前秤时五六十斤本八百斤，今仅得七百五十斤，或秤错耶？是日只予与恒□斋佑，行八在工，不敢任，且俟恭邸回，再邀同各堂同监视，再开凿耳。今日第二钟劈碎，工竣以后只熔二三两金条。申初回。

六日。僧王奏请工部、武备院修整驻南苑察哈尔官兵帐房器械。

八日。午后虞衡司司员来封密奏，巡防王大臣所需军火也。魏睦庭查估东直门城墙里皮坍塌者凡三十余丈，亟移步军统领衙门，令迅奏闻。宣武门迤西城垣亦塌数丈矣。城内门官署、民居坍损者不少，道皆成坑。正阳门碁盘街水深数尺。良乡、通州皆报大道水深数尺，低者丈余。固安、霸州以永定河溢被灾最剧，其余永清、文安、武清、宝坻、宁河、蓟州各处被淹者或一二百邨庄，或数十邨庄，高粱、玉米浥烂生芽，豆谷更无望矣。十分年岁，转丰为歉，若此奈何奈何！

九日。闻河北之贼又窜入山西，已陷垣曲、绛县矣。胜克斋[1]带兵追蹑，哈中丞尚在潞安也。

十日。阅邸抄，谕通饬吏治；又以文端言祈晴，十二日诣大高殿拈香。

十一日。署大城令曾世槐来，促其速赴新任。恭邸自密云回京。

十二日。巳初入书房，晤恭邸，午正出。饭后宗小棠来鬯谈。武清令胡启文来。是日，上祈晴于大高殿。换戴暖帽。闻贼窜入曲沃。

十三日。巳初入书房，偕恭邸至银作，秤第三钟，仍止七百六十

[1] 胜保，字克斋。

斤，计短四十斤，殊不解其故也。恭邸命且停开凿。命朱凤标、恒春驰驿前往山西查办盐务。

十四日。早晨作札与范楣孙，饬其严缉北路骑马贼匪。……傍晚楣孙书来，即答之。……闻平阳亦失守。是日始凿第三钟。

十六日。哈芬革职逮问，交刑部治罪。褫讷尔经额黄马褂。恒春授山西巡抚。

十八日。胜保奏追蹑贼匪，沿途剿杀，已绕出贼前，驰抵赵州❶，孤军转战，军无宿粮，殊可虑也。祁相国到书房传旨，朱某暂缓起程，仍照旧入直。

二十日。清晨范楣孙书来，即复之。

廿二日。平阳府城业已收复，贼由洪洞东窜，讷尔经额驰回正定。命胜保为钦差大臣，著讷尔经额将关防送交胜保只领。恩华、托明阿仍帮办军务。载龄、富兴阿、宋晋奏，折放兵饷，事属难行，命户部一并妥议速奏。青麐奏请岁科并试，允之。此三条昨廿一日事。

廿三日。工部奏，查估城垣工程。派柏葰、联顺、翁心存。……巳正至银作监工。静涛亦至，约定廿五日查工。……派联康、缪嘉谷随同查估，明日令与吏、礼二部司员先往查看。

廿四日。申刻，联康来报查勘城垣完竣。步军统领衙门又续报三处。筠堂以上库，请明日代直，以查工辞之。

廿五日。巳初入署治事。午初率联、缪两司官查工。联少宗伯查安定门、东直门，柏太常查朝阳门。先诣清凉庵、文殊庵，复诣大石桥情况甚轻。乘马上城墙而行，周览城内外，洵壮观也。遂出崇文门至广渠门，查瓮城内及城外三道垛口浪窝情形重毕，遂入城。答敏斋未晤，归寓已申初矣，惫甚。

廿六日。辰刻入内，偕柏、联两公商复奏折，午正回。……恒中丞春驰往山西。

廿八日。工部奏事，查估复奏。……辰初召见养心殿，逾四刻乃退。……闻胜保驰至平遥，杜贼北窜。现在贼窥潞安，托明阿在□□接仗初伤。

---

❶ 赵州，当作赵城。

廿九日。锡光、鲍彤轩等自南苑查帐房回，未见。

三十日。工部奏派承修城工大臣，圈出孙瑞珍、徐泽醇、玉明。……佟都统鉴带八旗汉军炮位器械兵丁赴晋防剿，第一拨前日已行，第二拨需车五十二辆，定于明日起程。兵部行文，于今日集东长安门外验放，待至戌初尚少十四辆，五儿来告知，遂叠书告知宗小棠，转饬宛平何令至次早齐集。大、宛兵房疲玩已极，应责革。巡防王大臣续报安定门迤西城墙膨裂及外七门外浪窝，先饬司员查勘。

九月朔。贼由涉县、武安东窜入直境，据临洺关。讷节相退保广平，命拔花翎，革职留任；恩华亦革职留任；胜保、托明阿镌级有差。命培成、多尔济那木凯统察哈尔兵，庆祺、维禄统驻天津之盛京兵，前往迎剿。暮，联康来禀，查勘城墙浪窝情形。

二日。以书致符卿，嘱其城工速行兴修。命调京营兵二千前往剿贼，工部预备帐房、火药、铅丸等，大、宛两县宽备车辆。……暮锡光、桂祥来禀帐房、火药等事。亥刻廷寄，饬宽备车辆。是日步军统领奏，候选知州冯玉衡有从逆状，命怡王❶、裕相国❷审讯。

三日。巳刻至天安门外坐朝审班。午正，出西长安门，至西便门外，策骑循城查浪窝凡十段，入右安门，诣火药局查沟工惟月牙河未竣，墙垣坍塌甚多，方议修葺。方发军需火药给征兵。归横街寓，已申正二刻矣。……是日柏静涛查前三门外浪窝，联少宗伯明日查东便门至左安门。僧王奏请察哈尔征兵需骆驼一千，廷寄命酌量办理。命达洪阿统京营兵进剿。

四日。虞衡司司员锡光等来议帐房等事。布丞偕良乡令谢学元来，以兵差难办也，拒之。廷寄顺天府委员迎提大凌河马匹来京。贼匪窜入柏乡，正定郡城岌岌，而讷督不知在何处，命革职，仍办堵剿，以桂良为直督。❸

咸丰五年乙卯（正月）……廿一日。是日参赞僧由八百里驰报，

❶ 怡王，怡亲王载垣。

❷ 裕相国，指文华殿大学士裕诚。

❸ 日记至此忽中断，疑是因太平军逼近正定，北京危急，使翁心存心慌意乱，遂不能再记。下至咸丰五年正月，才又续记。

十九日进剿东连镇，歼贼净尽，生擒逆首伪丞相林凤祥及其伪统制、检点等五人，为之舞忭称快。读上谕，命移师进剿高唐。

廿二日。芝台❶大司马、椒生❷少农招集文昌馆观剧，群公毕至，以新得连镇捷音，皆欢忭引满。酉初回宅。……闻连镇官兵于廿一日起次第凯撤，僧王亲带兵勇八千驰往高唐。

廿六日。是日军前解逆首林凤祥及伪统制等五人至京，交巡防处。瑞侍郎麟解来。

廿七日。阴，午刻雨约一时许而止，未刻风作，渐寒，入夜风甚，怒号达旦，仍阴，骤冷，河水复冰矣。……是日申刻，林逆等六犯凌迟处死；林逆之幼仆二犯及上年拿获之张兴保一犯，俱发黑龙江。

廿八日。大风，晴，午后风愈甚，入夜止。

二月六日。五儿在德胜门外照料兵差。……阅邸钞，正月廿九日，僧王诱敌出巢，贼开南门逸。僧王收复高唐后穷追，贼窜踞茌平境之冯官屯三村，官兵剿毙五百余名，存者五百余耳。

十八日。五儿来，凯撤官兵已过竣矣。

廿二日。又扬州、常熟皆无信，豫、楚、江、皖亦屡有报而甚密。山右沁水、阳城民亦不靖。愁绪棼如，虽杂花满庭，不能娱目也。

巡防处奏撤粮台❸。

三月，四日。冯官屯贼穴地出抢炮台，我军死者三十余，伤者甚多，僧王自请议处。

四月十八日。申刻，匡鹤泉来，喜闻官军已平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并其党八人解京，北路肃清矣。

十九日。阅邸报，知冯官屯于十六日克捷，命僧王选精锐之师南下而来京陛见，僧王亲王世袭罔替，德贝子晋贝勒，枢廷及巡防处王大臣议叙有差。惠王三子皆在书房读书，命贾桢保翰林四员在上书房

❶ 周祖培，号芝台。
❷ 罗惇衍，号椒生。
❸ 这一句是补写在眉上的。

行走。……准户部来文，于廿二日卯刻盘外库银。

廿二日。辰正二刻赴户部外银库，巳初王公俱至，裕中堂为主人。遂入库盘查，共银二十五万两有差。祖宝样银在内，秦晋解到银十万五千两堆庭中，尚未劈鞘，不在此数。未正竣事，遂出城。

廿三日。辰正访袁午桥[1]。……遂赴库，巳初盘查官票三十六万有奇，午正竣。

廿四日。辰初入署治事毕，遂赴库，抖晾口袋，得银四两二钱零，口袋七百九十斤，照例变价十两八钱零，午初一刻毕。

廿五日。盘查外银库毕复命。……是日解李开芳到京并贼目七人其一垂死，中途先行正法。

廿六日。是日盘查内银库，库在东华门内路南，内阁大库之后，北向凡十楹，中隔以板壁，东为东库，西为西库，东库已空，所存者西库一百廿万而已。道光三十年予为户部右侍郎时，内库尚存八百万。自咸丰元年以后军兴，外库不足，乃取资于内库，数年之前，陆续拨发，仅存此数。今惟第一桶存八十万，三号桶四十万，五号桶五千二百五十两而已，余皆空桶，可为浩叹！桶正方，高广皆丈许，用梯登其巅，开盖出银，银皆元宝，以数计，不用平也。辰正三刻到彼，王公陆续至，郑王以钦天监大考故未到。巳正护军统领至，乃开库外漏斗门，管库大臣国少空□□瑞到同监视，锉开库门上下两道铁镘，予等坐斗中，各司员入内，监视数银至斗中，复一一数进，才三十万，已申正矣，遂封桶扃门，以铅灌锁毕每日开闭皆如是乃散，回寓惫极矣。

廿七日。晴，热极，午后大风扬尘。是日盘库如昨，即于桶盖上点数，省升降之劳，法简便，未正已毕，一号桶内多银一千。遂回。……是日贼首李开芳、黄益瑞、谢金生皆凌迟处死，余四贼皆斩决。

廿八日。是日盘库如昨，未正一刻竣事，遂回。

廿九日。是日盘库竣事，第三号桶少银一千，恰符正数，盖前此盘库时误也。并零数亦点讫乃具折稿，未正二刻回寓。……僧王由冯官屯军次回京。

五月朔。盘查内库银完竣复命。……是日僧王陛见。……阅邸

[1] 袁甲三，字午桥。

钞……命西凌阿为钦差大臣，带冯官屯得胜之师，驰往湖北击贼。

第19册，乙卯

僧格林沁军营抄存谕折稿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僧○○○[1]、胜保奏连日攻剿情形一折，该大臣等会督大兵，进剿窜匪，将及两旬，屡次奏报，均不过小有斩获。似此穷促奔突喘息未定之贼，尚未能大加惩创，克日扫除，前经严旨切责，该大臣等不知愧励奋勉，迅图殄灭，总以专待大炮为词，逐日迁延，何时始能竣事？若待该逆零星逃窜，始议处处兜拿，则兵力既分，办理更形棘手。且束城等村，与独流之可以负固久据者迥别，何以不能逼近贼垒？是否该逆又经筑有木城，该大臣等匿不以闻？即徘徊村贼营逆匪，于墙孔施放枪炮，该处墙垣，不过民间住户砖土矮墙，何至坚厚若此，难以攻破？东西两路分兵叠进，该逆均得由束城分股接应，该大臣等所谓智取者何在？披图详阅，各营盘相距贼巢较远；且朕闻僧○○○，胜保大营亦与贼营不近。况据奏西南一带尚属空虚，恐布置未臻严密，兜围必难周匝。现在大炮已到三尊，其余指日亦可运到，该大臣等无所借口耽延，著即督饬各路将弁兵勇赶紧设法，急图殄灭之方，断不准再令逆匪乘间窜逸。经文岱、蕴秀前统官兵，不能遏贼西窜，厥罪甚重，该二员现在何处，著即查明下落据实具奏。僧○○○所保之头等护卫那穆萨赉扎布，系何人所带？有何劳绩？著一并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僧○○○、胜保等知之。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奏，查明追剿贼匪出力人员，遵旨保奏开单呈览等语。本月初九、初十等日，逆匪由独流、静海向西南窜逸，僧○○○亲督官兵追剿，大获胜仗，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兵丁，自应量与恩施，以示鼓励。干清门二等侍卫绷阔，著赏给头等侍卫，并赏给额图浑巴图鲁名号；二等侍卫巴隆阿、景和，均著赏给头等侍卫；内火器营空花翎玉亮，著赏给委鸟枪护军参领；外火器营护军校勒丰额，著赏给空花翎；盛京委防御领催巴克唐阿、

[1] 僧○○○或僧○，原稿如此，即为僧格林沁。下同。

领催委骁骑校李占云，均著以骁骑校遇缺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盛京委官领催乌凌阿、阿克栋阿，委骁骑校马甲武合、马朝云，委官马甲李万年，均著以骁骑校遇缺尽先补用；盛京委骁骑校领催英俊，著赏戴蓝翎；降调之前任参将李万年，著开复参将原官，并赏戴花翎；技勇营候补把总张永泰，著以把总遇缺尽先补用；技勇营委步军校保申，著赏戴蓝翎；技勇营候补额外外委樊殿奎，著以额外外委遇缺尽先补用。单并发。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奏请将追剿贼匪阵亡官兵赐恤等语。哲里木盟四等台吉倭尔图那苏图，奋不顾身，杀贼阵亡；昭乌达盟三等台吉柴卜桑，身受炮伤，旋即阵亡，均著交理藩院从优议恤。其余阵亡之密云、吉林、察哈尔甲兵十二名，并著交部查明照例赐恤。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二十六日奴才等进攻排回，用大炮轰击，亲督官兵，奋力进攻，逆众情急，分股扑救，并乘夜扑营图窜，经我兵各路截杀，先后毙贼多名，夺获器械旗帜多件，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屡次提催大炮，于二十五日运到三尊，即于二十六日寅刻出队。奴才僧○○○督兵先攻束城，逆匪坚匿不出，因令西○○在彼列队，亲自折赴排回村，会同奴才胜○，督兵进攻。奴才等令达○○带领健锐、火器、技勇、巡捕各营及古北口官兵、天津全勇攻其西南，令天津、固原官兵及四川、河南、山东练勇攻其东北。将至村边，该逆于墙孔密放枪炮，达○○带领兵勇，亲冒锋镝，鼓勇直前。兵勇中枪阵亡及受伤者已数十名，仍复力攻不退，已将该逆鹿角寨拉开。贼匪情急，于东西村口分股扑出，经我两路兵勇合力奋击，刀矛相接，毙贼百余，贼众披靡。我兵正欲乘势攻入，又有贼马步千余名，由舒城、陈官村扑出，将我兵抄裹，复经天津、固原官兵施放连环枪炮。瑞麟见贼出甚多，亦用铜炮齐向贼队轰击，并派培○督带马队，从西面将骑马贼数百压下，枪箭齐施，毙贼百余名，贼始败退。步队官兵奋勇继进，又追杀数十名，贼遂退入村庄。我兵受伤已多，暂行收队，再图攻取。复用大炮连击

数十出，击毁房屋甚多。当攻剿排回之时，有贼千余由舒城以北直扑桃园，经西○○督饬副将史荣椿等开放神捷劈山炮，轰毙贼匪三十余名，贼马十余匹。又经黑龙江、察哈尔马队由两翼截杀，复毙贼十余名，夺马二匹。贼又另股攻扑王村，经总兵孔广顺督令兵勇奋击，杀贼二十余名，将贼击回。统计毙贼二三百名，夺获抬枪、鸟枪、刀矛、旗帜三十余件，获贼马二匹，兵勇阵亡十余名，受伤者三十余名。奴才等于收队后，传饬各营，本日进战六时之久，俱已劳乏，恐该逆乘夜暗袭我营，必须加倍防范。该逆果于亥刻拥众扑出，意图扑营而窜，先扑北面，经兵勇开放枪炮打回，其西面朝市仅出贼数百名，施放喷筒火弹，经马队官兵压回。该逆因西北两面兵勇较厚，未敢径扑，因扑扰东南之张九村庄、刘九村庄营盘，经山东官兵、河南练勇奋勇击追，枪毙贼匪数十名；贼又转而南扑，亦经双成督令马队将其击退。该逆复由村后抄入营内，迭用火弹抛入，以致燃烧帐房，兵心未免惊慌，仍复与贼力战，我兵亦有伤亡，马匹间有失遗。幸崇恩、张集馨之营相距较近，带领兵勇赶来接应，开放连环枪炮，又经奴才胜○飞派吉林、黑龙江马队数百名，由东北抄，击伤贼匪甚多，并生擒骑马贼一名，余贼败退，未能窜出。其南路小李文村，经善○攻击，贼匪扑出百余人，我兵从树林内枪炮环攻，伤毙二十余人，贼即败退回巢，死拒不出。奴才等连日查该逆情形，粮草将尽，欲守不能，欲战不敢，经我兵四面围剿，穷极思奔。奴才等惟有严饬各路官兵，齐心努力，昼则奋勇进攻，夜则严防溃窜，并令各营赶紧集夫，挑筑长濠，使该逆困死无路，确有把握。惟地势辽阔，人夫多有逃散，雇觅甚难。奴才等极力督催，以期克期蕆事。现又飞催后路大炮，赶运到营，借助攻剿，以期及早歼除。所有奴才等二十六日进攻获胜，并该逆乘夜扑营被我兵击败，及连日悉心筹画各缘由，理合由六百里恭折驰奏。

再，二十六日打仗阵亡之外火器营正参领恭讷春，奋勇捐躯，情殊可悯，应请旨饬部议恤。为此谨奏。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子刻，孟四村拜发。

□□□日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再，西安右翼副都统双成，经奴才等派在杜九村地方，扼要驻扎。当此贼穷思窜，宜如何加意防范。乃该逆乘夜出扰，致令抄入营盘，焚毁帐房，伤损马匹，虽将贼击退，疏忽之咎，实有难辞。相应请旨将西安右翼副都统双成即行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其所失马匹，仍责令照数赔补，理台附片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僧○○○、胜保等奏进攻获胜等情一折。前据该大臣等奏，大炮已运到三尊，其余炮位亦可陆续到营，密饬各营于二十六日齐队奋攻。朕以为一切布置，必有把握，可期一鼓荡平。乃本日据奏进剿情形，仍不过小有斩擒；且有贼匪抄入双成营盘，焚毁帐房，伤损马匹之事。该大臣等前奏所谓布置周妥安在耶？现在庐州等处贼匪，复肆鸱张，仍图北窜。又据崇纶、青麐、台涌先后奏到黄州大营失利，营盘尽被贼匪焚烧，兵勇全行溃散，探闻贼匪水陆已至汉阳江北。情形如此紧急，该大臣等尤应兼筹并计，肃清畿辅，为移兵南下之举。此时河间一带剿匪情形，关系大局，必当迅速殄灭，或聚而歼旃，或诱令出巢，四面兜击，务将首逆擒获，余匪自不难剿洗。僧○○○、胜保统领大兵，经朕屡次严谕切责，宜如何奋勉立功，以图报称。乃此次奏报，挑长濠则以人夫逃散为词，攻贼垒则仍以待运大炮借口，似此任意耽延，日复一日，倘皖、楚贼党北窜，与此股逆匪勾结，剿办更难得手。该大臣等惟当凛遵迭次谕旨，赶紧设法攻剿，迅速奏功，以慰朕念，毋得再有迁延，致干重罪。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僧○○○、胜保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僧○○○、胜保等奏，进攻逆匪获胜一折。二十六日僧○○○督兵先攻束城村，逆匪坚匿不出；复折赴排回村，会同胜保督兵进攻。达洪阿带领健锐、火器等营及古北口官兵、天津壮勇攻其西南，天津、固原官兵及四川、山东、河南练勇攻其东北，逼近村边。达洪阿亲冒锋镝，奋勇直前，将该逆鹿角

寨拆毁。贼匪情急，于村口分股扑出，我兵两路合力夹击，毙贼百余名，贼众披靡。复有贼千余名，由束城、陈官村扑出，经天津、固原官兵施放连环枪炮，瑞麐亦用铜炮向贼众轰击，培成督带马队，从西面攻剿，毙贼百余名，步队官兵奋勇继进，又追杀数十名。其由束城以北攻扑桃园之贼，亦经西凌阿督饬副将史荣椿等开放劈山炮，轰毙贼匪三十余名，贼马十余匹，又经黑龙江、察哈尔马队由两翼截杀贼匪十余名。另股贼匪攻扑王村，经总兵孔广顺督兵奋击，杀贼匪多名。逆匪窜踞束城各村屡欲乘间逃逸，经僧○○○胜保亲督官兵，奋力击退，毙贼甚多。现在大炮等已运到，著僧○○○、胜保乘此声威，迅速进剿，断不准再有延误。打仗阵亡之外火器营正参领恭讷春，著交部议恤。西安右翼副都统双成，在杜九村驻扎，并不加意防守，致令该逆乘夜抄入营盘，虽将贼匪击退，究属防堵不力。双成著即行摘去顶戴；如再不知奋勉，著僧○○○等严参惩办。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连日贼扑营盘及官兵进攻贼巢大获胜仗，毙贼多名，并歼毙贼目，夺获器械多件，现仍督饬官兵于一二日内竭力攻击，并严防贼窜等情，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奴才等于正月二十六日攻击获胜后，严饬各路官兵，于夜间加意严防，毋使该逆乘隙扑扰。二十七日戌刻，贼果突出千余人，直扑遵祖庄营盘，经吉林马步队官兵开放枪炮，伤毙贼匪无数，贼始退回。复转向念祖庄冲扑，并用喷桶火弹连掷，意在惊扰我军。该处系善○驻扎，带兵较多，且已有准备，因令各官兵毋得慌乱，待其扑进，齐出奋击。该逆猝不及防，踉跄奔溃，杀贼一百余名。奴才等所派接应马队适亦赶到，复追杀数十名，始行撤回。次日奴才等，公同商酌，必须并力进攻，期于破其巢穴。遂于二十九日亥刻，传令齐队，攻取辛庄。正传令时，贼于陈官庄之西拥出数百人，直扑乌林阿之营，经乌林阿督令官兵奋力击退，杀贼数十名。于初一日寅刻，奴才僧○○○一面督兵进攻束城，使贼首尾不能救应，并令朝市驻扎之瑞□用大炮遥击，以助声势。奴才胜○先令山东、河南、四川各勇直前攻扑，亲督大队在后继进。将近辛庄，该逆早于村之左右两处设伏，俟我兵近村，突出二千余人将各勇抄裹，各勇分投抵御，拼死血

战，贼愈聚愈多，各勇间有受伤。我兵大队一拥而进，天津、固原、西宁、河州官兵，奋力冲击，开放连环枪炮，贼众纷纷倒地，伤毙约有百余名，犹复抵死抗拒，我兵鼓勇直前，刀矛齐进，复杀贼百余名。并杀其伪监军李姓一名，夺获大黄旗一面、小黄旗三面，贼众死伤枕借，积雪之上血迹甚多，纷向西南溃奔，经张集馨督率河南练勇，合力奋击，毙贼数十名，贼众渐却。枪队练勇，开放连环，轰毙伪师帅何姓一名、伪旅帅谢姓一名，夺获大黄旗二面，复经正定、宣化官兵近前接应，伤毙贼匪数十名，贼众丧胆奔回。忽由小李文拥出骑马贼二百余人，飞奔前来救护，奴才胜保复派山东步队暨吉林、黑龙江马队迎击，枪箭并发，将骑马贼歼毙过半，伤死贼马数十匹。正在交战之际，由束城西北出贼二三百名扑来，经郭什讷带精、健两营官兵迎击，毙贼数十名。又见贼匪拥出千余，冲向东北，经马步队官兵直前迎击。奴才僧○○○亦亲督马队官兵由西北抄截，与奴才胜○会合，乘势掩杀，贼众披靡，毙贼一百余人，并杀其伪总制一名。追杀直抵束城，贼入村坚匿，密放枪炮，并于哨楼上用大炮向下开放，我兵伤亡数名。奴才僧○○○于北面开放铜炮向贼巢轰击，奴才胜○于东北面用炸炮神威炮轰击。又逾一时，贼悉死守。因我兵自寅至午鏖战四时，势难枵腹久攻，当即传令收队，暂休兵力。统计此次毙贼四百余名，夺获枪炮刀矛旗帜五十余件，兵勇阵亡受伤三十余名，仍严饬官兵彻夜严防，不准稍有疏懈。现获奸细供称：贼因粮食将尽，欲于数日内他窜。奴才等仍于日内激励兵勇，竭力进攻，总期迅速蒇事。

再，查该逆占踞各村，惟排回地处正西，离束城中隔一村，约有六里之遥，是以各路官兵环绕扎营，接连数十余里。奴才等公同商酌，一面设法剿办，一面用炮攻击，一俟收复排回，西面各营俱可逼近，兵力既厚，攻剿自易得手。至奴才等营盘距束城仅三里许，出营数武，炮力即可直抵贼巢，且地势宽阔，马步各队官兵进退庶能得力。所有贼扑营盘，被官兵击败，及初一日进攻贼巢大获胜仗情形，理合恭折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亥刻，孟回村拜发。

初六日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再，总兵经文岱、侍卫蕴秀，已于正月十一日赶赴大营。奴才等查该总兵等虽因限于地势，又因兵力较单，未能遏贼西窜，究属防堵不力，业将所带官兵委员管带。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员等未便任其置身事外，当将总兵经文岱、侍卫蕴秀留营差遣，责令奋勉自效。奴才等仍随时查看，倘不知愧奋，即据实参奏，从重惩办。谨附片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再，奴才保奏之达尔罕王索特那木彭苏克、头等护卫那木萨赉扎布，奉旨："僧○○○所保之头等护卫那木萨赉扎布系何人所带？有何劳绩？著一并查明具奏。钦此。"奴才伏查那木萨赉扎布系达尔罕王索特那木彭克苏之头等护卫，于正月初九、初十等日，跟随扎萨克多罗贝勒拉木棍扎布追剿逆匪，亲带蒙古兵丁奋勇向前，直冲贼队，该护卫手刃长发贼多名，并夺获刀矛旗帜多件，实属勇敢。奴才因该护卫系三品顶翎，又未便没其微劳，不揣冒昧，恳请天恩赏给勇号。兹蒙垂询，谨将该护卫劳绩，并奴才酌保缘由，谨附片奏闻，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再，据顺天府委办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英详称：大兴县民徐堃等，因逆氛未靖，志切同仇，情殷报效钱文草豆，业经该粮台如数验收，核与捐例，拟请奖励；并据详称：所捐钱文，以制钱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草豆系按时价等因前来。理合按照该道详报清单附片具奏。可否仰恳天恩照请鼓励之处，伏候训示遵行。除咨行户部查核外，谨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均照所请行，户部知道。钦此。

计开：浙江山阴县寄居大兴县民徐堃、徐城，各捐草二万二千觔；天津县民李德瑞，捐草二万一千六百觔。以上三名每名各合银一百零八两，均拟请赏给监生。武清县民曹东周、耿鸿，各捐京钱二百四十吊，以制钱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每名各合银八十两。现在游幕固安县安徽歙县民张世熊、方桐，各捐草一万六千觔，每名合银八十两；束安县屯居旗人王邦庆，捐豆六十七石，合银八十两。以上五名

均拟请赏给从九品衔。

《僧王奏折》，第1册

再，前经遵示投出之肖良芳、林来、沈惠、沈五祥、沈廷、方窗等六名，奴才胜○随时体查，见其痛悔前非，诚心向顺。二月初一日进攻束城，奴才等令其随队打仗，肖良芳等六名奋不顾身，扑入贼队，奴才等目睹肖良芳等力杀七贼，沈惠、林来、沈廷等三名，奋勇向前，身受重伤。似此悔罪自新，尚属可嘉，可否免罪，仍请法外施仁，量予恩施之处，出自圣裁。至该逆人心涣散，亟思逃逸，如果被胁之众，悔过自新，奴才等惟有仰体皇仁，令其杀贼自效。其有为贼裹胁，代贼探路，实属有心附逆，法所难容。日内拿获数名，虽系附近村民，讯明后即行正法。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奉上谕：僧○○○、胜保等奏，连日进攻贼巢获胜等情一折。逆匪窜踞束城等村，叠经大兵四面环攻，尚未能痛加剿洗。据现获奸细供称，贼因粮食将尽，有欲于数日内他窜之语，该大臣等正当乘机合力进攻，为扫穴擒渠之许。至设伏诱贼出巢，分股截杀，固亦剿贼之一法，但恐贼众拼命奔突，一时堵截稍疏，仍不免溃围他窜，剿办又致费手。总不如移营逼近贼巢，并力攻击，使逆匪无路逃窜，即可聚而歼旃，殄除净尽，乃为上策。前奏称拟挖长壕，是否挑挖已就，足资堵截？兹据复奏，排回村距束城较远，以致我军扎营接连数十里，似此遥遥围截，分我兵力，声势何由联络？该大臣等务当迅速设法攻剿，万不可再延时日，复滋蔓延。太仆寺卿齐承彦奏，长发贼不能耐寒，乘此严寒冰雪之际，亟宜进剿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即激励将弁兵勇，及时进攻，勿失机会。至所称解散胁从一节，著一并体察情形，妥慎筹办，切勿堕贼奸计，是为至要。齐承彦折着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僧○○○、胜保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僧○○○、胜保等奏，官兵

进剿贼巢大获胜仗一折。正月二十七日，逆匪千余人直扑遵祖庄营盘，经吉林马步队官兵开放枪炮，毙贼多名。该逆转向念祖庄冲扑，善禄带兵齐出奋击，杀贼一百余名。二十九日，陈官庄拥出贼匪数百人，复经乌林阿督兵击退。本月初一日，僧○○○督兵进攻束城，瑞麟用大炮轰击，胜保先令山东、河南、四川各勇直前攻扑，亲督大队继进。将近辛庄，逆匪突出二千余人，各勇分投剿击，我兵大队一拥而进，天津、固原、西宁、河州官兵奋力冲击，开放连环枪炮。贼众纷纷倒地，伤毙约百余人，犹复抵死抗拒。我兵鼓勇直前，刀矛齐进，复杀贼百余人，并斩其伪监军李姓，夺获大黄旗一面、小黄旗三面。贼众于积雪之中，死伤枕藉，余匪向西南奔溃。经张集馨督率河南练勇，合力奋击，毙贼数十人，轰毙伪师帅、伪旅帅各一人，夺获大黄旗二面。正定、宣化官兵向前接应，复毙贼数十人，贼众奔回。复由小李文庄拥出骑马贼二百余人，经胜保派山东步队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迎击，枪箭并发，将骑马贼歼毙过半，伤死贼马数十匹。其由束城西北拥出之贼，经郭什讷带兵击退。逆匪复出千余人，冲向东北，僧○○○亲督马队官兵，由西北抄击，与胜保会合，乘势掩杀，贼众披靡，复毙贼一百余人，并杀毙伪总制一名。统计毙贼四百余人。逆匪被围，屡图逃窜，经僧○○○、胜保等督率各路官兵迎击，迭获胜仗，著即乘胜进攻，尽歼丑类，毋令窜逸。其前由贼营投出之肖良芳、林来、沈惠、沈五祥、沈廷、方窗等六名，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尚能悔过自新，著免其治罪，并赏给六品顶戴，以示法外之仁。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胜保奏军营叠次剿贼多名，并尤为出力之员恳恩鼓励等语。黑龙江马队骁骑校记名防御色乐固善，委骁骑校克西克特、查普多扎普，吉林佐领委参领白陵阿、春德、庆恩、详安，前锋委防御富详，佐领委参领富新，领催委章京台敏图，吉林骁骑校委参领盛恩，佐领委参领苏勒肯，披甲委骁骑校盛全，炮营骁骑校纪文光、胡世祥，步军校他思哈，武进士祥泰、武举扈廉，均著赏戴蓝翎；候选卫守备门千总定魁，著以卫守备尽先选用，并赏戴蓝翎；印务笔帖式文兴，著赏给六品翎顶，以示奖励，该

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僧格林沁等奏请将总兵、侍卫留营差委等语。总兵经文岱、侍卫蕴秀，于贼匪西窜未能堵御，均难辞罪，经文岱业已摘去顶戴，蕴秀着一并摘去顶戴，俱著暂行革职，仍留军营，交僧○○○、胜保等差遣，以观后效；倘敢再不知奋勉，著即严参，从重治罪。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逆匪受创以后，死匿不出，现仍连日设法进击，并极力布置掘濠立栅，以围为攻各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窃查逆匪占据束城等村以来，奴才等诱令出巢，歼毙多名，节次获胜各情形，业于二月初二日恭折奏报在案。自是日起，奴才等激励各营将士奋力进攻。讵该逆因离巢堕计，竟死拒不出。我兵连次扑近墙栅，逆匪暗由墙孔施放枪炮，密如雨下，每遇进扑贼巢，致我奋勇官弁兵勇时有伤亡，不能及时攻破其栅。调到大炮向排回等村攻打，击塌屋宇甚多，压毙逆匪无算。该逆势难潜藏，连夜扑扰各面营盘，皆经各营随时击退，该逆受创不能窜出。此近日极力进攻，虽日有斩擒，而总未能覆巢痛剿之实在情形也。奴才等焦急难名。现在各营将士非不用命，实缘逆贼狡猾死拒，难于得手，屡次进攻皆有伤折，于事无济，徒挫精锐之气。又因去岁地多积潦，兹届冰雪乍融，平地泥深尺许，逼近贼巢泥水更甚，步队扑击，殊形费力。奴才等再四筹度，除无分昼夜用炮轰击，并随时相机进攻之外，惟有开挖深濠以资围困。该逆如不肯坐以待毙，必然拼命奔扑，我兵即可奋力前截后袭。倘竟如前死守，我兵只须严守此长围，不日贼巢粮尽，即可不攻自溃，彼时亦易剿殄。是以奴才等前经督饬各营，即日并工兴作。现在东北、西北两面，开挖已竣，并于濠外安放鹿角树栅。其西面亦经动工，赶紧挑挖。东南面一片积水，间有不能挖濠之处，亦即设法堵截。奴才等受恩至重，极知此氛一日不靖，畿疆一日难安，设使再有惊动，所关至巨。且屡奉严谕训迪，岂敢稍事延缓；实缘事机如是，不得不相机筹谋。惟有吁恳天恩，暂宽时日，俾得竭力图维，奴才等曷胜悚惶屏营之至。

再，连日进攻各该官兵奋不顾身，殁于王事，除各营阵亡官兵照例汇咨分别核恤外，其阵亡镶红旗护军校景文，应请皇上恩准赐恤，以慰忠魂。谨奏。

咸丰四年二月初七日申刻孟回村拜发。

二月十四日阜城县马家村发回，奉朱批：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再，奴才等闻得河间府属景州知州李麟遇，人甚勇敢，现在因公至郡，当经就近扎令来营查看，尚堪驱使。初三日，该员带领捐募之勇，随同打仗，甚属奋勇。现经奴才等委令该员督办西南一带挖濠要工；并令其在米各庄等处，选带壮勇，协同防守。除景州知州员缺飞咨直隶督臣委员暂署外，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僧王奏折》，第1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逆贼乘夜穷蹙，奴才等极力截杀追击，歼毙千余名，该逆复履堤向西南奔窜，奴才等追及献县，该逆窜入城中，我兵围剿攻击，逆贼不敢踞城，复向南溃窜，奴才等督催官兵，极力追杀，以期早就歼除，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前将布置情形屡经奏陈，本拟将逆贼困死束城，我兵连日挑筑长濠，沿墙列兵，东西北俱已成就，惟东南地方积水淤泥尺余至二三尺不等，有不能挖濠之处，用鹿角树栅阻其窜路，仍饬极力挖濠，以资扼阻。讵逆贼被困情急，恐无生路，乘初九日亥刻大雾迷漫之时，舍命由小李文向东南奔窜。防卡之官兵闻声截杀，该逆随死随窜，步贼及骡马陷于泥淖，死者不计其数。复经善禄就近带兵驰赴念祖桥截杀，该逆纷纷乱窜，仍复抵死抗拒，经我兵极力扑击，毙贼七八百名，贼尸遍地，夺获大小黄旗五十余件，铁炮四尊，火药器械甚多。贼顺堤由西南窜逸，奴才等一面乘夜齐兵分路，督带马队，跟踪追击，一面派员催令步队随后前进，沿堤搜庄，仍复杀毙二百余名。贼直前狂奔，各处之桥已经奴才饬令拆断，该逆行至边马

桥，竟逼令乡民用木将桥支搭断孔偷渡。我兵随追随杀，及至河边，贼已过河将桥烧断。奴才等赶紧绕至藏家桥，催令搭桥渡河。该逆窜入献县，奴才僧○○○、奴才胜○先后赶到，督率官兵乘其喘息未定，极力攻击，该逆不敢踞城，又向南门奔窜，计复毙贼数百名。时已昏黑，因兵马连夜奔走百余里，暂令少休。奴才僧○○○先督马队追击，奴才胜○一面尾督马队继进，一面催调步队接应，总期穷贼所向，尽力殄除，容俟剿办何如，续行奏报。理合由六百里加紧恭折驰奏。再，缮折委员尚在后途，奴才于十一日卯刻拟就折稿，存□[1]缮妥，交驲驰递，即行督兵前进，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咸丰四年二月十二日戌刻在富庄驲拜发。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僧○○○、胜保奏，逆贼乘夜穷窜，督兵追剿一折。逆匪窜踞束城等村，我兵围攻，已逾匝月，叠次谕令该大臣等，迅速进攻，并严防窜路。乃本日据奏，逆匪于初九日乘雾由小礼文向东南奔窜，虽经我兵追杀多名，而逆匪拼死狂奔，由献县南门窜出后，究竟逃往何处？折内并未奏明。本日复据桂良奏称，该逆向东南、西南窜逸。是贼匪显系分股溃窜，我兵正当乘其喘息未定，四面兜击，庶可聚而歼旃；若徒事尾追，势必节节落后，剿办终难得手。我兵马队最利追剿，著僧○○○、胜保迅即探明贼踪，派拨精兵，绕赴贼前截击，务期前后夹攻，尽歼丑类。其首逆各犯，尤不可令其乘间兔脱。并飞咨张亮基于山东、直隶交界地方，严密堵截，以遏贼冲。此次贼匪系由小李文地方窜出，防卡官兵何以任令奔突，不能堵截？著该大臣等查明参奏，傥有畏葸逃避情事，即著以军法从事，毋稍宽贷。贼众志在奔突，必须尽力穷追。据奏河桥为贼烧断，我兵绕至藏家桥已属落后，以致贼得窜入献县。又因我兵连夜跟追，暂令少休，恐贼乘间远飏。现在僧○○○业已先督追击，何以胜

[1] 此字虫蛀，似是营字。

保仅尾督后队继进？前此贼由独流窜出，经僧○○○痛加剿洗，胜保耽延数日，始行赶到；此次若复稍有迁延，罪将谁诿？刻下贼踪是否分股奔窜？该大臣等是否分路追击？各路带兵大员如何兜截，前后策应？著即迅速具奏。正在寄谕间，复据僧○○○、胜保奏：逆匪由献县南门窜出，我兵追及，毙贼千余名，该逆随拒随走，至富庄驺村内设伏，我兵实难扑进等语。逆匪分窜，追剿尚属迅速。惟据称富庄驺地方，墙垣坚厚，我兵俱系马队，并无枪炮。行军以火器为最利，现在军营便捷，炮位为数不少，该大臣等既跟踪追剿，并不带枪炮，以徒手击贼，有是理乎？至逆匪奔窜仅占踞集镇，辄云炮火猛烈，不能扑进，而我兵转借口于无枪无炮，似此迁延迂缓，必致贻误事机。且前此逆匪初到束城，该大臣等即以专待大炮为词，此次又以无炮借口，其谁欺乎？若少事耽延，该逆又将筑垒挖濠，负隅死守，或乘隙奔突，若不西窜即南扑，景州、德州一带，皆系水陆要隘，我兵又成尾追之势，剿办何日可了？兵贵神速，岂可一误再误！著僧○○○、胜保等，迅就现到之兵，设法进攻，以期扫穴擒渠；并飞催后队官兵，星速前进，不准片刻迟延。若复借口枪炮未到，以致老师糜饷，又蹈束城之故辙，朕惟将该大臣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僧○○○、胜保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2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昨据僧○○○等奏，逆匪由献县窜出，占踞富庄驺，并未详叙有无分股。而桂良所奏，则称接据胜保来咨，有贼向东南、西南纷窜之语，是其分股溃窜已属显然。本日据载龄奏报，又称探闻逆匪潜逃，被伏兵击回，复经河间乡勇击退，现在河间府属迤北二十里堡盘踞等语。据三处奏报互相印证，均属参差，富庄驺既在河间府城以南，二十里堡又在河间府城以北，相距一百数十里，其间必有分扰之处，究竟该逆是否全聚富庄驺村内？抑或另有零匪潜匿附近村庄？束城等村是否尚有余贼？著该大臣等迅速据实具奏，务须分投确探，四面搜剿，方能尽歼丑类。现在大兵尽力南趋，倘北面尚留余孽，致令再有裹胁冲突情事，岂非顾此失彼？著僧○○○、胜保严饬各路带兵大员，激励将士，迅扫贼氛，肃清畿辅。

断不准复以无炮无枪借口耽延时日，自取重罪。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2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逆匪被剿势穷，亡命奔窜，官兵步步追击，连日屡战屡胜，该逆窜踞阜城县并附近村庄，业经克复四村，该逆势已穷蹙，现在催调步队官兵，合力兜剿，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奴才等于初十、十一等日追杀贼匪情形，业经恭折奏报在案。该逆被剿势穷，窜入富庄驿村，侦知该逆于官兵追击之时，恐被官兵全数兜剿，已分贼之前队千余名窜入阜城。奴才等商同分兵前往兜击，奴才僧○○○督兵围攻富庄驿，奴才胜保即于是日戌刻督带马队千名，星夜驰抵阜城抄截。探知该逆至县，乡勇溃散，贼即窜入县城。当派魁福、格绷额带兵百余名，绕赴南路，奴才胜保即在阜城东北二里许之黄店地方屯扎。奴才僧○○○因富庄驿墙垣坚厚，该逆炮火猛烈，抵死抗拒，虽经马队环绕兜围，恐伤我兵精锐，未敢尽力攻扑。探得富庄驿粮米无多，料该逆不能久踞，将四面围兵撤退数里，即密派官兵授以机宜，令在富庄驿迤南树木丛杂之处暗伏。该逆于十二日寅刻向南溃窜，奴才僧○○○督带各路官兵在后尾随，约走数里，计该逆奔窜疲乏，我兵呐喊压下，枪箭齐发，刀矛并举，追杀四十余里，毙贼八百余名。该逆力不能支，伏入枣树丛内，向外施放枪炮。因我兵追剿三昼夜之久，人马疲乏，休息片刻，仍奋勇前进。该逆被追情急，翻身列队，向我兵拼死冲扑，其势甚猛。我兵扎定队伍，镇定以待。该逆见我兵不动，不敢扑进，随分两翼抄袭我兵之后，相隔数步之外，我兵飞马迎击，无不人人奋勇。该逆败溃之余，不战自乱，我兵冲入贼队，复又毙贼七百余名。是日屡战屡胜，约毙贼一千六百余名，生擒三百余名，立即正法。夺获铜炮、铁炮十尊，抬枪、鸟枪一百余件，刀矛旗帜等物不计其数。该逆受创披靡，亡命逃窜。奴才胜○闻逆匪狂奔□□，即督马队官兵迎头奋击，将逆贼冲为两段，吉林营总关保带队大为奋勇，极力击杀，该逆大败，四路奔溃，逃出被胁难民极多，杀毙贼匪数百余名，夺获大炮四尊、抬枪五十余杆、鸟枪刀矛二百余件。该逆由城复出一股，抄来接应，经奴才胜口派令营总那尔瑚善、丰山带兵百余名奋力杀退，

毙贼数十名。时已昏黑，该逆窜入阜城及附近各村时，各路马队俱已赶到，四面兜围。奴才僧○○○即派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在北面屯扎，即于十三日丑刻带领马队官兵，由间道绕至阜城迤南。查得该逆占踞村庄五处，当即分兵将西南之高家庄、宋家村二处攻破，一面搜杀逆匪，一面烧毁房屋，使贼不能占踞。该逆纷纷溃散，殄毙多名。随督兵前进，□〔至〕城南二里许之后康村，有逆匪一军约计六百余名，俱系两广、两湖长发老贼在内盘踞，业经筑砌木垒，密布树栅，墙垣屋宇遍插黄旗，欲与城内贼众为犄角之势。奴才僧○○○当即饬派西凌阿、达洪阿、经文岱亲带领步队官兵奋力攻扑。该逆由墙孔施放抬枪鸟枪，经文岱奋勇直前，首先攻进树栅，健锐营委参领关福、巡捕营千总何建鳌、六品顶翎把总回国庆拆毁木垒，扯开树栅，官兵一拥前进。二等侍卫达崇阿、健锐营委参领关福奋勇争先，由墙孔夺获抬炮二杆。该逆见我兵攻入村内，猝不及防，手足失措，我兵刀矛并进，毙贼三百余名。余匪逃出村外一百余名，经马队官兵尽行殄灭；匿入楼房一百余名，我兵四面放火立时烧毙，内有水官伪将军一名、土官伪将军一名、圣马伪总制□名、先锋伪总制一名，生擒师帅一名。其西北党村亦经贼踞，奴才胜○、善禄督兵攻击，焚毁毙贼一百余名。合计阵亡官一员，伤亡兵勇四十余名。该逆经此次痛加剿洗，洵属足以寒贼胆。奴才等惟极力击杀，总期殄灭此贼而后已。所有连日追剿大获胜仗缘由，理合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圣鉴。

再，哲里木盟梅勒章京珠勒济胡图克，是日打仗奋不顾身，杀贼数名，身受重伤阵亡，相应请旨饬部照例赐恤。谨奏。

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刻马家村抄发。

十八日发回，奉朱批：屡次获胜，必能指日歼除，僧○○○、胜保等调度有方，奋勇追击，深堪嘉□〔尚〕。现在该逆所占县城必不可俾令久踞，又成负隅。看来此贼情势亦必不久据阜城，著赶紧杀尽，将首逆三名务期生擒致阙。钦此。

再，暂行革职总兵经文岱，自获咎之后，留营差遣。该革员深知愧奋，每遇差委不辞劳瘁。十三日攻击后康庄，奴才僧○○○饬令该革员亲督官兵扑入贼垒，奋勇直前，冒火冲入，斩杀长发贼多名。奴才未便没其微劳，可否仰恳皇上格外恩施，开复原官，并赏还翎顶之

处，出自圣裁。谨附片奏闻，请旨。

奉朱批：经文岱开复原官，给还翎顶。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再，查自初十日追剿逆匪，各营官弁兵丁均皆奋力追杀，沿途毙贼二三千名，昼夜截剿，毫无畏缩。十三日攻击后康等村，所有派往之吉林营总关保、二等侍卫达崇阿，健锐营委前锋参领关福、盛京营总升伸、黑龙江佐领委营总巴扬阿、委参领业普铿额、蓝翎骁骑校委参领富克精阿、巡捕营千总何建鳌、六品顶翎把总回国庆等直入贼巢，亲斩长发老贼多名，升伸、巴扬阿、业普铿额、富克精阿身受重伤，尚能冒火冲击，实属勇敢。谨将尤为出力之员缮写清单，请旨先行给与奖励，以昭激劝。其余各官弁兵丁，容俟查明续奏请旨。

奉朱批：均著照所请行。钦此。

吉林营总关保打仗奋勇，夺获大炮一尊，二等侍卫达崇阿、健锐营委前锋参领关福，逆匪由墙孔施放枪炮，该员等奋不顾身，由墙孔各夺获抬炮一杆。关保、达崇阿均请赏给勇号，关福以副参领升用。盛京营总升伸、黑龙江佐领委营总巴扬阿、委参领业普铿额、蓝翎骁骑校委参领富克精阿，俱下马扑近贼垒，拉开木栅，身受重伤。升伸、巴扬阿、业普铿额请赏戴花翎，富克精阿请赏换花翎。巡捕营千总何建鳌，奋勇直前，拆毁木城，请以京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巡捕营六品顶翎把总回国庆，拉开木栅，杀贼多名，请以京营千总升用。单留。

《僧王奏折》，第2册

再，黑龙江马甲达新保，屡次打仗奋勇杀贼多名，本月十二日杀毙长发贼数名，夺获纹银四百余两，据该兵声称，情愿将银两交官以充兵饷。奴才等当将所得银两赏给该兵一百两零，其银三百两交粮台作正支销。查马甲达新保打仗奋勇，人尚体面，实属可嘉，可否赏给六品翎顶之处，出自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依议。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咸丰四年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僧○○○、胜保等奏，连日追剿逆匪，屡战屡胜一折。逆匪自奔窜富庄驯后，僧○○○料贼不能久踞，设伏诱贼，该逆果于十二日向南溃窜，我兵随后紧追，枪箭齐

发，刀矛并举，追杀四十余里，歼毙八百余名。该逆遁入树林，后分两股抄袭，我兵飞马迎击，逆党不战自乱，复毙七百余名。是日约共剿杀一千六百余，生擒三百余名，夺获铜铁炮十尊，抬枪、鸟枪一百余件，刀矛旗帜等物不计其数。逃匪向南奔窜，胜保复由阜城迎头截杀，将逆贼冲为两段，吉林营总关保带队极力击杀，贼众四路奔窜，杀毙数百名，夺获大炮四尊，抬枪五十余杆，鸟枪、刀矛二百余件。逆党复分股接应，胜保派令那尔瑚善、丰山带兵奋杀，毙贼数十各。该逆窜入阜城及附近各村。僧○○○派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在北面屯扎，即于十三日带领马队官兵绕至阜城以南，攻破高家庄、宋家庄，毙贼多名。其后康村逆匪六百余名，俱系楚粤长发老贼盘踞，经僧○○○派西凌阿、达洪阿、经文岱带领步队攻扑。经文岱首先攻进树栅，参领关福等拆毁木垒，官兵一拥而进，二等侍卫达崇阿等复由墙孔夺获抬炮二杆，毙贼三百余名，逃出余匪一百余及匿入楼房之贼匪二百余名，均被官军殄毙，内有伪将军二名、伪总制二名，生擒师帅一名。其西北党村，亦经胜保、善禄督兵毙贼一百余名。此次贼匪势穷狂奔，我兵分路兜击，屡战屡胜。僧○○○、胜保等调度有方，奋勇追剿，深堪嘉尚。僧○○○、胜保著各赏给威罗瓦佛一尊、白玉翎管各一枚、白玉搬指各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各一对。所有打仗出力之二等侍卫达崇阿，著赏给苏彰阿巴图鲁名号；吉林营总关保，著赏给年昌阿巴图鲁名号；健锐营委前锋参领关福，著以副前锋参领升用；盛京营总升伸、黑龙江佐领委营总巴扬阿、委参领业普铿额，均著赏戴花翎；蓝翎骁骑校委参领富克精阿，著赏换花翎；巡捕营千总何建鳌，著以京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巡捕营六品顶戴把总回国庆，著以京营千总升用；经文岱著开复原官，并赏还翎顶；哲里木盟梅勒章京珠勒济胡图克，打仗杀贼受伤阵亡，殊堪悯恻，著理藩院从优议恤。现在贼匪被大兵痛剿，势已穷蹙，著僧○○○、胜保等激励将士，并力攻击，悉数歼擒，迅奏肤功，以副朕望。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咸丰四年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前任江宁将军托明阿，仍着帮办军务，驰驿前赴僧○○○、胜保军营。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谕：据袁甲三奏，皖省逆匪由六安、正阳窜至蒙城、永城，复由永城窜往西北，该处路通徐州砀山、河南夏邑等县，贼踪飘忽靡定，并闻后路之贼复有分赴亳、永之说。逆匪由皖省陆续窜扰亳、永一带，显系意图北窜，与直隶逆匪互相勾结。本日已谕令和春、福济拨兵堵剿，并谕英桂扼要严防矣。惟河南兵力甚单，不敷剿办，朕权其缓急，若俟直隶军务告竣，始行拨兵前往应援，恐有贻误。著僧○○○、胜保迅拨马步精兵一千名，拣派得力大员管带，星夜驰赴河南归德一带，探明贼踪所向，迎头截击，会同英桂相机剿办，断不准令皖匪阑入豫境蔓延为患。河南防兵并准此次派往大员酌量调拨；惟所派之员必须慎重遴选，庶可独当一面，足资防剿。该大臣等现带各兵已有数万，谅已足敷追剿，京旗各营兵调赴大营者为数不少，势难再行分拨。惟该大臣等追剿逆匪正在吃紧之际，倘必须拨兵协剿，即著迅速奏明办理。又据桂良奏，署都司陈毅协同署献县知县罗锦雯拿获贼目，据同获之贼指认为逆首林凤翔，现在解赴大营，著僧○○○等审明该犯如实系林逆，迅即派员妥速解京，毋稍疏虞。正在寄谕间，据僧○○○、胜保等奏，追剿逆匪屡战屡胜一折，已明降谕旨，分别奖励矣。逆匪亡命狂奔，我兵追剿尚属迅速。惟逆匪窜踞阜城县城，并分踞村庄为犄角之势，若不乘此声威奋力进击，恐该逆复筑垒挖濠，负隅死守，或乘间窜逸，又致蔓延为患。现在皖、楚贼气已逼豫境，较前情形更为紧急，是以令该大臣等，分兵往援，尚恐一千名不敷剿办，若此股贼匪不能克日殄灭，致令大兵为所牵掣，迟延贻误之罪，更将何辞。张亮基现带兵勇，驰赴景州以北，正可前后夹击，使逆匪腹背受敌，自不难迅就扫除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2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跪奏：为官兵进攻贼巢，克复三村，大获胜仗，逆匪穷蹙已极，官兵环绕兜围，务期全数殄灭，恭折驰奏，以纾宸廑，仰祈圣鉴事。窃奴才等十二、十三等日克复村庄，毙贼多名，及官兵勇气百倍，逆贼胆寒已极各缘由，业经恭折奏闻在案。奴才等因马步各队官兵连日攻战，颇形劳

乏，十四日歇息一日，是日奴才等督带同各路领兵大员，将贼踞各村，复详加周历，勘明进退路径。查有县城西北之堆村、连村、杜家场三处地势平坦，攻剿可以得手。即商定十五日极力进攻，派令达洪阿率同副将史荣椿、守备龙汝元带领健锐、火器、技勇、巡捕各营官兵攻堆村西面，副都统郭什讷带领健锐营官兵攻堆村南面，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带领两翼八旗官兵攻连村北面，侍卫达崇阿带领哲里木盟官兵攻连村东面，将军善禄率领总兵孔广顺、候补副将吴灿、参将乐善、都司文魁、游击王建功，各带天津，固安、正定、河州、西宁、凉州各步队官兵，并各练勇攻杜家场贼巢，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公布、楚克林沁、侍郎培成，率同总管约逊、侍卫巴隆阿，各带马队官兵在村南列队，以壮声威。奴才僧○○○、奴才胜保分路亲督，于是日卯刻同时进攻。奴才僧○○○带领亲随护卫数名，在堆村、连村之间，往返督催策应。两村逆匪俱由墙孔施放连环枪炮，密如雨下。我兵奋勇齐进，切近贼栅。由两村扑出逆匪一千余名，呐喊摇旗，欲抄我兵之后。奴才僧○○○当即传令马队官兵奋力截击，一面仍饬步队官兵极力攻扑。堆村、连村先有逆匪五六百名飞身上屋，向外开放枪炮；村内又有逆匪七八百名操刀持矛，抗拒官兵。我兵拉开树栅，打入村内，刀劈矛刺，唧唧有声，该逆号哭之声，闻于数里。我兵攀树援墙，将两村屋上贼匪尽行杀毙，村内逆匪并无一名走脱。总兵孔广顺等攻击杜家场，奴才胜保策马四面指挥，我兵扑近贼垒。该逆枪炮密出，我兵先用草束火药，燃烧鹿角栅，延烧房屋，随冒火冲烟奋力扑出该逆约有一千余名，拼死抗拒，我兵连杀贼匪二百余名，该逆并不少退。奴才胜保督令兵勇跃墙上屋，一拥齐进，贼始慌乱，愈拥愈多，我兵愈杀愈进。该逆进则即被我刀砍矛刺，纷纷倒地，退则即被火烧立毙。奴才胜保恐村内烟火猛烈，致伤我兵，即宜诱其出村，以便截杀，遂传令将南面官兵撤回，该逆即由南面扑出五六百名，经那尔瑚善、丰山带领马队官兵呐喊追杀，枪箭齐发，刀矛并进，所有扑出逆匪全数剿灭，贼尸枕藉，一望无际。先由堆村、连村拥出逆匪一千余名，经马队官兵在村外围击，该逆或分或合，欲乱我兵队伍。奴才僧○○○口传号令，饬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公布、楚克林沁，侍郎培成，总管约逊，侍卫达崇阿、巴隆阿，将马队官兵列为一字压

下。该逆胆敢向我兵开放枪炮，侍卫达崇阿、巴隆阿身受枪伤，犹带兵前进。该逆见我兵奋勇，其势不支，执黄旗贼匪招呼逆众，向东飞奔，欲进阜城西门。我兵紧紧追击，登时毙贼五六百名，余匪亡命奔窜。我兵正在追击，遑〔遥〕见城内拥出逆匪三四百名，直扑我兵，接应败溃之贼。维时奴才胜保统带得胜之兵，与奴才僧○○○合兵一处，复入毙贼三四百名，该逆败溃狂奔入城。时已申刻，我兵力战六时之久，人马疲乏，奴才等即传令撤队。十五日之战，斩杀该逆伪指挥黎姓、兰姓二名，伪监军江姓一名，伪总制胡姓、赖姓、贾姓、谢姓、钟姓五名，伪师帅陈姓、黄姓、谢姓、何姓四名，伪旅帅曾姓、黄姓二名，伪率〔卒〕长、司马等百余名，统计歼毙三千余名，生擒长发老贼三百余名，已予军前正法，其烧毙、投环、投井、自刎者不计其数，斩获首级四百数十颗，焚烧火药，夺获大铁炮七尊，抬枪、鸟枪、刀矛极多，木印、令旗多件，大小黄旗一百余件，骡马一百余匹。各营阵亡官二员、兵十名，受伤官十九员、兵勇一百八十六名。此次兵勇节节追剿逆匪，斩获甚多，奋力攻扑，立破贼巢三处，尤属奋勇出力。奴才等当即赏给兵勇银一万两，以昭激劝。奴才等惟有激励将士，克日进攻，务期早荡妖氛，以肃畿疆。至该逆虽已穷促，狡猾如常，其蒇事之期，不敢预定。然此股贼匪屡受惩创，断难蔓延，北窜之虞，似可无虑。所有奴才等十五日督兵进攻贼巢，克复三村各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圣鉴。

再，打仗阵亡之厢红旗护军校崇瑞、正白旗护军校霍隆武奋勇捐躯，情殊可悯，可否敕部议恤之处出自天恩。谨奏。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申刻戴家庄拜发。

二十日发回，奉朱批：十五日之仗斩获甚多，但县城未复，总恐思窜，著赶紧歼除，勿留余孽。僧○○○等必知朕之渴盼捷音之速至也，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再，本月十五日进攻贼巢各营官兵，奋勇前进，拆垒拉栅，夺获旗帜，抢出大炮，并杀毙长发老贼数千余名，实属奋勇可嘉。头等侍卫巴隆阿、二等侍卫达崇阿等十九员，身受枪伤，仍负痛杀贼，尤堪嘉尚。惟巴隆阿由王家口追贼出力，经奴才僧○○○保奏，赏给头等

侍卫，为日无多，达崇阿业经请赏勇号，尚未奉到谕旨，该二员均不敢再邀恩奖外，谨将尤为出力之员，缮写清单，请旨先行给予与奖励，以昭激劝，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谨将十五日奋勇扑入贼巢，尤为出力各将弁开单恭呈御览：山西大同镇总兵孔广顺、巡捕中营副将史荣椿、副将用天津镇游击吴灿、副将衔陕甘督标拣发参将乐善、升用游击凉州营都司文魁，以上五员请赏勇号；正黄旗副护军参领庆昌、厢红旗蒙古副护军参领色普征额，均以护军参领升用；正黄旗满洲佐领下博恩，请以副参领升用；正黄旗委护军参领毓福，请以副护军参领升用，厢黄旗委前锋参领海群，请以副前锋参领升用；吉林委参领禄昌，请以协领升用；正蓝旗前锋校乌林布，请以委前锋参领升用；厢黄旗前锋校百祥、厢白旗前锋校德兴，均请以委前锋参领升用；正黄旗护军校和连，请以委护军参领升用；外火器营鸟枪护军校凤山、定福，请以空花翎升用；外火器营蓝翎长成禄，请以鸟枪护军校升用；外火器营鸟枪护军全广，请赏给六品顶翎；卓索图盟协理台吉布木济特、察哈尔总管约逊、黑龙江莫尔根协领那尔胡善、吉林三姓协领丰山、红德城营守备杨殿林，以上五员均请赏戴花翎；庆阳营署守备朱起鸿、巡捕营都司李鸿宝、守备保升都司龙汝元，均请赏换花翎；都司用宣化怀来路守备额音额、泰州营守备陶桢、抚标左营守备刘长清、候补守备古北口提标千总白凤龙、西凤营署千总田敦信、凉州营署千总员善、河州营外委丁永安、河南候补额外外委霍振国、西安抚标署外委马兵杨大善、哲里木盟兵海寿、黑龙江正黄旗领催盖哈苏、汉中营兵丁萧明凤、凉州营兵丁刘成功、西安城守协兵丁赵礼、六品军功王致祥，以上十五员名均请赏戴蓝翎；投效武生王万年请以把总用，并川勇头目傅国成请以外委用，均请赏戴蓝翎；侍卫蕴秀督队出力，膝受枪伤，请开复原官；天津全勇头目赵奎七，请赏六品顶翎；拣发湖北游击萨尔善，请改去拣发湖北，归部以游击尽先选用，赏戴蓝翎；守备衔四川酉阳州千总徐璋，请以守备用；凉州镇属经制外委宋永兴，请免补把总，以千总升用；巡捕营经制外委唐福、六品军功经制外委王玉恒，均请以千总尽先升用；巡捕营六品军功马兵常山、王勋、史永禄，均请以把

总尽先升用。

《僧王奏折》，第2册

再，据善禄咨称，二月初九日夜间，逆匪由大李文、念祖庄适中奔窜，即饬官兵奋击。贼奔河堤，善禄督兵横截，并传知驻扎大李文之总兵德坤、游击格洪额出队截杀。讵德坤差弁回称：恐小李文有贼，俟天明始能出队。迨天微明，善禄在念祖桥截杀贼之后队，又传知德坤、格洪额飞速带兵追贼，乃迟至逾时方到，已属怠慢从事。兹复据德坤等呈报沿途追杀贼匪，希图讳过邀功，据实咨请参办前来。奴才等查现当剿贼吃紧之际，该镇等乃敢任意延缓，致误事机；且该镇前因接应不力，经奴才胜保奏参摘去顶戴，尚复不知奋勉，厥罪甚重。相应请旨将兖州镇总兵德坤、三屯营游击格洪额，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如再不能奋勉图功，即以军法从事。谨附片具奏。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丑刻马家村拜发。

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2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僧○○○等奏，连日督兵进攻，毙贼多名；并据胜保等奏，拨兵赴楚防剿，即日驰赴连镇会剿各一折。逆匪窜据连镇，虽经僧○○○等督兵进剿，小有斩获，未能扫穴擒渠，克期殄灭，览奏实深焦急。该逆于连镇挖濠筑墙，志图久踞，我兵惟用大炮轰击，仍不能出奇制胜，力破贼巢，似此旷日持久，剿办何时蒇事？胜保于十九日行抵茌平，计日已可行至连镇，两军会剿，兵力较厚，该大臣等务当协力同心，迅图攻剿。倘该逆负隅死拒，我兵不难四面兜围，为就地铲除之计；设势穷南窜，仍可设伏以待，出其不意，一鼓歼除。军情变换靡常，惟在该大臣等相机妥办，迅速奏功，断不可再延时日。附近连镇村庄，是否有贼占据？万勿任其裹胁居民，并当严断接济，使该逆援绝势孤，攻剿自易得力。其东北一带尤当加意严防，勿令抢掠船只，再滋延蔓。前谕胜保酌拨官兵，交桂明驰往楚豫交界会剿，著即严饬该提督与台涌、舒伦保、英桂、杨霈等互相知照，探明何处紧要，即驰赴何处迎头堵剿，万不可任令逆匪阑入豫境，致滋蔓延。至胜保请仍饬张殿元驻守大名□

处，前因东境肃清，谕令桂良饬令张殿元、达年赴景州、交河一带，就近逼攻。现据僧○○○札调张殿元在吴桥、达年在宁津带兵屯扎，该员等谅已遵办。前调山西泽潞官兵，现在行抵何处？若尚未到营，即可令此项官兵驻扎大名以资防守。如必须张殿元等折回该处，着僧○○○、胜保斟酌妥办，无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至东路盐山、庆云一带，与山东武定昆连，地方防守官兵势尚单弱，着僧○○○、胜保妥筹，应如何拨兵，扼要堵截，并知照崇恩严饬地方文武与绅民人等，实力防堵，万不可稍有疏虞，致贼匪乘间窜逸。该大臣等务当统筹全局，合力进攻，总期早灭妖氛，肃清畿辅，毋负责任。僧○○○所请京师各路防兵酌量撤回等语，已谕巡防王大臣酌办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3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麟瑞奏带兵进关请旨遵候调拨等语。此项吉林官兵一千名，既据该副都统管带于四月二十一日行抵山海关内，由天津一路行走，即着僧○○○、胜保派员飞檄迎提，催令速赴连镇军营，听候调遣。应于何处设防，何处助剿，并着该大臣相机办理。至连镇近日贼情何如？我军如何进攻？胜保计日赶到，务即乘此声威，与僧○○○勠力同心，亟图剿灭，不得稍有迟延，再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3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朕闻阜城逆匪窜出时，察哈尔官兵并未知觉，迨将防濠之炮挪向营盘轰击，始知贼出，兵已大乱。林凤祥扒越濠沟，平毁濠墙，贼众跟出，以致焚毁营盘，抢去帐房百余架，马匹、驼只数百匹，伤亡兵丁数十人。前据僧○○○奏称，逆匪于初六日子刻扑出重濠，燃烧帐房，仅请将培成摘去顶戴，西凌阿尚请因伤从宽免议；迨逆匪窜至连镇，始奏称培成营盘阵亡官兵八十余名，并未将培成失事实在情形及被贼抢去帐房、驼马、火药各情，详细入告，是该大臣前次奏参培成显有不实不尽。逆匪窜据阜城，迭据僧○○○等奏称，挖筑濠墙，杜贼窜逸，乃初六日贼据濠边，初九日全行南窜。此数日中

竟不能设法堵剿，以致该逆窜据连镇，余烬复燃，重烦兵力，可见该大臣平日布置，尽属空谈，毫无把握。至各营带兵大员，均归该大臣节制，有功则赏，有罪则惩，毫厘不容假借。倘有失事之员，即当据实严参，又岂可讳败为功？所有培成营盘如何被烧？逆匪如何扑出？培成及该营兵丁是否在营？何以毫无知觉？帐房等件被贼抢去若干？著该大臣迅速详查，据实具奏，倘有一字虚捏，是僧○○○自蹈欺罔之罪，□〔断〕难逃朕洞鉴也。该大臣于军营一切事宜，自当秉公酌办，方足以折服人心，不可稍有瞻徇回护，致负委任。朕又闻该大臣延觅喇嘛，在营讽经设醮。此虽系蒙古素所崇奉，但当剿贼吃紧之际，恐该兵丁等专务此事，于防剿或有疏虞，岂此事所能补救也？该大臣惟当力尽人事，不可以不急之务，致懈军心。胜保计日行抵连镇，大兵云集，务当戮力同心，迅将此股逆匪即日殄除，以清畿辅，断不可自任己性，怙过饰非，致干重罪，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3册

奴才僧○、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托明阿跪奏：为奏闻事。窃查逆匪自占据连镇，经官兵屡次剿洗，殄毙多名。该逆受创之后，坚壁死守。奴才僧○○○等恐该逆溃窜，先于西岸挑挖长濠，尚未工竣，该逆恐被围困，于二十二日夜复又占据西岸，连续西北破村，离所挖之濠甚近，用炮击打挖濠人夫，所有业经择定挖濠之处，断难工作，只得另行择地挑挖。惟地方愈广，工竣更需时日。连日督兵进攻，并用炮轰击，毙贼百余名、数十名不等，我兵阵亡八名，受伤四十名。二十二日进攻贼巢，干清门头等侍卫绷阔奋勇争先，前胸受抬枪伤。是日夜该逆由东岸扑出，都统西凌阿带领马队官兵将该逆杀退。现在逐日用大炮轰击，所有历次解来火药，现存无多，应请旨饬下巡防王大臣，迅即拨解火药二万斤，委员运解来营，以应要需。奴才胜保于二十三日带马队官兵驰抵连镇，当即由东面绕至东北，与奴才僧○○○会晤，察看情形。北面与东北、西北两面均经奴才僧○○○业已搭桥挖濠，修筑炮台，妥为布置，并见贼出巢即行击杀。而南面与东南、西南两面官兵，不敷分拨，稍觉空虚，奴才胜保酌拟即于贼营南面扎营，无论贼拒守分窜，进攻扼截，皆可就近得手。一

面调集船夫搭浮桥，可以东西接应，声气相通。查该逆窜踞连镇而外，复于东、西两面二三里之内占据村庄，以为犄角之势。连镇盖藏素丰，粮食充足，该逆借以拒守，虽贼众较在独流时已少，办理似较独流较易，然已起立木城，分踞村庄，如不及早扑灭，诚如圣谕必致又成负隅之势。奴才胜保拟俟步队到齐，即与奴才僧○○○商定分路进攻，总期极力攻击，早就歼除。如果势穷窜出，即当认真击杀，痛加剿洗。惟奴才胜保与德勒克色楞先带马队官兵行走较速，是以赶到，其步队官兵由善禄、桂龄、孔广顺等自带，尚未到来。奴才胜保殊深焦灼，已行文持令催提，限于日内务必赶到，不得稍有迟延，致干严参，一面飞咨火药、车辆、锅帐一切，以便扼要安营。晚间分拨马队在于东南、正南、西南三面，分别堵截，以防窜逸。所有奴才僧○○○等督兵进攻，奴才胜保驰抵连镇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辰刻在东光县属戈家辛庄大营拜发。

二十八日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再，奴才僧○○○接准都统西凌阿呈称，案准奴才胜保咨开，所有该都统前经拣选黑龙江前调、续调各起堪升总管、协领、副管、佐领等缺人员，业经奏准升补在案。兹查黑龙江佐领佛乐庆阿等奉旨升用各缺外，尚有所遗副管一缺、佐领六缺、防御三缺、骁骑校十一缺，该都统复加拣选堪升人员，开单咨呈核办前来。谨录清单恭呈御览，请旨饬下兵部，照例核办。又据侍郎瑞麟咨呈，厢红旗护军校崇瑞于二月十五日打仗阵亡所遗之缺，拟请以蓝翎长崇善拨补各等因，应请一并勅部核办。谨附片具奏。

奉朱批：崇善、鄂绰尔等均依议升补，兵部知道。钦此。

计开

前调黑龙江八起布特哈正蓝旗满洲副管富勒亨布，前经升用协领，所遗副管之缺，拣选得布特哈厢蓝旗佐领鄂绰尔堪以升用，鄂绰尔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三起布特哈厢红旗富明额佐领下骁骑校特英额堪以升用；特英额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二起齐齐哈尔厢白旗哈拉喀佐领下领催扎隆阿堪以升用。前调黑龙江

四起布特哈正黄旗佐领佛尔庆阿前经升用总管，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三起布特哈正黄旗保丰阿佐领下骁骑校奖赏蓝翎庆明堪以升用；庆明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六起布特哈正黄旗讷依楞佐领下领催奖赏蓝翎佛尔正善堪以升用。续调黑龙江七起齐齐哈尔正红旗佐领格绷额前经升用总管，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四起布特哈正黄旗西蒙克什佐领下骁骑校和特恒额堪以升用；和特恒额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齐齐哈尔正红旗僧官保佐领下领催正额委官西常阿堪以升用。前调黑龙江五起布特哈正黄旗佐领依克屯前经升用协领，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三起布特哈正黄旗那尔胡善佐领下骁骑校富克精阿堪以升用；富克精阿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五起墨尔根厢蓝旗鄂里雅逊佐领下前锋委官奖赏蓝翎常保堪以升用。续调黑龙江三起布特哈正黄旗佐领巴尔图克什病故，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八起布特哈正红旗德克琛佐领下骁骑校哈清阿堪以升用；哈清阿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八起齐齐哈尔厢白旗明索佐领下六品荫生托西那堪以升用。续调黑龙江四起布特哈正白旗佐领阿尔哈善病故，所遗佐领之缺，拣选得续黑龙江六起布特哈正白旗德丰阿佐领下骁骑校奖赏蓝翎扎斯洪阿堪以升用；扎斯洪阿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四起布特哈正白旗乌凌阿佐领下领催西德楞额堪以升用。前调黑龙江二起齐齐哈尔正白旗防御萨明阿前经升用佐领，所遗防御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二起齐齐哈尔厢蓝旗巴彦珠尔克佐领下骁骑校多隆阿堪以升用；多隆阿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头起齐齐哈尔厢蓝旗巴扬阿佐领下领催年满狱官庆福堪以升用。前调黑龙江二起齐齐哈尔正蓝旗防御巴达朗贵前经升用佐领，所遗防御之缺，拣选得续调黑龙江八起正蓝旗乌力布佐领下骁骑校倭兴额堪以升用；倭兴额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五起胡兰厢蓝旗穆克德讷佐领下领催乌林布堪以升用。前调黑龙江头起齐齐哈尔厢蓝旗防御恭精阿阵亡，所遗防御之缺，拣选得齐齐哈尔厢白旗喀拉喀佐领下骁骑校巴彦坤堪以升用。巴彦坤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于咸丰二年五月曾经拟陪骁骑校引见奉旨记名之齐齐哈尔厢黄旗德隆阿佐领下前锋正额委笔帖式富顺堪以升用。续调黑龙江四起布特哈正白旗德隆阿佐领下骁骑校依勒胡那病

故，所遗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九起厢红旗托克屯扎普佐领下领催委笔帖式奖赏蓝翎巴图隆阿堪以升用。续调黑龙江六起胡兰厢黄旗富隆阿佐领下骁骑校卓力布病故，所委骁骑校之缺，拣选得前调黑龙江头起齐齐哈尔正黄旗吉尔哈善佐领下前锋阿凌阿堪以升用。

《僧王奏折》，第3册

再，据直隶即用道黄德坊禀称，该道于前月将劝捐绅民钱文布匹禀请奏奖在案，兹复广为劝谕，续有捐输钱文布匹，当经粮台委员分别验收，理合开具清折呈请复核奏奖前来。除据禀移咨户部查核外，谨录该道禀呈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励，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著所请行，户部知道。钦此。

计开

武邑县民杜遇春，捐钱三百二十四吊，合银一百零八两，请赏给监生。

枣强县民朱汶，捐京钱二百四十吊，合银八十两，请赏给从九品职衔。

武邑县民杜万春，捐京钱六百吊，合银二百两，请赏给县丞职衔。

河南祥符县监生景樾，捐帐房布一千零六十匹，合京钱三千一百八十吊。查监生捐府经历银七百零二两，加银一百十七两本班先用，加银一百十七两改单月即用，再加银一百十七两，准不论双单月即用，以钱合银，有盈无绌，请赏给府经，不论双单月即用。

故城县廪生沈琫，捐布一百零八匹，合京钱三百二十四吊。查由廪膳生捐贡生银一百零八两，合京钱三百二十四吊，请赏给贡生。

枣强县民王廷英，捐布二百五十四匹，合京钱七百六十二吊。查由俊秀捐监生银一百零八两，由监生捐贡生银一百四十四两，以钱合银，有盈无绌，请赏给贡生。

枣强县民王国升、崔元祥、崔元皋、崔元庆、崔成英、马际隆、马如恒、王景哲、郭希振、宋化龙，冀州民张光清、张魁清、张光远，各捐布八十匹，各合京钱二百四十吊。查捐从九品职衔银八十两，合京钱二百四十吊，均请赏给从九品职衔。

以上共捐京钱一千一百六十四吊，共捐帐房大布二千四百六十二尺，每匹三吊，合京钱七千三百八十六吊，统共钱文并捐布合钱共京钱八千五百五十吊。

《僧王奏折》，第3册

再，据办理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即用道黄德坊详称，据大城县附生赵蕙田等禀称，因逆匪窜扰，大兵围剿，该民人等同深感戴，情愿捐助军饷，稍佐军需等情。该道等业批委员收讫，作正动用，详请查核奏奖前来。除移咨户部查核外，理合照依该道原详，缮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励，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著照所请行，户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计开

大城县附生赵蕙田，捐京钱一千五百六十六吊文，请以制钱一千三百文作银一两，合银五百二十两，请赏给复设训导，不论双单即用。

深州民杨洁清，武邑县民李致远、鲍元珍、鲍会兰，以上四名各捐京钱三百二十四吊，请以制钱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各合银一百零八两，均请赏给监生。

再，准管带察哈尔官兵护军统领多尔济那木凯咨呈，察哈尔正白旗佐领色德巴扎尔呈请捐输银二百两，厢黄旗委骁骑校前锋七莫特呈请捐输银四十两，厢黄旗前锋松堆扎普、正蓝旗领催倭启尔各呈请捐输银三十两，该员等所捐银两，如数交足等因，当经饬查涿州粮台去后。兹据详称，该佐领等共捐输三百两，均已如数兑收，作正动用等因，详复前来。查该佐领等捐助兵饷，实属踊跃急公，可否饬下兵部查案核请奖叙之处，出自天恩。谨附片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再，奴才前在阜城大营，因四月初五日夜逆匪扑焚侍郎培成等营盘，业经恭折奏报在案。兹据该侍郎咨呈，查明初五日夜内逆匪扑营，并初六日与贼打仗，该营阵亡官员兵丁开单咨呈，并据声称所有伤亡官兵，业经分咨各旗营办理等因。奴才复加查核，内察哈尔厢蓝

旗公中佐领色楞拉什、奏准随营差委厢红旗世管佐领达浑、外火器营委鸟枪护军参领恭讷楚克、厢黄旗护军校达哈布、正白旗护军校郭绅五员，除委参领恭讷楚克阵亡业经入奏外，其佐领色楞拉什、达浑、护军校达哈布、郭绅四员，可否饬部照例议恤之处，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钦差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胜○，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僧○○○、胜保等奏连日进攻连镇贼巢一折，所奏毫无把握。逆匪起立木城，分踞村庄，如此容易，我兵但知挑挖长濠，又不能克期蒇工，即连日进攻，杀贼不过百余名，数十名，而我兵伤亡亦复不少，似此旷日持久，何时始能歼灭？兹阅该大臣等奏报，殊出情理之外！贼于初九日夜间窜出占据连镇，我兵紧接跟追，何以迟至二十二日尚任该逆从容占据西岸村庄？且称另行择地挖濠，是此十日之内所办之工，全归无用。倘逆贼愈占愈广，我兵濠堑亦将愈挖愈远，自来困贼，有此下策否？若濠堑果有可恃，原不妨计日以待；阜城覆辙已可概见，尚复沾沾必出此策。朕畀僧○○○以如此重任，不料其束手无计一至于此，朕实为之深愧。胜保已抵该处，步队亦即日到齐，自当力筹进攻，与僧○○○和衷速办。此股逆匪本系胜保专办，不得一味诿过于人。前此寄谕业已详示，若胜保竟恃山东剿贼为莫大之功，于连镇剿办事宜，辄视为有人分任，徒事迁延，断不能逃朕洞鉴。前此所谕诱贼出巢设伏出奇等事，能否遵办，即着相机妥筹。若任其负隅死守，朕度该大臣等才力，亦必不能克日奏功也。绷阔胸受枪伤，实属奋勇，著发去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玉靶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交该侍卫只领。所需火药，已谕知巡防王大臣如数拨解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3册

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四月二十六日，奴才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朕闻阜城逆匪窜出时，察哈尔官兵并未知觉，迨将防濠之炮挪向营盘轰击，始知贼出，兵已大乱。

林凤祥扒越濠沟，平毁濠墙，贼众跟出，以致焚毁营盘，抢去帐房百余架，马匹驼只数百匹，伤亡兵丁数十人。前据僧○○○奏称，逆匪于初六日子刻扑出重濠，燃烧帐房，仅请将培成摘去顶戴，乌凌额尚请因伤从宽免议；迨逆匪窜至连镇，始奏称培成营盘阵亡官兵八十余名，并未将培成失事实在情形及被贼抢去帐房，驼马、火药各情，详细入告。是该大臣前次奏参培成显有不实不尽。逆匪窜据阜城，叠据僧○○○等奏称，挖筑濠墙，杜贼窜逸，乃初六日贼踞濠边，初九日全行南窜。此数日中竟不能设法堵剿，以致该逆窜踞连镇，余烬复燃，重烦兵力，可见该大臣平日布置尽属空谈，毫无把握。至各营带兵大员均归该大臣节制，有功则赏，有罪则惩，毫厘不容假借，倘有失事之员，即当据实严参，又岂可讳败为功？所有培成营盘如何被烧？逆匪如何扑出？培成及该营兵丁是否在营？何以毫无知觉？帐房等件被贼抢去若干？该大臣等迅速详查，据实具奏，倘有一字虚捏，是僧○○○自蹈欺罔之罪，断难逃朕洞鉴也。该大臣于军营一切事宜，自当秉公酌办，方足以折服人心，不可稍有瞻徇回护，至负委任。朕又闻该大臣延觅喇嘛，在营讽经设醮，此虽系蒙古素所崇奉，但当剿贼吃紧之时，恐该兵丁等专务此事，于防剿或有疏虞，岂此事所能补救也？该大臣惟当力尽人事，不可以不急之务，致懈军心。胜保计日行抵连镇，大兵云集，务当勠力同心，迅将此股逆匪即日殄除，以清畿辅。断不可自任己性，怙过饰非，致干重罪，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下，曷胜悚惕。伏查逆匪前在阜城，奴才饬挖长濠，以资围剿，各营官兵沿濠扎营，互相联络，奴才随时不动声色，亲往环绕稽察，于初夜间数次派员持令前往查看，严饬各营官兵加意防守。至四月初六日子刻，该逆趁风扑出，站墙官兵见该逆扑近树栅，即开枪炮轰击，极力抵御，该逆舍死冒烟而入。培成等营扎在东南，是时西北风大作，官兵站立迎风，该逆抢上濠墙，抛掷喷筒火罐，将帐房火药全行燃烧，遍地火焰，以致驼马惊散，奴才当饬赶紧查招。现据培成查明失去驼马一百余匹，查招无踪，自系被贼抢去；其帐房火药实系焚烧，并未被抢。培成及该营兵丁俱在营盘。至喇嘛在营讽经设醮一层，查三盟及察哈尔蒙古营内，除带有喇嘛医生，曾否在营讽经设醮，奴才实无闻见。奴才并未

延觅喇嘛讽经设醮情事。至奴才营内系精、健、巡捕各京营官兵，亦无与喇嘛交接之人。奴才自知赋性愚拙，知识谫陋，军旅之事，素未谙习，事无巨细，无不与各营领兵大员熟商妥筹，实不敢自任己性。奴才自与逆匪接仗以来，随时具奏，兵力贼情，无不据实直陈，实不敢讳败为功，即如杀毙贼匪以少报多，伤亡官兵以多报少，以贼窜为克复，讳鸱张为穷促，稍涉敷衍，致蹈欺蒙重罪。总之，各军尚称用命，不能迅扫妖氛，致逆匪两次扑窜，皆由奴才统率无能之所致，奴才每思及此，惶栗愧赧，无地自容。兹奉严谕，惟有吁恳天恩，准奴才赶紧图功，以赎咎戾。所有奴才遵旨复奏各缘由，谨恭折复奏。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辰刻在东光县属戈家辛庄大营拜发。

三十日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奏官员捐输军饷等语，所有捐饷之察哈尔佐领色得巴扎尔等应得奖励之处，著兵部查核议奏。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奏，续查前次贼由阜城扑出打仗阵亡之官员请旨议恤等语，厢红旗世管佐领达浑、厢黄旗护军校达哈布、正白旗护军校郭绅、察哈尔厢蓝旗公中佐领色楞拉什，均著该部照例议恤。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僧○○○奏，遵查培成营盘失事一折。据称：阜城贼匪既有长濠围困，又有各营官兵沿濠扎营，互相联络，僧○○○复派员时往查看，何以四月初六日逆匪奔突竟从培成营盘全股窜出，抢越濠墙，并将帐房火药燃烧，失去驼马一百余匹？是培成平日漫无准备，临事又不能实力堵击，畏葸无能，已可概见。僧○○○前奏仅将该侍郎摘去顶戴，不足蔽辜。培成著即革职，仍留军营效力赎罪，倘再不知奋勉，即著从严惩办。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奴才僧○、胜○、德○、西○、善○、托○跪奏：为四月二十九日合力攻剿，毙贼多名，现在激励将士，克日进攻，以期迅速蒇事，

恭折奏祈圣鉴事。窃查逆匪自窜踞连镇以来，奴才等节次督兵进攻，殄毙多名。该逆既经受创，即坚匿死守，诱之不出。现在西岸长濠不日工竣，即饬各营沿濠扎营，以资围剿。奴才胜保所带马步队业经赶到。奴才等公同商酌，亟须同时四面合力进攻，使该逆应接无暇，自易得手。若该逆情急出巢，我兵马步兜击，亦可痛加剿洗。四月二十九日卯刻，奴才僧○督带马步官兵攻扑贼巢东北、西北二面，该逆死守不出，当饬官兵将附近贼巢之纵横明沟数道全行平毁，我兵始行逼近贼垒。该逆由墙孔施放枪炮，我兵奋不顾身，呐喊前进，直至木城。该逆喷筒火弹密下如雨，我兵冒烟而入，焚烧西岸房屋十数间。东岸扑出贼一百余名，我兵枪箭齐发，毙贼三四十名，余匪败退。适由陈庄扑出二百余名，欲抄我兵之后，经预伏之马步官兵，开放劈山炮、抬枪轰击，复又毙贼四五十名，余匪匿入贼巢。外火器营营总乌兰都膝受炮伤。连日进攻贼巢，共阵亡兵勇八名，受伤营弁兵勇六十三名。奴才胜保进攻西南贼营，我兵一到，即见贼匪齐队而出，列于濠外。我兵摇旗而进，直至切近，开放连环枪炮，轰击贼约数十名，贼即败退，纷纷匿入濠中。我兵勇直前扑击，施放喷筒火弹，该逆不敢踞濠，退入木城。我兵呐喊直前，抢至濠内，仍用喷筒打入贼营，登时将其房屋两所、席棚数间、鹿角棚两段烧毁，贼即败退。我兵复乘胜越濠而进，呐喊直前，复烧其屋。该逆见火光四起，情急扑出，我兵勇复用连环枪炮，全力击回，约计伤毙贼匪一百余名。我兵勇受伤三十余名，阵亡外委一名，兵丁五名，仍复奋勇前扑。惟时东北风忽作，烟焰回向迷目，又兼沙堤之上风起沙扬，未能得手，是以暂令收队。奴才等现在激励将士设法进攻，务将此股逆匪悉数歼灭，或逼令奔窜，极力截击，以期早得蒇事。所有奴才等合力进攻贼巢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四年五月初二日辰刻在东光县属戈家辛庄拜发。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3册

再，奴才胜保准户部咨开：以山东军务已竣，所有前经奏准折漕银两，解交奴才军营之处，应毋须动支，仍令解部等语。查奴才前由阜城驰赴临清之时，所带官兵不及万人，其余一万四千余名，仍留阜

城，一应口粮由顺天粮台暂行支应。现在东境逆匪虽已办竣，奴才折回连镇与僧○○○合兵会剿。前留阜城之官兵一万四千余名，应仍归奴才粮台支应。兵数既多，用款尤巨。至于制造器具，采办料物，运炮开濠种种，所费不资。虽据山西、山东陆续解到饷银，而积欠兵丁口粮，尚未能尽行补给，必须源源接济，方免停兵待饷之虞。与其另行请拨，转费踌躇，不若就近截留，可资接济。相应仰恳天恩，将前项折漕银两，一半解部，一半解赴奴才军营，以济要需。如蒙俞允，奴才即飞咨山东抚臣，分起赶解来营。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训示只遵。谨奏。

《僧王奏折》，第3册

再，奴才接准李湘棻及百胜等咨禀：初十日有骑马贼匪在河水分溜之处，凫水逃生，约有四百余人，该镇道督饬兵勇赶往截击，擒斩无遗。又据署直隶提督张殿元、大名道联捷禀报，四月初二日至初七日，败窜逆匪三五成群，结队奔至直东交界地方。经张殿元、联捷督领兵勇，迭次擒斩搜杀及落河死者约一千数百名，内有楚粤长发贼三百余名，伪指挥、伪将军、伪师帅、伪司马十余名，究属覆巢之卵，无心抗拒，俱被擒杀等语。又据曹州府禀报，巨野、郓城、菏泽、城武、朝城、濮州、单县等州县，于四月初五至十一等日，文武督饬绅团兵勇，各处搜剿截杀及生擒之贼，统计四五千名，多系长发，并夺获旗印、枪械、骡马。又据济宁州禀报，该州带领练勇在金乡县李家庄搜杀逆匪，并围攻贼所伏匿之村，将境内窜匿之贼，殄灭无遗。又据馆陶县禀报，四月初二日败贼窜至该县城东，当即带领民勇迎击，斩擒逆匪几及千名各等语。查此股逆匪自临清败窜后，尚有数万之众，奴才督带马队官兵三千余名，不分昼夜，极力截杀，使贼不容喘息，沿途歼毙之贼极多，而后队之贼被官兵冲散，四散奔逃者不知凡几。奴才虽随处分兵剿杀，而地势平衍，道路分歧，所带马队又须追蹑大股，以三千马队追杀逆贼数万之众，虽痛加剿洗，而败残零匪或逃入偏僻乡村，或潜匿麦苗深处，或数百人，或百余人，狼奔鼠伏，竟有官兵耳目所不及者。但其器械不全，心胆俱丧，虽乡勇村民，俱敢绑杀。奴才先于临清攻克时，即飞行大名、曹州及徐州镇道，认真防堵，如有零匪被创四窜，即行擒杀，无使老贼一名漏网。幸赖圣主洪福，奴才亲督官兵，竭

数昼夜之力，将逆匪大股剿除，党羽无不胆落，故余匪即亡命穷奔，终不能散而复聚。各地方文武及绅团兵勇，亦乘兵威正盛，贼势已穷，皆能认真搜杀，多至千余人，少亦数百人，实属志切同仇，奋勉出力。前奉谕旨准奴才一体保奏，兹已据该地方文武陆续禀报前来，奴才复分别咨行该督抚，并札饬徐州镇道等确切查明，择其尤为出力者，速行咨报，以便奴才等酌核具奏，仰恳恩施。谨附片奏闻。

《僧王奏折》，第3册

（此处有二折，即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5－26页《僧格林沁奏稿》中之《复奏遵旨拨兵协剿高唐州窜匪情形折》和《连日督兵进攻贼巢情形折》，从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僧○○○等奏，连日进攻贼巢情形一折。逆匪窜踞连镇，该大臣等督兵攻剿已及月余，乃本日所奏各情，该逆仍坚壁死守，即诱令出巢，亦不过小有斩获，总未能扫穴擒渠，览奏实深焦急。该大臣统领重兵，剿办此股贼匪是其专责，乃军营布置不过用炮轰击及两岸挖濠而已。逆匪坚壁不出，我兵即束手无策，似此旷日持久，糜饷老师，剿办何时蒇事？所称东南两面兵力单薄，若逆匪冲扑，恐难拦截等语。可见该大臣于西北一带布置尚属严密，而东南两面竟毫无把握，设该逆乘虚窜逸，与高唐州贼匪联为一气，则胜保一军，势必腹背受敌，只恐贼众另据村镇，恃险负隅，攻剿更形棘手。著该大臣等，务即督饬各路将弁，迅将此股贼匪就地殄除，或先于附近设伏，诱令该逆出巢，四面兜击，一鼓殄灭，断不准任令该逆乘间兔脱，又致蔓延。总之，此股逆匪一日不灭，畿辅一日不安，此数万之兵，竟未能扫除数千穷寇，他省兵勇精锐，未有过于此者，人众未有多于此者。该大臣渥承恩眷，统领全军，顿兵糜饷，日久无功，尚有何颜对朕！且恐我军为此股贼匪所牵掣，南下无期。倘皖、楚之贼再行乘间偷渡黄河，勾结为患，又将何以御之？此时若不赶紧图功，肃清畿辅，宽典不能屡邀，该大臣其自量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4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前因僧○○○奏进攻贼巢情形，仍未能得手，当将〔降〕旨谕令迅督各路将弁，四面兜击，以期一鼓歼灭。近闻该处军营所以不能得力之故，总由带兵各员不思齐心进剿，而僧○○○空握总统之名，又不肯破除情面，令在必行，甚至任令兵丁占据民房，营盘之中所余无几。且所挖之濠尽在北面，而南面空虚，任贼行走，我兵扎营，率皆在数里外，虚张声势，徒费铅药。似此疏懈耽延，毋怪逆匪屡次窜出，而僧○○○毫无知觉，总于数日之后，始行具禀入奏也。各路带兵官员究竟能否用命？若积习相沿，不遵号令，必当从严参办。僧○○○身受重恩，非寻常统兵大臣可比，亦复何所瞻顾，而不肯破除情面？将士不能用命，即系该大臣无能之罪，虽与士卒同甘共苦，亦不过小节微长，岂朕所期于该大臣者？著僧○○○严督各路将弁，逼近进攻，若再以恐伤官兵为词，不肯努力进仗，即以军法从事。僧○○○于将弁可以姑容，朕于僧○○○断不能以姑息市恩，僧○○○抚衷自问，当亦知之。倘日内不能将逆匪殄灭，致令又向他处占据，朕亦别无他谕，自有惩办之法。至蒙古官兵勤劳久著，值此天气近炎，于水土节候不甚相宜，必须及早奏功，庶得凯旋休息。该大臣务当仰体朕心，传谕诸军，同心协力，迅速蒇事，共膺懋赏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托明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4册

（此处一折，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6－28页《僧格林沁奏稿》中之《复奏所统军营情况及各队进攻情形折》，从略。按此折咸丰四年五月十日戌刻在东光县属连镇拜发，以下数片均附此折同时出奏。）

再，据直隶即用道黄德坊禀称，山西永济县民孟涌等捐输钱文布匹禀请核奖前来，并据声称此次所收捐款，遵照江南等处军营捐输酌减二成，以制钱一千六百文作银一两，合计有盈无绌，除咨户部查核外，理合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励，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均着照所拟，户部知道。"钦此。

计开

山西永济县人孟涌捐输京钱三百二十四吊，直隶深泽县人张蕴华、何介明、张凤苞，祁州人马鸣玉、张锡爵，各捐布一百零八匹，各合京钱三百二十四吊，以上六名均请赏给监生。江苏江宁县人袁汝超捐京钱二百一十吊，请赏给从九品职衔。

《僧王奏折》，第4册

再，管带黑龙江官兵副都统清安已经到营，奴才遵旨查看，清安年逾七旬，两耳重听，步履维艰。值此攻剿吃紧之际，若令管带官兵，断难得力。奴才业将所带之兵扎交侍卫都兴阿、克东阿接带，饬令清安即日回京，听候谕旨，理合附片具奏。

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再，外火器营委鸟枪护军校参领恭讷楚克阵亡之缺，奴才遴选得该营正黄旗鸟枪护军校保升空花翎勒丰额堪以升补；勒丰额所遗鸟枪护军校之缺，请以该营正黄旗蒙古蓝翎长常安升补。又据户部侍郎瑞麟咨呈，该营正黄旗前锋校讷木洪阿病故，遗缺请以该旗蓝翎长玉福升补；正红旗前锋校色普征额病故，遗缺请以该旗蓝翎长景祥升补；厢红旗护军校富亮病故，遗缺请以该旗护军巴彦布升补等因。谨附片具闻请旨。

奉朱批：勒丰额等均依拟升补。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再，据盛京满洲正红旗协领奎星保禀称，该员满洲世仆，仰沐皇恩，现在随营剿贼，念此逆匪窜扰，军需浩繁，情殷报效军饷市平银二千两，以佐军需等情，奴才当饬随营粮台照数验收，作正动用。查该员在营打仗，甚为出力，兹复报效军饷，急公可嘉，自应量予鼓励，理合附片具奏。应如何奖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谨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再，据办理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等详称，护军统领多尔济那木凯、随营已革辅国将军二等侍卫正蓝旗宗室绵垦，捐助兵饷制钱一千串，当将分局委员照数兑收，详请核奖前来。查该宗室捐输兵饷，

急公可嘉，自应核请奖叙，可否勅下宗人府查明该宗室获咎原案，量请恩施之处，伏乞训示遵行。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宗人府查议具奏。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僧○○○等复奏军营近日情形一折。僧○○○剿办直境逆匪，日久无功，经朕查知疏懈耽延各情，降旨严催进兵，于督责之中曲寓矜全之意，该大臣宜如何感激厚恩，速图奏效，以赎前愆。乃据奏称，各营步队倍著艰辛，因伤亡较多，不免恇怯观望，该大臣不忍绳之以法，仅以善言开导，仍不能无梗顽之人。试思行军纪律，首贵严明，若以该官兵曾经身冒锋镝，偶尔临敌退缩，遂置不问，各营纷纷效尤，何以处之？且各路军营所调官兵，孰非久经行阵之人，勇敢者赏，退怯者诛，断难稍涉游移。如不能用命，即当查明首先退缩之人，立以军法从事，庶足惩一儆百。倘一味姑容，致各兵丁习以为常，所谓素称劲旅者何在？僧○○○总统全军，不能破除情面，严督马步各队，克日攻剿，但以焦灼空言恳恩重惩。该大臣亦思似此萎靡不振，糜饷老师，岂屡次请罪所能塞责？僧○○○著先行传旨申饬。各营既逼近贼垒，南面亦不空虚，该逆无所逃避，即著该大臣亲督大军实力进剿，攻破贼巢，一鼓扫荡。将弁官兵中，有抗不遵令者，无论满、蒙各旗及绿营汉兵，即在军前正法，不得再以“可惜、不忍”等词渎奏。如该逆仍前窜出，致与高唐一股会合，惟僧○○○等是问。另片奏协领奎星保捐助军饷等语，应如何给予奖励，著僧○○○酌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西凌阿、托明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4册

（此处一折，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8－29页《僧格林沁奏稿》中之《设法布置进攻并扎催张起鹍拨还归款折》，从略。按此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亥刻东光县属连镇拜发，以下二片均附此折同时出奏。）

再，黑龙江总管格棚额连日进攻，无不身先士卒，奋勇前进。二十六日之战，该员以数十骑破贼数百余人，斩杀多名，实属奋勇可嘉。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将尤为出力者量加鼓励之处，出自圣裁。谨

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计开

黑龙江总管格棚额，请赏给勇号；黑龙江委防御旺齐克扎布、委骁骑校扎木苏伦扎、骁骑校委参领苏克津、委防御西兰保，以上四员请赏戴蓝翎。

《僧王奏折》，第4册

再，奴才营随员议叙六品顶戴候选双月县丞曹大绶，人明白，办事精详，奉委差使，黾勉从事。奴才前由王家口移兵追剿，军行迅速，不暇计筹干粮，该员首先倡捐干粮，设法接济兵食，业经奴才于正月间附片声明，另行核奖在案。兹围攻连镇吃紧，需用火药浩繁，殊虞不继，该员于京中火药未到时，购捐火药五千斤以佐军需。据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即用道黄德坊会详，业经照数验收应用等情，详请并案核奖前来。查该员随营以来，著有微劳，尤为出力。兹复迭次捐办钱粮火药，输将虽属无多，然皆佐紧要需用，其竭力急公之忱，深堪嘉尚，自应奏请奖励，以示鼓舞。合无仰恳皇上逾格恩施，将该员免选本班，留于直隶以知县即用。理合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僧○○○等奏军营近日情形并设法布置一折，已明降谕旨，将明庆革职留营，格棚额等分别奖励矣。据称该逆防范甚严，现募熟习路径之人，拟于夜间进攻，意在攻其不备，为一鼓歼除之计。该大臣因东南兵力较单，将西岸长濠收近，随令庆祺带步队官兵在南面扎营，侍卫都兴阿带马队官兵移扎西岸，以期严密。是我兵业经逼近贼队，若能四面合围，聚而歼旃，不使一名漏网，固为上策。但该逆负隅死守，是其惯技，我兵既不能直捣贼巢，而挖筑长濠又未必能处处周密，徒延时日，迄无成功。且我兵亦被长濠所阻，进退不能自由，前车可鉴，设该逆乘间窜逸，我兵又成尾追之势。似此旷日持久，剿办何能蒇事。此时逆匪被围日久，意在狂奔，不若择要设伏，督兵进剿，尽驱该逆出巢，奋力击截，较之合围坐守，更可得力？该

大臣等务当悉心筹画，亟思剿除之策，断不可再事迁延，各营屯扎河干低洼之处，贼掘运河，固属可虑，现在夏令雨水较多，泥淖之中我兵攻剿岂能得力。该大臣仍当相度机宜，妥为布置，早灭妖氛，以副委任。所需军饷，业于河南解交顺天粮台银两内借拨二万两，著即飞饬天津道张起鹓迅速拨还归款，毋任延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托明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4册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连日进剿毙贼多名一折。逆匪窜据连镇，经僧○○○等移营逼近贼垒。二十五日，该逆扑出多名，僧○○○亲督各营官兵，乘机剿洗，毙贼三四十名。二十六日，复饬派官兵平垫该逆濠沟。逆匪大股出巢，势如蜂涌，僧○○○预派黑龙江总管格棚额带马队数十名设伏，俟该逆离巢已远，格棚额督兵呐喊，枪箭齐施，毙贼四五十名。该逆马步数百人向我军攻扑，格棚额飞马当先，马队继进，将该逆击回。大队贼匪复摇旗冲扑，我兵各路马队一拥直前，达洪阿带兵抄贼后路，毙贼五六十名。该逆仍前抗，复用大炮向贼众轰击，毙贼无数。达洪阿马被贼伤，复换马前进，我兵勇气直逼贼队，亟力殄剿，又毙贼百余名。计两日毙贼二三百名，内伪总制一名、红衣贼四名、黄马褂贼三名。此次攻剿逆匪，黑龙江总管格棚额身先士卒，奋勇前进，以数十骑破贼数百，斩杀多名，实属奋勇可嘉，格棚额着赏给福隆阿[1]巴图鲁名号，黑龙江委防御旺齐克扎布、委骁骑校扎木苏纶扎、骁骑校委参领苏克津、委防御西兰保，著赏戴蓝翎。接应迟缓之副都统明庆，著即革职，仍留军营差遣，以观后效，倘不知奋勉，即以军法从事。该大臣等务即激励将弁，迅殄贼氛，毋再延缓。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此处一折，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29－30页《僧格林沁奏稿》中之《激励兵勇攻剿逆匪情形并请恤阵亡员弁折》，从略。按此折咸丰四年六月初一日亥刻在东光县属连镇拜发，以下二片均附此折同时出奏。）

再，副都统乌凌阿在营懋著勤劳，殚竭忠诚，前于四月初五日在

[1] 此处原稿系满文，兹音译为汉字，意思是“懋”。

阜城大营，头受枪伤，日久未愈，力疾随营，至东光县调理，复患重疾，于五月二十八日出缺。查该副都统效力行间，没于王事，深堪悼惜。该副都统次子披甲周全，随在军营。所有身后事宜，奴才当委粮台委员帮同照料，并酌派官一员兵十名护送棺榇回吉林本旗。理合附片具奏。

奉朱批：知道了，仍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再，已革副都统宗室庆龄，前因左腿被马踢伤，现在步履艰涩。奴才查看情形，一时难期就痊，应请饬令回京。其所带盛京官兵，札令头等侍卫穆腾阿接带。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庆龄著回京。钦此。

《僧王奏折》，第4册

（此处一折，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7－48页《僧格林沁奏稿》中之《逆匪出巢歼剿获胜折》，从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谕：僧○○○等奏，逆匪出巢，痛剿获胜一折。贼匪自上次诱引以后，该大臣等并未实力进攻。即初一等日三次扑我营盘，均经击退，亦不过小有斩获，岂能为凶猛之气大逊于前？该逆□□□濠窥伺，意图出窜，乃称防守甚严，不敢狠□□□，迁延时日，稍有松懈，必致窜突他处。现在天气严寒，各将士冒冷执戈，朕每动念，辄为心恻。该大臣仅以围困为得计，试问守而不攻，岂能歼兹丑类？况军营衣领等项，向□捐输，若不赶紧攻剿，劝捐断难为济。连镇本无城郭，何至抗拒数月，未能破其巢穴？该大臣既知士卒艰苦情形，即当激励军心，迅图攻取。若必待逆贼出巢，始行轰击，岂坚壁不出即束手无策耶？隆冬岁暮，风雪在所不免，此次既乘风奔扑，则其狡谲伎俩，必更伺我之隙，肆其诡谋，与其设计围困，不如迅速进攻。该大臣等务当及早蒇事，以慰朕怀，不得自谓调度无能，致令该逆久稽显戮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6册

（此处一折，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8－50页《僧格林沁奏

稿》中之《官兵续获胜仗请旨敕长芦盐政先行拨款来营以便支放兵饷折》，从略。按此折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戌刻在连镇大营拜发，以下二片均附此折同时出奏。）

再，二十四日之战，该逆蜂拥而来，势极凶猛，竟有抵死不退之势。副都统双成、总兵董占元督带官兵，从左右侧击，该逆力不能支，始行败退。查双成前在阜城，因贼匪乘夜抄入营盘，防堵不力，经奴才等奏请摘去顶戴。董占元前在怀庆奉调防剿，进兵迟延，经前任直隶督臣讷尔经额奏请摘去顶戴。该员等均年逾七旬，然精力俱属强健，尚堪臂使，自摘去顶戴之后，颇知愧奋，今复击贼获胜，自应吁恳恩施，可否将双成、董占元均予开复顶戴之处，出自皇上天恩。仅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再，奴才前因连镇兴筑套堤，所需甚巨，值此经费支绌之际，若专藉帑项修理，殊恐浩繁。当设法变通，札委文武及附近州县帮办，并各于所属，实力劝捐，借资民力。旋因竣工著效，将帮办尤为出力之员，量予奏奖，荷蒙照请恩施在案。兹据保升直隶州知州宁津县知县彭戴恩详报，该县绅富捐修套堤工程，并续捐钱文，开单详请核奖前来，当饬粮台核议去后。兹据办理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详称，逐细复核，各该捐生等所捐钱数，所请职衔，按照捐例八折后，以京钱三吊二百文作银一两，均属有盈无绌，除捐套堤工程京钱三万三千一百吊已由该县知县彭戴恩修筑套堤动用外，其余续捐钱文，如数验收，作正动用等情，详请奏奖前来。除咨户部查核外，理合附片具奏，可否照请奖励，出自皇上天恩。

再，该员承修套堤，前经奴才亲身履勘，工坚料实，尚无偷减浮冒。所有动用捐款，拟请免其报销。至单内开州判刘玉林、主事庞际云、附生邢友齐、刘东序、卫千总张殿春等五员，奴才因其在工出力，所捐钱文饬令粮台按照八折后，再予八折核计予奖，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计开

守御所千总衔宋任卿，捐京钱一千三百吊，拟请赏给都司衔。附

生宋权，捐京钱一千九百吊，拟请赏给詹事府主簿衔。俊秀宋贵卿，捐京钱二百八十二吊，拟请赏给监生。俊秀宋璧人，捐京钱一千三百十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俊秀宋天锡，捐京钱一千三百十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俊秀宋蕴亭，捐京钱一千六十八吊，拟请赏给州同衔。以上六员名，前后共捐京钱七千一百七十吊，内先捐套堤京钱六千吊，由该县彭戴恩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一千一百七十吊，札交粮台兑收。营千总衔孙泽涵，捐京钱四百八十七吊，拟请赏加守御所千总衔。武生孙祥龙，捐京钱一千二十四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俊秀孙月涵，捐京钱五百八十九吊，拟请赏给府知事衔。俊秀孙舒龙，捐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给州同衔。俊秀孙云龙，捐京钱八百二十吊，拟请赏给营千总衔。俊秀孙遇龙，捐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给布政司理问衔。以上六名前后共捐京钱五千二十吊，内先捐套堤京钱四千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一千吊，札交粮台总收，又由该捐生等补交京钱二十吊亦由粮台兑收。武生孟相廷，捐京钱一千二十四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监生孟举廷，捐京钱五百四十六吊，拟请赏给营千总衔。俊秀孟华峰，捐京钱九百三十吊，拟请赏给州判衔。俊秀孟云峰，捐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给州同衔。以上四名前后共捐京钱三千五百五十吊，内先捐套堤京钱三千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五百五十吊，札交粮台兑收。从九品衔荣升阶，捐京钱一千一百十吊，拟请赏加守御所千总衔。俊秀荣云阶，捐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给布政司经历衔。以上二名前后共捐京钱二千一百六十吊，内先捐套堤京钱一千五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六百六十吊，札交粮台兑收。附生张钧韶，捐京钱三百七十吊，拟请赏给贡生。以上一名前后共捐京钱三百七十吊，内先捐套堤京钱一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二百七十吊，札交粮台兑收。俊秀李恩长，捐京钱二千吊，拟请赏给中书科中书衔。监生王景开，捐京钱七百吊，拟请赏给布政司都事衔。俊秀张兆麟，捐京钱六百吊，拟请赏给按察司照磨衔。俊秀张清长，捐京钱八百六十吊，拟请赏给营千总衔。俊秀张彭长，捐京钱九百四十吊，拟请赏给州判衔。俊秀张松长，捐京钱六百吊，拟请赏给按察司照磨衔。以上

六名共捐套堤京钱五千七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俊秀周梦龄，捐京钱九百二十二吊，拟请赏给布政司都事衔。俊秀周芳龄，捐京钱五百八十九吊，拟请赏给按察司照磨衔。以上二名前后共捐京钱一千五百十一吊，内先捐套堤京钱一千五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又补捐京钱十一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监生李仁长，捐京钱二千四百吊，拟请赏给都司衔。以上一名先捐套堤京钱二千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水口工费京钱四百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监生李庚长，捐京钱七百八十吊，拟请赏给布政司理问衔。俊秀李镗，捐京钱八百二十吊，拟请赏给盐大使衔。以上二名前后共捐京钱一千六百吊，内先捐套堤京钱一千五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水口工费京钱一百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俊秀崔砚田，捐京钱一千九百吊，拟请赏给卫守备衔。以上一名先捐套堤京钱一千五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水口工费京钱四百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附生张若阳，捐京钱三千吊，拟请赏给复设训导，分发本省分缺先用。以上一名先捐套堤京钱二千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皮袄价京钱一千吊，札交粮台兑收。在籍前任高唐州州判刘玉林，捐京钱一万四千八百吊，又续捐京钱二千八百一十吊，二共京钱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吊，拟请赏给知县，留于山东尽先补用。以上一名先捐套堤京钱八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水口工费京钱一万四千吊，又续捐京钱二千八百十吊，均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在籍刑部候补主事庞际云，捐京钱三千吊，拟请赏给员外郎衔。以上一名先捐套堤京钱二千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水口工费京钱一千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附生邢友齐，捐京钱五百吊，又续捐京钱五百七十吊，二共京钱一千七十吊，拟请赏给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附生刘东序，捐京钱五百吊，又续捐京钱五百七十吊，二共京钱一千七十吊，拟请赏给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候补卫千总张殿春，捐京钱五百吊，又续捐京钱一百三十吊，二共京钱六百三十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以上三名先捐套堤京钱共一千五百吊，由该县禀报修筑套堤动用，续捐京钱一千二百七十吊，由该县解交粮台兑收。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僧○○○等奏，击退贼匪情形一折。连镇逆匪屡次伺隙扑扰营盘，该大臣等仅能待其出扑后，击退回巢，并不思实力进攻。此次所陈击败各情，亦属仍前敷衍，毙贼多寡，亦无确数。据云年内可望蒇事，即使实有此把握，又岂得谓之迅速耶？所奏贼多设伏以待，不容我兵进前，以数万官军，剿此穷寇，若竟任其死守，不图进取，日久相持，兵糈支绌，思之愤闷！所有投诚贼匪，恐不可恃，尤应留心驾驭，勿堕奸计。当此天气冱寒，士卒疲乏，该大臣等惟当激励各营文武，赶紧筹攻，断不准再延时日，致生他变。节次批示并所降谕旨，备极详明，别无可谕矣。至请饬文谦拨解兵饷，已谕令该盐政迅速筹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6册

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请开复副都统、总兵顶戴等语。副都统双成、总兵董占元，前因防堵不力，进兵迟延，均摘去顶戴，现在督带官兵击贼获胜，尚属奋勉出力。双成、董占元均著赏还顶戴。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僧○○○奏请将捐修套堤之绅士奖励等语。直隶宁津县捐修套堤之千总衔宋伍卿著赏给都司衔，附生宋权著赏给詹事府主簿衔，俊秀宋贵卿著作为监生，宋璧人、宋天锡均著赏给守御所千总衔，宋蕴亭著赏给州同衔，营千总衔孙泽涵、武生孙祥龙均著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俊秀孙月涵著赏给府知事衔、孙舒龙著赏给州同衔，孙云龙著赏给营千总衔，孙遇龙著赏给布政司理问衔，武生孟相廷著赏给守御所千总衔，监生孟举廷著赏给营千总衔，俊秀孟华峰著赏给州判衔，孟云峰著赏给州同衔，从九品衔荣升阶著赏加守御所千总衔，俊秀荣云阶著赏给布政司经历衔，附生张钧韶著作为贡生，俊秀李恩长著赏给中书科中书衔，监生王景开著赏给布政司都事衔，俊秀张兆麟、张松长、周芳龄均著赏给按察司照磨衔，张清长著赏给营千总衔，张彭长著赏给州判衔，周梦龄著赏给布政司都事衔，监生李仁长著赏给都事衔，李庚长著赏给布政司理

问衔，俊秀李镗著赏给盐大使衔，崔砚田著赏给卫守备衔，附生张若阳著以复设训导分发本省分缺先用，前任高唐州州判刘玉林著以知县留于山东尽先补用，刑部候补主事庞际云著赏给员外郎衔，附生邢友齐、刘东序均著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候补卫千总张殿春著赏给守御所千总衔。所有动用捐款，均著免其造册报销，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咸丰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请将军营尤为出力各员名奖励等语。连镇逆匪被我军围剿，势极穷促，近日屡次扑出，均被我军击回，歼毙甚多。所有出力人员，自应量予鼓励。盛京正蓝旗防御委佐领乌征阿，著赏戴蓝翎；革职留任厢红旗护军参领司钥长德亮，著赏还顶戴，并开复革职留任处分；正白旗汉军骁骑校洪亮、阜城汛千总戎发，均著赏戴蓝翎；右翼前锋校双成，著以委前锋侍卫补用；民人花上林著赏给六品顶翎；六品顶戴义勇施绍恒，著赏戴蓝翎，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奴才僧○○○、西凌阿跪奏：为连镇贼匪扛抬木炮长梯大股出巢，舍死奔扑，即被官兵击退，擒斩多名，连获胜仗，并近日贼势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十一月二十四日，该逆向都兴阿营盘奔扑，我兵枪炮连环施放，该逆纷纷伤毙，逆匪抢拖贼尸败退而回，毙贼不知数目。二十八日，投出投诚人十五名，据供二十四日之战，击毙长发老贼六十余名，中伤未死者百余名。贼匪败退之后，连日夜间出巢探路，并另选奋勇千余人，宰杀骡马以为犒赏，大众盟咒，务要人人奋勇，一拥而出，如不得手，一同死在濠边等语。奴才等查该逆万分情急，势必拼死狠斗，随即逐营晓谕，不动声色，留神了望，不得早开枪炮，翻将该逆惊回。是日，该逆果于亥刻大股出巢，向将军瑞昌营墙扑来，离木桩约有数武，大队在后扎住，先有数百余贼蜂拥前进，我兵俟枪炮可及，一面施放喷筒火弹，一面开放大炮抬枪，先将切近木桩之贼击倒多名，该逆胆敢舍死冒烟而进，我兵登高临下，易于得手，无不勇气百倍，奋力攻击。左右两营之副都统绵洵、护军参领德亮，督带官兵，开放枪炮，从旁接应。获咎前漕运总督李湘棻，带领枪勇协同击打，该逆伤亡者纷纷倒地。各营大炮遥向该逆后队轰

击，该逆四面受敌，万难抵拒，始行踉跄败退，该逆抢回伤亡者不知数目，生擒二名，得获贼尸八具，木梯十架，刀、矛、竹盔、红紬、黄紬、白布等物不计其数，沿濠直至贼垒血迹殷斑。该逆此次被击之后，益形穷促。自二十九至初四日，逐日夜间出巢扑扰，均被官兵随时击退，毙贼多寡不等，并误踏地雷轰毙者亦属不少。近日陆续投出投诚人一百二十余名，连历次投出者，共计二百余名。初三、初四等日，奴才派员带领六品顶戴施绍恒并投诚人进濠诱贼，并调拨队伍，以便截杀。施绍恒等直至贼垒叫骂，该逆即结队出巢，约有二百余名。施绍恒等退至宽敞之处，该逆随后扑出。施绍恒见贼匪所到之地，我兵枪炮可及，即开枪击打，其投出之人无不奋勇，刀矛并进，毙贼数十余名。正在迎杀之际，复由贼巢扑出大股逆匪，蜂拥而来，施绍恒等一字排列，擎枪以待。该逆恐我兵另有埋伏，未敢前进。时逆匪伪检点黄姓突出阵前，四面观望。炮台官兵瞥见黄衣贼匪，料是贼目，即对准开放大炮，当将该逆击毙。贼众抢抬该逆尸身，败退回巢。查伪检点黄姓为逆贼中狡悍兼全之人，所有贼巢布置及置造攻具，带队奔扑，林凤祥皆赖该逆一人，洵为穷凶极恶之贼，此次被炮轰毙，实属大快人心；而林逆失此一人，益形丧胆。现在惟有两广人及沿途裹胁监犯，共有千余名，与林凤祥结成死党，牢不可破。其两湖等处之人，屡次奔扑，伤亡过多，又因施绍恒等投出得有顶戴，续又投出之人亦皆温饱，是以心存观望，乘间俱要投出。林逆亦深知人心不固，恐生他变，现在惟用权诈，收罗众心。据投出之人供称，初五日有欲投出之人，被该逆拿回，不但并未杀害，林凤祥翻自责无能，以致众人受困，当赏银二十两仍令投出，旋被山东监犯于半路截杀，夺回银两。有此情形，似系该逆作用。惟林逆一犯实属诡诈百出，当此万分穷促之时，尚能如此狡猾，实非寻常贼犯可比。奴才等业将林逆诡诈情形，传饬各营官兵，咸使知之，不得因贼势已穷，稍涉大意。奴才等一面凛遵圣谕，激励各营文武，赶紧筹画，一有可乘之机，无分昼夜，即督兵进攻，务期一鼓荡平，以赎旷日持久之咎。其驾驭投诚贼匪，亦当仰遵垂训，尤当留心，勿堕奸计。现除发交宁宗扬、施绍恒等留营随时进队外，至新近投出各犯，现拟扎交附近连镇之景州、吴桥、交河、德州等处防堵各营，分营管束，留神羁绊，

以免疏虞。所有续获胜仗及近日贼势情形，理合恭折奏闻。谨奏。

咸丰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在连镇军营拜发。

初九日戌刻发回。奉朱批：览奏已悉。钦此。

《僧王奏折》，第6册

奴才僧○○○、奴才西凌阿跪奏：为兵勇合力进攻，焚毁贼巢，殄灭贼匪多名，得获枪炮刀矛旗帜多件，并该逆□□，舍命奔扑，俱被官兵击退，毙贼无算，连获胜仗，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连镇贼匪穷促万分，虽自知断无生路，仍随时窥伺，希图窜逃。现在两湖人与林凤祥渐已乖离，惟两广人及山东、河南捻匪约有三千余人，与林逆结成死党，强悍异常。该逆原占踞村镇五处，已于初九日将西北小村退出，枪炮移于连镇。揆其贼势，自系林逆恐众人溃散，是以聚之一处，易于防守。本月初□日丑刻，该逆大股向协领奎星保营墙奔扑，势极凶猛，该协领督饬官兵，开放枪炮轰击。侍郎瑞麟、伊勒东阿、侍卫穆腾阿饬派官兵协同击打，各营大炮同时开放，当将该逆击退。得获贼尸八具，多系广西长发老贼，木梯九架，□□□□多件，遍地血迹数十余处。近日投诚人为数较多，奴才出示晓谕，投诚人无器械不收，旋即陆续投出八百余名，俱持有抬枪、鸟枪、刀矛。奴才等当令薙发，择其勇敢留营驱使。其被胁各省难民，分别发交德州、吴桥防堵官员管带。奴才等复又出示晓谕，投诚人俱着携带广西人首级，旋又陆续投出一千余名，亦俱持有器械，因无广西人首级，均不准其薙发，亦不准其出濠，即在奴才僧○○○及庆祺、绵洵、经文岱营墙濠内扎营四座，每夜即令放卡巡哨，并就近不时攻扰贼巢，使该逆彻夜不安。现在投诚人共二千余名，奴才等留心查看，俱系不得已从贼，现在投出，无不亟思杀贼报效。且此项义勇，随同林逆身经百战，每遇与贼接仗，进退步伐极为便捷，其打仗出力者酌定薙发、衣服、银两三等奖赏，该勇等无不亟思立功，薙去长发。奴才久悉贼内有湖北人詹起伦一名，人极强悍，谋勇兼全，是林逆最为得力之人，前经屡次设法离间，并令投诚人寄信招降，林逆已生疑忌。现在詹起伦业已投出，奴才恐其怀疑，是以于投出时，责其不遵传谕，投降较迟，鞭责一百，令其赶紧立功赎罪，再给以恩信，必能得其死力。二十一日贼匪出巢，向伊勒东阿营墙扑扰，当被击退。二十三日，奴才

等预令各营统带派拨接应官兵，听候调拨，即派委文武督带投诚勇目施绍恒、宁宗扬、周隆亭、刘正发等，鼓舞投诚各勇，于是日酉刻同时并进，分路攻打。其庆祺营勇目王有明、林思谟派拨进攻正南韩家湾贼垒，因该逆抵□□□，登时先被攻破，我兵抢入木城，痛加殄洗，即将贼垒焚燃。惟时西连镇贼垒，系拨派宁宗扬、刘正发等往攻北面，施绍恒、周隆亭等往攻西面，均已均近贼垒。该逆虽两面受敌，然尚拼死抗拒，枪炮密如雨下，因恐义勇扑进，旋即出巢抵敌。该勇等奋勇向前，短兵相接，刀矛并举，斩擒无算，割取耳级头颅，夺获铁心铜炮一位，抬枪、鸟枪、刀矛、旗帜甚多，被焚逆匪不知凡几，将西连镇周围更楼席棚焚烧殆尽。林凤祥在东连镇潜匿死守，未敢救援，只在垒内吹角鸣锣，以防分攻。及至我军撤队而出，该逆尚然严守，其为心胆倍寒，毫无疑义。惟该逆情急万分，思窜愈急。二十四日亥刻，约有贼匪百余名，潜向瑞昌营墙窥探，踏上地雷，登时轰动，官兵□向烟尘之处开枪放炮，登时击退。该逆以为我兵击贼之后，防守疏懈，即于是夜丑刻，大股复向瑞昌营墙扑来，我兵俟该逆切近，随即开放枪炮连环，各营枪炮接应。副都统绵洵因见攻击一时之久，该逆抵死不退，当将各营枪炮停止，即令濠内濠外义勇，抄出贼后。该逆力不能支，始行败退。毙贼不知确数，生擒贼匪三名，割取首级七颗，得获长梯八架，刀矛、旗帜、药包竹盔甚多。二十六日，奴才等饬派马步队官兵义勇四路进攻，并预传严令，若不攻破其巢，不准撤队。奴才西凌阿带领马队各处指挥策应；侍郎瑞麟、总兵经文岱、侍卫穆腾阿督带步队，侍卫达崇阿、营总格棚额督带马队，以壮声威。庆祺营义勇一千余名进攻东连镇，因该处墙垣□□，该逆防守极严，未能攻克。员外郎瑞禧督带勇目施绍恒、宁宗扬、周隆亭、刘正发等并义勇六百余名，进攻西连镇。该处聚有贼匪四军，分作贼营四座，贼营以外，挖有环濠二道，濠外密布木签鹿角陷坑。义勇直抵贼垒，争先拖拉树栅，呐喊一拥而进，一面劈开栅门，一面抛掷喷筒火弹，登时四面火起，义勇趁势由北面杀进贼巢。该逆猝不及防，难以抵拒，我兵勇枪箭齐发，刀矛并进。贼匪向前纷纷倒地，退后者被火焚烧，喊杀震天，哭声动地，连镇街内贼尸枕借，屋内烧死者不可胜数。生擒贼匪十余名，得获大小黄旗、枪炮、刀矛等物多

件，义勇由北而南，攻克焚毁贼营三座。林凤祥恐河西一带俱为兵勇攻破，即将河东枪炮运过河西。林逆带领强悍贼□千余名，拒住南面贼营，死力拒敌。惟时已交申刻，东北风大作，兵勇攻战六时之久，俱已疲乏，即撤队回营。厢黄旗护军参领松林进攻，被贼匪抬枪击中额角，登时阵亡。受伤官兵数名，阵亡义勇十余名，受伤二百余名。该逆经此次受创之后，胆裂魂飞，彻夜向外开放枪炮，惟恐兵勇进攻。现在仅剩东连镇、灶户陈庄及西面一隅之地。据投诚人声称，贼巢骡马业经全数宰杀，现惟林逆及广西人食用黑豆，现已为数无多，余匪俱食草根树皮，并将历次打仗抢回贼尸及捉回欲行投出之人，俱被杀毙，割肉分食充饥。此现在贼垒中之实在情形也。奴才现在分布各路官兵，随时接应，激励投诚义勇，无分昼夜，更番进战，极力进攻。该逆上干天怒，恶贯满盈，今粮既不充，再疲于应接，虽有死党亦再难久拒，一有可乘机会，即当随时鼓舞兵勇，趁势捣穴擒渠，扫除群丑，务期一鼓荡平，毋留余孽。所有近日进攻获胜缘由，理合恭折奏祈皇上圣鉴。至厢红旗护军参领松林临阵捐躯，深堪悯恻，应请照例赐恤，以慰忠魂。再，奴才前因兵饷支绌，札令天津盐政文谦在于盐关道库各款内筹拨饷银，以应急需，当经附折奏闻在案。旋据先后拨解现银四万四千二百余两、钞票、制钱四万一千二百吊到营，仍属不敷支放，奴才复札令再为筹拨接济。应请敕下该盐政赶紧筹拨现银五六万两，飞速解营，合并陈明。谨奏请旨。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亥刻在连镇军营拜发。

三十日酉刻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7册

再，本月二十六日攻破西连镇贼巢，奋勇前敌之投诚义勇，阵亡受伤至二百余名之多，其为真心投顺，尚属可信。且近日进攻，大营大小将士亦无不踊跃奋兴，均堪嘉尚。除分别存记另候核奖外，谨择其尤为出力数员名，开具清单，吁恳皇上天恩量加奖叙，以期倍加鼓舞。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计开

厢红旗委护军参领布勒库，初十日接应出力。该员前于上年十月

间，因派押军装锅帐，未能随时赶到，致使官兵露宿，经钦差大臣胜保先行摘去顶戴，交部议处，当经兵部议奏，革职留任在案。该员获咎以来，深知愧奋，拟请赏还顶戴并开复原参处分。盛京正黄旗汉军佐领委协领易广吉、厢白旗满洲防御委佐领德贵二员，初十日打仗出力，均拟请赏戴蓝翎。六品顶翎勇目施绍恒，勇目刘正发、周隆亭、王有明、林思谟五名，近日进攻尤为出力，施绍恒、周隆亭、刘正发身受枪伤，王有明、林思谟奋勇争先，攻破木城，拟请赏给施绍恒守备衔，刘正发、周隆亭、王有明、林思谟均赏给六品顶翎。再，据降调顺天府南路同知候选知府丁希陶禀称，逆匪滋扰连镇，官兵冲寒剿贼，该员情殷报效羊皮大袄一千件。复据该员禀称，措办捐款三千二百吊，禀请报效等因，当经奴才札饬顺天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查核奖励去后。兹据该粮台详称，该员捐交皮袄每件估价京钱七吊文，业经点验分赏兵丁，所交钱文照数验收，作正动用。查丁希陶前在署通永道任内所审断互控账目之案，断令以房抵欠，部议降二级调用，旋在铁钱局捐复，奉旨斥驳不准。嗣又因该员前在南路同知任内，大城县修理城工，按粮摊派，批准试行，部议降一级调用。查新例内载，常例不准捐复，除实犯赃私外，其余不准捐复而情节尚有可原者，降调人员准其加五成捐复。今该员捐皮袄合钱七千吊，又捐京钱三千二百吊，共计捐京钱一万二百吊，按照捐例八折后，以京钱三吊二百文作银一两，核与常例四品文职加五成捐复降三级调用银数有盈无绌。查该员降调原案系属因公，尚非贪酷不法，行止有亏，较常例不准捐复者有间。现在急公报效，据该粮台详请查核前来，谨附片具奏。可否仰恳皇上逾格恩施，准其开复原官，仍以知府归部选用之处，伏候圣裁。谨奏请旨。

奉朱批：该部核议具奏。钦此。

《僧王奏折》，第7册

再，奴才前以军饷浩繁，帑项支绌，并因时交冬令，兵丁需衣御寒，当经分委革道黄德坊前往天津，会同盐政文谦，劝办捐输钱文衣袄，并饬令仿照铜斤局现收捐输章程核收捐项，以期踊跃。即据盐政文谦倡捐京钱六千吊、皮袄一百件、棉袄一百件。该革道因劾调回，所有未完事件，经奴才札令该盐政□办完竣。正在拟请奖叙间，接准

户部咨开，该部议奏直隶天津地方捐输，应仿照晋省捐数办理等因，移咨前来。伏查直隶天津收捐既经部议照晋省收捐数目办理，军营在津劝捐之项，自应一体遵照，当将全案札交该盐政就近体查情形，或令各捐生补足数目，或应如何变通，妥议详复。旋据该盐政详称，前黄革道来津劝捐，照户部捐铜章程，按例定银数六折，每两交京钱三吊文，皮袄每件作京钱五吊，棉袄每件作京钱三吊合计收捐。若始按铜局章程劝捐，继照晋省捐例令补足钱数请奖，不特无以示信于民，诚恐此后捐输□〔难〕期踊跃。且报捐军饷在先，部议章程在后，而捐生又多外省之人，均系黄革道劝捐，该盐政素不相识，并有已经回籍者，均无从饬令补足。若按其所捐钱数另给议叙，该捐生等均照捐铜新例具呈指捐，又未便竟自更换，此外亦无变通之法。奴才复加酌核，所详自系实在情形，惟有将此次所收之捐，从优奖叙后，下次不得援以为例，以归核实，而资取信。是以札交顺天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仿照铜斤局章程议拟核详去后。兹据该道详复，所捐钱文均经该粮台陆续验收，作正动用。其皮袄各衣，亦经呈解大营分赏兵丁在案。其各官生等所捐钱文及皮棉衣合钱，按照铜局章程捐例六折后，以京钱三吊文作银一两核计，均属相符。并据详称捐□内天津县王德清、广平府同知宋嵩庆、府经历刘恩第，在津帮办劝捐出力，所捐钱数与例亦均相符，详请奏奖前来。除移咨户部查核外，理合分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叙，出自皇上天恩。再，据盐政文谦呈称，该员受恩深重，且前在淮关监督任内，短收关税银两未能完缴，正切悚惶，此次捐输不敢仰邀议叙。又举人刘骏通捐京钱一千吊，因该举人曾在津郡另捐军饷，现经札饬该粮台迳移天津盐政并案核奖。及零星捐输钱文衣袄不敷请奖，并随时奖给功牌顶戴各员，名单内均未开列，合并声明。谨奏。

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计开

盐运司衔署天津道清河道钱炘和，倡捐京钱二千四百吊、棉袄一百件，拟请照盐运司衔加二级，给与该员祖父母、父母、本身妻室二品封典。知州衔署天津县怀安县知县王德清，倡捐京钱二千吊，续捐京钱一千六百吊，拟请赏给直隶州双月选用。应升知府广平府同知宋

嵩庆，倡捐京钱三千吊，续捐京钱一千三百吊。该员系海运案内以应升知府升用人员，拟请赏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补用。已捐分发尽先补用府经历刘恩第，倡捐京钱二千吊，棉袄一千件，续捐京钱一千七百吊，又捐京钱二百九十吊，拟请赏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即选。现任河南汝阳县县丞金廷珪，捐京钱五千三百九十吊，拟请赏以通判，不论双单月即选，并捐免离任。候选知府张汝霖，捐京钱一万二千吊，拟请赏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选用，并由道员加三级，为其祖父母、父母请二品封典，并将本身应得封典，贻封曾祖父母。候选主簿朱承祖，捐京钱一千一百十八吊，拟请赏以府经历，不论双单月选用。候补千总陈泰亨，捐京钱一千八十吊，拟请赏以千总尽先补用。六品顶翎从九品衔尹聘三，捐京钱五百四吊，拟请赏以未入流，不论双单月选用，仍留六品顶翎。从九品衔陈元善，捐京钱二百七十七吊二百文，拟请赏以从九品，双月选用。卫千总衔王起祥捐京钱二百七十吊，天津县贡生安万成捐京钱七百二十吊，天津县俊秀王鸿藻捐京钱九百十五吊，均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从九品衔杜永昆，捐京钱五百一吊，拟请赏给卫千总衔。天津县俊秀姜廷桢，捐京钱七百三十三吊，拟请赏给州同衔。浙江仁和县候选复设训导邵燮元，捐京钱一万六百四十一吊，拟请赏以知县，分发山西补用。河工尽先县丞高维翰，捐京钱四千一百吊，拟请赏以知县，双月选用。直隶候补州吏目陈兆麟，捐京钱一千九百二十一吊，拟请赏给府经历，仍留直隶补用。江苏无锡县俊秀稽文堉，捐京钱二千六百六十七吊，拟请赏给府经历，分发直隶补用。浙江海宁州廪贡生吴元禧，捐京钱九百二十四吊，拟请赏以复设训导，不论双单月分发试用。浙江钱塘县候选训导汪寅庆，捐京钱八百六十七吊，拟请赏以训导，分缺先用。分发试用从九品刘础，捐京钱二百四十吊，拟请赏以指省分发浙江补用。浙江钱塘县俊秀杨堃，捐京钱七百五十吊，拟请赏给把总，留于杭协城守营候补。江苏清河县俊秀成邦典，捐京钱一千二百八十二吊，拟请赏给未入流，分发直隶补用。江苏清河县监生萧桂孙，捐京钱五百四十吊，拟请赏给布政司经历衔。福建同安县附生邱圭、林资奇各捐京钱二百六十吊，晋江县俊秀蔡德照、同安县俊秀陈永福、陈永禄、陈冠军各捐京钱四百五十四吊，天津县俊秀戴廷杰捐京钱四百五十吊，均

拟请赏给贡生。前云南邱北县训导陈世春，捐京钱三百二十四吊，拟请赏准其起病，免其坐补原缺。从九品衔顾锦桢捐京钱四百十一吊，拟请赏给盐大使衔。直隶同知直隶州用候补知县耿日棠，捐京钱五百八十吊，拟请为其父母请封，并将本身应得五品封典贻封祖父母。长芦候补盐经历龚泽，捐京钱二千吊，拟请赏给归于盐大使班内补用。山西临汾县监生赵长龄，捐京钱九百七十二吊，拟请赏给州同职衔，并为其父母请六品封典，并将本身应得封典贻封兄嫂。宝坻县俊秀霍长河，捐京钱一百九十四吊四百文，拟请赏给武监生。广东澄海县俊秀郑德禄，捐京钱一百四十四吊，拟请赏给未入流衔。浙江仁和县附生蒋宝善捐京钱一百六十二吊，福建南安县俊秀傅赞绪、龙溪县俊秀魏渊涵、陈安邦，同安县俊秀黄绍新、邱炎年，广东澄海县俊秀邹国治、林圣道、林炳墉、杜强、陈永裕、姚雁宾、姚庆荣、刘绳武、刘廷玉，嘉应州俊秀陈玉麟、陈建业，揭扬县俊秀杜裕隆，山东蓬莱县俊秀吴檀孚，临清州俊秀张孚富，山西临汾县俊秀景式烜、景式锋、景禧兆，直隶隆平县俊秀郭有融，天津县俊秀顾体政、戴廷骥、杜永祥、杜景熙、石景山、金大锦、戴淳、姜士铨，各捐京钱一百九十四吊四百文，俊秀王寿曾捐京钱二百吊，均拟赏给监生。福建龙溪县俊秀魏忠和、蔡珍、陈兆英，晋江县俊秀陈勋□，浙江钱塘县俊秀管邦楹，广东澄海县俊秀陈林泉、山东惠民县俊秀焦和垣，山西介休县俊秀房如庭、常金策、廉保基、温惠儒、姚文美、田望卿、茹锦、罗光前、梁从五、李肇庆，汾阳县俊秀文光裕、□有德、李炳昌、任毓槐、刘忠、郭士显、张泰玉、侯有昭、文光升、赵养纯，灵石县俊秀杨芳春、梁长庚、王允升、温如忠、张廷槐、宋如兴、刘秉彝，直隶武清县俊秀胡济川，天津县俊秀周景佣、吴宗兴、王鸿仪、戴廷选、戴廷治、杜景辉、张世昌、王文宗、石作瑄、刘德兴、薛大任、董同文、武裕文，宁河县俊秀李廷楫、李万升，任邱县俊秀刘恩第，定州俊秀任呈祥、任永祥，以上五十三名，各捐京钱一百四十四吊，均拟请赏给从九品衔。现任直隶山海关通判乌林泰，捐京钱八千二百五十吊，拟请赏加知州衔并戴蓝翎。正黄旗蒙古监生玉淳、慧淳，各捐京钱一千吊，拟请赏给笔帖式。附生王长恩，捐京钱八百吊，拟请作为贡生，赏以复设训导双月选用。天津县守御所千总任淳，捐棉袄三百

件，合京钱九百吊，拟请赏给都司衔。现任东安县主簿熊琦，捐皮袄一百二十四件，合京钱六百二十吊，拟请赏给州判，双月在任候选。山东蓬莱县增生刘士纶，捐皮袄四十四件，合京钱二百二十吊，拟请赏给贡生。六品顶翎已捐知县莫元赓，浙江山阴县人，寄籍顺天昌平州，捐棉袄六百三十件，合京钱一千八百九十吊，拟请赏给同知衔，仍留蓝翎。天津县俊秀李永成、庞国栋、韩干，各捐棉袄一百九十一件，各合京钱五百七十三吊，均拟请赏给营千总衔。前任固安县复设训导荆洵诒，捐棉袄二百八十七件，合京钱八百六十一吊，拟请赏以复设训导分缺先用。天津县武监生冯占魁，捐棉袄二百四十件，合京钱七百二十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运司书吏董镈，捐棉袄一百二十件，合京钱三百六十吊，拟请赏给府经历衔。浙江山阴县俊秀唐思铉，捐皮袄四百九十一件，合京钱二千四百五十五吊，拟请赏给未入流，指捐典史，分发山西，免其试用，分缺先用。直隶候补知县黄曾，捐皮袄二百六十六件，合京钱一千三百三十吊，拟请赏加知州衔。山东惠民县监生焦时灼，捐皮袄二百二十件，合京钱一千一百吊，拟请赏给未入流，指省分发直隶补用。候选县丞郑文藻，捐皮袄一百二十件，合京钱六百吊，拟请赏给分发山东补用。河工候补通判项本廉，捐皮袄二百十件，合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加盐提举衔。厢黄旗满洲监生元善，捐棉袄二百十件，合京钱六百三十吊，拟请赏给笔帖式。候选巡检俞宋淳，捐棉袄二百二十件，合京钱六百六十吊，拟请赏给分发山东补用。从九品衔俞思庆，捐棉袄一百五十件，合京钱四百五十吊，拟请赏给营千总衔。监生刘毓树，捐棉袄二百五十件，合京钱七百五十吊，拟请赏给守御所千总衔。广东嘉应州监生黄奎烈，捐棉袄三百六十三件，合京钱一千八十九吊，拟请赏给未入流，分发直隶补用。浙江归安县俊秀朱津，捐棉袄四百二十八件，合京钱一千二百八十四吊，拟请赏给从九品，分发北河补用。浙江归安县俊秀朱鸿，捐棉袄二百十六件，合京钱六百四十八吊，拟请赏给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选用。直隶博野县俊秀张志元，天津县俊秀杜东庭、尉廷杰，天津县武童孙振夺，湖北蕲水县俊秀蔡榞，各捐棉袄六十五件，合京钱一百九十五吊；山东胶州俊秀宋振绪、直隶青县俊秀陈世勋、河间县俊秀郝冠□、浙江山阴县俊秀唐应夔，各捐皮袄四十

件，合京钱二百吊，均拟请赏给监生。山东海丰县俊秀张淳、云南昆明县俊秀佘国玺、广东嘉应州俊秀黄寿昌，各捐棉袄四十八件，各合京钱一百四十四吊，天津县俊秀梁绅、曹国榦、金庆澜、金庆淮、□佐尧，各捐棉衣五十件，山东惠民县俊秀焦肇域，捐皮袄三十件，各合京钱一百五十吊，均拟请赏给从九品衔。知州用候补知县于恒吉，捐棉衣二百件，合京钱六百吊，拟请给予其父母五品封典，并将本身应得封典贻封祖父母。武清县俊秀赵昌寿、天津县俊秀杜兆本、万全县俊秀闫师汤、湖南善化县俊秀王振镗、浙江仁和县俊秀邵寯元、山西榆次县俊秀张定基，各捐棉袄四十八件，各合京钱一百四十四吊，枣强县俊秀王宝庆、天津运司书吏王绮、邹恩洞，各捐棉衣五十件，各合京钱一百五十吊，均拟请赏给从九品衔。

《僧王奏折》，第7册

再，据前定州知州刘衡禀报，该员奉委前往正定府属会同地方官劝捐，据附生齐大鲲等报捐钱文皮袄，禀请核奖等因，当经札交顺天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核详去后。兹据该道详复，所捐大毛长皮袄，每件估价京钱十吊，大皮袄每件估价京钱八吊，白布每匹长五十尺估价京钱三吊，均经分赏各营。所捐布匹成做口袋应用，所捐钱文亦由粮台验收，作正动用。以京钱三吊二百文作银一两，按照捐例八折，核与请奖职衔均属相符。又据详称，候选知县张应炜报捐钱文、皮袄、米面、豆石，除皮袄、米面、豆石业经分赏各营，钱文由粮台验收作正动用外，所收皮衣每件估价京钱五吊，其余米面、豆石，按照东光县报价连钱文合计，与例亦属相符各等情，详请核奖前来。谨附片具奏，可否照请奖叙之处，出自天恩。谨奏。

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计开

直隶获鹿县附生齐大鲲、灵寿县附生罗鸣和各捐京钱三百六十九吊，灵寿县增广生薄协成捐京钱三百八吊，平山县俊秀孙希贤捐京钱六百五十一吊，均拟请赏给贡生。直隶完县武生郝天祥捐京钱五百三十八吊，拟请赏给营千总衔。直隶平山县俊秀单梦龙捐京钱一千五十吊，拟请赏给布政司经历衔。直隶行唐县俊秀杨维钰、杨价、王永泰、杨玉忠，元氏县俊秀智福春、杨庆昌、宋德贞、刘彦、宋德芳，

获鹿县俊秀李双成、刘益昌、刘永生、刘际元、刘际清、车金成、周建学、舒峻、赵泮成、高凤云、任文典、孙燕异、聂进全、曹保初、王廷元、赵菁桂、白龄梅、史章焕，灵寿县俊秀周永祉、赵瑛、祁近仁、杨全、何士绅、赵璀、武信成、武迎春、张永宽，晋州俊秀张飞鸿，无极县俊秀杨步辰、杨步云、傅文岚、刘英贤，平山县俊秀单萝彪、任国政、任清栋，藁城县俊秀韩正魁、蔡步堂、李遇清，阜平县俊秀卢生、高文星、李玉堂，井陉县俊秀郜浑然、高得才、王兆瑞、王诰、高宗舜，正定县俊秀丁起龙、丁起麟、何凤书、王纯、翟清芳、史成章、史建中、朱延硕、曹汝弼、赵永寿、陆修义、刘庆长、侯伯芝、王慎言、马荣魁、燕自函、韩德盛、韩德功、赵明伦、李汝续，曲阳县俊秀张庆云、赵桢，定州俊秀平玉堂，福建永春州俊秀王观光，山西崞县俊秀李世清各捐京钱二百八十二吊，均拟请赏给监生。直隶行唐县俊秀郭飞熊、刘应选、张兰、郑霞、刘国勋，平山县俊秀李楫，获鹿县俊秀张断功、张清泰、雷震物、杜召棠、杜振家、张弼华、张永俊、王起家、李近仁、王立清、冯春华、王玫、刘配义、马思让、吴文光、李增寿、白云魁、王汝平、崔家笏、徐贵明、吴彦成、张继增、张集成、黄公福、张安福，灵寿县俊秀路理、路琳、周永祥、王廷献、朱炽、王永庆、赵璞、张昌盛、董登云、周大中、杨田玉，阜平县俊秀徐进、李天桓、卢元吉，井陉县俊秀杜源、张天赐，正定县俊秀李世昌、唐枝森、朱延成、朱延保、梁钟琛、陶进忠、闫峻德、王纲治，藁城县俊秀张纪元，元氏县俊秀李清华，完县俊秀周德，曲阳县俊秀张琳、张鹏九、郭肯堂，彭相清、荀成章、田庭梅，定州俊秀许洁、王立新、侯静、杨际春，山西灵石县俊秀范承基、宋士泰、张兴泰，太谷县俊秀牛兴全、白维朴、赵宗伟，汾阳县俊秀王子智，河南南阳县俊秀唐万成，湖北枣阳县俊秀史会先，各捐京钱二百五吊，获鹿县已满吏目王明哲捐京钱一百二十八吊，均拟请赏给从九品衔。浙江山阴县俊秀冯俊捐皮袄二十一件，合京钱二百十吊，拟请赏给从九品衔。从九品衔张光锷捐皮袄一百三十件，合京钱一千三百吊，拟请赏给主簿，双月选用。直隶平山县俊秀孙昶捐皮袄八十件，合京钱八百吊，拟请赏给府经历衔。湖北枣阳县廪生平建章捐皮袄三十件，合京钱三百吊，拟请赏给贡生。直隶候补未入流蔡

鸿昌捐皮袄一百一十件，合京钱一千一百吊，拟请赏以未入流分缺先即补。北河候补主簿唐成棣捐大皮袄三百五十件，合京钱二千八百吊，拟请赏给州同，双月选用。定州俊秀李裕捐布三百十匹，合京钱九百三十吊，拟请赏给未入流，不论双单月选用。候选知县张应炜捐皮袄六百件，合京钱三千吊，又捐京钱五千八百十六吊二百文，又捐小米一百石，合京钱一千六十七吊二百文，黑豆一百石，合京钱六百三十八吊，白面五千斤，合京钱二百五十吊，共捐京钱一万七百七十一吊四百文，拟请赏以不论双单月选用知县，加捐分发指省河南，捐免保举，加知州衔，加二级。

《僧王奏折》，第7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僧○○○等奏，焚毁西连镇贼巢，逆贼益形穷促一折。览此次进攻情形，尚为得手。西面贼营止存一座，想不日即可扫荡，我兵全占河西地面，以全力并注河东，办理较易为力。林逆现将东面枪炮移置河西，则东连镇贼巢愈形空虚，我兵若能分路齐攻，使该逆彼此不能相顾，尤为妥善。各营官兵站墙巡濠，固为以逸待劳；当此事机顺利、人心鼓舞之时，亟应饬令迭战环攻，速行进击，不可专恃投诚人等之力。该大臣等务即督饬带兵各员，乘胜进剿，克日殄除，以副朕望。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7册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僧○○○、西凌阿奏，焚毁贼巢，连获胜仗一折。连镇贼匪被剿穷促，时思窜逸，本月初十等日叠向协领奎星保、侍郎伊勒东阿营墙扑扰，均被官兵击退，杀毙长发老贼多名。二十二日，僧○○○派令各营兵勇分路进攻，其韩家湾贼垒先被攻破，我兵抢入木城，痛加剿洗，即将贼垒焚毁。西连镇逆匪拼死抵拒，我兵奋勇向前，斩擒无算，夺获枪炮刀矛多件，即将周围更楼席棚焚烧净尽，复焚毙贼匪无数。二十四日，该逆叠向瑞昌营盘奔扑，各营开放枪炮环攻，贼始败退，毙贼不计其数，并生擒贼匪多名。二十六日，僧○○○等复派令兵勇分两路进攻，直抵西连镇贼垒，蜂拥而进，抛掷喷筒火弹，贼巢登时火起，我军枪箭齐施，刀矛

并举，贼匪纷纷倒地，其退后者复被焚烧，贼尸枕借，不可胜数，生擒贼匪十余名，当将贼营三座全行焚毁。逆贼于河东西分布营垒，借相策应，西连镇贼营既经焚毁，其东连镇等处贼势益形穷促。僧○○○等务当无分昼夜，悉力攻剿，以期迅速蒇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委护军参领布勒库，著赏还顶戴，并开复革职留任处分；盛京佐领委协领易广吉、防御委佐领德贵，均著赏戴蓝翎；六品顶翎勇目施绍恒，著赏给守备衔；勇目刘正发、周隆亭、王有明、林思谟，均著赏给六品顶翎。阵亡之护军参领松林，著交部照例议恤。钦此。

《僧王奏折》，第7册

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参奏事。窃奴才接准兵部咨开，咸丰四年十月三十日奉上谕："张殿元奏据实检举一折。该署提督所带防兵，理应随时按册稽查，乃因奉调赴防，始据查出先后逃走多名，实属咎有应得。张殿元著交部议处，该管员弁约束不严，仅予摘顶不足示惩，著僧○○○查明据实参奏，并著该署提督将逃兵咨拿，从严惩办。钦此。"正在查办间，复准兵部咨，议奏该署提督张殿元处分原奏内声叙，"该管员弁约束不严，均难辞咎，应令该大臣将每员名下脱逃兵丁若干名数，分晰查参，以凭办理，奉旨'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前来。查现值军兴之时，纪律自应倍加严肃，以挽颓习，而免效尤，理合查明失查逃兵员弁衔名及逃散数目，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请旨交部分别议处，以示惩儆。谨奏。

咸丰五年三月十七日戌刻在山东茌平县属冯官屯大营拜发。

二十一日卯刻奉到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署直隶提督张殿元呈称，先后据直隶、山西带兵官参将保衡等呈报逃兵数目。

计开

带兵官直隶提标署城守营都司李省躬呈报共带兵二百五十名内，提标中营把总胡瑞、外委孙明堂、提标右营外委马兵陈广通带兵一百名内，报逃散兵十七名。署提标前营把总外委徐钊、李洲带兵五十名内，报逃散兵二名。带兵官直隶提标巩华成、都司庆禄呈报共带兵三百五十名内，河屯协千总傅严、把总郭玉凤、外委温显治带兵二百名内，报逃散兵一百三十名。三屯营把总李天禄带兵五十名内，报逃散

兵三十二名。带兵官直隶正定镇标署右营游击推升江南提标后营游击阿拉吉善呈报共带兵一百名内，署把总世袭云骑尉张成翰带兵一百名内，报逃散兵六名。带兵官直隶正定镇标署赵州营守备世袭云骑尉曹建业呈报共带兵二百名内，署把总世袭云骑尉王从龙带兵二百名内，报逃兵五十八名。带兵官直隶宣化镇标蔚州路都司富隆阿呈报共带兵二百名内，署千总赵廷彦、把总冯化功、外委王春、东城营目兵陈占元共带兵二百名内，分报逃散兵二十七名。管带直隶宣化镇官兵赤峰营都司东成、督标世袭云骑尉贾方城呈报共带兵二百名内，外委冯必陞、刘元分报逃散兵三十六名；其管带张家、独石二协属逃散兵三十六名，并无千总外委等官管带，合并声明。带兵官直隶通永镇标署山海路游击推升四川提标右营游击张履泰呈报共带兵二百名内，千总李芳栋、外委邸金广、把总李庆华分报管带兵二百名，逃散兵十二名。统领山西官兵前护太原镇总兵印务汾州营参将保衡呈报统带官兵一千名内，带兵官山西大同镇标应州营守备怀他布呈报共管带官兵三百五十名内，外委石中璧、白喻分管兵丁三百五十名内，逃散兵七十六名。带兵官山西太原镇标署都司之助马路守备王光寿呈报共带兵一百五十名内，外委柴遇润、宁若武分管兵丁一百五十名内，逃散兵四十六名。带兵官山西大同镇标天成营都司鄂勒哲依巴图呈报共带兵三百零三名内，千总贺官、署把总武举郭耀龙、外委郭三元分管兵丁三百零三名内，报逃散兵九十八名。

《僧王奏折》，第5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博托拉克泰亲王僧○○○，咸丰五年三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河南防堵吃紧，谕令僧○○○会同崇恩选派山东官兵三四千名，前往河南交英桂调遣，谅已遵旨办理。本日据英桂奏称，该大臣前派马队一千五百名，于荆、襄一带地势不甚相宜，请截留改拨等语。此项官兵已据僧○○○奏派副都统常亮等带赴信阳防次，业经起程，即可毋庸折回改拨；其续调山东兵勇共二千名，务即挑选精壮步队，飞催前进，毋稍迟误。冯官屯贼匪为数无多，我兵围剿月余，尚未殄灭，实深焦急。本日据奏水攻之法，尚须赶造水车，用人力掣灌，不免又稽时日，总须着力攻剿，勿徒恃水攻，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僧○○○，并谕德勒克色

楞、西凌阿、崇恩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5册

奴才僧○、德勒克色楞、西凌阿跪奏：为近日围剿逆匪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窃惟此股窜匪占据冯官屯以来，奴才等督饬兵勇极力进攻，无如该逆潜伏巢穴，并力死拒，百计引诱，坚匿不出。我军逼近，时有伤折，总未得手。奴才等万不得已，奏明开挖引河，用水浸灌。乃该逆所占之处，地势较高，初时殊不惊惧，依前死守。奴才等当将围墙培厚加高，水势抬起，用水车、水机、水戽尽力浇灌，昼夜不息，十数日以来，围墙以内高处水深二三尺，低洼之处已有水至四五尺不等，渐渐逼上其巢。现在该逆潜伏之处，俱已有水三二尺，谷麦虽尚充足，半被水浸。三月二十日以后，该逆见水势日长，始露惊慌，连次乘夜窥伺，由水底拖栅向南北炮台奔扑，均经兵勇随时击退。三月三十、四月初一等日，大股出巢。初三日一夜向北面炮台连扑五次，经奴才西凌阿亲督兵勇痛击，败退而回。初四日夜二更时候，西南风起，经绵洵、经文岱督饬官兵顺风将火毬装入炮内向贼巢轰打，恰中贼踞破房，将该逆火药燃着，登时火起，破房数间及坍塌房屋木料并轧米碾盘全行焚毁。我军趁火光照亮，向内击打，直至次日寅刻，火始熄止。是日投出难民，据供火烧炮击伤毙贼匪数十名，烧毁火药、器械、米谷无算。此近日围剿逆匪之实在情形也。惟是刻间水势已经成围，逆匪料难溃脱。但李开方〔芳〕之狡悍迥异常贼，断不肯束手待毙，势必另生诡谋，以冀幸逃。并据投出两湖人供称，该逆现造木牌长梯，意欲舍死奔扑。是以奴才等节次申谕各营悉力严防，不准稍涉大意，总期聚而歼旃，不令一名漏网。再等长水尺余，即须悬釜而炊。其时自必情急狠斗，我兵勇趁时奋击，可望一鼓荡平。惟是干旱之际，虽极力制水浸灌，随灌随消，每日仅长水二寸余，以致稍缓时日。奴才等万分焦灼，现已向东昌府调拨小船数只，一俟到齐，即选择会水兵勇合力进攻，痛加殄洗。总之逆匪为数无多，旷日相持，奴才已难辞咎，一有可趁机会，即当奋力歼剿，以赎愆尤，断不敢稍有迁延，致蹈重戾。理合将近日军营情形恭折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五年四月初九日亥刻在冯官屯军营拜发。

十三日申刻发回，奉朱批：览奏俱悉。该逆窜踞冯官屯已两月有余，何以屡次进攻，并未歼除，徒有损折？现虽长围已合，水灌亦未得手。僧○○○总统诸军，丑兹穷寇，迁延日久，朕实为汝愧愤。务期乘机迅图克复，不准一名漏网，以免南贼觊觎，固北方之藩篱，洵为至要。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再，奴才接准兵部来文，准侍卫处咨称，二等侍卫阿拉锦于本年二月初九日由军营到京。据该员呈称，前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经参赞大臣僧○○○保升头等侍卫。兹查本处并未接到参赞大臣保升阿拉锦咨文，侍卫处无凭查办，咨行兵部转咨，查明咨复前来。查上年正月初九、初十等日，逆匪由独流、静海向南、西窜逸，奴才亲督官兵，追剿获胜，因二等侍卫阿拉锦打仗奋勇，当经拟保头等侍卫。彼时奴才因甫临战阵，且贼匪窜踞束城，正在筹画攻剿之际，诸事未免匆迫，误将侍卫阿拉锦记为景和，单内误开为二等侍卫景和请赏头等侍卫，于上年正月二十五日奏蒙恩准在案。兹准兵部咨查前来，奴才始知错误，谨附片奏明，请旨更正，并请将奴才僧○○○交部议处。至侍卫景和系三等侍卫，并非二等侍卫。上年正月初九、初十等日追剿时，该侍卫派在后队，尚未到营立功，是以并未列保，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奉朱批：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再，据直隶完县知县贺祥麟禀称：该县二等武举王瀚在前钦差大臣胜保营捐输银三百两，请赏给卫守备虚衔等因。当经扎饬直隶粮台天津道张起鹓查明前项报捐银两何日兑收，捐数是否合例，一并详复，以凭核办去后。兹据该道详称：遵查完县武举王瀚捐输银三百两，系上年十月十九日据完县批解来营，该道粮台兑收，作正开销。兹奉前因，查现行常例内载由监生、武生捐卫守备衔，银六百两，并无武举捐卫守备衔专条，亦无武举捐职应扣原资银若干两明文。惟筹饷例载：由武生捐卫千总银六百零三两，未经拣选武举捐银三百四十二两，是未拣选武举应抵银二百六十一两。今武举王瀚报捐银三百两请给卫守备衔，按监生、武生报捐守备衔银六百两之数，扣除武举原

资银两并减二成计算，应捐银二百七十一两二钱。现据捐银三百两，实属有盈无绌，详请查核奏奖前来。除移咨户部查核外，谨附片具奏。可否照请奖叙，出自皇上天恩。谨奏。

奉朱批：著照所请，户部知道。钦此。

计开

直隶完县二等武举王瀚前捐银三百两，拟请赏给卫守备衔。

《僧王奏折》，第5册

再，奴才自去年正月间由王家口亲督马队追剿逆匪以来，贼迹经过处所，蹂躏一空，且因粮饷支绌，是以遴派廉明之员，设法筹劝，以济兵食。所幸百姓深明大义，如束城、阜城、东光等处，无不踊跃捐输，将于口分支绌节次筹款之时，兵丁更赖以接济。除所捐银钱、军械、火药、皮衣等项为数较多者，饬交粮台照例核议，奏请鼓励在案。其捐输草豆绅民人等，均由奴才面加旌奖并酌量赏与顶戴，系随时分给各营兵丁稍资津贴，应仰恳天恩将此项免其造册报部核销。至派办捐输各员，奴才择其尤为出力者，可否酌保数员，出自皇上恩施。谨附片奏闻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奴才僧○、德勒克色楞、西凌阿跪奏：为冯官屯军务告蔵，首逆就擒，余匪悉被歼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照逆匪窜踞冯官屯，坚匿死守，奴才筹用水攻各情形，业经随时奏报在案。连日风势大作，未免消水，当饬极力浸灌。围堤以内高处有水三四尺，低洼之处有水深五六尺。据投出之人供称，贼窖之内亦有水三四尺不等。贼匪倍形惊慌，而坚匿如前。四月初十日，调到小船数只。十一日，奴才先令续行投出之人向内招呼，解散胁从；并用箭缚扎手谕，予限三日，投诚免罪。复因巨逆李开方〔芳〕罪大恶极，恐其技穷自尽，致逃显戮，是以奴才假意爱其才干，遵谕一并投诚。乃该逆迁延观望，并未即出。十二日以前，陆续投出两湖等处人蔡连修等二百二十人，奴才逐一查看，尚系真心来归，自应仰体圣主好生之德，宽其一线，当即收录，在围堤以内安扎水营，攻贼赎罪。奴才预料李开方〔芳〕必然借此另生诡谋，当与奴才德勒克色楞、奴才西凌阿等详细审度，

严密防范。该逆果于十三日巳刻，遣令伙匪一百四十余名，夹混茌平、高唐难民数十名，一拥齐出，纷纷凫水叫喊投降，并有李开方〔芳〕心腹伪先锋指挥黄大汉即黄近文一同投出。奴才揆度形壮〔状〕，实系诈降，仍佯为信实，将投出之人全数渡引出墙。除茌平、高唐之人严看外，其余一百四十余名全数诛戮。筹计李开方〔芳〕见诈降之人均经渡出重濠，必以为堕其术中，贼垒堤防或懈，奴才遂密传号令，于未刻齐队攻打。讵该逆防守照常，我军仅止逼近该逆所筑土埝，烧毁贼窟窝铺数处，引燃火药，枪炮连环轰打，烟火弥漫，逆匪仍能抵拒。除击毙之外，仅擒获活贼十名，仍未能捣穴擒渠，令人倍增愤懑。十四、十五等日，兵勇奋攻，大炮轰击，该逆万分穷蹙，仍敢求乞让其一路，逃往南省，再不北犯等语。虽该逆狂悖令人发指，然已露摇尾乞怜之态，可望生擒。当即一面呵斥不准，一面督令兵勇极力围攻。该逆万分难支，于十六日辰刻，带领所存余孽，始行投出就擒。除将该逆李开方〔芳〕及曾受南逆洪秀全所封伪职之黄懿端、谢金生，并李开方〔芳〕亲随李添佑、谭有桂、韦名传、曹得相、刘志滁等八名，拟即派委贝子德勒克色楞、已革侍郎培成、天津道张起鹓，将逆囚等槛解赴京，送交奉命大将军办理外；其余逆匪一百余名，悉数正法，以彰国宪。其由连镇被擒免死收录，至冯官屯复经投入贼巢之伪土将军刘子明一犯同时被获，该犯情罪尤重，当即凌迟处死。奴才当即督饬各营兵勇，前往逆窟之内严密穷搜，全数净绝，并无一名漏网，并将二月二十九日失去五百斤炮位起获。所有冯官屯军务告蒇日期，理合恭折驰奏，仰纾圣廑。

再，此股窜孽既经荡平，奴才现统各营官兵内，除受伤患病必须遣回休养之外，尚可挑选精锐，并投诚义勇亦可挑选强壮奋勉之人，奴才拟即督带赴南协剿。惟江南、皖、楚近日何省待兵尤殷，奴才不能深悉，亦未敢专擅，伏乞皇上训示遵行。其应行遣撤之兵，奴才拟即先行饬令起程。其挑选余剩投诚义勇，亦即酌给川资，给予免罪手照，分别遣发回籍，各安生业，以节虚费，而示体恤。所有在事出力人员，除微末之弁仍由奴才分别移咨奖擢外，其余文武各员可否准奴才等量请天恩奖叙之处，伏候训示遵行。谨奏。

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在冯官屯军营拜发。

二十日巳刻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博托拉克泰亲王僧○○○，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僧○○○等奏冯官屯军务告蒇，首逆就擒一折，览奏欣慰，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并出力各员准其酌保矣。此股逆匪穷促之余，犹思负隅久踞，经该大臣等戮力同心，剿除净尽，并将首逆李开方〔芳〕槛送京师。现在北路肃清，僧○○○即请督兵南下，具见忠勇之诚。惟该大臣督兵剿贼已历年余，辛劳倍著，朕嘉尚之余，实深眷念，僧○○○著驰驿来京陛见，以慰廑怀。所有各营官兵及投诚义勇，自应分别留撤。惟现在兵勇究有若干，该大臣所挑精锐兵勇及应行裁撤各数目，著详细查明，迅速复奏。西凌阿仍著统带各营，酌留兵勇，暂行驻扎冯官屯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僧○○○，并谕西凌阿、崇恩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5册

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僧○○○、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奏，冯官屯军务告蒇，首逆就擒，余匪尽歼一折，览奏欣慰。此股逆匪由高唐窜踞冯官屯，经僧○○○等叠次歼剿，引水围困，连日用炮轰倒贼巢房屋。该逆计无所施，于十三日巳刻，遣伙匪百余名混入难民内拥出，凫水投降，并有逆首李开方〔芳〕心腹伪先锋黄大汉一同投出。我军将逆众全行渡出，除茌平、高唐难民外，将贼匪一百四十余名尽数伏诛。我军遂逼近土埝，烧毁贼窟数处，擒获贼匪十名，十四、十五等日，兵勇奋攻，用大炮轰击，该逆万分穷促，我军奋勇向前，枪炮齐施，轰毙贼匪无数，生擒逆首李开方〔芳〕及授有伪职之黄懿端、谢金生并李天佑、谭有淮、韦名传、曹得相、刘志滁等八名，余逆百余名尽行正法。其前次投入贼巢之伪土将军刘子明一犯，同时擒获，凌迟处死。穷搜余匪并无一名漏网，实足以伸国法而快人心。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自授为参赞大臣后，督师剿贼均合机宜，忠勇之诚深堪嘉尚，前次歼灭连镇贼匪，即迅速移兵围剿高唐，迨匪窜踞冯官屯坚匿不出，复多方设法，将逆党首要各犯，悉数歼擒，北路一律肃清，厥功甚伟。前经赏给亲王，著加恩世袭罔替，

并赏坐肩舆。伊兄二品顶戴台吉琅布林沁，著赏给辅国公。伊弟四等台吉崇格林沁，著赏给二品顶戴，并赏戴花翎。贝子德勒克色楞，前在胜保军营未能迅速奏功，本有应得之咎，从宽免议，以观后效。自随同僧○○○帮办军务后，极知奋勉，克成厥功，著赏给贝勒衔，并赏戴三眼花翎。察哈尔都统世袭轻车都尉西凌阿，帮办军务，迭著战功，著赏给三等男爵。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并著僧○○○等查明保奏，候朕施恩。现在冯官屯逆贼全数荡平，著僧○○○挑选精锐官兵分起南下；该大臣即驰驿来京陛见，以慰廑怀。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僧○○○奏，绅民捐输津贴，请免报销等语。束城、阜城、东光等县绅民捐输草豆，分给各营兵丁，洵属踊跃急公，此项银两免其造册报销。至派办捐输各员，著僧○○○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钦此。

《僧王奏折》，第5册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参赞大臣科尔沁博托拉克泰亲王僧○○○，咸丰五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昨僧○○○奏，各营官兵及投诚义勇分别撤留等语，已谕知该大臣将兵勇数目及应挑应撤各数，详细具奏矣。因思投诚义勇一项，人非一省，良莠难齐，其中真心悔罪奋勉立功者，固不乏人，而势促求生仍怀反侧者，亦复不少。该大臣驾驭有方，自不至别有他患；以后管带之人，即恐宽猛两难，易滋流弊。况此项义勇南省人居多，倘带往南省而有刘子明之类混杂其中，尤为可虑。现在该大臣如何挑选？其挑选之后是否分隶各营？抑仍令自为一队？应如何约束以慑其气，诚信以结其心？即着该大臣于回京之先，预向管带各员，密授操纵机宜，方为妥善。或即分隶营伍，使散而易制，将来即令充补各营缺额，亦属安插之一法，并著该大臣妥为筹办。至挑剩之勇，昨据声称，酌给川资，给与免罪手照，遣发回籍。其是否呈缴军械，未经叙及。倘该勇等原籍尚为贼踞，或回籍后并无生业可谋，又恐流而为匪。加以结队同行，或持有免罪执照，沿途骚扰，亦不可不防。兼恐该勇等在北路军营日久，一旦投入贼营，或熟悉道路，或泄露虚实，尤属可虑。该大臣务于解散之中，熟筹钤制之法，万不可稍存大意，致贻后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

《僧王奏折》，第5册

奴才僧○、奴才西凌阿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四月二十日接到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现在冯官屯逆匪全数荡平，著僧○○○挑选精锐官兵分起南下，该大臣即驰驿来京陛见，以慰廑怀等因。钦此。"钦遵。伏查冯官屯军营兵勇，除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官兵、凉庄官兵共一千三百余员名，均经遣撤；现存京旗、吉林、黑龙江、绿营官兵六千余名，投诚义勇三千余名。奴才于上次拜折后，饬知各统带将受伤、患病、老、弱官兵详加查验，拟即遣撤归伍；余存官兵均交奴才西凌阿统带，暂在冯官屯听候谕旨。并将投诚义勇内直隶、山西、山东、河南之民三百二十四名，先行给与免罪执照，赏给川资，遣发回籍，各安生业。其两湖等处义勇，查有籍隶湖南之候选知府刘衡、籍隶湖北之宣化镇游击徐廷楷二员历练可靠，当经扎委该员等管带，即日起程前赴湖北，交督臣杨霈军营调遣。奴才僧○○○定于二十二日带同副都统锦洵、干清门侍卫绷阔赴京跪聆圣训，并将随营之巴图侍卫等一并随带回京。至副都统那敷德、托云保、魁福，总兵经文岱，均年逾六旬，应请旨即会该副都统等各回本任，以示体恤。再，随营各处粮台内，直隶粮台拟即裁撤，暂留顺天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会同山东粮台兖州府知府叶全书办理支应，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丑刻在冯官屯军营拜发。

二十五日午刻发回，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逆匪窜踞冯官屯，掘地潜伏，拼死抵拒，拜军难于近逼，攻剿殊为棘手。是以筹画水攻，挑挖引河，自东昌府至贼垒计程一百二十余里，地势高下，程途较遥，奉委勘度及督办各员均能竭尽心力，赶紧办理，不特竣工迅速，兼能力求撙节，毫无遗误。兹借水势浸灌，军务及时告蒇，实属著有成效。自应将奉委督办挑挖引河尤为出力应请奖叙各员，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鼓励，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计开

翼长候补内阁侍读学士步军统领员外郎瑞禧、翼长巡捕营副将史荣椿、布政使衔天津道张起鹓，以上三员拟请赏给从优议叙。即补步军统领员外郎德克津泰，拟请赏戴花翎。直隶通永道觉罗海瑛，拟请赏加按察使衔。候选知府刘衡，拟请赏戴花翎。兵部员外郎李祜，拟请赏准开缺，以知府不论双单月，不入班次，遇缺即选。候选知府刑部员外郎张琛，拟请赏准开缺，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直隶候补知县陆慎言，拟请赏准免补本班，以知州即补。直隶候补知州曹大绶、山东上河通判娄鼎、茌平县知县方传植，以上三员均拟请赏戴蓝翎。候选通判沈康保、候选通判徐本璇，以上二员前在连镇军营委办濠墙出力，此次复委挑挖引河，始终奋勉，均拟请赏准免选本班，以同知不论双单月选用。沈康保系前任沧州知州沈如潮之子，当逆匪窜至沧州时，该员之父及亲丁眷属，全家殉节，实堪悯恻，拟请逾格恩施，赏戴花翎。庄浪满营佐领候补游击德克登额，拟请赏以免补游击，仍留甘肃以参将尽先补用，先换顶戴。凉州满营正黄旗满洲防御庆瑞，拟请赏以佐领，尽先补用，先换顶戴。凉州满营笔帖式荣喜，拟请赏以骁骑校尽先补用，先换顶戴。黑龙江佐领委参领达桑阿、吉林骁骑校委参领萨隆阿，以上二名拟请赏戴兰翎。直隶宣化镇中军游击徐廷楷，拟请赏以参将补用。直隶候补游击张秉铎，拟请赏以游击，仍留直隶，不论题选缺出尽先即补。京营都司李鸿宝，拟请赏给游击补用，先换顶戴。京营守备保升都司龙汝元，拟请赏以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先换顶戴。京营千总明诚，拟请赏给守备，遇缺即补，先换顶戴。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奴才因在营办理劝捐各员著有微劳，拟请奖叙，业经附片奏蒙圣鉴在案。兹将尤为出力各员，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予奖出自天恩。谨奏。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计开

兵部员外郎恩承，拟请赏以六部郎中，遇缺即补。侍卫处主事即补员外郎苏博通额，拟请赏戴蓝翎。笔帖式阿克达春，拟请赏以六部

主事，遇缺即补，先换顶戴，并赏戴蓝翎。候选笔帖式明彝，拟请赏以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选用。山东曹州中营千总武殿元，拟请赏以守备，尽先升用。巡捕营把总陈珍，拟请赏以千总，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冯官屯大功告蒇，各营文武历次进攻，昼夜防守，著有微劳，拟请恩奖，业经奏蒙恩准在案。谨将尤为出力各员，分缮满、汉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叙，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计开

干清门头等侍卫绷阔、护军参领舒保，以上二名拟请赏给副都统衔。升署福建汀州镇标中营游击萨尔善，拟请赏以参将尽先升用。京营候补千总伊灵阿，拟请免补千总，赏以守备尽先升补，先换顶戴。直隶提标千总李永，拟请赏加守备衔。署务关路参将游击范维清、宣化镇张家口协膳房堡守备文镕、尽先守备左营千总马丕基、通永镇张湾营把总吉尔哈奔、巡捕营六品军功候补外委杨文浩、高德顺，以上六员均拟请赏戴蓝翎。通永镇右营尽先经制外委王永太，拟请赏戴蓝翎，以把总升用。理藩院员外郎扎克丹，该员巡查濠墙，并办理投诚新勇一切事宜，均臻妥协，拟请赏戴花翎。都司衔勇目施绍恒、守备衔勇目周隆亭，以上二名均拟请赏换花翎。勇目陶洪顺、许锡九，均拟请赏戴蓝翎。

《僧王奏折》，第8册

再，革职侍郎培成、已革布政使张柒〔集〕馨，获咎后在营当差，深知愧奋，此次奉委办理引河，实属殚心竭力。兹已军务告蒇，允宜吁恳天恩，惟均系曾任二品大员，奴才未敢专擅，可否量予恩施，伏候训示遵行。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前据已革广西左江道张祥晋呈称，因现用水攻，挑挖引河，自东昌府至冯官屯所挑引河，情愿独立捐办等情，奴才当即准如所请，并饬直隶粮台天津道张起鹓遵照办理去后。兹据该道详称："遵查革员张祥晋捐挑引河工程，自东昌府三孔桥起至冯官屯石桥止，共

一百二十三里二分，计长二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宽一丈八尺至七尺，底宽八尺至五尺，深六尺至三尺不等，所需土方工价、夫役饭食等项，共计用过京钱五万二千五百五十二千零，系该革员独力捐办。查常例内载，革职道员捐复原官，正项银八千两，按照新章八成，核银六千四百万，每两折交京钱三千二百文，应交钱二万零四百八十千。今该革员所捐河工钱文，核之例载捐复钱数，加至倍半尚有盈余。且该革道奉扎帮办河工事宜，昼夜在工，不辞劳瘁，襄办一切，俱臻妥善，得以克期蒇事，尚属著有微劳。可否奏请开复原官，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

再，三月初四日挑河工竣，放水以后，续添零星工作，以及修筑濠墙坝埝、雇夫戽水等项，所需工料不在原估捐办之内，应由山东粮台核实造报，合并声明”等因，详请核奏前来。除移咨户部查核外，理合附片具奏，可否照请奖叙，出自皇上天恩。

再，该革员张祥晋，现留于奴才军营，审理案件，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逆首李开方〔芳〕之亲随李添佑等五名，前拟一并解京，恭折具奏在案。内刘志滏一犯因病未能起解，业经在营正法，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奉朱批：览。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奴才自王家口追剿逆匪，在束城、阜城、连镇等处扎营，屡次挑挖环濠，修筑炮台，每处周围均三四十里不等，分段修理。又堵合水口一切工程，及购买物料，责成各营承修办理，在顺天粮台于捐输项下，支领过银五千七百零二两四钱九分二厘，支领过制钱九万七千二百十七串二百七十三文。又奴才随时奖赏打仗出力及隆冬守墙兵勇银两、粥糜等项，动用该粮台银一万二千四百十二两八钱七分。兹据办理顺天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详请查核前来。复查奴才前因各项工程，若照寻常雇夫挑筑兴修，所费甚巨，际此帑项支绌之时，不得不撙节办理，当令各营兵勇与人夫一并工作。而雇夫等项所需经费，皆系各该营核实支领，所需夫价物料及赏犒各款，均系奴才谕饬遵行，

并无浮骨。军务各有权宜，实难构定成法，委系节省办理，应请免其造册报销。理合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阜城县廪贡生加捐训导刘砚田、武强县俊秀刘清溪，在营自备资斧，医治受伤兵勇，痊愈千余人，拟请从优鼓励。可否将阜城县廪贡生加捐训导刘砚田以训导遇缺即补，武强县俊秀刘清溪以县丞造用之处，出自皇上天恩。谨附片具奏请旨。

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前自王庆坨扎营起，历经阜城、连镇，至冯官屯军务完竣以来，凡附近大营地方，遇有土匪滋事案件，如暗为逆匪探道，接济逆匪硝磺、马匹，并假充兵勇，扰害村庄，偷盗营马，伙砍坟树，以及兵勇命盗拐骗等案，当时派员讯明犯供，详细面禀，由奴才酌核，情节较重，即行就地正法者，共计一百零二名。因值军务吃紧之时，未便谨照寻常例案科断，俱系从严惩办，以靖地方。应请无庸咨部，合并声明。谨附片奏闻。

奉朱批：知道了。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再，据办理随营粮台通永道觉罗海瑛详称，直隶武邑县武童苏鹤年等报捐钱文等情，当经该粮台将所捐钱文，照数点收，作正动用。按照捐例八折后以京钱三千二百文作银一两，核与例定银数，均属有盈无绌，与例相符，详请奏奖前来。理合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可否照请奖叙，出自皇上天恩。谨奏请旨。

奉朱批：均著照所请行。钦此。

计开

直隶武邑县武童苏鹤年捐京钱二百八十二吊，拟请赏给武监生。直隶正定府获鹿县俊秀刘士壮捐京钱一千三百一十吊，拟请赏给作为监生，捐守御所千总职衔。

《僧王奏折》，第8册

奴才僧○、奴才西凌阿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四月二十

一日丑刻，接奉咸丰五年四月十九日寄谕一道，奴才跪读之下，仰见圣虑深远，至备至周，奴才曷胜钦服。惟是此股逆匪，由豫晋北入直境，前在独流众至三四万，妖氛甚为炽盛。自王家口被追至束城、阜城、连镇等处，被围被剿，殄除无算，逆焰始见消退。内中被胁余匪，早经胆寒，欲图投出者甚多。因在河南、山西、直隶见统兵大臣告示，长发之人无论擒降，一概诛戮，是以不敢投出，固结愈坚，匪势愈大，得以长驰北犯，实系当时既不能剿，又不能散胁从之所致。自准投诚赎罪以来，经奴才等晓以大义，收录为用，该勇等皆系圣朝赤子，岂无天良，且知圣恩高厚，准予免罪，无不感激奋兴，愿效死力，打仗阵亡者极多，身受重伤者不知凡几，其为真心悔罪，奋勉图效，即此可见。只须遵循圣训，约束以慑其气，诚信以结其心，则不特无虑反侧，兼可驱使为用。现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近省之勇，先行遣撤回籍，随带一切军械，全行撤留，不准携带。其两湖、江南、安徽之人，离家较远，概不准其告遣，即系恐其迢迢长途另滋事端。现在拨调赴楚该勇等，行至相近家乡之处，难免逃回家乡，然尚不至仍投贼营。现在南省之贼，蔓延宽广，流毒数省，人数太众，奴才愚昧之见，若不抚剿兼施，深恐兵力未逮。粤匪首先创逆，罪不容诛，断难宽贷。且此时各处窜扰，粤匪无多，自当无论擒降，概行歼斩，以彰国宪，而申天讨。其余两湖及各省之匪，人数过多，似宜剿抚兼施，军务方有就绪。是以前次斩戮广西等处贼犯，皆系派令投诚楚勇行刑，即系欲使其感德畏威之意。可否密饬各省统带大员，体察情形，分别办理之处，伏候圣裁。谨奏。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丑刻，在冯官屯军营拜发。

原折留。

《僧王奏折》，第8册

再，奴才现派湖北人六品蓝翎勇目詹起伦等八名于到楚后，暗探贼营一切情形，并可宣布皇仁，使两湖被胁之众，咸知圣恩高厚，或可及早解散。已饬派委解送义勇之候选知府刘衡、游击徐廷楷将该勇目等所探情形，详细禀报。谨附片奏闻。谨奏。

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奏为河神效灵，请建祠宇，以答灵贶，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逆匪，前由阜城窜踞连镇，骑河蚁聚，我军剿办殊为棘手。迨经奴才挑挖长濠，即藉水力成围，正值夏秋水势奔腾涨旺之时，所筑套堤工新土软，每遇水涨，处处堪虞。去年六月间运河隄决，全河水势陡入围堤，以致围堤决口，彼时水势若溃泛而出，则一番经营，几成画饼。奴才当于危险之际，默祷河神呵护，俟军务告蒇，吁请圣主天恩，在连镇河干兴建祠宇，以答神庥，立见狂澜壁立，得以抢筑堤埝。嗣后屡遇水势涨发，皆化险为平，借成大功。现在高唐余匪窜踞冯官屯，后藉水力蒇事。仰见圣主洪福，天心厌乱，百神默助，灵爽昭然。奴才寅感之余，倍深欣忭。合无仰恳饬下直隶督臣委员前往连镇南面河堤决口之处，敬谨勘修河神庙宇，由礼部照例奏请封号，并请颁赐御书匾额之处，伏候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丑刻在茌平县属冯官屯大营礼发。

朱批：另有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僧○○○奏河神效灵，请建祠宇，以答灵贶一折。上年贼匪窜踞连镇，并由高唐州窜扰冯官屯，经僧○○○修筑套堤，并引河水围攻，均赖河神默佑，得以蒇事，朕心实深寅感。著桂良派员，于连镇河堤勘定地方，兴建河神庙宇。落成之日，奏请颁给御书匾额；其应得封号著礼部敬拟具奏，以答神庥。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僧○○○奏，请将在营办理劝捐出力各员奖励等语。兵部员外郎恩承，著以六部郎中遇缺即补；侍卫处主事即补员外郎苏博通额，著赏戴蓝翎；笔帖式阿克达春，著以六部主事遇缺即补，先换顶戴，并赏戴蓝翎；候选笔帖式铭彝，著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选用；山东千总武殿元，著以守备尽先升用；京营把总陈珍，著以千总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请将捐办挑河工

程之革员开复等语，已革广西左江道张祥晋，著开复道员原官，归部选用。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革奉上谕：僧○等奏，革员当差愧奋，并委办引河得力等语。已革布政使张集馨，著加恩赏给五品顶戴。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请将督办挑挖引河出力人员奖励等语。该员等办理挑河，浸灌贼垒，军务得以及时蒇功，自应酌予奖励，以昭激劝。候补内阁侍读学士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瑞禧、巡捕营副将史荣椿、布政使衔直隶天津道张起鹓，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即补员外郎德克津泰，著赏戴花翎。通永道觉罗海瑛，著赏加按察使衔。候选知府刘衡，著赏戴花翎。兵部员外郎李祜，著开缺，以知府不论双单月不入班次，遇缺即选。刑部员外郎张琛，著开缺，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直隶候补知县陆慎言，著免补本班，以知州即补。候补知州曹大绶、山东通判娄升、茌平县知县方传稙，均著赏戴蓝翎。候补通判沈康保、徐大璿，均著免选本班，以同知不论双单月选用，沈康保并着赏戴花翎。甘肃候补游击德克登额，著免补游击，仍留甘肃以参将尽先补用，先换顶戴。凉州防御庆瑞，著以佐领尽先补用，先换顶戴。笔帖式荣喜，著以骁骑校尽先补用，先换顶戴。黑龙江委参领达乘阿、吉林委参领萨隆阿，均著赏戴蓝翎。直隶游击徐廷楷，著以参将补用。候补游击张秉铎，著以游击仍留直隶，不论题选缺出尽先即补。京营都司李鸿宝，著以游击补用，守备保升都司龙海元，著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均著先换顶戴。千总明诚，著以守备遇缺即补，先换顶戴。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僧○○○等奏，冯官屯剿贼尤为出力各员恳请奖叙等语。干清门头等侍卫绷阔、护军参领舒保，均著赏给副都统衔。升署福建汀州镇标游击萨尔善，著以参将尽先升用。京营候补千总伊灵阿，著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升补，先换顶戴。直隶千总李永，著赏加守备衔。直隶游击范维清，守备文镕，千

总马丕基，把总吉尔哈奔，京营候补外委杨文浩、高得顺，均著赏戴蓝翎。直隶外委王永泰，著以把总升用，并赏戴蓝翎。理藩院员外郎扎克丹，著赏戴花翎。都司衔施绍恒、守备衔周隆亭，均著赏换花翎。勇目陶洪顺、许锡九，均着赏戴蓝翎。另片奏请鼓励随营投效人员等语，阜城县廪贡生加捐训导刘砚田，著以训导遇缺即补。武强县俊秀刘清溪，著以县丞选用。该部知道。钦此。

《僧王奏折》，第8册

奏为请旨事。窃奴才前在军营时，有盛京领催乌林保等六名，或打仗出力，或开炮有准，当经奴才随时酌量奖励，尚未入奏，理合开列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恩准，伏候训示遵行。谨奏。

盛京头起厢蓝旗满洲委官领催乌林保、盛京二起厢蓝旗满洲领催德春，以上二名均请赏给骁骑校。内火器营厢蓝旗满洲委鸟枪兰翎长□□□保，外火器营厢白旗满洲蓝翎长永恰布、贵成，以上三名均请赏给护军校。勇目尹可兴，请赏戴蓝翎。

《僧王奏折》，第8册

郭克兴：平粤篇摘录《平定粤匪方略》、《东华录》。

咸丰四年甲寅。

正月初三日癸卯，上谕内阁曰："御前二等侍卫穆腾阿、干清门二等侍卫图库尔，著即驰赴军营，交僧格林沁差遣委用。"

时官军克独流，粤匪由静海西窜，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初六日驰至王家口，初九日匪西窜，督马队追剿获胜。十四日，匪踞聚河间之束城村。二十七日，进攻至距束城三里许。

二月初九日，挖濠困匪。匪由小礼文向东南窜献县，官兵至富庄驿设伏。十五日，进攻阜城堆村、连村、林家场获胜，贼入阜城县。

三月乙丑，上以攻剿直隶早城县贼匪获胜，赏二等侍卫达崇阿、穆腾阿头等侍卫，千总王堃蓝翎，复佐领锡龄阿职。（《东华录》）

四月初一至初三日，阜城贼匪出扑，击毙甚多。初九日，克阜城，贼匪南窜连镇。僧格林沁偕帮办军务西凌阿至东光渡河，在河东扎营，帮办军务托明阿在河西扎营。

九月初四日，官军分路进剿，直至连镇贼濠。十三日，进抵贼垒木城。

十月十九日，僧格林沁派参领穆腾额带兵数名，于夜间由大王村沿路施放喷筒火弹，伪向桂龄围墙奔扑，开放枪炮，作为迎敌之势，发逆误为高唐援贼已到，全数出巢，官兵环击，伤毙无算。

十二月二十六日，官军分两路进攻。三十日，匪众退出皂户陈庄。

咸丰五年乙卯。

正月初一日，西凌阿等将西连镇贼巢全数剿平。

二十一日乙酉，僧格林沁、西凌阿奏："正月十九日寅刻，臣西凌阿、瑞麟、经文岱、伊勒东阿、珠勒亨、达崇阿，督率马步官兵，在北面进攻；庆祺、绵洵、侍卫穆腾阿、营总巴扬阿，在南面督带马步队官兵并义勇攻打；并令瑞昌、玉明、双成、萨炳阿，带兵在河西扼截，克复连镇，生擒逆首，全股贼匪扫数歼除。"奏入，谕曰："此股逆匪自上年窜踞东西连镇，并占踞附近村庄，节经僧格林沁等督率各营将弁，痛加剿洗。自攻克西连镇后，该逆蚁聚东连镇，死守巢穴，僧格林沁等令投诚义勇分扎西连镇及皂户陈庄，并将大炮运进，隔河轰击。逆首林凤祥薙去长发，意欲乘隙溃围逃窜，贼势万分穷蹙。十九日寅刻，西凌阿、瑞麟、经文岱、伊勒东阿、珠勒亨、达崇阿督率马步队官兵在北面进攻，庆祺、绵洵、穆腾阿、巴扬阿在南面攻打，瑞昌、玉明、双成、萨炳阿带兵在河西扼截。将士兵勇无不踊跃用命，先将贼巢木城焚毁，火光烛天，毙贼无数。林凤祥身受重伤，伙匪却退。我军攻破木城，兵刃相接，贼巢内屋宇墙垣被火烧塌，压毙及投河死者不计其数，奔逃余匪歼除殆尽，夺获大小炮位十余尊，枪、刀、旗帜五百余件。林凤祥于地洞内淤泥中潜藏，被我军搜获，并将伪总制、伪检点、伪将军等一并生擒，实足以快人心而伸天讨。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经朕授为参赞大臣，督兵剿贼，迭著勋劳，此次攻克连镇，生擒首逆，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著加恩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伊子干清门二等侍卫布彦讷谟祜，著在御前行走。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襄赞军务，克奏厥功，著赏给伊精阿巴图鲁名号，并赏轻车都尉世职。赍送捷报之御前侍卫穆腾阿、奏蒙古事侍卫都兴阿，均著赏加副都统衔。现在畿辅地方一律肃清，著僧格林沁等即移得胜之师，前往高唐督办军务，迅速克复州城，尽歼丑类，以副

朕望。”

二十九日，僧格林沁督兵诱贼出巢，收复高唐州，余匪窜冯官屯。

三月十四、十五日，官军进攻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等，北路一律肃清。僧格林沁等奉旨回京，举行凯撤典礼。

《黑水郭氏家乘卷四扬芬录初集》，《瑞亭将军言行录》，页1，第一《武功》

吴璋传附吴灿传 吴璋，字晋廷，清苑人。有力，能挽强。道光初，由行伍补白羊峪把总，迁前营守备。……寻迁北塘游击。……咸丰三年，粤贼北犯，随总督讷尔经额赴河南防御。师抵柳园口，贼数万谋夜渡，璋兵分两队伏左右，约闻炮乃起。贼以十舟先济，甫登岸，炮发伏起，斩获数千，毁贼船六，生擒四十人，贼乃西窜。时钦差大臣胜保尾贼后，意贼必由此北渡，至是西窜，知有劲兵截击，因询璋战状，大服，即奏调同赴怀庆进剿。璋击贼西南炮台，破之。有违节度者，掌其颊二百。众曰：“营无此刑也。”璋曰：“军法，重者杀，次杖，次贯耳。行兵胜负靡常，杖重不能行，倘逢不测，是罪不死而置死地也。”众皆感泣。八月，贼窜西北，入平阳城。璋尾之，门未及闭。北窜直隶，璋踵至滹沱。贼结筏下流将济，璋觅舟不得，择善水者泅渡，系绳于岸，众沿绳以涉，追至天津之得胜口。四年，贼回窜，璋击之念祖桥，斩千余。贼出舒城〔束城〕而南，璋驰军误出贼前，夜半狂风迷所向。贼从后突至，璋分所部为十队，以八队掩火御敌，自率二队往来荡决。贼将退矣，比晓，知我兵少，乃合围，幸救至，得不败。贼据阜城，璋乘其未定击之，单骑驰而入，当者辄靡，身受矛伤二。大军继之，连破四营，杀贼七千。江南贼援至，势后炽。璋奉旨充前敌先锋官，随胜保分兵截剿。抵临清州南三十里，贼众我寡，璋命俟贼过，击其尾。将战，令曰：“不俘不馘，杀贼以左耳为验；拾衣械者杀；面伤者受上赏。”贼遂败走，破临清。分党营清水集，璋潜师，待半过，夜击之，追至丰，歼焉。以殄灭全股闻，擢副将。寻击李开芳于连镇〔高唐〕，伤右股；明日复战，伤左股。时武弁皆帕首，璋以为怯，每战不去冠。胜保以为言，璋曰：“不敢畏死，坏朝廷制度。”五年，胜保获罪，璋隶忠亲王僧格林沁军。未几改隶钦差大臣西隆阿。璋前与用事者不能协，至是，因事陷

璋。璋曰："死仇不若死寇，吾宁效命疆场，以马革裹尸耳。"每战必先，连克西河、常宁、平定市、兴隆集、历山镇，师德安府。时降贼将复叛，璋廉得其情，密上当事，当事笑置之。未几降者果反，与贼合，围璋于府城之西，历十八日，粮尽援绝，死伤过半。璋夜率卒衔枚至贼濠布阵，伪为救援之师者，贼不敢出。军还，用事者斩其勇将万宝来，军益孤。六年，请归伍。同治七年卒。其时同县有吴灿者，亦以勇著。

吴灿，字玉祥，魁奇多力，善骑射。幼以任侠雄于乡，由行伍擢千总。道光中引见，试箭全中，命复射又中。赐蓝翎，以守备用，迁天津中营游击。咸丰二〔三〕年，发贼北窜，随钦差大臣胜保尾至怀庆府，战一日夜，贼炮破其冠，断执旗兵手，灿不为动，挥军进战，大败之，加副将衔，赐花翎。战阜城，受炮伤，裹创而进，破贼营四座，奉旨赐齐车布巴图鲁。蹑至冠县攻城，炮中股，创甚，授广东惠州协副将。伤甫愈，而贼窜高唐，灿跃出战，创裂血出死。事闻，予骑都尉世职，祭葬如例。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9，页18－20，《名将传》二

吴建勋传　吴建勋，原名国镇，字甸侯，号子靖，清苑人，副将璋之子也。……璋提师转战直、豫、鲁、晋、鄂及大江南北，建勋朝夕侍左右，历四年之久，身经百战，每战辄以身护翼之。其战阜城，破贼屯四，手刃十七贼。冯官屯之役，首先陷贼阵，夺炮台以归。督师僧格林沁、胜保屡疏荐其才勇，皆坚辞不受，曰："吾以事吾亲耳，受一阶之赏，则此身当许国，不能侍亲侧矣。"璋隶西隆阿军，与用事者龃龉，告归里。建勋侍其父家居，口不谈兵事，惟以娱亲为乐。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7，页33，《高士传》一

詹嗣贤：时晴斋主人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公（张集馨）五十四岁。

正月，途次[1]奉旨调补河南按察使，旋赴汴省任，奉旨："巡抚陆应穀现在出省防剿，如有要事，准自行具奏。"时粤逆北犯，豫省戒严，公委候补县蒯贺孙等设厂铸炮，并添募乡勇，广备糗粮，以资防

[1] 时张集馨自北京赴湖北按察使任。

守。二月，奉旨补授直隶布政使。时开州、长垣告急，公由豫带兵进驻兰仪庙工地方，扼河而守；又添募乡勇三千名，亲加训练，皆成劲旅。三月，命督办直隶军务。五月，丁兼祧考秋岑公忧，呈请开缺，奉旨："著毋庸开缺，俟防堵事竣，再行回籍治丧。"贼扑陈桥渡口，公亲督副都统德顺等迎击，获贼船二只，生擒伪军师莫应扬等七十五名。钦差大臣胜公保，因贼窜津沽，调公会剿。总督桂公良复用八百里檄文调公回省，因星夜带兵进省。甫抵保定，又札调往津。桂、胜素有隙，遂迁怒于公，参以不听调度，滥用帑金，奉旨革职遣戍。时公已抵胜营，连战皆捷，奏入，恩准留营。桂复挨查公军次提用库款数目，各州县俱具结禀报，并未滥支。

四年甲寅，公五十五岁。

公在营屡当前敌，随胜帅克复山东临清州城，恩免发遣。

五年乙卯，公五十六岁。

四月，随钦差大臣僧亲王克复冯官屯，北路肃清，奉旨赏给五品顶戴。

此年谱为楷书手卷，不分页

第二编　苏北和皖北

一、太平军北伐前的情况

（一）苏北

黄钧宰：灾民[1]　自丰北决口，外河厅员减色；而浦上市肆，伎馆歌场，扰攘如故。……及予就道，自邳宿而西，河北灾民携筐背釜，襁负南行者，络绎不绝。丰工集夫万计，日给薄资，寒霜夜零，饥骸昼殒，公局施席，至九千八百余张；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腻，明日怒鱼腥，别有肺肠，念之可为危惧也。仲实[2]有句云："朔风卷地起飞蓬，狂雨连天送去鸿，河北流民三十万，人人都在此声中。"

《金壶七墨·浪墨》，卷8，页23

黄钧宰：孝丐　曩客彭城，行于城北之衢，见一丐，齿方壮，负一老妪，年六十余，乞食于市。观其衣，褴褛缀结，不掩肢体，朔风凛冽，股栗不能胜。……问其姓，曰：王，不知其名，沛邑人，子死

---

[1] 此篇约写于咸丰二年（1852年）。

[2] 仲实，姓鲁，清河人，鲁一同的子侄行，是黄钧宰的朋友。

妻去，有田三亩，去年河决丰沛间，家被淹没而丐也。

《金壶七墨·豚墨》，卷1，页5－6

李嘉端：请妥筹抚恤饥民以弭内患折附片　奏为山东、江苏接界处所饥民困苦情形，亟应妥筹抚恤，以弭内患，仰祈圣鉴事。窃臣二月十七日由京师起程赴皖[1]，于山东境内即见有饥民沿途乞食，鸠形鹄面，嗷嗷待哺。及二十八九等日，行抵山东、江苏交界处所，饥民十百为群，率皆老幼妇女，绕路啼号，不可胜数。或鹑衣百结，面无人色，或裸体无衣，伏地垂毙，其路旁倒毙死尸，类多断胔残骸，目不忍睹。臣思此地向因丰工河决，下流涨溢，故多流民；今黄河已合龙，何以饿殍情形较前更甚，且止有老幼妇女，罕见壮丁？又倒毙之尸何以率多残缺？种种可疑，询之居民，佥称河决以来已将三载，其始流民虽无积蓄，尚可支持；至去冬正当极困之时，荷蒙天恩赈恤，得以全活。现值青黄不接，虽合龙之后田庐皆已涸出，而有恒产者，苦乏籽种牛具，终无生理；无业者更不待言。壮丁离乡求食，类多散走四方。其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是以残缺等语。臣听睹之余，不胜悲骇。小民流离失所，至于以人食人，实为非常饥馑。现在江南逆匪猖狂，安徽北境捻匪四起，设饥民中之壮丁前往纠结，害有不可胜言者。况防堵以沿河南北为至要，而该饥民等正居其地，万一北窜，更为心腹大患。虽地当驿路，惟系两省边界，各大吏现办军务，俱有鞭长莫及之虑。臣既有见闻，不敢不据实入告。惟有仰恳皇上速沛德音，随处散赈，派廉干地方官，就近会同公正绅耆，实心经理，俾垂死流民得庆再生，壮者不致远出为匪，庶几内患可以潜弭，而民命无虞夭枉矣。所有臣目睹饥民情形，并请亟筹抚恤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三月初二日，徐州途次具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

咸丰三年三月初五日奉上谕：朕闻山东、江苏接壤地方，饥民沿途乞食，十百为群，多系老幼妇女，绕路啼号，不可胜数，实堪悯恻。上年因南河决口，山东、江苏被灾处所，叠经降旨截漕赈济，安

[1] 李嘉端奉巡抚安徽之命，专程赴任。

辑穷黎。本年二月，复谕令杨以增、杨文定派委贤员，分投履勘，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办理。现在丰工合龙，田庐虽已涸复，而无业穷民仍如此流离颠沛，即筹办团练或可收集壮丁，而老弱妇女终无生理，若不急筹抚字，为民父母，何以为怀！著杨以增、李僖即行设法，妥为赈恤；并派大员督率州县，会同公正绅耆，实心经理，以苏民困，而靖地方。钦此。

《皖抚疏稿》，第1本，页13－17

罗惇衍：请掩骼埋胔片咸丰三年四月初四日　再，臣闻掩骼埋胔，古称善政。南河经两载合龙，百姓废耒，遂相率变为饿殍，死者山积。现闻江苏之清河、宿迁、邳州，山东之滕县、鱼台、嘉祥等处，尸骸遍野，递相枕借，车马所过，惨目伤心。窃以景象如斯，实为凄楚。地方官应督同绅士耆老，广置义冢，速为葬埋，庶有合于古漏泽园之遗意。夫以文王身处西陲，而泽及枯骨，天下遂以归心，古今传为盛事。况圣天子抚临中外，无远弗届，而可使泽未下究乎？可否请旨饬下东南两河总督率属即择义地，妥为殓埋；而流离转徙未填于沟壑者，复量为资送，俾归复业，亦推广仁恩之一道也。是否可行，尚祈皇上采择。臣谨奏。

《罗文恪公遗集·奏疏》，卷上，页29

（咸丰三年二月）贼锋锐甚，将由运河北窜。高邮知州魏源遍檄州郡，张告示称朝廷派大员提兵南下，已驻某地，刻日必至。羽书络绎于途，贼骇不敢发。

《江都县续志》，卷6，页1，《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表》

咸丰三年春二月，粤贼林凤翔等率众陷扬州，高邮戒严。

粤贼洪秀全既陷金陵，与杨秀清计，遣伪丞相林凤翔、罗大纲等，率众东下，二十日陷仪征，二十三日遂陷扬州。时溃兵逃勇沿途掳掠，州城德泰、德生、谦益三典同日闭歇，居民大恐。先是正月二十八日，已据举人戴煦与弟文生煦等禀请团练，设总局于三元宫；及扬郡失守，知州魏源即札谕煦等督率铺局，昼夜巡防，严缉流匪。二月二十五日巳刻，拿获强抢侉匪四十余名，检其身有暗系红巾者，有私藏赃物者，源奉制军格杀勿论之令，尽杀之。

是时，闻风迁徙者甚众，城内居民不满千数，文生董桂馨、赵泽

生等条陈事宜，首请发仓廪以赈贫穷，民心稍安。

《再续高邮州志》，卷2，页50，《军政志·兵防》

姚承舆：魏刺史高邮事记 魏默深刺史，名源，甲辰进士，湖南人，来访，赠《圣武记》、《海国图志》各一部。嗣屡往还，知其学问深，识见短，虽谈经济，而世故人情似欠谙练。然刺史任高邮时，贼破金陵，继袭维扬，高邮、邵伯等处势甚危殆，几有朝不及夕之势。而刺史出示安民；募雇壮勇，日日习练，到处巡缉；遇有土匪劫夺者，立即枭示；逃兵溃勇尽行驱逐，一有犯法之事，亦即重惩；官兵过境，有犯强奸掳掠等事，即拿正法，带兵官讨情，亦无一允者；因之地方清肃，高邮无恙，宝应、邵伯亦各安堵，皆刺史一人之力。苟守土官皆如是，贼能东窜西劫，如入无人之境乎？孰意刺史因整顿地方，而获罪于统兵大员，借驿传事革职❶。后卒于浙江，可惜也，亦可慨也！

《姚正父文集》，卷7，页21

鲁一同：癸丑二月二十三日与于司马❷书 一昨奉诣执事，适阅勇于安镇局❸，不获一见。翼日见存，又相左也。时势孔棘，非可坐论制敌，故不敢数数烦溷，私心有所欲效愚疑，觊或裨补智勇万一，谨彻于左右：

逆贼东扰，省垣困迫，清淮民庶无故惊扰，自相煽惑，一夕数变，非人情好乱，患生于所不见而动于所猝也。譬如群居密室，乍闻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发星眸，森列左右。非徒民不见贼也，乃至兵不见兵，平日训练，轻如戏剧，符檄一下，面色灰死，未望尘而肝胆迸散，岂有所谓行列部伍，坐作进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师律，贼行数千里，皆出空虚之地，其为溃败，非为不幸。旬日以来，消息百端，日益危逼。然而镇江之师不西，瓜、仪之勇不南，皖

❶ 咸丰三年三月南河总督杨以增奏参高邮知州魏源贻误文报革职。

❷ 于司马，当指于昌进，据《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15《秩官》3，他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四年任南河里河同知。

❸ 据同书卷17页10《仕迹》，于昌进本传："粤贼之踞金陵、陷扬州也，清淮居民昼夜十数惊，人无固志。进昌首议招募练勇，设局日镇安，联络城堡，部分肃然。"

帅变易，拥符离之兵而不进[1]，坐视金陵之危，勇懦一辙，环而相顾，欲侥幸于狂寇之未必至，岂可得耶？清河蕞尔，河垣寄重，地小而冲，民多而散，前无可枕之险，退不能据河以为固。闻声听息，荷担而立。明府吴君[2]，以宽勇之姿，久获士民之誉，重抚此土，下车之日，欢声雷动，人情固少戢矣。

《通甫类稿》，卷2，页20

黄钧宰：徐警 咸丰三年元旦风晦，白日惨淡，冷雨兼旬，历十九日始晴。

同人游云龙山，登戏马台，设饮于黄楼。酒半，忽见军士数十人，自城下陆续西行。询之，则粤贼已抵江宁，若辈皆陆师大营溃散者。同人惊愕回署，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询之，则安庆失守，蒋中丞文庆殉难，渠自芜湖败归者。

于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声恸哭；屠君英伯寄财京口，彻夜欷歔。或望云而泣田园，或对食而忧妻妾。平时讳饰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温犀禹鼎，各见肚肠。所谓观人于迫者，此也。

会予有海、赣之役，文书自省垣缒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别徐州云："轻身作健事长征，入耳惊涛挟怒声，匹马短刀寒月下，满天兵气出彭城。"

《金壶七墨·遯墨》，卷1，页1

黄钧宰：清河 粤贼既破金陵，镇江继之，即渡江陷扬州，游骑于邵埭之南。淮人将迁，贵者叹于室，富者忧于门，贫而强者喜于道，奸谋诡计，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吴公仲仙[3]曰："是不可口舌争也。"戮二人，率数百人疾趋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偏张示谕，备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见之曰："贼从南来，县主方迎往，吾无忧矣。"郡中人闻之曰："吴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贼退，迁者反。向之强而喜者，嗒然释械而归。

《金壶七墨·遯墨》卷1，页6－7

---

[1] 宿州古名符离，时新任安徽巡抚周天爵设行营于此。
[2] 明府吴君，指清河知县吴棠。
[3] 吴棠，字仲宣，此讹为仲仙。

黄钧宰：纪变 积刍粮台，号令严出入，守城以为御贼计也。今之城守官，耀兵扬武，不能使贼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扬州杀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营，闻南中风声甚恶，便道回淮。草木皆兵，气象悲惨，城门禁出甚严。有《二月二十五日纪变》句云："渡江贼众如雪屯，万家夜夺城东门，风声撼空草木斗，雨气上逼星辰昏。儿啼女哭慎勿苦，城门有官方怒汝。道旁蓬首伊何人，节帅之女千金身，朝居华屋艳兰泽，暮投民舍蒙沙尘。阿翁为国惜身力，累尔流离泪沾臆。"

《金壶七墨·遯墨》卷1，页7

黄钧宰：海州 端午后一日，由盐河达海州，及城日将暮矣。远望有黔而长者，裸体负门而立，形状魁梧，目炯炯左右视，如神荼郁垒，伸臂扬掌，势将扑人者然。过客环观，仅及其腹，初甚异之，渐近，乃知匪民被获，官钉其手足于城门也。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绝迹。自严刑惩创数十人，强徒稍敛，道路始通。

《金壶七墨·遯墨》，卷1，页7－8

（二）皖北

李嘉端：现筹整武备抚难民片 再，查安省被贼蹂躏，沿江一带十室九空，前奉恩旨，将钱粮蠲缓，民力稍舒。惟耕作已迟，毫无生业。兼以江北土匪乘机滋扰，现经臣周天爵带勇搜捕，尚未悉就歼除。而粤匪近在江苏，经大兵追剿，穷蹙之余，尤必防其窜越。方今要务，在于整饬武备，招抚难民，二事均需筹款。惟从前司库解存银两，城陷后被掠无存。其各属有无已征未解及库存杂款，因文案全被焚毁，无自〔由〕稽查，已札行署藩司奎绶饬属查详，未据禀复。惟有本省截留漕粮及江西省拨给安徽漕米十余万石，系属现款，而钦差大臣向荣军营需饷，未便刻迟，拟将江南各属漕米暂分一半接济大营，其余即作抚恤难民之用。业经臣刊刻告示，剴切晓谕，逃亡百姓令就招徕；谆饬各地方官妥为抚循，勿致失所；一面劝谕绅民等尽力捐输，仍不得稍有抑勒。至安省额设兵丁，除分防字识外，仅有四千余名，兵力本单，自省城失陷，逃溃甚多，亟须募兵充补，即配齐军装器械，督饬各将弁认真训练，悉成劲旅，庶境内土匪，既可与臣周

天爵协力剿擒，并随时择要驻扎，预防粤匪北窜之路。当此财赋空虚，诸形棘手，臣膺兹重任，惟当悉心经理，断不敢少留余力，以期仰付皇上宵旰之怀。所有臣现在筹办缘由，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日具奏。三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

《皖抚疏稿》，第1本，页35－37

李嘉端：请饬催新任藩司并拣发各员迅速赴皖片 再，臣衙门及藩司衙门一切文卷全行毁失，每办一事，必须与藩司面商，彼此参酌，方无舛误。臣既不能久驻凤阳，而该署司庐凤道奎绶所辖地方，土匪未靖，弹压最为吃紧，更不能远离本任。前蒙天恩简放藩司刘裕铨尚未到任，相应请旨饬催速赴新任，以专责成。又州县佐杂各员，前因委用乏人，经署抚臣周天爵奏蒙恩准拣发在案，各该员至今亦尚未到，应请一并饬部催令迅速赴皖，以资差委。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日具奏。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吏部饬催各员速赴安徽，如有借辞耽延者，著该部查明参奏。

《皖抚疏稿》，第1本，页40－41

李嘉端：遵旨将原调山东兵派催赴援片 再，臣前准户部咨开，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著将现在桐城之山东兵，先令赶赴杨殿邦、杨以增军营，交其管带等因。钦此。”臣遵即飞饬按察司查明此兵现存若干，有无分派驻扎他处，迅速详报；并饬领兵官遵旨星夜由凤阳、天长赴援；后经札催并行布政使一体查照妥办各在案。兹据详称：“遵查驻皖山东莱州营参将嵩瑞，管带本营、登州右营、青州营、寿乐营各兵，寿张营游击冯化青，管带抚左右营、兖镇中右城守三营、登中营、胶州营各兵，又驻扎舒城县即墨、文登、宁福三营之兵，又调赴宿州抚标右营守备施溥所带之兵，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五名，今既奉调，自应遵照办理，一俟该官兵具报起程日期，再行转报”等因。臣查安徽原调山东兵二千名，兹据报明，止有一千三百余名，自系现在实数，除批即令此兵遄行赴援外，理合附片具奏。

又据凤阳府面禀，遵照前署抚臣周天爵札饬，陆续招留山东各营兵一百数十名，当经分派临淮渡口驻扎，及留郡城防守等因。凤阳兵

力过单，此项招留之兵，应请毋庸派往，合并声明，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日具奏。三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

《皖抚疏稿》，第1本，页42－44

周天爵：揭参府县未会衔折❶ 奏为庸劣知县擅放监狱，妄用钤印，任听书吏舞弊，以致盗犯出狱倡乱，恶棍遵示打单，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李嘉端自宿州入首站，沿途查看民情，饬州县立限严拿土匪，并访查道府州县庸能贪廉。臣周天爵三月十四日自垆桥南痛剿土匪，亦于办案之时，即可观府县之臧否，一路所接呈词抢掠焚戮数百案不止，每案指控三四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其余约略捻匪或千余人，或数百人，至少百人亦不等。每案审讯，皆由省中监犯全出，及庐州人民因讹言扰乱，监犯破狱而出者四五十人。合肥知县吴祥麟闻谣破胆，放出者五六十人，迨监犯全出，而土匪愈逞，以致陆逆之案起。乃陆逆遥应粤逆，而四乡之元恶大憝，又合伙监犯，以为陆逆声势，而又狡猾善走。此正月二十七八、二月初旬大乱之情形。比臣至庐州，乃始见官吏昏谬，真希奇罕见者。据捐纳经历李钧指控刑书郭文❷一案控称：正月二十四日突遭近村土恶仗兖县署之郭文纠众千余人，各持刀枪火铳，蜂拥职庄，劈碎仓门，强将职稻三百廿石一罟抢去。臣接阅此件，一面拘拿刑书郭文，一面差随员往验仓门，查验仓房门鼻、门攒捐断，闸板、门扇损坏无存。据村旁双庙内道士及读书阮姓同称，二十三日郭文口称团练乡勇，赴李钧家借粮与乡勇度用，李钧未允。二十四日郭文率领四五十人将李钧存稻抢去一百余石，同至双庙内分散，其余剩下二十石存在庙内。比拘郭文到案，遂有民人何学礼等四十人联名控告，为郭文辩证诬罔，并呈出黄纸议单，盖用县官钤印。内有一条，指名暂借李秋岩家仓稻百石。查秋岩

❶ 此处眉注云："于明白迴奏〔折内〕，抄录进呈"，系李嘉端亲笔。又注云："此周参府县会稿"，非李嘉端亲笔。按《抚皖奏稿》第3本有《遵复奏参府县未经会衔折》，四月二十二日出奏，内称三月二十五日行抵庐州晤周天爵，周交来参庐州知府、合肥知县之会衔折稿。周旋赴颍州，谓此折稿尚有应改之处，而不知其径行出奏。奉旨查问何以未会衔，遂抄录周天爵原交来之折稿，并《合肥团练议单》随折进呈。

❷ 据此稿后之夹单《合肥团练议单》，郭文当为郭文焕。

李钧之字也，用完后再借谢堂仓内存稻百余石，用完后再向孙上珍仓内存米发给，阅之大骇。夫团练之法，莫外于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全在地方官妥为劝谕富户自行捐输，未有由官派定米数张示吓逼者。查郭文系正月二十四日纠抢，而议单呈官，串通盖印，以图吓逼乡愚。该县昏瞶糊涂，不究由来，任听书吏借端勒索，其祸机所伏不小。臣闻广西之打单开诀者，皆由极狡极凶之奸猾，欲抢某村，先开单某某出钱若干，以急救贫民。此单一出，有不依从者，即时抢夺焚杀，名借实抢。庸劣之员，不知究诘，以致遍地皆贼，遍地皆抢，蹂躏至于通省，蔓延祸及天下。此诀最能箝制庸懦，以其先单而打，谓之打单，以此诀可以刁难官长，所以谓之开诀也。然广西亦未闻有州县用印晓谕，借某某谷米若干，令书吏倚官欺压者，宜乎庐之乱民四起也。臣等思越狱之案，通城文武皆干严参，况该县标印议单，指借某人米稻，任听书吏借团练以抢夺，委为不知，实难凭信。相应请旨将合肥县知县吴祥麟革职拿问，交抚臣李嘉端提集全案人证，严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庐州府知府胡元炜，近在同城，失于察觉，咎有应得。惟该府自闻省城失守之后，严缉土匪，督办团练，尚知奋勉，顷复将该县贪劣实迹全行揭出，情有可原，应请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其同城文武官员，俟定案时查明参处。其黄纸钤印议单合并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再，查合肥县绅民，捐输军需，款项累万，该县私自支用，至今一文未解，现委知府胡元炜研讯清查，饬令勒限交款。臣等公同商酌，认真查核，如各州县有捐输军需款项未解者，饬令迅解安徽行营粮台，或拨交安徽团练总局，以备核实动支。再，前奉谕旨，狼山镇总兵王鹏飞著即处斩，臣周天爵密饬山东游击刘玉豹前往，于桐城途次，遇该总兵带兵出省，当即会同署桐城县宣旨正法。至原任藩司李本仁、臬司张熙宇、游击德成、署付将赓音泰，亦遵旨委员拿解来辕，听候查办。其余文武员弁，容俟续查参办，合并附陈。谨奏。

《皖抚疏折》，第4本，页1—7

合肥团练议单[1]　立议约团练人等，今因乱信未平，人心稍变，土匪流贼借此途短抢掳，士庶实难安堵。今我等商议，齐约团练，守望相助，各保身家。所议规条，开列于后：

一议本坊贫苦之家无以资生，务以自家所有先行食用，用完再向约首说明。查本约大户所存米稻，借用按口授食，大口一升，小口半升，约首同本主十日一发，以保其生。不得借此攘夺，希图存留，违者逐出约外。

一议在约之家，每至晚间，各户轮流支更，到柏树柯为齐，分班巡查，一闻有外坊匪扰，或见本坊有匪，随时喊叫，各约齐出，以防不虞；如有怠惰偷安不到者，约首议罚。

一议在约人家，除老幼无力者各在各家，余自十六岁成丁者，一闻有外坊匪徒入境，或抢何家，或短何人，务各踊跃登先，约首领带同往救护；如有不到者，约首议罚。

一议在约之人，不准稍存私见，自家本有余积，不许率掇存留，或在外为匪滋扰，约首拿获，公同商议正法。

一议孙家岗、王家大影、谢家岗、八柯椿、柏树柯五团合为一约，五处各立一总约首，各管各坊；如有约内行为不法者，本约首查出，公同议罚。

一议五处合为一约，所有在各团内防守巡查之人；如有不遵约首调度，以及在于本团内行强扰乱或行为不轨，五处约首公同议以军法。

一议五处合为一约，倘有一团有匪，救护不及，被匪抢掳，五团约首领带各团壮丁协力追拿；如有一约不到，以及畏缩不前者，公同议处。

一议孙家岗、八柯椿、柏树柯、王家大影、谢家岗五团，合为一约，东至董家埠，阎家岗、十里井、夹塘，南至邹家松柯、沈鲍家岗，西至胡家大影、三十岗、新店子，北至林家店子、茶庵西，周围数十里，均皆连约，各坊约首会齐同议，守望相助，一闻外坊有匪入

[1] 此议单写在无格白纸上，系抄件，六折夹在《皖抚疏稿》第4本《补附揭参府县未会衔折稿》之后。原无标题，这里的题目是编者拟加的。

境，本坊匪徒抢劫近坊，约首领带民勇，由近及远，齐往救护，枪锣齐鸣，如能获匪，随时送府正法。

一议孙家岗、八柯椿、柏树柯、王家大影、谢家岗五处约内，除各处约首家收有民勇在各约首家食用外，约内贫苦之家，无有食用之家，先自暂借李秋岩仓内存稻百石零，按照丁口发给；用完后，再自谢堂仓内存稻百余石照发；再若用完，向孙上珍仓内存米发给食用。所领之家，各坊约首开明存帐。此系富者济贫，贫者护富，不致匪为，各坊共保安堵矣。

一议孙家岗、八科〔柯〕椿、王家大影、柏树柯、谢家岗五团，各团立大旗一面，上书“奉示团练”四字。又立小旗一面，预备领带民勇出约拿匪，各随各旗，不致混乱。如民勇临时不遵调度，约首公同议以军法。

一议各团内民勇遇匪，倘被匪伤，轻者各归约内调养；伤重致毙，在于何约，即归何约周济，不得借此讹索，违者公同议处。

咸丰三年正月日。监生谢堂、监生孙上珍、府案刑书王沛、县案刑书郭文焕、耆民阮之楫。

《皖抚疏稿》第4本，夹单

李嘉端：厚集兵力防贼北窜折　奏为皖省江北等处，为东、豫各省门户，亟应厚集兵力，防贼北窜，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窃查粤匪自窜扰各省以来，每于饱掠之余，辄思乘间窜轶。而各省本地汛兵，多因听调远出，营伍空虚，迨经贼匪分窜，始行奏请拨兵防守，每多缓不及事。臣周天爵前于奉命办理军务之时，即经虑及贼据江守之后，势必东走瓜、仪，以趣邳、郯，奏明亟应防守等因。现在贼匪果自仪征东陷扬州，并扰镇江，业经特旨调齐各路大兵赴清江一带救援，凡皆所以阻遏贼匪北窜邳、郯之路也。现闻大兵均已行抵扬州，并攻围江宁，屡挫贼锋，是贼势业已穷蹙，自不敢复生窥伺。惟是此等凶徒铤而走险，但有径路可通，即当防其窜轶；而关系北窜之路，尤宜添设重兵加意严防，斯可有备无患。伏查北之黄河，南之大江，均属天险，可以设防，而皖省所属之淮水，亦为黄河屏蔽。淮之北以车行，淮之南兼以舟舆行，每年水涨，难以遽渡，是淮水亦江河间一界限也。由江宁北行大路，向俱从浦口渡江，入皖省之滁州，由定远

县、凤阳府渡淮，北至灵壁、宿州分为两路，东北则由徐州府渡黄河至山东兖州府界，西北则由河南永城县趋归德府，渡黄河至山东曹州府界。现在淮扬驿路不通，凡赴扬州之大兵，及各省运解饷银、火药、军装等项，均由凤、滁一路经过，是此路最为紧要。此外如由扬州向西北行至皖省之天长县，自盱眙县渡淮，北过五河县、泗州，经江苏之睢宁、宿迁二县渡黄河，亦距山东驿路甚近，此又一北窜之路也。至江宁城临大江，探闻匪船尚在江中游行，倘由采石及芜湖暗渡，则江北之和州实为要衝〔衢〕。如由裕溪口北渡，则恐其勾结巢湖匪艇，以北扰庐、凤。凡此二路，亦须防守。统计全局，则滁州两面受敌，非有精兵难资堵御。其次，则盱眙、凤阳为渡淮北窜要路，和州、裕溪口为渡江北窜要路，均应分驻劲兵，方可以壮声威而防不测。臣等前接廷寄钦奉上谕："南路各股土匪，毋令窜过滁州，与扬州、仪征一带贼匪联为一气等因。钦此。"又奉上谕："安徽宿、亳等处为徐州渡河必由之路，扼其来路，则兵力易集等因。钦此。"是滁州等处关系紧要，已在圣明洞鉴之中，而滁州等处之并无重兵，则尚未经筹及。查皖省所属之兵，止有抚标及寿春镇二处，前因省城被陷，抚兵溃散无存。其镇兵屡经调往他省，现存皖省者不过数百名。至他省之兵，前经截留山东兵四百名外，别无一旅之师可供皖省调遣。刻下各路大兵陆续由凤、滁一路进发，尚可稍助声势。惟各兵均系过而不留，其空虚情形，实为众所共见。现据滁州、江浦禀报，拿获前赴凤阳之奸细叶桂等供称，贼匪有四千余人在江北，打探如江北兵少，就由江北进京；又供有奸细陆秀寅早已潜住凤阳等语。并据报江浦、六合均有逆匪欲扑北岸、经兵勇击退等情。是贼匪鬼蜮之计，业已毕露。臣等现虽招集散亡，募练义勇，而各处土匪纷起，驰赴扑剿，日不暇给。若欲厚集兵力，以扼冲要，实系无可筹拨。封圉所关，不敢不据实陈奏。惟有仰恳皇上天恩，饬令筹拨附近省分劲兵数千名，或于附近各路防兵内，权衡缓急，分拨数千名，饬赴皖省，听候臣等择要布置，庶臣等借以紧防，可期严密。即东、豫二省得此屏蔽，益增磐石之固矣。所有积集兵力防堵贼匪由皖北窜缘由，谨合词缮折具奏，伏祈圣鉴训示。

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日具奏。吕会衔[1]。

《皖抚疏稿》，第2本，页1－6

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折 奏为缕陈安徽紧急情形，恳恩俯准拨饷以济兵糈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在凤阳，业将抚恤流民、筹练兵勇各缘由，附片具奏在案。于三月二十五日，行抵庐州，迭次接受呈词，均系控告劫掳之案；复据各属申报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若不立时扑灭，愈集愈多，更难措手。现在大股土匪，一在亳州，一在谢家大户。现经寿春镇臣玉山带兵二百名，先往颍、亳剿捕。臣已飞咨河南巡抚，协力兜擒。臣周天爵督率兵勇，先攻谢家大户，即赴颍州剿办。其余群盗如毛，处处告急，几于接应不暇。而粤匪近在江宁、扬州。查安徽门户，北路由江浦径达宿、徐，南路由裕溪口上通湖北、河南，逆贼被剿势穷，难保不肆行奔窜，尤须扼要防守，以免疏虞。前奉恩旨，命周天爵专司防剿，臣专司招抚。但臣忝膺疆寄，固内防外，皆系分所应为，何敢稍存推诿。且臣周天爵年届八旬，虽精力未衰，而以一旅之众，击四起之贼，诚恐顾此失彼。皖省兵额，除分防书识外，不过四千余名，加以调遣溃散之余，兵力益形单弱。即如庐州城内，现仅存兵五十余名。其召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臣周天爵召募之勇，先已散去一千五百余人，中多剽悍之徒，更虑其散后结捻滋事。为今之计，剿匪必须增兵，增兵必先筹饷。查去岁皖省地丁及地方捐纳之项，已解安庆者皆为贼有；未解者，又因团练兵差等费，动用无存。其民欠未完者，兵荒之际，流离满道，无由征收，重以阴雨经旬，麦田减色，春征亦难催比。兼之各处商贾不行，铺户无钱，概欲关闭。地方疲困已极，无款可筹。而饥民待赈，练勇待费，调兵待饷，皆刻不容缓之需。再四思维，十分焦灼。臣受命之始，思以本省之资，供本省之用，曾于召见时，奏蒙圣鉴。原知帑藏支绌，不敢动辄请拨。今目击凋敝情形，倘复拘守前说，坐昧机宜，则臣获咎滋重。为此仰恳天

[1] “吕会衔”三字，是后来添注的。吕，指吕贤基。但此折中有“臣周天爵”云云，则此折周天爵亦会衔。惟不知“吕”字为“周”字之误，抑注“吕”而未注“周”。

恩，饬下户部速拨近省银二三十万两，委解来皖，以资接济，俾臣得所借手，勉竭驽骀，以期仰慰皇上绥靖疆圉之至意。除酌量调兵另行会商奏请外，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初二日具奏。奉朱批：另有旨。

四月初七日奉上谕：李嘉端奏缕陈安徽省现在情形，恳请拨饷以济要糈一折。皖省各属土匪啸聚，急应剿办。该抚因兵力尚单，经费未裕，调兵必先筹饷，自系实在情形，本日已降旨令户部速议矣。近日筹饷之艰，该抚谅亦深悉。大江南北各路，重兵屯集，粮台所需，较之缉捕土匪，尤属刻不容缓，部库通筹合计，势不能不先其所急。至地方被扰之后，人民穷困，亦须亟筹抚恤。该抚惟当督率官绅，劝谕士商人等，量力捐输，随时设法赈济，俾流民不致日久失所。其募勇一节，既称未经训练，器械不齐，难资防剿，即当斟酌应留应裁，以节糜费。抚标、镇标各兵，除调遣外，其溃散之兵，亦必须募充足额，毋令久悬。总之，兵归实用，即饷不虚糜。该抚由部臣出任封疆，务当内外兼权，相度缓急，为朕分忧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同日内阁奉上谕：李嘉端奏请拨饷以济军需等语，著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皖抚疏折》，第2本，页1－6

赵昀：遂翁自订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六岁。正月……二十九日，简授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二月，命帮办安徽团练防剿事宜。……

时吕文节公贤基奉命办理安徽团练防剿，出都数程，驰奏请余与袁端敏公甲三帮办，上允之。余……于是星夜俶装，将家事付继元，遂屏去车马，雇家乡小车数辆，拿二仆出京。吕时在宿州。三月，余与袁先后至，会议所办。余谓吕家江南，于江北不习；袁居近颍、亳，究非同省，均请择庐、凤适中一处驻扎，总司其事。余仍轻装小车，同行各处，随地酌宜，剀切劝谕。二公俱云然，惟未免偏劳。余曰："此何时，尚惜劳耶?"居数日，启程南行。……

自离宿州而南，所至数十处，有立谈顷刻而定者，有聚议数日，强之再三而后定者。细心体察，其故有三；富者明知团练于己有益，

而惜资费，苟安目前；贪者则百计图谋，羼身事中，一经入局，百端侵渔，居局外者，有求不遂，争相讦讼；又有一种幸灾乐祸，希冀贼至可以肆行，惟恐团练认真，乃造作谣言，或云将征调远出，或云将按籍苛敛，摇惑人心，沮挠大计。爰拟章程六条，刊播各处，大约少敛费以平贪吝，免征调以安生业，严稽查以杜奸宄，广联络以壮声势，勤会期以敦友助，明赏罚以严纪律；并以各处情形不同，不但此县与彼县异宜，即此乡亦与彼乡异势，准其因地制宜，期收实效云云。由是咸知简易可行，不复推诿。

《遂翁自订年谱》，页 26－30

二、北伐军向江北的进攻

（咸丰三年）夏四月，贼北窜。阁学胜保等分兵援剿。

《平定粤匪纪略》

贼林凤祥等率二十一军北窜，每军数千人，犯浦口，攻六合，知县温绍原以民勇拒之。贼遂扰滁州，陷凤阳。上命胜保会同侍郎周天爵、江宁将军托明阿，由扬州分兵剿之。

同上。　　《续纂扬州府志》，卷 24，《事略》，页 7

（咸丰三年）四月，粤逆林凤祥等自扬州率二十一军北窜《豫军纪略》。癸未，滁州陷《方略》、《滁州志》，知州潘忠褧御贼重伤，寻殁《滁州志》。甲申，贼走定远之池河驿，凤阳之红心驿，直扑临淮。乙酉，临淮关陷。乙未，凤阳府县两城并陷。周天爵督同举人臧纡青由固镇、怀远围剿，吕贤基令员外郎孙家泰带勇协同总兵玉山赴凤阳会剿。丙申，临淮贼回窜滁州，为琦善派防清流关之兵所遏。胜保亦由天长、盱眙援临淮。庚子，凤阳之贼趋怀远，怀远陷。壬寅，官军复凤阳府县两城。周天爵追贼怀远。癸卯，贼走蒙城；甲辰，蒙城陷，知县宋维屏死亡。五月乙巳朔，贼窜西洋集，将趋亳州；粤逆吉汶沅亦由浦口趋亳。戊申，亳州陷以上并《方略》，代理知州孙椿、吏目刘然死亡《亳州志》、《涡阳县志》。庚戌，林逆吉逆合窜河南永城，遂犯归德；胜保追贼入豫《方略》、《豫军纪略》。

《重修安徽通志》，卷 102，页 12，《武备志·兵事》4

李嘉端，字吉臣，号铁梅，大兴人。道光八年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馆第一，授编修。……及任（安徽）巡抚，时正值粤寇乱后，户口流亡，所余兵丁不满四千，而嘉端以一身兼办两司之事，书启、折奏一手为之，不辞劳瘁，不避艰险。凤阳失守，嘉端派兵赴援，仅余兵二十四名驻扎省城。谓人曰："明知无济，且近行险侥幸。然坐视不救，心终不安，惟有自尽，以期无负国恩耳。"贼畏而去。

《顺天府志》，卷103，页31－32，《人物志》13，《先贤》13

李嘉端：贼扰江北分兵堵御折　奏为逆匪窜扰江北，请饬统兵大臣迅速分兵堵御，臣等亦飞催准调官兵赶紧防守，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因皖省空虚，奏请拨调官兵以防逆贼北窜；本月初九日奉到谕旨，准留奏调在途之陕甘兵四千名来皖协防。正在办理截留间，即据滁州、江浦等州县并署藩司先后禀报，扬州逆匪逃窜，有船千余号，自仪征、六合等县江面窜至浦口。初六日，有逆船数十只停泊浦口北岸，逆匪分三路上岸窜扰，与黑龙江及山东官兵打仗。黑龙江兵败，退至东葛。逆匪越山过岭，焚烧营盘及浦口镇、斗冈营、糍粑营、花家营等处房屋，人心惊惶，禀请筹办等因到臣。臣等查浦口为江守北岸，去安徽之滁州不及百里，可以朝发夕至。由滁州至凤阳二百余里，由凤阳至宿州、徐州，亦仅二三百里，均为北窜要路。且安徽滁、和一带，上至安庆、庐州，下至凤阳、宿州，处处皆有径途，即处处皆宜防堵。此时蒙允截留之陕、甘兵四千名，虽经臣等飞咨各路，令其改道来皖，而现抵何处，尚无确信，何时可到，殊难预定；即使先后到齐，而择要安置，亦属不敷分拨。查浦口为江北关要，前设防兵，本系琦善等所布置；且扬州距浦口二百余里，势可兼顾；况逆船既由扬州折回，则扬州自可收复；即尚有逆匪牵制，而情形亦觉松动；并可将淮安之兵，随后进攻，兵力不患单薄。应请饬下琦善、陈金绶、胜保等迅速分兵堵御北岸，俾该逆匪不致乘此空虚，狼奔豕突。臣等一面飞催截留官兵星夜来皖，俟有成数，即搭配前招义勇，派委员弁，先行进发滁州关山一带堵防；庐、凤、宿州等处，亦择要扼其来路。仍一面严饬各州县赶办团练民勇，处处防守，以壮声威；并严拿土匪，勿令勾结响应，庶可靖内变而御外侮。军情紧急，谨合

词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臣吕（贤基）、臣周（天爵）、臣李（嘉端）。

《皖抚疏稿》，第3本，页1－3

李嘉端：滁州被扰请兵协防片 再，臣等正在缮折间，复据署藩司奎绶禀称，据滁州禀报，逆匪于初八日辰刻自浦口上岸，将江浦县之东葛驿马抢去。前派浦口防守之黑龙江兵，因山东兵与贼打仗，即于初七日全数退回滁州，现在浦口实无一兵，可危之至。该署司当将过境之山东兵八百名一面截留，委员管带驰赴滁州关山一带堵御等情前来。并据南路驿站传有定远县所属之池河驿将驿递文件退回之信，如果属实，是滁州已被贼扰。臣等查关山一带，向为土匪啸聚之所，一闻贼至，四面响应，官兵势难抵敌。窃思贼匪北窜，宿、徐是其要路，凑有成数，即先赴固镇一带择要安营，仍于宿州相度安营，互作声援；并随时侦探贼情，如淮南尚可堵御，即分兵前往，得进一步，即进一步，疆圉所关，亦不敢预存成见。惟皖省情形，不惟兵无可拨，将领亦属甚少，请饬下河南巡抚将留住永城之兵，令原带之提督善禄酌带一二千名，来皖协防。至徐州要地，应以各路统兵大臣何人移营驻扎，以固藩篱，恭候钦定。谨附片具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会奏。

《皖抚疏稿》，第3本，页5－6

李嘉端：贼扰滁州分路防剿折 奏为粤匪窜扰，直逼滁州，情形十分危急，现在凑集兵勇，分路防剿，据实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因皖省无兵无饷，曾于四月初一日会同钦差侍郎臣吕贤基奏请酌拨就近官兵，初二日又经臣专折请饷各在案，尚未奉到批示。兹于初九日戌刻，接据署滁州知州潘忠褧两次来禀，据称探得浦口有贼船千余只停泊江心，又称贼匪上岸与黑龙江、山东官兵打仗，将浦口镇、塔塔营、斗冈、此霸营、花家营等处房屋烧毁[1]，北窜要道，必须重兵防

[1] 此处有旁注云："查《平定粤匪纪略》，此股贼系由扬州分窜。嗣后扰滁州，陷凤阳，入河南，犯直隶，即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剧贼也。"又眉注云："《纪略》载吉文元由浦口扰亳州，与陷凤阳之林凤祥合股入河南。"惟不似李嘉端亲笔。

守等情。臣当即飞咨钦差侍郎衔臣周天爵督饬原带将弁，管领留镇定远之山东兵五百名，宿州截留之山东兵二百名，凤阳收集之山东兵一百九十八名，俱令赶赴清流关，扼要置守。又调舒城县收集之寿春兵二百六十余名，前来庐郡，由臣调遣。又安省之宿、亳，系渡黄要道，前因土匪滋事，业经分咨河南抚臣[1]，派拨兵弁，协力堵截。又前经钦奉谕旨，饬令山东抚臣，派拨弁兵，于山东、江苏交界驻扎防堵。现值逆匪分股窜扰滁州，渐近宿、亳，较为吃紧，臣已分咨河南抚臣，饬令将原派之弁兵进驻亳州，山东抚臣将驻扎交界之兵进驻宿州，以防北窜。新授寿春镇臣玉山，现带标兵二百剿办土匪，未便移动。此外只有臣周天爵散余之勇数百余名，仍由臣周天爵调用。前督臣陆建瀛饬令庐州府胡元炜所雇乡勇数百余名，因江宁失事，未经前往，仍在府协同缉捕，现由臣收用，以资调遣。恐兵勇为数过单，难期得力。虽该逆大伙尚在江宁，而此股业经北窜，所关尤巨；况扬州余贼无多，未便顾彼失此。臣已飞咨钦差大臣琦善分兵由天长抄出贼前迎击，并咨钦差大臣向荣分兵应援，冀免窜逸。惟安危所系，间不容发，诚恐该大臣等稍有迟滞，必致贻误事机。应请特旨分饬该大臣等迅速调拨精兵前来堵剿，遏贼北窜要路；并饬部将臣前请兵饷，赶紧调拨来皖，以济急需。所有臣就现存兵勇酌量分布情形，理合缮折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臣不胜悚切待命之至。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具奏。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已有旨了。

《皖抚疏稿》，第2本，页11－14

再，臣正在缮折间，探闻浦口斗岗营盘火药被贼烧毁，山东、黑龙江官兵退回滁州南关。初九日贼至滁州，用炮轰开城门拥入。山东、黑龙江兵连夜由池河退回红心驿等情。虽属传闻，必应急为筹备。查红心驿距临淮仅六十里，滁州以北惟清流可守，过此惟淮河最为扼要。现臣周天爵行抵宿州，即赶回堵截，恐贼已过清流不及防御，仅能于淮河上下扎营。现在凤阳以南均无重兵，各城团练亦单一无足恃。贼见淮河防御谨严，势必折回南窜。定远、合肥、寿州一带

[1] 此处有眉注云："河南抚陆应谷。"

犬牙相错，土匪时复啸聚，设有蠢动勾结，无兵无饷，何以支持。为此吁请皇上饬下江西、湖北各督抚，就近挑选精兵数千名赶赴庐州，以资救应，并堵贼回窜之路，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具奏。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

本日上谕：李嘉端奏凤阳以下兵力单薄，请调江西、湖北官兵赶紧赴庐州救应等语。前闻贼忧滁州，当经谕令琦善酌派精兵驰往救援，又命托明阿就近带兵径赴北路，与周天爵等合力迎剿。各路官兵早经分拨，必可迅抵皖省。且截留陕、甘官兵，计亦陆续赶到，足敷剿办。该抚即与周天爵、吕贤基等，将现到之兵妥为布置，勿令贼匪纷窜。仍飞催未到各兵，以资调遣。当此贼踪靡定，惟当就近筹拨，以期有济；毋庸远调邻省官兵，徒延时日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2本，页14－16

李嘉端：贼踞临淮遍扰滁凤折 臣李嘉端、臣吕贤基、臣周天爵跪奏：为逆匪自浦口北窜，直逼凤阳，臣等现在撤去淮河浮桥，以断北窜要路，仍统带兵勇前进设营应援，恳请饬催各路大兵飞速援救，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窃查逆匪自浦口北窜，扰及江北滁州及定远之池河驿等处，前经署藩司奎绶等禀报，业经臣等驰奏，并请就近拨兵应援，谅邀圣鉴。兹复据凤阳、灵璧等县及宿州探报，逆匪于初九日窜入滁州，初十日经署藩司奎绶闻报，即札委署凤阳府知府裕恭、凤阳县知县黄元吉等前赴关山一带防剿。是日该匪已窜过关山至定远县属之池河驿，十一日该匪又北窜总铺，直扑凤阳所属之临淮关，将濠梁驿号舍烧毁。适有过境之山东兵在北岸开放枪炮，毙贼多人。裕恭及黄元吉等赶回南岸，督率乡勇当先接仗，杀死贼匪数十人，内有携战鼓者一人。因该匪愈来愈多，兵勇溃散，裕恭等退回凤阳城中固守。该匪等身穿红黄衣服，一路杀人放火，到处掳掠一空，势甚猖獗。臣等一经听闻，不胜发指。臣周天爵素知临淮关浮桥为渡淮要路，其灵璧县固镇驿地方亦有浮桥一座，当即飞札该署司等相机撤去浮桥，将船只藏于北岸各河港内，以遏奔轶。惟沿淮南北两岸处处可渡，亟宜乘机堵御。而现在奏准截留之兵，抵宿者止有西安兵五百名，均系远来疲乏，此外别无一旅之师可供调遣；且宿州城池，前经

奏准兴修，以工代赈，现在尚未修完；且系连年灾荒，居民本属无多，一闻贼警，迁移几空，势难布置守具。臣等再四筹商，万分焦灼，计惟有将宿州现存兵勇，由臣周天爵统领，在于宿州城东要路酌量前进，可以安营之处即行安营，可以埋伏之处分兵埋伏，并号召宿州团练乡勇，分路截杀；一俟续调之兵齐到，即当相度机宜，设法迎击，以歼丑类。臣吕贤基虽未谙军旅，前经奏准赴凤、庐一带督办团练。惟当此疆事危急之时，不敢拘泥前旨，亦亲赴周天爵大营商办一切，并督同给事中臣袁甲三等办理文案，合并陈明。再，宿州密迩徐州，必须厚集兵力，以期防遏。仰恳天恩，速即飞催各路援兵兼程前进；并请饬催李僖、慧成等各将所带大兵，择其行走在前去皖较近者，速令赴皖，听候臣等调遣。臣等伏查该匪自江浦扰至滁、凤，将江北驿路阻断，其琦善、陈金绶、胜保、向荣等各营运解军火器械粮饷道路，均属不能通行，即抚臣李嘉端驻扎淮南庐州，文报亦须绕路转递。计惟自扬州大营速发劲兵，直取滁州，以冲断贼匪之势，使该匪前后不能相顾，然后大兵渡淮，进援凤阳，斯逆氛可期荡平。统计目下情形，实属万难措手，惟有竭尽血忱，补苴万一，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臣等不胜激切屏营待命之至。谨合词缮折，由六百里加紧具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五日会奏。

《皖抚疏稿》，第3本，页8－12

李嘉端：贼踪北窜督兵防剿折　安徽巡抚臣李□□奏：为逆匪滋扰，势将北窜，臣亲督兵勇驰往剿防，恭折奏明仰祈圣鉴事。窃臣前探闻粤匪在扬州分股窜出，由浦口一带烧毁房屋及营盘火药，驶至滁州，当即飞咨臣周天爵赴清流关迎头截击，一面飞咨钦差大臣向荣、琦善分兵协剿，并咨催山东、河南两省进兵应援；复虑凤阳兵力空虚，饬署藩司奎绶体查机宜，妥筹防御，十二日寅刻拜折驰奏。旋于十三日卯刻接到定远驿报称，贼由滁州池河、红心驿径扑临淮关，驿路梗塞，将折报各件退回，请改路递送等语。臣接阅之下，不胜焦急，当将前折由六安州改道速行递发在案。复据署藩司奎绶禀称，滁州告急，将调赴扬州之山东兵八百名截留，并委署凤阳府知府裕恭，带领在城兵勇，驰赴关山堵御；惟闻贼匪甚众，诚恐力难抵敌，请多

调兵勇迅速接应等因。查凤阳为南北咽喉，设有疏虞，河南、山东必将全势振动。臣未敢在庐株守，亟欲督军往剿，苦无可调之兵。已饬知寿春镇臣玉山，如颍州大股土匪业就歼除，即飞赴凤阳救应。伏查庐州有乡勇头目徐怀义所带民勇四百九十余名，酌选四百名交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优贡生朱景昭，面授机宜，作为前队；又都司海升管带舒城招集之寿春弁兵，除留该县四十名剿办土匪外，到庐者共二百九十余名，并无锣锅帐房，即器械亦不敷用，现饬赶紧制齐。臣身亲带同户部主事王正谊、刑部笔帖式候选通判恒顺、六品军功顶带前任江苏草堰司巡检陶政芳、六品军功顶带刘盛魁等，协同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召募乡兵，星赴凤阳救援。并飞咨河南、山东、江苏各巡抚及徐州镇总兵四面兜剿，以期一鼓成擒。至庐州府城，有臣潘锡恩驻扎镇守；复饬刑部主事边葆淳等，会同庐州府知府胡元炜经理，臣署文案随时封送行营；并督该府及知州衔代理合肥县知县桂林，筹办防御事务。惟臣差委无员，征调无兵，粮饷不支，器械不备，种种为难，几于束手待毙。前奏请拨发兵饷，已奉谕旨交户部速议具奏；并准将调赴山东之陕甘兵四千名截留安徽，如陕甘兵未到齐，即由臣慧成所带各兵内酌量派拨应用。现复经臣飞咨江西、湖北巡抚查照臣请兵原奏，选派精兵赴援；并移咨钦差大臣向荣拨饷接济。惟事势急迫，诚恐缓不济急，应再吁恳天恩饬下户部，无论何款，速行拨解来皖；并令慧成迅即派拨官兵交臣与周天爵、吕贤基调拨，以资会剿，合并陈明。伏乞皇上训示，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六日具奏。四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

本日奉上谕：李嘉端奏逆匪滋扰驰往防剿一折。昨据周天爵、吕贤基奏，贼陷滁州，旋扑凤阳所属之临淮关，当谕令该侍郎等相机进剿；并谕慧成等迅拨北路续到精兵，由托明阿带往会剿。兹据该抚奏称，凤阳为南北咽喉，情形最要，酌带兵勇亲赴救援，并飞咨河南、山东、江苏各抚及徐州镇等四面兜剿，以期一鼓成擒。现在事势亟迫，各路官兵相距遥远，征调恐难济急。惟慧成、托明阿之兵较近，想已遵旨分拨前往，著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端会同速筹剿办。其陕甘兵四千名，前已行入皖境，即著飞催赶紧齐到，以资调遣。另片奏请将前准截留之湖南饷银，仍饬解皖省应用，已交户部速议具奏矣。

现在征兵筹饷，均属要务，远兵远饷，均难救急，惟当就近筹酌，移缓就急，毋致稍有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2本，页31、35

李嘉端：请饬催截留饷银片 再，浙江委员管解湖南、湖北军饷银两，因前途道路梗塞难以前进，业经前抚臣蒋文庆奏准作为皖省防堵之用。嗣据浙江委员从九品李源益管解湖北军饷银一万七千两到皖，经前抚臣行司截留支用在案。其候补县丞张祖慈管解湖南军饷银五万三千两，兹准署湖南抚臣潘铎咨会，前项饷银业已解楚交收。查此项饷银，系奉旨留皖支用，将来应归皖省报销，即经咨复催提，迄今未据委解来皖。现在皖省办理防堵，需用孔殷，合无仰恳圣恩饬下湖南巡抚臣，迅将前项银两即日委解来皖，以符原案，而济急需。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六日具奏，四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

本日内阁奉上谕：李嘉端奏请将前准截留之湖南军饷银两，仍由湖南解回安徽备用等语，著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皖抚疏稿》，第2本，页40－41

李嘉端：号召兵勇亲援凤阳折 奏为恭报微臣赴援日期，并拟沿途号召练勇，以资捍御，劝借军饷，以应急需，迫切奏陈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因逆贼经滁北窜，曾将凑集兵勇，分路防剿，及臣亲督驰往各缘由，于十二、十六等日，先后改路驰奏各在案。连日探报皆称逆贼盘踞临淮，其意叵测。凤阳府城虽未失守，而土匪抢劫势已燎原。臣料贼久在扬州，夜深潜窜，必有预谋。据临淮者多少虽不可知，后路当有续到之贼，甚至暗结土匪，如陆遐龄之类，以助逆焰，然后水陆同时北窜，分扰庐、颍，使官兵彼此不能相顾。皆因浦口防堵不力所致，不能不痛恨于黑龙江兵之无益有害也。为今之计，山东兵由宿、灵进，分出怀远、定远，河南兵由颍、亳进，分出寿州、六安，淮扬兵分出盱眙、泗州、滁州、全椒，庶几四面兜剿，可冀殄灭。若一路空弱，贼必趋之。东西皆有北窜之路，均宜极力堵御。刻下李僖、陆应谷、周天爵、吕贤基在北，琦善、陈金绶、胜保、慧成在东，其南则向荣一军，余力尚可截其后。惟西路则镇臣远在颍州，

牵于土匪。臣在西南，水陆皆关紧要，现在兵勇数不满千，补造锣锅帐房，为期既迫，且无此款，而凤、定纷纷告急，闻之寝食难安。当令李登洲等于十六日带勇三百名先行，继令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劝借军饷。臣即于十八日带领海升等官及寿春镇兵二百七十四名，陆续进发。即用潘锡恩续捐银两为兵勇十日之粮及薪水、人夫、马干各费，一面饬提州县所存及发典帑本各款以资接济，能否应手，实未敢定。臣明知此举无益，颇近行险侥幸之为，然非臣策其后而驱之，终恐未能踊跃，且于号召劝借等事，亦恐呼应不灵，故不辞轻易之讥，冀稍竭涓埃之报。或谓仓皇戎马，号召难期，迁徙之余，何从劝借，是则除束手待毙，更无他术；臣虽愚拙，而死生有命，成败在人，苟利国家，敢存趋避，至于能济与否，非可预计，惟有尽心竭力，以期无负委任之恩而已。再，臣前奏酌选义勇四百名，因守城不敷，是以只带三百名；寿春镇二百九十余名，系连都司、千把、外委、额外各弁统计，是以兵只二百七十四名，合并陈明。所有微臣赴援日期并拟号召劝借各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十八日具奏。四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

本日奉上谕：杨以增奏清江西路添兵严防，李嘉端奏赴援日期各一折。前因滁州失守，贼匪窜扰滁、凤一带，迭经降旨，谕令琦善迅派精兵直捣滁州，断贼来路。又谕托明阿将北路现到之兵统带前进，何处贼情紧急，即驰往该处迎截。又谕陆应谷将永城驻守之兵，交善禄带往皖省协剿。现在逆匪盘踞临淮，凤阳势甚危急，亟宜四面兜剿，遏其北窜。李嘉端于十八日带兵赴援，自系刻不容缓。惟所带之兵勇仅数百名，实属单薄，即号召练勇，劝借军饷，亦属缓不济急。该抚既冒险前进，倘各路竟无接应，致令贼势益张，所关匪细。朕数日以来，闻贼由陆路北窜，倍深焦急，著周天爵、吕贤基迅即带领兵勇，星夜赴援。前准截留之陕甘兵，现在抵皖已有若干名，周天爵即一并统带，与托明阿、善禄及李嘉端，或合兵进攻，或分路兜截。当此防剿吃紧之时，赴援应机，兵贵神速，万不可稍涉拘执，致有延

误。至清江一路，亦宜严防。杨以增[1]所奏水陆防堵情形，自为遏贼分窜起见；惟退守不如进攻，杨以增仍当侦探贼情，随时相机进剿，以为我军后路声援；若但知株守一隅，恐藩篱亦难自固。闻李僖现已带兵前抵宿迁，正可与杨以增声势联络，互相策应。该侍郎等总以权衡缓急，先机应变，力堵贼匪北窜勾结，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3本，页1－7

袁甲三：防剿皖匪请持以镇定折咸丰三年四月十九日　奏为皖省贼党，大半土匪，并非蓄意北犯，请益定圣心以固众志，恭折附驿驰奏事。窃维贼匪窜扰安徽，盘踞临淮附近焚掠，或以为欲赴天长、盱眙等处，由洪泽湖谋袭扬州大营，或以为欲赴和州、合肥等处，谋袭江宁大营，均经周天爵等随时知照各该大臣严防矣。又或谓欲赴永城、归德，由刘家口渡河；或谓欲赴正阳关一路，由河南省渡河。谣言四起，人心惶惑，几于无可措手。臣以为贼计诡谲，固不可稍涉大意；而以目前情形而论，断非谋定后战，为渡河北犯之计。闻该匪自浦口窜至滁州，不过一二千人；迨沿途勾结土匪，愈聚愈多，居民既逃散无存，招勇亦望风先溃，是以长驱数百里，贼焰益张。近有被掳逃出者，据称股内并无真正头目，发长四五寸者亦属寥寥，大抵多用红巾裹头，以掩其发之短；并有将本来发辫散作四围，以布裹之，作为长发之状者。其窜扰滁州及凤阳两城，并不占据，想亦系贼党尚少，不敢分守之故。若无大股续来，尚不难于扑灭。应请皇上持以镇定，谕令在事诸臣勿涉张皇；严饬琦善、向荣等，于江、扬城内余匪，严密防其奔窜，勿令再与此股响应；并请严饬应援诸臣，趁其羽翼未成，并力围剿，勿徒各守门户，自可一鼓作气，扫荡妖氛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2，页13－14

李嘉端：暂驻护城待兵进援片　再，据宿松县、安庆府先后禀称，湖北广济乡民聚众滋事，伤害官弁兵勇甚多，该省已委协镇带兵赴剿，广济与宿松只隔一百三十里，恐其窜入皖境等因。臣当即札委

[1] 此后旁注："河督。"

奉旨留皖之前任付将松安，于安庆三营中选带精兵五百名，星速前往防堵在案。旋准江西抚臣咨称，前此截回之粤东官兵八百名，现据禀报来省，除委员护送兼程赴皖外，相应咨明等因。臣正在凑集兵勇防剿贼匪，方虑力太单弱，幸得此兵，可以稍补不足。业经飞饬按察司，一俟此兵到日，即令星夜前来，臣即暂驻护城驿以待。所有兵勇五百余名，皆已先赴凤阳，为署藩司等声援，并相机攻剿，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巳刻具奏。四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

《皖抚疏稿》，第3本，页17－18

李嘉端：凤阳失守待兵恢复折 奏为凤阳失守，吁请饬催援兵以资恢复，仰祈圣鉴事。窃臣本日巳刻拜折后，接据定远县知县郭师泰禀称：二十一日酉刻，凤阳府知府裕恭、凤阳县知县黄元吉在北门外九华山与贼接仗，贼另一股从山后小路窜入东门，城内烟火突起。九华山与龙兴寺前两股贼匪向北门奔去，冲散乡勇，府城即时失守。署藩司奎绶先已带勇出城接应，遇贼戮伤坐马，跌下被贼砍伤，不能行动，家丁顾喜将该司抬至定远城内，贼已盘踞凤郡等语。臣闻信之下，不胜愤恨。复据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禀称：带勇行至定、凤交界之殷家涧地方，忽闻凤郡失守，民夫尽逃，因与都司海升，率领兵勇折回定远。而定远城池颓圮，绅民迁徒一空，该牧所带乡勇，皆系合肥土著，诚恐思归骤散，请撤回防御等语。臣查凤阳至合肥，东路须由定远县城，中路则由垆桥，南至柘塘，相距不过百里，路径直捷，尤为吃紧，已饬该牧带勇即赴柘塘一带，并号召团练协力守御。至定远县城，距凤阳仅九十里，城内已无居民，又无兵力，臣虽饬留海升带兵二百五十名协守，亦属无济。粤兵八百尚无到期，臣随身之兵共二十四名，势难单骑赴敌。其号召之勇，但能自保其乡，断难资以进剿。一筹莫展，五内如焚！臣伏查合肥、寿州民情强悍，尤多不逞之徒，其地皆与凤阳接壤，欲恢复凤阳，非保守庐州不可，欲保庐州，非得重兵协同乡勇并力堵剿，其势亦恐难支。除已咨寿春镇总兵玉山，督同寿州知县金光筋设法扼守正阳关要口外，臣既无力进援定远，又虑人心惊扰，不敢遽返庐州，若一二日内，粤兵能抵护城，犹

堪率领一战，否则只可退守，或能保护庐城，以图后举。惟是臣到任将近两月，不能于无兵之际筹兵，无饷之际筹饷，实属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天恩，将臣与署藩司奎绶一并从重治罪。其凤阳府县下落，容俟查明续报。所有凤阳失守待援恢复及臣请治罪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戌刻具奏。四月三十日奉朱批：即有旨。贼到兵溃，委城于贼，深堪痛恨也！凤阳文武想必又是逃出；即遇贼受伤者，亦不可尽信。

同日内阁奉上谕：李嘉端奏凤阳失守一折。览奏深堪痛恨！逆贼自分扰滁州以后，占据临淮关，直趋凤阳。该署府裕恭、知县黄元吉，于四月二十一日酉刻在北门外与贼接仗。该逆另分一股从小路窜入东门，城内烟火突起，九华山与龙兴寺前两股贼匪忽向北门奔去，冲散乡勇，以致府城失守。巡抚李嘉端、署藩司奎绶均著革职留任，迅即督带调到各路兵勇并力攻剿，相机克复。所有该府城内文武官员如何下落？即著迅速查明具奏。钦此。

同日又奉上谕：李嘉端奏凤阳失守请催援兵一折。览奏深堪痛恨！已明降谕旨，将该抚并署藩司奎绶革职留任矣。据称二十一日，该府县在北门外九华山与贼接仗，另股贼匪窜入东门，城内火起，九华山与龙兴寺两股贼匪奔向北门，冲散乡勇，府城即时失守。该抚已饬都司海升带兵二百五十名协守定远，并令总兵玉山、知州金光筋设法扼守正阳关要口等语。前据陆应谷奏，善禄带领官兵一千九百名，于二十日内起程赴皖。本日又据托明阿奏，于二十七日起程，带兵径赴泗州。现复谕令该将军、提督迅速兼程前进。计已到之西安马队及固原兵一千一百五十名，并续到之陕甘兵丁，当已不少；周天爵谅亦由宿州督带兵勇赴援。著李嘉端迅即会合各路援兵并力进剿，攻复郡城。琦善所派黑龙江马队官兵前赴滁州，著该抚飞咨迎提前进。前经降旨，令江忠源由广济带领练勇赴皖合剿，但恐该臬司到皖较迟，此时惟有会同现到各兵，扼要攻剿，勿令该逆更窜他处，是为至要。李

嘉端遵旨回奏一折❶，览奏已悉❷。其另片❸称已革知府胡元炜，于庐州任内办理团练得力，曾经绅士联名具禀请留等语。当此军务吃紧之时，需人孔亟，庐州逼近贼氛，未便骤易生手，所有前参一案，暂缓究办，即著李嘉【端】严饬该革员竭力帮同守御，戴罪图功，其凤阳城内文武各员下落及奎绶如何受伤实情，著即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3本，页22－25

袁甲三：陈明皖省军务情形并请派统领大员折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为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请旨迅派统领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恭折附驿密奏仰祈圣鉴事。窃维逆匪窜扰安徽猖獗情形，历经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端等驰奏在案，仰蒙圣虑周详，指示机宜，并饬托明阿督带精兵及琦善等派员分兵赴皖会剿，周天爵等断未有不殚竭血诚以期迅扫妖氛者也。然以臣愚见，托明阿未知何如，但以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端等三人而论，均恐难以成功。疆事孔亟，不得不为我皇上历陈之。周天爵忠肝义胆，人所共信，且时以歼灭逆匪为念；而年已八旬，精神未能贯注，即主意未能坚定，一遇事急，立时呕血，近日已犯数次。在周天爵之意，原期以身许国，特恐刚烈之性，操纵稍疏，即令临难捐躯，亦于国事无补；且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此周天爵之难收全功也。吕贤基实心实力，一片热肠，所办团练，颇能开诚布公，与乡民相信，以是渐有成效。惟才力未能兼到，韬略亦非素娴，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即偶有所见，而周天爵之布置，亦断不能赞一辞，此吕贤基之难收全功也。至李嘉端赋性直爽，果敢有为，惟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现在贼

❶ 此折即在《皖抚疏稿》第3本内，题作《遵复奏参府县未经会衔折》，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奏。周天爵奏参合肥县知县吴祥麟、庐州府知府胡元炜，李嘉端未会衔，奉旨诘问，遂有此奏，谓周天爵虽曾出示折稿，但又说尚须修改，而不知其径自出奏，非自己不肯会衔。参阅前录周天爵《揭参府县未会衔折》注。实际上是他和周天爵之间颇有龉龃，故且奏请留用胡元炜。

❷ 此处有眉注“于会衔与否及是否前稿之处，竟置不议”，系李嘉端亲笔。这是皇帝为军务着急，已来不及处理他们之间的不和事件了。

❸ 此片亦在《皖抚疏稿》第3本中，题作《请留知府暂缓拿问片》，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奏。

氛已逼，李嘉端招勇筹剿，人心借以安定；而猝然临变，支绌万分。且淮北一带，周天爵另为筹划，气机不能相通，即呼应未必皆灵，此李嘉端之难收全功也。尤可虑者，事权不一，即动多掣肘。皖省门户太多，处处空虚，本属无可抵御。臣于三月十一日到宿，即商同吕贤基会折请兵，乃吕贤基于十四日拟稿函商，而往来辩论，至四月初一日两处回信尚未到齐。吕贤基因事机已迫，不能久待，竟自会衔拜折。至十一日奉到谕旨，准留陕甘官兵。正在办理飞咨间，接据南路禀报，贼已窜过浦口，扰及滁州矣。若非往来函商，耽延半月之久，何至贻误事机，仓皇无措耶？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天恩，迅派统领大员，督带重兵，于滁、凤一带择要驻扎；并饬琦善、向荣等各于沿江北窜要路，严密防守，勿令大股续来联为一气；然后于庐、凤一带水陆要隘设法围剿，庶不致再有蔓延矣。

再，现在各处用兵，所办仍只一事，虽军情慎密，不宜泄露，而贼势之盛衰，兵力之多寡，必须互相关照，庶应防堵者固可加意防堵，应救援者亦可刻即应援。以臣所闻，各路统兵大臣，均未免各存畛域，几至彼此不相闻问，殊非同仇御侮之道。并请饬下各路统兵大臣，将防剿大概，随时密速知会，斯声气联络，可收一鼓歼擒之效矣。臣军旅未谙，而见闻所及，不敢不据实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2，页15

李嘉端：贼北渡淮收复凤阳折　奏为粤逆渡淮而北，微臣待兵未至，现在筹办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扬州窜出之逆匪，由浦口经滁州，盘踞临淮，攻陷凤阳，经臣迭次驰报，先后奉到朱批各在案。臣因各路探报皆言该逆虽仅三四千人，裹胁以来，不止逾万，而凤定一带土匪四起，势甚骚动，必须设法搜拿，方免勾结。当令署凤阳县知县黄元吉在张桥号召团练，保护定城，并移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分守柘塘之勇往北芦桥协缉。臣驻护城驿，不能不虚张声势。复令王正谊、李鸿章分谕各团首，自店埠至麻布桥排日点验练勇，使枪炮之声联络不绝。一面催调截留之粤东兵；并因广济事平，将防堵宿松之兵调回听用。其时镇臣玉山已至怀远之上窑地方，亦只带兵勇各二百名，未敢遽进。二十七日闻该逆已于前一日全数渡淮，署藩司奎

绶、署知府裕恭即于是日带领守定远之兵前往收复。而攻扑定远之土匪，亦经署令郭师泰擒获十数名正法，余匪被黄元吉等冲散，适奎绶自凤阳派把总杨安邦带勇二百余名赶赴救应，现在定远暂保无事。惟该逆北窜之路，一由宿州至徐，一由怀远、蒙、寿至河南，在在均关紧要。宿州一路有周天爵堵御，兵力较厚；怀远一路，虽有镇臣驻守上窑隘口，而单弱特甚。臣现拟令李鸿章、李登洲选募乡勇，俟粤东兵一到，即亲督前往协剿，并移咨都统西凌阿由池河、红心进兵，以备夹击。惟凤、定处处空虚，只黄元吉等所募之勇，未足深恃，拟留调回之安庆兵五百名稍资攻守。而署道袁甲三尚未到任，署藩司奎绶须来庐州筹办军饷，署知府裕恭与知县黄元吉，各有城守之责，今带兵攻剿，实苦无人，容臣酌量派定，另行具报。至奉旨拨给之兵四千名，尚未据周天爵派到；湖北臬司江忠源带勇前来皖豫交界防堵，亦尚未报入境，合并声明。所有微臣现在筹办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三十日具奏。五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

同日内阁奉上谕：昨据李嘉端奏，贼匪窜扰江干，派兵赴巢县防堵；又据周天爵奏，贼由滁、凤扰及怀、蒙，意图由亳入豫。当经谕令托明阿迅赴永城，奕经迅赴徐、邳一带，与周天爵合力堵剿；并谕陆应谷迎头截击，相机办理矣。本日据李嘉端奏，已将凤阳收复，定远土匪亦擒获多名，惟该逆北窜之路，在在均宜严防等语。现在吕贤基驻守宿州，周天爵驰往怀远一带跟踪追剿；李嘉端即可统带兵勇，相机堵剿。仍知照奕经、托明阿、陆应谷四面兜擒，互为援应。本日又据向荣奏，被胁贼船乘风上驶，并无沿途抢掠之事。贼情诡谲，不可不防，已寄谕向荣并江西、湖北督抚，侦探防范。著该抚饬令地方文武一体严防，勿使与窜扰怀、蒙之贼暗相勾结，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3本，页27－30、37－38

李嘉端：凤阳失守查明文武下落折　奏为查明凤阳失守文武战败情形，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二十二日据定远县禀，凤阳失守，当经大概具折驰奏在案。一面密派随员分路侦探。旋据署藩司奎绶将十一日至二十一日防守接仗力竭失守各情形具禀，并请参奏治罪

前来，所派侦探之员亦即陆续回报，虽互有详略，而情事皆同。缘该署司因贼势紧急，即委署凤阳府知府裕恭、署凤阳县知县黄元吉、凤灵主簿张士林等，带兵勇三百名，于初十日夜半往红心驿防堵。讵料贼已于十一日辰刻窜至临淮，当即追至接仗，枪伤贼匪数十名，杀死执旗、执鼓、长发贼数名，该匪亦伤我兵李贞等数十名。张士林被砍，裕恭向前救应，亦被鞭伤左腿，经黄元吉力救得生，张士林即时阵亡。该署司统带员弁在后督战，该匪旋退临淮。当因城内空虚，不敢穷追，赶紧分路招集民勇。十四日该匪潜至九华山后焚掠，经裕恭并丁忧候补通判廖新，督同民勇黄汝达等，拿获长发贼八名，立即正法，夺获火枪七杆，余匪仍即窜回临淮。该署司等又复广招民勇四千余名，于九华山、第一山、草寺、红庙等处，安插防守。乃二十一日辰刻，该匪约有万余，突由临淮蜂拥而来，当令府县各员分路迎剿，杀死贼匪数十名，枪伤百余名。该匪愈聚愈多，复令署凤右营守备吴炳守城，该署司赶出北门督战。匪忽分为三股：一由九华山直扑县城；一由山后小路入府东门，城内烟火突起；一由北门冲散乡勇，将该署司坐马戳伤，并砍伤左手，跌晕倒地，被家丁人等抢避乡间，家丁沈源、高德二名，均被杀死。裕恭在九华山后督战，被贼砍伤马足，堕地受伤，乡勇李成名等救出；黄元吉在第一山督战，亦受重伤，乡勇沈文煌等救出，先后抬至定远养伤等情。臣查凤阳兵力太单，虽经奎绶禀称截留过路之山东兵八百名，并未提到，战守皆恃招募之勇，府县二城相距三里，不免顾此失彼。该署司、府、县与贼相持旬余，接仗三次，卒皆受伤失守。臣所凑齐兵勇，如果早到数日，或亦不致援绝力穷，调度乖方，皆臣之罪。刻下无兵无饷，且苦无官。除署藩司奎绶业经臣奏请一并治罪，应候谕旨办理。黄元吉十一日之战，众口推赞奋勇可嘉，臣曾赏给军功六品顶戴，咨明钦差周天爵、吕贤基在案，今既失守，咎有应得，惟实在无人更换，可否仰恳天恩，准其效力赎罪，责令随同裕恭共图恢复。出自皇上格外恩施。至司道印信二颗，经该署司于出城之时，即交家丁护至定远，并未遗失。惟道库储银三千二百余两，谅被贼掳。其余征存数目、府县印信及员弁下落，容俟另行奏报。所有凤阳失守，文武战败情形，理合据实具奏，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咸丰三年四月三十日具奏，五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

同日奉上谕：前因贼匪窜扰凤阳，当经降旨令李嘉端确查该府县文武员弁下落具奏。兹据查明署凤阳府知府裕恭、署凤阳县知县黄元吉，督带兵勇与贼相持旬余，接仗三次，因兵力太单，以致受伤失守，裕恭、黄元吉均著革职；现值防剿吃紧之时，仍责令该革员等效力赎罪。所有阵亡之主簿张士林，著该部照例议恤。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皖抚疏稿》，第3本，页32－37

李嘉端：江南贼船上窜力筹防堵折 奏为江南贼船上窜❶，微臣现筹防堵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四月三十日业将贼匪渡淮，待兵筹办各缘由，据实具陈在案。嗣于初三日接据江浦县曾勉礼禀称，二十七日卯刻，南岸逆船多只，乘风逆流，行至西江口，遇向荣水营炮船轰剿甚严，暂停于北岸江边，旋即锣鼓齐鸣，扬帆驶过三山江面，探马追至乌江地方，回报逆船已尽数上窜等语。并准总司粮台江西盐道熊莪呈奉向荣札开，报同前由。臣接阅之下，不胜焦灼。伏查乌江为和州东界，其西界则裕溪口也，臣与周天爵、吕贤基等屡将此地紧要附折声明，只因贼在下游，相距尚远，论其缓急，自应以防守浦口为先，又苦皖省无兵，是以未及设备。臣前于奏委已革直隶州李承恩查办撮镇船只折内，亦经略陈大概。正在设法布置，而临淮之贼北窜，方待粤兵以资追剿，不图又有此股窜扰江干，虽经差弁往和、含、巢、无各州县密探，尚无回音，而道路传闻，人心已皆疑惧。臣原拟以粤兵属镇臣玉山在正阳关防堵，臣自率安庆兵督其后，今则势成牵制，兼顾为难，不能不以目前之兵，先其所急。查粤兵一半日可抵庐郡，安庆兵应仍留守皖城，臣拟即令粤兵赴巢县一带防堵，而以咨留过境之文登营副将沙兆龙统之；复调回缉匪之李登洲，并令李鸿章各带练勇同往协剿。诚以裕溪为庐郡门户，即为南北咽喉，必须于此堵住贼船，庶现在北窜之贼不致再添羽翼。惟是贼既乘

❶ 此处旁注云："查《纪略》，此股贼由江南上窜，犯桐城，破集贤关，再陷安庆，入江西，围南昌，即胡以晄、赖汉英、石祥贞等剧贼也。"又眉注云："《纪略》载伪豫王胡以晄等犯桐城，破集贤关，再陷安庆，分遣赖汉英、石祥贞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

虚而入，我兵数不满千，练勇皆未经战阵，水陆处处紧要，不但无夙将指挥，且四面无援，只此孤注，土崩之形已见，木支之力谁胜，此臣所为中夜仿徨忧心如捣者也。臣拜折后，即至店埠驿以就粤兵。其凤、定一带土匪，已饬署藩司督同府县设法扫除，毋令与贼勾结。前因镇臣兵勇单弱，曾移咨周天爵就近拨兵交其措置，谅不日即可派到❶。所有江南贼船上窜，现筹防堵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初四日（在护城驿）具奏，五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

同日奉上谕："本日据李嘉端奏，江南贼船上窜，并请留革员劝捐差委；复据周天爵奏会剿贼匪情形各折片，览奏均悉。前据向荣等奏，观音门外各船，探闻与贼起衅，即派官绅前往，谕以大义，给以免死路票。至四月二十二日，各船户遂与该逆决裂，各将船只烧毁。此外各船，有由夹江开入大江，零星逃散者，统计不下一千数百只，遣散水手万余人。此次扬帆驶过三山江面各船，或者即系向荣等前次遣散之船，亦未可知。惟贼情诡谲，现在江宁防剿严密，难保不意图上窜，且更恐乘虚北来，计与现窜怀、蒙之贼互相勾结。本日已谕向荣等确切查探，随时严防。李嘉端拟令副将沙兆龙统带粤兵赴巢县一带防堵，复调回李登洲、李鸿章等各带练勇前往协剿，即着该抚严饬该员认真堵截，毋任贼匪北窜。该抚请留张熙宇、赓音泰、德成等差遣，著照所请行，仍分别定拟具奏。张熙宇昨已有旨饬令赴闽，交王懿德差遣，此时皖省紧要，著暂留效力，俟事竣后再行前往。至临淮贼匪，现由怀远直趋蒙城一带，周天爵即日统带兵勇尾追，截其北犯宿、徐之路，并沿途痛剿土匪，杜其勾结；一面飞咨陆应谷、托明阿、琦善三路派兵会剿；又酌拨陕甘马步各兵，交吕贤基、李嘉端、吉昌等统带分驻，以资防剿，布置尚属周妥。本日已谕令陆应谷、托明阿、奕经等赶紧探明贼踪，迎头截击。据称此股真贼不过千人，其余多系裹胁，沿途逃散不少，该侍郎总宜相机设法，将真贼悉数歼擒，余匪自易扫荡。并着吕贤基、李嘉端严密堵截，饬属缉拿土匪，

❶ 这一句先作："谅不致度外置之。"

勿令勾结为患。所称拿获杨宗传等供称，李姓及林、吉二姓为大头目，与向荣前奏情形相同，著向现获各犯讯明林凤详、李开芳，吉文元等系何处人，何时从贼，详细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3本，页39－42

李嘉端：请留罪员差委劝捐片 再，臣前于徐州粮台借拨银二万两，已由周天爵、吕贤基奏明在案。嗣因军务紧急，复于太平粮台借拨银三万两，亦经向荣复准委解。乃自徐至凤一路为浦口北窜之贼所阻，自太至庐一路为江面上窜之贼所阻，迄今两项皆未到手。近由臬司张印塘筹备六千两，亦将用完。虽经催提各州县未完、未解及帑本各款，而安、凤、颍三属大半被贼，只庐、六二属尚有解款，又苦为数零星，无济于事。现在渐集数千兵勇，所费不赀，若非饷银源源而来，真有不堪设想者。万不得已，札委待罪臬司张熙宇，使任劝借军饷一事，以其素为众情推许，或冀有成。然临渴掘井之为，恐更难恃。臣本不应以此等情节形之奏牍，致烦圣心，惟是事处万难，不能不尽情倾吐，或者仰叨福庇，转危为安，是则臣所私心默祷者耳。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初四日具奏，五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

《皖抚疏折》，第3本，页48－49

李嘉端：蒙城失守安庆再陷折 奏为浦口北窜之贼已破蒙城，江面上窜之贼重扰安庆，两路牵制及筹办一切情形，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窃臣前以江南贼船上窜，现筹防堵缘由，于初四日在护城驿具奏，并声明拜折后即至店埠以就粤兵。臣因淮上之贼有周天爵、陆应谷等在西北一带堵剿江上之贼，浦口有琦善续派之兵，安庆有截回留守之兵，惟裕溪最为空虚吃重，是以令李鸿章于初五日自梁园镇前赴巢县。初六日，李登洲驰抵店埠，粤兵头起亦抵庐州，正在分饬防堵裕溪，而安庆、蒙城警报相继而来。据署寿州知州金光筯、署怀远县知县杨昌拔、蒙城县典史庄迺洊先后来禀，暨镇臣玉山自正阳关来函佥称，贼自临淮水陆两路于二十六日午刻窜入怀远县之新河北地方，经该署县督带乡勇三百人，在渡口力战，铳毙贼匪数十人，教谕王希杰、崔琯，典史吴镇临、千总傅兆祥，亦各带乡勇在涡河要隘一齐助

势，并将河内停泊之米船悉数招至南岸。该匪不能渡河，次日即由新河北窜往蒙城。该县督勇尾追，杀死长发贼数十人，生擒十余人，并夺获伪丞相铜印一颗。适县中报称土匪抢掠，又因贼匪逃窜已远，未便穷追。三十日未刻贼至蒙城，知县宋维屏率同典史及守备赵应试、把总耿如盘等各带兵勇，五门堵剿，杀贼数十人，战至酉刻，贼由东门并附城而入。宋维屏身受多伤，立时阵亡，经该典史将尸身抢获，印信尚无下落。赵应试左膀受刀伤一处，兵勇受伤多名，监狱仓库军装火药焚掠一空。初一日申刻大雨，贼乃乘间窜西北而去。臣阅之方不胜痛愤。忽据臬司张印塘禀称，初一日及初三日辰刻，连接总办粮台江西盐道熊莪并钦差大臣向荣来文，有贼船千余只溯流直上，饬令前途协剿。当即会同兼署副将富惠、前任副将松安、署知府牛镇、署知县冯元霆及各员弁等，带领兵丁，登城拒守。午刻贼船乘风直扑城下，开放大炮攻城，我兵抵御不住，渐次逃散。初四日丑刻，贼遂轰城而入。该司等率领残兵二百余名下城力战，万难抵敌，因公同商议本郡城池破坏，人民尽逃，并无仓库钱粮，不如退守距城十余里之集贤关，庶不致由此北窜。初六日午刻，贼果分股扑关，该司及各文武督同弁兵，激励该处团练、开放连环枪，毙贼十余人，始各退回。现仍设法合力堵截，务期即日收复，并请奏明一并从重分别治罪前来。臣查安庆自正月被贼后，三营兵丁招复募补，甫经足额，除分防水陆五十五汛及各项出差并字识人等外，防守者不足千人，应用器械仅制得抬枪、鸟枪、刀械七百余件，兵多未练，器亦未全，居民曾苦摧残，宜其一闻贼来，纷纷逃避。该司自奉委安抚，至今两月有余，督率各官，招集流亡，惩办土匪，现在办理平隶，军民极为安贴，方冀疮痍渐复，今又重被流离，南望皖城，能无痛哭？其时裕溪消息稍宽，然粤匪穷蹙之余，难保不再窜扰。李鸿章已至巢县，臣一面函致属其加意镇定，会同知县邵启元妥商酌办；一面飞饬广东官兵以后队为前队，折回安庆，交张印塘相机堵剿。集贤关为通北驿路，能否防其北窜，收复安庆，均未可知。而蒙城西北至亳州，接河南界，前闻贵州提督善禄兵至宿州，臣因凤阳二城业经收复，贼方窜扰怀远，当即飞咨属其就近赴亳、蒙一带剿堵，毋庸南来，旋即闻其折回永城，或不致任贼北窜。又准周天爵咨送现在怀远剿办土匪之固原兵六百余

名交臣调遣，亦经臣移交镇臣就近管领，以资防剿各在案。臣因无兵无饷，不能追剿逾淮之贼，已觉愧愤莫名；今安庆复被贼烽，若能扼住集贤关，为害犹浅，更须严守裕溪口。此外如和州之乌江针鱼嘴、无为州之泥汊河，在在皆通巢湖，实属防不胜防。且土匪既多，必须随地随时搜捕，方免勾结。现在安庆一路，惟恃粤东兵八百名；裕溪一路，惟恃李鸿章所带之勇；凤、定、怀、寿一带土匪，除饬署藩司责成各州县认真拿办，仍拟派李登洲往来搜捕，合肥则委已革直隶州知州李承恩会同该县设法办理。如果庐、凤土匪敛迹，安庆即日收复，臣自当督率兵勇，一面搜捕颍属土匪，一面追剿逾淮逆匪，断不敢株守一隅，只求自保。至张印塘等，虽与寻常失守有别，但既不能御贼，即属咎无可辞，应即请旨分别治罪。所有蒙城阵亡之知县宋维屏，应与前此临淮阵亡之主簿张士林一并请旨饬部从优议恤，以昭激劝。再，此次贼进安庆城，民间先已逃避，财物无可掳掠，惟将上次未焚房屋又多烧毁。臬司署内存有婺源县解到银三千两，原存银二千两，先期饬交把总顾建翎藏放井内；尚有平粜米钱二千余串，未暇运藏。至于凤阳府县印信，现已查明，并未遗失，理合一并声明。所有贼匪两路牵制及筹办缘由，谨缮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具奏，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

同日内阁奉上谕：李嘉端奏贼匪重扰安庆，请将不能御贼之员弁分别治罪一折。安庆自被贼蹂躏之后，一切战守之具尚未全备，该臬司张印塘等因贼船猝至，兵单退守，虽与拥兵失事者有间，然究系不能御贼，罪无可辞，安徽按察使张印塘、兼署副将富惠、前任副将松安、署知府牛镇，署知县冯元霍，均著革职，应得罪名，著刑部分别定拟具奏。现当防堵吃紧之时，未便令该革员等置身事外，仍著留于军营戴罪自効。蒙城县知县宋维屏，督兵剿贼，身受多伤，以致阵亡，不愧守土之官，宋维屏著交部从优议恤。钦此。

同日又奉上谕：李嘉端奏贼船重扰安庆一折，据称江面上窜之贼，于本月初三日直扑安庆府城，初四日丑刻失守等语。该逆由蒙、亳窜入豫境，已陷归德，北路情形万分吃紧，不意西窜贼船又扰安庆，该处疮痍未复，何堪再遭蹂躏，览奏实深焦灼！集贤关为通北要

路，必应严密防守，该抚已饬粤兵折回，交臬司张印塘相机堵剿，并令李鸿章带勇严守裕溪口。凤、定、怀、寿等处土匪，均责令该地方官认真缉拿，并派李登洲往来搜捕，俱著照所奏办理。现在豫省紧急，周天爵已带兵赴援，势不能兼顾南路，即各路赴豫之兵，亦难骤令折回。吕贤基系特派办理团练之员，当此时事多艰，惟当会同该抚，督饬帮办团练之署庐凤道给事中袁甲三、荆宜施道赵畇，并在籍之前任南河总督藩锡恩等，剀切宣布朕意，无论绅民人等，果能奋勇杀贼，严缉土匪，著有成效者，即著破格保奏，朕必立沛殊恩。此项义勇，别处不得征调，以本地之勇，剿本地之贼，较客兵更为得力。且该绅民等各有身家，与其被难转徙，何如互相保卫，谅必能深明大义，志切同仇，以期共膺懋赏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前折附片　再，前奉上谕，令臣详查分窜贼匪，究系由何路窜出等因。钦此。臣查四月初九日滁州来禀，即有贼由扬州窜出之语；以后各路禀报，大意皆同。近复有凤、庐等处居民，原在扬州小本贸易，被贼裹胁新经逃出者，佥称扬州窜出之贼共四股，其三股坐船南去，不知何往，此股于初六日至浦口上岸等语。先是臣差投效武举杨国庆往扬州大营探听军情，于四月初五日自扬州带回胜保致臣书一函，详及此事，贼由扬州窜出无疑；胜保书附呈御览。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具奏。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

前折附片　再，西陵阿所统黑龙江兵，前经臣催其尾贼追剿，昨据署藩司报称，该都统已于初一日带兵行至临淮，次日向怀远一路而进。伏查临淮至关山一带地方最为扼要，不可一日空虚，复经臣咨商托明阿，属其在彼驻扎，既可防后路贼匪窜来，并可御逾淮贼匪回窜，即为四路大兵声援，似于现在机宜，大有裨益。至前任南河总督潘锡恩，经臣暂留在庐帮办守御，业经奏准在案；兹因筹饷维艰，渡江劝谕设措，并咨调全椒训导潘申恩，以资差委，一面督率练勇防剿窜匪，咨请附奏前来，理合一并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具奏，五月十五日奉朱批：览。

《皖抚疏稿》，第4本，页8－22

李嘉端：皖省经费无出再向徐州粮台借拨请饬令照付片[1] 再，皖省经费无出，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到任至今，请饷者再，非特为增兵募勇计也，文武大小衙门，欲办一事，非钱不行。自办兵差防堵以来，州县官无不筋疲力尽，前署抚臣周天爵任内，遇各属告匮，即经批令提用存典帑本。今既数月，益觉难支，非不分别开征，而转徙仓皇，无从收比。其候补委用各员，尤难度日。于是办公则有津贴，出差则有盘费，时事愈迫，用度愈多。重以安庆两被贼烽，凤阳亦曾失守，至有饔飧不给、衣履不齐之官。臣欲保守地方，能不为之设法？前向周天爵借拨徐州饷银二万两，一再委员赴领，本日始到。据管理粮台署徐州道王梦龄申称：曾奉钦差周扎，一俟委员到徐请领，立即发给；旋又奉札，前项银二万两，毋庸由徐州粮台发给；近复奉钦差周、吕会札，饬令发交委员妥解，是以迟迟等因。查此项借拨银两，曾经周天爵与臣先后奏明，乃犹不免反复。刻下固原兵六百五十名，已归镇臣带赴颍、亳一带剿捕，西安马兵五百名，经臣派赴关山一带防堵，其饷银自应赴徐支领，以省往返之费。臣已札令陈启迈等遵照就近筹酌之旨，随时应付。第恐又有阻滞，必致贻误事机。所有徐饷二万两，已饬署藩司截留一半，以备凤、定各县一切支领；止有一半到庐，除应付粤兵粮饷外，尚需拨给张印塘等用度，所存实已无多。若借拨向营粮台之三万两日内渡江，尚不致于缺乏。否则势已不支，安能兼顾他处？惟有仰求圣明饬下周天爵行知粮台，遇都统双成、寿春镇玉山支领饷银，及臣再有借拨，均即照数付给，不必先行关白，免致延误。臣天良具在，断不敢稍涉虚糜，代人受过。谨附片具奏请旨。

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具奏，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

《皖抚疏稿》，第4本，页42—44

李嘉端：查明亳州失守文武情形折[2] 奏为查明亳州失守，文武阵亡受伤情形，据实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将贼由蒙城窜往西北缘

[1] 此为《芜关被扰无可征收折》后之附片，原未标题，这里的题目是编者拟加的。

[2] 此折又见《粤匪杂录》，已收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页19－20。《粤匪杂录》大概是当时常熟县人抄辑的，远在江南，辗转传抄，以与此《皖抚疏稿》对勘，可知其讹误甚多。

由，奏奉朱批钦遵在案。嗣因探报，有称贼窜永城并未至亳者，有称贼由亳州经过，知州孙椿未死，经钦差侍郎吕贤基令其仍出任事，听候查办者，当经咨行分别访察。其时裕溪、安庆江面，每日皆有西去之船，或数只，或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虽未闻其焚掠，而时复登岸买取食物，贼情甚为叵测；又闻九江用木簰扎住，贼船多有退回皖界者，鹤唳风声，几于应接不暇。旋据颍州府迭次禀称，蒙城被陷，该府即会营驰往要隘堵御，奈捻匪乘机欲行进城抢劫，以致居民迁徙纷纷，不得不折回安抚，并督阜阳县知县刘梦松严密缉拿，以除内患。适镇臣方自正阳关闻警驰至，而贼已窜往亳州，不敢再候援兵，乃督率役勇随同镇臣前往救应。途次接据探报，亳州已于初四日失守，署知州孙椿临阵遇害，吏目刘然被贼砍伤颈项，其子刘芬、刘芳皆被砍死，妾江氏自缢身死。复据该吏目暨州同熊英、护理都司权珍奎禀称：初二日闻警，当经该员等会同孙椿及学正汪昌善、训导朱廷杰，各带乡勇共三百余名分段守城，以存城兵五十余名昼夜巡缉。初四日卯刻闻贼将至，权珍奎即率同署外委徐振清、署哨官钱文献等，带领兵勇在四城防守。不意巳刻贼已爬城而入，该署都司等分头迎敌，杀贼八名，夺获洋枪一杆；乃因众寡不敌，权珍奎被贼扎伤右腿二处，经兵勇抢出城外养伤，孙椿遇害，刘然受伤沉重，钱文献阵亡，徐振清受伤二十四处，熊英受伤一处，兵丁吴桐林阵亡，夏金声等八名俱受重伤。贼已于初六日窜入河南归德府界。该府即随镇臣于十七日进城安民，一面查验属实，熊英、权珍奎受伤尚轻，惟刘然、徐振清伤重。各衙门尽皆烧毁，城外居民抄抢几空，房屋并多烧毁。复据孙椿胞姪孙源泰呈缴州印一颗，即委熊英代理州事等因。并准镇臣咨同前由。臣查亳州在颍郡正北，为入豫门户，前经臣咨会贵州提臣善禄，自宿州就近至彼剿堵，以防北窜，乃终缓不济事，以致陷归德，趋汴梁，贼势日张，上烦圣虑，臣等之罪，百口奚辞。寿春镇臣玉山奉旨守正阳关，虽带兵只二百名，贼亦非由彼窜，但蒙、亳相继失陷，泛地皆其所辖，咎有攸归，应请与不同城之知府毛含昱交部分别议处。所有阵亡之署知州孙椿、署哨官钱文献，并刘然二子一妾，皆系为国捐躯；又据钦差侍郎吕贤基来咨，并蒙城典史所禀，宋维屏之堂弟宋维炽、宋维峦，妹丈姚贞瑞，外亲陈作儒，家丁翁源、龙

福、汪泰及婢妾二名，同时被难，均属情有可悯，应请一并饬部赐恤，以示劝惩。再蒙、亳一带土匪甚多，现经镇臣督率知府随处搜捕，庶冀次第平静。所有亳州失守，文武阵亡受伤各情形，理合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具奏，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

《皖抚疏稿》，第4本

李嘉端：钱粮不克开征请饬部另拨甘饷折 奏为钱粮未克征收，甘饷无从运解，请旨饬部另筹改拨，以济兵需仰祈圣鉴事。窃查甘肃兵饷，先经户部在各省盐课、地丁银内分别指拨，内有咸丰三年夏、秋、冬三季兵饷，指拨安徽癸丑年应征地丁银九万两，咸丰四年春季兵饷，指拨安徽癸丑年应征地丁银三十万两，均限九月前解到。前准该省行文咨催。臣抵任后，当即饬司遵照。兹据署藩司奎绶详称：遵查安庆、凤阳两次被贼滋扰，司库焚劫一空，饬提各属应征上忙钱粮，并无一处解到；且被扰闻警州县居多，或因耕作失时，恳请蠲免，或因民力拮据，禀求缓征，断难望其批解。计本省待支兵饷、廉俸等款，尚须设法另筹；所有应解癸丑、甲寅两年协济甘饷，实属无款拨解等因。臣查安省八府五州，上年被灾，本年被贼者居其大半，小民转徙流离，失其故业，其余附近各州县，或警报频闻，或土匪四起，势难于风鹤屡惊之际，责以输将。现在本省正当多事，经费已苦难支，实无从协济甘饷。惟甘省为边疆重地，口内口外满汉各营兵饷及新疆南北各城经费，诚为刻不可缓，应请旨饬下户部另行筹款解运，以期无误军储。谨据实陈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六月十五日具奏，六月二十一日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

《皖抚疏稿》，第4本

王正谊：濡须舟中[1] 雾重云寒百物摧，似闻守令变舆台。安庆、金陵闻有变姓名役于贼者。衣冠毁裂生何贵，粉黛飘零死亦哀。金陵、镇江妇女，贼妇主之，以二十五人为一馆，多不胜其虐而死者。南国莺花从此尽，北门锁钥是谁开。浦口守兵二千人，贼至，以四骑出觇，一骑死，全军

[1] 此《濡须舟中》七律诗共十首，这里选录的是第二首和第八首。

弃营而去，贼遂上扰淮凤。全家一样成灰土，枉把金珠买贼来。扬州江寿民醵商金十余万赂贼，卒不免。

不能深入难无兵，困守真愁李北平。贼陷凤阳，巡抚李铁梅调兵未集，仅以二百五十人守定远。敢恨周郎忘远略，周侍郎敬修以五百人守宿，兵少不能御贼。只闻向宠有先声。向忠武公军金陵城下，贼甚畏之。九江南去连湘水，贼舟上犯九江、江西等处。五鹿西来接汴城。贼以一股破宋窥汴。白首可怜妻子累，侧身天地望神京。妻子在京乏食。

《惜心书屋诗钞》，卷6，页3－5

江浦

咸丰三年正月，粤匪洪秀全大股由楚、皖蔽江东下。……

癸酉，贼掠石碛镇。

二月戊寅，贼陷浦口。河标苇荡营把总包定国力战死亡。……

戊子，奸民李三引贼三人入县城，知县某弃城走。

丙申，钦差大臣向荣至自湖北，驻孝陵卫。是为南军。

壬寅，钦差大臣琦善至自河南，驻扬州。是为北军。

北军分黑龙江马队二千、吉林马队一千，驻陈家桥、李家凹，防浦口。都统德崇额、富春督之。马队初至颇肆淫掠，浦民诉于琦帅，帅示无论何项兵丁，敢有奸淫抢掠者，许该地方官捆拿究办，由是民乃粗安。

三月，贼于驻马河、九洑洲筑垒。

贼酋秦日纲闻南北大军至，乃分据沿江要隘，阻我南北之师，故于驻马河即乌江口、九洑洲在浦口金汤门南十余里立垒焉。

四月庚辰，贼陷浦口。德崇额、富春等率马队退六合。

伪指挥曾立昌自扬州遣其党朱锡琨、黄益芸等犯浦口，金陵杨逆亦遣伪丞相吉文元北渡，马队既走，贼肆蹂躏。嗣从六合获胜，浦口贼遂遁。

《江浦埤乘》，卷14，页8－10，《武备》下，附《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

六合

贺廷寿：兵事纪略　奥维文宗显皇帝御宇之三年春，粤逆洪秀全

自湖北劫略数十万众，掠舟下窜。二月初十日攻陷金陵省城，据为伪都，潜号天京。并旁掠瓜、扬、镇江郡邑，分党守之。六合孤城斗大，逼近凶焰，仓无宿粮，兵无尺籍，警报日三四至，危乎其危。邑令温绍原，当前数月贼陷湖北之时，即修城垣，治楼橹，及是，会同在籍御史徐鼐，集民团，捕土匪，慰谕抚循，民心借以少固。

十七日，贼犯东沟、下口、通江集、皇厂河沿江诸隘。乡民歼其二十七骑。二十三日以后，南军向大臣荣统师追击，驻孝陵卫；北军琦大臣善督师至自河南，赴剿维扬，抵六合，檄留副都统富春、德崇额等率吉林马军千人驻守六合，隶北帅，受节制，兼奉南帅调遣。绍原亦于其时创联保结团法，制器械，严斥堠，贼至鸣钲为号。别募壮士数百人，檄派前潜山外委达成荣、武生陆占魁教之击刺步伐，号曰亲兵。

四月初八日，贼奄至南乡葛塘集。武生张维翰乘马驰报。绍原以团勇御之龙池，颇有斩获。嗣因众寡不敌，千总徐琳、外委达成荣战死，民勇九十三人歼焉。贼进逼南关，张甚，酒脯饮群贼。夜漏三下，火忽起，烟焰烛天。贼于火光中见有白袍大将驰骋指挥，气象雄伟，负大小火炮以十数，手所抛掷处火随至，焚爇无遗。并遥望城上旗帜如林，大书“九江王”字。贼以统兵者乃郡王衔也，益大骇惧，众乱。兵勇蹑之，追杀数千人，斩其伪丞相一，伪总制四。贼败归，忿甚，复掠沿江各堡。绍原督守备秦怀扬，千总王家干、夏定邦等，随方堵御，贼技愈穷。自是“铁铸六合”之称闻天下，绍原知兵名亦大著。

南帅向大臣荣上其状，诏颁匾额以答神贶，城隍曰“灵应”，火神曰“威灵显耀”。邑令温绍原及诸将士叙功进秩有差。

《六合县志》，卷8，页17－18

温绍原：六合军中纪事　试绾铜章出楚山，无端氛祲逼江关。辛亥八月秋，奉檄委署六合县篆。烽烟累报邻疆急，羽檄遥从海舶还。癸丑三年，英夷轮船至金陵，达三山，向帅檄委登舟谕劳始退。差幸众情能敌忾，癸丑三年四月八日，贼压境，亲督民团数万攻剿始退。更邀神力警凶顽。是夜密遣纵火，默蒙神佑，毙贼无数。而今极目龙池草，丙辰三月十四日，贼复扰境，又亲带勇弁民团攻击，复蒙张提军督剿，立破贼于龙池，大败之。两

度春风血尚殷。

《六合县志》，卷7，页63，《艺文志》之三，《诗》

徐鼐自编：敝帚斋主人年谱 壬子，年四十三岁。

是岁……抵家十余日，而楚北告警，风鹤日惊。……十二月，武昌陷，始与邑侯今观察使温公绍原谨案：观察字北屏，江夏人，由知县累官江苏候补道，赠布政使衔，追谥壮勇。谋募乡勇五百人，分五队，以外委达成荣领之，操演以备非常。

癸丑年，四十四岁。

是岁正月十九日，始闻九江之败，陆制军单舸奔回金陵，阖城鼎沸。主人赴团练局议城守事，而请兄吉芝奉太恭人避居八伯桥之汪庄。谨案：是月府君条陈机宜，间道入奏，疏未达而金陵陷。旋奉旨留籍办理劝捐、团练事宜，从督抚臣之请也。

二月，浦口、金陵、镇江、扬州连陷，城中居民迁徙一空。谨案：金陵之初陷也，英夷火轮船驶入长江，南帅向忠武公檄府君与温壮勇公往定夷酋约。时黑龙江兵之驻浦口者肆淫掠，江浦令曾勉礼不敢问。府君至浦口，民遮道号呼。府君以情闻于北帅文勤公琦善，帅札江浦、六合县令，无论何项兵丁，有奸淫妇女、抢掠钱财者，准地方官捆拿究办，用是兵民得相安。

三月，钦差大臣都统衔琦善公、帮办提督陈公金绶、四品京堂胜保公，统大兵复浦口，谋进兵扬州。主人谓浦口不难于复，而难于守，上书各大帅，请留兵守浦口、六合，以防贼尾袭大军之后。陈、胜两帅过邑之东门外，主人与胜帅有寮谊，面陈之，胜以兵少辞。数日琦帅来，主人揖之马前，帅许留吉林马队三千人分防浦、六。寻副都统德崇额、富春、穆□□，参领巴□□驻营邑之龙虎营，居民始有固志。此为浦、六驻大兵之始。

四月初四日，贼再陷浦口。初八日壬午夜，自梅官营间道奄至龙池，去城三里。温观察仓卒率乡勇出御。主人遣骑告龙虎营之官兵。徒步登城，望见乡勇败归，浮桥上下舟樯有“太平兴国”蓝布白字旗。方错愕间，而德都统、巴参领已率兵驰至城下，枪毙执黄旗贼目于浮桥南，又连毙之，无虚发。观察亦自城外招溃勇入，与官兵并力守御。贼驻南关外，将毁火神塑像，数十贼绳曳之不动，劈像首刃为之折。酉刻，人民舍酒脯群饮。夜三更，一贼突呼火起，众惊出视，

则街衢前后民舍皆火，骇而狂奔，则火出衣袖间，谯出叫呼，展转灰烬。脱走者，仍故道走江岸，乡民歼之焉。是夜，城守者闻火光中人声喧呼，惊疑莫测。旦遣壮士缒城视之，则焦头烂额者横陈十余里，惟发长一二尺之头颅尚存。视昨晨接仗处，则我千总徐琳、外委达成荣暨乡勇士兵死者五十三人，尸身可辨识，取而殓之。

《敝帚斋主人年谱》，页21－23

黄钧宰：温明府 六合温明府绍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负异才，性孝友。咸丰元年，权知六合县事，下车修城垣，屯战谷，期年集事。二年冬，粤贼初犯武昌。公曰："六合虽小邑，然滨江屏蔽淮泗，贼乘风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于是招募壮勇，制器械，以备不虞。三年春，贼据江宁，陷扬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队窜扰凤、泗间，邑城四面受敌。公率众与战，贼少却，继以大队夜至。或议闭城扼守，公曰："不出战，不能守城。"预戒兵勇：不及贼毋发火器，夜行宜静毋哗。遂出，纵马前行。众请所之，公曰："惟予马足是从。"贼初由长江鼓行东下，屡陷名城，大帅遇之辄溃走，势焰方张，既至，见城小，内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间道绕出贼后，铳炮竞发，以暗击明，贼众惊溃。我兵奋前追杀，无不鼓舞争先，一以当十。贼自相冲击，死者无算。……

【又】予闻桂伯陈先生云：贼之初犯六合也，伪军帅孙寅三等率众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饱食出战，而预迁城南民于城内，空其室，广积薪草，灌油其中，灶底皆布火药。既战，历数时，佯败入城。贼追至城南，馁甚，各就民舍炊饭，灶突火起，远近同发。公急开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贼饥疲不能拒敌，杀死溺毙者过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创者。

《金壶七墨·遯墨》，卷3，页10－13

滁州

咸丰三年四月，粤逆杨秀清遣贼将林凤翔、罗大纲由金陵北渡，分犯六合、滁州，期会临淮，并力北窜。初七日，二贼率众数万渡江至浦口。初八日，凤翔向六合，大纲向滁州。初九日天明陷滁，午后

悉西窜。先一日，守城勇丁二百人闻风溃遁。知州潘忠褧具衣冠欲以身殉，家人拥避北乡，贼去数日返署；俄传贼又至，复走，得暴疾，卒于丰乐亭。凤翔至六合浮桥西，勇目雷公八、武举夏定邦渡桥迎击，公八战没，邦定不支。忽贼队中火起，衣皆自焚，大惊遁回金陵，士人佥云火神助阵也。大纲在临淮待凤翔不至，拥众回窜，十九日日中，抵清流关下；适琦善由扬州派胜保追贼驰抵关上，所部三千皆吉林马队，登高注下，矢射如雨，贼大败退，奔池河。是役也，滁人逃归者云：贼至池河大哭，谓山上见一黑衣人，高数丈，左右指挥，矢无虚发，至有一矢穿两贼者。士人亦云，关帝遣周将军助阵也。盖关上有庙，圣像于初九日为贼所污，庙亦焚毁云。

《滁州志》，卷1之2，页12－13，《祥异》，《兵事附》

王正谊：请守清流关记俗名关山　四月初九日，据滁州禀："扬州贼船数百，约三千人，于初四日自浦口登岸，山东兵二百名与战不胜，黑龙江兵以四骑出觇，一骑死，全军弃营而走。贼遂北窜，焚此霸营、花家营，逼滁州，祈速救援"等语。王正谊因请派兵勇驰赴清流关防守，其说曰："自江浦北行，由宿而徐，不过十日，一路平衍无险可守，临淮、固镇水浅岸狭，可绝而渡。惟清流关据高临下，山道崎岖，可以少胜多。今虽乏勇兵，而庐守之勇尚四百九十余名，海都司之兵亦二百七十余名，请即派往，相地布置，并带大炮十数座当路安设，伏兵四旁，随机掩杀。一面号召四乡团练为应兵，必有至者；一面飞咨琦静庵、周敬修迅速赴援，不旬日而援大集，贼可灭也。如是，则我之藩离既固，而北门锁钥亦高枕无忧矣。不然，贼一路长驱，裹胁日众，北宿南庐，西而蒙、亳，贼窜之路愈杂，我守之力愈分，将何以应之？"此说上数日不能决，而贼据临淮矣。

《皖游杂录剩存》，页7

凤阳

咸丰三年，……四月甲申，粤贼窜定远之池河驿、凤阳之红心驿，直扑临淮。乙酉，临淮陷，乙未，凤阳府县两城并陷。周天爵督同举人臧纡青由固镇、怀远围剿；侍郎吕贤基令员外郎孙家泰带勇，

协同总兵玉山赴凤阳会剿。丙申，临淮贼回窜滁州，为琦善派防清流关之兵所遏；胜保亦由天长、盱眙援临淮。庚子，凤阳之贼趋怀远，怀远陷。壬寅，官军复凤阳府县两城。周天爵追贼怀远。癸卯，贼走蒙城。《方略》

当粤逆之北扰也，四月癸卯，定远土匪黄四、郑三、李文藻扑城，署知县郭师泰擒斩之。《定远县志》，《李嘉端疏》

《光绪凤阳府志》，卷4下，页86－87，《纪事表》下

咸丰……三年二月粤匪陷江宁。当是时，庐、凤、颍捻匪结党横行。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务，驻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遂摄抚篆。先是金陵失守，人心惶惶，抢夺四起，知县黄元吉诛首恶数人，人心始定。同知廖新奉委于临淮、郡城两处设局募勇。四月初十日，忽有南来败兵皆无器械，诘之，诳对兵奉北调，仓皇渡淮而去。十一日晡后，粤匪李开芳、林凤翔率众奄至，讹传黑龙江兵过境。黄元吉恐其滋扰，带勇赴临弹压，遇贼西关，接战，练勇邱金章暨在押释出之小李三伤贼多人，因寡不敌众，死之。余勇退守县城。日暮，贼焚四关，居民奔窜，土匪乘势劫掠。二十一日，粤匪进犯府城，庐凤道奎绶、知府裕恭、知县黄元吉，广集练勇，设防于独山、九华山两处。黎明，贼率大股分两路夹攻，堵击不利，两城失守。此粤匪陷城。武生席大士练败，战死于县东关。周天爵、吕贤基派队协同寿春右营都司海琛会剿。二十六日，贼渡淮，焚浮桥以拒追兵，西窜怀远、蒙城。官军收复临淮暨府县两城。

《凤阳县续志》，卷16，页2－3，《杂志》，《纪事》

蒙城

咸丰二年，萧县逃匪冯金标、王凤山流匿蒙、亳间，冬，结诸境盐棍刘洪立、孙五雷等聚党千人，抢掠民间。

三年正月，邑侯宋公维屏会守备赵应试带营兵同乡勇捕之。兵溃，宋公被执。公厉骂，贼不敢辱，逾日送归。颍州府知府毛含煜带兵会剿，至雉河，贼遁。知府还，贼复聚，拥张乐行为首作乱。二月，漕督周天爵遣长子招抚乐行，尽赏顶戴以笼络之。

夏四月晦，粤匪陷城。邑侯宋维屏具公服坐大堂上，贼至，刺杀之，并其弟维翰、维炽、维銮，仆翁养吾、翁养尔。蒙绅殉难者，拔贡生陶成，文生胡勤施、冯登榜，监生葛祖令，勇目马佩等共数十人。贼住三日自去。城内乱，典史庄乃洊不能禁；钦宪吕贤基委营员徐旭以兵镇之，始定。……

四年二月初三日，粤匪由颍上窜蒙，蒙失守，旋去；初七日、十一日凡两至，皆陷。四月十六日，粤匪败回窜，城又陷。袁钦宪遣候补知府臧纡青赴援，未至，贼已南遁。臧纡青驻数日乃还。

《蒙城县志》，第3册，页7－8，卷5，《武备志》，《兵事》

李炳涛：奉宪修监狱捕署碑记　王法之森严，莫重于狱，棘垣高环，望而生惮，拘罪人，亦以警良民也。典史，监狱者也，官卑而职要，故署与狱近。咸丰三年，蒙陷，狱、署咸毁。

《蒙城县志》，第7册，卷9上，页41，《艺文志》，《记》

宋维屏，字建侯，（花县）隹锦山人。博通经史，晓习兵机，事父母以孝闻。由增生中道光癸卯科举人，乙巳科进士，即用知县，分发安徽。充丙午、壬子江南乡试同考官。初补五河，大宪以为政清勤，士民爱戴，调补蒙城。维时盗氛日炽，公练兵民为守御计，订议章程八条：一、派雇团丁，以资保围；一、酌分段落，以便呼应；一、置给器械，以资捍御；一、严查匪屋，以清盗窝；一、添设棚卡，以期周密；一、轮班防警，以均劳逸；一、分股稽查，以专责成；一、预筹经费，以垂久远。详禀上宪，报可，通饬各州县查照举办。蒙城境内借以安堵。咸丰三年四月，贼踞临淮，公即通禀巡抚李嘉端、藩司奎绶、臬司张印塘、钦差大臣周天爵，以临淮关为西北要地，逆贼分股窜踞，亟应截击。其由蒙城至归德之刘家口一路，尤须派员择要固守。四月廿一日，凤阳失守，公又通禀，以凤阳当衢要，现既失陷，查贼党多系土匪，当此万分吃紧之时，亟应分饬各府州县合力剿办，以防分窜之路，不宜稍涉延缓。四月廿六日，大股窜入怀远，此时已知事不可为，公又通禀，以贼情紧急，万不可再有濡滞。知县随身兵丁仅数十人，既无一旅之师，又乏可靠之将，束手无策，惟有激励兵丁，竭力堵御，与城存亡。知县一身何足惜，将贼由蒙城西向，而河南之商邱、鹿邑、陈州，在在可虞，大局何堪设想。书

上，俱未奉批。贼于四月三十日大股直逼蒙境。公督同练总拔贡生陶成、练长姚先、陈义[1]，率练兵迎击于县东之马厂沟地方，亲冒矢石，鏖战良久，陈义死之。因众寡不敌，退守县城，逆跟踪入。复因巷战不利，急归县署，朝服端坐大堂，逆贼蜂拥而入，公在堂大骂，刀矛齐下，立时遇害。【姚】先由西路驰入，偕公弟宋维翰、宋维炽、宋维銮，仆从翁善吾、翁善汝，均手刃贼被害。练总陶成、监生葛祖令亦格斗同时阵亡。从毙一十九口，义婢添福、【添】寿二人赴井死。五月初三日贼去，官绅民醵钱棺敛，颜色如生。续后官绅民兵屡见公英威显灵在署云。至五月初十日，河南归德府失守，河南巡抚陆应谷奏报，贼踞凤阳之后，斜出蒙城，裹胁万余人，并有船三四百号窜入，归德失陷，核与公之先见相同。此公之深谋远虑，诚至明生类如此。……公卒年三十八岁。孤子年仅六龄，今光绪己丑恩科举人、大挑直隶知县兼云骑尉世职宋士伸，即公之子也。据《蒙城县志》修。

《重修花县志》，卷9，页10－11，《人物志》，《列传》

亳州

亳州五月旧有会场，百货云集。贼以所掳货船五六百只，暗藏兵器，络绎抵亳，泾泊河下，约定某日大股到齐，然后动手。先扮客商技术诸色人遍布州城内外，州人颇疑货船倍于往年，间有欲与交易者，辄云货客未至，不敢私售。一贼入市，误践人足，旋以好言慰之。州人怪其语音有异，争殴击之，经人劝息。该贼忽口呼一哨，一时呼哨之声直抵河下，俄而各船鸣鼓矣，展号矣，黄旗张挂矣。方错愕间，贼匪纷纷争门而入，州城告陷矣。时大股尚未到齐也[2]。

见姚宪之：《粤匪纪略·蛮氛汇编》抄本

---

[1] 姚先是宋维屏的岳父（宋妾之父），陈义是宋维屏的姐夫，都是远从花县家乡跟到蒙城来吃“官亲”饭的（据同书本传）。

[2] 这段话低格抄写，不是姚书中的文字，是别人插进去的。另有两处插话署名冀镇芳、镇芳，这一段或许也是此人写的。

三、未渡过黄河的太平军南返经鄂东进入安徽

太湖县

咸丰三年……秋七月，山东溃贼数百人窜过县境，知县张宝镕[1]率团勇追之不及。贼踞江宁，遣其党分扰山东、直隶等处，官兵击退之，贼遗散零股数百人，由英山窜入县境。张宝镕率团勇出御，贼由间道入城，焚县署及丰备仓，径趋怀宁江家嘴，团勇追之不及。

《太湖县志》，卷14，页8－9，《武备志·兵事》

李嘉端：贼踪分窜现筹堵剿会衔折 臣吕贤基、臣李嘉端奏，为逆匪分窜肆扰，臣等现筹堵剿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李嘉端前准署两湖总督张亮基咨会，豫省贼匪由仙花镇窜入黄安，复由旱路东窜，当即分饬六安等州县会营亲督兵勇，实力堵截。复闻江西获胜，贼船败窜，扎饬沿江州县营泛，一体相机防剿。并议驻守梁山，因需用兵炮甚多，一时未能齐备。又因贼匪四出掳粮，委员持令前赴巢县一带，谕止运贩米石。而附近水次居民，趋利忘害，往往乘间运米过江。兹据巢县禀称：七月初四日，有贼船数十只掳掠米船，继又有数百只窜扰梁山，烧毁民房及游击公馆，在裕溪至梁山一带停泊，尚未进口。并闻逆匪声称欲在梁山屯扎。虽系虚言恐吓，不可不严为之防。当即饬令已革知县黄元吉在东关一带协守，与编修李鸿章互为声援。两月以来消息甫定，旋于十一、十二等日连接各属禀报，湖北逆匪于六月二十九日由黄安窜至麻城，搜括典铺；七月初四日攻陷罗田；初六日，有贼四人，行至英山县河边，被该县盘获；是日申刻，即被贼千余人扑入英山县，开监放犯；初七日窜往太湖等情。臣等闻之，不胜愤恨。查太湖为东至安庆北至庐州要路，该匪甫经窜入，必应速挫其锋。当经扎令署潜山营游击凌庆桂，督率该营官兵，由潜山前进；已革游击赓音泰，带领粤兵三百名，随后应援；已革副将松

[1] 张宝镕，字凝初，河南虞城人，进士，道光二十七年来任太湖知县，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来攻，破城被杀。

安，选带省营官兵，由石牌河前进；已革前任臬司张熙宇，带领六安州壮勇五百名，随后应援；并饬已革臬司张印塘，督同守备韦敬章，带领现驻庐州之粤兵三百名，驰赴舒、桐县境地方，相机进剿。复虑兵力单弱，檄调总兵玉山、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各带在颍、寿剿匪之兵勇，前来协力迎击；再将驻守集贤关之粤兵二百名，六安州壮勇二百名，交已革参将富惠、署安庆府知府牛镇、署怀宁县知县冯元霆管带，在集贤关、练潭等地方择要驻守，以备两路策应。臣李嘉端在庐州居中调度；一面与臣吕贤基，督同新任布政使等，备办城守各事。如果兵勇奋力截剿，此股逆匪可期悉数歼擒。所有臣等会筹堵剿缘由，理合由驿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七月十二日发。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

本日奉上谕：吕贤基、李嘉端奏贼匪分窜筹办堵剿情形一折。逆匪分窜肆扰，由黄安、麻城攻陷罗田，扑入英山，窜至太湖，亟宜翦除净尽。著该侍郎等即责令带兵各员，扼要堵截，合力剿洗。并饬各该地方官及营泛员弁等，认真防守城垣，巡查江面，毋任匪党拦入。本日据周天爵奏，遵旨捕拿颍州等处捻匪，业经歼毙多名，并擒获匪首正法，拟即亲赴该处，统率兵勇，剿除余党等语。周天爵著即赶紧前往颍州一带剿捕捻匪，并著李嘉端饬令地方文武协力兜拿。吕贤基分饬乡团自相保卫，互为应援。总期及早廓清，毋任勾结滋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皖抚疏稿》，第五本，页20－24

李嘉端：贼踪水陆并扰情形吃紧会衔折　臣吕○○、臣李○○奏：为贼匪水陆并扰，势成牵制，现在安徽吃紧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前因逆匪窥伺裕溪，窜扑太湖，当将两路筹办缘由，专折具奏；复遵奉谕旨，移咨钦差大臣琦善、前四川总督慧成、侍郎衔周天爵抽调官兵，以便防守各要隘；一面札饬颍州府知府毛含昱、寿州知州金光筯，各带兵勇，随同周天爵剿办颍、亳土匪；檄催镇臣玉山、知府衔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南来应援各在案。兹于七月十八日接准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来函及巢县知县邵启元等禀称：十三日有贼船二百余只，放炮摇旗，驶至运漕，由黄雒河直上，离东关十余里，见有准备，暂行退回。所有运漕典铺及居民牲畜，悉被抢掳，并将江口

米船掳去三十余只，扬言由此攻扑庐郡等情。又据太湖县知县张宝镕禀称：前闻逆匪窜入英山，当即会营赴英、太接壤之枣柿岭堵御。讵该逆由僻径偷渡，于初十日攻破西门，该县闻信赶回，逆匪已焚烧县署仓廒，窜往石牌。又接已革前任臬司张熙宇等禀称：探得贼扰太湖后，即乘筏至石牌抢掠，现于三桥头插树伪帜，声言来集贤关、练潭、桐城各处等语。查张熙宇等与松安合兵驰往石牌，赓音泰与伍登庸等亦驻往潜山，扼要迎击；令贼船突入运漕，正欲分我兵势。现在李鸿章驻扎东关，黄元吉亦由陆路应援，臣复令户部主事王正谊驰往会剿。该处现存乡勇不及二千名，倘贼船悉数前来，兵力仍形单弱，已饬文生李鹤章带勇由陆路驰往接应。并令六品军功徐怀义，带勇由施口水路堵剿。复调都司海升，统带官兵自凤阳折回，会合迎击。一面飞咨周天爵饬催山东兵星驰赴庐，以资调遣。又闻巢县河内有米船水手数千，同心杀贼，已由持令谕止米船之庐州同知常裕暨该县约令应募，如能奋勇立功，即行给予奖励。至庐州与桐城、巢县径路交通，尤虑三桥头、运漕各匪合伙窜扑郡城，且知运漕至郡城又有水陆两路，现虽分路防剿，若无大队以督其后，仍恐未必得力。虽玉山不日可到，亦只带兵二百名。刻下赶紧添募壮勇，俟有成数，察看各路情形，何处最为吃重，臣李嘉端与臣玉山分别缓急，亲身督带前往策应，庶兵力既厚，逆匪可望荡平。至连日城内居民闻警不无迁徙，此时惟以镇定人心为重。臣等现在督同新任藩司及府县各官，上紧料理守御事宜，以期有备无患。再，查胜保往豫剿贼，带去留皖之固原兵六百五十名，及西安马队官兵五百名。旋据胜保咨称：将参将嵩瑞管带之山东兵四百名拨皖，由臣调遣，屡次催提，尚未前来；应请敕下南河督臣杨以增，赶紧催该参将星速带兵驻守滁州、关山一带，以防逆贼北窜之路。至英山、太湖失事各官，咎有应得，容俟确切查明，另行办理。所有逆匪分途窜扰缘由，谨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具奏，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

《皖抚疏稿》，第五本，页25－30

李嘉端：连次获胜石牌贼匪全股尽殄会衔折　臣吕贤基、臣李嘉端奏为官兵连获胜仗，石牌全股贼匪迅就殄灭，恭折驰奏仰祈圣鉴

事。窃逆匪自被湖北惩创之后，复收集党伙，裹胁居民，乘间扑至英山，旋入太湖；又有裕溪一股，驶入内河，牵制我师。百姓迁徙纷纷，势颇震动。臣等当与藩司刘裕铨会商，调遣兵弁；臣李嘉端复迭次信知张熙宇筹画机宜，并令张印塘驻扎桐城堵剿。嗣逆匪由太湖乘筏直抵石牌，复窜江家嘴，踞住汪姓祠堂，并分股窜出洪家埠抢船，意图东下。张熙宇随厚犒士卒，分兵两路，于十九日令赓音泰、伍登庸督带广东兵驰往洪家埠，松安带安庆兵作为后队，星夜进发；并令富惠带领六安壮勇支天柱、宋冠英等，由五显庙赴江家嘴迎剿。赓音泰等驰至洪家埠，遥见该逆在山上扎营两座，河内已有贼船。当令广东兵先攻水路，枪炮并施，击坏贼船十余只，又击沉五六只，扑杀贼匪四五十名，受伤落河者百余名，内有穿黄马褂者数名，穿红马褂者十余名。山上贼匪赶来救应，我兵奋勇争先，迎头拦剿，杀贼数十名，生擒二十余名，内有穿黄马褂者二名，穿红马褂者数名，夺获大黄旗两面、骡马三十余匹、抬炮二位、器械多件。时富惠督率六安壮勇，驰赴江家嘴，该逆抵死抗拒，酣战多时，被我兵击败欲逃。适洪家埠剿败之贼逃回该处，我兵奋力攻击，杀贼数十名，割获长发贼首级十余颗，击伤落河者百余名，生擒十余名，夺获火炮一位，旗帜、炮械、马匹多件，余匪奔溃。兵勇等穷追剿拏，又割获长发贼首级十余颗，生擒二十余名，夺获大黄旗一面、黄旗四面、红旗五面、小黄旗十余面、马二匹，各色旗帜、抬炮、刀械、枪矛等物不计其数。当将已获贼匪验明多系长发，正法四十七名；其短发十九名，讯系附近被掳良民，即行释放。我兵并未受伤，驻扎五显庙，密探该逆前窜何处，即往驰剿。一面飞饬各州县，警诘搜拿。其运漕一股，经李鸿章驻守东关，相持四日，至十九日李鸿章委令供事叶春培、勇目从九品蔡文英等，往运漕攻剿。蔡文英与勇目李章恩、郑德鳌带勇直冲贼队，铳毙穿红马褂执旗贼目一名，轰伤长发贼十余名，穿红马褂幼贼数名。我兵火药将尽，用长矛短刀交仗，互有杀伤，因后队相离过远，救应不及，遂致小挫。义勇童邦绪一枪铳毙四名，被贼攒戳而死。现在知县黄元吉已抵东关，复饬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带勇驰往，会同剿办。镇臣玉山已抵庐州，即日赴巢。张印塘统带粤兵亦不日可到。俟石牌等处余匪搜捕净尽，再将张熙宇所带兵勇分拨数百，均交

玉山，与都司海升所带官兵并力剿击。臣等督饬府县将城乡团练合为一气，声势相联，以资防守。该逆有洪家埠、江家嘴之败，叶经胆落，趁此军威大振，谅无难悉数歼除[1]。查已革臬司张熙宇，激励弁兵，一日之间将全股贼匪扑灭殆尽，未损兵勇一人，实属奋勉出力，可否量予鼓励，出自皇上天恩。所有出力弁兵及运漕伤亡乡勇，容俟确查另行奏明办理。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具奏。

《皖抚疏稿》，第五本，页44－48

李嘉端：土匪攻城擒获分辨折片 再，前据霍山县知县成福节次禀报，七月初六日，有贼四人行入英山县境，因语音不符，被差盘获，搜出路程清单，经该县将四人管押。是日申刻，有贼千余攻扑英山县城，开监将四人放出，盘踞城内，初七日窜往潜太一带。有探役至英山城内，见王永祥钱店被抢，伤有三人，该县不知下落。并据六安州按照霍山县禀报转禀到臣。嗣据英山县知县祝昌奎禀称，前因探闻贼窜罗田，即与把总吕长清赴罗田接界之落梨河犄角分驻。该匪因防堵甚严，退至石桥铺，改路沿河直上，潜至城南。城内典史葛兴伦率绅士拒守，该县亦勒兵回城。逆匪不敢停留，奔往太湖，该县会营追贼接仗，先后伤毙贼匪二名，生擒长发贼刘喜一名正法，余贼乱窜，仓库照旧封固，监狱依然安禁等因。臣查该县所禀情形，与霍山县等所禀迥异，如果贼已入城，何以仓库监狱并未被劫？如谓贼系掠城而过，何以霍山县禀称贼匪盘踞城内，并探役入城侦有钱店被抢伤人之事？是否霍山县探听错误，抑系英山禀报有捏饰情弊，均应确切根究。除札饬六安州据实查明另行办理外，理合附片具奏。

（咸丰三年）八月初九日拜发，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

《皖抚疏稿》，第6本，页14－15

李嘉端：剿办股匪文武出力员弁请奖折 奏为遵旨恳恩以示鼓励，仰祈圣鉴事。窃臣前与臣吕贤基会奏，江家嘴、洪家埠剿贼连胜，并声明出力员弁查明另奏一折，奉上谕："已革臬司张熙宇，激厉兵勇，将石牌全股贼匪扑灭殆尽，实属奋勉出力，著加恩赏给五品

[1] 此四字先作"克日荡平"，后改作"悉数歼除"。

顶戴，余著照所议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有功必禄，鼓励戎行之至意。当经钦遵行知去后；旋据张熙宇将在事文武劳绩较著者，开具清单，呈报前来。臣伏查安徽自正月被贼后，四月则凤阳两城失陷，五月则安庆重遭蹂躏，风声鹤唳，远近皇皇。虽团练颇不乏人，每自谓拿土匪则有余，杀粤贼则不足。臣接见绅士，力言贼皆乌合，官民果能黾勉同心，贼必不敢正视。复经明示晓谕，几于三令五申。乃闻报辄惊，仍多恇怯。自有石牌之捷，兵勇气倍于前，道路相传，亦皆胆壮。所有在事出力员弁，亟应吁恳恩施，庶几观感之余，人人思奋。除劳绩稍次，由臣存记，及擒生获首级者，分别按格奖赏外；复核张熙宇开报最为出力各员名，委无冒滥，理合缮拟文武二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咸丰三年）八月十五日具奏，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

《皖抚疏稿》，第6本，页41－43

前折附片　再，编修李鸿章自四月带勇驻守东关，正当炎热之时，弹压巡防不辞况瘁。此番运漕击贼，虽未大挫凶锋，而数月勤劳，亦堪嘉奖。现仍分守要隘，与镇臣玉山互为声援。合无仰恳天恩，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以示鼓励。谨附片具奏请旨。

（咸丰三年）八月十五日具奏，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

同日奉上谕：李嘉端奏，遵旨查明剿办股匪出力之文武员弁，开单请奖一折。逆匪由湖北窜至安徽石牌地方，经已革臬司张熙宇激励兵勇，将全股贼匪扑灭殆尽，所有在事出力之文武员弁，自应量予恩施，以照激劝。除张熙宇已赏给五品顶戴外，翰林院编修李鸿章，著赏给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单二件，并发。钦此。

《皖抚疏稿》，页44－47

李嘉端：请饬部再拨饷银以应急需片　再，安省自军兴以来，业经八月，沿江州县被贼蹂躏者多，一切兵勇口粮勉力支持，万分拮据，虽前次有截留及借拨之项，而半年例支兵饷已及八万，加以招募乡勇，节节防范，需用浩繁，入夏后尽系提用发典生息本银一项，为数亦属无多，且各典多有被贼焚抢，一时不能提齐，仅于徐州粮台领到粤兵两月口粮。前有豫、楚窜回之贼扰及英山、太湖；嗣复有金陵窜出之贼，由西梁山至含山之运漕抢掳米石，旋又至无为州掳掠典当。即徽州各属，

亦因江西饶郡失守，皆办防堵等事，一切所费已属无赀。且处处震惊，民多迁避，下忙钱粮催解实难。臣与藩司竭力筹商，方期变通捐例以资接济，不意安庆现复被贼蹂躏，亟应合力攻剿，各路兵勇一到，经费更不可缓。闻粮台未到之银现亦无多，不能不预为筹画。安省既无所接济，即捐例变通，亦缓不济急。惟有仰恳天恩，饬部再拨饷银二十万两，迅即解皖，俾应急需。此实万分吃紧之情形及臣等不得已之苦衷，冒昧渎陈，附折具奏，伏乞圣鉴。不胜惶悚之至。谨奏。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具奏，九月初十日奉到初四朱批：户部速议具奏。

《皖抚疏稿》，第6本，页76－77

四、北伐援军的出进皖北和苏北

咸丰三年，复赈铜、沛、丰、邳、砀五州县及徐州卫灾民。春，萧疫，沛水。三月，宿迁地震，大饥，疫。……

咸丰四年，复赈铜、沛、丰、邳、砀五州县〔及〕徐州卫灾民。二月，粤匪洪秀全分股北窜，扰掠铜、萧、砀等境，遂渡河攻陷丰县。知县张志周等死之。官兵追击，复丰县。贼窜山东，复回陷丰县，官军再克之。冬，沛饥。比年决河未塞，徐北境皆大水。

《同治徐州府志》，卷5下，页56－57，《纪事表》

张志周，字莲渠，密县人。初署邳州，咸丰初两任丰令，抚绥饥民。……粤贼结筏渡河，猝抵城下。志周集民兵固守，粮器俱尽，益不支。城陷，志周急归取印怀之，贼踵至，遂投水死。仆苏福、徐锦、李晏皆被戕。

冯调鼎，丰教谕。咸丰四年，粤逆陷城，率家属赴水死。

《同治徐州府志》，卷21下，页40，《宦绩传》

施积福，绍兴人，咸丰四年任丰县典史。粤贼破城，率子儆仗剑守狱门，俱被害。

《同治徐州府志》，卷21下，页41

王星烶，监生；弟星煌，诸生，萧县黄家口集人。咸丰初，团练义勇卫乡里。四年二月，粤逆大股北犯，突至黄口，直扑寨门。星烶

燃炮伤贼五六人，少却。汛弁曹某欲乘其却率众走避，星烻笑曰："死耳，安能避鼠辈苟活耶！"无何，贼大至。星烻执旗麾众力战，见贼大骂，贼杀之；星煌奔救又杀之。掠星烻子孟培去，孟培时年十二，亦大骂不屈，并杀之。星烻兄子孟城、孟坚，孟城疾甚，其母为乞命。孟城曰："吾世族子，奈何为贼屈！"贼怒脔割之。孟坚在馆肄业，与馆师王司基并被杀。同时死者百数十人，祀徐州昭忠祠。王司基者，邑廪生，死时骂不绝口。贼取案头书覆其尸，数日面如生云。

《同治徐州府志》，卷22中之上，页31－32，《人物传·忠节》

王星烽、王星熯、王星灼、……陈尧、张立有、凡义勇一百十八人，咸丰四年二月十二日，在黄家口集从练长王星烻等御贼被害。

李二、朱五、张大汉、……李均、老陈头，凡义勇二十人，咸丰四年二月十四日，从刘家店集练长李长翰等御贼被害。

王中兴、王中封、王中堂、李智、李元戎、王留住，凡乡民六人，咸丰四年二月十四日拒贼被害。

樊德辅义勇一人，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从练总袁恺等，在郝家集御贼被害。

谢金魁、朱文元、窦志贤、王林，凡义勇四人，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大吴集御贼被害。……以上萧县。

砀山岁贡生高步云、监生孙益三、文生王彭龄、……民人孙兰若、……胡振堂凡一百四十五人，砀山段庄里人，咸丰四年二月在黄河北岸堵剿捻〔粤?〕匪，力战阵亡。

唐宗湖、张金芳、……王缓渠，城里人，吴升，使庄里人，凡十五人，咸丰四年，逆匪由永、夏窜入砀境，逼近县城，御贼被害。……以上砀州。

丰县赵茂龄、赵激智城西南乡赵家楼人，粤逆渡河北犯，随练总赴砀山界堵御，力战被害。朱学曾朱家阁人，御贼被害。咸丰三〔四〕年事。

张相文，王福源城北竹园人、北关练总王兆祥，咸丰四年四月，粤逆陷城，御敌殉难。又有张光宗、王麟图、傅永薪南乡张家集人，与贼接仗，阵亡。……以上丰县。

《同治徐州府志》，卷22之上，页34－43

臧纡青，字牧庵，宿迁人。……粤逆事起，诏起文忠❶为皖抚，首疏荐纡青，令召募忠义，得千五百人，号虎头勇，扼守徐州。是时，贼踞金陵，分遣其党渡江犯庐、凤，所在群盗响应，颍、亳异军特起以十数，而徐州之微山、骆马、黄墩诸湖盗时出没为肘腋患。文忠率千余众困守宿州，势不支。纡青既提兵援之，复还徐郡，以次擒斩诸湖盗及砀、萧、铜、邳土匪，郡界清平。文忠殁，项城袁端敏❷统其众，驻颍州，檄调纡青守临淮。值庐郡失守，诸伏莽潜为粤逆声援者势愈张。纡青疾趋赴临淮，中途破李三闹之众于睢宁大李集，又协剿张捷三、王道人、张茂等。❸

《同治徐州府志》，卷22中之上，页50－51，《人物传·忠节》

法良致瑛棨函❹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去腊廿八日接徐道王雨翁❺文书，知奉胜帅札饬云，十五日已克静海，首逆林凤翔生擒等因。正在欢呼，及阅过邸抄，十六日尚得胜仗，且看过廿一日奉上谕，亦未见此事，令人疑信参半。日来又有徐州与台❻友信，据云胜帅遣兵不日到境，尤不可解。……弟在宿一切平顺，惟近因扬州逃勇李三闹在泗州聚众，弟函致徐州镇道查拿，彼此约会，弟处派山西参将带山西兵四百名，百镇台❼带兵勇一千数百名前往。于徐兵未到，西兵甫至睢宁李集地方，该匪竟敢带二千余人，前至该村抢掠，幸得山西兵攻击，竟杀毙四百余贼，遗下军械枪炮甚多，此乃新正初二日之事。弟先因宿邑人民风鹤甚警，是以越俎密商镇道。查该匪逃回，由洪湖回至泗州高兴集，自腊月初到巢，连日演戏招匪，打造军器。最可叹者，该罪戴三品翎顶，自称李三大人，匪目皆戴白顶金顶。两旬已聚有二千余人，倘迁延不击，定成巨患。今败后复聚数百人，逃至灵壁，被土团击走鸟散，闻只七八骑潜遁，不难弋获。知关荩注，

❶ 文忠，指周天爵。
❷ 袁端敏，指袁甲三。
❸ 臧纡青于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攻桐城时，被太平军击毙。
❹ 法良于宿迁粮台差次作此信，时瑛棨在开封。
❺ 徐道王雨翁，指徐州道王梦龄，字雨山。
❻ 台，指设在宿迁的粮台。
❼ 百镇台，指徐州镇总兵百胜。

并以附及。专此布复，即候春祺不宣。愚弟法良顿首。咸丰甲寅年正月十一日午时可庵手缄❶。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08册，第3信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皖省各事，弟有该处家人年前探亲回宿，知百姓被其威胁，竟不敢剃头，各乡造册呈送。在安庆贼搭高台，传知众人来听讲约，闻所说亦是大道理，奈作事全是贼心。日来闻亦招乡勇，其乱民从者甚多。福中丞❷十九日到庐，刻下江南拨兵已到，即日开仗。北路贼聚河间各村，闻得尚易剿除。……扬州大营逃勇李三闹，在泗州聚众数千，欲滋生事端。距宿一百余里，弟专人侦探得实，密致徐州镇道，又转约袁星使❸。原定各路调兵二千余名，镇军亲往，除夕进攻，不想大雪改期；只袁派臧孝廉❹廿九日将到睢境，被其截战失利。弟派出群参府，廿九日自宿动身，卅日到睢，初一日到大李集。初二日该匪率二三千人摇旗而去，幸得群参府率山西兵歼毙数百名，首犯逃逸未获。弟禀知河帅❺移袁星使，均奏奉谕旨准其保举，现核实具保。此次贼聚数千人，意欲先夺大李集，进占睢宁，再扰邳、宿，幸得扑灭，不致燎原。知关荩注，用以附及。……愚弟法良顿首。咸丰甲寅年二月初九日午时可庵手肃。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08册，第4信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前闻皖贼分股扑永城往豫，又分股渡丰工决口往东。近闻东省连陷各县，猖獗之至，现有善将军❻、张中丞❼分头堵剿，或不致再有蔓延。一切尊处接壤，自有确音，不赘。……逃勇李三闹，经弟派弁兵打散，蒙恩准保奏，弟共保文武七员，由河帅会袁星使具奏。该匪只剩三人，潜藏于宿、睢交界，昨经睢令生擒，解赴徐州，二十八日已正法矣。从此邳、泗一带少可肃

❶ 最后这一句，原是一方形篆文图章中的字。法良信中多不以墨笔写日期，日期在这方形图章中，各信日期不同，图章中的数目字似是活字替换的。

❷ 福中丞，指安徽巡抚福济。

❸ 袁星使，指袁甲三。

❹ 臧孝廉，指臧纡青。

❺ 河帅，指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

❻ 善将军，指绥远城将军善禄。

❼ 张中丞，指山东巡抚张亮基。

清。……愚弟法良顿首。咸丰甲寅年三月十三日午时可庵手肃。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108册，第5信

徐州道王梦龄致瑛棨函 兰坡仁兄大人阁下：廿五日午刻奉到专函，聆悉种种。两旬以来，军情急迫，不但弟无暇握管，即署中友人多已星散，公事愈多，用人愈少，以致各处信函均不能照常。又因永城失守，道路不通，一切所致也。扬州窜出一股，由金陵、安庆，伪函相四人——曾、程、许、万四逆，带二十二军，由桐城、六安、正阳关北上，先陷颍上、蒙城初三，即至永城初八日、夏邑，接仗伤黄巾贼五人，逆兵十人，被杀者以千计，是以失守；其余空城而已。到砀山十八里之刷家集。十二日到黄家口，被团练炮毙十余人，贼来愈多，以致败散。后被贼将团练首事王姓一家全行杀害；并祸及当店，亦杀卅余人。次日即至丰工、包楼，扎筏赶渡。十六渡至十八完。徐城存兵并勇不及三千，只能扎营城外。弟与百大兄❶经营一函，号召南北乡团练挑选五千人，城内于穷民内选一千二百人守城；适又阴雨，至十八日团练方到。十九日夜，百大兄带同各兵勇，弟带团练三千接应，其余守城各隘。廿日早在北辰，适午翁❷亦带兵二千余亦到。正料理分三路进攻，据报贼多已渡完，因此午翁带兵回南路。弟与百大兄带兵勇前进，一路土匪随处剿办。酌留兵勇四百名防守侦探，弟同百大兄回徐，并由驿具禀，并请以虽保无事，窜渡之咎难辞，请严议，尚不知圣意如何耳。昨日得砀山禀，尚有余匪二三千名未及渡河者，经砀山兵勇及团练截杀数百人，即仍逃回永城，亦有在札招集者，午翁今日来调忠壮七百名前往剿办。现在徐州安静如常，撤防尚不敢即撤也。渡河后，十九日陷丰县，廿一日陷鱼台，此后尚不知如何情形。北路尚围困于阜城县，穷促万状，但恐南贼合队耳。瓜洲闻贼又进至八里铺，并云瞿镇军阵亡，不知的否，清江来信云云也。金陵、京江、上海，均各依然。硫磺一事，需用甚急，即祈大力催行。已谕知闵州同拨人迎护，闵州同现委署理丰县，就近可招呼也。此复，即请升安。

❶ 百大兄，指徐州镇总兵百胜。

❷ 午翁，指袁甲三，字午桥。

弟龄草复顿首。包封即寄。筱翁[1]处祈禀知。三次奏稿祈阅，并呈筱翁一阅，不及另致。〔咸丰四年二月〕廿五日亥时。李三闹，睢宁县拿获，解府凌迟；并有伪军师刘增谦亦斩，又及。

再，顷间有逃出难民尤英与粮台委员有亲者，向在江南作幕，扬州人，上年二月破扬州被掠，至昨日在黄家口逃出。详细此次来者廿二军，每军五六七百人不等，由宁至安、桐、舒、六安、正阳关，至蒙、永、夏，一路掠来有五万余人，沿路脱逃。不知何意，在蒙、永一带搜出人家火药、火枪，均不屑取。每军只大□廿四杆，火药亦不甚多。带人四逆的系曾、程、许、万四人。掠人幼童，多系头目留为鸡奸之用。安、桐、舒一带乡间均蓄发，均有门牌，设伪官。乡间人乐从之，至并有代拿探报人者，亦云拿到奸细。惟城内人尚有思官兵早剿，俾见天日云云。情形极多，不能备述。此布。又启。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2信

兰坡仁兄大人阁下：日昨奉复一函，谅不日即可入照。徐郡日来尚称安静。因逆匪滋扰乘势起事各土犯，旬日以来均已严拿，询明正法甚夥，刻已照常。逆匪窜渡后，三十日到东昌府之莘县，失守，向西北而去。善将军带马队二千五百在东昌，不知何以不迎剿。张石翁[2]到汶上后又上追，恐不及耳。今早有张石翁堂兄自阜城回云：彼处之贼穷迫已极，不过存城二千余人，此时只虑窜渡者接合耳。庐州屡得胜仗，而一时不能克复；正阳关大门洞开，时时为虑。顷弟已会同百大兄奏请于霍邱、正阳两处派兵，方可堵截续来，不知将来如何。弟将大同兵派六百任丰、砀北岸，以大同兵二百任砀之南岸，以本标兵驻包家楼。此时奉旨派秦军门定三带兵三千来徐，恐和军门[3]未必放手。郡城望兵早至，以备应急，尚不知如何也。安省需火药甚急，现在缺少硫黄，已备文至贵省军需局暂借两万觔，务祈三兄大人关情早早速解，想筱翁必知弟为难俯允也。此恳，即请台安。愚弟王梦龄顿首。（咸丰四年三月）初六日亥时。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4信

---

[1] 筱翁，指郑敦谨，字筱珊，时任河南布政使。
[2] 张石翁，指张亮基，字石樵。
[3] 和军门，指江南提督和春。

兰坡仁兄大人阁下：望前一日得奉初七日专函，敬聆壹是。承询处分，昨已奉到军机传谕：除王梦龄已另案革留外，百胜革职暂留，河臣一并交部议处。河宪又自请严议，并查明是何地面文武，均先行革职。奉朱批："览奏均悉。"弟又奏请保初捐守城及随同带团练绅民一折，奉旨准保。原奏并未敢保官，文内有地方文武任贼窜渡，本有应得之咎，姑念守城无恙，免其置议。可见圣人深知兵单故也。金陵、瓜步、京江、上海依然如故。庐郡屡得胜仗，斩杀二千余贼，折内总云隔河不能近城，克复无期。大营兵勇共有两万三千余人，每月需饷十七万两，前弟十六日具奏，奉旨令和、福[1]派兵三千，令秦军门定三管带，守至廿日，仍以不能拨给为词。昨又奏正阳、霍邱必得设防，今又奉旨派秦定三带兵往正阳，尚不知如何。袁午翁派定临淮防守，大约不日前往，系自请指派地方，以免推诿故也。楚北如此，楚南复遭滋扰，意在全占长江，可恨可恨！桂军门一师，筱翁此奏大约因不能供应之故。殊不知正阳、霍邱门户洞开，均为豫省门户，何能因归德暂时松动，即稍大意。早间接到胜帅十一日自临清陈家洼大营来札，据开州拿获奸细二名，前次大队窜来，后队因庐州紧急，折回救援。此时专派奸细五人分道回庐，催兵速来。并有包家楼前此渡河，系无兵，此时必有官兵拒守，将来由兰仪渡河等语。可不虑哉！弟已抄录供词，飞致筱翁矣。已窜之贼，初五日到临清，攻打南门。东抚现扎营临清东门八里，善将军在距临清卅里之堂邑地方驻扎。胜帅陈家洼大营接仗如何，尚未得信。滑、浚、封邱聚众之事，得阁下前往，易于解散，不虑激成事端也。阜城围贼近日不得消息，想不过相持而已。闵委员磺斤不知何日起解，念甚。所借尊处磺斤能见允否？均祈飞示。此复。敬请台安，余惟爱照不具。愚弟王梦龄顿首。（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日申时。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7信

兰坡仁兄大人阁下：前次专差回汴，奉复芜函，谅早入照。月余以来，地方安堵如常。此间兵勇极单，现在亦不敢望兵来防，经费无

[1] 和、福，指和春、福济。

出，无可支应。望后李云舫漕帅[1]来徐防守丰工，随带兵勇一千二百名，甫到五日，即有在陈之厄，至今不但无银接济，即应归何处支给盐粮亦无明文。弟亦现处艰窘之时，目睹情形，何能置若罔闻，不得已，按日酌量，先行接济，再行禀请。弟处之苟延时日，若非向各典捐得数万串，早已束手矣。庐州屡得胜仗，十三、十五两日尤为大胜，而逆贼总不见大衰，实因自徐折回一股全归庐郡，金陵、安庆两处由水路拨贼接应。巢县防兵亦得胜仗，而金陵、瓜洲、镇江、上洋均相持如故。袁午翁奉旨往临淮防守。正阳、霍丘，派郝镇军光甲、刘参戎玉豹带兵三千防剿，以杜北窜。如此，似归、徐一带稍可放心。北路阜城如故围困。临清十五日失守，近日未得确信。张石翁被胜帅所劾，发台。崇雨翁[2]复任，厉研翁[3]坐升方伯。楚北崇中丞[4]奉讳，青墨翁[5]升补，所遗彼处军情如何，尚祈示知。滑、丰各县事如何？并念。此布，即请勋安。愚弟王梦龄顿首。[6]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6信

兰坡仁兄大人大喜：顷闻荣升粮储，闻之忭颂。委员之磺已经解【到】，惟所需尚多，安局需用甚多之故。临清窜贼，廿六日窜出，由旧路于初七日窜陷丰县。胜大帅即时追到，可谓不留余力。无如逆贼一到，即突入城中，闭门不出。一路总无报信，兖州初九来信，尚不知胜帅追贼也。……弟日来日夜不能安枕，所恃者团练大佳，大可鼓舞兴起。只无饷，终恐因此受累耳。信阳闻将戒严，如何如何！此复。即请勋安，并贺大喜。愚弟王梦龄顿首。（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5信

正封函间，又接四月十四、廿七日两函，相距六站，邮递动须匝月，如此延缓，可恨之至。承询南窜之贼如何具奏，豫省恐有窒碍，

[1] 李湘棻，字云舫，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曾任漕运总督，此时在苏北带团办防。
[2] 崇雨翁，指崇恩，号雨铃，时为山东布政使，前曾任山东巡抚。
[3] 厉研翁，指历恩官，号砚秋，一作研秋，时官山东按察使。
[4] 崇中丞，指湖北巡抚崇纶。
[5] 青墨翁，指青麐，号墨卿，时以湖北学政，改授巡抚。
[6] 这封信未写明日期，从内容看当写于咸丰四年三月下旬。

未即具报，俱见关注，心感之至。四月初九日，逆匪由丰县窜出，追入黄河分流套内，淹毙者不少。其马壮得力者，骑马凫水而渡，因口门以下黄河淤垫不能归为一河，分流小河八九道处所极多，是以得渡。经弟与百大兄，索云翁追杀二百余名，生擒一百廿七名，内伪官十余人。因十三日追至大吴家集时大雾迷漫，窜去不过二百余匪。迨至蒙城，午翁拨兵往剿，亦未赶上。后至正阳，霍邱，两次经官兵追杀无余。弟至今未奏，因胜帅谕令禀报，由渠具奏之故。嗣午翁参劾李云翁一切，亦欠斟酌。其实云翁亲驻河干，亦自带兵斩杀不少。顷间漕河又有劾动百叙翁之谣，其中前后必有周折，惜弟亦不甚知，而亦不能详询也。知念收之，勿播为幸。弟又启。[1]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9信

兰坡仁兄大人阁下：顷得金陵粮台委员陈景华三兄来函，报知金陵水陆大胜，及得江西陈竹翁[2]手函，摘叙节略，抄呈台览。此间兵饷，河宪初七具奏，请以淮、徐、海三属，按月解银七千两，不足四千余由徐道筹捐，捐厘济用，从此可望。此地捐输，自去冬迄今，已捐过制钱十三万八千串，亦可谓不留余力，续捐更不易为。刻下徐州捐厘，每月可得钱一千六百千。昨介山兄赴宿、睢，又捐钱一万二千余千。捐厘两县不及徐州，每月可得千串。舍此无法可施。倘日内北路肃清，可以暂时撤防。否则，仍恐有误。不得已，拟开炉鼓铸大钱，以广钞票。日内详请具奏。前得手书，知贵省已试办，祈阁下饬彖将所议章程全行抄示以速为恳，另单分条请令兄大人指示，俾有遵循，是所至祷。北路连镇围守尚严；高唐情形不妙，胜帅已去花翎矣。再，于公牍中得知贵省收捐，粮台官票全收，未悉如河工官票能行否？即祈并示。此恳。敬请勋安。愚弟王梦龄顿首。（咸丰四年八月）十七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6册，第8信

袁甲三：筹剿凤颍土匪折咸丰四年二月初七日　奏为凤、颍一带，土匪假充逆贼，焚掠城镇，势甚猖獗，现在赶紧筹剿，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自逆匪窜据庐州，各处土匪时欲乘机为乱，经臣及抚臣福济先

[1] 此信约写于咸丰四年五月中旬。

[2] 陈竹翁，指江西巡抚陈启迈，号竹伯。

后具奏在案。嗣因贼自舒城攻陷六安州，该处为水陆通衢，距凤、颍交界之正阳关一百余里，人心愈觉惊惶。臣因该处关系紧要，先于正月十八日饬随营委员籍隶颍上之候补县丞李萼馨回籍纠集团练，于正阳关一带联络守御。讵该员甫经到籍，即探闻有匪徒数千人，由正阳关直赴颍上县。该县知县程钰，先因亲赴八里垛布置防堵，闻警赶回，匪已进城。据该县绅士访闻，系前汉、回案内逃犯陈常泗勾通差役白勤、王连并逃犯康佩在城内接应，乘官出城之隙，城内猝不及防，率众拥入，大肆焚杀。臣闻信后，当即飞饬颍州府知府陆希湜、颍州营游击武全，督率兵役，赶紧前往。嗣闻该文武均已驰抵该处，督同该县，并纠约练勇数万人，四面围住。该匪等是否退出，尚无确信。正在焦灼疑虑间，旋据蒙城县知县刘瀛阶禀报，本月初三日，该县因西南界接颍上，率众在赵家桥防堵。讵该匪等由凤台县之阚疃集一带蜂拥而来，闯入西门，城内居民各自逃生，并无一人抵御，顷刻之间贼已满城。该县折回北关，将浮桥拆断，与该匪隔河对仗，毙贼十数人，该匪均退入城内。现在该县号召团练，在城北要路堵截等情前来。臣接阅之下，愤闷焦急，莫可言状。差探该匪等旗帜衣服，多照逆贼色样，并有涂面画须，借以恐吓居民，莫敢撄锋，其为土匪假充逆匪，似属无疑。惟逆情诡谲，六安既失，贼氛益近，难保非勾通土匪，故令先为响导，亦难保其中必无逆贼为之指挥；并恐土匪所到，居民一空，该逆遂乘虚而来。臣随营止有河州兵四百余名，先于正月二十三日，因亳州之铁里营又有土匪啸聚，拨派二百余名，配以宿州兵一百名、乡勇一百名，前往剿办；其所召进驻临淮乡兵，先已陆续启行，现将各乡兵官赶令折回，即日亲自统带，前赴蒙城，设法进剿。惟官兵为数太少，乡兵初次临敌，能否胆壮心齐，尚难遽信。查蒙城距宿州一百二十里，人心最易摇动，一面出示镇定安抚，并号召附近团练，可得万人，声威既壮，或可一鼓成擒。至蒙城一股，探系由颍上而来，是否经颍上击败，因蒙城路梗，未接颍上县一字禀报。该县程钰及署蒙城县刘瀛阶，当此风鹤时警，果系出城防御，何以城内毫无预备，匪众一来，即刻占据，难保无闻警先逃情事，同城各官是否在城，统俟查明另行分别核办。至淮北空虚情形，早蒙圣鉴。近处并无可调之兵，前奉旨饬河南防兵进驻皖境，未知豫抚如何

筹画。惟闻徐广缙防守归德，仅有兵六百名，牛鉴所带之兵想亦不多，能否兼顾皖省，尚未可知。除飞咨河南抚臣饬属一律严防外，应如何发兵迅速来皖，以杜纷窜，恭候圣裁。所有土匪猖獗赶紧筹剿缘由，谨缮折由六百里加紧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正在缮折间，据盘获被掳六安州难民供称，贼匪多有湖北口音，新蓄发一二寸，土匪附和随从亦复不少。合并声明。谨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3，页48－50

袁甲三：北贼南窜严兵堵剿折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　奏为北贼渡河南窜，现饬兵勇赶剿，并飞致秦定三一体堵剿，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于本月十一、十三等日，准徐州镇道知会，并咨送奏稿，知临清余贼窜扰丰县。十四五日连接北路探报，据称：自丰县窜出之贼，十三日窜至萧县境内，或以为六七百人，或以为千余人，仍由永城一带南窜。臣先已飞饬前派怀远剿匪之游击李成虎等，督率原带兵勇一千余名，由凤台县之平阿山赶赴怀、蒙一路，预备迎头截击；复派同知衔臧纡青带勇八百名，由临淮前往，与李成虎等会同剿办。旋据西路探报，逆贼已于十六日窜扰蒙城。臣查此股逆匪渡河时，人马并不甚多；迨由萧、永一路沿途裹胁，现有两三千人，马二百余匹，势将复炽；现已行近淮河，必急思渡过，仍与六、庐会合，即南贼亦必急于接应为救援之计。臣已于由庐至蒙一路，分派兵勇严密防御。其正阳关一带，亦叠次函致秦定三，一面严防，一面派兵与臣所派兵勇会同夹击。惟正阳关既有重兵，恐该逆绕道颍州府，或由颍上、霍邱一路窜回六、庐，臣已飞致秦定三择要布置，谅可不至疏失。所有筹剿北贼南窜各缘由，谨缮折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4，页1－2

袁甲三：续剿南窜余匪片咸丰四年四月三十日　再，前次渡黄南窜余匪，经臣派兵赴怀、蒙一带堵剿，于本月二十日具奏。二十九日接奉谕旨，饬令督饬带兵文武员弁，迅将此股歼灭等因，钦遵在案。臣前次拜折后，嗣据该文武禀称，十八日申刻，行近蒙城县东三十里，据逃出难民供称，该匪先闻正阳、临淮均驻重兵，意欲由蒙城直扑怀远，夺路渡淮。旋因探知怀远有备，且臣所派兵勇均由怀远一路前进，声威颇壮，该逆遂于十八日辰刻仓皇西窜。并据差探，贼于西窜

后，经该署县刘瀛阶督率西路团练，在牛王铺一带截杀四五十人，夺获大黄旗一面，及号衣刀矛数十件。该逆复折向南窜，该文武遂由蒙城东路飞向南路追剿。行至吕望集，天已二更，暂令兵勇歇息吃饭，连夜前进。次日辰刻，途遇凤台县属之展沟集练总王恩绶等解送逆贼四人，及所夺旗帜伪印等件来迎官兵。据称该逆于十八日晚间奔至该集，经该团练四面围剿，击杀三百余人，内有伪丞相陈姓首级，该逆骡马行李大半掷弃，所有裹胁新人乘机逃散无数。约尚有数百人乘夜四路穷奔，约计程途相隔已远，万赶不及等语。该文武仍拟差探穷追，适因臧纡青接北路信，传闻丰县尚有另股贼匪，恐其再有续来，遂折回蒙城暂驻；一面南北分探，再定进止。旋据正阳一带探报，并秦定三来函，该逆于二十日巳刻窜过颍上境内，经各团练截杀甚多，复绕向正阳之西八里垛，掳人夺船，意欲由彼偷渡，经秦定三迭次督兵渡河击杀殆尽。尚余二三百人，由垂冈集窜往霍邱，欲归六安，复被参将刘玉豹、都司玉昆等督兵围困，必可悉数斩擒，不令匹马得返矣。

再，此次展沟集团练，探闻逆贼将至，先将练勇埋伏集外，诱令进集，枪炮刀矛一齐喊杀，毙贼二三百人；生擒四人，内有水军旅帅尹帼志，讯系湖南水手，各处搭盖浮桥，均伊管理；割取首级十五颗，据生擒各犯供认，内有伪丞相陈姓及伪丞相之子，确切不疑；并夺获旗帜七十余件，伪印一颗，上刻“太平天国左拾军正典圣库”，均经解交臣营，验讯明确，照例办理。该团练同心敌忾，致令该逆穷蹙狂奔，洵属深明大义。除随同出力绅民，由臣分别给予功牌顶戴外，应请旨将首先立功之文生王恩绶赏加县丞衔，武生贾鹏霄留于寿春镇以经制外委拔补，童生王恩福赏给八品顶戴，庶闻风观感，人人怀同仇之志，即处处成无敌之师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4，页8－9

袁甲三：派员分剿逆匪片咸丰四年六月初九日　再，臣前因北贼占据高唐，被剿穷蹙，恐由旧路南窜，是以派令游击李成虎带勇七百名，暂驻宿、蒙交界之临涣集，预备截击。现在六安业经收复，逆贼无可应援，即令北贼南窜，亦未必复由正阳渡淮，西路稍觉松动。惟

淮南剿匪正在吃紧之际，难保不北窜蒙、怀，潜行啸聚，现已札饬该游击，带领原勇暂赴怀、蒙接应堵剿。至蒙城以西、亳州以南，因春间逆匪土匪相继滋扰，团练均已涣散，另派候补直隶州知州王启秀，由宿州拨兵百余名，试用知县刘锡龄，由临淮带勇百余名，分赴各乡，督率绅民，整顿团练，遇有零匪肆扰，即行兜拿，免致再行窃发。谨附片具奏。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4，页28

第三编　河南

一、太平军进入河南之综合情况

河南巡抚陆应谷致瑛棨函❶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数日间道路梗塞，前数信皆未接到。顷由吉人❷中丞处送到手书，始知粮台已移宿迁，甚善。弟初六、七两日在宋集与贼接仗，连胜数仗，杀贼千余人。不意贼由间道攻陷归德。初八日弟提兵回救，因士卒饥疲，众寡不敌，遂至失利，夜走柘城，欲回救省城，而贼要遮，不能前进。贼于十二日至省，十三日攻宋门、南门、曹门，为兵勇开放大炮轰毙数百人，贼遂不敢攻逼。十七日入中牟，十八日过郑州，十九日至荥阳，入汜水，近闻已至巩县；又闻抢掠船只，欲行顺流而下，但尚未确。弟于廿三日入城，城中人心已定，俟数日后即当带兵同善提军、托将军共尾追也。手泐，即颂台安不一。愚弟陆应谷顿首。小山方伯❸处祈致意，闻伊眷属已出城矣。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66册，第9信

贾臻致瑛棨函　久未通问，今由递中接到本月二日宿迁发来不列

---

❶ 此信作于咸丰三年五月下旬，自开封寄宿迁。

❷ 李僖，字吉人，时任山东巡抚。

❸ 小山方伯，指河南布政使郑敦谨，字小山，时与瑛棨同在宿迁办理粮台。

号一书，始知以前尚有数函迄未收到，文报梗塞自意中事也。汴垣之役，弟与春门监司首倡以战为守之议，嗣以兵力少议论多而止。乃改以守为战之法，五门扃闭，逐日缒城出剿，出贼不意，罔不应手就擒。兵勇缒城上下，贼远望之如飞行绝迹，畏之如虎，目之曰“飞妖”，不及旬而围解，深得此力。五月十二日夜，迅雷烈风，大雨倾注，贼中火药两大车全被淋湿，人多疾病。十三日勉强攻城，为巨炮击毙伪王胡贵，立时逃散者四千余人。贼众实有二万余，胁从者多蒙、亳人。贼不能禁遏，队伍散乱，遂不能军。此非神佑，何以及此。执讯获丑，果见有巨人危坐城楼，形貌甚伟，长髯绿袍，如世所传关忠义状，贼之西窜登封者，亦见嵩山绝顶有一大旗，云中指挥人马数十万众，一尊神状貌与汴中城楼所见相同也。登令朱顾岩亲督练壮及少林寺僧兵扼之于诸山隘口，贼马步环攻数面，不能窜入，相持二日之久而去，寇密县者即此股也。贼既由牟、郑、荥、汜一带西去，本意欲扰河、洛，以达川、陕，至巩县东栈，因闻黑石关洛河东岸无船，西岸有备，恒道台、李少白屯兵于此。兼探至洛城，闻炮声不绝，南关义勇数至二万，是以未敢深入。在巩境洛河内抢船，由洛入黄，驶至汜水之骨脾口北渡，其地本非官私渡口，并无防兵，任贼过渡三日，贼渡河时，河水陡长，漂没淹毙者近万人，贼中见云中三大王显灵，其一着本朝冠服，事甚神奇，已奏闻矣。三分已渡其二，适托、善诸军赶至，截杀大胜，贼众死者约八九千人。此实在情形，非显张之数。余匪三五成群，窜匿涧谷，诸大帅不以为意，一意渡河剿北窜之股。孰知零匪逐渐收合，加以裹胁，又几及二千人，由巩而密而新，取道长葛，攻扑许州。金次兄婴城固守，手中枪伤，不一日而解围，南窜临颍。柏总戎之兵追及之于郾城、西平之间大破之。此二千人者殆尽矣。中丞回省小住，檄前河北镇王督兵追剿，为柏军后应。中丞又于今日出省，拟驻兵许州，为诸军之援。看来南岸之贼，未必能窜入楚镜；而北岸股匪扰温县，攻怀郡，刻下围尚未解。闻韶甫[1]办理甚好，人心亦十分团结，人自为守，贼无所得食，日内大兵已到，当有捷音。胜帅昨日到汴，明日即启节北渡，赴援怀郡，有此生力军，可操必胜之券。而讷节相、张椒翁、

[1] 裘宝镛，字韶甫，时官河内县（怀庆府附郭县）知县。

恩尚书、慧制府[1]及董、花两镇[2]兵，均陆续可到北岸，北面之防当亦无患。省城已开南北两门，仍未撤备，侦探四出，较密于贼未来时，如江、扬余匪无北窜者，中州万分无恐。闻胜帅说及浦口防兵现颇可靠，而和州一路仍属空空，将来设有由和州窜出者，则周口、陈郡为其必取之径云云。吾兄何不于节相前从容言之，中土保障之功，不独汴省受福也。万望留意，尚望毋以出位为嫌。事关至巨，盼祷！不可宣，不可宣。洛中寓公不少，大概薪木无伤，乞告慰。梅弟刺史附来两信，即日递送矣。手此，顺颂凯安不尽。（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三鼓退[3]顿首。不列号。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7册，第6信

六月望后二日接到初四日宿迁书，是日又递到五月二十四日所发一函，相距十日而同日奉到，此时文报合当如是。汴中贼情，前曾详致一书，想已照及。刻下南窜零匪，经、柏两镇及之于郾城、西遂之间，连破之，所剩三二百人现被困于确山，此一股计日可灭。北渡之贼其数尚多，约在五六千上下，伪丞相三人皆在此股。伪王名胡贵者，炮毙于汴梁城外，无此巨贼指挥，三伪相意见不同，人心不一。又平原旷衍，新胁之众，易于逃亡。又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五月十二日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其用船装运渡黄者，行至中流，为一胁从之卖姜者，乘势烧毁。此人旋即投河，惜不得其名姓。近日直隶大兵已云集大河之北，讷相已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总统河北诸军。胜帅于十二日抵汴，因渡船绝小，直至十七日全军北渡。怀郡人心极固，城守极坚，又决沁水灌城濠，贼不能直逼城下。自初三日被围，至今已十六日，毫无罅隙可乘，贼计已穷。刻下贼围城，官兵围贼，看来胜帅一剿必可成擒。而晋省之堵御严密，断无西窜太行之虑。此南北两股之贼情也。南、汝一带甚安贴，无与贼勾结之土匪，可无深虑。所最可危者，仍在归、陈两郡耳，重门洞开，并无一兵一将分布其间，地方官满目疮痍，从何著手？陈郡未受蹂躏，而周口一路水陆

---

[1] 讷节相，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张椒翁，直隶布政使张集馨，字椒云；恩尚书，理藩院尚书恩华；慧制府，四川总督慧成。

[2] 董、花两镇，大名镇总兵董占元、河北镇总兵花里雅逊布。

[3] 贾臻，号退厓，时署开封知府。

交冲，设有不虞，莲伯亦惟束手。归郡委青岩署事，陆芷泉庖代商邱，均可谓得人，而妙手空空，兵食俱乏，难为巧妇矣。此时惟有仰求大力，或转求陈、郑两藩❶，悉将此情婉达琦相。浦口、和州两处防兵，十分紧要。扬州收复之后尤可虑，切忌切忌，以首至地矣！再蹈覆辙，则北地危矣。若专以河南守河南，断断无此力量，无此人才，此非弟之冒昧陈词也。舒云翁日内即可由孟津北渡会剿，文观察同来，并闻。顺颂兰兄台祺不尽。退顿首。不列号。（咸丰三年）六月十七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7册，第7信

昨得洛阳舒令书，知梅弟眷口仓卒搬移，现又回洛仍住原屋，薪木无伤，大可告慰。今日勉民❷由武陟专差寄信，问省内情形。伊全家流转至武涉〔陟〕，刻欲回省。省中虽不十二分可靠，较武涉之逼近贼氛者大不侔矣。中丞昨日驻许州，意即在许督军，零匪无多，不必前进。仲绅❸宫保已到，今日赴许谒中丞，步履蹇滞，老矣，可惜！次园❹守许虽相持只一日，而激励士卒，固结人心，甚功甚伟。又其手中火枪伤尚不重，中丞极嘉予之。曹端虹在归郡时从中丞于流离颠沛之中，贼矛中马腹，端虹乃探刃斩二贼，血激袍裤，却未受伤，亦快事也。城北公❺逃至郑州，并携全眷，而贼骑适来，胁之同去，难哉！有堂、隽民迄无下落，并及。同日四鼓手泐。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7册，第8信

汴城解严以后，凡三上书，奉布大河南北剿贼情形，一函均数百言，乃日来两读自宿迁发来手书，似前所致书皆未得邀英盼，文报之不可恃如此！或邮中司事者，见所说军务颇详，展转传抄，遂至如洪鸟故事耶？闷闷！承示禀中丞稿本，深佩方略。此事弟屡禀中丞，然皆未如来禀之通盘筹计，明达深畅。中丞览之，当怦怦动，则造福于皖、豫及北五省者至大至远。昨示被贼蹂躏之州县，法重情轻云云，

❶ 陈、郑两藩，指江宁布政使陈启迈和河南布政使郑敦谨，时均在苏北办理粮台。
❷ 周士镗，字勉民。
❸ 徐广缙，字仲绅。
❹ 金梁，字穉园，一作次园，时任许州知州。
❺ 城北公，隐指徐某。

已切实转禀中丞行营。此事若能奏准，则情法两得其平。仁人之立言，即老吏之断狱也。惟张石卿制军[1]曾经入告，而部议格之，未知中丞之意如何矣。刻下大河南岸之贼，零星逃溃，至确山明港驿一带，因师蔼卿督带兵勇前来迎剿，该匪不敢拒敌，遂舍申阳东窜罗山。又因大胜关义勇号称数万，不敢冲突。二十八日中丞自汝阳行营来信，尚言贼在罗山一集镇地方盘踞，官兵阻雨，倘追剿不力，恐窜入楚北。所余实只百余人，全无兵械云云。闻之道路，已出豫入楚，作此收敛亦得。北路大兵屡胜，贼势极穷，然温县早无一贼，全数围在郡城，东北两门较多，总计不足虎贲之数，不难了也。吉人中丞及胜学士、托将军三路官兵为最得力，吉林最下，余则备数耳。此颂升安。弟退顿首。不列号。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7册，第9信

再者，巩县黑石关迤西全无贼踪，安堵如旧。当时风鹤警传，未免迁徙避匿之苦，然薪木无伤，不数日而复业。梅弟眷口亦犹是也。寄来家书，均立刻加封飞递，毋稍阻滞，岂又有浮沈耶？琦相箱笼原议稍缓再送，现存蔼人处，以敝署散漫异常，贱眷亦尽数北旋，乏人照看，防疏虞也。弟以登埤微劳，渥邀恩锡，晋秩换翎，宠荣非分，其实不过黄粱梦中点缀切末耳。俟一查办所属被扰情形，则未荷新恩，反失故步，亦咎有应得，无可解免，何敢怨尤。惟现已奉旨开缺，原可赴京候简，并无留豫字样也。原保花样如此。中丞书来，均邀恩允，以军书旁午，此刻尚未行司；其实奉旨已旬余矣。因汴省戒严时弟不名一钱，而招勇制械以及搭棚买砖种种细事及所用赏犒之赀，皆须现银现钱用事，适有粮道库银二万余两，前经沈库官禀请提存府库[2]，以昭慎重，万分仓猝之际，遂动用此项，以应亟需。平心而论，汴城之守，全荷神功。若以人事论之，则此项库储亦大收团结人心、激励士气之实效。待局库、司库发银时，已在五月十五日大局将平之后。乃事甫办竣，而报销不出，万分棘手；加以粮宪回省，百种追呼，此际此情，殊难堪已。设此时蒙恩放一外省缺分，则其势不能不说穿，能

[1] 张亮基，字石卿，时署湖广总督。

[2] 此句以下先写“缺伊肩担”，勾去，继下换写“以昭慎重……”。

否不参，尚未可定。此亦增长阅历之一端，而愈信老成持重人之万不可及。幸“漫无撙节”之批虽出自东垣，而汴中绅民尚知弟为公动用，无丝毫入箱箧者，说来闷人三叹而已。昨闻何圆溪说及张、万两绅，以弟有微劳而不免严议，为谆切函致京绅，求为道地。此事如何能行，仍盼吾兄昨说之入告耳。再启。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5册，第3信

兰翁三兄大人执事：日内奉差河溯，两由春门先生处送到手书，以弟幸进一阶，过承藻饰，感愧难名。惟拐称下逮，令人跼蹐不安。或因弟去岁先施，故作报复耶？然亦恶作剧之甚矣！大柬转不敢奉璧，当香花供奉之，俟奉命抚豫时随贺禀并呈记室耳，一笑。所论安省设防之关系，及各处晋言之大难，闻之感佩无量。此时铁翁❶在皖，诸事草创，尚能顾及此耶？承示维扬大有佳音，惟然，则裕溪一带愈不可不加意设备。慧帅❷到清浦后，或可切实向商，别作布置。大河南岸之零匪窜至楚北者，歼戮无遗；由罗田分窜安省之英山者，已由石牌登舟入江，归其老穴。此窜扰英山者，乃分股中之零星败贼，竟任其飘然扬帆东去，令人愤懑之至，亦可见安省诸事之无从着手矣。河北一股，穷蹙万状，顿于怀郡坚城之下者五十余昼夜，七月廿五六七三日，胜帅攻击不休，始于廿八日逃窜，意欲翻越太行，分扰三晋。晋中绅民防范极为严密，贼至山口，为擂石所伤甚多，万不能过，仍折回济源、河内之交王庄等三村，在彼盘踞，苟延残喘。其地距郡城廿里，大军不难克期进逼。三村皆在平原，无山川之险，即使再筑木寨挖土濠为藏身之固，我军中日来解到天津海口万余觔大炮一尊，一发可及九十里，恩尚书所带京营炮位亦多，断不难洗荡净尽。卫郡五月间贼未北窜之前，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一阵烟。”看来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矣。商邱官绅均为言者所纠，此外应行查办之处，宪恩极厚，刻下尚未定议。至府州以上应得处分，如许州、怀庆皆以自守郡垣未及兼顾，将来定可声叙，邀免严谴。弟或亦可援此

❶ 铁翁，指李嘉端，号铁梅，时任安徽巡抚。

❷ 慧帅，指慧成，时由东河总督调任四川总督，但未赴任，差江南办防。

例以为解免之地。吾兄屡屡言之，关爱同寅，保护大局之深衷如揭，闻之无不欣感，古道热肠如吾兄者，岂易数数觏耶？廉甫事无不留意，恐弟不在其位，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于事奚裨焉。弟先奉委来卫督办直隶粮台，渡河后即知海琨圃[1]已到此总司其事，不必插手，是以具禀销差。又委赴济、孟两县断贼接济，此事为逆匪生死关头，必将并力苦争，断非无兵无勇一二委员督同本地官绅遂能认真办理之事。两次请调兵由西路孟津过河，扎营两县之前、怀郡西南三十里贼营之后，横亘其间，粮道自绝。中丞以无兵勇可拨，正在踟蹰，而郡围已解，局面又变，此事又无庸再议。三五日在卫小住，即晋省领凭销差，尚拟请数十日之假回籍办装，为东渑之行。关山戎马，行路大难，正不知前途是何气象；缅怀旧游，徒劳梦想，惟日盼好音之惠我耳。手复，顺颂凯安，不尽拳结。弟名心顿首。

梅岑暂假回雒，不知已成行否？中秋节前当可在省门一晤，此亦再生之聚会也。嗣后如奉赐函，望递至开封郡署，或可展转接到。再拜。（咸丰三年）八月初七日，卫源差次手泐。

有胜帅随员尹名绍烈号莲溪，南河同知，托弟寄家信至宿迁，内有银三十两。潘玉之意，以此项送至贵公馆应用，由宿迁粮台就近还之，大属两便。已将信交潘纪觅便转寄。此事原委，必详禀也。又及。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5册，第4信

罗景恬致瑛棨函[2]　敬禀者：前于望间详具禀缄，粘用排单递送行辕，度蒙钧察。嗣又续接来谕，当将运翁、春翁各信即刻送交，并探听粮台议归所在省分办理一节，闻司、道各宪均以纷纷接办，恐钱粮不便报销，必应由原办之员一手经理，如果原办省分钱粮不能接济，应向所在之省就近拨用等语。询之春翁，亦谓事关全局，不得不然，刻虽拟照郑藩宪原函酌拟禀稿，请中丞核示，恐亦未必能改归江省等语。缘直隶援兵之来豫者，现已由近翁[3]奏准，将粮台归于河南

[1] 海瑛，字琨圃。
[2] 罗景恬致瑛棨的这两封信均自开封发。罗此时大概是在粮台总局任差。
[3] 近翁，指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字近堂。

办理。而昨日陕西盐道文三先生，亦以陕甘劲旅现由云溪制府[1]统带前来，所有此路粮台亦请奏归豫省派员支发，并欲截留奏拨陕西之二十万饷银。此皆主改归所在省分办理之说，其事殊多窒碍，未肯遵行，两两相形，窃恐于事益难有济。未识广陵余匪究竟若何？琦相谋勇兼施，终当克复。所盼凯歌早唱，庶几旌节遄归，天下胥安，苍生同幸耳。豫中逆焰虽张，南路之匪业已歼灭，其北路一股，裹胁渐众，闫已聚至五六万人。十九官兵进仗，锐气大挫，幸二十后胜仗频仍，杀贼四千余人，散其胁从已有数万，怀庆之围尽解，不久亦当净绝根株也。守城之折，中丞廿三日在汝郡途次接到，一切俞允，绅士并另有谕旨一道。昨东垣接中丞手函，言之娓娓，并为各宪道贺。而行知至今未来，不知因何延搁。昨晤鄦翁[2]，闻钧阁花翎业已奉准。肃此，叩贺荣喜，叩请勋安。景恬谨禀。（咸丰三年）六月廿九日。

《瑛棨函稿》，第469号册，第4信

敬禀者：六月廿八日率具寸椷，并贺奉准换花翎之喜，度立秋前定可仰蒙钧鉴。辰想邗上捷音将奏，盼红旗之报绩，十绣斧之先持，骧企铃辕，莫名颂祷。粮台改归所在省分接办，闻恐未能奉准。惟是豸旌久出，人多望岁之思。昨与张、万两绅晤谈，亦均以早日元旋为盼。适因运翁久不销假，岵瞻廉访，春门先生均拟禀请中丞奏恳饬回本任。又值云巢方伯因库款告匮，暂假已经五日，致尚未得面商。刻闻寿农乃弟仲贤来言，署事已定念湖，其代理则中丞书来，嘱于此次新奉旨以知府用人员内择委。恬以此次仅只二员，圆溪乃滇省同乡[3]，自应由两垣仰体委任。若止以现在官阶而论，恐非大宪命题之意。屡向柏台、豸府力辞，似未见允。顷又闫虹桥已返，或可倩彼一代。南路贼匪剿杀殆尽，逃回湖北者不过百余人。惟桐柏又有戕官之案，潘雨亭身受十九伤而殁，良可哀也。已调南镇到桐查办。北路贼匪围覃怀者不及四千人，裹胁称是，闻已筑有木城，抵死拒敌，为胜帅连获胜仗，吉人先生[4]亦亲自督阵，数日来杀贼甚多。再得连胜数仗，此

[1] 陕甘总督舒兴阿，号云溪。
[2] 沈兆沄，字云鄦（亦作巢），时官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
[3] 何圆溪和巡抚陆应谷是云南同乡。
[4] 山东巡抚李僖，字吉人。

围当解，而此贼当可全数灭亡。至窜赴山西之说，乃系侦探未明，并无其事。现在中丞已回郾城，不日尚拟北渡会剿。省垣加意严防，军火一切倍加添置，以备调用。兹奉到抚辕行知，照录附呈钧览。冗次肃禀，叩请福安，伏祈垂鉴。景恬谨禀。（咸丰三年）七月初四日四鼓。

《瑛棨函牍》，第469号册，第5信

张集馨致瑛棨函 兰坡三弟观察足下：昨具一缄，恭候起居。顷奉来翰并探报，并已领悉。贼势数月以来其焰不减，每到一处，虽大兵云集，皆无以克之，大河南北并受其累。始由主将先奔，宋城沦陷；继则汎〔汜〕、巩并遁，贼遂渡河。凿船之谋，竟至忘却！汴省贼未过濠，冒雨狼狈，若竟围攻，不堪设想。温邑竟至被屠，覃围六十日竟不能解。只沿途安设坐探，各营俱有弁员日报递来，与邸抄所见者不甚相合，未知何故。相持日久，城中无粮，恐其大溃也。南岸孟口、荥口至今无一兵勇，令人寒心。兄驻扎庙工，南临渡口，北捍大名，东西俱当贼冲。防兵原有四千余人，陆续抽调，仅剩千五百人。因练勇千余名，带领将备，亲身教演。自粤西倡乱以来，各省征调皆系不教之兵，已教者亦是速战阵，仅顾一面。贼知我兵之技，是以分抄。我兵见抄其后，弃械而逃，几于千篇一律。盖速战阵，只是直前一方，不能兼顾八面，洵乎古人不可及也。南中三城半年未克，师老饷尽，而诸将几于束手。江西亦危在旦夕。皖省贼艘来往，无过问者。西北方又见彗星。兄连日忧闷不□，惟有日夜操兵以待耳。此颂升安。愚兄张集馨顿首。（咸丰三年）八月二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86册，第5信

吴式芬[1]致瑛棨函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久未奉书，时深驰想。昨展七月十日手翰，欣悉台祉亨嘉，并获知一切，深为快慰。秦省设防业已两月有余。怀庆贼匪，我军攻围两月不克，正深悬虑，昨得来文，知于七月廿八日将贼垒攻破，杀贼数千，余匪西逃，又围济源。现在大兵追剿，谅此残败之余不难悉数歼擒。查济源近接山西垣曲县，沿河岸西来即可至潼关对岸。一月以前，弟风闻怀郡大兵皆在东

[1] 吴式芬此时官陕西布政使，在西安。

北两面，惟西面空虚，恐其窜此，即经禀请移咨山西，于此路添兵。后得回文，只拨兵五百。又经禀请制府拨陕兵协防，未蒙允准。今贼果出此，幸其无多，晋省当能堵截。不然，则秦境亦不免骚动矣。中州屡获贼中逃出之人，皆言贼甚悔不应渡河自投绝地，经此番痛惩，或不敢再萌北窥之心。而如来示所云，滁、和、安庆等处一无防备，仍属可忧。大抵各帅皆自扫门前之不暇，何能筹及全局。如怀郡之兵数万，皆在东北两面，事同一律。非寄信京中，有人发议，不能有济也。扬州得手，切盼克复捷音。南昌解围，未知贼窜何处，传言有回湖南之说，似不足信。汴城保全，大得力于城外无民房。此后议守者，必使贼城外无可栖托为第一要著。丰坝复开，被淹者仍系旧地，徐州以下河流断绝，何以防守，便祈示及。秦境虽各处设防，境内极安，民情极静。惟本年入项，均奉文移缓就急提用，本省防堵经费以及常例兵饷竟无所出，惟恃劝捐，实属万分支绌，而部中尚以为完善省分，仍令接济外省，竟有万下不去之势。弟六月间因受暑患痢，缠绵多日，今虽调治已痊，而气体虚怯益甚，至今尚不能出门，惟日深焦灼耳。贾运翁已升去，首郡署篆未知何人。周容翁❶于五月初旬出汴，今不知在何处，曾寄两信，亦不知得达否。勉民❷兄想同在宿迁，吾兄当知其详也。谨此复颂台祉，并贺节禧不一一。弟吴式芬顿首。（咸丰三年）八月六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册，第10信

金安清❸致瑛棨函　兰翁观察大人侍右：别来匝月，因局面未定，且彭城所闻尚有不及钟吾者，遂致未能泐候。……河南之贼，已去十分之九，惟闻怀庆大股有裹胁数万直奔山右之说。李中丞❹极为勇敢，与托、胜二帅可为三军。恩、慧颇不满人望，可见做人须自做也。永城匪已四散，而归郡左右尚在蔓延，不知稼翁❺如何入告？十一日有

❶ 周容翁，指周尔镛，字容斋，是周士镗父。
❷ 周士镗，字勉民。
❸ 此时金安清大约是在奕经幕中。
❹ 李中丞，指山东巡抚李僖。
❺ 稼翁，指河南巡抚陆应谷，号稼堂。

六百里单衔廷寄与周敬翁[1]，或即系调其前赴豫、皖交界剿匪耶？……手泐，只请尊安。晚金安清顿首。（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1册，第1信

二、从克归德，攻开封，到在巩县抢渡黄河

张之万：贼匪由巩渡黄宜严防各渡折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到京　奏为贼匪由巩县偷渡黄河，据实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臣自五月十九日拜折后，办理陕州考试，未得贼匪确情。前于六月初二日接准署河南府知府李洁、洛阳县知县舒亨熙、偃师县知县张晋协同禀称：探得贼匪约有万余，长发者不过数百人，余皆沿途裹胁，自五月初七日陷归德后，由睢州、杞县，十二日直逼汴省。是晚雷雨风雹大作，将贼营火药打坏。十三日早围城，贼枪炮无多，又无火药。城内兵止千名，惟民壮李金应等最为得力，招集乡勇回民六千余名，由城上缒下五六十名与贼接仗，杀贼百余人，贼不敢前进，壮勇未伤一人，当即上城开炮，轰毙贼匪一千余人。贼大溃，窜至朱仙镇扎营。贼因无粮，潜入中牟、郑州一带，大肆抢掠。十七日至荥阳，十八日至汜水。此地虽有险要可守，无如兵饷全无，以致二十日由虎牢窜入巩县，文武逃散，即时失守。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且因山路崎岖，其被胁之人多有伏匿山沟而逃者。其黑石关一带，经郾师县严守，以是贼势颇孤。其时洛阳县暨郾师县声称西兵数万指日可到，贼闻风而惧，遂于二十三日在巩县寨抢黄河船北渡。近闻温县、武涉〔陟〕、修武一带纷纷告急。其由安徽追贼之兵，或驻归德，或到汴省，均不能救应河北。抚臣陆应谷仍驻许州，亦不能为河北声援。现时洛阳乡团万余，似可断其西窜之路，惟河北空虚，深为可虑。合无仰恳皇上速调劲旅进剿，歼厥渠魁，以伸国威而孚民志。再，闻贼于未破归德之先，有由刘家口渡黄者，迨被省中炮轰之后，有从郑、蒙〔荥〕、汜一带渡黄者，贼情诡谲，不可测度，直隶、山东尤宜严防。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张文达公遗集》，卷2，页4－5

[1] 周敬翁，指周天爵，字敬修。

归德

咸丰三年春间，归德府一带捻匪滋事，某太守剿抚无方，始则用炮轰击，继又杀戮过多，捉得一人赏银十两，杀不及则以铡草刀断之，行刑者惨于下手，令瞽者代之，先后死者不知凡几，似此立威，情亦惨矣！传闻每有将来报复之说，人固不之信，乃谣言甫起，祸变旋来，府城之失守，未必不因捻匪勾结而起。故仁人之定寇乱也，必先设法招抚，劝之不可，而后刑戮加之，死者有谁敢怨。如太守之治捻匪，快意一时，贻祸无已。环顾诸民，谁非赤子，其忍不教而杀耶？纵能因此得保举加道衔，问心可愧矣！后不旋踵，以失守城池褫职。

龚浛：《耕余琐闻》，甲集，页1

署商邱某县，当贼众之逼近府城也，与丁艰御史某开门先遁，故贼众乘机而入。宋家集离府城七十里，防堵官兵共有五千，不意贼众绕出其后，猝不及防，使阖郡生灵顿遭涂炭。闻城外死者三四千，城中官民被害者六七千，火药两万余斤皆为贼有。此贼到中州第一次残暴。有战守之具而无救祸之人。人亦何辜，遽构此非常之祸也！

龚浛：《耕余琐闻》，甲集，页4

某中丞在归德战败而逃，著短衣，穿薄底鞋，从太康至许州，五千兵亦四散奔逃，至有兵丁在中牟探听中丞现在何处消息者。自中丞一倡后，睢州到省几州县竟不约而同，可恨可笑。

龚浛：《耕余琐闻》，乙集，页38

睢州

咸丰二年，粤匪至湖北，檄睢州兵弁往援。十月，武昌府陷，睢营把总尤邦鼎、武生王德章、马队余班、李耀林等死之。

咸丰三年四月，贼陷亳州。五月，陷归德、宁陵。初十日至睢，掳掠丁壮骡马而去。土贼因之掠归德。有邑人李松者，聚百余众于白云寺一带，劫掠乡邻，其叔李伟与庠生徐景湖诱杀之。是年，捻匪起。

《续修睢州志》，卷12，页12－13，《存遗》，《兵寇》

杞县

杞县幕友王姓，贼入城始出避。其家眷属六日在城，贼亦未杀。突有土匪入室，欲掳掠财物，妇女与之争夺，始为所杀，王某不知也。贼去始回家探望，见尸横满地，惨痛不可言，竟出门投水死。县官未死节，而幕友乃为家难捐躯。闻尚有两子在外，无人收尸，何竟一恸无转计耶。

龚浩：《耕余琐闻》，甲集，页22

开封

咸丰三年，麦秀双歧，间有三歧者。

是年五月十三日，粤匪窜至汴城，止繁塔寺。是夜大雷雨，匪众失势，明日由朱仙镇西窜。

《豫军志略》云：粤匪伪丞相吉文元等与林凤祥合股，咸丰三年五月十二日，由睢州直窜开封。时巡抚陆应谷尚在睢、宁剿贼未归，藩司沈兆沄、臬司林扬祖、署开归陈许道张昀等，督率在城文武绅民分垛守御。贼数来攻，城上枪炮轰击不得近。贼攻城长技惟恃地雷，自牟工、祥工黄水两溢，汴城外浮沙深丈余，近郊无大村落，不能成隧道。贼大队踞朱仙镇，距城四十里。十三日攻城，会大雨，雷电交作，野旷无蔽，贼火药不能然，城上炮发，毙贼甚多。开封府知府贾臻、祥符知县何怀珍复募回勇壮丁缒城下杀贼，枭其悍目数人。会将军托明阿、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督三镇兵，由睢州倍道进，以十八日抵汴，贼知不可逞，乃由朱仙镇窜中牟、郑州、汜水，沿河西去。

《祥符县志》，卷23，页11，《杂事志》，《祥异》

贾臻：汴省解严诸神佑顺请奏请加上封号颁发匾额禀抚台 窃维汴梁会垣重地，不独全省之纲维，实为京畿之障蔽。当逆匪攻扑之时，因城大兵单，人心不免惶惑，竭力守御，幸保安全。仰赖圣主之洪庥，致感神明之默佑。连日讯据生擒贼目供称：五月十二日贼在陈留太平冈一带扎营，炎天酷热，人马饥疲，忽遇大雨倾注，迅雷烈风，所有火药大半沾湿，人亦多生暴病。正在设法趱赴省城，突于雷

声电光中见一巨人，赤面长髯，形貌魁梧，贼众胆落。十三日贼逼汴城，官兵用炮轰击，贼亦开炮抵御，忽见东南两城楼红光缭绕，巨人危坐其上，躯干雄伟，高与楼齐。其在大堤十里以外之贼队，人数甚多，距城较远，为炮力所不及，陡闻一声霹雳，人马糜烂，死尸枕借。新胁之众，见云端有人著绿色袍，嗔目持刀，随即四路奔逃者三四千人，贼队立时散乱。

又逆匪窜至巩县，抢掠民间煤船，由洛入河。至汜水，其地本无渡口，逆匪欲用所抢船只搭造浮桥，悉数北渡，不料河水陡涨五尺有余。贼见有三神人指挥云中，其一著国朝冠服。顷刻间浮桥崩坼，大溜奔腾，贼船漂没过半，淹毙长发老贼多名，枪炮器械沉溺无算。其装载火药之船，为一胁从难民乘势放火烧毁。我兵对岸轰击，贼众驾船乱窜，至祥符县属柳园渡口，河水骤落，贼船浅搁沙滩，我兵擒获数十名。间有随溜东趋者，又为彰德府戴守等用炮击沉，生擒四十余名，解省审办。沿河居民咸称大汛未交，而河水长落无常，为从来不经见之事。众口喧传，贼匪气阻。其为关帝显灵，河伯效顺，风云雷雨诸神呵护，扫荡妖氛，信而有微〔征〕。

某查讯确实，庆幸之余，倍深寅畏。仰见上天佑顺，危地获安，实为大局所关，匪直中邦之福。除禀由藩臬司会详外，理合径禀宪台鉴核，伏乞据详奏请加上封号，颁发匾额，仰答神庥。庶薄海苍生，益晓然于神圣感通之理，即潢池赤子，亦憬然于顺逆向背之机矣。肃此具禀，云云。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6－8

王棨：洛中吟序　我师退厓贾公……守汴甫百日，而粤寇闯然至。……公之守危城也，汴苦兵寡，公步行街衢，劝居民登陴，因与宣布朝廷德意，益深自咎责，发声慷慨，流涕被面，道旁观者泣下不能仰视。是日不期而集于墉者六千人，时癸丑五月十二日也。是夜雨甚，仓卒中帷帐不具，守者露立。公衣草葛衣，科头，策骑于雷声电光中周垣而驰，拊循士卒，与同艰苦，达旦乃已。衣淋漓尽湿，水壅靴鞠不得脱。汴城周遭为门者五，为里者二十有三，为雉堞者七千九百有奇。守者为城守尉营满洲、蒙古兵，为抚军标兵，为开封城守营兵，为府县民壮，为绅士练勇，为民勇，为回勇，凡万八千五百有

奇。彻夜大雷雨，无一人离次者，公有以感之也。……咸丰甲寅马平门人王棨顿首拜撰于古豳官廨。

贾臻：《洛中吟》，卷首，页1－3

吴璋，字晋廷。其先隶正红旗，至巴彦达改籍清苑，璋其孙也。璋……北塘营游击。……咸丰三年，粤逆北犯，随总督讷尔经额赴河南防御。师抵柳园口，粤逆数万潜谋夜渡，璋分兵两队伏左右，约闻炮乃起。贼以十舟先济，甫登岸，炮发伏起，斩获数千，毁贼船六，生擒四十人，余贼不能渡，乃西窜。时胜保尾贼后，意贼必北渡，至是西窜，知有劲兵截击，因询璋战状，大服，即奏调同赴怀庆进剿。

《保定府志》，卷56，页24，《仕绩》，《吴璋传》

中牟

咸丰……三年……五月十七日，长发贼陷城。

《中牟县志》，卷1，页40，《舆地志》，《祥异》

周鸿图，字伟烈，咸丰元年举耆民，恩赐顶戴。三年夏，与子耿光同为粤逆所掳，父子肆骂，一时被害。

张占清，鲁庙人。咸丰三年粤匪窜境时，占清年已七十，纠众守御，昼夜拮据不遑，以劳瘁卒。

王家丞、冉西山，咸丰三年五月十七日与发逆战败不屈死，同入祀忠义祠。

段登、朱占元、朱魁元、朱清臣、朱殿元、周长清、高成章、庄三吉、朱孔阳、马雨、刘五魁、张宪成、赵七妮、杨廷选、邢福、李来甲，均系咸丰三年五月粤逆窜境，逼胁不从，被害。

《中牟县志》，卷8，页35，《人物志·忠节》

万恒昌，字永泰，圣水里人。……未冠即入武庠，登道光乙未乡榜。……咸丰间发逆窜境，倡筑寨堡，率众战守，贼屡至而村无患。

《中牟县志》，卷8，页58，《人物志》，《懿行》

张君某，向在汴省行医多年，避乱至中牟，为官兵夺其车马，争执不予，竟为所杀，未死于贼，而死于兵。

龚淦：《耕余琐闻》，甲集，页2

予避乱过中牟，虑贼必西窜，曾与何慎修别驾言：何不力劝县

令，急出资募乡勇，得数千人作疑兵，亦可令贼闻风生畏，不敢西犯。乃令以书役尽散为词，竟弃城出避，车中数千金悉为贼有。计一县被害者一千余人，虏去者亦不少。使当日肯出所有以号召四乡，未必全无响应。乃安心使百姓受贼众之荼毒，而财亦不为己有，不亦慎耶？

龚浄：《耕余琐闻》，甲集，页31

有朱姓者，在开封府署为内委代写，束脩八十千；后改就署中牟县邓君馆，脩银一百二十两。到馆三日，贼匪突至，竟为所杀。或云邓君派大车二辆到省，分接友人朱吕两人，乃朱姓欲自送家眷，将两车均留用，吕以未去脱祸。

龚浄：《耕余琐闻》，甲集，页32

（咸丰）三年五月望日，予从中牟过郑州，见城外官兵蜂拥折回，不知其故。询知即陕甘兵五百在郑州住五日，逗留不进，抚台令箭催令赴省救援，知州阮君备车辆促令起身者，甫出城四五里，即讹言贼离城只十二里，遂惊遽失措，使一城居人闻信奔逃，顷刻而空，予所目睹者。百姓不许官兵入城，阮知州欲将领兵官禀揭，不得已，又催促前行。至中牟城外，安营甫定，而贼已纷纷围住，五百兵得脱者不满百。畏死而终不免于死，贼至而竟束手受戕，馁气乘心，魂魄先丧，可见平日操练无方，武备懈弛，徒有食粮之名而已。

龚浄：《耕余琐闻》，甲集，页31－32

荥阳

祥符贾某，自言（咸丰）三年间贼至荥阳，从城中逃出，走未远，而贼已近，恐为所杀，先出怀中金叶一百十二两，双手递与之，始得放走。此贾数十年幕游所积也。今已六十余岁，依其亲戚某君。是日逃出，本可径入南山，因外甥牵衣而哭，不忍即去，一停留而多金尽去。辛苦半生，失之一旦，人亦何必多聚而贻后来无穷悔恨耶！

龚浄：《耕余琐闻》，戊集，页43

汜水

贼匪窜至汜水，因未得渡船，留踞十日。时裹胁之众已有十余

万，贼去数日，官兵犹不敢入城。

龚浄：《耕余琐闻》，己集，页12－13

巩县

（咸丰）三年夏，太平天国吉文元入巩，知县王恩泰逃匿。采访

洪秀全已据金陵，遣吉文元入河南，围开封不克，遂由郑州、汜水至巩，攻破石关、南河渡等寨，杀伤数百人。知县王恩泰逃匿。恩泰贿赂公行，刑罚酷烈，时呼为“恩犬”。兵亦颇有纪律，民有献物者厚赐之。留数日，渡河攻怀庆。采访五月，粤军林凤翔、李开芳帅众数十万，由巩渡河。《中州先哲传·陈仲性传》

按上两节少有出入，未审孰是，姑两存之。

又据采访册云：军首号大头王，据巩东站等处连营十余里，打粮括人，禁止奸杀，然环城三十里亦多有被毒者。南大寺、石窟寺、神堤大王庙概遭毁烧，石关被祸尤惨。人呼为“红巾队”，以红巾裹首也。五月二十日抵巩，二十六日北渡，亦有南走密县者。

《巩县志》，卷5，页53－54，《大事纪》

贼至某县，知县某君穿蓝布衫，徒步逃至邻邑东北乡，入乡农家，争言“太爷勿来害我”。连拒数家，几无地容身，三日而还。

龚浄：《耕余琐闻》，甲集，页2

董平章：渡巩邑　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黄河滔滔，贼来那得过。贼从淮口达巩邑，沿岸望洋空却立。由来天险飞渡难，彰怀不扰畿辅安。托大将军奋张帜，劲旅飙驰尾贼至，合围转战使惊避。贼识将军驱贼意，渡河直向河朔地。黄流拍天，欲渡莫前，贼牵煤船，千百成群，争舟纷纷，官军不闻。呜呼！官军岂不闻？

《秦川焚余草》，卷1，页14

三、渡过黄河在豫北的战斗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节录）

咸丰三年二月初三日　闻九江、安庆皆失守，贼氛日炽，奈何！

初十日　闻江宁亦破。又闻向提军阵亡。此君一去，更无人矣！

十九日　看《百金方·乡兵》。有旨：令绅士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捐输事，棠与焉。嗟嗟！官民绅士各不相信久矣，诸多窒碍，何以能行？

二十日　道台自省归，闻江宁危甚，奈何！

二十三日　黎明起，看《百金方·清野》、《设险》等类。

三月初二日　黎明起，思团练事，拟策问诸生。再看《清野》等类及《禁约》、《设防》类，确凿可行，有司非不知，但不肯认真办理耳。

初三日　黎明起，思团练无饷，必须劝捐，而官民素不相信，其谁乐输，势必抑勒敲扑，强为科派，吏役借端揩索，从中乾没，事未举行，民先受扰，此皆眼见之覆辙，非过虑也。饷无从措，其余何说。呜呼！安得不图利己实心爱民之父母官乎？

初九日　渔汀来，共说团练事，伊决不肯出。接原祥卿京都来信，说团练事。昨高西斋信亦言之。并复书，大意言：官民绅士素不相信，粮饷莫措，何能办理？不得已，或各村量力自相团结，小数十人，大数百人，邻近联络，约定号令，互相救援，忙时耕作，暇时习武，纵不能御剧贼，或可以当土匪。自卫田庐，人庶相从。至城内，则须地方官倡率督办，必己先去尽利心，再严察家丁胥役，不容讹索，立定主意，就城内劝人捐输，然后可办。至各村富户，求保身家，须尽力捐助。当社置局，择人管理，议定章程，画一从事，或可有成。

初十日　往见道台，问近日贼形。言及河帅查工时，公用支绌，而陋规决不可少。孰肯破除情面，认真裁革乎？

十一日　看《京报》，令人愤懑。

十七日　天明起，改诗文。诸生来见者多，皆告以联络村众，打更防盗，渐为团练之意。

二十四日　李泉东兄来，说及团练事，亦谓只可各村办理，邻村互相联络，庶几可行。

二十八日　早起归家，午刻到。接河内令裘公信，邀商团练事。

二十九日　早起，拟团练条款，未遽言练，且先说团。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意，名之曰友助社，使各村自相团结，邻村互相联

络，以防盗贼，而备土匪。

四月初二日　早起赴郡，以条款与府县商之。稿留府署，伊言与县商酌举行。又与裘公言之。

初三日　访徐君建吉，伊曾在川楚军营，欲问团练事宜，亦无善策，无饷故耳。

初四日　复藩台沈云巢、臬台林岵瞻说团练事。仍照前意托裘公寄去。再往见府县，伊等尚未商也。遂冒雨归，晚到。

初六日　夜与本村商量打更各事宜，瞬届麦秋，应俟麦收完后再举行。

初九日　拟写信致本县，求将友助社条款商定，刊订小册，再加晓谕，于麦收后发给各里，勒限报明，但需严禁差役需索。亦信致本府，颁发各县仿照办理，以期共成保障。往平皋问都门信息，祥卿处姻伯母在道被劫，世道可叹。

二十日　接河内令信，以所拟各条简便可行，定于麦后发给各里饬令遵办。但其中按地亩派钱之说，恐不会本意，或借端敛钱，拟去之。

二十一日　信致河内令裘公，去按地亩派钱之说。

五月初八日　信致本府县，求其于出示晓谕时，将决不远行征调及调守城池之意，再为申明，并劝其收拾民心。平日官以民为鱼肉，并纵书役鱼肉之，有事孰肯信从乎？诚可叹也！

十三日　致东河帅长晴岩信，劝其训练河营河卒，防守沿河各口。复河抚陆稼堂信，说友助社约寓团练意；又劝其谕各州县以收拾民心为务。

十四日　写蒋玉峰观察信，说友助寓团练意请教；又问伊河营团练事。与段浩然说团练意。

十五日　夜与河阳等说筑寨御寇。此时有力者即破产为之，亦是胜算；孰与略不防备，坐受焚掠杀辱之惨乎！

十七日　早起与薛石溪说近事。数日闻捻匪渐逼省城，归德一带做生意者多逃归，络绎不绝，以致木栾店亦慌张矣。

十八日　诸生皆归。予亦率永义等归，至则人心已皇皇矣。

十九等日　闻贼匪过省城，至朱仙镇，旋至郑州、荥泽、荥阳、

汜水、巩县等处，隔河铳炮之声及火光不绝也。意欲联络邻村为守御计，而人心不一，迄用无成，尚谓贼未必来也。先是，大吏檄提黄河船只尽屯北岸，并摘舵使不可用。

至二十一日，河北镇标左营游击穆奇贤率兵百五十名自荥泽口来防汜水口。贼至巩县，抢洛水之船将北渡。官军遥望，辄开枪炮轰击，而远不能及，贼果开帆来，则溃散而去，屯聚温县西关。贼于是从容渡河，盘据温东河滩柳林南。柳林者，河岸沙深不成田，民皆植柳取椽，以资生计，东西亘十余里。至是，贼遂踞为巢穴。初闻贼徒系归德捻匪捏充，贼既渡河，始知真粤匪。然长发仅数百，余皆所裹胁湖南北、江宁、扬州之人及皖、豫捻匪，而捻匪尤多。

二十二三日　贼遂分遣匪徒，于平皋、陈家沟、赵堡镇等村抢掠牲畜，劫夺当店财物。予南保丰等村一日数惊，惟夜间打更严防。二十三日，温县令山西张清瀛始邀武举任殿扬及各绅士等议纠合乡民御贼，民皆愿从。又闻贼有淫污妇女之事，大动公愤。

遂于二十四日　杀贼徒之至乡打粮者。温县民兵推游击穆公作主，下滩杀贼，而穆公推诿不进，至滩未见贼，遂遁回。百姓群詈之，亦各散归。是日乡民皆逃散，予亦送眷属寄他村戚友。本村贫甚，守御无资，人心又不一。至晚闻百姓公愤勃然，意谓可用，冀众志成城，以抗凶焰。

二十五日　陈沟友人代予出面约武陟、河内邻近各村互相防御。午后，予率乡民下滩，至莽河，天已晚，遂归。是日，贼渠大头杨者率三四十人至陈家沟，伊自称过七省地方无与敌者，势甚凶悍。武生陈仲甡、陈季甡兄弟素精武艺，率二十余人力与相抗，遂杀之，并杀黄帽贼首一人、余匪数人，首级送官。是日，任殿扬等下滩打仗，复被穆游击逗挠。

二十六日　巳刻，予率乡民下滩。各村参差不齐，所闻某村某村之人至滩，皆不见，只有南保封村及赵堡人，素未训练，告谕不听，沿途杀探望贼匪二十余人。至柳林，贼张两翼而出，以红黄旗领队前行。已接仗，而乡民闻枪声皆奔归。有门生赵堡李凤林谓予决不可退，退则恐不支。予策马而前，招呼后人，皆奔走不顾。本村李士者，见事急，拉予马首而反。贼追将近，本村高世贵者工鸟枪，毙贼

二人，贼遂不甚追。本村直本仁、周魁元殁于阵。赵堡阵亡八人，而李凤林奋不顾身遂以殉，呜呼哀哉！是日黎明，贼二千余人分五股入温县城，城中绝无防备。游击穆奇贤住西关客店，尚宿未起，仓猝与知县张清瀛奔入府城。把总某偕孟县孙某及西关乡民抵御杀贼约百余人，而寡不敌众，遂皆奔藏，乡民多阵亡。贼掳掠而去。

二十七日　贼掠南北张羌等村，居民不能御，皆逃散。有御贼杀数十人者，被贼杀者亦不少。昨晚有成、马诸武弁带兵百五十名至南堡封村，据言河北镇标兵自荥泽口赴温县，而温县已破。劝伊留率乡民御贼。是日早晨，伊言往赵堡南扎营。巳刻，贼间有至刘家村者，则官兵皆遁往王顺村矣。

二十八日　贼攻马村，村人杀贼数人，度不敌，皆逃。贼焚房屋四百余间，遂攻赵堡，约五百余人。赵堡守御甚严，杀贼数十人。贼退去，皆移踞南张羌等村。

二十九日　贼打粮至南冷、北冷等村。至未刻，约二千余人，复攻围赵堡。堡人见贼势太大，恟惧，初犹抵御，渐渐散去。而武生董遇魁及侯金声、方玉兄弟往来冲突，舍命力战，杀贼甚多，贼攒攻杀之。焚房屋一千数百间。傍晚入南保封村，村人见赵堡溃败，皆已逃散。贼烧房二百数十间而去，仍踞南张羌。

六月初一日　予偕三弟送眷属过沁北，寓高村、官庄两处。贼打粮至河内武德镇等处。先是，各村遇贼皆杀之，武陟沿河一带夺贼船物，杀贼尤多。是日后人散方止。而沿河仍日获逃贼送县。数日，居民东窜，男妇老幼号呼流离，耳目所不忍睹闻，哀哉！

初二日　予眷属寓高村，三弟携眷属往修武，寓王香圃处。予窃计贼至怀庆，已无出路，正可剿灭。设贼不攻郡城，或攻郡城不破舍之而去，径由修武、获嘉窜扰卫辉，则地势散漫，必至滋蔓难图，震惊畿辅。而浃旬之间，意府县必已飞禀省城，而并未闻一旅来援。遂往见武陟令金公承诏，欲伊飞禀请兵。至则金公出黄沁同知王公二信，言有直隶方伯张公集馨带兵万余防河，至荆隆口，渠已两次飞禀请移兵来援，约予住数日相待。予欣然诺之，因暂寓布庄。周先生容斋者，浙江人，前在省垣主讲宜山书院，老成练达，惜无事权，亦以避难至布庄，相见咨议，多获教益。晚接金公来示，陆中丞应谷带兵至

郑州，将渡河来救。

初三日　贼全数往攻怀庆府，四面急攻，水北关亦为贼踞。城守严固，贼不能入。吴书帛亲家以眷属寓高村非计，迎至武陟城内。晚间陆中丞至荥泽。

初四、五日　三弟携眷属归家，予眷移寓南湖岳家。张方伯渺无消息。

初六、七日　闻陆中丞反省，予废然而反，至南湖暂住，亦将三弟妇等接来同寓。

十三日　托将军明阿、善提军统领大兵至郡城东徐堡镇扎营，居民始略有所恃。连日贼攻府城不得志，大兵来，府城方冀解围望更生矣。

十四日　托、善二帅督兵进剿，势已大胜，贼遗弃财物，黑龙江官兵争拾取，反为贼乘，小有损伤。贼遂连夜于东关筑木城三，内实土，外障以木板。挑濠，濠外匀埋竹签，为持久计，北南西三面均如此，官兵来不出，而日日攻城如故。

二十至廿四等日　内阁学士胜公保、山东巡抚李公僖、大名总兵董公占元、尚书恩公华先后带兵来。董公先至清化镇，即督兵剿水北关之贼，前路已缘上木城，而后军不继，竟至奔败。嗣是新授河北镇花公亦到，及恩、董诸帅均在沁北，胜、托、善诸帅均在沁南。胜帅奋不顾身，屡获胜仗，而贼不出战，卒未大创。以后沁南北两路官兵续来者甚多，未能悉知，但总在东路、北路，而郡城之西与南，虚无人马。贼兵打粮直至济源、孟县境内，小民无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给贼，贼以厚价诱之，愚民贪利，源源不绝，竟至成市。数万官兵观望逡巡，贼不敢出，兵亦不敢进。沁南诸营日遥望木城放枪炮而散。惟胜帅力战，余不同心。沁北诸营惟至丹河岸放枪炮、烧民房而归，卒未接仗。李巡抚欲战而不能独进，遂于七月十九日仍归山东。贼或疫或逃，及攻城被枪炮所毙，十去六七。据土民被裹逃出之人俱言，贼不满万，势甚穷蹙，一鼓可平。无如诸帅之持重太甚耳。

七月二十一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始至清化镇。诸帅迁延如故，而方出示募乡勇，又示令民卖米面于贼者下毒药其中。

延至七月二十九日，贼全数西窜，破济源，由王屋山中邵原关出山西，遂破垣曲等处，至平阳府屠之，折而东至潞城、黎城等处，由太行山中复窜至河南武安、涉县，而北入直隶关。呜呼！闻贼于二十六等日已渐西窜，而官营不知，二十九日乃尽去。郡城自六月初三被围，至此始解。而大经略遂以平贼驰奏，皇上大喜，赐赉优隆，而山西已以被贼情形飞章入告矣。郡城被围两月，贼以云梯攻城，皆被城上火炮轰毙贼匪无数。贼以地道穴城，暗藏地雷，东门被破一角，门楼塌陷，河内令裘公几压毙，贼蜂拥而进，被城内民兵奋力杀退。西门亦破一角，贼正欲入城，适东风猛烈，挟暴雨迎击贼面，眼不得开，遂退。其他地道十余处皆被城中任遂成破之。任遂成者，素在煤窑佣工，能识煤脉，因擅杀窃贼下狱。城中为贼之穿地道者皆系裹胁巩县煤窑人为之，用是于狱中提出问之，伊言能破地道。登城四望，则某处某处有地道皆能识之，于城内迎掘，其地道无或舛者。城之获全，遂成之功不小，贼去，以千总保用。城中米粮足，火药充，府太守余公炳焘家眷在城中，稚子幼孙皆不令出，民亦皆感激死守。盖自粤匪滋事将五年，逢县破县，逢府破府，即省垣如武昌、安庆、江宁之厄要险固，皆不能守，独怀庆府获全，诚第一功也。余公以道员即升，加按察使衔，裘公以知府即升，加道衔，均赏戴花翎。惟游击穆奇贤自温县奔入府城，守城不力，百姓恨之，围解乃超升副将，则人人不平矣。予于六月廿二日归家，眷属皆归。

七月初一日以后至九月杪，家居。阅《新唐书·列传》及北周、齐、隋、宋、南齐、梁、陈诸史，至名将用兵，智勇沈奋，攻无坚城，战无劲敌，未尝不击节称快。大抵皆纪律严明，信赏必罚，身先士卒，与共甘苦，而于居民则秋毫无犯，故兵畏民怀，所至成功。今官兵所过之地，往往掠人车马财物，扎营左右村庄皆被骚扰，黑龙江兵尤甚，打仗则闻炮即遁，惟日肆搜抢，至民间桌椅、门窗、鞋袜等物零星杂货，皆掠卖之，竟至成市。独胜克斋、李吉人军稍严，人心向之。

十月初一日至初七日　九月初旬，闻贼窜至直隶邯郸等处，渐逼而北，震惊京畿，愤懑填胸。胜帅偕诸将追剿，艰苦备尝。近闻大破

贼于滹沱河，杀贼十之七八，贼窜入深州城中，官兵四面攻围，庶可剿平乎？又闻前经略讷尔经额及恩华皆拿问，钦差大臣擢授胜保，讷中堂旋绞决，山西巡抚某拿问，至庐沟桥伏法，甚快人心，直隶贼可平矣。闻李吉人中丞旋至山东病故，灵柩由怀庆城经过，未得往吊，为之怆然。吉人忠勇奋发，以怀庆近在畿南，闻难奔赴，而同僚阻挠，卒赍志以殁。先曾念温县及河内、武陟义民之死事者，将去，发银三十两，委员致祭于被祸最甚之赵堡镇，并刊石以垂不朽，此诚鼓励人心之机也。

《李文清公日记》，第13册

王兰广：自著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八岁。……五月，粤匪李开方〔芳〕等由凤阳北窜，警报狎至，旋渡黄，围怀，胜克斋阁学保督师截剿。眷口以贼近，移北山避之，独与室人守宅。山左李吉人中丞，旧宪也，率兵追剿，驻怀郡东六里之原庄，奉调从戎，乃请假行禫祭礼释服。服内未尝饮酒食肉，于是始御肉。同山左候令族叔翠峰𡸁、同邑赵羽秋孝廉翼健共事。旋侍李文园[1]师赴各邑劝捐钱谷，以济郡城。直隶讷近堂节相奉旨剿贼，至卫辉迁延不进。李中丞旋病笃还辕，欲奏参之，讷公始移驻清化。余以旧宪往谒，因节相无志殄贼，遂辞归。贼乃伪立空营，逾太行，扰山右，出临洺关，直抵天津，所过糜烂，节相褫职入刑部狱。有《祭柳滩阵亡绅民》及《火神庙》二碑文记其事。……

四年甲寅，四十九岁。贼过后民心思乱，河、武、温、获、新、辉、汤阴各县悉聚众立团，抗差抗粮。修武群不逞欲拥予与翠峰族叔为主，建旗抗官，苦劝不从，几毁居庐，乃潜避亲友处。

《王香圃先生文集》，卷1，页22－24

王兰广：致祭河北温县柳滩等处御贼阵亡殉难诸绅民题名碑文代山东李吉人抚军作 咸丰三年春，粤匪洪秀全、杨秀清等由两湖、安徽窜夺江宁、镇江、扬州等城。天子命将合围，截贼为三，其另股凶徒，伪左右军师李姓、林姓等潜窜凤阳，延及豫省，五月二十一日，于巩、汜间偷渡黄河，侵扰温县附近村庄。陈家沟武生陈仲甡等集众

[1] 李棠阶，号文园。

抵御，戳其酋二人，余匪不计其数。所戳盗魁大头羊者尤凶悍，乡民传致其首于温，悬诸城楼。贼忿甚，两日之间八入陈沟，悉为陈仲甡等杀退。太常少卿李棠阶、武举任殿扬等，招集乡勇二万余人，与贼战于柳滩，前后杀贼二千余名。乡民不谙纪律，多殁于阵，贼匪乘之，遂陷温城，焚赵堡、张羌等村，杀伤尤惨；绅士之阵亡者亦二千余人，而殉难者不与焉。六月初三日，逆贼直逼怀庆，修木城以困之。本部院自河南移抚山左，奉命防堵，因念怀城危急，守道远滞汴梁，本省几无一旅相应，辄请越境来援，皇帝允所请，乃兼程而进。六月二十七日移营去贼六里之原庄，始知怀庆之所以不下者，皆阵亡绅民之力也，而可没其死事之忠、捍贼之烈与？昔安禄山叛唐，率其凶党直趋潼关，赖颜平原弟兄互为牵制，禄山虑袭其后，得缓其师，郭、李遂建奇勋。今逆匪济河而北，固谓怀庆孤城唾手而可取也，乃以陈沟一村八挫其锋，李少卿诸乡勇复为挠扼，既已褫其魄而夺其气矣。由是怀郡守令借以灌城隍，备守御，火药粟米诸物粗有积储，非皆诸绅民阻战之功乎？而况籍非行伍，志切同仇，惟知豺虎之当除，不惜肝脑之涂地；父子伯叔半化沙虫，老弱疲癃悉成灰烬；巾帼甘心于眢井，衣冠就义于街衢；忠义之气掀天揭地，骧首南望痛恻良深。兹特遣前任宛平县知县王兰广、山东试用知县王寰等代为致祭，并查明死事殉难诸君姓名，勒之穹碑，永垂不朽。一俟剿灭余贼，即当奏请建立祠宇，以慰忠魂。斯沙场致命者含笑于泉壤，阃抗节者炳曜于日星，诸绅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我国家深仁厚泽，浃髓沦肌，用能使妇人赴敌，国殇效命，捐躯遂志之诚，真足壮河山而光竹帛。本部院躬率貔貅，克日歼除小丑，与死事诸绅民复雠。想英魂毅魄定当挥戈仗剑，暗助戎行也。是为记。

《王香山先生文集》，卷3，页35－36

贾臻：致李文园前辈太常　文园老前辈大人阁下：木天趋侍，积有岁年，怅光霁之睽违，阻关河之修远。辰维作兴士气，保障乡邦，重望所归，肤功必奏，下冈倾听，感佩交并。侍奉职无状，使寇氛所到，小民流离，播越情事，令人不忍睹闻。吏议未加，猥以分内微劳，渥荷新恩，备兵东浙，已于月之初旬交卸首郡署篆。

现奉中丞檄，饬至河北勾当公事。一路探询怀郡尚未解围，万分

焦灼。至太行忠义之士，奋勇杀贼及被贼残害者人数不少。因大河南北文报尚未甚通，省中传闻不尽得实。中丞剿办南窜股匪，日内始回汴城。谕令渡河后速将此事查明禀复，以便分别奏咨，优加奖恤。侍不揣冒昧，专力奉书左右，敬恳就近约同各该村镇德望绅耆，各就耳目所及，何人杀贼若干？并杀贼之月日地名，团总何人？民勇若干？何人最为出力？闻有陈沟一带村庄，因围□□久，贼众报复，合村遇害，是否实有其事？是何日□？人数若干？忠骨曾否掩埋？全村老弱如何安□？□处村镇有无似此被害惨烈之事？并闻武孝廉任君殿扬杀贼之功尤为表著，孟县十八化拱村团练甚好，是否可从征调？逐一查明，星速示复，以便即日禀详，飞章入告，俾同仇敌忾之士民，生得邀纶綍之荣，死亦食烝尝之报，以振士气，以慰忠魂。中丞面谕及此，泣下沾衿，闻者感动。幸望前辈留意及此，或径将查明各情致书中丞，更为直捷。

至贼围郡城日久，贼中接济如米粮、牛马、铅药之类，未能禁断，太不成事。因思河北士民深知大义，岂肯贪利豢贼自贻祸殃？或因无官兵镇抚其间，暂时应贼所需，冀缓须臾之死耳。言念及此，怒焉心伤。此时河内县尹尚在围城，温、孟、武、修各令自顾本境，亦恐耳自未周；且其力不足御寇卫民，又安能禁民资寇？而此事尤为目下第一要务，空文示禁既无裨益，委员查察反滋扰累。再四思维，亦惟仰求前辈约同各邑缓〔绅〕耆，各清各境。其如何因地因人设法酌办之处，务俾各抒所见，各举所知，不问其作何办法，总以接济大营断贼接济八字为期。所有借用官力、兵力之处，亦各酌本地情形，由前辈核定，函致中丞，次第举办。辰下大兵云集，再得本处民勇联络村镇，大家齐心齐力，协助官军奋勇杀贼，则众志成城，声威倍壮，接济亦不禁而自断，逆匪亦不战而自灭矣。

径直之言，出于情势之切迫，望恕其不恭，而有以教之，俾于军务有万一之益，更得借手以称塞中丞殷盼之盛心，则幸甚。

臻于癸丑六月二十五日被命分巡宁绍台道，七月初旬卸署开封府事，寻奉檄赴河北句当公事。此下文字五篇，皆作于河北旅次，以其无可附丽，编入此卷之末。所言多军事，亦以类相从之意也。八月九日，退厓自识于卫辉行馆。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11－13，《附录》

贾臻：请调兵断贼粮道禀抚台　某昨奉宪台札委，督饬济、孟两县，搜拿接济贼粮之犯，当将奉札日期附禀在案。此事日前叩谒钧颜，即蒙谕及。窃以欲拿接济之犯，必先断接济之路，而欲断接济之路，必先将官兵贼营驻扎地方及郡城附近山川道里形势逐一查明，方可酌办。故于北渡之后，未奉宪札之先，即专遣亲信家丁前往密访，并致书河内绅士李文园太常，嘱其查明函复去后。兹接太常复函，以“大兵云集，营垒星罗，皆在怀庆东北两路，郡城西南虚无人马。小民无所倚赖，苟顾目前，始冀缓死，继遂贪利，致有暗济贼粮之事”等语。并据该家丁绘具营图前来。

伏查该逆攻围怀庆，既于东北近城之处结寨自固，其余贼营又皆在西南北三面，北踞沁、丹，西枕太行。东北官兵扎营甚多，东南一隅亦有托将军、胜学士诸军在彼堵截，此等处皆不能暗通贼粮。惟西南一隅，离城二三里皆有贼垒，三十里铺即系该逆大营，其地距济、孟甚近，并无官兵驻守，小民趋利避害，暗济贼粮，事所必有。某既奉宪委，极欲亲往督饬该县设法搜拿，奈南北两路均为贼阻，大兵数万之多，尚难进扎；某仆役不满十人，何能轻易前进？且此事为逆匪生死关头，必将并力苦争，岂一二委员督同本地官绅遂能核实办理之事？惟有禀请宪台，调拨兵勇，由西路孟津口渡河而北，在于贼营之后，济、孟两县之前，横亘其间，扼要驻扎，则接济可不禁而自断。

正缮禀间，适山东李抚宪东旋，道出卫郡，蒙谕“严断接济，自属正办，若咨调各营官兵移营进扎，恐观望迁延，难期迅速”。而询之二三随员，则称贼中不但米粮未绝，硝磺铅药亦有暗中接济者。据此而论，若不赶紧设法禁断，相持日久，愈难剿办，所系非浅。理合照绘营图，禀请宪台鉴察，伏希迅赐酌核施行。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14－15

贾臻：请调兵断贼粮道第二禀　某奉委查拿济源、孟县接济贼粮之犯，当将查明怀郡西南为贼粮道，拟请调兵断粮缘由，绘具图幅，禀请宪核在案。

查该逆自省城败退西窜，即于沿途宰食骡马。而某将卸开封署篆之日，接据汜水县禀送搜获贼自巩县所发上有伪印黄绫逆书，亦称西路米粮甚少。可见该逆未经北渡，逆粮业已短缺。乃偷渡北岸，攻围

怀庆，相持五十余日，各路大兵会剿，犹敢负嵎抗拒，是郡城西南空虚无人，接济贼粮之多，已可概见。仰蒙宪台洞鉴及此，特委某就近查拿，具见洞烛如神，出奇制胜。奉檄之下，钦佩难名。

伏思官兵剿贼未甚得手者，非兵力尚有不厚也，总因该逆盘踞沁、丹上游，以木城为藏身之固，坚守不出，官兵虽多，不能冒险深入也。至相持日久，则伺隙奔窜，事所必有。永安、长沙前车不远。若酌调大兵，由孟津渡河，绕出济源、孟县之前，进逼郡城西南三十里铺贼营之后，择要驻扎以诱之，不出之贼迫之以不得不出之势，或以兵法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一端，似于剿办较为得力。即使一二愚民仍敢贪利接济，或该逆三五成群仍敢潜出打粮而乘隙偷运，所得无多。贼众求食不饱，纵不自乱，其裹胁之徒必可不解自散。况各路大兵云集，西南一隅添此重兵，彼此声势益觉联络，并可广收粮米，设法接济郡城。郡城内外防守交严，竟可不必与战。但使该逆求食无所，欲窜无路，数日之后，若不冒死冲突，是坐以待毙也。而防我各路大兵乘虚袭其城寨，又断不敢悉众出巢。为贼计之，竟有进退维谷之势。如贼营蓄粮尚多，仍然死守不出，则以我之逸待彼之穷，终有不战自溃之一日。如此扼要驻兵，断贼粮道，似可迅奏肤功。

某呫哔书生，未谙戎马，愚者一得，缄默难安，用再详细禀陈，是否有当，伏乞宪台批示只遵。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16－17

贾臻：探闻贼粮将绝仍请调兵断贼接济禀抚台　卫郡盐商温县张乡村人任姓，新自原籍来卫，据称温、孟、济源三县接济贼粮不少。近因贼胁送粮之人，不令出营，村民始动公愤，不准卖粮济贼。又于半月前经胜帅斩获送粮乡民四五十人，人各畏法，罔敢贪利。现在贼营口食短缺，饿死甚多，贼目恐胁从之众乘间逃归，竟不令其四出掠食。间有昏夜私带本管之二十五人潜行打粮，村民查知，立时歼毙。旬日以来，各村杀贼亦甚不少。贼多以野菜充饥云云。

看贼势日形穷蹙，其所以仍行坚守者，不过冀幸南中贼兵之救援。近阅邸抄，知六月下旬窜至浦口贼艘已被官兵击退，并搜斩伪总帅李是占一名。慧帅又奉命赴皖扼要防剿，是来路已绝，河北之贼不战自溃，定在指顾。然鹿铤走险，加意严防，亦正在此时。各大帅成

算在胸，断不致蹈永安、长沙覆辙。而某前禀所请调兵扼要断贼粮道之处，仍求迅速酌核施行，益收有备无患之效。更恐贼营尚有蓄积，残喘苟延，转眼秋稼登场，到处可以掠食，仍系贼中一线生路，总以早灭一日为幸。应请宪台大张文告，将浦口之捷铺张言之，以绝贼目之望而解胁从之心，贼中闻之，必将自乱。兵家伐谋为上，当可早见廓清，免生支蔓。并据任姓说及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其未能脱身者，仅二十九人耳。可见河北民心团结，绝无甘心从逆之人，一经宪台剴切出示，援胁从罔治之条，开自拔来归之路，必有感激奋发，杀贼自效者，此亦可操左券之事也。传闻甚确，不同风影之谭，用敢缕陈，上抒荩念。

正缮禀间，接到洛阳舒令禀函，内有侦探军报一纸，多系本月望前之事，惟末述胜帅惩办济贼乡民情形，与任姓之言可以互证。合将原单附呈电鉴。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18－19

贾臻：怀庆解围余匪西窜，筹防黄河上游南岸及伏牛山要隘地方禀抚台 八月初二日晚，又有差往济、孟侦探四人同时回卫。其分赴济源之两人禀称：七月二十八日巳刻，于济源邑治东距城二十余里地方遇见西窜长发贼匪，数十为群，并无大伙，亦不甚追杀路人，槁项黄馘，实是饥疲之卒。闻胜帅已派马队二千跟踪追剿。以贼势论之，必不难指日歼灭。又闻贼有已窜至山西、垣曲之说。垣曲东界距济源不过五里，不难一哄即至，不知晋抚之兵作何部署耳。

以鄙见揣之，贼骑所蹂，必不往东北而往西南。盖残败余魂，未敢即图北犯；而关中殷富，万口垂涎；南山匪徒，一呼可以四应；得志则分扰川、陇，不得志则取道郧阳、均、房一带迤逦东行，仍可归金陵老穴。为贼策之，似计必出于此。如其然，则陕右之患不在外叩潼关，而在内通商、雒；中州之虑，不在贼之循河而北，正恐其后渡而南。何也？舒帅督师驻关，军势甚盛，贼中必早有见闻，岂敢以千百败贼与大军相抗？且潼关四扇，孰为启之？遂能径过耶？若商州、商南、雒南等处与中州之庐氏各县壤界毗连，道里远近不同，皆为伏牛山绵亘之区。山之大，不止八百里，向称藏奸之薮，而冲僻路径，虽士人未能悉数。由垣曲循大河北岸而西，为晋之平陆，其南岸则豫

之陕州，又西为解州、芮城、虞乡，南岸则灵宝、阌乡，垣曲则与渑池南北正直。倘贼由北岸偷越，各处皆黄河上游，水势回殊于下流，即无官渡大筏，编木可以当舟。由渑池而南至永宁，由灵、阌而南至肤氏，山路皆不过二三百里。粤寇本山贼，再得山中奸徒导之，不三五日可达商、雒。计舒帅驻军之地，当在陕州境内张茅、硖石等村，古所称崤函之险也。而贼已窜商、雒，则转拊我潼关之背，二陵风雨，天险固已失矣。是此时上游之防河，为秦、豫两省一大关键，而伏牛山中地大路多，亦宜择其稍稍扼要者，酌拨兵勇，协同近山村民防守，以备防河之设有疏虞。如此，则雄关当前，追骑蹑后，山河表里，以御寇不以资寇。再得三晋生力一军，灭此残贼，当有以汤沃雪之效，而无死灰复燃之虞。

北路全局所关，实非浅鲜。敬闻旌旗临莅河干，上游自当周历。某守洛三年，粗识西路形势，用敢缕陈于左右之前，冀效尘壤涓流之一助。或宪台不以纸上空谈责之，则私衷不胜荣幸感激之至！

《退厓公牍文字》，卷4，页20－22

癸丑五月二十三日，贼匪至温县所管之古柏嘴，抢煤船过河。【二】十六日辰刻报县城失守，一日之惊，府城屯闭。六月初三日到北门，屯柳林，三日夜围攻府城。胜帅带川勇一千余名到东关，连日出队攻剿，未曾收兵。适托将军明阿带兵马五百亦于是日赶到，协同杀贼百数十名，颇多战功。惜兵少无后继者，十五、十六又值连日大雨，未能开仗，贼得以乘空筑起木城，挖就濠沟，俾遂负隅之计。十七日进兵，已不能纵横如意矣。

六月初一日，第一次地雷发于东门，轰塌城门一半。裘公正率乡勇在城防守，半身忽陷入瓮城砖石中，伤痕满面，眩瞀中见穿黄马褂者拽之出。裘公摸得一石向下掷，正中执旗贼之额。时有民人吕新奋勇先登，手刃五贼，身受两伤。又一千总挤在前列坠下，适执旗贼欲上，夺矛刺之，贼为辟易。于是壮勇蜂拥向前，并力杀退。余太守于次日出银四百两犒赏四城，又特赏吕新，以嘉其勇，于是民气倍觉奋兴。

城外四面皆近村镇，贼依傍筑城，中用木板并桌柜等件垒起，外覆以泥，城内外皆有深沟，将屋壁拆通，以便往来行走，枪炮皆从洞

中开放，故城上望下不能见，独望城上最清。

济源、孟县两处百姓，助贼银米牲畜，故围久不解，并有细民贪重利而私相售与之者，及贼去，木城中尚有余粮数百石。蠢蠢愚民，只顾身家，希冀不来加害，以致昧于大义。而两县官亦无见无闻，境内之事竟不防察，此何殊率子弟而攻父母。邻近有难，且须设法救援，何况本府。即自知力不能敌，亦须严饬属境粮食不至外运，将见不战自毙，胜于用兵多多矣。乃见不及此，虽能幸免凋残，难免遗讥于众口。

贼所到处，淫杀掳掠，皆手下人为之，若头目知则必诛。如东关妇女逃避不及，用车送至十里外。又济源乡妇，有被前队淫者，遇见即杀之，将妇女送归。假仁假义，此正贼匪奸谋，欲收人心耳。

七月二十七日，贼远去千余，到晚取粮回者二三百，如此者三日，二十九日贼已空矣。城上人不知，隔夜犹见灯火较多于平日。当贼潜遁时，恐城中知觉，在木城往复驰走，望见者竟不能察虚实，以为贼尚多，而不敢出，去两日始知。

贼因明攻不利，暗设地雷，又虑一处易于救应，故十八日东西两门同时开发，意其救东则不及顾西也，其计可谓周密矣。东门地雷先发，城墙倒塌，守城者各负砖石上城，顷刻补完。及西门将发，时正近午，日色满天，忽起东风，上黑云大雨如注，火药为水漂没，且因土松倒压死者不少。

计地道虽有二十四处，城墙轰塌者只三处，六月初十及十六、十八三次。凡贼将发地雷，必先用猪羊祭之，故城中一闻炮声，早已预为备之。贼向人言，他处皆畏地雷不敢前，唯城中民一闻响声，即群趋缺口，深相诧怪，以为异事。

贼于沿沁河堤筑土圈，高一身有半，阔四五尺，中实以土，连接三里有余，圈内设陷马坑，上加席而以浮土掩之。大道上到处开沟，深丈余，阔五六尺，圈边沟内密排竹签，其外则覆以断树枯枝。贼退后，城根空如獾穴，密似蜂窝，见者寒心。

贼队中伪丞相三人，吉文元、李开芳、林凤祥。真贼不过二千，胁从八九千。盘踞四关民房，于各墙凿孔放枪炮，以逸待我。我军相距在数十里及数里之外，苦于劳远。胜帅日与挑战，虽杀不少，然亦

孤掌难鸣，贼每惮之，号为妖精。

贼一味刁疲，不与迎战，但日筑土城，挖深沟，以相抗拒，恃此外并无他能。乃官军竟畏之如虎，无怪贼众之呼官为妖也。

六月二十一日，董总兵水北之战，实为乡里故，其势本可战胜，而地雷忽发，贼兵涌出，武弁阵亡者十余员，官兵死者一百七十余名。

贼筑城六七处，高比府城，而上向外偃，多留孔穴，以便外望，城根深沟已宽数丈，中犹插竹签密如芦笋，故枪炮难施，而人不能近。然贼众毕竟无多，而大兵围环，相持至五十余日之久，末闻有能出谋定计，并力进攻。贼乃从容筑城开沟，且屡次设地雷围攻府城，粮食充足，及至力不能胜，始自遁去。倘非屡得神助，一城生灵，何以克全！

余太守于五月十四日探知归德失守，虑必过河，派令武营穆姓带兵一百五十一名守温县渡口，见有船三只驶过，疑欲偷渡，因于对岸放枪，贼始却回，及兵役反觅，武营早已入府城。贼见对岸无动静，先以一船潜过，探知无备，乃陆续尽渡，此实武营之疏防。使当日守定不移，匪众未必胆敢过河，致怀庆一城有被围五十余日之祸。

武营穆姓守渡口，见贼竖起两旗，所领兵百五十名，登时逃散，遗弃军械火器先资寇用，致温民含恨，几欲白刃相仇，星夜逃回，仅以身免。到郡虽派守东门，一闻贼近，即率兵藏匿民房，且托病卧床，围解始出。贼氛虽远，河防更严，有某官在孟津口驻扎，日向黄流放炮三度，禁止行旅往来，商贾断绝，只身索钱三千，车马索钱十千，得以仍然稳渡。似欲御盗而不知身自为盗，河禁不得其人，大为行旅之累。

龚浛：《耕余琐闻》，癸集，抄本，页15－17

济源、垣曲之间有邵源镇，两山峭壁相对，中间路径极窄。硖口本派某游击带兵把守，奈其不在当冲住扎，以致贼匪窜去。使当日守御得人，可以无一逃脱。惜乎！大兵日久堵防，而不能预筹，局外一纵，而害又蔓延。兵法无不以埋伏取胜，少可胜多，唯在人布置如何耳。

龚浛：《耕余琐闻》，壬集，抄本，页13

温县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五月，洪秀全偏将林凤祥、李开芳拥兵万余，由巩、汜渡河，“潜伏”（说法不对）[1] 柳林。知县胡福谦就王公堤外“设帐讲武”（训练反动武装）[2]，“人民”（实非人民）时往接战。柴大贵奋不顾身，深入柳林，杀伤数人，力绝身死。侯谦光闻妻被掳，追逐数里，杀之；次日又往战，杀五人而亡于阵。一日“掠食”（说法不对）至陈沟，陈沟固多拳术士，与战，“贼”（应为太平军）忿甚，二日八至，悉被陈仲甡、陈季甡战退，斩其大头将军杨辅臣，枭其首重九十四两（这是诬蔑的说法），呈县获奖。[3] 二十一日城陷，放火烧城内“民房”（应系官府）、西关元帝庙，尸横街巷（应系官僚地主的尸），掳掠殆尽（地主官僚的财产）。河内李棠阶率其附近居民（组织地主反革命武装）战于柳滩，几亡于阵。故赵堡一带伤人尤多（应是地主恶霸一类人）。至六月初三日，林凤祥等直逼怀庆，有碑可考，未便全录。

《续修温县志》，卷12，《杂志》，《大事志》

王辂：咸丰癸丑□□自巩渡河，温邑被害最惨，赋此纪事 传闻贼自虎牢旋，飞渡洪流借洛船。贼由汜西窜，为官军所扼，遂谋渡河。黄河无船，乃夺洛河商船以济。细柳盘营千树暗，温邑河滩多柳树，贼伏处其中数日，乃上岸肆掠。平沙列幕万里连。防河有卒先奔窜，御侮何人敢直前？坐令群蛮齐放胆，长蛇封豕瞰怀川。

炎天白日现妖魔，贼渡河在五月十八九日，至二十二、三日则大肆抢劫矣。两两三三各上坡，比户米粮争攫取，连村牛马遍搜罗。川原照耀

[1] 此书修于1933年，稿成，因抗日战争爆发，迄未付印。这里所根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传抄本，（ ）中的字是传抄本加上去的。下同。

[2] 此书谓知县为胡福谦，而李棠阶日记中谓为张清瀛，太平军来时吓跑了。查此书卷6职官表知县栏载：“咸丰元年，张清瀛；咸丰三年，胡福谦。”可知张清瀛于咸丰元年来任知县，至咸丰三年五月太平军克城时逃走，胡福谦继任。则胡之“设帐讲武”，不是太平军始来时事，而应是已过温县围攻怀庆时事。

[3] 以此传抄本惠借之温县档案馆一同志谈，据温县父老传述，杨辅臣在陈沟牺牲，系因入村之后，街巷地形不熟悉，致遭陈仲甡、陈季甡之袭击。二陈系孪生兄弟。赵堡村很大，有围墙，系一地主堡垒。

红巾灿，阡陌横穿赤脚多，独有陈家能奋武，瞍瞒首落富甥戈。贼目有号大头羊者，最枭悍，攻陷城邑不可胜计，至此为陈家沟陈仲甡兄弟所获。

团勇村村各见招，名卿振旅气干霄，时李文清公以太常寺少卿家居，邻近河、武、温各村，家出勇丁，奉公为首，赴滩击贼，为贼所败，公以马惊获免。生员李凤林为前锋，死之。身先士卒军偏壮，人荷锄耰力自饶。烈士轻生凋凤羽，中枢失利返龙镳，车薪杯水究何益，坐见平原火势燎。

熏天毒焰起河干，阵似长蛇势郁蟠，练卒纷逃空号勇，山城新破已无官。二十六日贼攻城，县令某先期而逃，城门不闭，遂陷。琴亡莫写流泉恨，童生李琴堂挺矛击贼，为贼所害。玉碎难教太璞完，举人郑琢之，字璞甫，骂贼而死。血染平皋真惨目，谁将节义报朝端。

长官失计启豺狼，已破城垣势更张，彻夜火光燔巨镇，漫空杀气卷平冈。比闾寇舍皆民舍，编户家粮尽盗粮，贼破城后，烧赵堡镇，赴陈家沟为大头羊复仇，遂拔营登岸，温东各村遂皆为贼所占据矣。不速自来还自去，传闻已达郡城旁。贼于六月初一日由温西窜，围攻郡城，不克。官军亦以次东来。贼前后围郡城近两月。七月杪，由济源邵原关窜入山西界。

《续武陟县志》，卷14，页45－46，《文词志》，《诗》

怀庆

怀庆府城被贼围困五十余日，粮食将尽，每人日食面糊两餐，男子悉令上城，妇女即面糊亦不能得。自粤西贼匪窜扰以来，所过州县官先出城暂避，唯有空城。倘尽如怀庆一府之固守不懈，贼虽众，亦何能连破郡邑如入无人之境耶？噫！食君禄而不知忠义为何事，其中文武官捏报病故与削发剃须者，纵国法幸逃，众议可畏，到天良偶萌动时，将何以自安？

龚浩：《耕余琐闻》，甲集，页3

余太守与河内县裘公守怀庆，贼围城，而救兵惟遥守不敢近。二公焦思无计，数日间须发尽白。城中乏粮，有食及药材者。

龚浩：《耕余琐闻》，戊集，页31

贼匪窜温县时，怀庆府城中岁贡生吴君应麟献计于河内县裘公，谓城中粮食不足，何不出示，命城外就近商贩运米入城加价买之。裘公用其言，及米入城，而贼已至城下矣，后竟赖此米固守。吴君年近

古稀，足迹罕入公门，可谓有守之士。

龚浄：《耕余琐闻》，戊集，页47

张之万：请速催解怀庆之围并拟防剿事宜折咸丰三年八月初一日到京　奏为请旨催解怀庆之围，并拟剿防事宜，仰祈圣鉴事。窃自粤匪窜扰豫省，由洛渡河，攻围怀庆，已月余矣。奉旨饬调各路大兵已集河北矣。虽屡获胜仗，而河北之贼犹未荡平，怀庆之围总未解散者，实由我兵未能合力环攻，而贼之接济亦未断绝也。夫贼匪窜至豫省，经过郡县，婴城拒贼，官民誓守者亦寥寥矣。大抵畏贼之甚。迨至省垣固守，乡团义勇均能杀贼，又迭蒙谕旨，恺切昭示，而百姓始稍去其畏贼之心，共切夫同仇之志。是以贼至河北，其在河南所裹胁半皆逃回，而河北一带村社之中多有团练杀贼者。及至怀庆，则坚城拒守，月余以来，毫无疏懈，贼之攻围急于省垣，官民固守倍严于省垣。此皆我朝二百年来深仁厚泽所涵濡，皇上好生爱民之心所感动，鼓舞激劝，一时亿兆皆作其勇敢之气，以力图报效者也。使于此大兵一至，即扫贼氛，则百姓必欣然相庆，群以为贼不足畏，不过保守数日，即可立挫其锋，将由是而保卫身家之谋与仰报朝廷之念愈坚持而不可易。若复迁延不能速解其围，诚恐此一城之中，火药无多，粮食将尽，臣闻近日怀庆城中守城军民业已日食两粥，若再迟误不为接济，必将使此全城忠义之官民归于饥饿以尽，此其大可虑者也。合无谕旨速催赶即设法运入粮食，则坚怀庆之人心，即以坚北数省之人心，固怀庆之门户，即以固北数省之门户，似于此时最为要务。

又我兵扎营，半在怀庆东北，半在怀庆东南，贼之木城则在怀庆之北。近日东南一路，日日接仗获胜杀贼，而东北一路，据省城探报，尚未闻有接仗确信。传闻贼首现居其所筑木城徐姓屋内，则木城实其最要巢穴。若我兵合力进攻，先拔其木城，则贼失所恃，必将丧胆，其余贼众自然溃散。伏查贼所筑木栅土城，高、宽皆七八尺，外掘深沟，中埋竹钉，其墙上凿成洞穴，施放火器，以拒我兵。复闻其城中街巷皆掘深坑，将民房墙壁拆通，以为往来之路。彼既穷蹙，必不肯轻于出巢，彼既守寨，又不能近以相攻，若非设法遥为攻击，恐彼此相持，终延时日。臣思攻以木栅，莫若于丹河之岸，距贼木城二三里许，以土囊堆为高叠，上安炮位，时时点放，轰入其城内，并配

装火弹，以延烧其房屋，则贼必不能安处，势将出巢逃窜，我兵层层设伏，奋勇歼擒，庶乎奏功可以迅速。

又查怀庆地势，西北皆高，东南低下，丹河、沁河在府城东北合流，并趋东南。现时贼巢木城在丹河、沁河之间，该逆等已将丹河决放，平地漫流，以灌其所掘之沟，其所以不至漂没者，以沁河有可宣也。当此秋潦水涨之时，若于沁河下游酌量地势筑堰壅之，以蓄水力，则可以淹没其寨，似亦一策。

又怀庆西南二路尽有贼营，如元庄、萧庄、丁庄等处皆是；我兵布置则尽在东北、东南，仍恐不能断其接济之路，亦不足绝其思窜之谋。伏查逆贼之渡河，粮食无多及至怀庆，始多所抢掠。近日复闻有孟县、济源二处民人贪利为之接济，则此二路无兵屯扎之故耳。现时陕甘督臣已至陕州，陕甘兵丁已至孟津，若徒守黄河南岸，似非此时急务，莫若作速渡河，于孟津、济源交界地方扼要屯驻，严断其接济，时时派兵勇巡查，如有奸民以米谷过军营售卖者，即系为贼接济，立即拿获惩治。并请饬令东北两路带兵各大臣，分兵绕至西路屯扎，以为声援，以相联络。围合于西南两路，则贼势以分守而其势愈孤；守严于孟、济之间，则贼思窜回而可通无路，庶乎剿捕倍为得力。

又贼于沁河搭成浮桥，以通西北两路贼营来往，是以当早断其路。臣思我兵北路在沁河上游，若编木排顺流而下，上积柴草以备火攻，似可以绝其接应。若贼营两路不复能通，则其木城愈易攻取。

臣思河北之贼众不过四五千人，虽尚负隅，实同游釜，我以数万攻之，何患不歼除净尽。最可患者，带兵各大臣或意见不能尽同，攻剿不力，防御不严，以致成功不速耳。

抑臣尤有虑者，贼之扰河南者其窜出者耳，其大股仍在江南、扬州。前此兵力全在江南，犹有贼能窜出；现时兵力分于河南，山东抚臣李僖出境剿贼，亦驻豫省，则山东调度防守尤关紧要。倘扬州之贼复有窜出，贼情诡谲，难保不与捻匪转相勾结。现时归德、永城一带捻匪聚集，业已不靖，此外即毗连山东之曹州、直隶之大名，又素为土匪出没之所，且丰工难民复多流离，万一骚动，抚臣远出，何以缉捕。况丰工既漫，黄河下游水势必弱，不复难渡，此尤其可虑者。合

无仰请皇上谕令山东各要隘倍严防守，并设法安抚难民。其归德一带捻匪，饬令河南抚臣速即分别缉捕解散，似于剿防倍为周密。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由驿具奏。

《张文达公遗集》，卷2，页6－10

顾寿桢：故河南按察司使余公太守裘公怀庆城守事状 咸丰初，粤寇吉文元、林凤翔窜自滁、和，北窥中原，于是河南大吏扼贼归德，不能御，贼益恣睢，所过无坚城，中原震动，虽偏陬区澨，民有泣者。然贼至怀庆，竟顿城下。怀庆守余公炳焘者，故以廉能名，与先大夫[1]并重于故陕抚督师林公。[2] 河内令裘宝镛，则先大夫同岁生也。两公皆伉直，裘公者尤不获于上。贼且至，相与谋城守甚备。且告于众曰："若等服畴食德，皆皇帝赐也。今贼殆趋河北，岌尔城弃之乎？将守之也？"众曰："不幸贼至，所不与同死守者，有如何！"于是皆揖。乃令积粜察奸，浚隍葺陴。无何，贼大至，薄城下。当是时，怀庆城守卒仅疲弱三百人，请援于邻无应者。两公者，独激励其民，相与守。贼大呼突城，矢石交下，歼其渠，贼稍却。相持五六日，攻益急，四面围数重。夜则隧地道，舁火药其下，是名地雷。已而药发，东墉毁，裘公落城下。民吕新者，掖裘公以升，翕若有神。居顷之，救稍稍至，相帅壁城外以十数，顾莫敢当贼。贼乘夜筑木城三，深堑其外，以扼我军外内不得通。太守设计，夜缒士城下，烧贼营，贼大惊扰；复毒其汲道，多毙者。两公昼夜戒备，躬按士卒行庐，视其饮食居处，与同甘苦，民志益坚。已而西门复毁，贼持喷筒火箭噪而登，风大作，火光激射，守者杀伤相继，太守立赫爔中指挢不少乱。天忽反风，雷电交作，急雨如注，贼不能仰，士皆大呼，得生气百倍，争掬土投城罅，万杵交动，且筑且击贼，须臾城复完。是役也，太守之弟观瑞实助扼御，火燎其发。贼之披猖也，率恃地雷所发，罔不糜坏。两公外斩击，内堵筑，极险阻，不为动。天又反风助顺，贼愈不得逞。然而城中食且尽，一日仅一饩，发池荷煮其根食之，池广逾十顷，藕为之殚。又摘其叶以蓑灯烛，尽斫干竹椎之，沃

[1] 顾寿桢的父亲名淳庆，道咸间官陕西知县。

[2] 林公，林则徐。

以膏，光照十武。其守具不待给于外，而靡不猝办，率类此。贼既久顿河北，度怀庆终不可下，乃窜济源。大军北追贼。余公以功擢副使，裘公太守怀庆。盖守五十有七日，比围解，天下动色相贺。余公者，字芝田，浙江山阴人；裘公字韶甫，河间人。

顾寿桢曰：曩闻之先子，余公之为清涧也，清节甚苦。度岁时，民有馈两菘，笑却之。先子曰："吾闻君在清涧，贫至于质衣，邑赋输所司恒不足，民请益之，而君弗可，何也?"公曰："嗟乎！使吾子见其民之赋此也，则固弗忍也。"先子叹曰："长者乎斯言！"裘公尝令祥符，大府有责草租于细民者，其稍淹也，絷以来，裘公躬押草以往曰："身即其长也，有不足焉，请刑！"大府摇手却之，啧啧以退，"强项人也。"两公之守怀庆也，人或以为天幸，然望风弃城者，彼固自以为无可幸乎哉！

《孟晋斋文集》，卷1，页26－28

方宗诚：记任随成事　任随成者，济源人，一名瑞成。素以穴煤为生，因斗殴伤人论死，系怀庆狱。咸丰癸丑，粤贼围怀庆，三发地雷未得入。城中防守愈严，然时惴惴于地雷之再作也。知府余君炳焘、河内知县裘君宝镛谋求能破贼地雷法者，随成闻之请效力，因出之于狱，并释各囚，令立功以赎前愆。凡出城黑夜斫营及置毒井中，乘风纵火燔贼所踞民房，囚之功居多。随成专防地道，每于昧爽时验之，谓草上无露则下有地道，远近曲折，一目了然。如其言于城外横掘深堑以待，隧道至立破。贼计无所施，众心益定。围解，余君上言大府，诸囚皆免罪；以随成劳最，拟请以千总官之，辞曰："小人一朝之忿触法网，自谓此生已矣，今免罪戾幸甚，尚敢偷荣入仕籍邪?"余君察其诚，以六品军功请。裘君询其无家室，赐金与婢，归济源。

论曰：贼起广西，犹不善攻城。至湖南，得掘煤者数百人，用以穴地道，故所向城池多被陷。闻此数百人者，由湖广总督某禁掘煤，无所归，遂为贼用。向使当时大帅得如余、裘二君者收而用之，或守城，或攻贼，厥功岂不伟哉！

《柏堂集》续编，卷14，页5

贺涛：徐君少珊墓志铭　君讳嘉贤，字少珊，天津徐氏。曾祖讳城，河南南阳县知县。祖讳廉锷，湖南即用知县。父讳思穆，河南中

河通判。南阳君卒于官，寄居卫辉，未及归，而通判君复官河南，遂家焉。

君少英果严毅有特操，不苟言笑，虽至亲无私语，人咸以大器目之。

咸丰三年，粤贼窜河北，督师讷尔经额公檄通判君治军怀庆，君随往。结筏渡兵，贼对岸施枪炮，众怯欲退，君奋然率之以进，遂渡。贼结栅与官军相持，已而无声，众莫测虚实，君单骑夜往侦之，贼已遁矣，拔难女数百人以归。时君年十七耳。讷公壮君胆略，特疏荐于朝；疏为贼劫不得达，而讷公去，事遂寝。人以是益奇之，又重惜之。而君绝口不言往事，益肆力于文学，究行水之法，通判君治河有声，君之助也。咸丰十一年以疾卒，春秋二十有五。

徐世昌：《续修徐氏家谱》，下册，页78；
又见贺涛：《贺先生文集》，卷3，页10－11

涉县、武安

奉上谕：陆应谷奏，查明贼匪自山西窜过豫境，知县抵御被害一折。河南涉县知县李毓珍，于该逆由黎城窜入县境，登陴守御，杀贼多名，力竭被害，殊堪悯恻。李毓珍著交部从优议恤。武安县知县钱应升与汛弁姚凤阁，当贼匪窜入该县境内，辄称先赴西乡堵御，遇贼打仗受伤，显系有心捏饰。近来守土官弁，动以受伤昏晕被救获生等词，事后捏禀，冀免重罪，实堪痛恨。钱应升，姚凤阁均著革职拿问，交陆应谷严讯确情，如系先期逃避，捏词饰禀，即案军律治罪，毋稍徇隐。钦此。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上谕

武安

文宗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林凤翔陷武安。

初林凤翔自怀庆溃围，越太行，由晋直趋畿辅，武安适当其冲。八月二十六日，入冶陶、徘徊、午汲等镇，抵城。知县钱应升潜逃，城陷，人民杀伤甚惨。二十七日，经大旺村、田村、康宿镇出境，与

清军讷尔经额战于临洺关西之马池湾，清军败绩。

《武安县志》，卷1，页6，《大事纪》

钱应升，道光二十八年莅县任，昏庸嗜利，听断糊涂。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祥部犯武安，应升闻讯弃城走，城陷，杀戮甚惨。事后反以贼未入城，百姓乘机倡乱闻于上。绅民公愤，联名控诉。应升知不免，服毒自尽，众怒始平。

典史徐大咸，道光二十八年莅任。咸丰三年，太平军犯境，知县钱应升弃城逃，城陷，遂遇害，人民至今惜之。

《武安县志》，卷14，页18，《宦绩略》

李位金，字西山，号镕斋，咸丰辛酉科拔贡，同治庚午科举人，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天性刚决，落落难屈，少受知于河内李文清公，一见而以有用才器许之。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翔部由晋趋畿辅，过武安，百姓闻风逃避。知县钱应升亦微服遁，适遇位金进言："人心惶惶，公宜坐镇。且林军轻兵直进，意不在掠地攻城，武安山邑何能久留？"劝阻再三，坠拒不听，因与贡生于训之横身路隅，始不得去。钱变计，笞探者，诬其误报，且晓谕四民复业，勿妄动，钱乃乘机潜出。兵猝至，杀吏民，劫罪囚，仓积库储悉为灰烬。妇孺逃避不及，奸淫焚杀，被害极惨。林军去，钱回署，反以兵越城过，百姓乘机倡乱捏报，并串劣绅出结。省宪派何观察带兵来武澈查，相机剿办，全城恐怖。位金扣马上书，备言兵祸始末，及钱令诬罔状。何观察廉得情实，准予转详。钱自知不免，服毒自尽。其幕友伪以出城防堵，因伤致命，禀请奏闻。得旨建祠赐祭，如例优恤。于是阖邑愤懑。位金徒步至京，求御史代奏，追回恤典，钱以身故免议，真相始明。城乡士民咸啧啧称道焉。

《武安县志》，卷17，页14－15，《人物传》1

白九皋，城内人，武生白三光之父也。家贫，以三光为邑守兵，奉檄调援湖北，殁于阵。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祥部陷城。九皋挟弓矢以骂贼曰："湖北援军中杀贼而死者白三光，吾子也。吾父子誓死杀贼，为国除害，岂惧尔鼠辈哉！"射之，殪数贼。矢尽，退小室中，贼环而焚之，遂遇害。

韩彪，城内南街人。忠义勇武，为时所敬重。咸丰三年八月二十

六日，太平军纷至，知县钱应升弃城逃。彪挟弓矢，率其胞弟彪执长枪，与贼巷战。贼众益集，彪、彪力尽精疲，遂遇害。其胞侄文潮、堂弟凫皆死亡。从弟彤时已出城，闻之愤然而返，曰："苟幸免，何以上对国家，下对兄弟?"持双刀与贼力战，毙数贼，退至白龙桥，遂被杀。文潮之子华亦赴义死。一门忠义，韩氏岂殆庶几。

《武安县志》，卷17，页23，《人物传》2

钱应升，字赓雅。与兄应涵同登嘉庆己卯乡荐，道光壬午会试挑取誊录，期满选授武安县知县。武安民强悍，号难治。应升下车，首兴文教，捐廉益诸生膏火，士皆向学。丁未大旱，创设粥厂。……咸丰癸丑，粤匪窜武安，应升率练勇出城迎击，杀贼数人。无何，贼蜂拥至，应升力不敌，为贼中伤，昏绝倒地，众兵扶救免，应升犹负重伤强起，令多设疑兵，乞师邻境。贼遁，舆疾归，遂卒。大吏以为国捐躯闻，恤赠如例。据采访册。

《上虞县志》，卷12，页26，《列传》8，《人物》

奉上谕：前因归德府失守，河南巡抚陆应谷革职留任。乃逆匪渡河北窜，由山西复入河南武安、涉县，扰及直隶地方，陆应谷不能先事预防，咎实难辞，著即革职，即行来京交巡防王大臣差委。钦此。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晴。四十五里张净镇中火，三十里新兴滩宿。[1] 骡轿摇荡，较车箱颠簸尤不可耐，饭后易骑。遇童子王玉禄，武安人，自言咸丰三年八月廿六日，贼破武安，磔县令于炮台。童子父王英，生员也，与同族五人被掠至临洺关，英酒醉骂贼见害。童子时方九岁，贼以一马负三小儿，稍长者骑马背上，两索络两幼者挂左右，童子在络中，至深州遇乡人携之逃，卖于朔州李氏。今请于李归觅其母，过宁武为盗所劫，余略助其川资数百文。

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第18册，《白云编》

四、未过黄河太平军的南返

贼住巩县十日，屡欲渡河而不能过。又疑河南府、偃师皆有伏

[1] 此时黄彭年自太原赴保定。

兵，未敢西窜。欲从信阳一路回楚，不知路径，觅居人作向导，从密县山涧中窜出。乃密县差赴巩县探马回报贼已去远，不知其已从小路窜入离城只二十里也。如今州县多惜小费，不发探马，即有差去之人，皆畏避不前。赏罚不行，何由得一准信，讹言偾事，患岂小哉！

龚洣：《耕余琐闻》，甲集，页3

贾臻：洛中杂述诗之七自注 去年五月下旬，粤贼陷巩，遂窥登封，少林伽蓝紧那罗化身击贼，寺僧德武率僧兵御贼辗辕关下，贼败遁。

《洛中吟》，页25

密县

贼在巩县以青蚨六千觅引路者，本欲转向登封，及入密县，山后沟路险窄，怪问，知为误引，怒而杀之。另雇一丐者，丐亦故意引从小路行，大路居人幸各安堵。彼时贼合巩、汜两处胁从之众约二千余人，入县城搜索一空，常恐后有追兵，未敢久停。及至新郢、长葛，已逃散无数，大约不过六七百人。中丞命景姓者领兵二千追至密县，不知贼已去尽，县官某君尚远避三十里外，邀请亦不来。领兵官无人供应饮食，饥甚，居人馈以面条一碗，无箸，以两指夹取而食。乱后情形如此，可见城市之空虚，官吏之畏葸，殊可叹也。

龚洣：《耕余琐闻》，甲集，页6－7

人以密县境僻，而离省近，可以暂避贼氛也，自省移去者若干家，皆素称积有赀重，多者十余万，少亦万金，贼至悉被掳去。如知多财之为害，应悔散去之不早矣。遇寇乱而得全性命，尤为幸事。

龚洣：《耕余琐闻》，甲集，页4

密县山后路径险窄，人马难行。当贼匪之在巩也，县官禀请拨兵防守，中丞仅与兵四十三名，口粮按五十名给发。此城周围约广二十里[1]，其无法布置可知矣。然既知山后险隘可守，竟不于此添置乡勇，多派衙役民壮严密巡查。及贼来离城二十里，已不及备，遂入城，毁县署，任意抢掠而去。

龚洣：《耕余琐闻》，甲集，页29

[1] 据吕林钟、阎凤舞纂修《密县志》卷1页5《城郭图》："城周围六里〇五十弓。"

从汴省避乱至密县者，顾福昌金银绸缎最多，并附于张姓处照管。绅士劝其捐赀守城，只出钱二千，诡云："实无银钱。"及至出城遇贼，共抢去金银十万金之数，并不敢报官，讳言所失皆衣箱等件。间有为本地匪人掳掠后追出者，命人领去，独一寡妇冒领不少。

龚浄：《耕余琐闻》，戊集，页38

韩步云，庠生。粤匪入城，毁城隍神像，步云倡捐重修。

《密县志》，卷16，页45，《人物志》，《义行》

长葛

清咸丰三年，洪秀全称太平天国，占据湖北。其将吉文元率兵数千，由襄阳、南阳进攻许州，未克，遂趋长葛。斯时承平日久，人心震恐，知县彭元海闻风先遁，贼遂入城，焚衙署、城隍庙、戏楼而去。

《长葛县志》，卷8，页9，《政务志》，《历代兵匪纪略》

彭元海，湖北孝感县进士，（道光）二十三年（到长葛县知县）任。至咸丰三年六月，发匪至，城陷，元海微服匿民间。计在葛前后十一年，临变改节，可憾也。

《长葛县志》，卷8，页13，《职官表》

刘公拔，字简在，宸李村人，岁贡生。……性嗜学，古朴质直。咸丰间，粤匪犯境，村人皆遁，公拔咿唔于庭不少辍，贼见其醇谨好学，风度端凝，异之，不敢加害而去。

《长葛县志》，卷9，页45，《人物传》

岳映淇，字漪园，牛庄人，宋忠武王裔也。咸丰辛亥举人。淹贯经史，兼通星纬。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孟秋初昏，有白气经天如练，汪洋角亢之间，直射鹑尾之域，月余始灭。映淇叹曰："乱将作矣！白，金色也，五行之用，惟金主杀，孟秋之月，金气方盛，二金并行，能无咎乎？岁干在癸，癸，干之暮气也，是岁无恙，其兆将在癸丑乎！癸卯、癸丑，干之旬也，长社鹑首之分躔也。今天象见于角亢，其诏我乎？弗为备，民将无禄。"乃谋立寨浚池及守御之策，时承平日久，函夏无尘，闻者迂其言，遂寝。咸丰二年，地方不靖。及癸丑六月六日，粤匪由新郑至葛，不胜其扰。自是而后，皖匪代作，终咸、同间

民无宁日，映淇之言于是有征。惜寿不永。

《长葛县志》，卷9，页39

张叙九：张公墓志铭　张公，讳中方，字镇五，崧岚其别号也。……中年以恩贡生教授于乡。……晚年，粤匪入葛，执公迫从，至露刃相向，公不为动，遂挟公去。行数日，公于干戈丛中托疾坠马，誓死逃归，一邑共高其义。

《长葛县志》，卷6，页46－47，《艺文志》，《文存》

乡团：洪秀全起革命军，各省云扰。咸丰年间，通敕各县兴办团练以御匪，张仲方为团总，各保皆成。

《长葛县志》，卷3，页6，《政务志》

许州

咸丰之初，粤匪即发逆之乱，皖匪即捻匪与土匪蜂起。

《豫军纪略》：其未渡河之贼回旋巩、汜间，于三年六月初五日窜扰新郑、长葛，至许州，初六日攻城。知州金梁御之。初七日，南阳镇总兵柏山败之于八里桥，贼由临颍南窜。

《许昌县志》，卷19，页25，《杂述》上，兵戈》

汪根敬，字以脩，号筱孟，安徽盱眙人。由廪贡报捐知县，分发河南，历任镇平、祥符等县。旋以两坝当差大工合龙，保奏以同知直隶州补用，道光二十二年补许州。……时城圮濠淤，捐廉倡修，增建敌楼更房，沿堤植杨柳以资外护。至咸丰三年，发匪围许，攻三日，城未下，而城坚濠深可知，许人食其德者远矣。道光二十八年，卒于彰德府任所。咸丰四年，奉旨准入名宦祠。

金梁，字穉园，安徽休宁县瓯山人。以知县分发河南，历任南召、南阳、祥符等县，咸丰元年来牧许。性勇敢，有胆略。三年六月，洪秀全余党自汴来许。梁闻信，召城内士绅议守御，部署定。六日辰刻，忽传贼至，公率兵民登城守陴，见贼自西北来，凶猛异常，须臾绕城三面，炮火击射城中如雨。梁亲冒矢石，环城督守，亦命炮还击，贼少却。午后有悍贼从城西北角架云梯登城，城上连击以石，不惧；继以石礮迷目，始颠。突见北门下火光起，急命人自城门巅取水灌之，移时始灭。忽报东门火又起，复驰至如前法御之。至薄暮，

城上连开大炮数次，毙贼十余名，贼始惧，然尚未肯径去也。七日夜，炮火星燃火药库，城楼烘塌，光耀如电，声震如雷，贼在外惊慌；又闻城上人呼“车户”登城，贼不解其语，以为“赤虎”也，遂于八日夜半拔营去。是役也，梁历三昼夜与贼抗，寝食俱废。七日之夜，城楼烘塌时，梁压其下，经左右救出，仅死一从人，梁无恙，但腿部受伤，步履微颠，人咸以为有天幸云。……嗣以守城功膺荣奖，提升南阳府，州学亦增进二名。现邵公祠内设有木牌神位，与萧、邵二公并祠。

《许昌县志》，卷8，页34－37，《官师》上，《宦绩》

庐硕煦邑人：**纪乱略**　身不经世乱，不知承平好。盗贼蜂肆起，数载祸难了。窃忆粤匪来，恰似狂澜倒。咸丰三年六月六日发逆攻城，三日乃去。笳鸣惊鬼神，须臾城半绕。幸赖贤太守，守御安排早。时金太守牧许，闻贼【至】，请绅募勇为防御计。一闻贼骑至，相率登城保。贼骑遮日月，贼声聒人脑。贼炮如星飞，贼势悍且狡。云梯连番架，烧门毒非小。贼架云梯攻城，用火烧城门，因门内以水灌灭，贼势少却。多方随机御，我兵亦甚矫。太守有弟荔亭先生在城指示有方，城赖以全。将军薄暮发，胆落贼声悄。城上有明炮一尊，连开数次，打毙数贼，贼大惧，声渐息。鹬蚌两相持，相持两昏晓。贼众多捐折，蝥弧忽而掉。临去复猖獗，抱头窜如鸟。贼将去复大闹一次，始南窜。太守惩前创，急召绅与商，莫以贼远去，而谓可疏防。时太守在城防御，忽火药烘敌楼，被压伤股，惩设御不早，故有此谕。濠浅急深浚，尤宜增女墙。民未习干戈，何以充戎行。练勇须设局，训练始有方。细检人四百，分局练炮枪。四年时设立四局，练勇四百，予与史毓斋司南局，刘午桥、孙统几司东局，毛杰三司西局，殿卿司北局，每局练勇百人。简练一载余，技艺渐积强，权将局停止，借以备非常。因局费不敷，暂停局事。（以下叙团练抗拒捻军事，略。）

《许昌县志》，卷18，页88－89，《艺文》，《诗词》

张书堂，城北双庙村人，精医术，喜豪侠。咸丰年间，发匪窜许，突入其村。堂见贼焚杀劫掠，正言规劝，贼怒，横加棰楚，堂愤骂不止，遂遇害。

《许昌县志》，卷13，页29，《人物》下，《殉难》

刘宗杜，字少桥，附贡生，城南枪杆刘村人，生性慷慨。咸丰癸

丑，发匪犯许，出钱二百余缗，分给族亲作避难资。未几捻匪亦起，少桥被举总理城守事宜。

《许昌县志》，卷13，页63，《人物》下，《义行》

张荷成，字干元，思故保【人】，国子监典簿。……咸丰三四年间，发、捻等匪扰许，公议筑堡自卫，成乃碾米数百石，煮粥给食，以鼓众力。

《许昌县志》，卷13，页56

周如渊，字书圃，监生，丈地保人。咸丰三年，发匪扰许，公议筑寨；后寨局亏累甚巨，如渊慨然自任。

《许昌县志》，卷13，页58

李坤，字含万，增生，灵井保人。咸丰三年，发匪扰许，公首倡议筑灵井寨，倾财任劳，得以藏事。及后捻匪继起，数十里赖以保全。以功奖六品衔。

《许昌县志》，卷13，页59

临颍

咸丰三年六月，发匪过县境，城陷。

贼自北来，六月初三日围许州，攻之不下，南窜至县城，倾圮不可守，令先走❶，民遂逃溃。

《重修临颍县志》，卷13，页12，《杂稽志》，《变乱》

丰林：兵戈志　咸丰之初，粤匪即发逆之乱，皖匪即捻匪与土匪蜂起。

三年六月，粤匪入境，城不易守，县令迁民于外，以避贼锋。或云：粤贼初起尚不杀人，过临颍时夺城而入，居两日乃南去。知县避贼于外，实未以失守报闻也。

《重修临颍县志》，卷13，页46

贼匪从密县窜至许州，仅有六百余。当其围攻州城时，临颍以属邑亦宜即日召募乡勇，以备救援而解本州之围，纵不敢向前，借以守

❶ 据本书卷5页32《官师志》《职官表》，咸丰二年署知县马殿元，直隶万全县拔贡。三年，易张鹄，至六年解任。则此时弃城而遁者当为马殿元。

卫城池，亦可防其窜突劫掠之患。奈何探马不先，贼未来而束手无策，官且出城暂避，四门大开，穿城经过。从此郾城、西平、遂平、确山、罗山各县，亦复相同，竟无一处设法阻遏。闻贼入遂平城中，为三千乡勇围住，似可一鼓成擒，而不知其又何从窜出也。

龚浣：《耕余琐闻》，癸集，抄本页 13－14

郾城

六月初九日，贼匪窜踞郾城县，住一日即行，并未杀人掳掠。及贼过后，境内土匪争起，劫抢当铺与大户，经知县捕获十余人，杀数人，钉四人。所抢各物，官择好者自留，次者门印均分，外间来领者已所存无几。官受五沟营徐姓银八百，又钉死一人，其实罪不至死，盖挟嫌耳。知县不久即病死。

龚浣：《耕余琐闻》，癸亥，页 14

安澜，字澄波，岁贡生。性至孝，贫而笃学，博极群书，于《易》尤致力。咸丰三年，粤匪北窜，扰及郾城。澜以母老不能远徙，乃为窟室奉母匿焉。匪过系马窟侧，澜闻声，虑其毁窟也，出见之。匪与之言，知其为文士，劝从行，婉言谢以母老为词，匪竟释之去。

《郾城县记》，卷 23，页 6，《耆旧篇》6

西平

张景善，字庆余，西平城内人。赋性刚烈。咸丰三年六月初九日，发匪陷城后，景善端坐于门，以尊王之义让匪。匪不听，系之于柱。景善骂曰："鼠辈欲为乱耶！尔等罪在不赦，皇天必灭汝。"贼怒，以刀刺其胁，击其首，仍骂不绝口而死。

《西平县志》，卷 27，页 16－17

遂平

贼在西平时，遂平县本发有探马，候信未回，马夫殆在僻处睡熟，故贼至不知。城池易失，每为探马所误。官又惜吝小费，不肯多

拨几人前往，遇急则束手无策，非坐以待毙，即逃避出城。使肯登埤固守，贼少未必围攻，惜当日不知贼数多寡，竟肯轻弃城池也。

龚洰：《耕余琐闻》，癸集，抄本页14

罗山

郑元善：擒赵廷群记咸丰五年　赵廷群者，罗山县盗魁也。住淮河店之南，其村北东两面阻河。道光十八九年间，帮巨捻傅九功、胡全堂等在罗山南境关王庙争食盐分，即以狙诈善斗出名。迨至道光二十六年傅、胡二寇相继被擒，而群独以狡猾得免，其党羽遂益众，其凶焰亦日张。廷群尚任侠，广交游，汝、正、新、息无赖少年横行闾里者，皆依之为渊薮。故西至信阳，东至三河尖，凡盐牌过境，必须大有馈送，不然必横被掳掠。其附近村庄少年妇女丧夫欲矢志守节者，率被强抢，用以配其党羽。故一时殷实良民，皆甘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而搢绅知礼节者，尤畏之如蛇蝎，待之如上宾。咸丰三年，发逆自汜水分股南窜，由遂平直扑正阳之大林店，掠船户江天培之船渡淮，破罗山，扰大胜关。土匪因之蜂起。群素与江天培有仇，遂率党千余人，以逐发逆为名入城，纵之大掠。且宣言于众曰："贼之蹂躏罗邑也，江天培实纵之。"遂屠其家，掳其妻以为妾。府县方资之以镇抚地方，明知其荼毒乡民，而莫敢如何。是年十一月，予摄篆罗山。……四年夏，易天幅倡乱，戕乌龙集州判，廷群助以数千人，破息县、光山。予恶其阴贼险狠，遂决计诛之。……时邱镇军驻兵光州，予禀请以兵临之。邱公使张观察曜率兵来会。廷群闻风潜匿光山境……被光山县张令绍英获之。廷群大恚曰："不意太平天国之天下，予竟无分茅胙土分也！"解赴信阳，审明正法。

《广宗县志》，卷12，页416－418，《艺文志》

第四编　湖北

（咸丰三年）六月甲戌朔，诏湖北兵援江西。《剿平粤匪方略》

胜保攻贼河南，解许州围[1]，贼南走信阳，罗田、麻城、黄安戒严。同上

河南贼陷罗山县城，南走仙花镇，犯黄安。前藩司唐树义击之，贼败走麻城，分窜岐亭。沿河掠竹簰，谋出大江。都司董玉龙、同知张曜孙以兵自团风遏贼。贼败折回辛家冲，复为同知伍煜〔煋〕所遮，连败之，夺贼船三十余艘，获牲畜无数。陆贼走宋埠麻城巨镇，麻城知县姚国振、巡检梁柱涵同绅勇御之。会树义兵败贼鄢家河，贼走罗田，越英山，还河南。[2]《方略》，黄安、麻城、罗田各志。……

秋七月甲辰朔己酉，张亮基奏：贼窜河南之新郑、许州，逼近信阳，随州、应山、孝感各州县处处宜防。应山之黄土、平靖、武胜三关，自古南北有事，为必争之地，所谓“义阳三关”也。臣调官兵千七百，令前藩司唐树义扼守三关，截贼入楚之路。令知县许赓藻、主事胡大任劝谕绅耆督团彼此策应，以辅兵力之不足。署臬司罗遵殿，巡察襄、郧甚有惠政，令其带印赴襄，号召乡团，勉以忠义；所有提

---

[1] “解许州围”的不是胜保，此处误记。

[2] 乃入安徽，非“还河南”，此处又误记。

标员弁兵丁尽归调遣，以备不虞。同上

《湖北通志》，卷70，页6－7，《武备志》9，《兵事》5，《粤匪》

咸丰……三年正月，提督向荣克复省城，贼船驶阳逻，扰黄州，向荣遣兵击之，贼败走，趋金陵。三月，广济匪徒宋观佑、张东铭等，因粮滋事。署黄州知府岐亭同知邵纶、署广济县黄梅知县鲍开运往抚被戕，团风巡检蔡文熙、把总鲁光贵等均遇害。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讨平之。……

七月，分窜河南之贼由仙花镇窜黄安、麻城、罗田，前藩司唐树义败之，窜岐亭，沿河掠取竹簰，将由鹅公颈出江，都司董玉龙，同知伍煜、张曜孙伏兵歼之殆尽。都司许连城击贼马鞍山，败之。

《黄州府志》，卷10，页24－25，《武备志》，《兵事》

咸丰……三年癸丑春正月，粤贼自武昌掠船蔽江而下，直抵金陵，踞为巢穴；分股由河南窥直隶。

六月，有溃贼千余由河南转窜至麻城之宋埠，知县姚国振、虎头司巡检梁柱涵，同城厢附近绅士督勇御之。贼退，由罗田、英山回窜江南。

《麻城县志》卷39，页1，大事记3

咸丰……三年……七月，贼由河南窜踞麻城岐亭镇，捍镇〔镇筸〕官军击之，贼败窜，罗田官军乘胜追剿，遂窜英山。

《罗田县志》卷4，页7，《政典志》下，《兵事》

杨象济：致陈琴斋书❶　往岁济与同门林君天直❷佐楚督张公军事，专办北境团练，先给空名执照，听其出入，不问所之，乡民感动，故七月之初，豫省余匪六千余人犯楚，乡团助官要击，凡五战而尽歼群丑。自逆匪起事以来，未有殄灭如是之速且易；其时斩临阵退缩之都司及解火药逗留之千总，则自军兴以来之创举也。

《汲庵文存》，卷4，页7－8

❶　此信盖作于咸丰六年，时作者在杭州。陈琴斋大概是浙江巡抚的幕宾，信中建议办团练以御太平军。

❷　林立甫，字天直，江陵人。由监利县绅士王柏心荐与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命在鄂北办团练，屡与太平军战，咸丰五年（1855年）在沔阳县被击毙。《汲庵文存》卷5有《林立甫传》。作者与林皆曾受业于娄县姚椿，故称同门，见本书卷首李道悠撰《杨君利叔行述》。

庄受祺：湖北候补道张君墓志铭 君讳曜孙[1]，字仲远，又字升甫，晚自号复生。……遂世为阳湖人。……道光二十三年，应江南乡试中试，会试报罢，援例以知县揭选。……

会金陵贼北窜，分党从陆入楚。张公[2]檄君以镇筸兵遏之黄州，至鹅公颈，与贼遇。君故喜谈兵，而初临阵，所将又非素习，乃舍舟面水而陈。贼掠民船大至，登对岸，伏树屋间，以火器击之不退。君令曰："有能过河挫贼锋者，重赏。"一卒曰田兴恕者，应声过河，获二级还。又令曰："能焚树屋者，重赏。"田兴恕挟利刃、戴火具赴岸，树屋立焚。贼遽走，我军追歼之，毙贼甚众，余党悉出境。君立沮洳中督战，水长几及膝也。

《枫南山馆遗集》，卷1，页3－5

张曜孙：诰授中宪大夫恩赐优恤追赠道衔赏戴蓝翎湖北补用知府荆门直隶州李君行状[3] 君讳榞，初名昌荫，字紫藩，安徽宣城人。……入资为县令。……咸丰……三年春，粤寇大掠东行，湖广总督张公亮基闻君贤，奏擢荆门直隶州。会粤匪林凤祥等北犯渡河，大风毁其舟，后队万人不得渡，自汜水掠而南，陷黄安，趋麻城，张公命汉阳同知张曜孙率镇筸兵六百人迎击。适君至省，张公曰："张丞以六百人迎剿，吾壮其气，而虑其不敌，子速将郧阳提标兵千名援之。"时六月廿八日也。越二日，君驰至黄冈县之团风镇，曜孙及别将都司董玉麟、守备葛以敦皆至。张公檄曜孙总统各军，七月二日，与贼战于团风上三里之鹅公颈江口。贼船二百余，自麻城之宋埠出张大湖，欲入大江，马千余、步万余夹岸行。君率所部扼江口，前军与贼相持，自午至申贼不退，乃募勇士泅水入贼阵纵火焚林，君分兵浮水由苇径出贼傍，贼乃惊溃。是夜，贼为浮桥潜渡，我军击之，毁其桥，复渡水击之，大败，获骡马数百匹。君以小艘载火器，将焚其船，会日高南风大作，贼挂帆逸去。君鼓棹追之，至辛家冲，贼弃舟登陆而走，众尚数千。君与曜孙亦登陆追之，千总刘富成截击于马鞍

[1] 张曜孙时官汉阳同知，以失守褫职，留营效力，经此战后，复原官。同治二年（1863年）卒于上海，年五十六岁，则此次截击太平军时他四十六岁。

[2] 张公，署湖广总督张亮基。

[3] 此文作于同治二年（1862年）。

山，遂大溃，追至罗田，仅余二百人，由英山窜去。君复追至安庆，已为安徽按察使张公熙宇所歼。君回军至宿松，会宿松警，县令刘信留君击贼于下仓埠，败之。张公以捷闻，君以知府升用，赏戴蓝翎。[1]

《传忠录》，页3－5

王柏心：诰授通议大夫例授通奉大夫湖北按察使唐公行状　公讳树义，字子方，贵州遵义县人也。……咸丰三年，诏起公驰赴湖北，帮办抚辑，受诏即行。……未几，贼之未能渡河者为豫军所败，由罗山窜楚之应山，公请自率师往御之，驰至三关，而贼已陷黄安，踞麻城之宋埠。公倍道而进，追至宋埠攻之，颇有斩获。贼掠舟将出团风，未至，官军迎击，败之鹅公颈，焚夺其舟。贼弃船走，公一昼夜驰百三十里，追击之马鞍山，令江陵林生天直督众分道仰攻大战，枭贼将二人，毙贼无算，得脱者不及二百人，诸所诱胁二千余悉散。追至罗田，又及之，复斩百余人，残贼负创逸去，仅数十人而已。分兵搜翦山谷余匪殆尽，乃还。是役也，暑雨郁蒸，横潦载道，公方患腹泄，力疾驰驱，激励士众，志气弥壮。事平，悉推功将士。

先是，贼渡河，公深以三辅为虑。至楚，即劝大府亟会兵入援，不果，则念神京根本，恐言者或倡异议，因于密疏中请上以镇静固人心。上优诏答曰："现在贼已偷渡河北，窜扰怀庆。朕为天下臣民主，何敢先自扰乱警惶，亦何忍不为民请命于天，置大局于不问也。惟冀速救民劫，迅扫妖氛，彼时汝可来京，晤对有期。"公旋师在道，奏还，诵且泣曰："真圣主也，臣死且不辞矣。"

《昭忠录》，页12－16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二书　石翁大公祖[2]大人节下：奉别遄行，因油湖过渡阻风，十八日寅刻始抵滠口，适得应山、孝感探报紧急，不能坐待兵仗，亟驰行一百九十里，于十九日行抵孝感属之小河口，此地为三关总路，遂坐侍一日。俟郧、竹向、蔡之兵至齐时，已探得贼陷罗山之信，信九里一关较为吃重，因先属李令即日带勇前去。随

[1] 是年九月，太平军自江西来攻广济县境之田家镇，把李榧及其所部八百人围于兴国州之富池口，全歼之。这年李榧四十一岁。

[2] 张亮基，字石卿。前此曾署云贵总督，唐树义是贵州人，故称张为大公祖，意在套近乎。

又派令郧阳把总彭万秀等带兵一百五十名，由小河口分道前往，会同防剿，计此时早经到彼，布置周妥，文武均属可恃，定保无虞。二十一日行七十里抵广水驿，纷纷传闻贼有回窜信阳，直扑随州、枣阳之说，是平靖一关最为要隘，当即派令竹山千总白象魁等带兵二百名，又属聂令派其乡勇二百名随同前进，计程一百一十里，二十三日当可到关。其平靖之西数十里有关曰黄土关，亦须防守。而随行止有向、蔡共兵百名，向把总且现患病，不能分派，适德安易守亦来广水，自愿招集乡勇赴彼设防。树义即于二十二日起行，径至武胜关，以资声势联络。是日巳初刻距武胜关十五里之东皇店奉到二十日申刻八百里来函，属分兵先据麻城、黄安各隘口，并饬许令携带团勇相机扼要结营，遏其冲突之路等因。当即八百里飞札饬令宜昌营善保所带之兵四百、郧阳营许连城所带之兵三百，不必来营，亦不必赴九里关，毋论行抵何处，即探明道路，径往麻城、黄安一带，会同地方文武各官，分据要隘，相机防剿。现又接据探报，贼兵日夜奔驰，尽力东窜，已去安徽地方等语。诚如信阳师牧所云，沿途裹胁，到处因粮，更有骡马千余，行走甚速，官兵势难克日追及。而此间后路之兵，均已截令东指，随营兵仅及六百，又官弁无马，兵力皆疲，无论外走江南一路，程途甚远，内走黄安、孝感一带，山路崎岖，万难追及，即使追及，必皆力尽筋疲，自顾不暇，何能望其杀贼。查许令已于十五日驰往黄安，召募练勇，探听贼踪。十八日巳刻在双庙时已谆切一函，属其邀同林茂材❶，速为团集勇壮，确切侦探，步步相机前进。二君皆甚妥实，或能相与有成也。倚装匆促，不尽欲言，余俟续报。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12－14，《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三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顷于二十二日酉刻接到本任黄安许令探报，二十一日仙花店居民逃徙一空，罗山已于十八日攻陷，有大队人马从大胜关来。随有黄安老山会侦探到来，所言无异。现在老山会最为吃重，该会士民求为督率堵御云云。当经传进来人，细加询问。据称该处人心强固，历次堵御捻匪，著有成

❶ 林茂材，指林天直。

效，现在三县乡团合共有勇数万等语。除已飞信告知后路之兵尚在黄、孝一带行走，已由八百里飞饬无论行抵何处，即驰往会堵；并又专差戈什哈康定帮、汉阳营外委方元凯，执持大令，迎头饬令迅速驰赴该处截击；并传令敢告奋勇之兵若干，毋分雨夜，随同本司前往督战外，合亟飞报，敢求钧裁与季翁、寿翁❶熟商妥善，以资应援，是为至祷。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廿二日戌刻。

再，老山会距黄安县城六十里，仙花店距老山会五十里，罗山距仙花店一百二十里，此间东皇店距老山会一百四十里，山路甚属崎岖，只可单身一人行走，兵丁应仍由大路折回孝感县前进，合并陈明。

《梦砚斋遗稿》，卷3，页14，《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四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二十二日连肃两函，计经省览。黄安、麻城、罗田一带虽有乡团可恃，许令亦称能事，又有许、善两都司重兵前往会同防剿，犹恐无所统属，尚不放心，树义又自带告奋勇之兵二百二十四名、千把五员，于二十四日星驰由小河口分路东指，大约两日半可以到彼。已先差人二次告知许令，俾人心先定。惟贼踪靡定，击东则窜西，防南则走北，乃其惯技，是三关仍属紧要，襄、枣、随州亦须联络一气，方能大局完善。除已备文知会，并又谆切函属道、府、州、县加意防范，彼间诸君皆属可恃，又得淡村廉访❷为之督率，自当无虑。所尤切要者，武胜一关，见不过三百七十余名，端都司人极妥当，却胆气不壮，难期独当一面，是以请莲舫仪曹❸留此照料，并调易守暂为经理，呼应较灵。其黄土关则另派应山兵勇分防，似不至于有误。总求由西而东，境宇皆得安靖，声势俱能联属，即为善之善者。树义仰承知己之感，委任之专，惟当不辞劳瘁，不避怨嫌，尽其心力之所能到而已。俟到黄安后，如何情形，再为飞速布达。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卯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15，《书牍》

❶ 季翁，指左宗棠，字季高；寿翁，疑是焘翁，指郭昆焘，此时均在张亮基幕中。
❷ 罗遵殿，字淡村，这里写作淡村，时署湖北按察使。
❸ 胡大任，字莲舫，时官礼部主事，在籍帮办团练。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五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二十四日卯刻一函，计经省览。正在束装起程间，适奉二十二日所发翰教，并钞寄经镇军❶信稿二纸。查此君现驻节信阳，当即飞寄数行，约其跟踪东追，会同剿办，究未知能慷慨启行否。随又得孝感李令自九里关来信，前所派郧阳之兵百五十名，已驻扎九里关外之中店地方，可堵光州、信阳、罗山三处来路，较九里关更为扼要，该令亦自带壮勇六十名，会同堵御，后路尚有绅耆为之应援，此一处似可无虞。又得其二十二日戌刻由罗山侦探之家丁回称，粤贼约八九百人，于十八日午刻破罗山城，当即东窜。十九日捻匪二三百人复入罗山，尚未出城。又探得十九日粤匪已南窜罗山之仙化镇等语。树义派告奋勇之兵二百二十四名，于昨日申刻启程，因五道溪河水皆平胸，又无渡船，旋即折回。今日巳刻水势稍退，甫经前去。树义俟信发后，即由广水小河口径去黄安等处，相机剿办，并以奉闻。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午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15－16，《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六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二十四日午刻一函，计经省览。是日亥刻在广水行营接奉二十三日所发大教，其所以启迪之者至周且备，谨当拳拳服膺，感甚佩甚。顷遣侦探及许大令老山会来信，贼匪尚在仙花未动。本日善都司所带之兵已至河口镇，许游击虽尚无兵驻何处确信，然行在善先，自早到黄安一带无疑义。见到小河驿，明当驰往夏店。闻林天直茂材在彼，并可邀许令同为熟筹防剿机宜，有林、许之才略可与共谋，有许、善之兵可用，义自带兵二百余名亦皆结实，似乎可无他虞。武胜等关，一防贼匪不能东掠又将西窜，一则关外捻匪甚众，且闻陆中丞❷有亲带大兵至信阳等处剿办之说，如其言然，更宜加意。然九里关相去山路只六十里，平靖关相去山路只三十里，黄土一关距平靖仅十五里，路更平坦，声势甚为联络，可请勿厪悬念也。明日山行不当驿路，续报必稍稽时日，并以附陈。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亥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16－17，《书牍》

❶ 经镇军，指经文岱。
❷ 陆中丞，河南巡抚陆应谷。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七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二十六日寅刻，自小河一函，计经台览。义即刻起程，循山而行，因路崎岖，于是日申刻始抵高店。乃闻贼已至黄安县城，许大令、林茂才均由夏店去河口招集乡勇，义即于二十七日辰刻驰至河口。适接善都司来禀，渠已带兵二百到黄安县，因贼在城中，兵单不敢过河，暂扎离县城二十里之郧家岗。而许游击之兵竟未全到，顷据来见，现到河口者只有兵九十余名，亦只好令其将功赎罪，即刻统带起行，于距黄安县城十三里之东岳庙，以为善之声援。义俟与林、许二君熟商半刻，亦即前进，驻扎距黄安二十三里之大赵家，相机剿办。据林、许二君皆云，我兵节节堵住，此路无论贼势强盛，亦不能越至汉阳、黄陂，况其疲乏，更无足虑。惟善兵四百，又已分半由水路前进，许兵现不及百，义自带之兵二百二十余名，合营不过五百之数，似乎太单；所谓乡勇，只能作声势，不能出战。林茂才云，已飞信请拨兵应援，未审果有劲旅前来否，请熟为商酌。义意如兵果勇敢又能迅速，则请刻即差汉司马持大令督催前来，否则，师劳饷费，仍然无益。见兵堵已有余，亦只好善为堵御，先保武汉无警，相机得剿即剿而已。余俟续报，即请台安不具。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未刻，河口。

《梦砚斋遗稿》，卷3，页17－18，《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八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二十七日未刻奉呈一函，并林茂才数行，次第计经省览。贼因探知大兵将到，即于二十七日五鼓，由黄安至桃花集，到宋埠，正贼骑马，胁从步行，沿途俱有乘空逃出者。昨日今朝捉得逃出三人细讯，长发不过五六百，裹胁者亦只二千余，多系军犯、强盗、石匠等类，行走甚速。又有一人供称，二十六日贼甫到黄安，即有南京差来骑马贼三人，令此股贼匪即由宋埠坐船径去南京等语。又探得贼在黄安屡访走宋埠之路，并当铺船只有无多少。又探得宋埠之人早已搬徙，并无大船，亦皆移避等情。已飞信林、许两君，属其留意。恐贼不得船，即由汉路至麻城、罗田，径走安徽之英山，或由岐亭奔团风去黄州。查黄州道府县，六日前均有八百里飞札移饬，自有预备。又下游半面山一带，见有重兵水陆堵御，逆贼疲乏，断不能飞过。现在前路带兵先追者，许

连城、善保两路约兵三百，林茂才统带提标之兵一百八十名，许大令统带乡勇二百，今日陆续均可赶到宋埠。义现住黄安，飞调后路周、刘之兵二百五十名，俟其到来，即当督带继进。查许、善两人颇知畏惧，林、许所带兵勇甚属奋往，若能追及，必获大胜，但未审果能追及否耳。匆促奉呈，余俟续报不具。树义顿首。（咸丰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刻黄安发。

《梦砚斋遗稿》，卷3，页18－19，《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十四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初六日亥刻一函奉呈，并附去林立甫马鞍山捷报，计经省览。初八日午刻，河南河北镇王镇军来咨，以奉陆中丞咨，令其不分畛域，来楚协剿，并差署都司芍士魁、守备任榜元前来候信等因。除以楚中数次胜仗，贼势穷蹙，我兵已跟踪追剿，请其毋庸来楚等情，备文咨复王镇，并咨呈河南中丞讫。事关隔省军务，虽已便宜咨复，应即备公牍呈请查照备案。顷得林茂才来信，探闻贼匪经我兵大创，余孽连夜奔窜，有过罗田大路取道安徽转回金陵之说。我兵业经排选精锐，尽力穷追，究不知能否追上。又张丞、李令、刘令等之兵，自团风大胜之后，寂然无闻，或早已分头前往，截其去路，则意外神速，真有将军从天而下之势，定能悉数殄灭无疑矣。又据林茂才函称，真正长发老贼剃发脱去以数百计，每剃一发，酬人十数金。黄冈深山穷谷，除裹胁乱民纷纷逃匿外，此等正贼匿其中者恐亦不少等语。当即行文飞饬黄冈及附近州县，迅速选派丁壮，严密搜捕，不许漏网。并函复林茂才，属其回兵时仍当搜捕，不可稍懈。义日来腹疾颇觉委顿，然而不敢告劳，亦自知加意调摄，请勿厪系。树义顿首。（咸丰三年）七月八日申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23－24，《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十五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初八日申刻一函奉呈，计经省览。即日亥刻得林茂才来信，余贼不满二百人，计已出境，董都司追兵业经前去，渠带大队本日已向罗田进发，如探贼果出境，便当陆续撤回云云。现飞函属其且缓撤兵，如贼出境，彼间或有重兵拦阻，必仍窜回，接壤境界如蕲州、蕲水等处，不可不先为预备。万一前路无有防御，径自飞奔而去，亦属无法。然回兵时须就黄冈左近深山穷谷之中细加搜捕，以免散而复聚，又出为害。此意前

已札饬附近州县，一体选派丁壮，实力搜捕，未知果能得力否。带兵者顺便自办，较为有益。此时惟盼省中所派诸君有一二人早在前路堵截，必能扑灭无遗，即为全美之局；否则，终有缺陷耳。林茂才原函附呈，敬乞垂阅。余俟续报不具。树义顿首。（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午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24－25，《书牍》

唐树义：致张中丞第十六书 石翁大公祖大人节下：本日午刻一函奉呈，计经省览。是日酉刻得林立甫茂才等来信，知告奋勇追贼之周禄、魏鸿兴、刘富城、吴明山等带兵于初五午刻追至上巴河，途次接据探报，贼由巴河雇船四十余只，意欲下窜江南，闻有重兵防堵，不敢前往，复从小道窜往罗田一带，当即折回尾追，于初六日辰刻追到罗田，适贼百余人正将该县外委徐兆达围逼，刘富城等分为二路，一攻贼首，一从贼尾攻击，贼匪大败，四散逃窜等语。并据林茂才以搜山捕获长发贼供称：马鞍山一战，杀毙头目甚多，现在逃匪不过数人，皆剃发四散，此股已尽行打灭，万不致贻害邻省。俟各处搜山，稍停数日，再行凯撤云云。接阅之下，不胜欣慰。此皆仰赖大公祖大人德威方略决胜千里，故能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将兹全股荡平，言之何如钦佩欣颂之至。惟其另函称，需赏号千余金，又现兵一千三百余名，每月需盐粮银六千两。此间除先已解去银四百两、钱二百千外，昨初六日晚又派黄安王令暂于外间设措钱六百千，押送前去，军中并无存项。粮台委员王培厚来禀，彼间亦无存银。昨已函致方伯，催其速为解交，窃恐迟误，敢乞费神饬催。林茂才二函附陈台览。树义顿首。（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戌刻。

《梦砚斋遗稿》，卷3，页25，《书牍》

唐树义：癸丑七月十二日自黄安行营寄家书❶ 我以六月十七带兵千七百名至应山三关，追剿粤匪。甫到应山，闻贼已折回东窜罗山，陷罗山后，又裹胁多人，在大胜关盘踞。遂于六月二十四日，独

❶ 此信附在《谢署湖北按察使疏》之后。信末有唐炯的按语说："谨案：此次军务皆由督抚奏报，是以先君章疏阙然。惟《谢署按察使疏》中有'窜楚贼匪，悉已歼除殆尽'二语，即指此也。癸丑七月十二日家书始末颇详，因附录之。男炯附记。"

挑精兵二百二十四名，余留三关堵剿。又持令截后路未到之兵七百名改从黄陂东行，径向黄安等处追剿。乃贼闻大兵将到，先于二十六日已窜到黄安，二十七日即至麻城属之宋埠，掠船载辎重。我兵于二十九日赶到宋埠。是夜令宋埠左近之乡团李赵家与贼相斗，互有杀伤。我兵于三十日黎明进攻，杀贼二百余名，军士阵亡三名，夺获伪“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胡”大黄旗一面，刀矛器械无数。三十日晚又有宋埠左近之屈武举为父报仇，拼命死斗，杀贼一百余名。贼甚穷蹙，遂于初六〔一〕日四鼓水陆下窜。初二日贼船至黄冈团风司之鹅公颈，经张仲远司马、李子蕃大令重兵于此迎头截击，烧死杀死及追落水中死者约五六百人。贼复回窜，适我兵追至辛家冲，与之相值，仅杀贼十余人，焚船二只，夺船二十九只，贼遂亡命星奔。我兵紧追，一日夜驰百三十余里，追至黄冈属之马鞍山，林天直持令督战，从未至酉，杀毙伪三王，炮伤伪二王中肩，歼其头目正贼无算。于是被裹胁者纷纷四散，逃出生命者约二千余人。贼势十分穷蹙，败窜而去者不及三百人。我兵又追至罗田，与贼接仗。闻其走者多系带伤，不满百人，由英山绕城而过，直去江南，不至再能裹胁等语。此昨日寄来之探报也，却不放心，特令林天直亲去罗田查讯，并多派侦探远去二三百里外确切探访，逆贼是否实系潜逃？有无裹胁滋事？并再探或安徽地方防堵甚严，贼不能去，又复回窜，则蕲水、蕲州等处均应有备。又即使不再回窜，一带深山穷谷之中，岂无剃发藏匿，回兵时再当细细搜拿，以期根株净尽，我兵撤后不至散而复聚，再出为患，方算了此一事。盖我辈办事，总要事事脚踏实地，事事才问得心过，亦才不至有后患。即如是役，平心而论，虽然杀贼数次，杀毙贼目甚多，究竟犹有逃窜者，杀贼立功之人不可埋没，自己却仍然以未能净尽引咎自责，乃是正办。若铺张其辞，便落时下习染。然我总不敢一毫居功，送出去听主持者入告可也。约计二十以内便可撤兵。

查此一股，乃是由浦口窜往河南陷归德之匪，一半过黄河，一半意由泗〔汜〕水走陕西，经善军门、托将军杀败后，又在河南许州为经镇军、柏镇军杀败，始窜过罗山入楚，遂为我兵所击。使贼不恋辎重，我兵断赶不上；使无张仲远等团风堵击，则贼早扬帆入江，我兵亦赶不上；即使勉强赶上，既无舟可乘，亦只望江长叹而已。故张仲

远、李子蕃之功为最大也。至我身体，现在甚为健旺，想系一心杀贼，别无他念所致。今此回省，不知又是何样局面，能不掣肘怄气则妙。癸丑七月十二日子方书于黄安行营。

《梦砚斋遗稿》，卷1，页8－9，《奏疏》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公（左宗棠）四十二岁。

正月，粤寇弃武昌，下陷安庆。张公亮基奉命署湖广总督，强公乃偕。《书牍》卷五庚申《与润之❶书》云："石公❷奉权督湖广之命，强仆赴鄂，是为三年正月十二日。"……批答咨奏，皆公一人主之，昼夜劬瘁。《胡文忠集》卷五十七癸丑与公书云："石卿先生公诚英勇，极力振饬，楚中数十年积弊，当可复见天日。闻先生劳神案牍，无片刻之暇，宜延一精晓例案之幕友以管咨题文案，而先生专管例外之奏折及例外之文批，则精力有余，智慧更大。"二月，粤寇陷江宁据之，遂迭陷镇江、扬州。……五月，金陵寇分党北窜滁州。诏趣江公❸赴援，甫就道，寇船数千驶至彭泽，江公留屯九江。六月，公与张公亲赴黄州，设防田家镇。按《张大司马奏稿·筹办楚豫交界防剿情形折》云："所有设防分援各缘由，业于六月初二日由行营具折拜发。"今检校手稿，是年六月初二日正有筹办江防分兵援江西一折。又书牍是年《与陶少云❹书》云："贼攻江西，我军设防田镇。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故不及通信。"则公实已从行也。已而寇进围南昌，江公援江西，张公亦遣都司戴文兰率二千人助守。……七月，滁州寇窜河南新郑、许州，檄按察使唐树义赴英山、孝感北界防御，寇遂改由罗山犯黄安。公策寇必由麻城、黄冈内河图出江，上窜武汉，乃檄唐公所部许连城等由河口赴黄安拒剿，而悉遣省城兵勇三千余人，以都司董玉龙、同知张曜孙等率之，星夜驰赴团风镇，扼其入江之路。许连城军行抵麻城，寇众数千人适至，官军分两路败之。八月癸酉朔，寇果趋团风镇，掠船出江，适所遣董玉龙、张曜孙各军已先至，遂麾勇乘船四面击之，斩其首数人，寇大却，夜半复鼓噪乘之，溺毙者无算。乙

❶ 胡林翼，字润之。
❷ 石公，指张亮基，字石卿。
❸ 江公，指江忠源。
❹ 陶桄，字少云，陶澍之子，左宗棠之婿。

亥，寇分水陆逃窜，水军穷追至新洲，寇复大破。其由陆路窜出者，许连城等扼之马鞍山，斩获尤众，寇以数百人遁去。凡八日悉定。《养知书屋文集·仲弟樗叟❶家传》云："张公每夕手挈总督关防以属左公及君曰：'军情缓急眉睫间耳，有发先行而后告。'李开芳自河南折而南，夜半得报，急调兵会鹅公颈，骤与贼逕，贼出不意大扰乱，斩李开芳歼其军。报至，张公始知。贼之分驰北窜者于是潜焉。"《书牍》卷二是年《与陶少云书》云："粤贼由河南窜入湖北之黄安，意图由麻城、黄州内河出江，上窜武汉。仆于其时尽遣省城兵勇三千有余，力扼之团风镇。官军到甫数刻，贼三千余果由此水陆并进。我军奋勇力战，寇分水陆窜去，复分两路追之，贼遂四散，其由罗田窜安徽者不过二三百人。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其实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是月，南昌围解，寇船悉出湖口；己亥，窜踞九江；辛丑，窥湖北广济；越日，遂上犯田家镇。防军督粮道徐丰玉御之；张公调董玉龙、张曜孙各军助守。九月癸卯朔，连战击退之。会张公移抚山东，吴文节公文镕总督湖广，公乃辞归。《书牍》卷五庚申《与胡润之书》云："九月十三日石公赴山左，仆乃辞归。"

《左文襄公年谱》，卷1，页32－35

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粤逆分股北窜，接准皖咨筹办事宜折咸丰三年四月二十日，会湖北巡抚崇纶衔　奏为粤逆分股由滁州北窜，接准安徽移咨后筹办事宜，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于十七日亥刻准安徽抚臣咨称，十三日卯刻，探闻贼匪由滁州池河直抵临淮，东北两处驿路梗塞，速行调拨精兵来安，万勿刻迟等因。臣等接阅之余，公同筹议，湖北省城防守兵勇本属无多，见在调去千余名，赴通城剿办土匪，又因广济县抗粮戕官，续派官兵千余名交署提臣阿勒经阿、汉黄德道徐丰玉带往查办，存城之兵既无可调遣，外营兵丁又多系汰遣之余，难期得力，且营地阔远，征调动需时日，安徽急宜策应，诚有缓不济急之虞。楚皖同系残疆，当兹兵饷俱乏之时，万难措手。因思安徽咨调江西、湖北官兵，原因庐州守御空虚，虑贼回窜。兹查有湖北前此遣赴扬州大营之川勇六百余名，上年曾在湖南省城防守得力，贼

❶ 郭昆焘，字意城，晚号樗叟，《养知书屋文集》作者郭嵩焘之弟。

匪既由滁北窜，扬州之贼谅已无多，自可无须此项川勇。且贼船既泊滁州江心，川勇亦碍难前进。计川勇此时不过行抵安庆、芜湖一带，若令改赴滁州，不过数日即可赶到。臣等于接准安徽移咨后，即飞饬带勇委员于奉札后，迅速改道驰赴庐州。又据安徽抚臣钞咨原奏，逆匪分股窜扰滁州，渐近宿、亳。臣等思逆贼改道北窜，江南诸军皆落贼后，江北扬州诸军即能于天长一带横截而西，恐亦未能拦头迎击，皖、豫各郡地势平衍，新兵未谙结垒安营之式，诚恐为虚声所夺，见贼辄奔。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旨帮办军务，已带楚勇一千七百余名，于初七日自省由水路起程，原拟顺道驰抵广济，先办抗粮戕官匪徒，俟接办有人，即驰赴向荣军营，业经臣等奏明在案。今署提臣阿勒经阿、汉黄德道徐丰玉已带兵驰往接办，江忠源即可交卸起程，但若仍趋金陵，更无由扼其北窜之路。军情朝夕不同，未可拘泥从事，贼见分股北窜，自应先其所急。臣等于接准安徽移咨之后，即飞札江忠源并钞示原咨令其自行筹度，或即由广济山路径趋皖、豫边界，一路侦探贼踪，拦头迎剿，力遏凶锋；或出其不意，半道要击，令贼首尾不能兼顾，似乎程途直捷，攻剿可期得手，而北路有此惯战之勇，可恃之将，人心亦有所恃，以为固于大局，实有裨益。两日以来，未接安徽来咨，不知贼踪毕竟如何，相距颇遥，无从悬揣，臣等见又加派妥弁，前往侦探。谨将见在筹办事宜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江忠源驰赴安徽。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3，页46－47

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筹办楚豫交界各处防剿情形折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衔　奏为逆贼分股窜扰河南，捻匪四起，见在筹办楚、豫交界各处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因逆船上窜，亲督兵勇，择于田家镇半面山一带结立陆营水寨，以严江防而遏贼冲，并因贼船驶扑江西省城，即于防所分兵飞驰援剿。复据探报，由滁北窜之贼直扑河南省城，并扰及河南府一带。楚省北境与河南壤地毗连，向为捻匪出没之所，亟应予为布置，免其乘机勾结，臣当星夜回省筹办北路事宜。所有设防分援及予筹北路事宜各缘由，业于六月初二日由行营具折拜发。臣于江防布置稍定后，即赶回省城，催调各路兵勇来

省，听候调遣，并飞札切近豫省之应山、孝感、随州、枣阳等州县，迅速催饬团练，加意提防。一面广发哨探，分往豫省，密觇贼踪；遴委江陵廪生林天直赴沿边各处联络绅民，令其互相策应。随据各州县禀报，逆贼分股窜扰河南之新郑、许州一带，土匪捻匪在处勾结突起，有取道西平直逼信阳之耗，探报亦复相同。查河南信阳为楚、豫驿递冲途，信阳有警，则湖北之随州、应山、孝感一带，处处宜防。而应山之黄土、平靖、武胜三关，为自古南北有事必争之地，所谓“义阳三关”者也，孝感县北界之九里关等处与三关皆有险可凭，为全楚门户。贼踪虽在豫省，全楚之戒备宜严。臣已饬调官兵一千七百余名，交前湖北藩司唐树义统领，于十七日驰赴该处，相地分布，扼要堵剿。并札委见署黄陂县知县许赓藻、在籍帮办团练之礼部主事胡大任，随同前往，劝谕各属绅团，互相联络，彼此策应，以辅兵力之不足。又襄阳北控宛洛，南蔽江淮，形势冲要，自古称为雄镇。臣前在防所，即嘱署提臣阿勒经阿驰回襄阳本任，选练兵丁，听候调遣。昨接来函，该署提臣因积劳受热，暴患虚损气堕之证，行至黄州，病势增剧，见正觅医调治，一时未能就痊。而北路事势紧急，亟须经理，臣稔知署臬司罗遵殿前在安襄郧荆道任内甚有惠政，士民乐为之用，即札委该署司带印驰赴襄阳，号召乡团，勉以忠义，所有提标将弁兵丁俱由该署司调遣，以备不虞。大约楚省迤北一带，地近中原，士民果侠好义，质实不浮，如得其人，抚而用之，南北驱使，均可期其得力。当此兵单饷竭之时，内匪外寇相逼而来，湖北北连河南，东接江西，水陆分防，兵力不敷调拨，且北路地方辽阔，防不胜防，万不能不借资民力。惟有仰恳皇上天恩，许臣随时察核，遇有出力绅民，即行破格保奏，以资激劝，既可资其一时保卫之力，复可储为异日御侮之才，庶民心固而兵气自扬，其于目今事势不为无补。所有筹办楚豫交界各处防剿情形，谨会同湖北巡抚臣崇纶，由驿奏报，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4，页5－6

咸丰三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张亮基奏筹办楚、豫交界情形一折。逆匪分股窜扰河南尚未净尽，而捻匪复乘机蜂起。本日据陆应谷

奏，汝宁及沈邱、项城、永城等处，均有捻匪肆扰。该署督复奏，探报逆匪分窜新郑、许州一带，土匪捻匪勾结突起，有取道西平直逼信阳之耗。信阳与湖北接壤，防堵最关紧要，该署督已调官兵一千七百余名交唐树义驰赴三关等处扼要堵剿；并分委官绅劝谕团练，以为策应；又委罗遵殿驰赴襄阳防堵，所有兵勇，俱由该署司调遣，布置尚属周妥，均著照议办理。惟豫省大兵均在河北，其黄河以南，兵力实形单弱，见在各处匪徒窃发，倘与逆党勾结，更恐滋蔓难图。该署督务当严饬交界防堵各员，越境迎剿，与豫省在事文武，不分畛域，合力夹击，以期克日殄灭，万勿自固藩篱，徒事株守，致误事机。如楚北兵勇有可分拨豫省之处，即著迅派驰往协剿。……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4，页8

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河南贼匪窜楚，水陆夹击获胜折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会湖北巡抚崇纶衔　奏为贼匪由河南窜楚，调集兵勇水陆夹击，迭次大获胜仗，见饬前后遮截，以期悉数殄灭，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窃臣前因贼匪窜扰河南新郑、许州一带，有取道西平直逼信阳之耗，当飞调官兵一千七百余名交前湖北藩司唐树义统领，驰赴应山、孝感北界一带，相地分布，扼要堵剿，并劝谕绅团，互相联络，彼此策应，一切筹办情形，已于六月二十二日由驿驰奏在案。嗣闻贼窜河南之罗山县，距湖北孝感北界九里关及黄陂北界河口一带不远，臣等即飞咨唐树义，迅饬都司善保、许连城、周禄等，分兵探明贼踪，迎头截剿。一面分饬黄安、麻城各县，一体加意严防。贼匪讷知应山、孝感、黄陂一带防御严固，即改由间道绕窜罗山县之仙花店。该处与湖北黄安县毗连，山径丛错，署黄安县知县王颂三驰赴沿边各处，督饬乡团防御，探报贼匪驻仙花店者尚三千余人，内骑马贼六七百余名，禀催官兵驰往援应。臣等即催善保等所带官兵迅由河口驰赴黄安县，扼险进剿。贼讷知官兵将到，于二十七日戌刻窜入黄安县，闻官兵已从山径追至，即于是夜由东南窜去。臣等预虑贼匪由麻城、黄冈所辖各小河掳船阑入大江，则南可由陆路通江西，下可顺流达江西、安徽，上可逆流窜扰武汉。见值江湖盛涨，水路四处可通，用船载兵环剿，难期得力，先饬都司董玉龙带兵四百余名，驻扎团风镇。复飞

饬前汉阳同知张曜孙带兵六百余名，卸署钟祥县知县李榞会同守备柴文玉带兵三百名，候补知县刘士哲带勇三百名，守备葛以敦带兵三百名，署汉口同知伍煜、云南都司谢周绮带勇三百余名，均由省城驰赴团风镇、鹅公颈一带地方，扼贼由内河入江之路，相机迎剿。一面严饬都司善保、许连城等所带各路官兵由后路跟踪紧追。分拨甫定，探报贼匪于二十九日窜扰麻城县之宋埠镇，正在掳船装载。前藩司唐树义驰赴黄安县，严督后路追师，于二十九夜赶到。三十日卯刻，我兵分两路从街口进攻，杀贼二百余名，内长发贼五十余名，生擒贼匪十余名，内长发贼目三名，讯皆广西、湖南人，即于军前正法。夺获伪“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大黄旗一面、铜炮一尊、长矛鸟枪数十件、黄红头巾号衣数十件。正酣战间，贼匪五六百人从横街扑出，都司善保先退，所带之兵随之。外委殷开山、杨飞熊向前拦截，杀毙贼匪数名，生擒数名。乡勇屈姓，复带勇杀贼数十人。贼始纷纷败退。我兵受伤十余名，阵亡二名。贼于是日即分水陆前窜岐亭一带，因辎重甚多，宋埠所掳船只不敷装载，沿河掳取竹簰，希图由团风镇掳船，潜出大江，分扰各处。初一日贼至新洲，适臣等所遣都司董玉龙已带兵扎营鹅公颈地方，前汉阳同知张曜孙、署钟祥县知县李榞，守备柴文玉、葛以敦，候补知县刘士哲、署汉阳同知伍煜、云南都司谢周绮等所带之兵勇亦于是日陆续赶到。贼匪于初二日由新洲乘船南下，岸上之贼骑马同行，申刻出辛家冲口马蚁湖，猝遇张曜孙等所带兵勇，仓皇失措。张曜孙等麾兵勇乘船前进，该处四面被淹，半系沮洳之地，我兵凫水直前，立斩手执大黄旗贼目一名，戮毙贼匪十数名，开放连环枪炮，毙贼无算。贼犹拼命抗拒，分两路将由岸抄袭我兵后路。我兵分半凫水直前搏战，分半迎拒抄袭之贼，鏖战两时之久，毙贼二百余名，生擒长发贼十余名，夺获贼马一百五六十匹、旗帜枪矛无算。时日已向晚，贼犹未退，我兵仍植立水中，防贼船夺路逃窜。是夜，岸上贼匪拆毁民屋，搭造浮桥，意欲潜渡，船上之贼合伙奔窜。我兵凫水向前，将贼浮桥拆断，岸上官兵仍开放连环枪炮，轰毙无算，其投水溺毙者亦无算。贼知官兵层层布置严密，势难出江，始由湖折回辛家冲。初三日卯刻，署汉阳同知伍煜、候补知县刘士哲等带兵勇乘船紧追，我后路追兵许连城等已到新洲，该逆知前后受敌，万无生

路，即于是夜分两路拼命逃走，一小股由水路坐船窜向东湖，一大股由山径窜往马鞍山。初四日卯刻，署汉阳同知伍煜带勇由东湖追贼至张家集，贼匪见官兵扬帆追至，纷纷凫水登岸，淹毙无数，生擒贼匪四十余名，夺获贼船三十七只，烧毁贼船十数只，夺获骡马四十匹，黄风帽一顶，红风帽二顶，大黄旗二杆，刀矛三十余件，火药一桶，铅子一桶，鞍靳三十余盘，太平号衣、红布包巾各四十余件。其分窜马鞍山一股，约千余人，正在造饭，都司许连城、把总刘富成、廪生林天直等，督带兵勇，蹑踪追及，贼匪仓卒上山拒敌，我兵三路抢上山顶，三面轰击。把总刘富成舞刀前行，冲突贼阵，所向披靡，斩长发贼八名。守备周禄、把总吴明山亦斩擒数名。都司许连城、守备刘国桢督兵继进，毙贼二百余，内长发贼五十余名，生擒五十余名，夺获贼马十余匹、大黄旗四杆、器械多件，余匪弃械逃窜山谷。因天气渐黑，雨淋路滑，我兵空腹追贼，一昼夜行走一百三十余里，未及歇息，不能再进，是夜，即依山扎营。此六月三十日以后、七月初四日夜以前，迭次剿贼大获胜仗之实在情形也。见在伍煜等带勇由水路绕赴上巴河一带，张曜孙、李榧等带兵绕赴罗田一带，皆系拦头迎击之兵；许连城等所带之兵跟追由马鞍山窜去股匪。据各路禀报，贼势已极穷蹙，除临阵歼擒外，其成股者不过二三百人，余皆弃械蹿发，纷纷逃匿。臣等已预饬各州县，晓谕各乡团，遇有零星贼匪窜匿入境，即行捆献，讯明给赏。复严饬各路带兵文武，四面迅速兜剿，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任一名漏网。并预饬各州县将各要路多设陷阱，水路将船只提开，桥梁撤拆。谅兹股匪或不致乘虚兔脱，贻害邻疆。至连日接仗之出力文武兵勇及临阵不肯向前之弁兵，以及阵亡兵勇，阵斩贼匪名目，此次未及详陈，缘追贼紧急，该文武等昼夜奔驰，刻无暇晷，军中文报只约略数语，势不能详悉曲尽，统俟事竣核明具奏。谨将贼匪南窜，连获胜仗，见在办理各缘由，先行驰奏，仰慰圣怀。再，湖北提督系臣张亮基暂行兼署，毋庸列衔，理合声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4，页22－26

署湖广总督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会湖北巡

抚崇纶衔　再，据生擒各匪及逃散难民供称，由滁北窜股匪共有九军，约三万余名，其中能战者实不过二三千人。贼中大小头目，多系两广、两湖人，以及各府州县监犯军犯。其安徽、江南、扬州所掳之人，多不善战。已渡河者万余人，折回南窜者不过四千余人，沿途裹胁不多，遇有死亡，始以新掳之人充数。臣接据河南抚臣移咨称：窜楚余贼不过数百，各州县禀报则均称万余。其实由罗山仙花店入黄安及抵麻城县所辖之宋埠，确有三千余人，不独犯供众口一词，抑且万目共睹。计自六月三十日接仗至七月初四日，兵勇擒斩轰毙已近千名，其溺毙逃散者不计其数，臣等密遣员弁觇视外江内湖，浮出贼尸实已不少，见尚分途兜剿，是窜楚股匪不止数百，确有明征。又据探报，前月二十四日，贼匪又有大船千只由湖口驶入江西，号称有贼二万，合之见在攻扑江西省城之贼，计当不下两三万人。是由扬州、江南两处窜出之贼，共计已有七八万人之多。乃分窜江西、河南之贼愈见其多，而困守江南、扬州之贼仍不见其少。前此大营尚时有捷报，近反阒寂无闻。贼逸我劳，贼锐我钝，师老饷竭，言之寒心。且长江自金陵至江西一千数百里，毫无阻遏，贼船来往自如。前月初旬，江西贼船百余只，满载米粮，远馈江南之贼。今值秋成伊迩，野有余粮，贼匪转输甚易，恐江南之贼将无坐困之期，或且乘间突出，大举他窜，尤属不堪设想。伏乞皇上申谕行间文武，各上平贼方略，痛除讳饰延玩积习，激励将士，限日克复，庶寇氛得以迅速荡平，各处土匪亦当闻风敛戢矣。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直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所见甚是。见踞三城之贼未见有减于前，而各处分窜，几于策应不及，不知以后之局若何，惟有恳祈天鉴，速赦民劫而已。掩败为胜，军营通病，每获小胜，极力铺张，不知胜报到来，朕必有降旨，独不虑及为贼所笑耶？汝等既出此言，必应事事从实也。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4，页27－28

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剿办河南窜楚贼匪出力员弁兵勇请旨奖叙折

咸丰三年八月阙日，会湖北巡抚崇纶衔　奏为查明剿贼出力员弁兵勇，请旨奖叙，以昭激劝事。窃臣等前奏粤贼由河南窜楚，调集兵勇水陆夹击，迭次获胜，贼党穷蹙四散情形，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张亮基等

奏贼匪南窜楚境，迭获胜仗一折。豫省贼匪由罗山县窜入湖北黄安、麻城一带，经该署督等派委文武兵勇水陆夹击，迭获胜仗，除临阵歼擒外，其余股匪不过二三百人，贼势穷蹙已极，剿办尚属迅速。该署督等已饬各州县晓谕各乡团，遇有零星贼匪窜入，即行捆献，并饬将各要路多设陷阱，水路将船只提开，桥梁撤拆，布置亦合机宜。楚北当兵燹之余，岂堪再遭蹂躏。张亮基等务当严饬各路带兵文武，趁此贼势溃散，四面兜剿，将此股逆贼悉数歼除，万不可任其余烬复然，致滋蔓延。都司善保临阵先退，著即查明参奏。其接仗出力之员弁兵勇并阵亡兵勇，斩擒贼匪名目，均著详晰查明具奏。钦此。臣等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申明赏罚，戡乱安民之至意，钦感难铭。窃自粤贼由河南间道窜入楚境，星夜驰踞麻城县属之宋埠镇，经臣等预饬已革汉阳同知张曜孙、署汉阳同知伍焜、即补同知刘士哲、本任孝感县知县李榞、云南大挑教职吴嗣仲、都司董玉龙、谢周绮、葛以敦，守备柴文玉、把总曾毓琪等，严督兵勇迎击之〔于〕团风镇、鹅公颈地方，前藩司唐树义督饬尽先游击都司许连城、都司周禄、黄陂县千总刘富成、廪生林天直等，率兵勇追至，要之于马鞍山，水陆迭次大获胜仗，七月初四日以前情形业经臣等奏明在案。其时贼势已极穷蹙，纷纷薙发弃械，零星逃窜。该文武等亦率兵勇分途蹑踪追捕。其由东湖水路出巴河之贼，掳民船五只，甫抵黄石港上岸攫食，适署汉阳同知伍焜带勇乘船追至，当将贼船撑开，分勇上岸围剿，留半在船以待贼回迎击。岸上之贼闻官兵追至，即觅路上船，各勇直前格斗，戮毙贼匪十二名，生擒二名，贼匪窘极，扑水逃窜，船上之勇连开鸟枪击之，泅水溺毙者无数，余贼八名夺路逃逸。其未出巴河者，适前武昌同知劳光泰，以船载炮，带广勇驶至，生擒三名，击毙十数名，余匪复折回，由陆路纷窜。其由马鞍山陆路败遁之贼，都司许连城等挑选兵勇数百名，跟踪追剿，余留搜捕零匪。蕲水县知县刘綮带兵勇追贼至花羔石，毙贼十余名，生擒二名。麻城县知县姚国振带勇追贼于南湖畈，杀贼十一名。其初四夜狂窜东去得脱者仅二百余人，皆已薙发，脱去号衣，黎明过罗田，伪称官兵追贼，且食且走，逮官兵追至，居民方悟其诈，而贼去已远，初六日即窜入皖境。臣等前已飞咨安徽抚臣饬属堵截，及接都司许连城来禀，贼已入皖，虑其沿途裹胁

日众，且皖省南境并无重兵，我兵从后尾追，恐已无及，即飞饬知县李榞、都司董玉龙督带兵勇五百余名，由水路驰赴安徽，迎头协剿。张曜孙等由陆路抄击之兵驰抵罗田，贼匪已于前一日由罗田窜过，即回兵黄州，沿途搜捕薙发新窜之贼，擒斩三十余名。嗣据知县李榞、都司董玉龙禀报，该员等带兵勇行抵安庆府属之石牌江，见前臬司张熙宇，据云零匪由石牌登陆，当经督率兵勇迎击，歼毙多名；其驶出大江者约计不过三四船，无从追击，该员等始撤兵回楚。统计粤贼自河南飞驰入楚，约计三千余人，马五六百匹，辎重无数。方其驰踞宋埠也，意图掳船入江，设使团风镇、鹅公颈一带戒备不预，贼船阑入大江，不特沿江州县受其荼毒，且该处距省城仅一百三十里，顺风半日可至，虚声恫喝，武汉震惊，祸将有不可测者。臣等尽起武昌防城兵勇，卷甲疾趋，齐赴该处，力扼其险，并派兵勇分布各处，防其溃窜。时武汉两城兵丁不及千名，人心怖骇，一日数惊，比捷报沓来，群情渐定。各商民亦私自遣人侦探，吉语频闻。浹旬之间，贼氛迅扫，始皆额手欢呼，转忧为喜。黄安、黄冈、麻城、罗田各处，幸免蹂躏。贼踪所到地方，贫民拾取所弃辎重，有顿成富室者。富民见官兵奋勇杀贼，知追贼紧急，未赍行粮，有出米豆以饷兵者，有公醵银币以犒师者。残破之余，渐回生气，此皆圣主德威所致，而亦诸将士踊跃用命之效也。计阵斩贼首伪总制罗姓、伪拯危陶姓、钟姓，皆广东满发老贼，经活贼伪听使陈亚四认明，贼中皆呼为大人，而不能举其名字。宋埠枪毙一贼首，贼党殡以大棺，秘埋山下，贼退之后，始据居民告知，当经把总吴明山等劈棺验视，系满发老贼，年约三十余，其尸遍用黄绫缠裹，头戴黄边风帽，胸膛为抬枪子所洞，亦不知其名姓。其生擒正法者，伪旅帅李子龙、伪监军周大兴、郑亚约，排刀手王亚五、潘亚庚，伪两司马江红伢、陈梦载、邓亚垣、张赖甫、李五第、黎亚孟、李大、周讽安、张罄及张广宗、程长化、胡正元、唐国化、文六顺等，皆广东、广西、湖南及江南之邳州人。其提解尚未处决及已审明正法者，罗祥林、容林、余教陇、牛有麒、魏正兴等三十余名，皆湖南、湖北人。其讯明被掳，准递籍保释者，夏兆兴等一百数十名，皆江南、安徽、河南人。其临阵被炮轰毙及扑水溺毙者，有无首要各犯在内，尸首发变，或贼党自行抛弃水中，无从指

认。我兵勇阵亡仅只七名，受伤四十余名。此次迭获全胜，论将士出力等第，以鹅公颈为多，马鞍山次之，宋埠又次之。宋埠之战，大兵两路进剿，擒斩甚众。都司善保，临阵退缩，策马先逃，几至大溃；宜昌千总王长安，中途逗留不进；把总陈得茂，委解军火，十七日仅行三百余里，实属退缩藐旷，贻误军机，应请旨革职发往新疆，抑或从重军法从事，伏候圣裁。其余文武员弁兵勇，不避危险，昼夜追剿，著有微劳，臣等未敢没其劳绩，除由外拔补赏给功牌咨部外，谨择其实在尤为出力者，开单酌保，伏恳皇上天恩，优加奖叙，庶赏罚明而士气自振，军威肃而挞伐益神矣。所有遵旨详悉查明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钦此。

《张大司马奏稿》，卷4，页29－33

第五编　山西

一、概况

咸丰三年八月，粤逆入山西境，连陷垣曲、曲沃，围平阳破之，官军至弃城遁。榆林总兵郝光甲邀击于高河，截贼为二，前队窜据洪洞，余贼退入府城。寻俱逸出，围光甲于曲亭镇，遂逾山东窜。江宁将军托明阿御之屯留、长子界，与战，复不利，潞城、黎城相继陷，由东阳关窜入直隶。

《垣曲县志》：八月，贼李开芳、林凤祥等，由济源一带窜垣，掠人畜无算。初二日攻城，城陷。知县晏宗望、教谕韩澂、训导高一元俱骂贼不屈死。河东道张锡藩带兵防堵，亦殉难。初五日，胜帅统大军追剿，贼西走曲沃。

《临汾县志》：贼由封门口小路窜山西，陷垣曲，平阳戒严。时总镇乌奉调防太行，尽兵以行。何太守飞檄促其回郡；一面纠集商民，激以大义，登陴为固守计。初五日，曲沃失陷，贼乘胜直趋平阳。初十日黎明，尧庙火起，辰刻薄南门。太守督商民矢石并下，札参戎亲然大炮，炮炸伤右手，毙贼二百余人。贼少却，缘壕而东，夺东关小

南门入，至城下。太守与邑令周急趋东门御之。贼聚木器填濠，攻益力。商民心悸，又不习铳，太守脱手钏激赏之，击毙数贼。贼怒，驾炮关城之楼向城轰击，商民惊溃。移时门烬，城陷。太守遇害，眷属并幕友杨某殉难者三十余人。把总陈奎巷战死，周令自缢，参将札、通判颜、训导王、山长多，皆不屈相继死。贼大肆杀掠，以商民守城故，尤仇之，延烧街市，顷刻悉为灰烬。十二日，榆林总兵郝光甲率兵二百余来援，侦贼将出北门，伏兵高河桥。时秋禾如云，日且晡。贼知官兵在东南，不为备，前锋长驱逾河，郝兵呐喊以鸟铳横击，贼扛炮者多郡人，复倒轰之，殪一贼目，首尾不相接，遂大溃，所掳郡人多逸去。夜半，贼复回城，益怒，屠杀商民，死者枕借。十四日，贼约郝军至北关决胜负，郝以兵单谒胜帅求济师。胜畀以数百人，令先迎贼，自以大军继之。入夜，贼于北门张镫击鼓，伪为出战状，而潜开东门以遁。比晓，郝侦知，追之曲亭镇。而贼前锋之趋洪洞者，复折而南，郡城之贼亦大至，郝腹背受敌，大败。郝所持长矛，重四十斤，力战突围出，部下能从者仅十余人，余皆歼焉。贼得合军向东阳关去。案：光甲本为胜帅奏调至怀庆大营防堵西路者，未及布置，而贼已由封门口窜。时山西巡抚哈方驻阳城，总镇乌驻泽州，皆逗留不进，而光甲独帅偏师自阳城翻山直抵平阳，锐意一战，欲收桑榆之功。高河之捷，于贼无大损，而裹胁者多因此得脱。其再败亦由孤军深入，胜帅方决计北上，无一旅之援故也。而两次力战，竟不入奏，故十五日有郝光甲、乌勒欣泰之兵加紧催督夹击之旨；而二十二日谕旨犹云：郝光甲、董占元所带兵常未赶到。

《长子县志》：八月二十一日，粤逆林凤祥等，由平阳窜入境。江宁将军托明阿遇于柳花泊，战少却，副将福龙豹死焉。贼夜宿鲍店，黎明东去，入潞城界。案：将军奏称：由泽州翻山迎剿于屯留县丰仪镇地方，遇贼接战，被枪子穿帽受伤，忍痛督兵鏖战，击毙贼二百数十名，追杀五六十名云云。得旨嘉奖，并优赉给假调养。

《潞城县志》：贼以二十二日丑刻自长子之鲍店镇东窜入境，由史兴里、下省村、起云台、张公庄沿三垂冈，北过南舍、北舍、北荆庄，巳刻入城，盘踞竟日，次早由微子岭、神头、涧口诸村直达黎城。沿途焚掠。城中遇害者，有岁贡武振明、廪生梁镇、生员武维扬、职员任丕基等，而知县段金瓯、典史宋绅皆逃匿得免，惟训导郭

树兰坚守不出，贼焚文昌楼，捶辱几毙。

《山西通志》，卷78，页35－37，《历年兵事》

徐继畬：特参晋抚贻误岩疆疏 为晋省情形危急，抚臣贻误岩疆，据实陈明，恳恩速拨重兵，就近赴晋援剿，以固根本而卫京畿，由五百里借印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粤匪于五月间窜入豫省，旋渡河围攻怀庆，抚臣哈芬檄饬太原镇总兵乌勒欣泰带兵赴泽州堵剿。该镇奉文十余日尚未启行，该抚任其迟延，并未参奏。迨奉会剿之旨，该抚于六月十七日始带兵出省，缓程五日，始行至距省一百三十里之子洪镇。迨行抵拦车，屯扎该处，距怀庆咫尺，明知各路大兵在东北两面进攻，南面距河，群贼溃窜必向西路之济源，该处与晋省之垣曲接壤，山路可通，河东道张锡蕃赴垣曲防堵，连禀请兵。该抚始则不与，后乃拨于大同兵五百名，亦并不催促前进，迟至一月之久，始于七月二十九日行抵垣曲，而次日贼已由济源窜入垣曲，仓卒之间不及布置，县城遂至失守，该道张锡蕃暨该县晏宗望不知下落。由垣曲至绛县有横岭关，天险可守，并无一兵一卒，致贼匪窜入绛县，由绛县直趋曲沃。现据平阳府禀报，曲沃已于八月初七日失守。由曲沃至平阳止一百二十里，道途平坦，毫无阻碍。平阳系省南屏蔽，城垣旷阔，经总兵乌勒欣泰带兵赴泽，存城之兵止一百数十名，万分危急。该抚在泽州具奏，于七月二十八日带兵赴阳城一带防堵，乃迟至八月初六日始由泽州赴阳城，明知三县接连失陷，平阳危在旦夕，绝不带兵赴援。乌勒欣泰之兵于八月初三日已折回拦车，经署臬司郭用宾请速饬该镇带兵回平阳固守，以免疏虞，乃该抚批驳不准，乌勒欣泰之兵现亦不知逗留何处。省中现接该抚来文云：潞安之屯留一带藏有奸匪，现在彼搜拿等语。至三县连接失陷，平阳一路危急情形，置之不闻不问。是该抚统带重兵，竟以泽、潞为避贼藏身之地，城池之接连失陷一概置之度外，其措置乖方已可概见。

臣等查平阳以北至省城一路平坦，各州县存城之兵多者七八名，少者一二名，中间仅有灵石之韩侯岭有险可守，乃该抚既不驰赴，又不催乌勒欣泰分兵把截，明知省城之兵止剩一千余名，乃饬令分兵五百赴韩侯岭防堵，竟置根本重地于不问。合省军民闻信惶急，经臣等

暨众绅士递呈阻止，已据布政司臣郭梦龄具奏在案。臣等查现在情形，平阳危在旦夕，闻陕安镇臣郝光甲已带兵迎截，内阁学士臣胜保亦带兵追蹑，究之行抵何处，尚无确信。该抚哈芬、该镇乌勒欣泰将境内之兵扫数带出，又复逗留泽、潞，不肯迅速西行，平阳大城断非百余兵所能固守，此城一有疏虞，一路各州县城守无兵，势必望风瓦解，旬日之内即可直抵省城。至怀庆各路重兵，虽经布政司臣郭梦龄两次具奏请旨督催来晋援剿，究竟由何路进兵，何日可到，殊难悬揣。省垣城周二十四里，守以千余挑剩之兵，实觉茫无可恃。现经布政使臣郭梦龄暨臣等偕同众绅士招募得壮勇二千数百名，逐日教练，现又添募数百名，期于同心合力保守城池。惟外无援兵，究竟声势不壮，且虑贼匪由固关一路窜入畿甸，关系甚重，惟有仰恳圣恩于保定防堵兵内抽拨三四千名，由平定州一路驰赴山西迎剿。如贼匪已窜至省城，固可援手；如其尚在南路，亦可迎头会剿。其保定防兵，由京营再行拨补，亦甚近便。

臣等家居省垣，身受天恩，备员卿列，即以百口殉城，毫无怨悔。惟念山西一省为神京右臂，二百年侮乱不生，正供无缺，兵兴以来，屡次捐输，均能踊跃急公，为国家所依赖。今因该抚措置乖方，开门揖盗，致令贼匪窜入腹地，肆行焚掠。省南精华各县，一经蹂躏，元气荡然，不特捐输无从办起，正赋亦不免残缺。该抚误国之罪当居何等？臣等守制在籍，不应越分言事，惟情形万分紧急，不能不上达天听。但于国事有裨毫末，褫戮固所甘心。谨借藩司印花由五百里驰奏，曷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下，页25－27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闻喜县西门外宿。……□〔夜?〕与土人谈前年贼自豫入晋，垣曲山险，仅容一夫，下临大河。道员驻县城防守，贼至而不知，故垣曲、绛县、曲沃、平阳相继失陷。郝公、托公攻贼于高河桥，贼始屠平阳。遁时，胜帅督师尾贼后而已。曲沃、平阳屠戮最惨，而平阳尤甚。平阳府何公殉节，州县多遁逃。惟黎城县知县某尽遣居民出，洞开四门，朝服坐□【堂】皇以俟。贼入城，城已空，睹街市置铁裹木柱，以为炮也，疑中伏，大

骇退，城得完。惜土人不得道县令姓名也，当更访之。[1]

初三日……襄陵县之赵曲镇宿，去县城二十里。是日晴，大风。

闻雁有感约鄂生[2]同赋

烽火才经后，癸丑，贼陷曲沃、平阳，经过高县赵曲。人家笑语时，此邦多侠气，何事少男儿。驿骑迎乌帽，烟尘望赤眉。乡关情更切，况是雁声悲。

鄂生和韵

羽檄交驰处，乡书不到时，深惭谋肉食，却愧称□□〔男儿?〕。慷慨谁尝胆，从容有画眉。时故帅有挟姬驰传而过者[3]。因君问雁□，回首得无悲。

初四日，行三十里尧庙村。庙甚宏壮，正殿已被贼焚，自舆中遥望，败垣孤木而已。贼实天主教，祀耶稣，归其功于一大神天，故有天父、天母、天兄之称。见庙辄毁，即有点所谓无为教、灯花教，屡变其名，实皆一教。今岁三月，予侍家君至巴乡落掌驻□□庙，神象亦劈毁，是其证也。十里平阳府，城极宏壮完固，贼至而不能守，不备故也。城中房舍荒陋，人民稀少，盖陶唐遗风。兵燹之余，屠戮极惨，近来益荒凉矣。兵法曰：城大人少难守，有司所宜预筹者。出城东望尧陵。十里高河，店中火。高河即古高梁河，桥亦故址。前岁贼陷曲沃，去侯马仅数十里，不暇西掠，而自高县、蒙城急趋平阳，盖以晋中大富多居汾、平、介、谷之间，欲东掠而北耳。高河一战而败，乃返屠平阳，而出潞安。土人啧啧称道所谓郝大人者，或郝或霍，余数年来荒陬匿影，久不阅邸钞，亦无由记其姓名也。二十里阳曲镇……二十里洪洞县，城外宿。……店壁戎州旧守题句有云，“惨杀天难□，□□□□□”，盖咏癸丑事，“将”指某大帅也。[4]

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第7本，《思朔录》4

---

[1] 此处有后添之顶批：“□〔或□□〕春圻权黎□□□家君□□□□□陆公□□□□□衙署□□皆焚掠，□□令某已逸去，□□眷属被害，□知道路传言□□〔不可〕尽信也。”

[2] 唐炯，字鄂生。

[3] 故帅，指胜保，咸丰五年遣戍新疆，翌年召回，由此经过。

[4] 这是黄彭年自西安赴太原途中日记。

（咸丰七年）四月初一日，许大令亦崧为家君[1]言：哈芬抚山西时，粤贼在怀庆，泽、绛戒严，屡禀请，哈不出，李大令芗单书禀函八百里告急，始出省，至子洪即驻师。迨奉严旨，乃至凤台。闻贼自风门口窜入，即命驾，众以为至平阳也，乃之潞安。李君叩马言潞安无贼，哈云："奉廷寄潞安有贼。"李请出观，哈言："廷寄何可示人？"李言："潞安果有贼，则僚属皆往击贼。"巡捕某乃斥言曰："李君欲送大人入贼窝乎？"李乃释辔令去。而省城公文往返不得巡抚驻扎之所，州县亦莫知巡抚所在。哈自潞安绕道至介休，则平阳已失守，司道绅士参奏已发矣。哈本武人，见科甲出身官必云"我通晓汉文"，亦可噱也。

许又言：时总兵乌勒清泰及同知王蔼如带兵至回车山，见兵下有黄旗贼，众遂溃。乌匿民舍，王赋绝命诗，待贼至自尽。次日，河南境民人送还所遗军装器械，言昨有卖饼者，手执黄油纸扇上山，实非贼，不虞军之惊也。此较八公山草木尤胜矣。记之以当笑谈。

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第9本，《思朔录》6

郭梦龄，字文与，号小房，潍县人。道光三年进士。以知县分直隶，历龙门、香河、三河、大兴各县，升顺天府南路同知，赈文安、大城水灾。丁忧服阕，补湖北黄州府同知，会办崇阳逆匪。调湖南长沙府同知，迁四川顺庆府知府，擢甘肃道，署按察使。生番滋事，官军讨平之，捕获逆党，梦龄复审，多所原释，为总督林则徐所称许。升陕西按察使，改河南按察使。咸丰元年，擢山西布政使。二年八月，署山西巡抚。十二月，粤匪窜湖北，逼近河南，奉命带兵赴河南防剿。三年正月，疏言晋省蒲、解、绛所属各渡口，与陕、豫毗连，恐奸匪偷渡，檄各地方官亲赴隘口，相渡地势，加意严防，疏入报闻。二月，回布政使任。未几，粤匪逾河而北，怀庆被围。山西巡抚哈芬统兵防泽州，署按察使郭用宾驻潞安，省城存兵仅千余，乃会同绅士徐继畬等，招募乡勇，勤加练习，修城濠，备战具，抚循士民，激励兵弁。八月，贼由怀庆窜陷垣曲、绛县、曲沃，平阳告急，省城戒严。梦龄奏言，平阳为省城保障，若一有失，全省震动，请饬抚

[1] 家君，黄彭年之父黄辅辰，此时官山西冀宁道，黄彭年随侍于太原任所。

臣，严督兵弁，迅由平阳一带迎击，以遏贼窜省之路。并疏请重兵赴援。时哈芬闻垣曲陷，沿路逗留，声言赴韩侯岭防堵，且檄调省城兵勇前往。梦龄疏言，省城兵勇仅止三千余名，防守已形单薄，居民前闻贼匪渡河，纷纷迁徙，经臣反复开导，始有恃无恐，若再从抚臣檄调，置绅民于不顾，势必一二日间逃避一空，臣即奋不顾身，亦恐于事无益矣。奏入，上韪其请。哈芬旋引军而退，平阳围急，亦不赴援。梦龄复疏请于附近防兵迅调二三千名，星夜来晋。上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派兵迅速赴援，褫哈芬职，命梦龄暂署巡抚事。贼知省城有备，遂陷黎城、潞城东窜而去。十月，新任巡抚恒春劾奏梦龄前在布政使任内属县失守，有应得之咎，部议革职。归，四年卒，入祀山西名宦祠，国史有传。

《山东通志》，卷177，《人物志》第11，《国朝人物》

二、从垣曲北进到平阳、洪洞

垣曲

咸丰三年六月，贼李、林、吉等率众十余万窜扰河南，未几渡河，盘踞怀庆。巡抚札饬北楼营参将山阴路都司等带兵九百名，在东乡胡村、硖口上下各村择要防堵。至八月，贼由济源一带窜垣，声势猖獗，焚烧庙宇，掠人畜无算。初二日攻城，城陷。知县晏宗望、教谕韩澂、训导高一元，俱骂贼不屈死。河东道张锡藩带兵防堵，亦殉难。初五日，胜帅统大军追剿，贼西走。城乡士民死者姓名附列于后：……（略，计81人，有县幕等人。）

《垣曲县志》，卷4，页18，《兵防》，附《武事》

韩澂，汾阳县经元，道光十七年任教谕，素习武事。咸丰三年六月，贼驻怀庆。……八月初三日，贼破城，澂手椎死贼十余人，力竭遇害。

《垣曲县志》，卷7，页22，《宦绩》

绛县

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粤匪自垣邑入境，所过村庄，庙宇多为焚毁，城中及东关尤甚。由本邑入曲沃境，络绎三日不绝。

《绛县志》，卷12，页22，《祥异》

曲沃

咸丰……三年……秋八月，粤匪陷城，知县丁璜死节，及同城文武官绅士民妇女死难者以万数。

《续修曲沃县志》，卷32，页25，《祥异》

无名将军，里居、姓氏、官阶均不可考。咸丰三年八月，发匪入沃，城陷，贼盘踞城内，约过中秋起营。将军单骑突城，毙贼无数。贼惧，欲蹶之，未能，以长刀砍马足而颠，遂遇害。死后目犹努〔怒〕，其血成碧，双睛极青，群贼咸骇视焉。贼以官军势锐，次日移营去，窜于平阳。后建忠义祠，凡遇难官绅俱祀其中，而将军附焉。

仇恩荣，字向初，朔贤里人。嘉庆癸酉科拔贡。……历署颍州、宁国及安庆府事……谢病归。咸丰癸丑，发逆突窜晋疆，垣、绛告陷。先是，慨捐巨资为邑绅倡，及惊闻逼近，或劝公避，公正辞却之，谓弟恩覃曰："吾爱国恩义，当效死，汝为嗣续计，宜早去。"覃曰："兄在，弟不忍去也。"城陷，俱骂贼死。覃捐布政使理问衔，积学不第，理家政三十年。……

王思耀，字芸晖，号蔼堂，南薰里人。……乙未平阳科试，以古学受知于学使杜文正公，即以是年举于乡。累上春官不第……甲辰大挑二等，署兴县训导，嗣补河曲教谕，未莅任而遭癸丑粤匪之难。母刘安人在，耀侍食而泣。母曰："汝读书知大义，吾髦矣，勿以为念。"语毕，乘间赴水死。耀故恋母，自此脱然，亦溺水缸以殉。……

苏廷绅，在城人。丁酉拔贡生，捐教谕，在籍候选。癸丑闻警，谓弟己酉举人廷直曰："吾侪读书，素号知义。今贼逼近，县令丁公誓众守城，吾当协力，弟可远避为衍嗣计。"直曰："兄往，弟亦与

偕，兄在家，弟不独去也。”后城陷，廷绅死之；直复骂贼被戕。……

张佩兰，朔贤里人。廪贡生。性刚方，有胆识。尝聚徒家塾，课文之余，兼讲武事。其堂弟名芸生，庠生，性亦爽直。癸丑，贼入城，兄弟偕与巷战，俱以力屈见杀。……

卫锡印，从九品。癸丑，粤匪入城，率民勇巷战而死。……

王尚友，庠生。癸丑之乱，贼欲胁之，不屈被杀。……

许涵章，濂子，宁武府学训导。癸丑，粤匪陷沃，遇难。……

许承惠，从九品，南薰里人。癸丑，粤匪犯沃，率民勇守城，中枪死事。……

阎春魁，道光乙酉选贡。癸丑之变，随丁邑令登城守御。城陷，率弟监生殿魁，侄爵一，与贼巷战……俱殉。……

刘正柱，南薰里人。浙江兵备道缉尧后。喜读书，尚节义，工书法。癸丑，粤匪破城，欲携柱去，不从被戕。子体庄恸父遇害，奋与贼斗，亦遭惨杀。……

李元彦，字邃川，廪贡生。癸丑，粤匪近城，随县令丁守御。城破，拜先祖堂，投井死。……

盖官正，本城人。捐职圣府赍奏厅，嘉庆壬戌翰林安肃兵备道运长公孙，贵州施秉知县星阶子也。癸丑闻变，语弟庠生官叙曰：“吾先世累受国恩，今时势如此，愧无以报，奈何?”后贼破城，入民家搜掠，兄弟同溺井死事。……

秦子质，南薰里人，庠生。读书强记，能文善书。子梦兰，弱冠入泮，亦以文名。癸丑，粤匪之乱，质命梦兰持刀伏门后，欲伺贼入杀之。贼撞入，质先被伤，梦兰趋出，遂并遇害。……

吕希曾，字沂川，在城人。癸丑，粤匪近沃，勉其子玉麟等曰：“贼锋逼近，县令谕众守城，若辈宜尽力。”贼至，命玉麟登陴防守。迨玉麟归省，已率家人男女八口以殉矣。麟痛曰：“城破家亡，何生焉!”与贼巷战，被戕。……

何鼎铭，生员，在城人。癸丑，粤匪陷沃，营其家。铭夜伺贼熟睡，纵火焚屋。贼惊急救，多焦烂者。铭合家男女十余人及屋数十间，俱化灰烬。……

靳承纶，生员，在城人。能文章，老而不倦。癸丑，粤匪之乱，掠及其家，正色詈骂，被矛刺死。……

杨炳，杨柳村人，从九品。癸丑，粤匪陷沃，至村搜索财物，炳抗拒被戕。……

李绂，西通里人，监生。业商，重义气。癸丑，贼陷沃，欲据绂家安营，绂不许，贼怒以矛刺毙。……

李玉符，南薰里人，从九【品】。故书香家，贸易，无市井气。癸丑之乱，守西城，遇难。……

赵书林，在城人，从九品。安贫守介，善画工书。癸丑，贼入其家，厉声唾骂，被贼斫裂脑浆死事。……

柴积山，在城人，监生。癸丑之乱，顺贼则生，积山义不顺贼，被戕。……

李秉泰，武生，胆略过人。癸丑，粤匪入城，秉泰持双刀力战，夺东门出，转至南吉村北，力竭被害。……

李天荣，在城人，从九品衔。粤匪攻城，从丁令守御，中枪死。……

李成栋，监生。癸丑闻变，誓不从贼，后城陷，大骂被戕。……

李殿桂，字香墀，薛庄人。……尝从文爽斋先生游云南府幕，多所赞助。癸丑，粤匪犯境，被执不屈，身中数矛，犹骂不绝口，死。……

卢钟龄，字益寿，薛庄人。癸丑，粤匪扰境，龄率众抗拒。贼见年老，初不加害，既而骂甚，乃杀之。……

李兆丰，东王里监生，素行耿介。癸丑，城陷，骂贼不屈，遇害。……

李鹤骞，庠生，南薰里人。少负文名。癸丑，闻警，尝诵“临难毋苟免”以自勗。城破，拜其先祖，投井死事。……

尉万选，在城人，庠生。蚤失怙，事母孝。癸丑之变，惧母受惊，令潜居楼上，冀得免难，贼欲携去，以恋母被戕。……

仇行简及侄高翼，癸丑，粤匪犯沃，俱被执，以刃加之，不屈遇害。……

吉自强，生员，在城人。癸丑之变，贼欲携之，不屈被戕。……

崔映汉，字星槎，太学生，在城人。癸丑，城陷，骂贼遇害。……

王赋，字善才，性刚介。咸丰癸丑，粤匪犯沃，掳掠村庄，赋以索马抗贼，被害甚惨。……

吕传贞，字习堂，邑庠生。咸丰癸丑，发逆犯沃，分守北城，被执不屈，死。……

邹宠恩，朔贤里人，武生，膂力过人。癸丑，贼入其家，人持掏衣杵击之，应手毙，以众寡不敌，卒被惨害。

《续修曲沃县志》，卷27，页3－17，《人物志》，《忠烈》

平阳府（临汾）

咸丰三年癸丑八月，粤西贼林凤翔率众犯城，城陷，大肆杀掠。太守遇害，邑宰自缢，妇女之赴井投环者尤难悉数。

《临汾县志》，卷6，页94，《杂记类》，《兵氛》

窦文藻：癸丑兵燹记 咸丰三年癸丑六月十八日，粤西贼渡河破温县，进围怀庆，月余城未下，遂由封门口小路窜山西，陷垣曲。八月初，平阳戒严。乌总镇奉调防太行，尽兵以行，郡城无羡卒。何太守谋防御，垒石埤堞间，置灰罐万余。城南旧有传舍三，太守虑为贼众所据也，预焚之，乃遣扎参将守南门，颜通判守北门，府学训导王、书院山长多共守西门。又以东关为商贾所丛集，贼来必盘踞于此，较三门尤为吃紧，特令各武弁守之。适稷山城守陈奎以事至郡，太守谕令共守东门。奎固忠义士，慨然不辞。是时搜索各营老兵弱【卒】才五十余人，太守飞檄请乌总镇间道回郡；一面纠集商民，激以大义，使登埤为固守计，而己与邑宰周单骑戎装部勒诸商民，日夜巡城，以待援师。当是时，乌总镇若以马步军星夜驰归，郡城犹可保也。

初三日，曲沃失守，丁邑宰死之。贼张甚，乘胜趋平阳。初十日，尧庙火起。辰刻，薄南门。太守督商民矢石并下，扎参戎亲然大炮，炮炸伤右手，毙贼二百余人。贼少却，缘城隍而东，夺东关，从小南门入，至城下。太守与邑宰趋东门御之。贼以木器填城濠，攻益

力。商民心悸，又不习鸟铳。太守脱手钏激尝之，击毙数人。贼怒，架火炮于关之财神楼，向城上轰击。商民惊散，太守不能止。门枢烬，已刻城陷。太守下扎[1]响拜曰："臣力竭矣，死其分也。"遂遇害。其眷属并幕友杨某等殉难者三十余人。陈奎巷战死之。周邑宰以事不可为，自缢。山长多，训导王、通判颜、参将札，皆不屈相继死。而诸生赵璧等与妇女之不为贼污者，赴井投环，尤难悉数。逾时，贼众焚武庙，大肆杀掠，以商民守城故，仇商民，延烧街市，顷刻之间，悉为灰烬。

十二日，榆林总兵郝光甲率兵二百余人援平阳，闻贼将拔营出北门，先伏兵于高河桥。时秋禾如云，高粱夹道，郝军衔枚潜路侧。日晡时，贼知官兵在东南，不为备，先锋长驱逾高河。郝兵纳〔呐〕喊，以鸟铳横击之，贼乱。抬炮者多系郡人，倒轰之，贼大溃，歼一渠魁，首尾不相援。郝军乘夜踞高河桥，压贼而阵，炮火如流星，毙贼万余，所掳郡人多逸去。漏约三下，贼复回城，益怒，屠郡城，商民死者相枕藉。十四日昧爽，贼约郝军于北关夜战。郝以兵单，谒胜营益兵。胜帅给兵数百人，令郝先迎贼，自以大兵继之。是夜，贼于北门张灯击鼓，伪为将战势，郝整军待战。贼潜开东门，夜遁而东。十五日，郝侦知贼所向，追至曲亭镇，不及。郝军乏食。而贼之趋洪洞者复折而南，抄郝之后；宵遁者倒戈踞郝前。郝是时被围数重，虽奋臂急呼，而众寡不敌，遂大败。郝跨马，执长矛重四十斤，所向披靡，突围而出，收拾余烬，仅得十数人。贼众复合，由东阳关去。

初贼之未至也，正月二十一日晚，天昏暗，咫尺不辨人。寅初，天色殷红，雨赤去二三分，有血瘢痕如钱。辰刻，日色始如常。秋季彗星见，西北亘数丈，贯斗而东。至此始验。

贼退，襄邑刘明府来郡城，殓何太守尸，分别其眷属幕友瘗之。并详询郡人，瘗山长多公诸尸。次日掘丛冢，以苇席瘗商民与殉难之无主者。事闻，奉旨为太守建昭忠祠，以殉难诸人配之。

《临汾县志》，卷5，页97－99，《艺文类》上

平阳府城俗名卧牛城，本坚固可守，缘有匪人为内应，开门放

[1] 此字不解，按上下文义，此处当作"城北"二字。

入，故不及准备。贼约有数千，入城占据大宅，次〔肆〕意掳掠，却未伤人。退出后，令人抬炮前行，共十余件，一炮用四人，恐其逃，各以铁索锁在炮身。抬者私议，不如将炮回轰，伤贼甚多。贼乃恨极，以为平阳人厉害，复入城杀死二万余人。既有炮十余，当时何不一并燃发，而犹留余祸于后来耶？此三年八月初间事。

龚浄：《耕余琐闻》，丙集，页35－36

洪洞

咸丰三年八月十二日，粤匪由平阳北窜，城陷，盘踞凡五昼夜，城中蹂躏殆尽。后大军至，贼窜东南去。

《洪洞县志》，卷18，页10，《杂记志》，《兵氛》

吕鉴，字孚南，事亲至孝。咸丰三年，粤匪入境，母方病，父柩未葬，固守不忍去。贼至，以白刃加颈，鉴曰："杀我自甘，幸勿伤吾亲也。"贼感其孝，舍之去。

《洪洞县志》，卷13，页19，《人物志》下，《孝行》

郑邦彦，字士范，州同衔。……治鹾东省，然间岁必一归，归则依依膝下，非父母催督不忍去。咸丰癸丑，粤匪扰境，城陷。彦闻之，星夜归。会贼已东窜，途中数遇贼，卒无害，归而父母幸无恙。人谓其孝心所感。

《洪洞县志》，卷13，页19

顾汝霖：浚濠祭枯骨文❶　咸丰三年，粤匪跳梁，窜及中土，而洪邑当冲途，亦为贼踪所曾经，民无男夫多死者。盖国家承平久矣，休养生息至二百余年，生人不知兵革，一旦有警，手足无措，或经于沟渎，或坠诸眢井，皇皇焉，急急焉，委身填池，至其家无余丁而莫之顾。呜呼伤哉！

《洪洞县志》，卷16，页59，《艺文志》中

❶ 此为代知县缪炯（同治元年至五年任）作之祭文。

三、东折到潞城、黎城

岳阳

咸丰三年，署知县萧大成石砌南城十五丈，改东南角楼为文昌祠，以县治系癸山丁向，不宜开东门，塞之。……

按邑东门于咸丰三年因兵燹杜塞，非关风水之说也。

《岳阳县志》，卷3，页2－3，《建置志》，《城郭》

萧大成，字立斋，四川纳谿举人。廉正刚断，能任大事。咸丰三年，署篆斯邑。甫下车，适乱兵犯境，侯亲率兵民昼夜防堵，邑民赖以得安。时有土匪乘乱将行肆掠，侯置之极刑，合邑贴然，无敢骚动者。邑民感恩立坊，颜之曰："弹丸保障。"

《岳阳县志》，卷8，页19，《职官志》，《宦绩》

咸丰三年，匪窜至古县镇，杀一人。

《岳阳县志》，卷14，页15，《祥异志》，《兵氛》

段尔猷，字福林，以字行，高庄村人，依舅氏迁居古县镇。貌魁梧，性磊落，不善治生业。幼娴武事，居恒慷慨自负有远志。咸丰三年，匪乱窜至镇，胁之。猷骂贼不屈，遂遇害。邑人薛钧有《挽段策臣死难诗》，策臣即猷号也。

《岳阳县志》，卷11，页13，《人物志》，《义行》

屯留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日，粤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渊〔元〕等，由平阳窜入县之摩诃岭及良马、丰仪诸镇，所致焚掠虏胁。江宁城将军托明阿，以五百人御之柳花泊，众寡不敌，将军中炮坠马，参将福隆豹横刀陷阵，脱将军于难，旋力战死。贼是夜宿长子之鲍店镇，明日复取道县之李坊、李高、王公庄、史村，连陷潞城、黎城县，虽未甚蹂躏，然兵燹后气象日形萧索矣。

《屯留县志补记》，页2，《兵事录》

冯季曾，由直隶河工县丞，历升石景山同知、正定知府。耿介自守，听断公明，办理河工，夙夜勤劳。咸丰三年告归后，奉旨办理团练。八月间，闻屯有警，即率兵勇前来，贼已东窜。五年，因本邑本粮浮费太重，禀请裁革，乡人至今德之。

《屯留县志补记》，页5，《耆旧录》

长子

咸丰三年春〔秋〕八月二十八〔一〕日，粤逆林凤祥等由平阳窜入。江宁将军托明阿遇于柳花泊，战少却，副将福龙豹死之。夜宿鲍店，黎明东去，入潞城界。

《长子县志》，卷12，《大事记》，页13

常澄心，字怀清，诸生，豪爽有胆略。咸丰三年，发逆告警，人皆走避不遑。官军驻境堵截者及千人，无食可市，怀清率村人设饭厂十余处以赡之。县令潘❶重其行义，匾旌其庐。

《长子县志》，卷9，页45，《列传》

潞安府（长治）

咸丰……三年八月，粤逆犯境，旋由潞城东窜。

徐继畬诗注：潞安城无兵防，闻贼东来，官绅率乡勇昼夜登城守御。贼夜半遣人觇之。时西关行店有铁钉三万余篓，连夜运入城，扬言系火药，贼闻之，遂不敢攻城。均以臧宫断门限事为比。

诏起前福建巡抚徐继畬总办山西团练，驻潞安府。

徐继畬《上党即事留别诸绅士》诗注：潞安团练局举贡生监数十人，皆自备资斧，首尾二年，长治绅民捐练费前后合三万余金。

《长治县志》，卷8，页42－43，《大事记》

李锷，字子端，诸生。咸丰中，发逆犯境，以团防功议叙六品衔。

《长治县志》，卷6，页47，《列传》

---

❶ 此县令为潘兆桐，顺天府大兴县人，监生。咸丰三年至七年任。

罗永祺，字介三，诸生。咸丰间，发逆犯境，县令檄率练勇防守东城，申明约束，民勇相安，无敢哗者。练饷不给，倡众助输，当事倚之如左右手。以劳奖给六品衔。

《长治县志》，卷6，页48

潞城

申兆奎：粤匪过境约略 咸丰三年六月初旬，闻长发贼自洛河抢船渡大河，过孟津，在温邑等处盘据，势甚张。后到怀庆环攻。覃怀与晋接壤，不惟泽郡惊惶，即潞属亦荒忙无措矣。赖凤邑知县李芗挺身防守，而太行一带恃以不恐。

孰意八月初间，贼伺济源西界疏于防堵，遂窜于垣曲、绛县、曲沃等县，月中旬抵平阳，由东门焚关陷城。临汾知县周春阳殉于东街之民舍，贼火屋以毁其尸。

既将由洪洞及赵城，闻豫让桥有守，适值官兵横截中冲，分为两股，南股仍还平郡；北股由洪洞窜岳阳，直抵潞属屯邑毛鬟岭东口，下遇由潞府出探信官兵，在柳花璞交手一战，官兵败逃长子城。贼夜投长子之鲍店镇，于二十二日丑时起脚，黎明窜入潞城西乡史兴里、下省村、起云台、张公庄、张庄，沿三垂冈，北逮南舍、北舍村、北荆庄，巳刻入城。盘住城内四关，几不能容，其众大约不下五六万人。

前二日，有吉林兵四十余名奉调西行至邑，需索骡马。时民情惶恐，令未即给。贼入城，尽戮于东门口之店坊。

街衢遍贴伪示，始知贼帅为李开芳等。

次早由五里后、微子镇、神头、涧口等村直达黎邑，沿途焚毁神庙始〔殆〕尽，掳掠壮者，欺辱妇女，不甚伤人。

惟城中岁贡生武振明、廪生梁镇韩、生员武维扬、团长任丕基等遇害。署县段金瓯、典史宋绅、虹梯❶巡检、城守司，或逃窜他处，或被掳掠。❷ 惟训导郭树兰❸守署未出，身遭凌辱，虽未克救文昌楼

❶ 虹梯关在县境东南，置巡检一人。

❷ 同书卷3《大事记》亦转引此文，惟于段、宋则明书“皆逃匿得免”，那么“或被掳掠”者当系虹梯巡检、城守司了。

❸ 同书卷1《官师谱》：郭树兰，汾西岁贡，（咸丰）元年任。

之焚，以视逃窜诸辈，犹有彼此之殊焉。事后失守逃匿诸官得罪有差，而郭树兰亦未复任，论者不无余慨尔！

贼去后，官兵搅扰，土匪抢掠，凡属富民铺户无不受伤，而当铺为尤甚。世变至此，可畏哉！

《潞城县志》，卷4，《杂述》，页13－15

黎城

咸丰二年冬，上村张某偶行雪中，见有片土雪落即消，气隆隆若蒸也，异之，因掘其地，获一铁铸巨炮，闻于官，舁之入城。次年粤匪之变，用以击贼，盖兵兆也。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粤匪林凤翔入境，城陷。二十四日，东窜入河南涉县。粤匪伪丞相林凤翔八月中陷平阳后，率众由岳阳道入潞境，蹂躏屯留、长子、长治各界，旋陷潞城，警报逼黎，二十三日晡掩至城下。知县李钟杰偕典史刘必纲守南城。贼分队攻西门，众骇散，南城亦不守。贼攀堞蜂拥而入。必纲被伤坠濠，钟杰亦为众拥仆城下。其妻赖氏、女蓉仙、媳任氏及家丁马凯，均骂贼不屈死。城中被杀者二十余人。是夜，贼破狱，焚城隍庙。二十四日天未明，即弃城东窜。所至焚掠，过东阳关，自卯至巳络绎不绝，遂合队窜入豫省。钟杰既苏，愤甚，遇道旁井奋身投入，为县人韩富所救，不死。事闻，与必纲均以御贼负伤得末减，其妻女及媳皆赐恤如例。

《黎城县续志》，卷1，页36，《纪事》

沁源

咸丰三年二月，雨土。是年粤匪肆逆，延及晋省。八月十五日，数万发贼由洪洞经过岳邑府城镇，沁邑之人于二十二日闻风逃避，居民铺户为之一空。九月，绵大人率兵过境，赖以安堵。是秋幸获收成。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刻，地微震。

《沁源县志》，卷6，页5，《大事考》

余绍昶，字小栏，江西奉新县人。道光乙未举人，大挑一等，以知县用。咸丰癸丑，署沁篆，遇长毛贼过县境，公遣捕役刘照金往探。比返，讹言贼去县城不远，人情恟恟，几致于乱。公鞭笞千余，令曰："有倡乱者，刻即悬首示众。"邑赖以安。

《沁源县志》，卷3，页10，《名宦传》。

沁州

咸丰三年，兵勇过境，城乡被扰。粤匪肆逆，延及晋省。八月十三日由州南长子县鲍店镇数万发贼经过，州境震动。居民闻风携妻子窜入山中，牲畜资财多弃置不顾，闭户而去，城内一空。过往兵勇云集，无人支应，辄逾垣搜索，掳取无遗，虽僻巷民居无能免者。经十余日，民始安堵。

《沁州复续志》，卷4，页2，《灾异》，《州》

襄垣

咸丰三年八月，发匪窜入山西，由平阳至潞境，阖城戒严。是时贼已入界，距城仅三十里，游骑来往侦探。百姓震怖，扶老携幼，四散奔逃。时秋稼已熟，委之而去。官绅商民为固守计，署知县姚公首先捐廉，招募义勇，重赏鼓舞，人颇激劝，登埤严守，阖城官绅昼夜巡视，日不遑食、目不交睫者十余日。后贼由潞城、黎城东去，人心稍安。九月初，民渐回归，禾稼遍野，分毫无失，始皆收敛。

《襄垣县续志》，卷9，页33，《兵事》

咸丰三年……是岁秋大熟，斗粟钱六七十文。

《襄垣县续志》，卷9，页43，《祥异》

姚润之，安徽桐城人。（咸丰）三年（到襄垣知县）任。时传长发贼窜入潞境，距城仅三十里，游骑往来，百姓震动，乃处以镇静，后倡先捐廉，募勇固守，与阖城官绅日夜焦瘁，寝食俱废。后贼东去，土匪又肆抢掠，立拘重惩，境内始安。去之日，士民依依不舍，遮道饯送数十里。

《襄垣县续志》，卷9，页19，《职官》

壶关

咸丰三年八月，粤逆窜入潞境。有贼目率众数十，冒称差官至县，知县彭闭门拒之，旋去。居民闻风惊避，数日始定。

《壶关续志》，卷上，页4，《纪事》

彭翊，福建侯官人，道光壬午进士。严毅有为，尤长听断，事至立决。咸丰癸丑，粤逆窜入潞境，时城中仓卒无备，民闻警大扰。翊

终日危坐城楼，示以镇静，召耆老谕令安堵，脱有不虞，某即授命，当语以勿伤吾民耳。闻贼自黎、涉去，始归。

《壶关续志》，卷上，页26，《名宦》

四、太平军去后官绅的“防堵”和阳城赵连城起义

徐继畬：致刘玉坡制军年伯书❶ 侄自壬子年四川差竣，挂议归田，次年即值粤匪北窜，为中外诸公所牵率，在省城办理团防劝捐等事。旋值发贼窜入晋境，屠曲沃、平阳，由潞安窜入直隶。恒宜亭中丞奏令督带兵勇回五台防堵要隘。甲寅春间，恒中丞复奏令督带兵勇防堵辽、潞、泽等处。恒中丞去，继之者王雁汀中丞，气味尤为投合。驻上党将及二年，乃撤防归里。

《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3，页24－25

徐继畬：复钟石帆观察书❷ 昨承赐函问东方边口情形，大君子集思广益，乃及于知途之老马。……惟贼之远近虚实，全凭侦探的实，时时得信，方可抽添调度，预为之计。向来坐探委员皆借别省官封，此最误事，不但迟滞停阁不能速达，且坐探之处，贼或窜到，则驿站皆逃，音讯立断。咸丰三年，贼已从风门口窜至绛县，而省中茫然不知，哈中丞在泽州亦不得信，可为殷鉴。弟在上党时，曾差刘福星赴连镇坐探，沿途安设步拨，每拨安健步兵丁一人，以五十里为率，于安拨之小店插一红旗为记。连镇至潞安七百余里，三日必到，每日到一报单，贼中情形日日知之。后移至高唐州、冯官屯，皆如此。嗣闻河南贼氛甚极，又差绅士武来雨赴汴梁坐探，沿途安步拨。汴梁至潞安七百余里，隔一黄河，而三日半必到，计每月不过多费数十金耳。但所差之员弁必须明白晓事之人，佐杂中张皇喜事者断不可用。武弁中刘福星者，机智胆量绝不可多得。顷任泽州都司，阅兵案内降为把总，不知现在何处？可致信南镇、蒲协查访。士为知己用，

❶ 此信中说“自丙辰春间设帐平遥，至今已八年矣”，可知此信写于同治二年。刘韵珂，字玉坡，道光末任闽浙总督，为徐继畬上官。是时居山东汶上县原籍。

❷ 此书开头称颂钟“丰州之治行”，继谓“迩闻移节冀州，赞襄全晋之治”云云。钟石帆观察指钟秀，满洲正红旗人，咸丰十一年由归绥道调任冀宁道，此信盖即作于此时。

当可招之来耳。一得之愚，敢以为献。

《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3，页14

徐继畬：复恒月川方伯书[1]　（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奉到赐书三缄，敬聆一切。高唐窜败余匪，探报人各异辞，即有寄饷之寄谕，则事之未了可知。昨有人自京来潞，于初七日出都，据云高唐并无已跑红旗之说，足见探报之不足凭也。张参戎前已差兵勇四名由两路驰往侦探，尚未回报。弟恐兵丁侦探未能明确，已差人赴壶关唤刘福星，令其星夜驰往，庶可得一准信。诚如来谕，不在乎多费半月口粮也。省中如得确信，仍望飞速示知为祷。

详阅地图，茌平之正西为东昌，再西为冠县，再西为直隶之广平、磁州，再西为豫省之武安、涉县，再西即晋省之辽州、黎城，东西相望，计程途约六七百里，现在既参无确信，辽、黎之兵未敢遽撤。和顺守口乡勇系绅民捐办，费用不多，即缓撤一月亦无关系也。

此时撤兵，北镇之兵取道辽、沁，汾州之兵亦取道沁州，全无妨碍。惟平阳一带之兵，则须取道于阳城、沁水。平阳兵之在泽州、壶关者共三百〇名，本拟作第二起；在东阳关者有三百〇名，本拟作为头起。惟现接张秋屏来信，阳城刁民负嵎，已有揭竿之势，渠已通禀省中，自己周知。揆度情形，恐不能平善了结。昨有人钞来各刁民告白，颇多狂悖之语。且闻省城、潞安两处沿路安置探信之人，若有兵来，即作抗拒之计。今若将撤回之兵经过阳、沁，刁民疑为搜捕，恐其仓卒滋事。且刁民告白中本有军差骚扰之说，两县正当纷扰，阳城骡柜已拆，书差全散，亦恐不能应付，一停顿即虑生事端。若迂道北行，则示弱刁民，恐益坚贞负嵎之念。且与旧章不合，潞、沁、汾沿途州县必有难色，而民间供应驼骡亦恐别有异议。弟与陈剑芝曾经熟商，深以为虑。前因南路之兵过于怯弱，故东阳关拟暂留北路兵三百，而将平阳之三百〇名于头起先行撤回。今既有此窒碍，只好将北路兵作头起撤回，暂留平阳之三百名作为第二起。

然阳、沁事，叶、程两君未到，能否善了，何时能了，尚不可知。而辉县之事，官被殴而不敢校。赵固镇现又聚集三千人，制有枪

[1] 恒福，字月川，时官山西布政使。

炮刀矛，三日一操，潢池弄兵，毫无忌惮，将来能否解散，亦未可知。萧墙之忧，竟难测度。

弟奉命专办防堵一事，高唐事一经完结，即应撤防归报，不特阳、沁之事不敢与闻，即辉县之事，豫省积薪厝火，讳莫如深，晋省未见明文，亦岂能形之奏牍？议办防堵，现因撤兵一事颇有窒碍，不得不缕悉密陈。祈转回中丞，究应如何办法，恳即飞示为祷。

《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3，页11－12

咸丰三年夏，粤匪犯怀庆，邑戒严，各隘防守甚固，贼乃由垣曲入平阳。邑送差骡马二千余头至高河桥，没于军。

五年正月，侯井民变，赵连城等率恶少入城，拆毁民房数十家，官兵缉获治罪。

《阳城县志》，卷18，页5，《灾祥》，《兵燹》

王佩玉，元楀[1]子，以举人官知县。侯井赵某之乱，亦由襄垣调补阳邑，下车刑各犯，除弊俗。

《阳城县志》，卷7，页11，《职官》，《传》

徐继畬：阳城卫淇园同年以秋日感赋诗见寄，依韵和之 近事我所知，有诗未脱稿，读者感赋篇，慨念庸人忧。奸民虎负嵎，蒙茸尾不掉，山头望廷尉，王章视殊貌。首恶为赵连城、李振河、王发图。我忧玉石焚，乞恩言了了，宏开三面网，名法蠲徼绕。余屡向院司乞恩，准其投首，量从末减；劝谕百端，终不肯从。狂且冥不悟，抟膺如挚鸟，妄言勇无敌，胁从惟恐少。对垒狎官军，自诩强哉矫，乡愚慑积威，执梃随旗旐。在黄龙、风神两庙胁从近万人，用枪炮旗帜与官军对敌。枪炮轰如雷，飞走穷林杪。官军进攻黄龙庙，枪炮击毙百余人，余皆逃散。悬崖堕妇婴，沟壑填耄老，可怜耕凿氓，燎原如枯草，作孽数狂夫，无辜尝荼蓼。因念古循良，赤子常怀抱，抚字寓催科，何至烦诛讨，宽猛得其宜，恫瘝时在抱。稂莠早耘锄，嘉禾罔枯槁，寄与司牧人，践踏留丛篆。

《松龛先生全集》，《诗集》，卷上，页15

---

[1] 据同书同卷同页，“王元楀，字兰畹，云南宝宁举人。嘉庆初年署县事。因柴法长之乱，由襄垣特调来阳，抚绥善良。”

咸丰五年乙卯，（王庆云）五十八岁。正月初九日抵太原接（山西巡抚）任，具折谢恩。奉朱批：知道了。汝抵任后，一切吏治营伍自应妥协整顿，惟当务之急，京师及各路军营饷项最关紧要，若能源源接济，庶不负朕之委任也。钦此。自东南用兵，中外饷需惟山西是赖。上年潞商公捐三百万，免其充商，富室得释重负。而引地纲维未立，牧令招伙营运，倚势以恶盐售昂价，而捕私贩之盐净价廉者，民情弗便，其至毁店抢盐，殴辱官吏，数月之间，效尤并起。

客腊，阳城刁民赵连城纠众滋闹盐粮，长治、沁水、壶关亦有刁民滋事。公履任即将沁水知县、阳城知县撤任查办，委该管知府弹压究治。……阳城赵连城聚众盘踞，抗不到案，张贴冤单，称县令科敛殃民，声言花户如先纳粮，即拆屋抢掠，致邑民畏凶，莫敢完纳。公委冀宁道瑞昌公会营查拿，声明如须加以兵力，当斟酌妥善办理。奉朱批，固应如是，不可激之使起等因。钦此。公面谕署令，到任后劝谕解散。密札该管知府陈兰第、潞安知府张思镗，言顽民无知，勿操之过蹙，使成固结。复亲笔再为示谕开导，委员入村张贴，冀其悔悟。讵赵连城传单敛钱，聚众抗粮，派人把守关禁，戕害勇役，杀伤行旅，拦阻公文。绅士徐公继畬在潞安团练，因恐固结日久，变生意外，书札往来，屡以髋髀芒刃为喻；陈、张两太守亦禀请调兵。公初意不欲用兵，至是察刁民羽党拥众怙终，营县兵役莫可如何，随调兵会扎阳城城乡要隘，密速围捕；调太原镇标八百名扎垣曲、沁水，以防窜逸。奏奉廷寄上谕：王庆云奏，山西阳城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经该抚出示晓谕，许其出首。乃该处刁民仍复怀疑负固，自应酌调官兵围捕。倘该匪畏罪输诚，著将首要【各】犯从重惩办，其余无知愚民，仍著设法解散等因。钦此。又于请调太原镇总兵瑞格亲赴阳城会办折内奉朱批，览奏已悉。著传谕该镇迅速妥为办理，勿令勾结蔓延等因。钦此。七月初四日，瑞观察带兵夺获黄龙庙要隘，首要各犯逃逸，入村搜捕，擒获赵连城、李聚泰等六十二名。公即单内点要犯十二名提省，余令就地讯诘。奏奉上谕：王庆云奏拿获阳城滋事首要各犯一折。山西阳城匪徒纠众抗拒，形同叛逆，经该抚派委镇道带兵将首犯赵连城、要犯李聚泰等解省审办，著即按律治罪，以昭炯戒。其乡愚被胁，一经晓谕，即悔罪解散者，概予省释。未获从犯李振河、

王法囤等，仍饬严密查拿，毋任漏网，以靖地方等因。钦此。据报李振河畏罪自缢，王法囤就获解省，与赵连城等审明枭示。

先是刁民挟制之风匪伊朝夕，因地方官平日泄沓，于书差之敛怨，民之不堪，毫无检点，一旦有事，惟恐上宪责以办理不善，因而屈意忍耻，无所不受，酿成刁悍。上年如浮山棍徒李进琨等案，率调停乞恩杖枷结案。水懦民狎，动辄传单聚众抗聚，虽止数村，风气关乎全省。公既开导再三，势穷理极，然后威克，以挽颓风，将盐粮公平定价，泐碑以善其后。论者谓此一役可保潞津十年无事。

王传灿：《王文勤公年谱》，页 29－33

王庆云：阳城刁民聚众，如须加兵力当勘酌办理附片咸丰五年六月初十日　再，晋省风俗素称淳朴，自咸丰三年贼匪窜扰之后，民力不无疲敝，而刁诈之徒即因之借端生事，鼓惑乡愚，敛钱渔利，假借公事，挟制官长，是以近来聚众滋事之案，层见叠出。如去年浮山县棍徒李进琨等、长治县贡生李翰书等，或纠众阻考，拒伤官役；或阻挠钱粮，意图缓征，嗣阳城、沁水亦即相率效尤。复据襄陵县禀报，民人张永康以事不干己之命案，亦胆敢传单聚众，抢夺民财。而壶关县亦报有里民王抓谷滋闹钱粮，纠众拆房之事。刁悍情形，渐不可制。其间固有由该地方官办理不善所致，而冥顽不法之徒实亦有不可以理喻者。

现在各该县之案，或经委员查拿，业已照例惩办；或经该地方官自行获犯解省严审。大抵始而玩法，终而伏罪者居多。惟阳城县刁民赵连城，桀骜性成，冥不畏法。本系县属上义村人，自滋事之后，潜居侯井村，纠集乌合之众数百人，夜聚晓散，甚至安置木栅，私藏器械，竟图抗阻钱粮，借以敛钱肥己。且复恐吓居民，声言如不听从，即拆其房屋，抢其资财，以致阖邑人民畏其凶横，迄今上忙钱粮无敢完纳。此等匪徒，若不亟予创惩，必致养痈贻患。是以臣与司道熟商，委令冀宁道瑞昌会同营员，前往严密查办。倘该匪徒仍不悔过就缚，顽梗如故，势有必须加以兵力之处，臣当斟酌妥善，镇静办理。理合附片具陈，谨奏。

《王文勤公奏稿》，卷 6，页 14－15，《山西存稿》

黄彭年：新建封门口关隘记（代）[1]　山西东倚太行，自绛而泽，达于大同，羊肠险道，不独八径，而封门为尤著，史所称齐子岭是也。《通典》："齐子岭在王屋县东，周、齐交界处。"此封门之名所自来欤？咸丰三年秋，粤匪林凤祥自怀庆逾太行，入封门，遂连陷垣曲、绛县、曲沃、平阳、洪洞，经潞安，陷黎城而东至连镇，卒乃歼灭。其年冬，予入秦过平阳诸旁县，疮痍满目，怆然久之。逾年冬，奉命来抚是邦，简属吏，履边隅，察封域。盖封门旧隶垣县，自分垣置王屋，而王屋又入济源，垣曲东境五里而止。封门久隶济源，或谓宜置戍封门，隶邵源汛。议者以为邵源处四山中，如盘盂然。而封门者，两山壁立，广不盈丈，平、蒲、解、绛之咽喉，晋之藩篱也。予考之舆图，稽之前史，信然。……爰仿直隶固关借地立营之制，以建关之议谋之河南中丞英公[2]，既以为可，乃式廓旧规，为墙八十丈有奇，为雉四十，为门一，门之上为楼，为七星池，旁为炮台二，墙南北讫山巅为炮台、瞭台各一，计用石四千三百余丈。山麓为营署，为兵房。事兴于咸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九月二十五日，置兵戍守焉。既闻于朝，属吏请余文纪其事。余闻贼之据怀庆也，大兵三面合围，贼乃西遁，过济源，踉跄入封门，留余贼以守，官兵追之不得入，而贼亦自杀其向导者，谓陷之于绝地也。方贼出怀庆，逾山即凤台，以碗子城内外守备甚设，遂纡而西，险之可恃而不可恃也如此。今平、绛、潞、黎之郊，兵燹之迹复为田庐者十九矣，抑《书》曰："慎固封守"，语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独封门乎哉？遂书之以为记。

《陶楼文钞》，卷3，页2－4

[1] 此文另在《黄陶楼先生日记》中留有残稿，见咸丰七年七月初七日日记及附残纸。题目下注"代王中丞"，为代王庆云之作。此文王庆云修改过。

[2] 英公，指英桂，咸丰三年九月至八年八月任河南巡抚。

第六编　直隶和北京

一、概况

粤匪者，广西逆民洪秀全也。秀全本广东花县人，与其党传教于广西，名曰拜上帝会，又有“天父、天兄”名目。凡入会，无师徒，男以弟兄称，女以姊妹称，潜蓄发，匿山箐间，招集亡命，遂萌逆志。道光庚戌六月，倡乱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蹂躏东南各省，沦陷至六百余城。继复遣其伪丞相李开芳、林凤翔、吉文元等北犯，由皖而豫、而晋，遂窜入直隶境。此咸丰癸丑之八月二十七日也。

时总督讷尔经额驻节永年，闻警急檄援兵，而贼已破临洺关，长驱直入。讷尔经额退守广平，诏切责，革职逮问。二十八日，贼至沙河，知县玉衡战殁。二十九日，贼至顺德府，东陷任县，知县陈登汉负伤，与典史李巩、外委李承膏弃城走。三十日，陷隆平，知县陈瑄、典史陈朝桢俱逃。九月初一日，贼入柏乡，知县费懋德开城夜遁。初二日，贼至赵州，知州胡允植、守备德山俱匿不死，贼退始入署。初四日，贼陷栾城，知县唐盛骂贼死之。贼自破临洺关以后，长驱而进，势甚猖獗，畿辅大震。

贼众直逼正定，至野河铺，将渡河。知县周灏招集乡团，于滹沱南岸列阵十余里，逆匪闻风胆寒，不敢北伐，遂折而东，陷藁城，知县胡塍等俱遁。时都统胜保帅师追贼，战于藁城，败之。初六日，贼入晋州，戕知州杨云鳌。初七日，陷深州，知州陈希敬死之。贼据深州，城外桃林丛密，贼设伏林中，胜保兵至，遇伏发，前锋失利。是年秋雨浸淫，城外水深数尺，度贼不能出，官军三面围之，贼开东门凫水夜遁。二十一日薄暮入献县界，知县刘富春逃，城遂陷。二十三日，贼南窜交河。知县孔庆珪，圣裔也，先期遣人送母及眷口于邑绅家，其子举人繁渥涕泣不去，遣之，伏哭不起，而贼已入署，父子同时殉节。二十四日，贼东窜泊头镇，造桥渡河，括米物以船运之，水陆并进，沿途纵火，火焰烛天，绵亘十余里。二十五日，贼至沧州。城守尉德成率驻防兵，知州沈如潮招集乡团，列阵红孩口，屡破贼前队。贼众麕至，骤放黑烟，抛砂石于烟中。我军虑其有妖术，团勇惊溃，贼猝乘之，旗兵大败，死伤殆尽。德成赴水死。贼遂火南门，蜂拥而进，执知州沈如潮于署，不屈遇害，并杀其眷口。二十六日，贼过兴济，掠人以供驱使。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是日，贼至青县，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二十七日，贼入静海，知县江安澜逃死于途。追兵至静海，贼于城外筑垒抗拒。

二十八日，贼分股扑天津。津兵先已调赴大营，惟大沽兵数百名。土人素称“混星”者，皆亡命之徒，盐运使文谦募之，得四千人，操阅技艺。知县谢子澄帅之，大沽兵亦踊跃从，遇贼于稍直口。时运河水溢，贼至不得过。勇中有弋雁户沙富德等，能于水平燃炮。子澄命伏水际，以苇席盖其铳。贼掠雁户船渡至中流，沙富德等水铳齐发，殪悍贼秃厮，贼众大溃，追北三十里。子澄得胜归，士女皆跪迎，欢声雷动。事闻，诏奖子澄，以知府留本任，带勇征剿，并嘉津勇之骁健。

越日，胜保始统大军绕路抵天津，副都统佟鉴亦带铜炮至，击贼于杨柳青，大破之。贼遁至独流，密布营垒，接连静海，画地为死守计，我军围之数匝。十一月十二日，胜保督兵直捣贼营，贼众负嵎抗拒，官军奋击大破之，贼逃回木垒不敢出。二十二日，贼犯副都统佟鉴营，佟鉴死亡。子澄身负重伤，不能军，勇目余攀龙负之以行，既

出围，子澄投河死，余攀龙从之。大营闻警，出队击贼，贼退。……是役也，以副都统达洪阿尝〔当〕寇而速退，致贼扑佟营，以有此败。胜保上其事，诏革达洪阿职；胜保等均降级。……

四年正月，上以胜保督兵师久无功，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合兵进剿。会雨雪，贼乘间逸出。王率马队追击于白杨桥，又追至束城镇，贼立营死拒。胜保搜捕独流余匪后亦追至，连筑九营以围之。束城粮少，贼复窜入献县，闻我军追骑至，又弃辎重而逸。王统大队邀击于富庄驿，斩获无算。比暮，贼窜阜城。知县曾锡龄先谕民移粮入城，为守御计。及贼至，锡龄逃，贼方狂奔，见城门大开，遂拥入。迨追兵至，而贼已闭门拒守。

阜邑城小而坚，王与胜保议掘濠堑围之。会贼党陷山东临清，为直隶贼应援，胜保分兵御之。王以我军既分，贼有外援，遂督兵连日攻城。三月，贼渠吉文元中流矢死，贼图窜易急。四月五日夜大风，贼纵火焚我营，遂逾壕堑逸出七里堡。王闻变，立斩守者徇于军。贼欲窜景州，伪为官军以赚城，知州李麟遇识其诈，将擒之，贼复遁。官兵追之，贼遂窜踞连镇。镇北即东光县，知县叶庆增督乡勇御之。大军进围连镇。

会临清贼平，胜保方统师返连镇，而贼莫之知也，犹复日望外援。贼渠李开芳携贼五百人遁出，往就东贼。胜保移兵追之。贼渠在连镇者惟林凤翔。王掘壕堑，筑长堤曰墙子，会七月河水涨，决河灌之。贼营饷绝。王令各营分队 跕墙，每日亲履巡视，与士卒同甘苦。贼造长梯为逾墙计，我军夺之，贼计愈穷，粮尽，人相食，降者日以千计。五年正月，官军破连镇，四面合剿，生擒贼渠林凤翔，槛送京师，复缚诸贼送沧州，以祭死事忠魂，直隶肃清。

诏加王亲王衔，复奉命以得胜之兵驰赴山东剿贼。逆匪窜入冯官屯，王进围之。贼计急，潜以地雷轰我营，铅丸如雨，王从骑皆倒，我军失利。会河水陡涨，贼营皆水，尽立木板上。李开芳计穷请降，王就其出擒之，东贼亦平。诏复封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诸将士赏赉有差。

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者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也。"遇平而灭"者，冯官屯在

茌平县界也。

《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2

张景沂：后感事[1] 覃怀三月任纵横，贼围怀庆八十余日。波起两河闻哭声。贼于八月初二日释怀庆围，入山西。妖气远滕迷白水，陷垣曲县。羽书飞报失新城陷曲沃县。空来吴越三千弩，钦差大臣胜保、总兵郝光甲等带兵迫贼。难御平阳九道兵陷平阳府。仗钺岂甘后尘步，胜帅督师尾追，随贼行止。应为持重镇军情。

玉帐牙旗控上游，严关一夕满戈矛。直督讷尔经额督师驻临洺关，贼于八月二十七日入关。晋疆残破驰铜马，燕垒仓皇入火牛。谁使全军鸟兽散，空贻圣主廊庙忧。邦畿门户悲全失，满目狼烟起戍楼。讷制军遇贼退走，贼氛遂炽。

南来戎马堕连城，栾城、柏乡、晋州、任县、深州等处相继陷没。鹅鹳群飞夜有声。千里风尘迷渤海，一天烽火照神京。朝廷节钺思飞将，御府金钱赐水衡。圣主恩深隆懋赏，诸君努力答升平。

鹤唳风声异见闻，伤心阃外事纷纭。年来民力竭三辅，日给储胥供万军。半是捐输蒙上赏，伊谁荡寇著奇勋，东山叔父新承宠，诏以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为参赞，督师讨贼。迅扫烟尘慰圣君。

《七竹山房诗草》，卷1

陈钟祥：咸丰癸丑畿辅诸君殉难事略 咸丰癸丑八月，粤寇自怀庆窜山西平阳，由太行间道过武安，入临洺关。关属直隶广平府，同知署在焉。时节帅方自怀庆撤兵，由磁、邯大道还省，追兵皆自山西出贼后。侦者言："贼方扰晋，直可无虑。"贼猝由山路出，皆仓皇不知所为，守关吉林兵千人尽覆，节帅退保广平，独府同知周君宪曾死之。周字荫之，浙仁和人，由户部司务中顺天庚子乡试，出补广平府同知，白皙长躯，颇文秀。先一日省城委员解军饷五万两至关，节帅令交府丞署暂存。贼卒至，君公服坐守饷鞘不去，遂遇害。配蒯宜人，吞金死；一妾投井死。家人奉其二子一妾以遁得免。其友嘉兴何生玮亦被杀。

距临洺关六十里，即沙河县，为顺德府属。知县毓君衡，保定驻

[1] 《后感事》诗共八首，此为后四首。

防旗人，进士即用，补沙河县。贼由临洺猝至，居民吏役徙避一空，君持剑守狱门，贼劫狱放囚，君独拒守，犹手刃二贼，遂遇害。

贼自沙河窥顺德，城坚不得入，遂间道走任县，过隆平、柏乡、赵州，九月初三日至栾城。知县唐君盛，字际虞，山西进士，有政声。君侦贼至，知仓猝不可为守，悉令居民迁避。贼至胁君降，给以勿伤百姓、勿焚官舍为约，贼许之，放百姓悉出城，君乃返署，骂贼不屈。贼怒，缚君于圣谕坊下，命以乱箭射之，君骂愈烈，遂遇害。次日贼弃城走，邑士民为具棺服以殓。典史陈虎臣亦被戕。

贼由栾城直窥正定，滹沱河水盛涨，不得渡，遂返走藁城，入晋州。署州牧杨君云鳌，字瀛仙，浙江钱唐举人，大挑河工知县，摄州事。莅任方七日，贼猝至，君具冠服，坐大堂，骂贼甚烈，遂被害。

贼由晋州，遂趋深州。州牧陈君希敬，字笠雨，浙秀水进士，由大兴京县擢深州直隶州。君居官仁恕，能文章，有诗名。闻贼至，急召州倅颜君，筹防御策。颜甫至署，而贼已入城；颜出侦之，先为贼杀。颜君名锡敏，山东拔贡生，复圣裔也。君闻变出堂，为贼所执，胁其降，不听，骂不绝口。贼以君好官，不忍杀，欲听其自避。君曰："吾守土官也，不死胡为？"遂投水死。

贼踞深州十日，复窜河间，由献县至交河。知县孔君庆珪，山东曲阜举人，圣裔也。与其长子孔孝廉繁渥率练勇巷战甚力，贼以巨炮轰击之，遂父子俱遇害。

贼由交河走沧州，州牧沈君如潮，字月海，浙桐乡举人，由知县升祁州，调补沧州。君闻贼至，与城守尉满洲德君成，率练勇数千，出城拒敌。满兵战甚力，已杀贼五六百人，贼点狼烟为迷阵，其后队麕至，德君率满兵战死。君还守城，贼破小南门入，遇君于途，遂被害。其仲子监生沈康吉、婿大挑知县姚学苏、友人管品三，皆从君死。配陈宜人及次媳两孙亦被害。署吏目孙文聰，亦守狱而死。

贼自沧州走青县，趋静海，遂窥天津。知县谢君子澄，字云舫，四川新都举人，有胆略，先随盐政、道、府率兵勇御贼于得胜口，用小船排枪击退贼众，上其功，赏戴花翎，以知府用。贼退走独流镇，负嵎以抗。大兵云集，调君赴营差遣。十二月，贼队出扰，大帅命君率勇迎击，值援兵在后，贼队大至，勇溃，君中枪投水死。次日始获

其尸，津人为巷哭三日。奏入，奉旨赠布政衔，建专祠。

钟祥曰：诸君或骂贼而死，或守饷、守狱而死，或巷战阵殁而死，其死不同，而死于王事则一也。天津谢君固独蒙优赏，诸君亦各赐恤有差，国家褒忠之典至矣。或者谓谢君殁于营阵，不当与守土而死者同论。抑知谢君之调营差遣，非本志也，况其死固仍在天津也。方其率勇击贼退走，使不敢复有北志，可谓功在社稷，岂特为津沽保障哉。惟署任县令粤东陈君登汉，闻贼至誓以死守，身受贼刃重伤十三处，已死于署，次日为士民救苏，病屡月复苏，后竟与失守者同论戍，卒于道。噫！死固亦有幸不幸也，如陈君者可谓不幸而不死矣，虽然其誓以死守之志，顾可没乎哉！

《夏雨轩杂文》，卷3，页9－12

张之万[1]：严惩土匪以靖地方折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京　奏为贼过之区，土匪乘机抢夺，请旨严惩，以靖地方，仰祈圣鉴事。窃惟求治莫先察吏，弭盗所以安民，是在无事之时，缉捕本宜整顿，况当有事之日，惩治尤必从严。盖乘机肆抢之人，皆平日不安本分之徒，且恐为异日纠众滋事之党。

臣闻自贼窜直隶，所滋扰州县，多有奸民乘此不靖，或城既失守，贼已窜去，而地方村镇犹然劫夺；或城未失守，贼本未来，而本处典当已经焚掠；且有贼去已远，而奸民以抢夺为得计，造作讹言，恐吓居民，乘机复抢者，以致各州县富户商贾皆受此害。

查直隶民心本固，如天津、河间所属，颇多好义之民。而风俗强悍，回民杂处，良莠不齐。沧州、交河、盐山等处，平素盐贼盐贩在在多有，近因交河、沧州相继失守，该处土匪因而愈肆。现时粤匪穷蹙，指日即可尽歼，诚恐地方官吏以为幸可无事，不复加以整饬，即有报案者，亦不从严惩治，则此等奸民愈无畏忌，终为闾阎之害。

夫粤匪窜扰之区，凡此居民，既受逆贼蹂躏，复经土匪抢掠，其情已有难堪。倘逆贼既平，而土匪仍然未净，势必至道路梗塞，商贾不通，而民生日蹙。合无仰请谕旨饬交各督抚，凡粤匪滋扰之州县及其毗连地方，一律严缉土匪。其有以被抢报案者，务即按名严拿究

[1] 张之万此时官河南学政。

治。其地方官有缉捕不力者，立即参处。庶足以安闾阎而靖奸宄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张文达公遗集》，卷2，页16－17

癸丑十月二十二日见邸抄，直隶桂制军参奏：贼匪由武安窜入直隶，八月二十七日陷临洺关，同知周宪曾殉难。二十八日陷沙河县，邑令玉衡遇害，此见《粤匪纪略》。二十九日陷任县。三十日连陷隆平、柏乡，柏乡县费懋德逃走。九月初二日窜扰赵州。初四日攻陷栾城，知县唐盛殉难。旋窜藁城。窜至晋州，知州杨云鳌殉难。初七日扑入深州，知州陈布敬殉难。噫！自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初七，计仅十一日，竟连失十州县。纵贼匪等势如风卷，而所过各城何至全无关阑，如入无人之境？其中官吏伤而未死与逃而无下落者五处，偷生忍死，觍颜人世，固无足论。即如力不支而死节，亦五处，非不谓之义烈。然州县官治此一方，民称为父母，百姓见父母之被难而若不相闻，可见平日未能实心爱民，以致人情涣散，竟无一处动众怒而肯为父母报仇。岂各州县之民尽皆顽蠢不灵，全无尊君亲上之一念耶？城池虚设，武备废弛，探报不先，堵防无策，一州一县之大，而失守于终日之间，民情如此，可胜浩叹！故有守土之责者，果曾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而早思有以宣上恩德，固结民心，缮城池，利器械，使一方共享安全之福，永无盗贼之虞，较之前之死节诸公，变起仓卒，力竭计穷，徒以一死塞责者，岂不远胜百倍，而真不愧为一时之贤良循吏哉！

龚浄：《耕余琐闻》，丙集，页42－44

黎锦熙：黎吉云《藁城除夕诗》校记[1]　按：公[2]于（咸丰三年）十月十二日部议降调后，十一月十二日启行。十二月初二日记云："多儿[3]本日巳时接藁城县印。"初三日云："晴，早坐车由正定往藁城，约六十余里。行四十五里至南董小憩，又二十里至滹沱河北，多

[1] 黎吉云《藁城除夕》一诗作于咸丰三年除夕，时就养于其长子福畴藁城知县署中，故黎锦熙校记将黎吉云手书日记中到藁城时的一些有关时事的片段摘出，以见作这首诗时的背景。

[2] 公，指写日记的黎吉云。

[3] 多儿，指黎吉云的长子福畴，刚授藁城知县。

儿遣轿伞来接，申刻抵署。地经贼扰，屋无完壁，暂借捕厅署前栋数间屋住。”初九日曰：“是日署中请同城各官，惟外委、典史到，幕友四位同食。”初十日曰：“是日署中请盐当商人两席，到者仅二人，一籍姓，一李姓。”十一日云：“是日署中请花布店、板店商人，来者四人，未食而去。”十五日云：“子刻搬住衙门。”十六日云：“接到刘佩泉来信，知京官捐输有捐京钱二三千者。时事至此，可奈何！书中言天津贼匪一时恐难荡平。阅黄黎洲先生《明夷待访录》。”廿九日云：“大雪，藁邑明年麦秋必丰稔，可喜也。”三十日云：“雪霁。下午治具宴幕宾，晚间为呼卢之戏。”

是后所记畿南警报等，亦摘附以备参：

咸丰四年正月初七日记云：“接到正定县周子淳[1]信，言独流之贼有窜出至大城所属村庄者。”十八日云：“仍下树挂，本日将避兵于美化村。饭后据探马回，并陆静轩信来，言贼于初八日窜出，初九、十日窜至河间府之东舒城，被僧王带兵杀毙千余名，事大有转机矣，遂不往美化村。”十九日云：“卯时开印。本日见十五日之报，知僧王之胜仗不虚也。下午，吃开印酒。”二十日云：“遣李贵往深泽县坐探。”廿二日云：“李贵从深泽遣探马回，禀报十六、十八等日僧王俱打有胜仗，共杀贼七八百名，所余贼匪盖无几矣，曷胜快然！”廿五日云：“往深泽探马回署，知贼在舒城镇，其步队被官兵击尽，其马队亦已冲散，此股贼不足虑矣。”二月初一日云：“麻木之症，好其二三分。昨日正郡来一札，言奉钦差胜转饬，言大营拿获奸细，林、李、吉三贼均拟改装出逃。贼至河间之舒城镇已二十日矣，不亟攻之而纵之何也？古今督兵之人无如此之怯懦者。所谓一日纵贼，数世之患也，奈之何哉！探马从深泽回，言打听马队贼众均已逃尽，所余步队贼在舒城、辛庄者，多系手足皲瘃不能行之人，其言大为可信。看此光景，林、李、吉三贼早已逸去，而督兵大臣犹行文各州县属无漏网，岂非掩耳盗铃之说乎？”初三日云：“深泽探马回，言闻又打有胜仗，打毙四五百人，生擒数十名。”十二日云：“本日（正定）府署接到桂制军及胜帅札子，言贼于初九日亥刻由舒城镇往东南、西南两路分窜。

[1] 正定知县周灏，字子淳。

以十余万兵围数千之贼，犹令兔脱，古今带兵者无如此之不能了事！此后贼势日强，国用日竭，可奈何！”十三日云：“据探马回报，贼于初十日逃窜，被僧王带兵冲为两起，大股从东南渡河，小股至沙果桥，在献县东十八里，沿河而行，正定府属可无事矣。湖北紧急，每日过两个六百里加紧，一青麟发，一台涌发。前日曾涤生从衡山舟次拜发一五百里，大约常、宁已无事，涤生将带乡勇往湖北也。本日府署架阁库内地下掘出石炮子几挑，大如鸡卵，皆写有字，字系静海、滑县、舒城、独流等文，亦奇也。”十五日云：“是日府署接到省信，贼队于十一日至阜城县，僧邸、胜帅之兵均随其后。”十六日云：“多儿禀言，探马从深泽回，探得初九日贼窜宿马边桥，初十日午刻穿献县过，戌刻阜城县失守，十一日又窜往景州去，此信较郡中探报为确。”十九日云：“接到周子淳及察典史信，均言逆首林凤祥已获，贼现围困在阜城县，不过二千人，山东巡抚带兵二万人来会剿。”三月初一日云：“接到友儿二月初五日来信，言岳州于二月初三日失守，省中及邑中人纷纷迁徙，家中亦拟搬至乡间，乱世之人不获安居，未知所届！”初三日云：“正郡史吟舟❶来一信，言本日有八百里从大名府来，不知文书若何。周子淳信来，言六安州之贼已入山东境，张军门❷带兵至大名防堵。去年入直隶之贼尚未剿尽，而贼之救援又至，事将如何！”

《黛方山庄集》，第2册，附录《黛方山庄诗集校记》，页23－25

癸丑正月出山，月杪抵扬州。……适闻安庆已于十七日失守，兴致殊恶，遂启行。由青江浦换船，过微山湖，抵济宁，住旬日。又闻金陵、扬州已破，舟子皆逃散，不得已买车就道，三月中旬始抵正定，资斧尽矣。遂留眷口寓正郡，单骑赴北平。四月奉饬仍赴正郡差委，返寓。……

灵寿县在正郡西北五十里，有松阳书院，即陆稼书先生著《松阳讲义》处也。……予以九月六日摄县事，即居书院中，凡五十日缺事。闻北乡四十里地名慈峪，林壑殊美，有间道可出阜平，通山西五

❶ 史策先，字吟舟，时署正定府知府。

❷ 张军门，署直隶提督张殿元。

台；其西乡一带距山尤近，皆太行支陇也。予约杨丹生茂才，拟携半月粮，轻骑往游，适晋州自九月三日失守后，委署者悉诿卸不住，大宪乃檄予就近往摄州篆，游兴遂阻。

方栾城、藁城失事时，滹沱暴涨，冲塌浮桥。予以神灵效顺，请乘半渡击之，可获全胜。大帅以遏贼北窜为重，亟趋保定，而晋州、深州、交河、沧、静等处，遂相继陷矣。予于冬月六日抵晋州，城郭衙署俱无，而仓谷独完。遂即查明被扰村庄，于十二月动碾仓谷，并添买粟米五百石，以赈难民。重整团规，四乡各设选锋五百人，以资守卫。正月，寇果回窜河间之束镇，距州城百余里，因陈师于郊，以示有备。令获逃寇不得擅杀，先后约数百人，惟询出间谍数人置之法，余悉赍遣之。二月戒以稍释，上司复以予题补静海，并饬先赴新任。

静海被扰经四月之久，一片瓦砾，又兼寇氛未远，善后防堵既须兼筹，而大营往来，尤疲于供命。且运河被掘，民田大半淹没。太淑人见民多流离，命予极复河工，以救民命。乃即盛夏兴工，复合复开者再，凡三阅月河堤始修复，晚禾赖以中稔。兵灾村庄，赈米无出，请改放折色，以期迅速，民稍稍安集焉。次年连镇、高唐凯撤，兵差络续过境。又次年，天津海防，征调又起矣。宦况之艰，真不堪回首也。

晋州，春秋时为鼓子国，在滹沱北岸，城外有唐丞相魏征祠，四境皆平壤。至静海，则本隶河间，尤滨海地也。国初改天津卫置府，并析静海地置天津县，至今两邑村庄有七十二屯之名，犹当日屯兵所居也。地本九河故道，自河流南徙，而沧海变为桑田矣。西乡有子牙河，云是太公避纣处，下达独流。独流镇后子牙河之西为大清河，可上达保定。由大清河抵武清之胜芳镇，皆西淀也。……

静邑东乡大侯庄，乃汉军徐梅桥尚书[1]住址。尚书信佛好善，性崇节俭，所居皆板扇白屋，子弟读书，不与外事。游匪屡赴乡劫掠，至左近，见庄上无瓦屋，辄止不往，卒赖是获安全焉。朴素之风，可为士大夫楷法矣。

---

[1] 徐泽醇（1787－1858），字梅桥，时官礼部尚书。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往往望风逃避。粤寇长驱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职此故也。自津门一战，继以僧邸跟踪追剿，所向披靡，于是民团遇敌争先，虽相距数里，无复有迁徙者，而寇乃穷于所往矣。连镇、高唐之捷，遂匹马只轮无返者。予尝亲询俘囚，据称北犯约十万众，悉被掳江南人；自开封解围，渡河者三分之二，余悉退窜楚北。又云每战必驱妇人童竖及新掳者为前敌，退即立斩阵前，故虽败死无却顾者。迨连镇被围日久，至尽杀妇孺以充食，破巢后，军士犹搜获人腊数瓮。呜呼，何其惨与！津门之战，事出仓卒，谢令子澄亲率犯囚及团勇千余人，遇敌于八里庄，今改名得胜口。是岁运河决口，一堤之外，两面皆水，故能以少胜多。凯旋，城中犹未知也，时戏楼方散场，闻者犹疑信参半焉。后谢公调赴大营，带勇协剿，战殁于独流，追赠二品衔，建立专祠。迎像入祠之日，士民鼓乐前导，赛会三日，观者填塞道路，亦极哀荣之至矣。谢公字云舫，四川人。祠在府城隍庙右侧。

方炳奎：《说梦录》，页23－29

二、破临洺关北上，直抵栾城，东下深州

张集馨致瑛棨函[1]　兰坡三弟大人足下：展诵惠书，得悉旋省筹饷。闻汴库久经告匮，内帑恐未必能发，不知如何筹拨也。怀庆之贼由晋入直，适节相[2]在洺关相值，猝不及备，伤亡兵卒四百余人，军火、衣物、饷银一概失落。同知周宪曾合门被害。沙河、任县、隆平、赵州相继沦陷。正定防兵于河北，贼众踞在水南，胜、西两军闻已赶到。董镇尚在邯郸，想已前进。节相败绩，退处广平，现于初九日整队四千名跟踪进剿。顷接新任督宪桂[3]札，传谕令带兵回保剿堵。虽未言近相[4]下落，大约已有不是矣。馨赶紧传集兵勇约二千名，即日取道进省。时事多艰，自问断非辁材所能胜任，未知足下何以教

[1] 此时张集馨官直隶布政使，在黄河北岸防守。
[2] 节相，指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额尔经额。
[3] 督宪桂，指新任直隶总督桂祥。
[4] 近相，指钦差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额尔经额，字近堂。

之？手此布复，余容续布。顺颂台安，诸希藻鉴不尽。……愚兄制张集馨顿首。（咸丰三年）重阳后三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86册，第6信

奉上谕：桂良奏查明临洺关、沙河等处殉难失守各员，请旨议恤查办一折。临洺关同知周宪曾、深州直隶州知州陈希敬、署晋州知州杨云鳌、栾城县知县唐盛、任县教谕张秉廉、栾城县典史陈虎臣，并周宪曾之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筐，晋州幕友生员王长申，或临难捐躯，或舍生全节，忠烈同心，殊堪悯恻，均著交部分别从优议恤。其余各州县殉难家属幕友人等，一并查明议【恤】。至开门逃遁现无下落之署柏乡县知县费懋德，著该督查拿务获，即行正法。署任县知县陈登汉、典史李巩、外委李承膏、隆平县知【县】陈暄、典史练朝桢，柏乡县典史张祺、外委赵年泰，赵州直隶州知州胡元植、守备德山，栾城县把总张锦增，藁城知县胡塍、典史赵秉熙，俱著革职拿问。倘各该员弁等实有先期逃避等情，即按军法惩办。钦此。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谕

广平府（永年）、临洺关

咸丰三年，粤逆渡河围怀庆，不拔，西越太行，陷平阳，由娄村折回武安。八月二十六日夜渡观音岭，众数万人，岭即临洺关之西界也。总督讷尔经额由豫旋直，次洺闻警，发吉林兵七百余至石碑口，迎见贼队，战良久，贼退屯于聪山之阴，复张两翼前进。官兵矢药皆尽，势不支。时乡民助战，势甚锐，久之无援亦败。洺关陷，同知周宪曾死之。郡城闻变，知府王桂、知县陈政典约绅耆议城守，按户出丁，备器械，分守堞口，复募民勇八百名，守四门。城中车塞衢巷，巷口燃灯，严禁夜行。规画甫定，而援豫大军亦至。是晚贼趋郡城，至护驾村遇水而止，旋由洺北窜。

《永年县志》，卷24，页9，《兵事》

宋遵信，监生，慷慨尚义。咸丰三年，粤逆逼临洺关，吉林兵与战，势不敌。遵信纠众助战，遇贼于石牌村之西岗，斩馘无算。既悍贼万余拥至，遵信及魏遇仙等均死之。魏遇仙，少业农，素娴技击，杀贼最多，陷重围，出而复入者数次。贼爱其勇，欲生致之，绊以

绚，仆，胁降不从，被害最烈。……[1]时八月二十七日也。同日临洺关陷，同知周宪曾死之。贼踞关一日夜，被害惨酷。

《永年县志》，卷27，页4－5，《忠节》

（咸丰七月〔年〕十日〔月〕）初九日，早起忆录所闻数事：……临洺关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驻守。初邯郸以南无警报，师徒晏然。及闻贼自武安至，仓卒不知所为，主帅引避，其余鸟兽散矣，所弃军资以数万计，而河朔之患越累年穷兵力而始息。讷公曾抚吾湘，总制畿辅者将十稔，皆有廉惠称。而一旦贻误，几危朝廷，至获严谴，幸免于大辟。呜呼！军旅之寄诚难矣哉！

瞿元霖：《苏常日记》，页34

薛福成：讷相临洺关之败　故相讷近堂阁部讷尔经额之总制直隶也，酣嬉废事，吏治日坏。咸丰三年以钦差大臣督兵驰救怀庆，适贼解围奔窜山西，讷相督兵回防直隶。初有献计于讷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间有一小径，循太行东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径趋直隶之临洺关，近时商贾皆由此往来，其路甚捷，然有险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虽十万之众不能过也。讷相拘守太平时旧制，以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请山西巡抚派兵守之。咨未及达，而贼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东出。是时讷相方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洺关。先一日，有冒讷相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贼之先驱已过而北矣，而讷相尚未知也。次临洺之日，贼众麕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相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广平知府为之禀达省垣。是时桂燕山相国桂良以刑部尚书驻守保定，为之入奏，讷相奉旨革职拿问。贼焰由此大张。盖讷相为承平大吏已数十年，养尊处优，素不知兵，行军既无侦探，又无营垒，加以拘率文例，故及于败云。

《庸庵随笔》，卷1，页3

方宗诚：记周荫芝司马死事　周宪曾，字荫芝，浙江仁和人，为直隶临洺关同知。咸丰三年夏，粤贼由扬州北窜，围怀庆，天子命直

---

[1] 此处备列“时偕遵信击贼殉难者”姓名五百余人，略。

隶总督讷尔经额总统防剿事宜。七月，贼解怀庆围，窜山西。八月，总督奉命回直隶防守固关，二十六日驻临洺。次日贼猝至。时士卒俱先分遣贼，总督无兵自随，急调守关吉林兵七百人与贼战，败溃，总督走广平，贼遂入扰畿辅。先是宪曾衙参，闻贼至石牌邨，潸然泪下。众哂之曰："何怯也?"宪曾曰："非怯也！吾死志久定，特患贼入关，畿辅未知何如耳。"贼至，众走，宪曾公服坐饷鞘上，骂贼死。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筐皆殉难。贼旋破沙河，知县玉衡身中七刃，妻妾亦同死；破栾城，知县唐盛骂贼不屈，贼缚之柱上，死尤烈；典史陈虎臣死于城上，皆后宪曾数日事也。铜梁黄启愚时从戎幕，后为余言之。

《柏堂集》，续编，卷14，页3

邯郸

咸丰三年八月，粤寇自武安破临洺关，邑戒严。粤寇自二年冬破汉阳、武昌，据长江顺流而下，取九江，克安庆，不数月而得南京。遂以贼目李开芳、林凤翔帅偏师北略。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督师河北，贼至河北诡而西，讷以红旗奏捷，而贼已由武安陷洺关矣，距邑城仅四十里，民争窜扰。幸寇北去，境始稍安。贼至天津，为官军所扼，孤军深入，不能退，乃乞援江南。贼援兵数万，破临清，洗其城。钦差大臣胜保进兵临清，灭之。林、李援尽粮绝，乃一奔连镇，一奔冯官屯，参赞大臣僧郡王连灭之。新志参补

土匪傅俄谋乱伏诛。俄久为民害，闻寇至，复承机抢掠勒赎，知县卢运昌捕诛之。

四年夏，土匪蜂起。四月，由武安至邯郸，民大惊溃。知县卢运昌饬尉陈□□率绅民守城，而自与汛弁姬鸣岐督兵与贼战于沙河堡。营兵丁三多首发铳毙贼，力竭死之，贼亦退去。二条新志

光绪《邯郸县志》，卷4，《军旅志》，《兵革》

张廷元，字占鳌，苏里人，太学生。性慷慨，好排难解纷。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军队由河南武安入永年西鄙。廷元招集乡勇，助饷项，巡缉邯边。彼军知有备，遂越境而去。后邑令以"策裕军储"四

字旌其门。

民国《邯郸县志》，卷10，页44，《人物》上《孝义》

沙河

玉衡，□□[1]正红旗人，道光庚子进士。咸丰二年宰沙河，兴学校，课农桑，士民化之。三年，粤匪窜临洺，衡登陴防御，誓与城存亡。城陷，衡公服坐堂上，骂贼死之，合门同时遇害，时八月二十八日也。邑人祀于卢忠烈公祠，春秋致祭焉。《畿辅通志》

《沙河县志》，卷10，页21，《文献志》，《宦绩》

清咸丰三年秋，太平军入直隶，县南各村焚掠殆遍。八月二十八日城破，知县玉衡死之。

《沙河县志》，卷11，页3，《志余》上，《兵事》

顺德府（邢台）

咸丰三年，发逆过境，自沙河入邑界，由北屋、孔桥、王快、东王、王麻村、郝麻村，向东北窜入任县。

《邢台县志》，卷3，页20，《经政》，《前事》

曩岁贼首林凤翔由壶关出临洺，长驱北向，将之顺德。郡人逃亡略尽，太守赵公急命隶卒斫松节无数，索民间铁镫檠不足，继之以碗，比夜燃火雉堞。贼遥望惊为有备，遂折而东，城赖以全。此可见为守备者不可无以壮声势矣。

瞿元霖：《苏常日记》，页43

任县

咸丰三年八月，发逆陷城，知县陈登汉被贼伤，教谕张秉廉死难，城关庙宇俱毁于火。士民之死难者：贡生姜逢润、庠生郭符晋骂贼遇害，同死者诸生冯建中、从九品王鹤群，民人王承祺、骆尚文、谢诚、郑学笃、谢见学、许三、李黑子、王记秋、姜德义、马书契、

[1] 按同治《清苑县志》卷11，玉衡蒙古正红旗人，保定驻防。

贺天成、韩文贵、韩三、于青子、杨升、贾禄、马二、张五德。贼经宿去，土匪乘机抢掠，殷商富室为之一空。有增生丁伯榕者，先时出城，侦贼去，急入城，过家门不入，先谒县尊送药瘳其疮，谒教谕张公死所，备棺殓之，募人看守。时四乡讹言城中无官，劫夺公行，柏榕请速出示，各处张贴。匪人知官在，乱始定。

《任县志》，卷7，页5－6，《纪事》，《寇乱》

（知县）陈登汉，（咸丰）三年六月任。八月，发逆陷城。十一月，奉旨革职遣戍。

（教谕）张秉濂，顺天府大兴县人，举人，（道光）二十三年任。咸丰三年，发逆陷城，火文庙大成殿，秉濂死之。

（训导）蒋甡，镶白旗人，举人，（道光）二十一年任。咸丰三年，邑城失陷，奉旨革职。

（典史）李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发逆陷城，巩与外委李承膏俱逃。见《通志》。

孙忠杰，自经咸丰三年之乱，顾增❶以后，此缺久空。至八年，孙始到任。

《任县志》，卷4，页17－18，《职官》

典史署，在县署之西偏，咸丰十一年，典史孙忠杰重建。

附咸丰十一年《修署记》，浙江胡桂芬撰，略云：咸丰九年秋，忠奉檄授兹捕务。抵任后，查阅旧署，仅存基址，堂厅内宅及书役房间，渺然莫辨。访诸绅耆，称自三年夏雨连绵，房室俱倾，而木石砖瓦犹有存者。是年秋，逆匪窜扰，县城失守。兵燹之余，委署补选之员，咸未到任，旷然无官者三载，书差星散，瓦木之存者渐归无有矣。后虽补署递有接替，均系五日京兆，不遑兴修，税居民房，久已习惯。忠甫经莅任，亦先租舍开衙，历一年余，觉多未便，远地犴守，防范难周，因而坚志议修。……工起于十一年季春下瀚，至仲夏初旬落成。异日爰居爰处于斯者，当共谅我苦心也。再，此缺于三年后署废尚有其基，印失不知其所，忠于上年请补刊钤记颁发，以为信守，而署室通就，因并

❶ 据本书，顾增，浙江归安人，道光朝任县典史，无到任年月，为李巩之前任。

记之。

《任县志》，卷2，页8－9，《建置》，《公署》

马昆：团练议❶ 团练仿古寓兵于农，无事各安生业，有事互相保卫，国不费帑，民可省徭，法至良也。迩来团练，大都有名无实，即实有丁壮，粗加训练，亦只借以应酬官长。而所谓丁壮者，非本地穷独，即外来游民，无身家之系念，又彼此不关心，只图糊口，安肯拼命，无怪乎一闻有警，即鸟兽散也。且所谓团总者，非退休显宦，即现在富绅，若辈养尊处优，半皆骄矜成性，既不与富民相习熟，更不与贫民同甘苦，徒以势趋利诱，而贫民不用命。捐己赀则不胜吝惜，捐人赀则动加抑勒，因之取怨招嫉，而富民不用命。贫富俱不用命，谁与共团练也。不过设局竖旗，雇丁充数，虚张声势而已。贼不至则冀以捐资出力，坐邀议叙；贼至则去诸，亦并无失守处分。各省团练，迄无成效，弊多由此。愚意团总须择公正敏达、素为乡里所信服者，情意素洽，呼唤必灵，以之募勇，人人乐从也；以之劝捐，人人乐输也，有勇有资，贫富一心，事半而功倍矣。而练勇尤必出自户口，按户抽丁，丁壮皆同乡共井之人，非族邻子弟，即姻娅友朋，痛痒相关，患难相恤。而且生斯习斯，熟悉道路，周知险夷，如主备客，以逸待劳，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三千人为一心，虽横行天下可也，亦在将之得其人，御之得其道耳。惟望为民父母者，破除情面，力挽积习，慎择团总，按户选丁，裕经费使民足食，精技艺使民有勇，演阵法使民知战，而又严号令，明赏罚，申之以利害，勉之以忠

❶ 《任县志》卷5，页17《人物》《宦迹》："马琨，号蔗圃。弱冠食饩。因屡蹶乡闱，乃就教职，所在士悦心服。咸丰三年，署涿州教谕，协办团练。著有《团防纪略》，筹画周悉，多可见诸实行。"（采访册）琨当为昆之误。据《涿州续志》卷10，页21《职官》，教谕张保谊之下书："马昆，任县禀贡，咸丰元年任。张葆谊，三年正月回任。"是马昆于咸丰三年正月已卸教谕任，卸任之后犹"协办团练"。涿州办团练系移用义学经费捐款，或即因此而拉卸任教官参与其事。这里选录之《团练议》等四篇文字，应即《团防纪略》内容之一部分。谓"吾任"云云，系对任县人说话口气，可知不是在涿县办团练时写的。谓"吾任失守"后如何如何，知写于咸丰三年九月以后。谓"癸丑夏"云云，而不云本年，知写于咸丰三年以后。谓江南六合迄今屹然独存，知写于咸丰八年太平军攻克六合之前。文中不及太平军北伐之覆败，其写作时间，或更当在咸丰五年初以前。前后考核，当写于咸丰四年。文中颇有切中实际之语，是有过办团练经验者之谈吐，则此文系在涿州协办团练后返回任县之作。

义。江南六合，四面皆陷，贼藐此弹丸，七攻而不下，迄今屹然独存者，遵是道也。谁谓团练不可行，而古法必不宜于今日哉！

马昆：谕富民 照得尔等，家号素封，平时尚且周急济贫，和睦乡里，况贼氛逼近，尔等坟墓在斯，室庐在斯，田产在斯，父母兄弟妻子咸在斯，不于此时出赀养勇，贼至将何所恃？毋曰：贼未必至也。贼未至而不预为恩结，贼至则猝不及防。彼安分贫民，方且顾性命保眷口之不暇，谁肯为尔作看家奴乎？不安分贫民，公然入尔室，掳尔财，即长跪请命，亦不恕汝矣。毋曰：贼至我将逃避他乡也。当兹盗贼蜂起之际，携重赀以遄行，道途保无疏虞乎？即适彼乐土，而人地生疏，动遭辖制，进退维谷，悔将食脐。以愚闻见所及，直省富民迁徙，或长途被劫，身命不保，家口失散赀，或侨居他方，耗资财；受侮辱，客死而不归者，比比皆是也。即幸能生还，坟墓墟矣，室庐空矣，田产荒矣，父母兄弟妻子不必俱全矣。抚今追昔，情何以堪。为此谕尔富民等，早发猛醒，破除成见，宜未雨绸缪，勿急抢佛脚。与其去故乡，颠连困苦，身家莫保，何如相率捐输，源源接济，以本地之资财，养本地之丁壮，借资捍卫，安居无恙，不愈于奉财物以饱匪人，委积聚以资盗粮乎？自谕之后，各宜痛鉴逃窜之苦，熟思保全之计，解囊慨助，共成义举。尔等其勉旃无或吝。

马昆：谕贫民 照得尔等，家本寒素，平时固宜安分度日，一旦逆匪窜扰我土，正男儿杀贼立功时也。尔等勿忧团练废业旷工，或致冻馁也，自有富者源源接济。富而素性慷慨焉，伊等既乐输，尔等固乐为之用；富而素行悭吝焉，不容伊等不捐输，即不容尔等不为之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贫富一心，众志成城。以同心之勇，当乌合之贼，贼未有不闻风而避、望影而逃者也。毋曰：无资财之累身，寇至则去，寇退可返也。曾见失守州县逃民东奔西窜，既无资斧可恃，又无亲故可依，有弃其子女而不顾者，有卖其妻妹而不惜者，继或流为乞丐，终必转乎沟壑，出者万千，归者什百，安见走为上著也。毋曰：无家室之系念，从贼不妨也。吾任失守，从贼者数百人，或为负重，或为抬舆，或为牵马，肩摩足踵，不容喘息，稍一缓足，鞭扑立至，苦不可言。即有编入队伍者，临阵驱之在前，不为枪毙，即为刀死，从未见一人生还者。惨则惨矣，然而祸实自取。为此谕尔

贫民等，勿生异心，勿蹈覆辙，一乃心力，同仇敌忾，奋勇杀贼者受上赏，协力御贼者受中赏，或防守严密，贼不敢至，或贼至能守而不失者下赏。保护一方，官府褒之，乡里荣之，以视轻去其乡，身亡家败，生不得为良民，死不得为义鬼者，孰得而孰失也。尔等其各恪遵明谕。如不用命，国有常刑，其无悔。

马昆：谕铺户 照得尔等各行铺户，无论本地外来，或系自己血本，或系领人资财，经之营之，开设于斯，良非易易。兹值逆匪逼近，自己事业不能设法保守，上何以对先人，下何以赡妻子。领人资本，一旦弃之如遗，东翁即不见罪，问心能无愧乎？尔等曷不量力捐资，或按铺出人，借团练为捍卫，财货可守，性命可保，一举两得之道也。尔本地铺户毋曰：携资他徙也。夫各铺财货，可携者携去，不可携者则将委而弃之，即所携之财货保无有土匪抢劫乎？尔外来铺户毋曰：携赀言旋也。癸丑夏，逆匪渡黄河，攻怀庆，而京省暨各处西商咸思遁归乡里，有未登程被土寇抢夺者，有在中途遇大盗掳掠者，有安抵里门，韫椟藏储，方自谓计出万全矣，讵意逆匪解怀庆之围，不入直而入晋，所过焚掠，平阳一带屠戮尤惨，前之携资归来者，身亡家破而金尽，自作之孽未可尽委为天命也。向使安居不动，出其余赀以办团练，省却无限奔波，免受多少苦恼，人存金在，快何如之。为此谕尔铺户人等，勿仍用西商故智，勿轻言东伙离散，大家捐助，积少成多，于尔等无捐，于团练有益。况此项经费悉由公正绅士经管，不假胥吏之手，认真操防，并无虚糜。行见众志成城，虽有悍贼，不敢与争锋，谚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也。尔等其各戮力同心，输将恐后，共成义举，毋负告诫一片婆心也。

（《任县志》编纂者）按：三谕各得其当，可无虑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然团练之举，只可用以弹压土匪，抗拒零贼，若遇大股贼匪，未有能济者也。咸同之际，曾文正团练于湖南，龙翰臣团练于广西，其一成一无成者，非徒龙之位望非曾匹也。文正出境灭贼，粮械取诸公家，兵勇勒以军法，故能所至有功。龙则始终一团总耳，激人以义勇之言，屡闻则生怠；措饷于义捐之款，持久则不支。观二公之已事，团练之不可为，可晓然于其故也。

《任县志》，卷8，页23－28，《艺文》

平乡

赵元章，常熟供事。咸丰元年来任（典史）。在任勤职事。咸丰癸丑秋，粤逆逼境，倡举巡防，劳勋最为卓著。

《平乡县志》，卷6，页23，《职官》

苏性：故平乡县尉赵君御寇记 苟有以帅乎忠义之气以作乎，凡有忠义者之心，则虽一命之士，一乡一邑之地，皆足以集大事，应大变，而后之有事简策者，亦罔不表白之，借著之，以为凡有忠义者之一劝。故平乡县尉赵君者，忠义人也。咸丰癸丑秋，粤贼犯畿疆，官军溃于临洺关，贼陷数剧邑，势益张，抵平乡县城三十里。平乡令托公❶以先事会营官赴郡，平邑虚无人，城破坏不可守。君视尉事既越岁，即日集绅民，简勇丁，誓与城存亡，气昂昂无稍诎。有溃兵三百人拥至城，君召之食，曰："食已投尔伍，哗吾民者死无赦。"溃兵相顾去。日暮众稍集，脱囚遣之曰："滏水溢，往而注诸堤。"越日，托公归，具舟济，遂以守御事属君。托公归二日，夜三鼓，有警而走者曰："贼至矣！"众大汹，逃者隘于郭。君骍马而止之曰："环堤水数尺，贼也安至此？各奠尔室家，毋多恐。"众幡然应声归。获倡言者二人，执而梏之。又明日，贼北而西，破隆平，遂入赵州境。夫人当忽不及料之顷，卒有数万百千长驱深入之寇，关其隘而夺之气，就使权足御此，势足沮此，而成败是忧，利钝是谋，身家性命是救，其有不瞀且眩而偾厥守者，吾见亦罕矣。平一蕞尔邑，无拳勇训习之兵，无高城深池之固，百里内外，又无蚍蜉蚁子之援，君毅然起尉簿，纠徒役，以数十百耰锄之众，抗数十万骤至之锋，向非忠义之气勃发于其间，其奚以集大事，应大变，无势可凭，无权可按，而俨然出其智与力，以为一乡一邑之所蔽扞也哉！平之先有朱尉者以战死，❷ 邑人祀之烈士亭，邑令陈公为之记。❸ 余谓朱君以死勤事者也，赵君以生

❶ 据本书卷6《职官》，此时知县为托克通阿，满洲正白旗笔帖式。

❷ 据本书卷6、页21《职官》："朱玉，顺治元年来任，后六年御寇死之。"

❸ 据本书卷11《艺文》中，有知县陈天清撰之《建烈士亭碑记》，又据卷6页5《职官》，陈天清，字如水，柘城进士，顺治七年任，在任八年。

捍患者也，忠义同，而所以为忠义者有判焉。余故表而出之，俾后之览斯志者，知忠义之大可为，而因以为凡有忠义者劝也。赵君讳元章，字石卿，江苏常熟人。居尉任九岁，获剧盗数四，赈荒民如弗及，秩满以调去。诸所闻不悉识，识其有造于平者，以为《故平乡县尉赵君御寇记》云。

《平乡县志》，卷11，页30，《艺文》中

唐山

咸丰三年癸丑八月间，发逆窜入唐山之南鄙，人民逃亡，十室九空，虏劫无算。义士刘邦兴死之。按：贼由南而来，陷隆平，唐山备警。相传有白发老人引贼东走，离境既远，倏忽不见，邑人转危为安。惟城南南汪店、景福、南羊村、公子村，城北东西尚村、苏薛等村，均被蹂躏。

《唐山县志》，卷3，页10，《兵变》

刘兴邦，字□□，邑庠生，张村人。性忠直，倜傥不群。咸丰三年八月间，粤匪由南北窜，过其里。贼众以其貌魁伟，推为首。兴邦不从，即单身起敌，立杀数贼。后以众寡不敌，被贼众拥至隆平县火神庙前，仍饴之降，兴邦骂不绝口，遇害。邑侯刘羡其忠勇，颜其门曰："理得心安。"

《唐山县志》，卷10，页66，《人物志》，《忠烈》

隆平

监狱，咸丰三年，发逆损坏。同治五年，知县汪家勋重修。

《赵州属邑志》，卷1，页32，《建置》

元帝庙，在北城上。咸丰三年，发逆焚毁。同治十年三月，生员李良玉等重修。

《赵州属县志》，卷1，页32，《建置》

李文行，隆平县人，素业儒。咸丰癸丑，粤匪犯境，文行挺身与斗，遂被害。越日殡殓，手犹执剑，貌如生。

高执中，隆平韩庄人，壬子科武举，赋性刚锐。咸丰三年，粤匪陷城，执中举箭射贼，殪贼数人，贼大至，遂遇害。

范英俊，字秀卿，前科武举。咸丰三年，粤匪陷城，公奋力击

贼，毙贼二名。贼呼拥向前，围其宅，父三元、子英杰，老少十余人并歼。邑人至今悼之。

董有才，咸丰三年八月，粤逆至境，骂不绝口，死。同时殉难者，武举杨清杰，廪生李成德、父上达，庠生杨森、杨煜、杨思澍、杨溥、杨泰安、杨清魁、程文芳、李魁，武庠生王瑞昌、张纯德、张气鹅，监生萧玉如、杨德英。

《赵州属邑志》，卷4，页4，《人物》，《忠烈》，隆平县部分

宁晋

河神庙。宁晋虽泽国，旧无河神庙宇。咸丰三年，粤匪陷隆平，北来宁晋咫尺耳。前驱导骑处处阻水，贼遂率众西驱，连陷柏乡、赵州数城，而宁晋获免。邑人成额手云神佑也，因于城外建河神庙。

《赵州属邑志》，卷1，页39，《建置》

裘宝芳，字慕萱，河间人，道光癸卯科举人。咸丰三年任宁晋县训导。时粤逆林凤翔窜扰畿南，县城戒严。公毅然独任。适其兄宝镛守怀庆，往借军器，举办团练，搜捕弹压，得以转危为安。

《赵州属邑志》，卷2，页15，《名宦》

刘彝，字鼎臣，正定县人。任宁晋县外委，勇敢任事，兵民怀德，畏威。咸丰初粤匪滋扰，萑苻不靖。训导裘公倡义练勇，与邑宰意见不合，公毅然力助，遂定一时之难，盗靖民安。调赴军营，以战功得五品蓝翎，回任候升。时土寇蜂起，公锐意搜捕，于苏家庄与群盗力战，致被重创。……后以旧疮复发，遂卒。

《赵州属邑志》，卷2，页16，《名宦》

柏乡

咸丰三年，长发军由河南入山西，趋河北，连陷顺德、柏乡等县。……北街武庠生李朝璧率其子侄廷俊、廷弼等六七人，与发军巷战，全家被害，仅留一婴孩，有女仆匿诸怀……曰："此吾乳臭儿，非李氏子也。"乃舍之。

《柏乡县志》，卷10，页313－314，《史事》

陈英杰，武生，粤匪陷城时手刃二贼，力竭遇害。

《柏乡县志》，页123，卷6，《人物》

白阳村魏广心，字诚旃……食饩后，屡欲弃笔砚远游，以亲故不果。迨咸丰三年，丁外艰，而粤匪犯境，乡邻皆逃避，公以亲柩在堂，坚守不去。贼至，感其孝，不忍犯。

《柏乡县志》，页216，卷6，《人物》

邢文恒，嘉庆己卯科举人，善教士，门下多成立者。授获鹿县教谕，以忧归。适粤匪犯境，公以父柩在堂，誓以死守。贼至，见麻绖伏柩上，胁以刃，不动，遂不忍杀。

《赵州属邑志》，卷3，页8，《人物》，柏乡县部分

赵州

咸丰三年九月，粤逆李开芳、吉文元等北犯，自隆平、柏乡扰及赵州，州署悉被焚毁。

《赵州志》，卷2，页29，《兵事》

垣墉郛郭，岁久倾圮，人人可越。咸丰三年九月，粤逆北犯，飘忽驰突，防御不及，城遂陷。同治七年，知州刘公锡谷典工缮治，用亩捐法。九年，知州高公维翰以亩捐不时集，改劝富民出赀，迁延畏缩至十年乃蒇事。

《赵州志》，卷3，页2－3，《建置志》，《城池》

知州孙传拭：重修赵州志序　岁在甲午，传栻承乏此郡。……顾念赵自经兵燹后，衙署无存，僦屋治事，不可为常，爰商诸僚佐绅耆，申请大宪，先建衙署。越一载余，修筑完具。

《赵州志》，卷首，页1－2

官署为出政临民之所，规制不宏，则观瞻不肃，非所以别上下而昭等威也。赵自经兵燹后，州署为墟，议兴复者，每以役大费繁而止。然赵为畿辅雄郡，统辖诸邑，以万民属耳目之地，而鞠为茂草，可乎哉！今州守孙公，因遗基扩旧制，堂皇廨舍焕然一新，凡所为辨曲直，明赏罚，申诰诫，树风声，胥于是乎在。而绅民胥吏亦奉行不怠，争自濯磨，不宛然旭日初升之象欤！

《赵州志》，卷3，页4－5，《建置志》，《官署》

张云德，南门铺人。咸丰三年，粤逆犯赵，其父为贼所杀，兄从德在家，贼胁之去。云德适他出，次日归，见父惨状，痛不欲生，泣曰："父殒命凶徒之手，此雠不报非子也。"赵〔越〕数日，兄脱归，云德泣谓曰："兄善事老母，吾将拼命以报父雠矣。"遂至连镇大营入伍，每战必先进，初得八品顶戴，自请执大旗为导，冒刃冲突，没于阵，并亡其尸。盖少传异人术，锋刃不能伤肤革，竟恃此捐躯疆场云。

王挑，石塔铺人，性倔强，发逆迫令同行，坚执不从，且骂之曰："吾纵死，不从汝逆贼。"贼怒，遂杀之。

王法，东门铺人，佣工为业。壮岁而鳏，因行乞于市。发逆入城，大肆咆哮。法闻声，知为贼，痛骂之。贼刺其身，洞胁仆地死。

《赵州志》，卷10，页13－14，《人物志》，《忠烈》

栾城

癸丑咸丰三年，剿办粤逆官兵路经栾城。

自元年春三月至本年五月，进剿粤匪之官军昼夜过境，知县唐盛置栈营于南关外，供应谨严，商民不扰。

秋九月，粤逆林凤翔等破栾城，知县唐盛死之。

粤逆已破柏乡，知县唐盛招募乡勇巡城防守。初三日巳刻破栾城，知县唐盛遇害。典史陈虎臣御贼于北城楼西，被槊死。驱乡勇于西门极果寺焚之。次日，窜藁城。初九日，绅士商民为唐令制棺衾殓之，面如生。详《政绩·唐公传》。

初四日，察哈尔都统西名凌阿追粤逆于藁城，大败之，退防栾城。

都统带兵追贼于藁城西南徐村，大获胜仗。是日退守栾城驻扎台头寺。[1] 西四乡拿获余匪数百，送大营悉斩之。

《栾城县志》，卷3，页11－12，《世纪志》，《事略》

唐盛，字际虞，朔州人，丙申进士。咸丰元年任知县，慈俭急

[1] 据本书卷2页7《舆地志》《村镇》及页2－3《村镇总图》，寺下村即朱家庄，在县城东北四里；村南一里有善众寺，一名台头村。

公，不扰民，民德之。三年九月初三日，粤匪林凤翔等窜袭栾城，盛督军拒贼。贼已攻入南门，执盛劝之降。盛绐曰："若启门纵民出，当降汝。"贼许之，居民悉逃，遂大骂曰："身为朝廷守土之官，不能杀贼，城亡与亡耳，鼠辈何为者?"贼怒，缚之大堂坊柱，胁以刃，不屈，攒矢射之，洞胁十四处，断其首悬诸仪门。典死〔史〕陈虎臣守北城，被槊死。次日，贼奔藁城，百姓入城觅尸，哭之哀；初九日，始含殓，尸面皆如生。贼氛渐远，绅庶为营奠期，敛金助丧。本邑及邻近之获鹿、藁城、元氏、赵州吊奠者日盈千百，妇孺来观，皆潸潸然泪下如雨。大府以事闻，奉旨优恤，议给云骑尉世职。六年五月，知县尹佩玲，因绅民聂玉阶❶等之请，详请建立专祠，格于行。先是，士民于四年六月立祠北关外，配以陈虎臣，每岁九月初三日，为公招魂，香火万家。同治四年，绅民李桂林❷等请于知县陈锡麒，再详请立祠，并附祀死难诸人。六年九月，奉旨设立专祠，同时殉难绅民李郁等一百十九名口并附祠中，士民因旧祠为之重新焉。节陈锡麟《唐公殉难传》参采访。

俞曰诚，字果斋，婺源副贡，官学教习。咸丰三年十月，委署知县。时新经乱离，政多废坠，土匪乘机抢掠，闾里不安。曰诚单车至邑，弭盗安良，多方救恤。四年三月，散赈济民，矢勤矢慎，昭示均平，民咸赖之。采访

《栾城县志》，卷9，页10－11，《职官志》，《宦迹》

元氏

（咸丰）癸丑三年秋九月，粤逆破赵州、栾城，元氏备警。

按粤逆自南来，九月初二日破赵州，初三日破栾城。元氏与赵、栾接壤，民心摇动，逃散者十室九空，土匪因以煽动。知县郭珍督率绅民登城保守，并拿擒土匪二名，立刻枭首示众。初六日，贼窜滹沱河北，民心始定。

《元氏县志》，卷4，页14，《世纪志》，《事纪》

宋曹村，城东巨镇也。咸丰三年，水潦民饥。八月间，长发贼窜

---

❶ 据本书卷10《选举志》，聂玉阶，道光五年乙酉科举人，拣选知县。

❷ 据本书卷11《人物志》，李桂林，字香南，城内西街人，恩贡生。

入直境。九月初，由柏乡、赵州北窜。所过之处，土匪肆掠。十二月十五日，某姓发丧。巳刻，村四面如蜂攒蚁聚，势正危急，知县郭公珍闻知，亲带兵勇至宋曹弹压，连获数人，土匪始散。

《元氏县志》，卷末，页2，《归余》

郭珍，陕西人。进士，咸丰二年冬任。三年秋八月，发逆由河南窜入直隶，时闻警报，即邀城关绅士共议巡防，督率乡众，护户出丁，登城守望，贼未犯境。兵乱之后，土匪横恣，因拿获数人正法警众。是时合邑得安者，珍之赐也。是年去任，留有别行诗三首。见《艺文志》。[1]

《元氏县志》，卷8，页30，《官师志》，《政绩》

赞皇

咸丰三年，粤匪窜扰赵州、栾城，民人惊惶，大半逃散，越数日始归。县令谢兰省集勇保卫，方免无虞。

《赞皇县志》，卷27，页2，《灾祥》

谢兰省，广东英德人，进士。道光三十年任。咸丰三年，粤匪扰畿南，邑民惊惶，大半逃散。公集勇保卫，昼夜巡防，不避艰险，邑中方保无虞。

《赞皇县志》，卷15，页2，《名宦》

杜铭，字新三，义士太璞公曾孙，诸生。……咸丰四〔三〕年，粤贼报警，人心惶惑，群思迁避，与邑令谢公沿街劝谕，团练乡勇，昼夜巡防，不辞劳瘁，民始获安。次年，完葺城垣，复董其事。后因登城致有腿疾，犹不少息，其好义急公如此。

《赞皇县志》，卷21，页2，《义行》

井陉

汪士铎：记李太守事　李传黻，字佛笙，孝感人。道光己酉拔

[1] 本书卷14页28《艺文志》下，载郭珍《历任元氏自述三首》七律，其第二首前四句云："甫绾铜章粤匪横，筹防设备费经营，捐输忍迫沟中瘠，团练空谈纸上兵。"可见其筹款之虐民和团练之并无实际。

贡，官直隶知县。……其知井陉也，适胜保兵自固关入，索夫马供帐甚巨，君上谒，侃侃诉民艰苦状。时兵缚铺户四人将斩之，君曰："凡皆令无状，民愚，习闻令言宫保慈惠，与民和买，故索直尔；民无罪，独斩令头，使下站知宫保威也。"胜保叱释其民，乃好谓君曰："吾饥甚，奈何？"君曰："已备席至营，而范司阍索金不遂，倾之矣，公出营门可觇也。"胜叹息曰："君年几何，乃能如是！吾早见君，庶可寡过乎？"

《汪梅村先生集》，《文集》，卷7，页4

梁韩镇：咸丰癸丑暮秋惊乱四首

长日频传乱，近在临洺关。保甲纡筹策，团练条规颁。太平民畏兵，闻者多苦颜。贫人力自歉，富室囊尤悭。栾城已失守，妖氛咫尺间。仓卒无可恃，所恃谿与山。赖兹贤明府，勤苦济时艰。邑令李公团练尽力。

哗言官兵至，连夜声呼号。长吏督民役，沿途烹豚羔。黄尘暗无边，白日妖云高。纷纷奔若狼，马上横弓刀。将兵者谁子？前驱拥节旄。军行一何暇，随意贪游遨。但恤征人苦，不念耕夫劳。哀哉离乱民，身命轻鸿毛。

重阳招野老，清夜共杯酒，话及离乱情，灯前各垂首。饮尽不成欢，醉里闻惊吼，开门询其然，纷云获奸丑。贼约在今宵，讹言起黄口。一夜人心骇，平明尽驱走，妇孺避山村，分路投亲友。

独来单家村，兴感时多难，穉子解娇啼，闺人泣分散。薄暮返城郭，归市人惊窜，问之语不详，但云城中乱。余亦芒芒归，风闻溪桥断，迂路向南城，归渡无人唤。何来异域客，扶我登沙岸。到家视高堂，问讯归何晏。提剑更巡衢，自嗤还自叹。余十九岁亦充队长。

《续修井陉县志》，卷36，页66－67，《艺文》

王树枏：孝感李佛生墓表[1] 直隶有循吏曰李传黻，字佛生者……其初宰井陉，值发贼窜山西，井陉当孔道，军马往来供解，不锱铢累民。日夜坐堂皇，理讼牍，久之，狱中空无人。复时时躬巡乡里，劳农劝士，与百姓相习，若家人父子。一日兵变，乡民讹传君被

[1] 此文撰于1917年冬，系应李传之子嘉瑗之请，据其行状而作。

戕，不期而集城下者数万人。会贼败天津，走井陉，君执逃贼六十九人，奉当道檄，俾正法；君曰："此实良民为贼掠者，杀之，是杀无辜也。"径释之不顾。……尝以事出井陉，倾县父老携子孙具酒食争来谒，指以告曰："……又曩者大军过境，乡之民协以钱八千缗，公皆一一还之民，吾侪未之前闻也。"

《陶庐百篇》，卷3，页33－35

获鹿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翔、李开芳由山西窜扰直境。九月初三日，陷栾城，县境不靖。初四日，练勇拿获逆匪送县杀之，贼闻风畏惧，东窜藁城。初六日，钦差大臣胜□统带大兵追贼过境。

《获鹿县志》，卷5，页13，《世纪志》，《事略》

正定

咸丰三年正月，粤匪由湖北攻陷安庆、江宁，奉旨举行团练。三月，知县石元善团练丁五百人，派绅士总司其事，劝商民捐资打造军火器械。五月，粤匪由江南分兵陷归德，围开封，由巩县渡黄河，围怀庆。六月，代理知县华贵、张黼荣接办团练。八月，知县周灏到任。粤匪林凤翔、李开芳解怀庆之围，窜扰山西，攻陷平阳，后由山西阑入畿辅，连陷临洺关、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九月初三日，陷栾城县，郡城戒严。周灏激厉人心，明定章程，总局之外，东西南北四门分设四局，严密防守。[1] 初四日陷藁城，初六日陷晋州，人情大震。钦差大臣胜统援兵追贼过境，大肆骚扰，周灏竭力与抗，兵威始戢，人情少安。初七日，东陷深州，由献县窜扰天津。县城解严，防守仍不敢懈。经费不给，周灏劝谕商民，捐资接济。

四年正月初八日，粤匪由独流南窜，攻陷阜城，复据连镇。五

[1] 佚名《畿辅平贼纪略》谓："正定知县周公灏设虚伏于滹沱河岸，乡兵连村结聚万余人，在河南岸旗鼓摇喊，贼不敢北行，乃东北窜，藁城县遂失守。"（《太平天国资料》页68）此事本县县志中乃全无影响。且方据守城垣之不遑，更那敢背水为阵？《畿辅平贼纪略》作者自谓此时正在南宫，据正定远，盖传闻之词也。

月，知县郭珍、朱溥接办团练。十二月，知县钱葛青到任，照常团练。

五年五月，连镇荡平，林凤翔就擒伏法，团练仍不敢懈。

《正定县志》，卷7，页43－44，《事纪》

周灏，贵筑进士，咸丰三年知县事。甫经到任，粤匪林凤翔、李开芳等由河南、山西窜扰直境，灏举行团练，操演民兵，号令严明，忠义愤发，栾城、藁城、晋州相继陷没，郡城卒保无虞。胜帅追贼过境，供亿浩繁，且拥兵不前，不胜其扰，灏竭力与抗，始行起程。暇则与诸生论文讲艺，理法精深，教法严肃，无不怀德畏威。卒后民请立祠祀之，奉旨允行。

《正定县志》，卷35，页3，《名宦》

王朝宗，捐职州同。……咸丰三年，粤匪临境，倡率团练，安抚村民，器械军储独力捐办。

《正定县志》，卷42，页3，《义行》

马廷臣，贡生，字在右，家世素封。……咸丰三年，举行团练，筹画勇粮，打造军器，捐制钱一万余千。而修理文庙、城垣尤为出力。累保同知及运同衔。

李世德，增生，字采南。公正无私，任劳任怨。咸丰三年，举行团练，把守北门，盘获奸细二人正法。县令周公灏深加委任，调至总局。

许禧来，庠生。咸丰三年，举行团练守城事宜，悉筹画尽力。九月，发逆窜扰栾城、藁城、晋州，防守更加吃紧，派守南门，七日七夜不遑寝食。

《正定县志》，卷42，页4，《义行》

咸丰四年，粤匪窜踞静海，正定日筹防堵，城内旧存大炮四百余尊，火药一万余斤，惟议添铸炮子。一老绅士赴团练局言：府署架阁库地下石炮子甚多，嘉庆初年曾经出现，旋复掩埋。余命人掘之，得石炮子万余枚，大如鹅鸭卵，多有墨痕模糊者，拭之，字迹显然，所书皆赵州、晋州、藁城、沧州、静海等州县名，俱系贼至失守者，亦可异也。

史策先：《梦余偶钞》，卷2，页9－10

同年黎月樵，因其子福畴为藁城令，就养署中。藁城，今正定属邑也。咸丰四年，贼据静海，密迩正定，月樵以书来，询余备豫若何，并言宜调兵守险，防其冲突。余复书云："月樵仁兄年大人阁下：乌台共事，诸承教益。一麾出守，离索殊深。顷奉手书，知已就养藁城署中。令郎以年家子为属吏，弟颇得指臂之助。今更趋庭有训，筹画防维，当更益小范甲兵也。承询寇氛伊迩，郡城防堵若何。弟书生怯懦，本不知兵，然既膺专城之寄，誓与此城存亡，断不令颜常山笑人也。弟初抵任时，巡阅郡城三十余里，居民不过十之三四，心窃危之。旬月以来，与属吏及城内绅耆竭力筹画。幸存城大炮尚有五百余尊，火药过万，逐件试演，皆属中用。城内壮丁六千，登城守陴，亦足支应。惟粮储无多，恐难长守，近已谕令乡民运粟入城。现在贼窜束镇，正定适当其冲，即令豕突城下，旬月之期可保无虞。如有大兵尾后，表里夹攻，亦未必不能得手也。所云险隘俱宜防堵，弟先已严饬各属，纠集团练，择要安置矣。守近不如守远，此理易明。必云驻扎，试思兵从何来？饷从何出？郡城防守兵一千，前因河间紧急，调去五百。现在四门防堵，刻难疏懈。上宪惟知省垣要紧，出会城一步漠不关心。弟等虽怀燕巢幕上之忧，实有鞭长莫及之势，老兄又将何以教我也？前肃寸笺，奉约台旌来郡，多年旧雨，借叙渴悰，亦以时事孔艰，亲承指画。承示刻间不宜轻动，恐致摇动人心，老成之见，钦佩奚如，俟烽烟稍靖，弟当扫榻以迎。庭前红杏一株，含香未吐，或枝头春意闹时，当得高轩过我也。相违咫尺，一日三秋，临颖翘切。"

《梦余偶钞》，卷4，页17－19

子寿[1]又言：咸丰三年，贼由山西窜直隶，正定知府某欲逃，知县周灏持刀守城门，令曰："吾守土官也，有欲出城者斩之！"知府乃不敢出，一切听灏部署，城得无恙。后有营兵卧道旁，见灏不起立，杖责之。营弁旗人，因禀制府桂相国良。桂素憾灏强项，奏参革职。

[1] 黄彭年，字子寿，咸丰十年自山西至保定，与作者方宗诚相识。此即当时所言者（据同书卷2页8）。

正定民皆曰“此吾贤父母也”，共出数千金为捐复之。灏贵州人，卒后，正定士民请建专祠，春秋飨祭焉。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2，页9

藁城

咸丰三年夏，大雨，滹沱泛涨。秋九月，粤贼林凤翔由栾城寇藁城，初四日城陷。察哈尔都统西凌阿击之，获胜。

《续藁城县志》，卷4，页1，《事异志》

晋州

杨云鳌，号瀛仙，钱塘举人。咸丰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城陷死之。鳌视事仅十日，方议练勇，而太平天国军突至，劫鳌使降，鳌大怒，骂不绝口，遂遇害。……初到任，募勇百余名，曾属曰：“汝等只可守城门，御小盗，敌军大至，岂汝等所能御？各自逃生，我则必死于此。”

《晋县志料》，卷下，《人物志》，页58

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二〔三〕年，天王命靖胡侯林凤翔与李开芳合兵北伐……九月破晋州，知州杨云鳌死焉。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卒为清将僧格林沁所歼，惜哉！

《晋县志料》，卷下，《故事志》，页4

束鹿

咸丰三年，粤匪围怀庆，入山西，九月，由洪洞县窜入直地，初七日，经束鹿边境径过深州，小位伯村贡生孟青莲率勇御之，死焉。乡众奔散，土匪乘虚抄掠。礼璨村练长温麟书与文生王兰畦等，率众防堵，昼夜巡逻。初八日，获发逆一名、土匪四名，送县正法，人心稍定，附近村民咸倚赖焉。

《同治束鹿县志》，卷6，页1，《武事类》，《团练》

温承埙，武庠生，礼璨村人。慷慨好义。咸丰三年，发逆至位伯村，埙倡义捐资为固守计，首先出粮百余石，众借以无恐。十数昼夜

寝不安席，竟以劳瘁死，乡里惜之。

《同治束鹿县志》，卷7，页8，《人物类》，《义行》

宋陈寿：诰赠中宪大夫李齐之先生家传　齐之先生，姓李氏，讳希贤。先世自太原徙霸州，继迁束鹿田家庄，遂立家焉。祖万镇，国学生。父讷，邑增生。兄希圣，先生居次，以嘉庆乙丑年生。……咸丰三年，发逆犯天津，走连镇，官军相持日久，刍粮偶绌，乃捐多金，购米数十车，运送大营。僧邸以状闻，得旨赏四品衔。……至咸丰丁巳年，无疾而卒，得年五十有三岁。

《同治束鹿县志》，卷8，页6－7，《艺文志》，《传》

李书田：创修南小陈寨墙记　咸丰癸丑，发逆突犯畿辅，奉旨各州县办理团练，吾乡人始练勇备不虞。

《同治束鹿县志》，卷8，页3，《艺文志》，《记》

咸丰初，粤西洪逆金田倡乱，流毒江南，分遣悍党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等，乘机北伺。三年九月，由赵州、藁城折而东入束境，至位伯、旧城一带，东陷深州，沿途焚庙，以志军路。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扎驻保定，钦差大臣胜保进剿。都统西凌阿由束鹿抵深州，旋败退束鹿。嗣后官军乘机而进，歼贼于冯官屯。粤逆

粤逆倡乱，窜扰十六省，攻陷六百余城，伏莽余戎所在蠢动。廷议以四方多敌，命直省州县仿湖、淮团练法。县西境李全有、史炯，南境李书城、谢振兴，北境李响臣、李铭生诸人立约捐资，治军械，募壮丁，遍谕附近村庄联络救援，以备缓急。束鹿练勇有名自此始。练勇

《束鹿乡土志》，卷1，页19，《历史》，《历代兵事》

李全有，字若谷，田家庄人。家素丰，好义举。咸丰三年，粤匪犯天津，走连镇。大兵围之，军饷偶绌，全有运米助之。事闻，赏六品衔。九年夏，土匪四起，督宪饬各属举行团练，全有乃邀集乡人，申明大义，制械募勇，日教之战，并联络附近村庄以相助，束之乡团遂大著闻。

《光绪束鹿县志》，卷4，页28，《耆旧录》，《孝义》[1]

[1] 《光绪束鹿县志》为《束鹿五志合刊》之末一种，即《束鹿乡土志》。我见到的《束鹿乡土志》是残本，缺《耆旧录》，故此传改从《束鹿五志合刊》本中抄出。

无极

（咸丰三年）九月初三日，粤匪林凤翔、李开芳肆掠县西南境郝庄等村，游骑至城外。乡民逃避，无伤者。初五日，匪窜晋州。

《无极县志》，卷19，页6，《大事表》

杨亶骅：东侯坊村新修墙濠碑记 咸丰三年，粤匪北窜，由晋入直，蹂躏千里。次年五月，始歼于连镇。嗣是，土寇数发，旋起旋灭。皇上轸念民艰，谕以练勇筑堡为自保计。滹沱南境焚劫频径，堡寨相望。而……滹河以北之有堡，实自东侯坊始。……大清同治三年月　日勒石。

《无极县志》，卷18，页5－6，《金石志》

深泽

咸丰……三年癸丑……夏六月，深泽水灾。……秋七月，深泽团练乡勇。先是粤匪渡河围怀庆，奉旨各州县团练，知县杨挺[1]督同绅士募勇训练。后贼由洪洞窜入直境临洺关，数州县相继失守，警报愈急。至九月初六日，晋州陷。初七日，贼东窜深州。是时土匪四起，民心惶惶，深泽戒备愈严，拿获长发贼二名就地正法，居民赖以安堵云。

《深泽县志》，卷1，页12－13，《编年志》，《邑事》

深州

咸丰初载，粤西萌孽，流毒江南，分遣悍党乘间北窥。三年九月，贼将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等破临洺关，由赵州、藁城、晋州折而东趋，是月己酉时加未至深州。是时仓卒无备，城遂陷，知州陈希敬、州判颜希敏死之。

先是正定人王荫普都讲深州，闻警将归，戊申是月六日也。《平定粤

[1] 据同书卷6页5《职官志》："杨挺，字荔斋，山西灵石人，举人。（道光）二十八年任，咸丰四年调补宣化县。"

匪方略》载胜保奏，初八日陷深州，晋州被陷亦报在初八日，其为贼分党无疑。据王荫普记陈希敬死事文，则藁城初六陷，深州初七陷。至藁城，遇贼而旋，己酉平明还深州。李希敬迎至州廨，并召锡敏至，筹守御。希敬曰："城无斗粮寸械，无徒苦吾民为也。吾身当与此城俱靡耳。"……麾荫普去曰："君在宾师，无徒俱死也。"……坐堂皇待贼。贼至，遇锡敏于仪门，杀之，遂入。希敬叱贼曰："咄！若亦民也，何苦为逆？能释兵者免死。"贼怒，砍希敬伤额仆地。贼渠后至，欲降之，麾众退，缚希敬庭树上，窘辱百端……升至廨舍旁积水中以死。自贼中逃归者述其状如此。后冀州知州葛之荣获贼将，问希敬死事，亦云。……

当是时，天子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京兵进驻保定，钦差大臣胜保专力进攻。僧格林沁请驻涿州。胜保追贼急，驰至保定，闻深州陷，由张登、安平进击。癸丑，都统西凌阿自束鹿至深州，遇贼于城西十里之杜庄，败还束鹿。都统三禄自深泽继至。乙卯，胜保至州北，屯于王村，名其村曰得胜营。丙辰，贼出城迎击官军，胜保与西凌阿、三禄三道并进，败之，遂进屯州北十五里之西午村。乙未，贼夜袭我军，胜保令马步分道设伏，自出指麾，副都统佟鉴督炮队轰击，贼始披靡。辛酉，胜保分道进攻，追至城下，贼败退入城守。我军进薄东门，日暮，收众将还，贼自南门潜出，绕至东关，横击我军，都统三福❶统吉林马队力战，骖挂于木，阵亡。官军遂败，死者千余人。壬戌夜暴风，贼乘间席卷东窜，由武疆之小范济滏焚桥，遂陷献县。其后久之，乃聚歼于临清、冯官屯。

贼初踞深州，将东窥饶阳，知县秦聚奎练勇一万四千人，置备器械，分队防守，擒获贼谍辄杀之，贼不敢犯。文宗闻而嘉之，命直隶总督桂良查奏奖励，于是聚奎加四品衔，以直隶州知州升用。署典史袁文潮、教谕张德立、训导李文炳及团练士民各进秩有差。事载《方略》，益异数也。

初贼踞州城，未尝劫略。辛酉，贼谋他遁，乃出百余骑劫村落。

❶ 此处说三福是都统，误，三福是一个低级带兵官协领。据胜保九月二十四日奏片："管带吉林第八起马队官兵三姓协领三福，因在东面追贼深入，马逸坠跌受伤，阵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第620卷，第9号文件。）

至州东南景荫村，村人郭洛庆率众拒贼，贼不能近。壬戌，贼复至，众力不支，退守堑中。贼攻入村，洛庆巷战以死，村众死者百余人。

《深州风土记》，卷5，《历代兵事》，页28－30

深州官兵义勇碑　咸丰三年九月七日，长发贼陷州城。越三日，官军驻束鹿旧城。次日官兵剿贼，乡勇助战，接丈于城西南隅。前队兵勇多战死，其乡勇李文学等六十余人各归葬其族墓，惟官兵无葬地，耆老刘振邦等倡义殓埋，共尸二百余具。

《深州风土记》，卷11下之下，《金石》，页48

咸丰三年，贼但据州城，未扰支县，其时亦无御贼者。独州城石仲元赴知州陈希敬之召，议办团练，即日贼遽至，城陷，仲元……死。仲元字叶篪，盐运司知事。

《深州风土记》，卷16，《武节》，页8

吴闾生：清故封奉直大夫李君碑　君讳五常，字叙典。世居深县之李村。……咸丰初，粤寇陷深，州刺史死焉。君庄田亦为贼掠，君赴诉武强令，取贼戮之，州赖以靖。

《北江先生文集》，卷7，页19

朱壬林：记直隶陈沈两刺史殉节事　咸丰三年癸丑九月，逆匪由河南涉县窜入直隶境，所过府州县多遭残破，守土之吏以死闻者相继，而深州刺史陈希敬、沧州刺史沈如潮之节尤著。两君皆吾禾郡人也，尽忠王事，为闾里光，因摭拾所闻，择其足据者著于篇。

陈君字疏之，一字栎余，号笠雨，海盐人。幼有神童之目。道光癸未进士，以知县用，任江苏金坛、江阴。丁母忧，后改发直隶，由高阳、邢台升任宛平京县，迁深州直隶州知州，所至有循声。咸丰三年八月下旬，临洺告警。君方与绅士团练乡勇，贼遽由正定折而东。九月初六日，君闻警报，集勇登陴。初七日贼大至，攻城甚急，众寡不敌，遂陷。君与幕友诀，公服坐堂上，骂贼不屈，受数创死，贼复投其尸于河。时长子汝皋奉命赴京，闻信奔回，二十日贼他窜，始入城含敛，去死阅十有四日矣。面如生，盖忠义之气然也。

先是君治所有淫僧，善拳棒不法，民苦之，君按法惩治，流之楚地，及是从贼为伪官，戕君者僧也。初僧薙度于蠡县某寺，既戕君，复至其寺，将纠合有技勇者附贼。时其师尚在，醉以酒，缚而送诸

官，磔于保定之市。[1] 君其有灵矣哉！

《小云庐晚学文稿》，卷3，页13

博野

魏福广，字心畬，号芸坡。以道光辛卯举人官直隶博野县。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军犯境，集壮丁，缮守具，城赖以完。寺僧聚徒为乱，捕首要，弥患于无形。

《续修温县志》，卷7，《人物志》，《游宦》

三、沿运河北上及回守连镇

献县

戴青峰，武茂才也。咸丰癸丑九月，闻逆匪将至，帅义勇入城，以城中无备不可守，而城外又无他隘要，惟双隄口对峙滹沱河上，当贼冲，乃帅众往据之。贼至，邑侯遽退，众心遂摇，青峰帅其属力战死。

《初续献县志》，卷1，页7，《忠节》

倪云鹏传 倪云鹏，献县武生。咸丰四年，粤匪窜入其里，云鹏键户乘屋骂贼，有笑其怯者，怒而跃下与贼斗。贼诱之使入城，中途曳马上贼掷之地。既入城，遂斗而死。越日，贼遁，里人收其尸，伤痕遍体，指爪间皆贼发云。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8，页15，《忠义传》

何家琪：登州府同知纪先生墓表 献县纪先生讳瑛迥，字晦安，

[1] 是时确有一僧人至蠡县发动人民起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第643号卷，第31号文件，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桂良《奏为杀害太平军人员冯美林等折》云："博野县营禀获形迹可疑僧人窦战陇……在临洺关地方被逆匪掳去，随同追杀吉林官兵一名，受引路官伪职，潜至近省地面探听虚实。因闻省城备防严密，稽查亦紧，不敢进城，转至蠡县赴冯美林家窝藏，希图勾结土匪助贼，即被村中看破欲拿。窦战陇、冯美林畏惧，逃至博野地方，被该县兵役拿获。"而即以此僧为曾被陈希敬"惩治"且又杀陈者，或有附会传讹之词在内。

太子少保文达公[1]从曾孙也。……道光二十年举乡试。咸丰三年，粤寇北侵，倡捐烬余助军食。

《天根文钞》，卷3，页4－5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微阴。献县中尖。陆大令师言以事出郭未返，遣奴子治具相迓。告予曰："县治两陷于贼，官僦民屋以居，市廛荒废。"予所见良然。

方浚颐：《朝天录》，页25

交河

文宗咸丰三年，粤匪李开芳、林凤祥由南窜至，破县城。

《交河县志》，卷10，页16，《事略》

孔庆钰，字鞠农，山东曲阜人。道光丁未进士。咸丰间令交河。……三年秋，粤匪林凤祥、李开芳等北窜，陷深州。公急递请兵，并命岁贡生李澄瀛练勇六百，守西小范桥。……贼由武强之滏河绕堤北走，陷献县。公以贼窜县北，调练勇固守亭子河。不料贼夤夜忽折而南，绕道郝村，避过练勇固守地方，于九月二十三日辰刻直入县城，先毁牢户，放出罪囚，胥役星散……父与子同时遇害，去时以火焚其尸。

《交河县志》，卷5，页60－61，《宦绩》

王兰广：前交河县知县孔公鞠农传　公姓孔氏，讳庆钰，字鞠农，山东曲阜人，至圣七十三代孙。道光戊戌成进士，由广宗调补交河。性至孝，而行己刚方不苟。其莅交也，母徐太孺人迎养至署内，教綦严，时以清勤勗之，公遵奉唯谨。在任二年余，政平讼理，四境帖然，甚有廉幹誉。癸丑秋，粤匪李开芳等由怀庆犯山右，东出临洺关，北陷深州据之，旋逸去。公发急递请兵，令岁贡李澄瀛等练勇六百人，防西河之小范桥，手书敦勉，示以方略。时母徐七十有七矣，公以贼氛逼近，劝母暂避民间。太夫人临歧戒之曰："畿甸扰攘，时事不可知，脱有不虞，幸勿忘孔姓为祖宗羞。"公涕泣受命。贼旋由武强之滏阳河绕堤北走陷献县。公以贼北窜，调练勇回守亭津。乃贼

[1] 文达公，指纪昀。

情凶狡，因郡城完固难下，突于九月二十三日折而南驰，趋县城。时值市期，壮勇赴市购物，猝不能集，贼乘虚而入，抨〔拆〕毁牢户，胥役童仆皆星散。公知事不可为，整衣冠坐堂皇，哆口骂贼："愿身受万刃，勿杀吾百姓。"贼知为良吏，尚不忍加刃。抢攘间，公子孝廉繁渥独依公左右，公叱之不去，惟啮指呜咽，血淋淋不止。公骂声愈厉，贼以刀拟之，繁渥伏背护父，遂并及于难。贼恨公强直，去时积薪用火药焚之，焰高数尺。适户书杜毓棠至，扑灭余火，公仅存一靴，孝廉仅存一鞋一袜而已。呜呼烈哉！公于杜吏素有恩，市二棺殓焉。而飞闻于太孺人，挥泪曰："吾儿不负所命，得死所矣。"旋奉旨：死疆事者，均建专祠列祀，公与焉。其后练长李澄瀛以祠告成，复请予谥，事格不行。兰广于七年秋承乏中水，春祀时为撰祝文，有"臣死其职，子死其父"之句，盖纪实也。

《王香圃先生文集》，卷4，页18－20

张维鉴，字云塘，原名学孔，字东鲁。由廪生中式。道光辛卯、壬辰联捷成进士，官河南镇平知县。……回籍后，适粤匪倡乱，公与邑侯孔订团练法，为乡里保障。城虽破而邑无大扰。

《交河县志》，卷7，页13，《仕绩》

温应昌，字熙缉……其为人所难者，莫如团防。道光末粤匪倡乱，直省盗起。公集木商多人协力防堵，境赖以安。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率千人迎战，众寡不敌致败。

《交河县志》，卷7，页40，《义行》

王九牧，又名豫。字介石由副贡报捐知县，分发四川，历署绵竹等县知县，又补德阳知县……以奉讳家居。粤贼北伐，上命在籍办团。公乃出资助军，合百余村，首尾联络，屹若长城。寇盗充斥，而吾乡枹鼓不警，皆其赐也。

《交河县志》，卷7，页43，《义行》

李光晋，字亭午，弟光昭，字霞浦。咸丰癸丑、甲寅间，粤匪犯境，上命官绅办团。一时介石王公倡其始，光晋兄弟总其成，助邑侯除残戢暴，军书旁午，而乡里晏然者，皆其兄弟力也。

《交河县志》，卷7，页41，《义行》

吴珲，字蕴生，邑庠生。……子绍伯，字让三。……咸丰三年，

发逆扰境，僧王缺饷，让三备粮草载赴通州，不遇，解送连镇始得交割。

《交河县志》，卷7，页38，《义行》

苏元箴，字右铭。监生，布政司理问。……发逆内扰畿辅，僧邸兵屯阜城，公以白面一万四千余斤、豆米数百石助饷。

《交河县志》，卷7，页39，《义行》

龙玉锴……咸丰间发逆陷阜城，村人惊惧，出资募勇，多方保护，人赖以安。僧王缺饷，辇送粮草赴连镇献纳。

《交河县志》，卷7，页40，《义行》

南皮

咸丰……三年秋，粤匪破交河、沧州等城，土匪蠢动。

四年七月，河决连镇窝。

光绪《南皮县志》，卷5，页18，《风土志》，《祥异》

南皮知县吴绳曾：重修城垣碑记同治十三年二月　咸丰三年秋，□□[1]北扰天津，南邑大震，土匪乘机扰害，士民始有戒心。

民国《南皮县志》，卷13，页21，《故实志》中，《金石》

徐德麟，字趾祥……家世业武。道光辛丑登进士榜，为状头。后由太原营参将解组归田。咸丰初年，畿辅盗贼蜂起，德麟倡办团练，以保桑梓。知县赵士桐[2]倚以为重，捕杀匪人多名，余党敛迹，地方赖以安堵。

民国《南皮县志》，卷9，页66，《文献志》

沧州

董友筠：沧州失城纪略　咸丰三年九月乙丑（二十三日），城哮。丁卯（二十五日），广西贼陷沧州，知州沈如潮、城守尉德成、署吏目孙文骢、北堡千总刘世禄并死之。

---

[1] □□，当系“粤匪”、“发逆”之类。此非碑面字迹残缺，乃因此志修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对太平军回避此类污蔑称谓。

[2] 据光绪《南皮县志》卷7页13《职官志》，赵士桐咸丰三年来任知县。

自道光三十年粤匪作乱，咸丰三年二月陷江南省城。奉上谕：沧州在籍前任浙江金衢严道董友筠、候补御史刘子城，著协同地方官实力团练，以防逆匪而靖闾阎。钦此。知州沈如潮、城守尉德成率同绅董等捐资团练汉、回勇三千数百人。迨贼由山西窜入畿辅，或议环城筑牛马墙，或议拆捷地减河桥据北岸以拒贼，或议移关厢居民入城共守，皆不果行。是时贼已陷献县、交河，折而东南至南皮之泊镇，径犯我州。时我侦骑五六辈皆称贼不过三四千人，遂定议迎战。丙寅（二十四日），有白气如环城，压城上移时而灭，林雀多坠地而死。丁卯（二十五日），大雾，贼行雾中，辰刻至捷地。德成、沈如潮率满汉兵勇出御于城南五里之红孩口，与贼遇。时北堡千总刘世禄亦来助战。我军奋厉，枪炮环施，贼前队伤毙无算，已将渡河西窜，而我火药车忽焚。盖乙丑、丙寅两日曾获奸细十余人，而搜查未尽，竟以偾事。德成命人入城取火药，贼后队大至，约十许万，始知侦探之误也。贼多我军数十倍，火药复不给，兵接又移时，刘世禄及练长宋广泰等皆阵亡。贼复分兵攻西、北二门，火攻小南门。如潮、德成急归守城，贼已焚小南门而入。德成巷战死，如潮骂贼死，孙文骢坚守狱门被焚死，余文武官及绅民巷战杀贼死者甚众。贼叹曰："使郡县皆如沧州，官民拼死相御，我等乌能至此。"初入城不甚杀戮，后检查人数，其精锐被我军杀伤几四千人，始痛恨，下令屠城，满、汉、回男女共死万余人。幸前事多出城避去者，不然几无孑遗矣。戊辰（二十六日）黎明贼北去，庚午（二十八日）败于天津，实赖沧挫其锋云。

五年正月癸未（十九日），连镇贼平。丁亥（二十三日），解粤贼三十四人于沧州，磔之。

三年九月，贼为天津兵勇所败，分据静海县及独流镇。四年正月己酉（初九日），折而西南窜，又据河间之束城镇，二月据阜城县。沿途为大军剿杀甚众。四月窜据东光、吴桥两县间之连镇。僧邸筑长围困之。至是食尽，我军攻入，生擒伪丞相林凤祥，余匪擒斩净尽，凤祥解京伏诛，其余生擒者分解受害之处戮之。解沧者为伪师帅杨文清、伪军帅杨吉金、伪将军汪一中，伪总制江玉道、萧在仁、李开兰、吉金祥等及粤楚老贼，共三十四人，戊子（二十四日）磔之红

孩口。

王国钧等：《沧城殉难录》，卷1，页1－2

刘世禄，字锡之，前阵亡游击挥[1]之孙，世袭云骑尉。咸丰癸丑，署沧州北堡千总。九月二十五日，粤匪攻沧州，时世禄护理南堡游击印，闻乱欲往，或阻之，世禄指其顶戴曰："此吾大父阵亡所得，不去何以见大父乎！"率七人往，与贼战于红孩口，多所杀伤。及事急，以怀中印付所部七人，命远逃，直入贼中，转战至龙王庙而死。体无完肤，复焚其尸。事闻，赐恤如例。

《庆云县志》，卷2，页31－32，《人物志》，《忠义》

刘玉策，字芸泉，岁贡，工书法，寄居沧州。咸丰三年，粤匪北窜，破沧州，玉策及子生员用和、甥武生王某同御贼，力屈死之。

《盐山县志》，卷12，页20－21，《人物志》

陈钟祥：沧州满汉文武官绅被难情事状 窃自十月二十六日驰抵沧州署任，接见同城代理州事州判朱楣、训导王家驭、满城笔帖式双魁、在籍前任浙江金衢严道董友筠等。同据称：九月二十五日巳刻，逆匪由交河等县窜入州境。前知州沈如潮会同城守尉德成及在城团练绅勇人等，闻信商同守御。德尉亲率满营额设披甲兵五百名，并自练闲散旗民五百名，至南门五里外大道迎剿。沈牧亦率同团练首事候选州判刘凤巢等，带领所练乡勇三千余名，随后迎抵。自午至申，杀死逆匪五六百人，贼势已却。我兵正欲乘胜追杀，不料贼匪后队分作两股，抄至东西两门，德尉同沈牧等恐城池有失，率兵勇回城拒守。乃被另股贼匪攻破小南门，放火肆杀。德尉乘马巷战，复至一时之久，而贼愈进愈多，众寡不敌，德尉身受重伤，骑马亦被刺倒，落水遇害，死后执刀不动，面目如生。沈牧正欲回衙护印，乃被贼执住，身受多伤，犹骂贼不屈，遂同时阵亡。其次子浙江监生沈康吉、女婿大挑知县姚学苏，均随同沈牧打仗，一并被杀。贼遂四下放火，肆行搜戮，闯入州署，焚掠一空。沈牧家口男女上下同时被难者一十七口。从死州署书吏二十五名，差役七十三名，禁卒一名。满营员弁同时阵亡者防御四员，骁骑校四员，副骁骑校八员，披甲兵丁四百〇三名，

[1] 刘挥，嘉庆三年在巩昌盘龙山被白莲教起义击毙。

养育兵匠役十名，闲散四百〇七名；受伤兵丁十名，闲散旗民二十一名。汉回绅士同时巷战阵亡者五名，练勇首事二名。其义勇民人及满汉妇女被难者不计其数。北堡千总刘世禄闻变，带汛兵十余名来城救应，手刃数贼，又射杀二贼，亦力竭捐躯。署州吏目李村、巡检孙文骢把守监门，被贼打监放囚，焚烧衙署，竟被焚杀。城守尉德成之妻，先避入他室，亦被烧死，尸尚无着。在籍浙江道员董友筠，因年逾七旬，不能接战，亲督乡勇三百名，力疾登陴拒守，见贼已入城放火，乡勇下城分头救护，董道露夜坐守城隅，疾发气晕，至次日家丁救回始苏。州判朱楣先奉州委赴沿河一带防范，教谕徐春贵先赴李村团练，训导王家驭、笔帖式双魁，均在郡送考未回。常平义仓谷石均被贼匪肆行分抢，驿号马匹悉行抢去。州署及吏目署已烧毁无存，城守尉署已烧去印房火药库等处。逆匪至二十六日午刻始行退出州城，窜过静海各等语。

随亲至小南门等处履勘，城门已被烧毁，西南各城垛口城身均有攻坍烧毁痕迹，州署吏目署实片瓦全无，印信卷宗均已荡然，仓廒已有打捐痕迹，谷石所余无几，驿号马匹实已无存。小南门内外及西南城内满汉民居被毁者约数千家。复询之满汉回民，佥称满营男妇老幼被害及自尽者约三千余口，回汉男妇老幼约七八千口，统计约在万数以上。并往德尉、沈牧棺木前亲行看视。现有沈牧长子候选通判沈康保，在京闻信赶回，并遗有次子已殉难监生沈康吉之妇带伤未死，及三幼孙在州。德尉闻尚有三子在京当差，其妻姓氏一时无从查询。兹据在籍绅士浙江道员董友筠等恳请为德尉、沈牧建立专祠，并请将同时遇难之满汉官绅兵勇人等一并入祠附祀前来。

伏查自贼匪蹂躏豫、晋、畿辅以来，州县失守之处，满汉文武官绅兵勇打仗杀贼，能如沧州者固少，即惨受屠害者，亦未有如沧州之多且烈。除将绅民公呈另行详报外，合应恳如所请，并呈明德尉等死事实迹，以便奏请许建专祠，优予恤奖，以慰忠魂。而沧州满汉回民经贼匪肆行荼毒之后，实困苦难堪，可否仰恳奏予抚恤以苏民困之处，统俟酌核施行。其城守尉印信，现经王训导移称，有廪生于文炳于城外河干拾行赍送前来，当已敬谨封固收存，俟放补有员，再行交送。

职现暂借城内民房居住办公。各城门均捐廉暂为修补，严加查管。除将善后应办一切事宜陆续办理，并饬各绅民等详将死难义勇、殉节妇女查明详请题旌外，理合缮具死事各官绅姓名，并同难家属人等清折，谨肃以闻。

《夏雨轩杂文》，卷2，页12－15

陈钟祥：沧州失守后地方情形状 窃自逆匪蹂躏畿辅以来，惟沧城满汉回民老幼男妇受害者实数一万有余，非特衙署、驿号、监狱皆成灰烬，即民居被毁者亦数千家。自九月二十五以后一月无官，居民纷纷逃避，土匪乘间掠取财物者指不胜屈。且密迩静海仅百余里，残破之余，风声鹤唳，易于惊骇；而不逞之徒，窥伺生心，尤难防范；且其地满汉回民杂处，向多不睦，似非宽猛兼施，缓急并用，地方决难就理。

查满营现尚存披甲八十余名，闲散二百余名，只有笔帖式一员，又已赴京营呈报被难情事，并未在营，若漫无约束，诚恐易滋事端。现于该营满蒙四旗内遴选领催四员，各就近分与札谕，饬其稽查约束，而被难之家，即妥为安抚。

惟此地回民素称强悍，从前乘乱掠取民间财物者，半多此类，诛不胜诛。自职莅任以后，多闻风携赃远飏，若纷纷追取搜拿，非特于事无济，尤反侧堪虞。因饬众绅等于回民中，择其老成明白众所信服者，公举四人，设为首事，谕立董劝回民，各安本分。其乘乱取掠财物，准限于一月内各还原主，从宽免究。如有负固不服者，著该首事公同擒送，或指禀差拿，即予严办，就地正法。

其各处乡村人民，于逆匪肆扰之后，办理联庄团练颇为踊跃。现又酌定保甲团练章程，出示晓谕，并于州境所属五百七十二村庄，分五十四镇，每镇各令举设乡长一人董司其事。谕令如有外来贼匪，即协力擒拿；倘有拒捕者，格杀勿论。其本村内如有不法之徒，亦秉公送案严惩。如有捐资出力较多办有成效者，官必亲加查勘确实，分别详请奖励。

其城内商民已多迁徙，现经出示招集，各理生业。而涂炭之余，讹言易起，已移知该州判朱楣、儒学徐春贵、王家驭，并札饬代理州吏目吴诰纶等，分于四门，带领壮捕各役，昼夜巡查，并密派妥役，

于隘口河干巡缉，差拨探马至青县唐官屯等处确探静海贼情，以资防范。

现在人心稍定，土匪渐皆敛戢，满汉回民亦各相安无事。所有履任后察看情形，设法办理之处，仰乞训示遵行。

《夏雨轩杂文》，卷2，页15－17

张纪云，字轩峰，武庠生。……咸丰三年，出资办团练，保护村庄，四处赖以不扰。

戴作霖，字普生，户部尚书明说五世孙。咸丰癸丑秋，粤军入境，土匪乘乱。作霖同绅董督办团练，捐资擘画设防事宜。嗣办灾赈有功，历奖六品顶戴。

《沧县志》，卷8，页163，《文献志》，《人物》

人心汹惧。乃……出粟若干石，保固乡村。事平，奖叙布政司理问衔。

《沧县志》，卷8，页163－164，《文献志》，《人物》

张锐堂……遇事强毅有为。咸丰三年，粤军陷州城，窦绍奎，字明野，太学生。……咸丰三年，粤军陷州城，人多逃避，绍奎按口给粟。时饷需孔急，征课綦严，邻村多无力完纳，乃为同居、聚馆两铺垫完粮银四千余两。

《沧县志》，卷8，页164，《文献志》，《人物》

左永成，咸丰三年捻贼[1]入境，土贼亦起，永成合四十余庄，团练乡勇万余人，东境赖之以安。嗣随大营破贼于高唐，奖叙花翎四品衔。

滕龙田，字应五。咸丰三年九月，粤军入境，土贼亦起。有盐山、南皮两邑生童三十余应郡试，回籍被劫，匿庄南深水中不敢出。龙田放舟急救，遣众护之归。顺天学政张闻之，奖以联语。

程毓藻，字恺园，世居城东北同居镇。……咸丰三年，粤军破州城，村镇骚动。毓藻……出积粟三百余石散给困穷，倡办团练，合镇赖以安。

《沧县志》，卷8，页165，《文献志》，《人物》

[1] 捻贼，误，当是太平军。

表凤诺，字绘章……弱冠游泮……道光中由廪贡遵例纳粟，授新河县教谕。……粤军渡江北犯，办理团练，押御土匪，一方赖之以安。奉旨以知县升用，加同知衔。

《沧县志》，卷8，页170，《文献志》，《人物》

兰际春，字云坪，道光丁酉科举人。性坚忍，勇于任事。咸丰癸丑沧城陷，际春出资倡办团练，捕土匪张喜，以断内应，境赖以安。僧忠亲王檄劝助饷济军，拟予优奖，辞勿受。

《沧县志》，卷8，页155，《文献志》，《人物》

李辅，字黻堂，附贡生，候选训导。……咸丰癸丑之变，土贼乘间掠其家资，事定，约知其人，不问，乡里义之。

《沧县志》，卷8，页153－154，《文献志》，《人物》

陈钟祥，咸丰三年知沧州。时粤难未平，土匪蜂起，钟祥来摄州事，立置乱民二十余人于法。……又请赈难民，请蠲本年下忙钱粮，皆得允行。……自捐资募勇数百人，于捷地防堵，闾里得以无扰。时大营令州县劝捐，高唐军营来索沧勇数百人，皆不动声色而事以济。

《沧县志》，卷7，页67，《文献志》，《职官》

刘金镛，字升亭。……咸丰癸丑变后，陈钟祥来署沧事，兼办善后事宜。斯时……流贼蜂起，兵燹之余，民不安居。金镛与在州绅士修葺城郭，募乡勇在捷地扼要防守，兼赈难民。

《沧县志》，卷8，页157，《文献志》，《人物》

董清标，字立轩，监生。……咸丰三年，修城募勇，具为首倡。……咸丰癸丑之变，土匪蜂起，知州陈钟祥持法严峻，获形迹可疑辄斩，清标以事关性命，多所拯救。

《沧县志》，卷8，页155，《文献志》，《人物》

王玉堂，字桂轩，汉军镶红旗人，副将捷元从堂叔也。世居沧州砖河东铺西顺民屯庄。……咸丰癸丑变后，土贼蜂起，肆行劫掠，道路几断行人。玉堂……乃招集邻近各村，创办团练，联络村七十余。玉堂备资斧，具器械，夙夜经营，劳怨不计。……甲寅秋，长芦镇及青河七十余村额其门曰："闾里沐善。"州牧陈钟祥闻之曰："使吾无西顾之忧者，王某也。"贼平后……保九品职衔。

《沧县志》，卷8，页157，《文献志》，《人物》

青县

咸丰三年春间，河东西两岸粤逆窜扰，奉旨豁免被扰村庄地粮，赈济三、四月。夏间大雨，河溢，空城等一百十四村庄成灾，照例蠲免。

《重修青县志》，卷6，页30，《蠲恤志》

文宗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翔等北窜，陷沧州，邑境人民多被掳掠。抵天津败衄折回，由运河以西窜至连镇，官兵围困尽歼之。

《青县志》，卷12，页5－6，《故实志》，《兵事篇》

刘兆麟，本邑人，例授武略骑尉。平生慷慨好义。咸丰元、二年间，岁祲，民嗷嗷待食，兆麟自顾不暇，举目伤心，乃阴以己文契借取粮米百余石，按户分给，告以听便归还；又有苜蓿二十余亩，听其掇采，老幼借以保全。咸丰三年，逆匪过境，土匪滋起。林家庄西有过客数人，诸匪蜂聚拦截，伊闻之，速往禁阻，众不听，遂奋臂大呼曰："尔等欲断路，尽先杀我！"内有老成劝解，过客得脱。未几大兵过境，疲兵随行，向暮每乞食求宿，伊独力支持，嘱其勿骚扰，或数十名，或二三十名，浩费月余。乡人皆笑其愚，而有识者早知其安上全下，土匪赖以渐靖，乡村得聊生焉。

《重修青县志》，卷5，页12，《人品志》，《尚义》

郑梦珠，字珍双，恩贡生。生平尚名节，重文士，救人之难不惮烦劳。……咸丰三年，发逆破沧州，邑中土匪蜂起。山东廪膳黄生由京解馆归，道新集被劫，来塾谋一饭，备陈苦况。留住月余，浼人婉转觅回衣橐，助以资斧，乃行。

《青县志》，卷8中，页39－40，《文献志》，《人物篇》

盐山

咸丰……三年秋，粤匪破交河、沧州等城，土匪蠢动。

《盐山县志》，卷5，页21，《风土志》，《祥异》

尹式芳，字菊田，山东进士。咸丰三年九月，粤匪破沧州。盐与沧接壤，烽火逼近，土匪蠢动，四方骚然。式芳激励绅民，与武举刘

光勋等倡团练，城厢村镇翕然从之，得义勇数千人，民气为之一振。某乡擒匪三人至，式芳立毙之杖下。嗣后各团擒拿匪人陆续送者百余，皆讯明即行正法。此时沧郡无官，人心震骇，式芳不分轸〔畛〕域，同加镇抚，一方人民至今德焉。

《盐山县志》，卷8，页9，《宦政志》

李玉昆，四川岳池人。咸丰三年署（旧县镇巡检）任。时贼陷沧州，人情震动，首倡团练，合镇以安。

《盐山县志》，卷7，页27，《职官志》

于尚志，字高亭，例贡生。好施予，性慷慨。道光十三年，岁歉，捐粟米拯救邻里，太守陈公旌其门。咸丰三年迄五年，后捐团练勇资五百缗、粟一百二十石，乡里重之。

《盐山县志》，卷12，页16，《人物志》下

咸丰三年，盐山团练出力文武绅董，经督宪恒奏请，前江西南康知县张熙、山东试用知县刘锡彤，均加知州衔；州同刘云卿、董长孚、张世德，均加五品衔；王圻以从九品选用；刘光禄、韩逢熙、董珵、王焕章、沈体仁、许立常、吕中行、张尊三、张清峰、郭泽周、张培林，均予从九品衔；贾体元、张星临、刘仑、谷玉声、黄麟图，均予九品衔；边晓峰、董书升、赵云峰、张保璇、刘廷诏，均予八品顶戴；刘作振、刘继曾、刘德行、赵锡三、王友、孙国柱，均准作监生；主簿杨宝树，加府经历衔；把总陈康裕，加一级；武举刘光勋，加武备衔；武举李汝翰、武进士孟国卿、千总姜冠军、李永清，均给予五品衔；武举阎锡九、李玉琪，均予营千总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均照该署督所请奖励。钦此。

《盐山县志》，卷末，页9－10，《丛志》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翔等北窜陷沧州，盐山土匪蠢动，抢掠劫杀无虚日。知县尹式芳与武举刘光勋倡团练，得义勇数千，四出缉擒匪党，活以峻法，人心始靖。总督恒祺为奏请奖励团练士绅，以彰其劳。

《盐山新志》，卷28，页8，《故事略》，《兵事篇》

同治《志》所未载出粟财以纾难者，又有孙庆长，于咸丰粤匪之乱，出粟数十石分给无赖，以阻其蠢动。同时，附贡孙之蕃亦开仓发粟数十石练勇以卫其乡。范亭沼则捐粟五十石，以安集无业，又捐百

石以募乡勇。

《盐山新志》，卷16，页28，《文献略》，《人物》

御捻纪略 盐山滨海，国朝定鼎以来二百余年不被兵……前以咸丰三年沧州破，镇压土匪，始结团。

《天津府志》，卷54，页55，据《盐山节义录》转录

庆云

咸丰三年秋九月，粤贼攻陷沧州、静海，县中震惊，纷纷迁徙。

《庆云县志》，卷3，页19，《风土志》，《灾异》

河间

方浚师：予告刑部右侍郎霍山吴公墓志铭 公姓吴氏，讳廷栋，字彦甫，号竹如，晚自号拙修老人。籍安徽六安直隶州霍山县。……咸丰辛亥郎中俸满截取、壬子京察，均蒙思记名。旋简授直隶保定府遗缺知府，补河间府知府。癸丑冬擢直隶永定河道，甲寅正月复奉谕署理直隶天津道，闰月升直隶按察使，均以军务未竣，仍留河间府任。臬司兼郡守，前此所仅见也。乙卯正月连镇奏凯，二月交卸郡篆入都，召见三次，垂询守城事甚悉。……守河间时，四郊兵燹，州邑陷贼者踵相接，公处以定静，修城垣，设民团，昼理饷馈，夜则登埤巡逻。故帅胜保督兵至，知县王灴迫于应付，自刎不殊。公怜之，纂偶车牛，亲赴大营陈说。胜保重公，即饬麾下听命。仓场侍郎庆祺公继至，兵丁占住民房，颇骚扰。公沿民居步行劝谕，并与各官弁约，晓以利益，人心乃定。典史程某，随庆侍郎委员王锡筹办捐输事，程乘间诈索举人孔某银，公遴知之，立提讯，得实，程畏罪自尽。嗣是大小官吏悉遵约束。

《退一步斋文集》，卷2，页6－11

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 （咸丰）二年壬子，先生（指吴廷栋）年六十岁。京察一等，三月引见，记名以道府用。初九日召见，廷对称旨，十五日补授直隶保定府遗缺知府。翌日谢恩，复蒙召见，奉旨改为直隶候补知府。

六月，署理河间府知府。

河间府辖十一州县。……九月，亲历各州县察勘沿途更棚窝铺，谕各牧令认真办理，以安行旅。至景州，访获匪徒数人。

十二月十四日，补受河间府知府。

三年癸丑，先生六十一岁。……始奉檄办理团防。

是时粤逆北窜河南、山西，将入直境，先生集城中官绅议团防，皆欲合禀请兵。先生言："贼未至请兵，徒然靡费扰民。若待贼近，远请官兵，不但往来调遣，迟不及事，纵随请随发，随即到此，而彼恃来援，必多需索，处此危城，何以应付，不饱所愿，难资得力。且素非统驭，必不受约束，即不易稽察，使匪徒乘机混入，祸转不测。惟城内百姓皆系土著，但得官民一体，婴城固守，则众志可以成城。"于是以故李侍郎家为公所，不令设局，以节靡费。亦不许招异地及城外人为勇，恐其无事闲游，有事惊溃，甚且抢劫而去，反足以扰乱人心，兼恐为贼所得，漏泄城中虚实。于是乃令于本城内派门头夫以资防守，自捐资修城，取府署旧木修整城门，用土筑塞，惟留西门一扇为启闭，预备土包百余积于门侧，为闻警堵塞之用。城上添盖更棚以蔽风雨，每一更棚树大旗一杆，每十垛树小旗一杆，日间旗帜器械必令严明，夜则每城用二十丁壮防守，俱暗藏火器，不置灯亮，不许喧嚣，静听口传暗号，盖城头黑暗，贼不能窥我虚实，我可以观贼之远近。惟令民间沿户预备烛笼器械。昼间门头夫无庸上城，各安本业。晚间亲自巡城，并委员及绅士分段稽察，梆锣不断。每日巳刻启西门一扇，收买柴薪；城门委员三人稽察柴户姓名人数，押送出入，以防奸细。有警则梆锣一呼，昼则门头夫各执器械，夜则各执烛笼器械登城，各守所分垛口，不许妄动一步、妄作一声。于是数月安堵。

八月，贼入临洺关，官绅皆以城大，再三求请兵，先生不得已，乃禀请发兵以安民心。总督派兵千五百人至，果多需索滋扰。先生谓绅士曰："请兵不过聊助声威，以助民胆耳。所有城上防守，仍当责之官民，不可因兵至而有懈心。"维时河间县令病不理事，先生内理民事、防务，外办兵差，皆以一身兼其任，乃于城外空处择要以扎外兵，设买卖街平价以资兵食，不准一兵入城，而每垛口皆添丁壮防守，轮流换班以免倦怠，加意抚循以警惰误。

自临洺关失守，赵州、隆平、柏乡、深州相继陷，惟饶阳知县秦大奎力战保城。九月二十日，谍报粤逆至，离城仅二十余里，于是西门内聚二千余人求开城出走。先生驰至不准，绅士代求不准，坐镇片时，人心稍定。有欲坠城窃走者，严令守垛丁壮以军法从事。缘贼踪不远，开城则人心涣散，奸民必乘机生变，且恐一被贼获，漏泄城中消息，断定不开城，百姓始有固志。是日贼由城西南八里栗子口窜去，二十一日献县失守。督兵大臣胜保过境，县令猝无以应，先生令民无论大小户，凡有面肉者，悉送入府署，即给市价，以资犒赏。先生忠信素孚，不逾时士饱马腾，兵民大悦。车户畏过站，无一至者。先生与民约，派家丁赍函下站交替，车价即日例给，吏役无得扣一钱，又不逾时车毕至。是夜城南火光烛天，直扑府城，先生已寝矣，起诣公所鸣锣，率门头夫各执械烛登城，凡无火无械者不准上。不须臾，城南火光渐远而灭，先生复寝。其后获贼谍讯之，言是日贼侦谓城中兵少守单，故乘夜来扑，不料离城十余里，见城上火光射数里，有千军万马之势，故不敢至。将侦即时砍死。由是城中守志益坚，绅民尤服先生之起卧如常，从容不迫，为不可及也。先生念贼来必由臧家桥，饬府经历乘夜往撤之。二十二日贼再犯，果至桥而阻。向来直境河水夏长秋消，是年水骤发，故无桥即不得过。先生尝曰："城之不失，天数非人力也。"二十五日，贼陷交河东窜，知县孔庆哇死之，先生详请优恤。是后贼渐远，城内安堵，兵亦去。先生每日遣家丁四人带勇役分路密查奸细，凡往来可以行走之义道无不至，有获必诛僇无贷。先是奉旨劝捐团防，准给议叙，先生因仿照部执照式刊印为实收，捐户至公所报明捐数及年貌、籍贯、三代履历，由公所送府请实收，即交捐户，以杜假冒，不假手胥吏，以免急索。

十二月十五日，升授永定河务道，总督奏留河间知府任，协理防堵事宜。

是时粤贼林凤祥、李开芳窜扰沧州、青县、静海，据独流镇。胜保统兵驻王家口，僧忠亲王统兵驻卢沟桥、长兴店。总督以河间为京城门户，疏称先生办理严密，且得民心，未便遽易生手，而后任亦故逗留不肯至也。

四年甲寅，先生年六十二岁。正月十四日，总督奏令署理天津、

河间河务兵备道，仍留河间知府任防堵。

是时僧忠亲王奉旨进兵胜营之前，王拔营，粤逆即向西南窜逸，王追击之，败贼于边马河，贼由献县窜陷阜城。先生前数日知贼必至，上状乞王拨兵，又请兵于总督。于是王拨兵一千人，总督拨兵三百人，至则已失期，阜城失。兵弁住民房，民惊恐，公步行沿户劝谕，以安抚之。越数日兵去，城中以门头夫防守如旧制。城门久闭，不许居民妄动一步。乡民亦多携家入城，谓城居比乡居更安静也。贼据阜城两月余，四月过运河窜据连镇，分股窜据山东高唐州。

三月二十二日，卸河间知府事，仍驻河间防堵。四月二日，总督又檄先生护理河间府知府。

时总督以河间知府调署大名，故复檄先生护理之。

七月二十六日，升授直隶提刑按察使。八月初十日，始卸护理河间知府事。

时总督因公具谢恩折请陛见，遂奏留河间防堵。奉朱批：俟直隶军务告竣，河间府城撤防后再行来见。初先生补授河间府办团防，时桂燕山[1]相国来为直隶总督，例应至省谒见，先生以办理团防，职守攸司，弃职守而谒见大府，设有疏虞，何堪自问。其后每奉旨升迁，幕友皆劝先生一行，无自取戾，先生皆以团防为重不可，谓："大府断不以此为罪也，即以此为罪，于心无愧。若惧得罪大府，而弃土地人民，即侥幸无失事，不亦内怍于心乎？"而总督之始终不命离河间亦以此，先生不计也。既升臬司，友人促先生速卸府事，恐又有贼警。先生曰："事至再办，岂可诿卸规避？"又劝先生往谒总督，亦不可，曰："尚未陛见，何可先谒大府乎？"……定例属县失守，本府革职，总督入奏，上以河间团防有功，足以相抵，得免。先是吕文节公[2]奉命办团练之安徽，奏请先生同行，上以河间要地需人，未允所请；后凡屡膺异数，皆受显皇帝特达之知也。八月，河间知府自大名回任，先生始卸府事。

五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三岁。二月，奉旨入觐，召见三次。十八

[1] 桂良，字燕山。

[2] 吕贤基，死后谥文节。

日，任按察使事。

正月十九日，连镇捷音至，林凤祥、李开芳俱就擒，河间府城撤防。二十九日疏请陛见。旋即办理府城团防捐输保案，绅士以先生从弟某随先生巡城，并经理一切事宜，极为劳瘁，列名其间，先生涂去之，绅士恳请再三不允。……召见时问团防所设施，对曰："城大且破坏，赖绅民日夜巡防，又适值水发，贼不得过，非臣之能也。"

六年丙辰，先生年六十四岁。九月，督办大名赈务。

是年开州、东明、长垣间黄水漫溢，广数百里，饥民遍野。先生捐米五百石，由是直省官均捐赈米，总督疏请赈济。……十月六日赴大名，尽心区画，务求实惠及民。及奉升授东藩之旨，赈毕犹不肯遽行，必将各灾民妥为安置，惟恐失所。回至广平，闻大名与山东曹州交界处匪徒滋扰，僚友皆谓赈既毕，宜速回，无致如河间久不得离任。先生曰："天下官办天下事，如实不得离，亦不能推诿也。"即折回查办，获十余名，讯明首从，僇数人，余解回籍。

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页14－19

阜城

滕懋德传　滕懋德，阜城诸生，官柏乡训导。咸丰三年，发逆窜入阜城，懋德率勇巷战，力不敌，返室整衣冠，贼胁之从，忿骂不屈死。事闻，议恤如例。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8，页17，《忠义传》

东光

癸丑，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粤匪北窜，自泊镇河渡河。

甲寅，咸丰四年，四月初十，粤匪窜踞连镇。邑南居民财物牧畜搜索一空，乃以围为攻，跨河筑羊马墙七十里，并挑浚乐河。……

乙卯，咸丰五年，春正月十九日，连镇平。

《东光县志》，卷11，页27，《事略》

叶增庆，字少农……咸丰三年秋权知县事，甲寅夏，连镇罹兵

燹，贼兵骚扰，极力护持。

《东光县志》，卷6，页17，《宦绩》

连镇

运河原凡十浅……濒河州县皆以河干人民应充浅夫，供浚河筑堤役。其浅各有地分，计地部置，每浅额没〔设〕浅夫，多者常至百人，少亦三四十人。……

咸丰四年，粤匪李开芳、林凤祥窜踞连镇，亲王僧督剿，六月，掘断三里浅[1]运堤，水浸贼巢。五年正月荡平。后知县吴梦曾堵筑复溃，知县吴梦曾、金元恭复修合龙。

《吴桥县志》，卷1，页4－5，《河渠》

欧阳昱：老童生献策 发逆窜天津，势甚张。僧王兵至，虽屡破之，然尚有贼三十万，退居连镇，为数县交界地，欲围之，则兵少不能合围，欲攻之，则固守不出，无奈之何，时时忧其窜逸。有一老童生，年七十余，画图献策曰："今之计，宜用远围长困法。王所恃者马队，而贼马队亦甚多，逸而四出，击东则走西，击南则走北，蹂躏直隶一省，害恐甚于明之流寇。请远围之，周回三百里为率，坚筑土墙。连镇地形稍洼，四面稍高，墙成则难以冲突。然近筑，贼必惊觉，功难成；远筑，贼必不以为意，功易就。贼三十万，每月约需粮十万石，数月则数十万石，计三百里内无此粮食，墙成后勿与战，但严兵分守，以长围之，不出数月，粮尽援绝，无有不毙者。不然，直省平原广路，无山川以阻之，无关险以厄之，贼一走数百里，疲于奔追，岂旦夕所能扑灭哉！"

老童献后即出，左右皆笑其迂腐，谓："年七十，尚不能博一秀才，岂能知天下事？"僧王则反复思之，觉其言甚有理，又细阅其图，谓筑由某处起，某处止，某处为某县地，命某官筑，某处有险隘，守兵不必多，某处平衍，宜用重兵，防其逸出，一一指示，三百里内，了如指掌。遂依其计，下令各县，分界兴筑，以兵保护，刻日蒇事，

---

[1] 三里浅在连镇南。

误期者军前正法，皆悚惧不敢不遵。

起工时，贼探知，果笑僧王无智谋，筑此何益？不十日工成，贼见四围无逃路，始惧，屡屡冲突，欲窜出，而僧王以可窜之路用重兵守之，不能窜。数月粮尽，杀马而食，贼心慌乱。而僧王射书贼中曰：一人斩一头降者，免死。逾十日，曰：一人斩两头者，免死。又逾十日，曰：一人斩一头目与兵卒降者，始受降。又逾十日，虽提二头至不受矣。于是贼内乱，纷纷杀人归降，仅留老长发数千不降就擒。三十万贼降外，无一脱者，用老童生也。然则何地无才，何人可轻量，患在当事者，不肯虚心访用耳。

后捻匪创乱，事事焚劫，不据城郭，官兵来则走，走则至，大类明之流寇。胡文忠❶谓欲平此贼，宜用一军专剿，而命直隶、河南、山东、湖北、安徽各督抚，分界堵截，窜入何省界，则治何省督抚罪，庶责无可委，奔逃无路，而贼可歼灭。未行其言而卒。李合肥❷帅兵进剿，奏用其策，五省督抚各至其界，筑长墙以拒守，贼遂穷蹙，死者死，杀者杀，扑灭无遗矣。文忠之策，盖与老童生同也。明困流寇于东箱峡，粮绝路穷，为陈奇瑜所误，放之出，遂蔓延不可复制。然后叹我朝中兴诸将和衷共济，得善即从，故能奏此大功，实高胜国诸臣万万也。

《见闻琐录》，前集，卷6，页1－3

梅振瀛：王公叔开孝行传　津门王氏巨族也。……公讳文运，字叔开，号焕章。……粤匪事起，著火马飞云火攻炮，一切战守火具图说。咸丰癸丑，匪扰畿南，钦命巡防大臣庆恭肃公❸督兵赴临洺关会剿，约公从。……贼踞独流，我军由河间折回第三堡，围之，攻守具备，贼不敢犯。甲寅，贼窜阜城等处，亦如之。到处恺劝，饷赖以济。贼匿连镇不出，僧邸筑长堤七十里，属公总工程，民不扰而贼大困。后献议射简明告示，杀贼缴械，准投诚，并造喷火筒、火球等。十二月二十三日焚李家庄木城，于是乎有连镇之捷。……干隆乙卯九月十九日戌时生，同治乙丑四月初五日酉时卒，寿七十有一。……光

❶ 胡文忠，胡林翼，死后谥文忠。
❷ 李合肥，李鸿章，原籍合肥。
❸ 庆祺，死后谥恭肃。

绪癸卯仲春吉日，梅振瀛敬挽，王维贤敬书。

《天津县新志》，卷24之三，页56－58，《碑刻》3

张景沂：役夫谣 军府出军符，筑围困凶徒，鸠工需民力，畚锸集万夫。一纸羽书下州县，速于风火急于电。胥役随同里正来，搜捕一夕乡村遍。儿沽酒，妻执爨，未入执公功，先供胥役饭。稻粱栖亩秋未收，眷焉西畴空长叹。三夫抽一丁，促迫不容停。锹锸牢束缚，随吏赴军营。手把长馋肩荷土，汗濡沾胸日卓午。胼手胝足不少休，兵喝吏骂嗔如虎。无端忽遇两滂沱，泥深没髁敢言苦。长围筑就喜息肩，归来余力事秋田。场功未毕州牒下，官家又敛兵车钱。民财空，民力尽，铜马赤眉亦坐困。走卒厮养皆叙功，蚩蚩役夫无人问。涂体沾足本寻常，役夫役夫尔休愠。自从蛾贼肆贪残，十家逃窜九不完，赖有使君为保障，吾属相聚得安全。更生悉拜仁人赐，家室相保伊谁力。区区民脂与民膏，何得不了乃公事。君不见，州侯跌宕真人豪，大帅荐剡天恩褒，巍巍黄堂新进秩，插冠翠羽伴金貂。噫嘻乎！插冠翠羽伴金貂，吾民斯役岂徒劳！

《七竹山房诗草》，卷1

（咸丰七年）二月初一日，早起犹雪，午微晴。戈刺史济荣为家君言：僧王之攻连镇，贼来投降者三千人，以宁立诚统之。王时微服入其营，道家人事。时或遣戈什哈至某营召某卒至，曰："汝欺我！"或教之，或笞之，或斩之。盖贼性精敏，互相钩校而得其情，即一卒而前后语不类者，王悉识之。又虑立诚得众不可制，则使言其下之不听命者，召至皆斩。立诚跪请涕泣，不少贷，故降卒人人畏惧，无敢有异志，后竟得其死力。复就三千人拣得八百人，宁立诚及邓某者尤枭黠。王奉诏还京，八百人交西都护凌阿，都护不能用，复为盗。又潮勇二十余人来乞降，王语之曰："勇之降贼，与本为贼者不同。彼愚民无知者耳，若勇则既食国饷，宜知大义，去而从贼，有杀无赦。吾不杀降，亟去，得林凤祥首乃可来。"挥之去，数日复来，曰："凤祥不可得，得其衣物矣。"又挥之去。数日，又复来，曰："凤祥不可得，得其亲近左右首矣。"王怒，令持首去，曰："不得凤祥勿来见也。"数日又来，持一印，曰："此凤祥印也。"王乃悉召至，语之曰："贼营颇有号令，岂容尔持人头往来耶?"悉斩之。留一人使还语，

曰："鬼蜮伎俩，吾尽识破也。"

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第8本，《思朔录》5

咸丰三年，粤匪困于连镇。有降贼云："初起时，军师谓此行至天河而止，今果然。"盖指天津、河间也。

《东光县志》，卷12，页12，《识余》

宁津

张见龙，字应五，道光乙酉拔贡。……乐善好施，舍棺木药材以济贫乏，有称贷者，概不取偿。里中有争讼事，一言折服。立与止息。咸丰三年，粤匪窜踞连镇。值粮台支绌，竭资助饷。

《宁津县志》，卷8，页28，《人物志》，《孝友》

庞朋，字君锡，以字行，更字百朋。……嗜宋儒程朱之说，躬行不为空论。咸丰岁癸丑，粤匪渡河北窜，运河以西郡县骚动，朋建议阻运河而守，可省劲兵数万。筹划垂定，会邻邑爽约，计以不行，然宁津终恃以保全。年七十六卒，曾文正公为撰墓志铭。

《宁津县志》卷8，页35，《人物志》，《义行》

李琮，字象坤，候选州佐。……咸丰四年，粤匪踞连镇，捐金数百助军饷，募勇为义团，卫城池，贼不敢犯。年六十六卒。通志，参采访册。

《宁津县志》，卷8，页35，《人物志》，《义行》

靳滋，字湘南，道光庚子举人。……咸丰三年，粤逆北犯，人心骚动。靳滋奉邑侯彭谕，团练自固。及贼据连镇，僧亲王筑围困之。滋率邑人助其役。粤匪既平，流贼时起，滋与五品衔孟声扬，文生刘青藜、张惠洽，六品军功赵克忠等十数人部分团勇，相机防御，规划区处，人皆称善。滋寻卒，而孟声扬等一遵约束，固结不解。八年遏土贼于北境，使不敢南窜。同治二年，逐宋逆于景州，复追之于德平。六年，击流寇于东光。七年御捻匪于县西，又御之于南东。结阵以护难民，奉札以应官军，一时好义者众矣。而文生宋麟祥、六品衔孟相廷等专以守城著闻。

《宁津县志》，卷8，页36，《人物志》，《义行》

李命长，字佑之，报捐同知。……族邻有故，以一言判其曲直，众莫不服。附近数十年，无公庭讼。咸丰三年，粤匪北窜，僧忠亲王驻扎连镇，命长运粮给军。县令彭额其门。

《宁津县志》，卷8，页37，《人物志》，《义行》

王墨林，字玉条，太学生。……咸丰甲寅，发逆踞连镇，赴营助饷，人皆谓其急公好义云。

《宁津县志》，卷8，页39－40，《人物志》，《义行》

谢文林，字殿选，六品衔。……咸丰甲寅，发逆踞连镇，僧亲王檄饬宁津积谷充饷，该管吏匮歉误公，代为筹，得免责。

《宁津县志》，卷8，页40，《人物志》，《义行》

景州

庞光耀，道光辛巳举人，任景州学正。咸丰四年二月，粤匪窜入阜城，贼势逼近。时州牧带勇随营，吏目携眷先遁，城中无主，军民逃散。光耀集绅耆于学署，晓以死守之义，督令屯闭城门，登埤固守，卒赖保全。贼平，保加知州衔，以老致仕，同治四年卒。

《获鹿县志》，卷12，页14，《人物志》，《宦绩》

张景沂：守城纪略　咸丰癸丑四月，林凤翔等渡黄河，围怀庆府。八月入山西，连阳平阳府、垣曲、曲沃、洪洞等县。二十七日入临洺关，守兵溃散，长驱而北，晋州、栾城、任县、柏乡相继失守，九月七日陷深州。警闻至，景州牧李小舫麟遇延商守备。人心惶惶，一日数惊。二十一日，敌弃深州，陷献县。二十三日，陷交河县，去景七十里，城守未完，人无固志。时卫河盛涨，有以决河护城之策进者，公商于余。余曰："非计也，河水决不可复收，淹没秋稼，麦亦难种，是贼未至而先自敝也。且贼既北犯，志在津、通，未受大创，必不南旋，不如静以待之。"公领〔颔〕之。二十五日，贼赴泊头；河协邱联恩以兵至，人心稍安。

二十六日，陷沧州，杀戮甚惨。二十八日，至天津，县令谢子澄释狱囚为前驱逆击之，大挫敌锋，敌遂退屯静海、独流、杨柳青，犄角以拒我师。奉旨以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镇京师，以喀拉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驻王庆坨，防其北窜。

甲寅正月九日，敌乘雪溃围，窜据河间之束城镇。二月九日，弃束城南奔，僧王马队败之于臧家桥、富庄驿。余匪于十一日陷阜城，固守以拒王师。

吾景闻信，十二日辰刻矣。时州大夫晋郡未回，士女倾城而出，官勇逃散。诸绅具禀学正庞光耀转详请兵，率众屯门。突有马快数人拦阻。州人庞清平时以武举署守备，持刀喝吓，始行退避。讹言纷起，警信时急。不逞之徒乘机扰乱，至戌刻鸣爆竹，放流星火，吹唇呼啸以聚凶徒，垂绠于城以接外援。狱囚汹汹，击械喧讧；班馆押犯带锁分驰。诸同人聚商局中，孤灯惨淡，相顾无色。忽闻东郊传呼，州主归守，已至城下，将军真自天而下矣。乱民闻风解散，稍迟片刻，不可复问矣。呜呼危哉！

公至，命将四面河桥折断，门皆实以砖甓，惟南门留一小门以通出入。募新勇，签民兵，严约束，明号令。邱协防杜南界，闻警回幕城中。东抚张亮基以兵来援，幕南关，搜擒逸匪，访拿乱民，斩之城下，人心始固。

无何，南寇骤至，东省金乡、馆陶、郓城先后失陷，倏至临清，张抚移兵迎剿。三月初四日，胜帅保赴援。至十五而临清失陷。南埵北际，不合如矿，孤城危如累卵，守埤皆哭。幸而临贼内乱，弃城南遁，民团截杀，沿途溃散，而阜贼之援绝矣。

四月初六夜，大风。乘城北望，火光烛天，郁攸之气逼人；至晓探之，贼溃围窜至阜城南十里铺。于是防守加严。初九日，有兵一队，或骑或步，约四百余，传僧王令入城协守。小舫公疑而拒之，逡巡而去。前数日接僧王札，有拨兵协守之谕，既而访之，皆贼计也。狡矣哉！是晚即窜据连镇。官兵夹河筑墙围之。

五月二日，逆首李开芳分股南窜，以接外援，由吴桥、德州遂陷高唐。胜帅分兵追剿。连镇军务独任僧王，事权既一，防守益固。七月二十四日，开〔闻〕枪炮雷轰，梁尘散落，窗纸皆鸣，约炊黍时。人心惊骇，为之罢市。已而知贼人宣言我军药尽，故僧王令火器皆鸣，示药之有余。贼人屡次突围，皆被击退，粮尽援绝，惟呼天父救命而已。驼马食尽，以人为粮。至乙卯正月十九日，林逆就擒，解京正法。州城解严。

是役也，自癸丑九月起至乙卯正月止，计十有六月，经费悉出闾里捐输，文官某某、武职某某、绅某某、商某某。余事中人也，悉其始末，故约略述之，以俟夫作史者采择焉，是为记。

《景县志》，卷13，页42－44，《艺文志》，《杂记录》

张景沂：城守纪略 凌汉跨江盛柴虎，百道鼙鼙鸣战鼓，粤匪洪秀全等滋事，蔓延数省。黄河天险竟不波，渐由豫晋窥天府。贼于癸丑四月渡黄围怀庆不克，八月间遂入晋省，连陷垣曲等处，二十七日破临洺关，遂入直隶。专阃大帅尔何人，甘用貔貅步后尘。骂贼才传亡许远，殉城又报死张巡。栾城、晋州等州县相继失陷。下博城空走封豕，九月初七日陷深州。烽连乐寿复中水。二十日陷献县，二十二日陷交河。孔家父子死堂堂，交河令孔庆珪父子骂贼而死。地距弓高无百里，交至景七十里。招兵募勇太仓皇，地瘠难筹一月粮，客帅分防劳坐镇，河协邱联恩驻留智庙，闻警以五百兵至。城垣残破徒彷徨。城垣倒坍，守御颇难。忽报贼骑趋泊镇，蚁聚蜂屯长驱进，可怜一炬麻姑城，万姓伏尸膏锋刃。二十六日陷沧州，杀戮甚惨。杀气凭陵沽水东，鲸吞残食势如风，夹河一战摧狂寇，丝竹东山仰谢公。二十八日至天津，知县谢子澄大挫贼锋。卷甲韬戈急回走，万树青青依杨柳，贼退屯杨柳青、静海、独流三处。负隅猛虎莫敢撄，糜饷劳师三月久。天威震怒奋吾皇，登坛拜将策天潢，以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镇京师。桓桓参赞何忠勇，更有中山异姓王。以僧王为参赞大臣，驻王庆坨。安石战殁王师蹙，空营雪压残兵哭，虎兕出柙不可当，妖气迷漫震陵谷。谢令战死，贼于甲寅正月初九日窜据束城镇。贤王蹑迹出奇兵，烽火连天照献陵，狂走终难同兔脱，余凶还据阜昌城。二月初九日贼弃束城南遁，僧王追至献县，又败之于富庄驿，杀贼无算，贼遂于十一日陷阜城。阜昌蓨邑惊密迩，阜至景五十里。鸟兽纷纷尽散矣，李广从军况未归，州主李麟遇，正月间解犯进府，遂留协守郡城。揭竿岌岌中宵起。勇逃官出，战守难恃，宵小乘机煽乱，竟蠢蠢欲动矣。赖有凤雏庞士元，雄心保障固城垣，州人庞清平以武举署守备，与在城绅士合谋死守，杜门弹压，诸事赖之。登陴奈无兵可援，如斯时势更何言。夜黑呼啸闻四野，煽乱诸多不逞者，十二日晚不逞之徒鸣爆竹，放流星火，呼啸四起，内外相应，悬绠于城，以接外援，而狱囚亦汹汹思变，虽有庞守备，亦无能为力矣。传呼飞报令公来，将军直自天边下。州主李奉檄

归守，夜半由东郊传呼而至，宵小闻声始解散。稍迟半刻，则不可为矣。呜呼危哉！抢劫焉能法网逃，伏尸流血满城壕，诛除内乱人心定，从此成城众志牢。访拿乱民斩之城下，内乱既除，人始有固志矣。官绅相倚左右手，更有桓侯铭刁斗，东抚张亮基以兵来援，驻南关。短衣结带夜登城，在城各绅随官登城，昼夜巡查。聊固吾圉严保守。南来鼙鼓震城头，又报山东失数州，南寇骤至东省，金乡、馆陶、郓城相继失陷。持重空传邱希范，河协邱来景防堵。运筹已去汉留侯。东抚张赴南迎剿。命将督师扼要地，转战微闻师不利，胜帅督师截剿，三月四日至临清，至十六日而州城陷。南天风起战血腥，北里烽高火夜炽。还欣圣主福如天，八公革木走苻坚，谁言御寇无长策，坐致奇勋竟凯旋。贼人内供，自相残杀，沿村民团乘势攻击，遂鸟兽散，而大帅竟以平贼全功受上赏矣。外援无功已绝望，螳臂挡车犹相抗，长围难困万黄巾，平蛮空思汉丞相。惊沙滚滚走狂风，烈焰烧天彻夜红，门户谁知为贼守，连营枉自堕前功。四月初六日连夜大风，贼因风纵火，窜至阜城南之七里铺，所有营堑门户皆沦于贼。衣冠更换杂旗帜，防守忽传军令至，重门不启断桥梁，致师空劳四百骑。初九日贼以四百骑假官军旗帜传僧王将令入城协守，见桥梁折断，杜门不纳，知计不行，逡巡而去。我缘将母到河干，弥月离仇话夜阑，失晓拥衾犹未起，连天波浪走惊湍。家慈避居刘庄，余于初九日缒出省视，初十日早犹未起，忽连番警报，贼已窜赴连镇矣。虎豹移屯连窝里，士女纷纷窜不已，忽闻游骑已村前，眉睫之间判生死。喘息稍安望好音，无端焚掠又惊心，忧惶殊切萱堂虑，再奉板舆避远林。庄至连镇二十余里，赴援之兵肆行劫掠，余因奉家慈移居赵柏村。匆匆归见全城震，地较阜昌十里近，连至景四十里。风声鹤唳总惊人，城头日日传警信。百雉连烧列炬残，沿城灯火彻夜不息。风宵雨夕敢怀安，三五同人通宵巡历，风雨不阻。旌旗变色风云壮，刁斗无声夜月寒。凶徒沿河筑夹寨，土垒木城严警戒，贼夹河筑土垒木城，防范甚固。火光竟可照闺阁，炮声直欲压城坏。军中每一发炮，则城中屋梁土落，窗纸皆鸣。骤为犄角计何奇，牵制偏思老我师，贼于五月初二日忽分窜高唐。分屯坐困劳光壁，胜帅分兵追围。从此专征属子仪。连镇军事遂独任僧王矣。土围筑比长城固，扬波更借河伯怒，筑长围河心以灌之。全凭一水毙长蛇，岂许三窟藏狡兔。皂户陈庄、栗家庄、张家庄，连次收复。残秋历尽又冬过，日日军声混鹳鹅，风雨传餐晨按

剑，霜天飞檄夜横戈。春来防范仍依旧，釜底游魂犹思斗，翻波已见斩长鲸，扫穴还看擒猛兽。乙卯正月十九日，首逆林凤翔就擒，解京正法。全胜旌旗又指南，胜帅拿问，僧王以胜旅赴高唐。高唐遗孽欲全芟，忍教小丑纵横甚，不惜劳臣心力殚。驱策蛟龙飞霹雷，滚滚狂徒胥及溺。贼复逃至逢官屯，引河水灌之。四月十六日，首逆李开芳就擒，解京正法，余逆悉平。天河渡过遇僧亡，占验如神何历历，该逆北犯时，占之者曰："天河难过，遇僧而亡。"天河者，天津、河间也；僧者，僧王也，亦神矣哉。从此州城始解严，枕戈坐甲已经年，稍喜惊魂苏此日，那堪回首忆从前。身经目睹述时事，疏枉岂比庶人议，罪言敢告载笔臣，一一书之大事记。

《七竹山房诗草》，卷1

刘景芳传　刘景芳，景州人，以武监生倡办乡团，调赴连镇军营剿发逆，有战功。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9，页32，《名将传》

枣强

知县方宗诚：王孝女传　孝女王氏，直隶枣强人。高祖坦，官宁绍台道，有政绩；父济源，国子监生。……寡兄弟，媒妁至，辄涕泣。其后父母益衰老，遂矢志守贞待养以终其身。……咸丰四年，贼窜踞连镇，僧忠亲王兵过境上，孝女捐金饷兵，不求奖励。忠亲王询知孝女高行，书"孝烈可风"四字以表其门闾。

《枣强县志补正》，卷5，页33－34

故城

任承林，字荫庭，西牟村人。沉默寡言笑，夙娴武事。咸丰初年，军务孔急，尝助军饷五十石，蒙奖六品衔。……同治九年卒于家。

《故城县志》，卷7，页97，《人物》，《武功》。

张徽典，字慎五……行商外出，中年家渐裕。……咸丰四年，发逆窜扰直境，赴僧营投效，帮办粮台，由从九品赏给五品顶戴。

《枣强县志补正》，卷8，页57，《杂志》

四、攻抵天津稍直口之役与据守静海、独流

周尔镛、周士键父子致瑛棨函 三哥大人如手：自趋送台旌之后，驰念无日去怀。昨得自虞城来书，既感且慰。……昨日得京中书九月二十八日发。知廿七日贼在津属之杨柳青。张子班观察❶婴城固守。特总戎❷扎营城外，自辰至戌连得胜仗。文嵯政❸带勇赴卫河截贼船廿余只。胜帅在青县，廿八九可以到津。德、西、善诸帅，亦陆续赴援。僧参赞移营武清。惠大将军尚未出都。京中司农仰屋，莫展半筹。又云南京、扬州日久不下，兵勇与贼难保不相通，此语却不妙，恐京中另有所闻，则军务更难措手矣。……大兄❹迄今仍无书来，令人不解。……手此，布请台安，余容再寄。弟键顿首。（咸丰三年）十月十八日（自开封发）。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2信

兰坡三哥大人阁下：别来渴想不可言。今晨接得初九日彭城发来信虞城途次信未到，诵悉一是。深州贼于廿夜乘大风窜出，由交河东扰，廿七日到津、沽。彼处有特总镇扎兵城外，即日开仗，官兵获胜。闻津门有水会，其人极勇悍，向例闻锣即集，不准一人不到，贼不能犯。胜帅廿七日抵青县，前队即日赶到静海，胜帅亦由运河隔岸赶及，运河内亦有贼船，已夺得十余只，烧毁十数只，此船不能多也。自廿八至初二日，连得大胜仗，得旨嘉奖。僧参赞现已移兵武清，德贝子，培侍郎、达都统，亦帅兵即日可到□□❺一带。秋雨积潦，处处阻滞，贼不能再为北窜。所恐山东防堵，或有空虚，不免又遭荼毒。凡此皆弟接京中九月廿九日信所述。（咸丰三年）十月廿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2册，第1信

兰坡三哥大人赐鉴：……北路之贼传闻异词。据詹秉锐家信云：

❶ 天津道张起鹍，字子班。
❷ 特总戎，指天津总兵特克慎。
❸ 文嵯政，指天津盐政文谦。
❹ 大兄，指周士键的大哥周士镗，此时随胜保在军营中。
❺ □□，非虫蛀残缺，原函空着未写。

天津练得水会勇几万人，扎营城外，连得胜仗。津门照常贸易演戏，城门大开，以示不惧之意，贼亦竟不敢攻城。又闻贼于静海一带筑三木城，其人尚众，几四五万。又闻僧邸已移兵武清，又由武清移兵，距贼营廿余里。胜营距城三五里。又闻胜以大炮轰死贼兵几万人，现仅剩三万。又闻有一从九某由直隶至汴，言僧邸之兵虽多，闻惊即逃。凡此皆传闻于道途之口，未足深信。惟日前阅邸钞，知怀庆解围已经保奏，奉旨，家兄道衔花翎，马司马得太守，余保皆优。因思若直隶十分紧急，胜帅岂能保举员弁？以此卜之，知贼氛尚不至棘手也。惟家兄总无一字寄来，令人记念万状。……又昨闻师十二兄云：直省失守州县已正法二人却记不清姓名；而豫中迄今未办，正不知如何出奏。又闻分三等（一、斩候，二、新疆，三、革职，无余罪），巩、汜、温、杞在第一等，余皆未拟定。……余详老人书，不赘。肃此，布请三哥大人安。弟键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3信

兰翁三哥大人如手：梅岑兄赴徐，曾属面述一切。……北路则家信❶已三月之久未见到来，令人焦灼万状。但得之道路传闻，言贼据静海，效怀郡故智，筑土木城，以水沃土，隔夜即成厚冰，炮不能入。挑深濠三道，为固守之计。官兵一筹莫展。僧参赞所带之兵，扎营既远，又不得力，且与克帅❷不甚浃洽。大致如此，久不得信，故亦无从得详也。……即请台安。弟键顿首。（咸丰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5信

顷见付键儿手书，极荷关切，感不去怀。前者内黄李容海明府归，是十二月初旬起身，述丹儿❸在营内各事极悉。又张子青学使❹昨日来谈，知伊遣家丁赴营送米五百石，即在丹儿船上住三日，前日甫归。所述与李容海语同。据容海云：贼必可灭，伊起身时炮台尚未成，成后可成功。贼有粮无草，无柴菜油盐，且火药渐竭。木城虽软

❶ 家信，指随胜保在静海军营的周士镗的信。
❷ 克帅，指胜保，字克斋。
❸ 丹儿，指周士镗。
❹ 张子青学使，指张之万，直隶南皮县人，时任河南学政。

不受炮，但甚低矮，我兵能了及城内屋檐。炮台以柳木作篓，以土泥填实，垒筑为之，约高二丈，势近而逼。城内虽藏地穴中，亦断不能支持。第虑其并力死窜，须各营齐心，即可歼灭。据张子青先生言，彼中地势渠深知之，北则重兵，东西皆水，贼偷挖运河时意在阻官兵进攻之路，今则水泥冰块夹杂，寸步难行，自己挖成陷阱。窜则止防南趋，若并众狂奔，官军恐不能兜裹。好在南路止一大堤，除此线堤外一无绕出之径；此又不比黄河堤之宽广。伊家丁来时，即从彼中行，大营连络如栉，不可数计。贼行此堤，是直走而不能横列，其势能窜，而窜则必不能并力同行，必可阻剿。言之凿凿，故以奉告。弟前月下旬，由总局寄一信，前日又从京中转寄一信。李容海云：丹儿十一月梢用胜帅官封寄家信来，或可望到。此刻姑且暂缓也。肃上兰坡三哥大人席次。弟墉顿首。即晚。（咸丰三年十二月下旬）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15信

姚宪之：粤匪纪略　此股贼众，于江北陷城七，于河南陷城六，于山西陷城七，其围攻未下之地指不胜屈。胜保从后追赶，相距止一两程，贼行亦行，贼止亦止，任其沿途杀掠，不能救援一处。贼目笑之，以为送行，尝植四大字木牌于其来路，曰："胜保免送。"❶

《蛮氛汇编》

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　咸丰三年，粤逆北犯，运使杨公霈为防御计，捐廉倡率，制造抬枪五百杆，招募壮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芦团。嗣奉旨：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前任湖南彬州知州吴士俊、前任良乡县教谕汪彭，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宝常等公约廪生王镛与合邑绅民铺户，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募勇五六十名不等，按期训练。自春徂秋，屡奉廷寄，佥知寇窜渐近，防守愈严。

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天津道张公起鹓督率官弁堵筑，河神恍现，再筑再决。芥园堤高于城齐，津邑地势东凹于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夜间红灯隐约，奔流随之。于是静

❶ 这段话原在叙述太平军屯据静海、独流，"贼疲官兵围困日久，时值冬腊严寒，冻毙者尸枕藉"诸语之后，但在刻印出版时，大约是害怕开罪胜保，又删掉了（参看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第18页）。

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余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

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瞥见城东闸口迤西南洼中，隐隐似木筏停泊，谛视若有人潜伏，急报义民局，哄然鸣锣，立聚千余人，而筏倏不见。时探报寇已窜至静海县属之谭官屯。盐政文公谦传令二十七日黎明合郡文武齐赴教场。届期官绅兵勇咸集，将出探，众曰："谁带队者?"邑侯谢公子澄奋然曰："我何如?"众踊跃曰："听命。"公即去长袍，持枪上马。民要遮之曰："公民之父母，不可轻身，我等愿为前趋。"行至城西小园，前途无耗，遂暂休息。

先是邑人贾庆堂献策，恐贼于水浅处凫渡，城北八里宜兴堡弋凫之雁户，善于水中用佛朗机，技艺精熟，百发百中，宜扼要设伏，以备不虞。梁君宝常等皆以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募齐，即令庆堂率往，伏于得胜口之东南。而炮台、浮桥、濠沟亦均于是日毕工。适邑绅张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园操演。维时寇已麇聚于距城五十里之良王庄各村，而我众不知也。

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报信云："寇已在城西黄家坟造饭矣!"言讫不知所往。随登炮台了望，寇果蜂拥而来。邑侯谢公率众迎剿，运使杨公亲率芦团堵截，邑人数万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梃以随。贼首名小秃子者，矫健绝伦，贼中呼为开山王，手握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锋锐甚。我军以火枪击之，击上则鼠伏，击下则翻空，枪甫住，则随烟而进。有大沽老卒诧曰："是贼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贼气夺，犹豕突而前，至伏处呼渡，且诱以利。号锣一鸣，雁户枪排轰发，贼纷纷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是役也，毙贼约五百余，而我兵勇无一伤者。自逆匪犯顺以来，纵横数省，至此而凶锋始大挫焉。时援军未到，贼众我寡，不敢跟追。贼先遁于杨柳青，旋据静海之独流镇。闻贼败后，惫甚，沿路枕借僵卧。识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歼矣，惜哉。

十月七日，督兵大臣胜保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独流剿贼。邑侯谢公随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公闻副都统佟公鉴被围，带勇驰救，身受重伤，赴水而亡。越日，有阵亡役余鹏龙者，负公尸而出，面如生。

次年正月十日，贼乘大雪回窜山东茌平县属之冯官屯，钦差参赞

大臣亲王僧格林沁筑长围困之，生擒伪丞相林凤祥等，解京伏诛焉。

《续天津县志》，卷17，页1－3，《艺文》上

吴惠元：附编[1] 咸丰癸丑秋，津邑剿寇获胜，其间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芥园河堤陡决，天津道张公起鹓再筑再决。夜有红灯隐隐，引水南趋。居民庐舍无恙，而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后乃知虽十万兵不及此。盖津邑无险可守，数千团练，何以御七八万之强寇。九月二十六日戌刻南洼之木筏，二十八日巳刻来营之老人报信，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此其中殆有天焉。

邑自春间奉旨，饬地方官会同在籍前浙江巡抚梁宝常等举办团练。邑绅张锦文捐资助经费，并上守御各策于盐政文公谦，公善之，遂发令箭一支，令锦文照办。锦文悉心布置，独力捐练铺勇三千余名。自春徂秋，虽寇警渐逼，而迄无确耗。锦文于九月十三日募勇士刘姓者出境侦探，二十六日回报，始知贼窜入沧境。是夜哄传逆匪已到，人心大震。锦文夤夜入县署，谒邑侯谢公子澄曰："寇近矣，计将安出？"公曰："妙手空空，奈何？"锦文曰："已备办矣。"随以票钱四千串交公为募勇费。锦文以贼势鸱张，非有以遏其锐气不可，二十七日黎明，募夫万余，于小稍直口挑挖长濠，复以席裹土如盐包然，堆累成炮台，又将预造炮盘六座设于炮台，锦文以炮位不能转移，乃创为之，可盘旋施放。俱即日工蒇。复入署见谢公商议机宜。谢公曰："昨夜狱犯喧哗，恐生变，何以处之？"锦文曰："莫若择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杀贼赎罪。"公以为然，请于各宪。盐政文公谦曰："谁作保者？"锦文挺身任之。内有回民刘继德者，甫出狱，振臂一呼，回民之奔聚者千余人，遂饬其率赴教场听用。适锦文预引运课银二万两至，锦文尽数易钱，分写四百文一纸帖票，为发付勇粮等用。

二十八日寅刻，同城官齐集教场，正拟差探，突有老人来营曰："贼距十余里矣。"随登炮台了望，瞥见贼蜂拥而来，奋迅剽疾，至濠而沮。邑侯谢公子澄率勇迎剿，津镇特公克慎亲燃大炮，运使杨公霈督率芦团抬枪，一齐轰击，我众继之，而邑人之助者复数万人，遂败

[1] 此文前面有吴惠元之《天津剿寇纪略》为正文，故称此文为《附编》。

贼于稍直口。因改名得胜口。

先是邑人贾庆堂献策，以城南如泽国，不能扎营，宜伏排枪，防贼偷渡。排枪者，以佛郎机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村民用以弋凫者也。呼为“雁户”。各官皆以为然，仓卒募齐，即合〔令〕庆堂率往设伏。是日贼果分股东窜，至伏处呼渡。雁户佯应，推舟而前，距贼数武，号锣一声，排枪轰发，贼纷纷倒地，嗷然反奔，遂大溃。

锦文见我军大获全胜，恐兵勇饥疲，火速回城，将预备之馍饼数千觔辇送大营，城中住户效之，亦争送焉，谓之“得胜饼”。

是役也，冥漠垂佑，众志成城，官民绅董，戮力同仇。锦文捐资数万，运以智谋，乃克共奏肤功。而事机凑合不可思议，说者谓倘逆匪先一日窜津，战守之具未备，有不可问者矣。天耶？人耶？

迨后戊午、庚申，海口不靖，锦文于事势危急之际，权宜维持，力顾大局，几为谰言蜚语所中伤，锦文不为动，而卒无患。戊辰捻匪之扰，复于合邑官绅力筹防御，邀天之福，尽其人事，均得化险为平。……夫天道远不可知，而当时之人事有不容没者，附记篇末，以为好义急公者劝。

城西芥园决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来，一人曰：“须在何处？”一人指曰：“此处即可。”咸以为异。次夜堤溃，即所指处也。西南有庙曰云霞观，正决河之下游，乃水至观后忽分东西流，绕至观前复合流南趋，以至沧州之捷地，弥望汪洋，惟大道仅存。匪因水阻，东窜迂缓，故稍直口得以预备。

邑生王某者，在城西十三里姜家井训蒙。九月廿八日巳刻，忽一人闯入塾中，貌皙白而温雅，曰：“汝弗惧，其速具食。”询以：“此村何名？距城几里？屯兵若干？城已腾出否？”正探问间，突有匪报曰：“头阵败。”继报曰：“二阵败。”俄顷又据曰：“开山王阵亡。”其人拍案而起，匆遽出门西窜。有识者曰：此即逆首李开芳云。

天津镇协各兵，历年调外防堵，存城无几。九月二十八日之捷，仅赖运署抬枪五百及所练义民铺勇数千人而已。

十一月二十三日，邑侯谢公阵亡时，有县役余鹏龙、贾平五等四人，甘心亲随，一步不离，同时殉难。……

张焘：《津门杂记》，卷上，页21－28

李金海：谢公事实清册

一、已故布政使衔前任天津县知县谢，讳子澄，号云舫，四川成都府新都县人。道光壬辰科本省乡试举人，甲辰科会试后大挑一等，分发直隶，以知县用，补授天津县知县，捐备直隶军需，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咸丰三年九月堵御发逆打仗出力，奉旨以知府用，赏戴花翎。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独流打仗阵亡，奉旨：著加恩赏给布政使衔，建祠置祀，赏给骑都尉世职，赐祭葬，赐谥忠愍。咸丰三年十一月上谕："朕素闻天津地方，民心强固，物力丰饶，所练乡勇人等，类皆骁健整齐，足资御贼。九月二十八日，逆匪突窜天津，彼时大兵尚未到齐，经文谦等分督防守，官兵迎头截击。该处练勇随同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直前迎杀，擒斩多名。即雁户排枪，亦足佐官兵枪炮之不逮。该练勇等忠义果敢，洵属可嘉。使各属地方尽能如此，戮力同心，不特自保身家，并可上为朝廷出力，何虑逆氛不靖，城守不坚。文谦、特克慎、张起鹓、钱炘和、谢子澄平日抚驭得宜，亦可概见。著胜保传旨嘉奖。谢子澄以知府用，赏戴花翎，仍暂留本任。钦此。"上谕："知府用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督带练勇，保卫天津，民心感戴，自调赴军营，带勇杀贼，极为奋勇，乃以救援佟鉴，身受七伤，被害情形，尤堪痛惜！谢子澄著加恩赏给布政使衔，即照布政使阵亡例赐恤；于四川原籍建立专祠，赏给骑都尉世职，并于阵亡地方建祠置祀，以慰忠魂。钦此。"上谕："前因谢子澄剿贼被害，赏给骑都尉世职，著胜保查明应袭之人，迅速具奏，俾得及早承袭。谢子澄之子弟，如有堪以带勇者，即令赴军营听候差委。再，朕闻谢子澄被害时，有勇目余姓竭力救援，同时殉难，著胜保查明，准将该勇目附祀谢子澄专祠，以彰义烈。并赐谢子澄祭葬，予谥忠愍。钦此。"

一、咸丰二年十一月，粮艘至津，南北运河皆冻。谢县主亲履河水，督役开凿，身坠河中，众救乃出。而冰冻为之解释，运路无阻。

一、咸丰三年正月，县考，本县子正升堂，严搜怀挟，稽察传递；约定酉刻交卷，不准给烛，而真才以出。

一、海运粮船停泊小刘庄，船丁与村民口角纷争，几致酿变。谢县主率同壮丁水勇，亲为弹压，船丁居民尽为安谧，公私至今两便。

一、河拨拨运铜斤，凌泛泛涨，碰损船只若干，淹毙男妇老幼多名。谢县主捞获尸骨，捐廉备棺埋葬，并捞获铜斤无缺。

一、谢县主听断明敏，无积案，无私押。每至行刑之际，辄有愀然不乐之状，是以用法得当，邑无冤民。当时有“神明父母”之称。

一、发逆窜至县城西，谢县主先期招集游民，练成乡团，内变不作。

一、发逆每犯城池，先遣伙贼扮作商贾，以为内应。谢县主分布练勇，严拿奸细，内应不作。

一、发逆窜至城西稍直口，谢县主亲率兵勇，逾濠直扑贼队，枪伤贼目杨大头。该匪纷纷逃窜，大兵方能合围。嗣窜踞独流，谢县主随同剿贼，亲率练勇，直抢该匪濠墙，擒斩多命，夺获枪械旗帜无算。

一、十一月二十三日，兵勇失利，该匪倾巢直扑大营。是时胜帅虑其防窜，在后河一带查勘。谢县主与佟都统并力轰击，贼殊死拒，佟都统失足踣地，贼刃蜂集。谢县主率勇救援，贼众勇单，身伤七伤，力不能支。勇目余鹏飞强负出阵，暂歇河干，翻身投河。次日捞出尸身，面目如生，精忠之气，死而弥笃。从此发逆胆落南窜，不日扑灭。

一、谢县主阵殁，灵柩回津，津郡为之罢市，百姓倾城而迎，哭声震地，老妪幼孩无不潸然流涕。民间供奉演剧焚香者，至今不绝。

一、谢公长子鸿藻，骑都尉世职，陕西候补同知；次子奎藻，新都县学廪贡生，候选训导，均未现任九卿。

《庚壬存余录》，页73－76。

李榕：谢忠愍公死事状[1] 公讳子澄，字云舫，四川新都县人。以举人大挑知县，官直隶，历任青县、静海、邯郸、卢龙、滦州、无极，咸丰壬子调天津。论疏运道功，迁直隶州，仍留视县事。癸丑，粤贼犯汴梁，窜山西，间道出临洺关，扰河北诸州县。公集士民长官署，宣言曰：“天津，燕、赵重镇，藩卫京师，且仓储在，贼必争，

[1] 此状之作者李榕，与谢子澄为四川同乡，时官礼部，京津甚近，撰此状时在咸丰七年二月，距谢之死为时亦近，故所记较实。

存城兵不足恃，请得便宜募丁壮。”于是出狱中囚，许立功自赎，编入籍，乃有三千人，号津勇。

九月二十八日，贼掠沧州。公曰：“事急矣，不出御，彼将乘城。”率津勇出次于城西稍直口。城临运河，浚濠引河水，当贼冲，而别通南洼以待贼。仓卒无火器，津人故习鸟铳击水鸟，得百余人，伏南洼舟。属贼至唤舟，即拿舟迎，舟近贼，鸣金发铳。俄而贼西至，濠水涨溢，急不得前。公遽挥勇从旁击杀贼千余人。勇目刘继德狱囚也，擒伪三王斩之。贼溃而南趣南洼舟（原文如此，疑有脱误），贼大溃，走黄家茔，野宿不能军，人马皆仰卧，彻夜相呼。先是贼欲夜袭城，以备严不敢逼，纵谍入城中，期举火。公捕杀谍，焚城隍间破屋。贼望见火起，整队来，未渡濠，而公与战，故大溃。

公既败贼，揣贼敝，当穷追，使贼不能军。时大帅方勒兵数万尾贼后，令诸路不得妄动，贼诡秘，务持重，勿挫我锐气，行使贼自毙。公遂不果追贼。

初贼掠沧州，外间诸不逞无赖子弟，结千百群，演剧神祠，歃血盟，将乘间为劫掠计。公至则易冠服，出钱市香楮，肃拜如仪，既曰：“今贼氛且偪，若辈聚多人，陈百戏，独不畏奸人？我方释狱囚，合城中兵捕奸人。若辈好男子，当从我杀贼卫身家，邀爵赏，胡游荡为耶？”众唯唯。公退而召募，示不即捕意，众感动，愿为公效死。

贼窜静海，分屯独流镇，树木栅，坚不能拔。大帅调津勇，津勇大哗：“我辈受父母官恩，冒死杀贼，不愿隶大帅麾下。”大帅并调公，勇乃行。贼掠杨柳青，闻津勇至，弃粮遁。大帅檄巨炮击镇市。公曰：“贼去矣，彼皆良民，何忍击之？”亲往安抚，进军良王庄。静海人见公至，咸来泣诉：“使公在静海，我辈必不为贼虐；公来，我辈更生矣。”……

当是时，朝廷授大帅神雀刀，文武三品下不如令，听军法从事。公尝以一日募民夫数千应大帅，大帅又尝令麾下兵恃公所缮藤牌攻贼，贼出，兵弃牌走。大帅责公，公率勇夺所弃牌归以献。十一月二十一日，贼攻佟都统炮台。大帅不在营，公奋往，转战数重。贼大至，从者劝公退，公大呼曰：“佟都统奉命辇大炮来，设与炮俱亡，若君命何！”战益力。时日暮昏黑，朔风吹沙石，杀声漫野。公被七

创，马逸……公跃入水，于鹏龙、于栋梁、贾平武三人俱赴水死。……而当时贼酌酒相贺两昼夜。……咸丰丁巳二月，礼部仪制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剑门李榕谨状。

《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文稿》，页22

谢公，蜀之新都人，循吏也。当日领火会勇目杀贼，贼皆辟易。后又对垒，贼已奔北，公犹挥勇前进。而胜保忌之，阴撤其队，且扬言军中曰："此谢公著绩之日，我等岂可争功。"贼见无策应，转身向前，故及于难，津人尚有言之者。镇方[1]。

姚宪之：《粤匪纪略》。《蛮氛汇编》抄本

陈则廉[2]：谢云舫别传　咸丰癸丑十一月某日，前知天津县事谢公云舫以死事闻。时余在津，始而惊，既而悼，终乃大恨。窃以公之死也，非粤匪能死之，乃津之团勇死之，津之市民死之，津之诸大宪死之也。若大宪之信任不专，稍掣其肘，而靳以财，则士必不奋，士不奋则功必不成，功不成则士民之感戴者必不甚；士不奋，功不成，感戴不甚，则人之忌之者亦必不若是之深，而公生矣。公生而得竟其志，将来为国家靖巨丑，奏肤功，即专制方面不难矣，第岂保障一隅已哉！此余所以既悼之而又深恨之也。

犹忆公履任初，余于府署众见之，谓是恂恂一儒吏耳，际此军书旁午，巨任岂所堪？及公拜客来学，坐甫定，首以任内有甚事迹询，余谢不敏，然心异之。退以语同寅，咸相视而笑。迟之久，诸生有来竭者，就访其政声，以廉静称，无他异。一日因公与公遇于贡院之东偏厅事，公自道以拔贡起家，历任县事，颇可自信；惟此邑繁剧，支绌屡形，将奈何？此固公之谦德，然亦他人所不肯言也。余愈异之。迨粤匪由晋、豫进畿疆，直据饶阳，而公之锋颖见矣。先是某月间，长芦盐政文奉命督巡防事，饬天津县团局首事【议】于问津行馆，公以军需无措请，盐宪文暨运宪杨、道宪张，许以运道库取给。公喜跃曰："事济矣！"及团首来谒，皆啧啧有要于公。公诺之，而尤以领队

---

[1] 上面这段话在原书中低格抄写，是署名镇芳者插进去的。又据同书前面有关武昌情况的一段插话，末署冀镇方。

[2] 陈则廉（1812－1894年），字砥堂，晚号蒲溪老人，直隶香河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授天津府学教授，至咸丰十一年乞休归里，教读至死。

拒贼为己任，曰："津邑予之守土也，津民予之赤之也，贼来必御之，御之不胜，必不令诸君独死也。"团勇闻之皆感激，士民至有泣下者。厥后训练时，赏罚当，勤侦谍，查奸匪，义气感发，所以歼粤匪于得胜口者，大率由此。不数日，大帅尾贼至，深忌之，撤其县任，委掘战濠，不虞贼之掩至也，而以死事闻。

越日诸大宪帅同城出迎丧，见伤皆正面。士民随迎者以万计，皆恸哭曰："此非粤匪能死之，乃忌之者死之也！"虽然，忌者忌其拥军资耳，忌其得盛名耳，忌其军资盛名之交济，故得致胜而不彼待耳。由斯以推，即谓津之团勇、津之士民、津之诸大宪死之也，亦无不可。至其死事之详，县志必备载，兹不赘。

《香河县志》，卷8，页4-6，《艺术》

丁运枢等编：防剿粤匪节录癸丑咸丰三年秋，粤匪由晋省窜至直隶广平府，临洺关失守，全省为之震动。绅士张绣岩因天津为京师门户，又素有富庶声名，恐贼有窥伺之意，随往谒文察院谦，请速筹防剿，并呈炮台炮架脚齿等图及《裕国便民平贼策》❶各条，请任其劳，允于越日捐输局会议……

九月初九日，张绅士偕其友任诚之同赴义仓遂心堂。是时文察院谦、张观察起鹓、特总戎克慎、钱太守炘和、谢大令子澄暨合城官绅梁中丞宝常等俱在。谢大令询及御贼之策，言须于郡城之南梁王庄、西王家口两处，各筑炮台一座、土城一座，愿独力捐赀承办，约需两昼夜可告成功。观察以梁王庄距城较远，王家口又非天津所属，意犹未允；嗣以军务紧急，其议乃定。……

初十日，各官先往北路，踹看炮台基址，未得妥处。张绅士择定御河之北大虹桥迤西，其地扼要，随于十一日雇募人夫置运物料，十二日督率众役，先筑土包，度量台之高厚，需用土包若干，相地势堆筑，一昼夜告成，高一丈六尺，宽二丈六尺，长七丈有奇，架炮于上，紧对上下西河，并御河溢口。其营造之法，即平贼条陈册内所载者也。十四日，观察往验，尚嫌其低，及加增，又嫌其高，仍如旧，筑层级架炮，始觉合式。本日察院又命于炮台迤东修道一段，长三十

❶ 此《裕国便民平贼策》共十二条，原文在《张公襄理军务纪略》，卷1。

余丈，当日报竣。是役也，物料既备，人力复齐，故以浩大工程，奏效能如此神速。……

十六日，闻贼踞深州。察院委赴下西河侦探。张绅士派刘开禄前往。

十七日，于炮台南筑土城一座，高一丈六尺，长十二丈，浚战濠一段，长二十余丈。十八日，修复北大道。缘绅士日赴虹桥督造炮台土城，经过官道，见四面皆水，茫无津涯，往来行人乘破小渔舟，时有淹毙之患；无赀者，船不肯渡，凫水而行，尤为可悯。因自玉皇庙起，修至西沽止，计长三里余，浅处用苇篓载土垫于水中，不致冲决，深处则竖桩铺板，较筑堤法料省工速，不日即成坦途。从此行旅无虞，无不欢呼称便。此诚有仁心而有仁术者也。

二十日，有僧邸格林沁统兵来津之信，察院又命修西沽官道一带。当即督役平治，行人愈便。……

金召棠曰：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时，往往大兵大役而民犹怨咨者，以劳其身未服其心耳。今夫子既无重大之权，又无威赫之势，乃一呼即至，无不听其指麾。彼小民亦谓是役也：一可以御寇敌，再可以履康庄，并日获升斗糈可资以糊口，故虽劳不惮其劳也。

二十三日，清晨，下西河探船驰回，始知刘开禄探至武强县之小范镇，被贼掳去。于二十五日方乘隙逃回，给贼得枪一杆，包头红绸一方，腰牌一面，内书伪名“前军刘克中”，并窃闻贼众云：“二十八日占据天津，下月到京。”约贼有七八万之多，呼为新旧兄弟。贼首乘舆者九人，骑马者三千有奇，余皆徒步。是时贼已陷交河矣。是行也，倘非差遣得人，身入贼巢，获闻备细，安能预为防范，津郡得保无虞？此刘开禄之功，实张绅士之功也。

金召棠曰：人必镇静，然后临大事而不惊。如闻贼有七八万之多，欲由津赴都，是汹汹者亦已极矣。况交河已陷，距津匪遥，更当何如惶恐耶？乃卒能预为防范，合郡赖以安堵，即古之名将不过如斯，是真才识兼优有大过人者。

本日张绅士将刘天禄所得腰牌等物呈送院署，请即安置壮勇，多募枪牌，屯于南洼各要隘以御贼，又代刻兵符为调兵之用，免其呼应不灵。然是时津郡兵勇无多，不敷调遣。幸值督学按临津郡，府属七

州县应武试生童齐集，因请察院起用在籍武职废员，统领武生童随营助战，论功受职，亦仓卒中应变之一策。惜以上所议皆允而未行。

二十六日二鼓时，城内钲鼓齐鸣，人声腾沸，喧言南洼有贼船二艘，黑暗中愈加震恐，复细询，乃知所来为芦北口土匪，因有防范，即时逃遁，人心方定。

是夜三鼓时，张绅士因贼踪已迫，赴县署共筹御敌之策，谓谢大令曰："贼将至矣，亟宜禀观察请察院会议，趁夜布置妥协，免罹贼害。"遂献浚濠筑城图。奈是时库款空虚，无从置办。张绅士适携钱钞千缗，慨然相援；并请速调壮勇守狱，以防内变。

二十七日，清晨，张绅士自雇人夫千名，赴小园，拟就浚濠之土筑土城各一座。察院因人夫太多，工价过重，只用官雇夫役，余俱遣回。张绅士谓："但期平贼，赀财在所弗惜，如经费短绌，情愿将所存盐课银二万四千两，备营造各项之用。"正在筹划赶办之际，张观察忽调谢大令前赴紫竹林防堵。张绅士谓："贼不从彼来，何必守此无用之地？"因谆留大令于小园，督办防剿。

本日复请查监犯若干，罪重者处斩，罪轻者令其随营立功。盖以该犯等皆素能打仗之人，用之前驱，必克先登陷阵。察院虑该犯出或从贼，张绅士具保乃允，随将刘继德、贺庆远等提禁，饬赴大营，预备接仗。……今绅士之请用罪人……并许其立功赎罪而邀上赏，益必共相感奋，志切同仇矣。彼刘继德杀贼于前，余夔龙殉难于后，非其明验欤？张绅士善驭人才如此。

本日午刻，察院传谕，仍需所雇人夫应役。遂令该夫等前往，将战濠帮挑深宽。于二十八日清晨，复雇人夫，仍拟于小园营造炮台土城，因贼已将至，不及兴工，仅筑矮墙两段而已。

本日午刻，众人夫正在濠边，贼已蜂拥而至，旗帜无数，喊杀之声不绝，已属骇人听闻。又兼枪炮齐施，维有濠阻隔，奈无城护身，兵勇方避枪炮不及，何暇击贼？张绅士见贼势凶猛，恐兵勇退缩，必至失机，遂调集所募之勇及各项人夫，亲自督率进攻。复派王宝庆整队击贼，往来策应。是时察院在旁，因请其亲开大炮。察院并发给令箭一支，听其便宜行事。张绅士既得令箭，即亲率诸队，指挥各勇，奋力击杀。谢大令见守炮之人已逃，亦即亲开大炮，击毙逆贼无算。

而该匪竟敢抗拒，蜂拥直前。张绅士恐各勇畏惧，即令众夫呐喊助威，且各以所持器具聊代戈矛，一齐并力攻击。张绅士仍虑各勇不肯尽力，即扬声传谕：令其奋勇争先，能杀一贼，赏钱一百缗；活捉一贼，赏钱二百缗；如有阵亡者，家口给予养赡，受伤者给资调治。并谓：若一败衄，不但城池不保，并身家性命亦难自全。各勇闻言，无不以一当百，舍命前进。张绅士首先领队，奋不顾身，枪炮齐施，烟尘迷目，立毙逆贼甚众，贼始绕堤逃窜。张绅士即挥军赶杀，复毙贼无数。该逆误认枪牌为小舟，呼其救应，岂知适堕伏中，一齐开枪，又轰毙无数。匪众将贼尸抢回，方始败走。张绅士仍欲追杀净尽，免贻后患，察院不允，乃止。是役也，若非张绅士亲莅行阵，督率有方，俾各勇努力争先，安能转危为安，获此全胜？贼自南来，一路势如破竹，未有能御之者，遂至长驱到津。乃绅士振臂一呼，众勇响应，人人舍命，故能击退群贼……洵可谓能捍大患者矣。

本日张观察同在小园督阵，或谓宜远立以避枪炮，观察曰："吾若退后，恐乱军心。"而文察院、谢大令亦俱亲开大炮，助战成功。是皆遇变不挠，具有胆勇者。

津郡在畿南二百四十里，为京师门户，此地不保，即都城可虞。张绅士于贼匪未至之先，早留心军务，此次枪牌得力，皆由豫为布置妥协；大炮得以施放，亦因有濠壮胆；不然，贼之马队冲来，即难立脚矣。是城垣得保，官民无恙，我军无一人受伤，胥赖此濠耳。

金召棠曰：濠墙乃屯兵第一要着，所以护勇身者在此，所以固勇气者在此，即所以安勇心者亦在此。我夫子凡事皆预为布置，方能临时镇静焉。

先是有金某，进八千斤铜炮及喷筒二杖，皆系外洋购来，运赴津门，情殷报效。张绅士屡禀察院，谓向无进炮之人，兹金某所进大炮喷筒，不啻天降杀贼之具，即宜验收，以备击贼。惜乎未获试验。小园一役，若得此利器，是可殄灭凶锋，何至有独流之患。

本日南来之贼虽退，仍恐贼由西来。张绅士令勇目萧荫棠招募壮勇二百四十名，随营打仗。随又调往大虹桥守护炮台，并防西河溢口。每日口粮，按名津钱四百，皆张绅士捐发。嗣宗室奕纪到津，将萧荫棠所领各勇带赴军营，其号衣二百四十身、旗帜二十五面，并器

械等物，亦皆张绅士捐办。后又因守城兵单，张绅士命子汝霖募勇一百八十名守护，于本月二十六日起，每日发口粮钱七十四缗，至贼平始撤。

金召棠曰：凡人轻财好义，不过暂时耳，或因一时之愤激，或因一日之盛名，安有如我夫子，历久不变，挥金如土若是者？宜乎为三津之保障，而为遐迩所倚赖也。

本日兵勇接仗后，张绅士虑其乏食即不能御城，回城购买馍饼八万枚、咸菜四大包、冰糖四十斤，派人解赴大营，以充饥渴。又闻贼洒妖药迷人，复送去大蒜二石，令兵勇塞鼻，以解其毒。并送各官点心水果以代茶饭。并虑上阵兵勇难保不伤，先与东关外素精外科苏医士约其疗治，预付钱二十缗，以备药料。所以为兵勇计者，可谓无微不止。宜乎人人感奋，愿尽死力也。

二十九日清晨，张绅士赴大虹桥谒见察院，请将击贼情形赶紧入奏，上慰圣心。并请激励兵勇，乘势追杀，将逆贼一鼓就擒，如恐兵单，情愿多带壮勇帮同追剿。察院以各官皆谓贼有埋伏，恐堕其计，不敢穷追，此议遂未得行。

本日张观察、谢大令均住小园。张绅士恐逆匪复来，赴大营请严加防范。谢大令遽起再拜曰："昨日贼至，幸赖足下之力，获得城池，其功大矣。予将何以报之？"观察相待词色亦迥异平时。遂定议防城之计，欲将芥园浮桥凿塌，以断贼之来路。张绅士谓贼人渡河不必定借桥梁。现芥园缺口积存大木若干，贼若以之扎筏，足可济渡。观察深以其言为是，乃饬人夫将木料移置他所。又命雇长夫二百名于小园所用。

本日复于大营战濠前筑炮台一座，围墙三面，四丈见方，营东筑围墙一段，长六尺，宽六尺，高八丈。营南北两面各挑战濠一段，深一丈五尺，宽二丈余。营西挑战濠三段，长十五丈，宽一丈五尺。又于炮台下筑墙一段，长十丈，高宽皆一丈。不数日告成，工料皆张绅士捐办。谢大令虑兵勇露处，欲为搭结团焦，又代备芦席一千八百领。嗣大兵云集，所有筑造炮台土城以及修道铺垫，共用席数十万领，亦皆绅士捐办。此物若非夙备，当此迫不及待之时，即合郡搜罗，亦不能如斯之应手，其有裨于军务大矣。

本日午刻阴雨，送大营脚齿二千副，为雨后泥滑兵勇脚下所需，此即平贼策中之一端也。至是各官乃服。

金召棠曰：脚齿之铸，在军务未兴之日，造妥后佥不识何用，咸怪之。及三年贼至津邑，对垒处或路途泥滑，或凌崚，至此皆穷于技矣。夫子以脚齿献之，夫而后涉险如履坦途焉，岂非有先见之明耶？

本日察院谓一二日僧邸来津，带兵四万，需备馍饼三十三万枚，并煮米粥数十釜，以足一餐之用，随皆代办。嗣僧邸之兵未至，遂将所备馍饼分散大营兵勇。

（十月）初三日，观察命于南关外三官庙筑土墙五段，内镶坯孔以便架枪，计长三十二丈，宽八尺，当日工竣。

初四日，谢大令假京钱数千缗发壮勇口粮。张绅士早知大营粮饷无多，预嘱钱店开钱钞二万张，每张京钱四百文，共钱八千缗，得信后即送交县署，较之发钱不惟简便，且免往来发运之劳，其钱亦易于周转，若无此举，兵勇必至解散，则前功尽弃矣。嗣谢大令义假京钱七百缗，白金一千两。张绅士因军需紧急，无不慨然从命。至所送大营馍饼，自九月二十九日起，至今络绎不绝，统计送过十七万五千枚，军中乃无庚癸之呼。

金召棠曰：军务迭兴，库款支绌，至津郡之报捐者又非一次，民力亦已尽矣。我夫子目击时艰，不忍袖手，而又不欲向绅民借助，每运军需，辄独立支持，所出赀财皆豫省鹾务血本，慨然予之，不留有余，似不为子孙计，而不知子孙之受福正多也。

初五日，钦差大经略胜保带兵五百名到津。张绅士犒赏官兵馍饼二万枚、肉五百方，送大帅盛馔一筵。胜帅阅城验勇，询及炮台土城、浚濠修道，系何人所办？察院、观察以绅士对。胜帅谓似此急公好义世所罕觏。应请奖以示鼓励，遂赏六品顶翎。张绅士赴院力辞，谓保护城池，捐赀助剿，乃分所应为，何敢邀此懋赏。察院谓此大帅因公起见，不可辞，乃受之。时绅士于都城火器营捐输银一万两，蒙恩赏给六品顶戴，并赏戴花翎，已接奉谕旨矣。

初八日，观察命刘开禄赴上下西河及御河常川探贼。张绅士雇探船前往，并前四次所雇探船，共需京钱三百余缗，皆其自备。

本日，察院命送大帅营馍饼二万五千枚、麦面五千斤，又加送咸

菜四包、食盐四包、辣椒四包，为营中缺盐，川勇食辛之故。是日又送小园大营馍饼一万枚。

本日，填南关外大水坑一个，挖梅花坑二千个，每坑深三尺，宽三尺，暗插竹签，以备陷贼马队，此役乃大帅所委。

初九日，赴胜帅营叩谢，极加褒奖，并殷殷下问剿贼之策，因请筑炮台，凭高击下，方可攻破贼巢。大帅饬令承办，遵即回城购置绳席数船，十一日运赴大营，并雇觅人夫八百余名，听候调用。因无令下，中止。所雇人夫在彼守候多日，仅得帮同浚濠，其席片皆为大营所用。此举竭尽心力，耗费赀财，卒至劳而无功，深可惜也。

本日，大帅统兵出队，回营后传见。据云：贼甚凶恶，抄我兵后，将我兵围裹，幸而迎头击杀，贼始败退。张绅士因见营盘逼近贼巢，毫无遮蔽，倘黑夜马队冲来，纵火偷营，在在可虑，乃请浚濠以阻之。大帅深以为然，即令代办。随饬所带人夫等，于大营前星夜挑濠一百余丈，堆起码头二个。嗣缘巡哨不慎，被贼将濠偷填，码头残毁，仍用原雇人夫挑挖如故。回城后即谒见观察，请饬水会护营；当即传集水会六局，随带器具送赴大营，防贼火攻。事事代为运筹，无不详审精密，洵将才也。

本日送大帅军营馍饼四万枚，十二日送杨都转霈行营馍饼五千枚及点心等物。是日又送大营馍饼四万枚。十三日再送大营馍饼四万枚、咸菜二包。并送脚齿七百副，嘱尹聘三、何元庆等面呈。胜帅问此物自何处购得，尹聘三等答以张某恐南省之贼北窜，数年来留心军务，制此脚齿，以备兵勇之用。大帅谓如此急公之人，斯世难期有二，捷报后必当保之。

十四日，送大帅营食盐二十包、芦席二千领、千里镜一个、皮马椅一张，皆营中必须之物。张绅士因大帅督战保护天津，各官兵身冒苦寒，情堪悯恻，故择其营中所乏者时时呈送，亦感之意耳，然亦足征其不负人矣。

本日，杨都转来谕饬带人夫赴独流后筑炮台一座，高一丈六尺，宽厚皆二丈，马道宽六尺，随令刘开禄前往经理，工料皆张绅士自备。

十五日，张绅士赴大营观胜帅出队，因以千里镜窥看贼巢，贼用

飞炮打来铅子落地，仅隔半箭地耳，幸未中身，此殆因绅士为民竭尽心力，故神明默为佑之。

大帅屡言船上开炮不能得力，欲移置河岸；奈炮身过重，转动甚难。张绅士随购大木四株，制成炮架，用人夫六十四名，立将大炮共舁上岸。每日接仗，炮作先行，用舁夫二百名轮流更替，工食犒赏，计两月有余，皆张绅士出资给发。

十七日，张绅士偕尹聘三同赴大营，探听贼势，知炮在岸上仍不得力，因令尹聘三谒见大帅条陈数事：一，请调海船，其船高大坚固，既能架炮击贼，又不畏贼枪炮，舱内且可多藏兵勇，一面开炮，一面进攻，如此鏖战，必堪制胜。再，天津城楼存有籐牌挡箭牌，均属可用；并农家之挠钩镰钐，以之拆毁贼巢，更无不利。大帅皆以为然。随调海船及籐牌等物，惟镰钐制造不及，乃于杨柳青、胜芳一带向居民借得五六百柄，亦足为平贼利器。

金召棠曰：调海船以御寇，其便有二：以商贾自有之船，无需经费，一便也；其船约有百艘，即以船内本有之炮击贼，无须更造，二便也。至于假农器以充军中之用，尤人所设想不及此者，其应猝之才，洵为罕觏。

十八日，杨都转传谕用号衣数百身，裁制一时难成，而军营又需之甚急，因用洋布裁方，写壮勇字样，统计四百八十方，呈送行营，令勇丁缝于衣外，与号衣无异，是真应猝才也。

本日与贼接仗，多得金、王二将官之力，此系胜帅所差，久历戎行，临阵毫无恇怯者。张绅士请察院奏请奖励，惜允而未果行。

十九日，大风。张绅士往谒察院，谓坚冰将至，兵勇单寒，恐其解散，请将本城内外当店、估衣铺大小皮衣全成购买，照本发价，如经费不敷，平定后再为给付。察院谓兵勇过众，难以编及，恐因此转滋事端。张绅士复请以皮衣为奖励，立功者予之，借此以鼓舞军心，使感挟缋之恩。如获悬金之赏，咸思奋力破敌，何忧贼之不平。然因军需垫款已逾数万金之多，力有不逮，此议竟属空谈。

本日，送大营馍饼三万枚、食盐二十包。

二十日，雨雪。大帅传谕，造脚齿二万副。因制造不及，将前存之四百四十副送营。

二十一日，送杨都转行营脚齿一千副、壮勇补子四百副、馍饼四万枚、点心四包。张绅士因都转在任时相待甚优，故营造不辞，馈遗相继，亦以德报德之意也。

三十日，大帅传张绅士到营，饬令修城垫道，达至独流后营，以通文书往来之路。十一月初一日，派其弟德文等带领人夫并席麻等物前往修垫。嗣奉谕中止。人工食用糜费若干，往返徒劳，实于事无补。

（十一月）初二日，因公往谒察院，适院署奉到部文，内开天津民人刘永于巡防王大臣案下供出：天津绅商铺房十数家，中有王莲品、杨长源、张穆等姓，常送贼营食物等情，饬令查办。察院甚为惊骇，谓城内多家从贼，所关匪细，即欲照牌缉捕，解部审讯。张绅士谓刘永所供均系良民，非挟仇妄攀，即贼人反间，如以无辜之人按名解部，即不酿成内乱，亦必至若辈倾家，于心何忍？某情甘出保，恳恩未庸传唤。当蒙允准，谕饬钱署令万青取具切实保状甘结，由县申详，据情咨复，不扰一人，其事遂息。在察院不为苛政，克施解网之仁；然非张绅士一力担当，则此十数家断难安居乐业矣。仁人之利洵溥哉！

初三日，张绅士见南洼积水结冻，道路通行，恐该逆窜至城边，无可抵御。再南乡水灾过重，颗粒未收，轸念哀鸿，嗷嗷遍野，愚民当此穷蹙已极之日，虽不从贼，亦恐为非。因请察院以团练代赈，招募灾黎，俾充壮勇，每日按名发口粮京钱四百，令其开河打冰，堆立冰城，安置枪牌，并架火炮，以拒逆贼，兼使缉捕盐枭土匪，以靖地方。是灾黎既得免饥寒，又可资其防堵，一举而三善备焉。察院允准，随谕总商等劝捐筹办。是举也，蚁生尽遂，共沐恩膏，鼠辈潜窥，复资保障。昔子产之为政也，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张绅士兼而有之。

本日候补县丞莫快园适至。先是，该员曾赴河南怀庆军营投效，正值杨都转霈自三省经略讷制军尔经额营务处来札劝捐，募勇百名，随营打仗。张绅士即捐资募勇，交该员带赴怀庆，都转札派防堵辉县庙湾隘口，复调赴临清州大营随营出队，嗣又派赴河南、山西各要隘，查拿余匪。迨怀庆围解撤防，所捐之资已费一万数千缗之多。而

莫快园数月勤劳，亦功归乌有矣。在绅士为国家之事，虽毁家纾难亦所弗辞，惟该员似不宜没其微劳耳。兹该员由都抵津，张绅士荐于巡防处效力，察院即札委稽查南洼，弹压壮勇。

二十一日，杨都转来谕，独流炮台仍需高厚。随派刘开禄等带领人夫物料前往，炮台增高一丈八尺，炮台后面增厚八尺，左右增长八丈，告成。都转请于宗室庆祺，赏刘开禄、孙成、翟禄等军功顶戴，刘开禄六品，余皆八品。此都转得人之处，盖不没其微劳，人自乐为驱策也。

二十二日，胜帅札谕令于梁王庄大营建造炮台，并赍赏张绅士长嗣汝霖六品顶翎。二十三日，赴营叩谢，随带人夫物料前往。适值胜帅赴后河，该逆乘隙扑营，谢大令带勇抵御，兵单贼众，失利被戕。以此仁勇之人，竟罹惨祸，营中义勇无不号泣呼天。张绅士亦无心督造炮台，即回城赶办祭筵，将谢大令尸骸舁回，沿路哭祭者甚多，妇孺亦皆悲悼。是日天昏地暗，沉晦阴霾，其愁惨殆不堪言状。越日，于署中设幕开吊，合郡官绅士庶咸往奠醊。有幕宾某代作挽联一副，极为沉痛。

本日，张绅士募壮勇四千名，分为十起，并制大纛十面，上书“报仇”字样，誓灭逆贼，以雪此恨。正欲启行，察院闻知将伙友李焕庭传往，令其劝阻，本不欲从，但恐有关碍察院之处，不得已，茹恨中止。

盖谢大令之阵亡也，非战之罪，皆缘众寡不敌，策应无人，虽勇如汉李陵、宋杨业，亦鲜有不败衄者。况以一县令率数百民勇，孤立于十余万悍贼之中，是已置之死地矣。及贼兵大至，枪炮如雨，尚能手刃多贼。迨力尽无援，身受多伤，遂轰毙于营前河内。……厥后郡人为之建祠铸像……不愈于苟且邀功，其荣不久，亦卒归泉壤，而留身后骂名者哉[1]。

二十四日，解送大营喷筒一百一十个、火炮三百九十五个，皆系自造。当日贼扑大营，赖此击退。

[1] “策应无人”，“置之死地”，指胜保坐视不救。“留身后骂名者”云云，亦暗指胜保。

二十八日，贼焰愈张，大帅复传谕云：非筑炮台不可。张绅士随派何珍等带夫前往，是夜鸠工，二日告竣。讵贼见建造炮台，屡次攻扑，枪炮齐施，大小铅丸如雨，直落身旁，上下人等无一被伤，是诚徼天之福也。惟炮台虽已造就，而炮止能攻一面，贼人狡猾，尚堪趋避，因将《平贼策》内所拟活炮架，不惜工价，购料造成，运送炮台之下，请大帅试验。大帅亲推，随手而转，较兵部颁来炮架尤为灵便。随即移置炮台，架炮施放。炮盘一动，炮即轰击，立使贼巢倾倒，该逆由是丧胆。张绅士将此劳绩让与候补太守崇厚，入奏请奖，而获赏戴花翎矣。至炮台屡增高厚，计经三次，不惜财力，费尽经营，但使逆贼不敢正视郡城，得以保全桑梓，张绅士即以为快，绝不与人争功，是岂寻常之意见耶？

（十二月）初四日，送大营馍饼一万枚、食盐八包。初五日，送杨都转营馍饼一万枚。食盐八包。初八日，送大营活炮盘三个。初十日，又送大营馍饼二万枚。食盐十包。

十三日，张绅士赴南洼验看冰城，安置壮勇。回城后送馍饼一千枚，令该勇等黑夜防守，以此疗饥，精神可期振作。……至南城经费每至不敷，复垫办经费二千缗。

十四日，杨都转来谕，独流仍需建炮台三座。虽所费不赀，而情实难却。随派人夫携带物料前往，即日告成。

十八日，钱护司炘和来谕，抄粘廷寄一纸，内开：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胜保，传谕长芦盐政文谦，咸丰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昨因天津练勇需人统帅，令胜保传谕文谦，即赴大营管带乡勇，以资驾驭。本日据鸿胪寺卿齐承彦奏请票商张锦文随同照料乡勇等语。该商前于贼扑县境时即刻捐资助剿，嗣后源源接济馍饼，以为乡勇打仗之需，好义急公，具征诚悃。若令该商前往大营，必可固结义勇之心，该大臣亦得收驱策之效。著文谦迅饬张锦文驰赴该盐政营中随同照料乡勇，如能始终奋勉，或杀贼立功，或捐资助饷，即著随时保奏，候旨加恩。至杨霈素得民心，惟现在庆祺军营亦属乏人，仍留该侍郎营内协同筹剿，并著胜保察看情形，妥为调度。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知胜保传谕文谦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初五日，胜帅恭录谕旨移咨察院。初九日，行司。至十八日，始行谕知。

此后绅士愈情殷报効，凡一切营造馈遗及筹画灭贼之策，曾无一事推诿，是可验其悃忱矣。

二十日，杨都转擢任直隶方伯，张绅士赴营称贺，因进谒宗室庆祺，谈及国计民生亟宜补救之处，庆宗室极称之。

二十一日，刘喜由大营回城，据称胜帅因监造炮台、安置炮位，俱辛苦备尝，赏加尹聘三蓝翎，任丽云六品顶戴，张楚琛、何元庆、杨兴、马庆常等皆七品顶戴，刘喜随同照料经理军营诸务已历数月之久，倍著勤劳，赏以六品军功，亦分所应得，不为过也。

二十六日，大营来信云炮盘损坏，炮轴折毁，嘱再制造。张绅士已预防其敝，早为制备。二十七日，派弟德文赍送大营。大帅验收，赏德文六品顶戴。

除夕，送大营馍饼四万枚。张绅士本拟新正赴大营贺节，并议灭贼之计。乃于正月七日夜间大雪，静海、独流两路贼匪乘雪潜逃，窜至河间县属之束城镇，距津较远，人心稍安。而绅士灭贼之心犹未已也，探知贼去独流，皆因炮台炮盘连环轰击，不能安身，是以窜逸，遂欲雇募人夫，携带席麻，赴束城建造炮台，帮同杀贼；并将已购之馍饼五万枚运送大营，接济兵食，庶不致负上谕“好义急公，源源接济”之语。惟未奉察院差遣，又无大帅军令，未敢冒昧直前，惜乎有志未逮也。

本日，张绅士将已购之馍饼，并添备京钱一百缗，托哈某分给南洼灾户，自此少为安定。迨至二月初九日，贼又由束城窜踞阜城，去津愈远，津郡各隘口多已撤防。

是时津郡撤防，正值鹾务办运之际，张绅士赴都与同办官运之崇阁学[1]议增运本等事。于都门小住十余日，突闻安徽贼匪由包家楼渡黄窜扰山东，现围临清州城，都门人心惶惶，纷然移徙，张绅士即赶紧回津。至里，见门首悬“惠庇枌榆”四字匾额，询知为雁牌首事赵连科、赵连通、雁户李起等十六人所送。（以下备书各绅商所送匾联甚多，略。）

二月初七日，察院专折保奏。查原折奏称：“长芦盐政奴才文谦

[1] 崇阁学，指崇实，时官内阁学士，是天津盐商张锦文的财东。

跪奏：为芦商奉派办理军务出力捐资，恭折奉恳恩施仰祈圣鉴事：窃去岁九月间，逆匪窜入直境，天津办理防堵事宜，奴才当派商人张锦文同伊子监生张汝霖，先在西沽虹桥建造炮台，挑挖战濠。又因四面皆水，旱路不通，令将由道路修理妥协，并稍直口南关外等处，筑搭土墙，挖濠，数日之间即行妥速办竣。迨胜保到津后，攻剿贼匪，因独流炮台尚未筑建，令该商连日雇觅人夫，于进仗时将大炮运赴独流攻击。并时常办理干粮面饼，送往军营接济。该商又自九月至本年正月初十日，自募勇四百八十名，随同兵勇保护城垣。升任运司杨霈派令该商在独流后河建造炮台、挖濠筑墙，种种需费甚巨，现据该商禀称，共用过制钱五万九千吊，缮具清册呈递前来。并据呈称，此项钱文，因办军需一时力有未逮，内有收存候补知府崇厚银一万两，合制钱二万吊，请归于军需案内报销缴还，其余用过制钱三万九千吊，情愿报效等情。奴才查商人张锦文册内所开各项事件，共见共闻；且自办理防堵，并贼在独流占据数月之久，于委办军务毫无推诿吝惜之意，一切无不迅速。该商督工效力，昼夜辛勤，既出力于前，复捐赀于后。惟所用钱文，系报效不请开销之款，究与捐输交纳现钱者不同。张锦文前在京都捐输，蒙恩赏给五品顶戴，并赏戴花翎。此项捐赀出力，应否赏加参游虚衔以示鼓励；至伊子监生张汝霖，前经胜保赏给军功六品顶翎，今可否以同知尽先选用，可否仍准戴军功蓝翎，伏候钦定。又坐选广东西宁县典史李焕庭，数月以来，帮同该商督工办理一切事宜，毫无贻误，自应量予奖励。李焕庭应请免其坐选，请以县丞归部尽先选用之处，出自天恩。所有商人办理军需用过钱粮情殷报效，并代子请叙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初九日，奉上谕：“文谦奏芦商出力捐赀一折。五品顶戴张锦文著加游击衔。伊子军功六品顶戴监生张汝霖著以同知尽先选用，仍赏戴蓝翎。坐选广东西宁县典史李焕庭著免其坐选，以县丞归部尽先选用。钦此。”等因。旋蒙颁发执照，由院署转给。张绅士率其长嗣汝霖望阙谢恩，并勉之曰：“将来服官务要实心实力，为国除害，为民分忧，仰酬君德，克振家声，此余之所切望也。”

三月望后，突闻临清州失守，贼势猖獗，津郡震恐。有候选广文邵邦杰等数十人联名具禀，请饬张绅士办理团练，禀称，“张某平时

急公疏财仗义，如任以团练事宜，三津有长城之固，万姓无大厦之倾”等语。察院、观察俱批准。绅士于十九日往谒孙署令，共议团练事宜，言须先筹经费，方可办理。是时观察系钱护司兼署，二十日传见，以团练事宜委其专办。张绅士恐一人照料难周，请札委具禀之人协同办理，并示谕各铺勇严拿奸细，送总局交委员审讯，一经问实，立即正法。观察当即允准。二十一日接到司札，内开“酌量捐资办理团练”。在护司之意，此项经费全出捐款，岂知劝捐并非易事，因于二十二日面禀察院，谓团练日久，经费浩繁，暂时捐输，尚可勉竭一己之力，以安众人之心，如有不敷，即请停止。察院允于次日与合城官绅到司署会议。

二十三日，前赴司署，合城官绅俱在，议及经费。钱署令言：“愿与张绅士同办。”绅士曰：“军务乃院宪专责，我等不过帮办听其驱策而已。所有现在经费仍祈院宪作主，无论何库何款，先发京钱六七万缗，暂行垫办，随后再筹款弥补。将来不准报销，即按今日在坐者公摊，每人捐银一万两，余首先倡捐。”各官闻之默然，并本城巨绅梁中丞亦一言不发。无如此时风声鹤唳，到处皆惊，张绅士夙称好义之人，岂肯袖手，因独力捐办。先于城内朝阳观设立审办奸细总局，委员、差役及首事人等火食费用皆其自备。

二十五日，邀同邵、姚诸人赴总局公议查拿奸细之事，随浼人雇觅壮勇一百五十名，每日按名发给口粮京钱四百文、枪牌一百副。雁户、车勇四百余名，每日按名发给口粮京钱六百文。其旗帜、号衣等件亦所自置。又恐枪牌专利于水，迁地弗良，制四轮小车十辆，陆地可架枪牌，工料共用京钱一百余缗。诸皆齐备，逐日于得胜口训练，以备调遣。

二十八九等日，阅邸钞，知胜帅屡获胜仗，临清贼势已蹙，察院传谕，天津似无妨碍，毋庸设防，因于四月初四日撤防。统计局中费用及发各勇口粮，并制造枪车、号衣、旗帜等物，共用京钱一千七百余缗。不料勇方撤退，忽闻警报，初五日各处传言胜营于初三日夜被火焚，贼众长驱而进，人心又复惊惶。二日后方得确信，虽大营被焚，贼已回窜东南，津郡始为安定。初九日又闻警报。时总戎驻扎小园，迭发令箭调人夫并抬枪赴得胜口浚濠防堵。城内互相传语，茫无

所措。是日晚大雨，张绅士冒雨赴县谒见新任王大令德清计议防剿之事，晤语时始知阜城之贼窜至吴桥县属之连镇，并踞陈家庄等村，仍有窥伺天津之意。王大令亦甚惶恐，邀绅士同谒钱观察会商，云俟明日与观察定议。初十日，往谒察院，允于次日与合城官绅会议。十一日，赴问津行馆公议防剿事宜，乃各官绅所言首以保人为急务，且有谓若不保荐，势必至群相指摘，皆不能容。张绅士曰："国家当多事之秋，有功必赏，方可得人。惟保举不可有私。果公而无私，自无物议，又何至为人所不容耶?"察院亦以此事为难，恐所保过多，必致驳斥，是诚察院慎重之意。然是时竟无暇议及剿贼之事矣。张绅士乃退而自为战守计。

十二日，以所募之壮勇、车勇、枪牌等，由朝阳观会齐，同赴得胜口防堵，并请王大令到局点验，焚香拜纛。大令见各勇精壮，器械鲜明，枪牌车辆水陆皆可通行，因向张绅士致谢云："团练防堵，原地方官之责；今吾兄捐资筹备，代我分劳，曷胜铭感。津邑富过吾兄者不少，谁能如此急公。有吾兄，我无难为之事矣。"拜纛后，赵奎七、赵连科等督带各勇并枪牌车辆齐赴得胜口，屯于官剥船及小摇船上，仍照前逐日训练。

十四日，张绅士前往看操。十七日，复验放枪牌，操演杂技，已皆渐就娴熟矣。虽勇数无多，足可独当一面。前十五日，王大令因公赴得胜口，顺验水陆枪牌，长矛杂技，见其在在合法，甚觉欣然，奖赏各勇京钱一百缗。适是日张绅士亦至，不期而遇，把晤畅谈，颇相投契。迨二十九日，探闻临清贼匪全股南奔，胜帅追至丰县，尽数剿灭，已奉谕旨，今其速回连镇，会同僧邸攻剿余党矣。贼势已蹙，谅难再窥津邑，因禀明察院撤防。前后团练两次，计经月余，共用京钱四千七百余缗。在绅士总为桑梓之相望甚殷，故不惮勉力以为，绝无计较也。

……今张绅士团练乡勇，御之有方，实堪为敌忾资，讵徒斤斤自守为哉！观三年小园一战，无不先登陷阵，克奏肤功，从可知练勇之足恃也。宜乎众皆倚绅士为重，复以团练之事举之。

张绅士于四月间常赴得胜口看操，因见南乡一带大水汪洋，野无青草，村人皆有菜色。恨未能积粟万钟以济穷困，乃将河南道口所置

小麦八百余石分赈灾户，每人五升，外京钱一百，以作来城领麦盘费。除麦价外，散盘费钱一千六百余缗。仍谓杯水难救车薪，复劝绅士王莲品施放红粱四百余石，每人五升，来城盘费钱五十，不敷钱一百余缗，代为添备。

先是贼窜束城，张绅士令人赴独流搜求遗失军器，捞获炮子数千斤，并得铜炮一尊，炮身镌字系康熙年间封神威将军者，重五百斤，实为军营利器，因呈送院署。察院据情移咨高唐大营。胜帅来札调取，札内极赞绅士好义急公，并有“奏凯日定当保奏”之语。

逆匪被围于连镇，津郡人皆安枕，军务已将告竣，遂将察院前颂之令箭缴回。

本年七月，僧邸札钱观察雇夫购料赴连镇听用。观察令张绅士代办，发京钱一千缗。绅士以数月来所有军需皆系捐办，况此次所发又不敷用，遂辞之。乃独立捐赀雇夫一百二十名，置席四千五百卷、麻五千斤，派何元庆、刘喜等押送连镇。原为建造炮台而设，及至到彼，方知为堵筑缺口。该夫等不谙水性，恐误公获咎，禀辞回津。往返二十余日，共用京钱三千九百余缗。未领道库之款，方得来去自由。

金召棠曰：夫子当军务之际，即身心俱瘁，而兴致勃不可遏，故其置物料，造器械，事事周详。韩文公曰：“其生也，有自来。”良不诬也。咸丰癸丑秋，恭读谕旨：“各省军务未靖，贼势滋纷，若皆能如天津票商张某，朕无忧矣。”夫以一介绅商，得如此褒嘉，荣莫大焉。然亦见圣天子赏赉有功，爱惜人才之至意。

是月，海运到津，郑邸来津验收。因海运无多，劝捐米石以充京仓。张绅士捐米五百石犹以为少，察院因代捐五百石，随将该价呈缴。逾月，僧邸大营缺饷，委员来津劝捐。张绅士首先倡捐京钱一万缗，并制造铜炮架三座、藤牌四百面、单刀四百柄、火药三千斤，均解送连镇大营。嗣际冬令，又捐备棉衣五百身，解送高唐大营。

是年夏，杨方伯霈奉命河南防堵，来函嘱买广籐牌数百面；及升任两湖制军，将张绅士河南鹾务标丁拣选壮勇六十名，带赴楚省。各勇器械口粮，皆绅士发给。至五年二月，来谕将所造籐牌腰刀命送湖北大营，当经观察委沧州在籍守制候补县令张继武前往，绅士备路费

一百两，历三月之久，始由楚还。先是杨方伯调任顺天府尹，路过天津，示意于张绅士，有收录门墙之意，盖由夙昔之相契深也。

前三年夏，讷制军保奏梁中丞宝常在籍团练，于东关外天后宫设立义民局，派合邑捐输经费。张绅士捐银一千两，应得议叙监生从九品衔，悉分赠于同事戚好，共十三人，均得以顶戴荣身，可谓大公无我矣。又五年秋，连镇荡平后，察院因军需不敷，捐赀弥补。张绅士复捐京钱五千缗。统计直、豫两省军务将近二载，共捐制钱十余万缗，从未稍存吝惜。惟期剿灭贼匪，卫国保家，共享承平，安居乐业，岂上希朝廷之赏，下要乡党之誉哉！且其事必详为计载，以留示子孙，俾知有国而后有家，凡事为公，不可少存私念，此更绅士之深心也。

《张公襄理军务纪略》，卷2，页1－42

世勋、世杰：文谦行状 公姓阿哈觉罗氏，讳文谦，字六吉，号蔼人，满洲镶黄旗明光管领下人。……年十九考取笔帖式，入内务府。……咸丰壬子授淮安关监督，甫下车，即调长芦盐政。……癸丑屡捐廉助饷，赏戴花翎，加武备院卿衔。

时粤逆蜂起，蹂躏半天下，江宁失守，逆党林凤翔、李开芳率众北犯，遂越江淮，蔓延河朔。朝廷以天津为水陆通衢，特命为巡防大臣，督同地方文武办理军务。

天津为畿南重地，拱卫神京，而郡城年久残缺，且水陆歧错，防守尤艰。梢直口等处固贼所必争，而西沽、虹桥、南洼一带，北达通州，南连静海，尤扼要区。时逆锋甚锐，觊觎天津已久。各路大兵，或尾其后，或截其傍，独天津兵与食俱薄，驻防官兵多已奉调进征，留者八百名耳，守且不能，战焉足恃？公乃与镇道等议曰："天津，京师门户也。设不虞，将北犯。我侪受国厚恩，宜同心戮力。贼志骄而势轻，我但严饬师旅，乘其初至时踵未及息，即折厥锋，而夺之气，更出奇制之，贼虽众，破之必矣。第须镇静毋先自扰，致有隙可乘。"乃谕商民勿迁徙，以固人心；禁港口船只，以防奸细。招募义勇七千余名，城中向设救火局，谓之火会，亦有团三千名，分段操演，或择要堵御，或在城严守，昼夜巡防无少懈。又有雁户，素勇锐，教以火器，机无虚发，遂设伏舟次。公独据虹桥以北面卫京师，

令天津道张君起鹓、镇军特君克慎及天津府知府钱君炘和、赠布政使衔天津县知县谢忠愍公子澄，分堵各隘；仍日再往巡，亲授战守方略。

九月二十六日，警报至已入夜。公马不及鞍，辄佩刀徒步鼓行而前。士民等闻之咸奋曰："文公只身赴敌矣，我辈何人，敢惜身命?"不令而从者约数万人，声威大振。

二十八日，贼胁悍党十数万人，由静海扑犯郡城。公率文武兵勇直前迎击，与贼遇于稍直口。公指挥队伍，力战六时之久，歼馘过半，殪其伪先锋。贼退渡河，雁户伏起环击之，贼遂大创遁去。城内外欢声雷动，列炬如白昼，迎师归，诵生佛不绝。城因是完，至今改名稍直口为得胜口。

十月初十日，贼由独流分踞杨柳青。公统带壮勇攻剿，先将木垒拆毁，贼措手不及，纷纷逃窜，我兵奋勇追杀，毙贼二百余名，落水淹毙者不计其数，夺获贼船十二只。

十三日，会同各军进攻，逆匪放炮抵拒。公亲督大炮轰击，逆众死相枕藉，余皆逃遁。是役毙贼千余，蒙谕褒嘉之。

十一月初二日，复奉上谕：朕素闻天津地方民心强固、物力丰饶，所练乡勇人等类皆骁健整齐，足资御贼，是以叠降谕旨，令长芦盐政文谦妥为激劝，使之保卫乡闾。九月二十八日，逆匪由青县窜扰天津，彼时大兵尚未到齐，经文谦分督防守官兵，迎头截剿。该处练勇复随同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直前迎杀，擒斩甚多。即雁户排枪亦足以佐官兵枪炮所不逮。该练勇等忠义勇敢，洵属可嘉。使各属地方尽能如此戮力同心，不特自保自家，并可上为朝廷出力，何虑逆氛不靖，城守不坚。文谦平日抚驭得宜，亦可概见。等传旨嘉奖等因，钦此。

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本年九月间，贼匪窜扰天津，逼近府城，经文谦等督率府县及在籍绅士招募练勇，昼夜巡防，并于梢直口地方击退贼匪，郡城得以保全，自应量予恩施，以昭激劝。文谦督率有方，甚属可嘉，著赏给布政使衔等因。钦此。"

洎僧忠亲王军连镇，公复会筹战策，接济饷需，卒使逆魁就戮，畿辅肃清。计奉命以来，眠不解衣，餐不及席者年余，心力遂自此交瘁矣。

当粤逆之北窜也，公谓那拉夫人曰："事不可测，义则难泯。军倘不利，吾惟捐躯以报国；若即率儿辈投水，幸勿死贼手也。"盐政署在城外，大河环之，乃命坏后垣通河岸，兼绝往来空艇，恐临时拯救也。夫人如命以待，军民闻之，感之泣下。……

公春秋七十有四，以光绪三年冬十月三十日辛亥寝疾而终。

世勋、世杰：《诰授光禄大夫显考诚靖公文谦行述》，页1－15

崇实自撰：惕庵年谱　（咸丰三年）冬，贼犯天津。内兄文六吉适为盐政，即以张氏[1]为吾家营运之财供知县谢子澄之用，堵贼于稍直口，保全津郡。六吉遂奉命为巡防津郡大臣。僧邸与胜帅皆前后赶到，困贼于连镇。吾弟因督修炮台，蒙赐花翎。

适何赓卿祭酒保奏，请令实往天津办防。直日，又召入详询盐务资本与现在彼处贼情。当即据实奏明："稍直口之役，拦马墙皆以盐包为之，我勇方得避身。现在大兵云集，不日贼必灭亡。至于地方堵剿，事权似不宜太分。"云云。颇蒙俯纳，故免此行。

《惕庵年谱》，页34

崇厚自述：鹤槎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二十八岁。……

四月，厚在甘肃（阶州任）交代清楚，由兰州经陕西回京。乃出潼关即遇各路征防之兵，晋、豫道路皆梗，不得已，北走雁门，由宣、大入口。

中秋后，在吏部报到。九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指分河南候补知府崇厚，照例发往。钦此。"次日谢恩，即蒙召对于玉兰堂。上问："现在侍讲学士崇实是汝胞兄否？"对曰："是。"垂询现在陕甘情形后，即命退出。旋降朱笔手谕："崇厚发往直隶以知府用。"厚经此朱谕，竟成特旨，天恩高厚，下臣何幸如之！

吾兄以翰林院值日，蒙召对，垂询外间情形。时胜保以兵部少司马新授钦差大臣，追贼山西，声威甚著。问吾兄与伊认识否？对曰："胜保之父与臣乡试同榜，以年谊臣等自幼与胜保相熟，其人血性胆略皆能过人，所虑者骄矜耳。"退出后，即奉旨："崇厚着发往胜保军

[1] 张氏，指张锦文。张锦文本来是崇实之父原南河总督麟庆的家奴，由麟庆出资让其在天津做盐商生意。

营充当翼长。”擢用之殷，真非梦想所敢期也。

冬，贼犯天津。嫂兄文六吉适官盐政，即以张氏为吾家营运之财，供知县谢子澄之用，堵贼于稍直口，保全津郡。六吉遂奉命为巡防津郡大臣。僧邸、胜帅皆先后赶到，困贼于连镇。厚因督修炮台，蒙赐花翎。

《鹤槎年谱》，页 14－16

张锦文，字绣岩，先世寒微。锦文幼孤，无业，日游荡市里间。然极知有母，一日外归，值母不怿，讽之发奋，乃思树立。徒步走沈阳，依乡人以存。久之，人知其干济，拔诸庸贱之中，使之有所经纪，无不胜任愉快者，以是乃渐信任。锦文机警有谋，未尝读书，而案牍之文入耳辄悟，事遇终身不忘。至于肆应之地，划一策，决一疑，往往出人意表。故凡锦文所服事之人，虽方面大吏，莫不以为能。

锦文既见信于人，人每托以财，使营什一之利，时长芦悬岸许人承运，锦文以多财故，长驱并驭，大展操奇计赢之术，囊橐日丰，雄视乡里。

咸丰三年秋，粤匪犯境。兵单财匮。知县谢子澄素得民，仓卒一呼，集者数千人，部署成军，饷皆锦文任之。其所筹筑垒浚濠、缮治战具之策，多可用者。以其事属之，咄嗟立办，而不支官钱。稍直口之役，锦文挥勇助战。贼既败退，踞静海、独流镇。胜保以兵至，会师合剿，凡有修缮，必责锦文董其役，财物输送，糇粮馈遗，络续于途。迨官军小挫，子澄战没，诏以盐政文谦代领其众。县人齐承彦时为鸿胪寺卿，上言锦文能固结义勇之心，请发往军中，随时抚慰。于是益奋勉，终其事无稍退诿。当贼初至，即自募勇卫城垣，至明年解严乃已。计凡所费钱达三万九千缗，悉以输诸公，不取偿焉。以功赏游击衔。……光绪元年，年八十一，卒。

《天津县新志》，卷 21 之三，页 42－44，《人物》

咸丰癸丑之役，非谢忠愍公之得民，则众不为用；非张公绣岩之好义，则事亦不集。张公言语质直，而机警多谋，然诺豪爽，不自满假，亦不自讳生平，故于市人最易亲惬。当事急时，攘臂奔呼，不顾祸害，气能压众，事必争先。乡人服其义，乐从其后。稍直口之战，

若运署芦团，若梁公宝常练勇，若倪公虎榜义勇，皆与有力焉，而独张公有赫赫之名，以此也。

张公之功，以助饷为最大。当日义勇已集，饷无所出。公慨然任之，人日给钱二百，津俗谓之四百。源源不绝，饷即有著，乃得赴敌。否则，虽以谢公之得民，未必久而不溃也。故欲叙述其功，即此一端，已有可传。旧志铺张过甚，转失本真。

戊午、庚申两次海口失事，张公设铺勇以安内，立支应局以御外。当时人民虽有迁移，地方实未糜烂。此乃不得已而出此权变之计，在官绅所不为者，张公以商人为之，保全乡土，厥功甚伟。乃事平犹有啧啧议其后者，盖家世之见未除耳。

张公自知崛起，恐不理于士林。癸丑之役，士绅助饷不邀奖叙，朝廷嘉之，加广学额，公乃知斯事可以货取也。迨海口之役，悉以所蠲办勇之费，请再广学额，于是合邑生童有赠匾旌门之举。公殁，家人欲援侯公肇安例，由士绅具牍，请入乡贤。因遣说客采取众议。众谓有功则祀，古有明训，然非所论于乡贤。乡贤专祀品学兼优之人，公犹未逮也。迨光绪末，请建专祠，人无异言矣。

高凌云：《志余随笔》，卷4，页27－28

天津府绅士翰林院编修辛家彦等联名禀称："咸丰三年九月，粤逆窜扰津郡，经原任天津县知县谢子澄带勇击退，实借邑人一品封职张锦文襄赞之力。缘是夏贼入直境，该绅职奉谕办团，捐练铺勇三千余名，布置防守。九月中旬，贼陷深州、沧州，警报频至，津兵外调，铺勇力单，人心震恐，该封职即禀商地方官，添募勇丁备战；并勘定城西十二里之稍直口为入津要隘，雇夫万余，挑挖长濠，堆筑台垒，以阻贼之来路；又于各乡另募雁户排枪船只，掩以芦席，设伏以待。是月二十八日，贼众大至，该封职随同督勇迎剿，败贼于稍直口，贼分股南窜，又中雁户伏兵，遂大溃去，津郡赖以保全。十一月二十三日，谢子澄赴独流接仗阵亡，奉旨优恤，于阵亡地方建祠。该封职仍竭力备御，至四年二月始行解严。其间艰苦备尝，屡濒危险。及咸丰八、九、十等年海口之役，同治七年捻匪张总愚之扰，该封职复力与其事，或率勇战守，或设法维持，卒使地方安堵。先后捐助本地勇粮等项津钱数十万串，其他义举甚多。查咸丰三年，逆氛甚炽，

兵单饷绌之时，若无其人，无其财，则呼应不灵，事难速集，大局何堪设想？是其保卫乡邦，厥功甚伟。今该封职已于上年病故，追念前功，妇孺感戴，开具事实册结，恳请将故封职张锦文附祀谢子澄专祠，俾资报飨。”等情。由县缮取册结，呈经府道转详到京。经大学士李少荃先生鸿章入奏云：“臣查天津县人已故一品封职张锦文，好义急公，勇于任事，远近咸知，从前军务，无役不从，地方义举，无事不与，叠经内外臣工保举，奉旨嘉奖有案。其为津人所最感念者，则备御粤逆一事，核其事迹，实属捍灾御患，有功乡里，应请旨准其附祀原任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津郡专祠，以顺舆情。除册结咨部外，理合具奏。”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吴汝言：《闻见偶钞》，卷2，页60－62

咸丰三年，长芦盐运使杨霈以粤匪北窜，各省举办团练，因会同在籍官绅，制造抬枪五百杆，款由芦商岸引捐交。凡练勇四百名，后增练一百名，共五百名。统带、总带、帮带官各一，左右哨官十二，俱候补武职。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4，页3，《防御》

咸丰间粤匪之乱，长芦运使杨霈会同在籍仕绅，招募勇丁，由芦商按引指交练勇之费，是曰芦团。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4，页1

倪虎榜，字禹门，武庠生，……擢陕西都司，以病告归。先未试，襄办青、静、沧盐引岸，整顿泛务，至是回籍，网商仍举充襄办。……咸丰三年粤寇北犯，独捐资二万余缗，募勇三千人，与邑绅协办团练。及贼逼近，请于知县谢子澄，释狱囚杀贼赎罪。

《天津府志》，卷43，页41，《人物》

当粤匪薄我县境也，知县谢子澄募勇御之稍直口，阅垒有巨炮置其外，恐资敌，问孰可移之者？义勇薄通挺身往，甫曳回，中弹亡。义勇王五奋力夺薄通尸，复返迎敌，亦中弹亡。

《天津县新志》，卷21之四，页18，《人物》

李春城，[1] 字筑香。父文照，慷慨尚义，好施予。春城诸生，举优行。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三年，粤匪犯境，乡人练勇助守，曰民勇局，凡二十八所。春城躬自巡缉，历七昼夜不辍。贼退，以州同知用，寻复叙通判知州。

《天津县新志》，卷21，页35

静海

咸丰三年三月初七日申刻降雪，继以淫雨。五月，二麦被淹。卫河决口，澎湃百余里，平地行舟。九月二十六日，发逆窜入境内。土匪蜂起。男妇逃命，蹂躏极惨。

咸丰四年，逆匪败遁，兵燹方熄。

《重辑静海县志》，卷3，页3，《灾祥》

咸丰三年，发逆初次扰北直，窜静海。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皆窘急无措。邑令江澜[2]仓皇出走，至各乡，众皆不纳。后抵西寨村庙，不食两日矣。庙有老道士怜之，为具食，无调和物，持盏别村乞醯。甫出，有土匪二随入，识江，持刀逼索金赀，江无以应，遽斫江臂。江惊奔而出，投庙外水洼中。两匪坐岸旁伺之，虑其起而复活也。道士还，急呼村人捞救，令虽绝，胸膈微温。匪强置窖中，以土覆之而去。后数日，匪骑驴经唐官屯，一役坐茶肆中，江魂附役体，直前擒之，对众数其逼官戕命之罪。众惊异，协力擒获，送青县。尔时宰青县者为邓松坪，杖匪立毙。其一竟漏网。静民之为民，于此可见一斑。或云二匪一姓刘，一姓段，段为县役。

《重辑静海县志》，卷8，页79，《杂记》

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逆十余万，占据静海县城，结寨独流镇；隔年正月初九日始西窜。县城迤北，独流迤南，贾口迤东，良王庄迤西，焚掠一空。而王家庄、王家院、李家院、府君庙、白羊树五村，焚毁尤甚，界贼寨之间故也。旋里时，雪压村墟，不辨故乡何

[1] 本文末谓李春城卒于同治十一年，年四十七，则咸丰三年太平军抵天津时，他二十八岁。

[2] 江安澜，字晓波，广西举人。

处，诗以志感。

邑人郑怀珍　举人[1]

烧残余烬惨留痕，片瓦无存积雪屯。穉子可怜惊未定，到家犹问是何村。

破屋聊同鸟鼠居，吁嗟每食更无余。从今凡事当知足，莫漫骄奢恼太虚。

《重辑静海县志》，卷8，页63－64，《诗》

刘焜熙，字朗斋，十槐村贡生。好鼓琴，熟读经史，而于青鸟术尤精，有求者自备车马往，不受馈谢。……咸丰三年，发逆踞静邑，东南乡土匪蠕动，焜熙集合数十村，挑壮健者三千人，在中旺操练，慷慨誓众，众志成城，匪党潜踪，一方安堵。

《重辑静海县志》，卷6，页15－16，《人物志》

五、保定各地

平山

王燮宇，岁贡生。咸丰癸丑，发贼逼县境，知县委办乡团，乃集城乡士庶，勉以大义，咸踊跃乐从。是年九月，闻贼由井陉入境，率众堵御，不避贼锋，其义烈如此。

王庆连，廪贡生，岁贡燮宇子。性廉洁，学有经纬。咸丰癸丑，随其父办团，调度有方，众论咸服。同治五年举孝廉方正。

李吉云，字台书，岁贡生。性开爽，有学识。咸丰三年，发逆入直境，知县王子洁委办乡团，简丁壮，教技勇，邻里咸乐受约束。比闻邻境有警，即率众赴之。

张蔚，字青峰，武生。性慷慨，晓畅战阵之事。咸丰癸丑，知县派充团长，教村人步伐，止齐悉合法度；与团董李吉云协力同心，县境恃以无恐。

---

[1] 郑怀珍是同治元年举人，作此诗时，他还未中举。

商诰，字次谟，九品衔，慷慨好义。咸丰三年，发逆肆扰，办团练，获土寇无算，邑赖以安。每以私财犒勇，故人皆用命。

张旭日，字升海，道光甲午科武举。性慷慨，喜济人之急，有称贷，不责偿。咸丰三年，土匪窃发，办团练，擒盗首数名，一方得安，例得奖叙，辞不受。

张殿元，字玉墀，武庠生，性豪爽好施。咸丰三年，发逆扰畿辅，办乡团，晓夜巡防，不辞其瘁。叙功得千总。

封大同，字熙春，道光丁酉拔贡，进士躬子也。……发逆之乱，办乡团，一方以安。有剧盗康二，官不能捕，率乡勇捕而杀之。

《平山县续志》，卷6，页3－6，《人物志》

新乐

张遇春，字景新，宏泽子〔孙〕。道光辛巳武举，丙戌武进士，因母老多病，未经殿试，提挈幼弟三人俱登武科。己〔乙〕未，少弟遇祥成进士，始补殿试。以卫守备用，未就职，官提塘，告归。慷慨好施，有祖父风。咸丰三年，粤匪肆扰，乡众乘乱欲抢北青同镇，[1]遇春施粮四百石，散解乡众，北镇赖以保全。

《新乐县志》，卷3，页41，《义行》

定州

刘衡，字午峰，湖南善化县人，道光辛卯举人。咸丰二年，由清苑县升任（定州知州）。至三年时，粤匪扰入直隶正定府，密迩州境。土匪张吉汰、卢二鲁、马橛子等首肆抢掠，悉拿获立斩之，以靖人心。并盘获奸细余孝儿、耿万善、曹寿儿等，就地正法。率乡团万余人，迎御州南河上，及贼东窜，民获安堵。

《定州续志》，卷2，页2，《职官》

田礼，议叙九品，字彬雅。……咸丰三年，州有寇警，乡人思避

[1] 南北青同二镇邻近，在县城西三十里。张遇春南青同镇人。

之，散钱数百千，资其衣食。后偿之，费受。

《定州续志》，卷2，页18，《封荫》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畿辅，陷真定、栾城，至藁城之濠庄镇。州境土匪卢二鲁、张吉太、马撅子亦乘隙倡乱，四出劫掠。王灏出家赀倡团练，御贼于濠庄。总督讷尔经额见之大喜曰："此一方保障也。"知州刘衡督率团丁擒获土匪巨魁及粤匪间谍，悉骈戮之，人心稍靖。适官军破粤匪，匪东窜，而州境方安。

《定县志》，卷17，页22，《志余》，《兵事篇》

贺涛：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状 先生讳灏，字文泉，姓王氏。先世自山西洪洞迁直隶定州之奇连村，十传至先生之高祖，徙居州西门外。……自粤贼窜畿甸，其后土匪窃发，连年不定，继以捻匪，畿内不靖者几二十年。州县治团练，率不能成军，贼至辄溃。先生既为一方所信仗，悉就法约，又出家财助之，人益奋厉乐为用，以战以守，竟赖以完。粤贼之窜入临洺关，由正定趋东北，遏贼于藁城之濠庄镇，贼遂东。土匪犯州境，与战辄败之，最后贼至高门镇，而官军蹑其后，往说其将，而夜帅数十人猝往掩捕，毙数百人，众溃，土匪遂平。捻匪北渡，昼夜城守而时出击之，衣食难民，而令其壮者登埤，贼游骑数至，卒以有备不敢犯。总督讷尔经额公、刘公长佑皆奇公所为，予以军械，而犒劳其士卒。先生既以赀雄一方，啬于自奉，于人世华靡无所耆，独喜收积书籍……于是有《畿辅丛书》之刻……合肥李相国以"畿南文献"榜其门，而畿南学者亦遂仰如山斗云。先生之卒，以光绪十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有六，由举人议叙同知，赏四品顶戴。

《贺先生文集》，卷1，页40－42

唐县

咸丰三年秋七月，督标兵五百名镇守唐县。

时土匪丁二聚众磨岩山[1]，官兵获之送省，遂派兵五百名镇守之。

《唐县志》，卷11，页19，《杂稽》

[1] 磨岩山，在县西十五里。

完县

咸丰……三年，大水，饥，人相食。以地方不靖，奉诏练团自卫。

《完县新志》，卷9，页19，《故实》7，《大事记》

保定府（清苑）

王榕吉，号荫堂，山东长山人，甲辰进士。咸丰元年，由天津调任清苑，洁己爱民，实心实政。三年，粤匪窜入直境，省城戒严。钦使驻扎会垣，筹办军务，供亿纷繁，兵差络绎，公独膺艰巨，不肯累百姓。首先举办城内团练，分为四局，排日操演，共得技艺精熟者一千五百余名，或散给月米，或发口粮钱文；又集铺勇民团，自备军械，号称守城义勇，共得三千余人，以助兵力之不足。复亲赴四乡，剴切劝谕，旬日之内，共集壮勇二万八千余名，一气联络，足壮声威，城守赖以有备。有以近城民房有碍炮位者，拟拆毁踏平。公亲身赴辕，力持以为不可，守城原以卫民，贼未至而先毁民居，是驱民从贼为乱也，毅然以去就争之，事乃中止。劝立保阳四街水社，捐廉倡首鼓励众心，行之二十余年，历著成效。公历任直隶省道、府、藩、臬、顺天府尹，勋业著于旗常，惠爱周于畿辅。任大理正卿。同治十三年卒，年六十五岁。

《清苑县志》，卷8，页9－10，《名宦》

论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清苑当省城附郭，责任綦重，保定营护守城池，驻防营专司启闭，例得详载。近自咸丰三年畿辅用兵以来，省城四局团练三千人，以助兵力之不足，又经绅士禀请邑侯山左王公榕吉劝办四乡团练至三万数千人，惠爱洽于民心，上下一体，踵而行之，历著成效。谨就见闻所及，详载于篇，志《兵制》。

《清苑县志》，卷13，页1，《兵制》

苏苹，字聚庵，世居城东孙村。……

苏德教，字沛然，苹子。幼嗜读，喜为文，因专理家政，遂无意进取。……慕圣学，纳奎文阁典籍厅职衔以自慰。咸丰三年，发逆窜

直境，邑宰王公劝办团练，首先倡捐重赀，竭力防守。时村中土匪纠众为患，获其党送官究治，余皆逃散，远近赖以安堵。

《清苑县志》，卷9，页39，《人物》

廉兆纶：致胜克斋都统保癸丑九月十一日，时克斋为钦差大臣办理军务

克斋仁隶台大人麾下：一别鸣驺，日深翘祷，虽远书未达，而吉语频闻。以麾下抱负非常，壮猷日著。高牙既建，倚畀益隆。在愚兄早已相期，在吾弟亦足以自证。颜鲁公所谓众情欣喜，恨不顶而戴之者，固不待鄙人之揄扬也。握别以还，窃谓戎马倥偬，从不敢一言相渎。近闻畿疆告警，吾弟急驰千里，相次保阳，始欲自效愚者之千虑，惟麾下采择焉。

窃以军旅之事，侦探为先，其事至微，所关至巨。往者逆匪由豫入晋，意盖垂涎平、介一带富厚之区。迨经麾下扼要兜擒，志不得逞，不得已折而东逸。彼时即闻晋藩奏报贼窜河南，此即侦探之误。然而其事犹可原者，以谓贼道武安，经涉县，始入直界，则河南之说尚出有因。且京师已知贼据临洺，有旨命麾下绕出贼前，又数发精兵由京进剿，于军情尚无误也。讵昨于初九日，省垣忽有贼至定州之报，皇上赫然震怒，立拜奉命大将军及参赞大臣，速伸天讨。想尔时吾弟应抵正定，一闻中山被扰，逼近会城，势不能不提兵急进。及北驰数百里，始知逆匪乃在晋州，兵至保阳，去贼反远，此时即勒兵还剿，已宽逆匪十日之诛。向始无此误传，则麾下近驻常山，藁城之捷正资得手，即大将军之命或可以不下矣。乃侦者仅据道路谬悠之口，回署销差；而疆吏即据州县荒唐之禀，飞章入告。坐使人情汹惧，圣虑焦劳。匪直劳师，兼以纵寇。鄙人愚戇，以谓因委溯源，始误之人罪在不赦。麾下忠诚卓著，朝野共钦，方、召勋名再见今日，如斯等辈，谅早有以处之。夫赏不重则人不效死，罚不峻则人不畏威。惟望嗣后明定章程，侦贼得实者，立予以破格之恩；误报军情者，重治以玩兵之罪。若各营各署官员不以此事为重，致误事机，亦难姑容，则逆匪之机械难施，而百姓之惊疑可定。

夙承不弃，敢曷愚诚，谅不以军书旁午之时，致嫌聒耳刍荛之献。愿麾下稍留意。伏维珍重不宣。

《深柳堂集》，卷2，《书札》

高阳

韩熹，字钦忠，虔威将军之伯父也。虽商人，然天性豪放，慷慨任侠。咸丰初，南北盗起，邑人团练捍御，选公为队长。常自誓曰："公家即出资赡吾家，此身即非己有矣。"

《高阳县志》，卷5，页10，《人物》，《义行》

张棻，字锦芳，岁贡生。咸丰初江南弄兵，征调频繁，公择良田七十余亩施之合村，以作差徭之费。村人感其义，刻石旌之。时县长为赵映辰，闻其事，亦赐匾一方，为"枌榆壮色"云。

《高阳县志》，卷5，页8－9，《人物》，《义行》

容城

蔡光宇：团练纪事　咸丰三年秋，粤匪之窜入临洺关也，豕突狂奔，由沙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隆平，所至蹂躏残破。旋踞深州，复走献县、交河、沧州、静海。贼匪至天津，为兵勇击败，退占独流镇，与大兵相持。缘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闻贼匪所至杀掠，比户惊惶失措，有举家逃窜，逃无所依，彷徨于郊野者。余礼闱报罢，椒装回里，因长途梗阻，与容城邑宰杨斐臣先生有桑梓之谊，投署暂憩。适先生以境内距深州贼匪甚近，居民恐惧，邀集城乡绅耆，举办团练防堵事宜。绅耆诸君遵查是年正月三十日奉上谕："前因逆匪滋扰，粤楚各属城乡多被蹂躏，降旨各直省督抚，仿照嘉靖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实力举行。并命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泰《筑保御贼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及所拟出示晓谕条款，著将本年正月初八日谕旨，并此旨一并刊刻，冠诸简端进呈，颁发各直省大吏，广为刊布，转行所属体查地方情形，分饬官绅一体妥筹遵办。钦此。"钦遵。恭读圣谕煌煌，捍卫之法至周且备。第德侯、龚君之议，系就川楚地形而言。夫川楚在万山之中，我容乃平衍无阻之地，自应体察情形，随宜办理。计我容城乡村镇可抽集壮丁六千人，授以利器，教以步武，则众志成城，此可谓驱市人而为劲旅。昔越有君子六千人，犹破强吴而称霸；今我子弟有勇知方，则粤匪不足灭也。于是分设二

局，一在本城，一在白沟河，以西南乡抽兵归本城，东北乡抽丁归白沟河，局各三千人。

杨斐臣先生为果勇侯之宗人，曾随侯久历戎阵，征回疆，跋涉葱岭，剿西藩，渡青海而至昆仑，以军功通籍，勋劳懋著；侯又教以孙吴之法，授以梅花阵图，风角诸占，容之士民素所深信。迨粤匪窜入直境，上宪羽檄如雨，催办团练。先生刻期齐集议办，四乡绅耆丁壮毕至，众志一心，均愿效命。于是先生之教演练勇也，以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前敌五队，后应五队，左右翼各一队，令观旗旄以定趋向，听金鼓而节进止，授以击刺之法，习其枪炮之捷，不十日而步武进退阵图之式，或方或圆，或聚或散，凡在金鼓旗帜号令之中者，无不如手之使臂，臂之使指也。

容之比户虽能踊跃输将经费，但食指较众，度支有不继之虞，绅耆深以为虑。先生复酌筹十日后分轮演之法，日以三百人在局训练，十日一周，至二十日以后，百五十人分二十日轮转，是一局日需一百五十人之费，有事则收三千人之用。又定一月统为校阅一次。其不值局者，仍务本业，夜则责令练长督习技艺。是所费减，而得人众且精者，法良而意美也。

盖容城代有伟人，如周之剧辛、秦之李左车、汉之孙礼，皆功耀史册。至刘、孙两征君，则以理学称；而杨椒山先生，则又为人人所钦仰者。虽地之钟灵，亦诸贤仪表默化于梓里，以故容之士庶，恒居则敦书说礼，御侮则有勇知方。其本城局董事：城内则胡国平、梁寿同、孙锡光，南关则高颖达，东关则梁如陵、蔡复亨，北关则张云翥、陈清贤，西关则孙棠、孙渠、胡灿、王乐三，沟西则王德恒、杨锡光，北张村则刘梦虎、刘梦周、李吉人，东牛村则彭耀宇。白沟局董事：李镇则李德英、周恩溥，王昝村则黄晟，八于村则李翊、王信，王村则李允俊，西牛村则萧世清、李茂村则李兴等。均系自裹糇粮，朝夕从事，不间风雨寒暑。其精于技艺：八于村之郑元麟擅长矛，刘双太擅大刀；西牛村之萧万和擅短兵兼习拳勇，举以教众，俱能攻收实用。其抬枪、鸟枪、大炮，则城内在营武生陈炳先、赵廷用率同勇目庄廷玉、梁九麟演习，亦能连环便捷。圣人不云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容邑素称小县，今兴此团练大举，而各色人材

不假借于他所，司事者各尽其诚，怀技者俱臻其妙，岂可与无蓄于中、乌合集事者，同日而语哉。

是年九月杪，贼由深州走献县、交河、静海，窜入天津。十月初二日，奉督宪札饬，“照得逆匪由深州窜入天津一带，现经大兵会剿。诚恐该逆分窜，四出滋扰，其陆路固宜防范，而水路亦须堵御。查白沟河一带为通省水路要隘，现派正定镇总兵双禄，会同侍卫王灼，带兵前往该处堵御，亟应办理团练，以资捍卫。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在于白沟河一带招募乡勇，实力团练，联络声势，庶逆匪闻风远遁，不敢窜扰，以安黎庶而保地方，是为至要。仍将办理缘由，禀报查核”等因。于是斐臣先生即于十月初十日，将团练办理实在情形，及董事诸人乡勇并捐输经费数目，据实禀复曰：“窃于咸丰三年十月初五日，接奉宪台札开：钦奉谕旨，饬将各州县办理团练情形及练勇经费数目确切查明，务于即日内开折径送宪辕，以凭详奏，毋稍刻延等因。查卑职于本年春间，奉文饬办团练，当经传齐城乡绅耆筹议，于本城设练局一所，举得就职直隶州州判赵曾枢，本邑增生孙棠、蔡复亨分理捐款，武生郑憩棠，文童陆昌寿，吴世昌，外委左永庆、典史颜培政、胡国平总司局事。先后共选得家有次丁勇敢精壮民人，每日三百名，延请教师，轮转常川在局演习技艺。其无次丁及素有恒业者，亦按村教以击刺之法，于夜间闲空时，令该村练长督责学习，庶不妨于本业，乃可期归实用。除常川练勇外，统计本城四关，有义勇队长邓兴、陈炳先、孔调元、孙英才、刘士俊、赵廷用，及近城之午方等十八村营，共招募得壮丁三千九百九十一名。又卑县所辖白沟河街镇，距城三十里，为东大道水陆冲衢，亦设练局一所，举得八品衔孙渠，廪生赵曾桓、李德英、周恩溥，商民王明山，监生黄晟，民人宋珠、傅安邦等董理其事，悉照本城章程办理。除每日练勇三百名轮转演习外，共在白沟河镇街及附近之王李营等十村庄募得壮丁三千四十六名，卑职按五日查验勤惰，予以赏罚。每月初二日，齐集本城并附近各村庄壮丁，合操一次；二十四日，各集白沟河附近村庄壮丁，合操一次。前于十月初三日，在白沟河合操时，当请正定镇双、头等侍卫王亲临校阅，均称步武技艺尚属合式，并各犒赏有差，壮丁倍加踊跃从事。至两局制办抬枪、鸟枪、长矛、腰刀等件，各择素日娴习

者分令佩带。其余各村皆自备器械鸟枪，编列字号，遇齐集时，随队合操。所有两局经费，因容邑各村秋间水淹被灾，难于劝捐，卑职杨景彬在两局倡捐京钱三千吊，卑职赵文涵捐京钱五百吊，复在盐当商及各铺并富户等，剀切劝导，令其量力捐输，统计本城局共收捐项京钱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余吊，白沟河共收捐项京钱八千九百八十余吊。各村庄壮丁系于闲空时练习技艺，每遇合操，始酌为犒赏，不给口食。惟两局常川轮转练习壮丁，按名议给薪水。至出入钱项，白沟一局，即交绅士孙渠、黄晟等主收支；本城一局，交孙棠、蔡复亨等司出纳，不假胥吏之手，以杜侵蚀，按月将账目勾稽一次，用皆撙节，尚无滥费。卑职等惟有矢慎矢勤，董率绅民人等，勤加训练；并仿照联庄之法，倘有土匪肆扰，即守望相助，各村已能联络一气。自团练以来，窃案无闻。皆系绅民等所议章程简便易行，又无扰累情事，故各村踊跃乐从，办理尚属认真。其未经传谕团练之城子、张市等十九个小村庄，亦知团练有裨身家，因共集壮丁二千九百七十三名，呈请随同各大村合操，以联声气，统计共有练勇一万六百一十名。惟现在防堵吃紧之际，卑职按期前往白沟河督率训练，并同防堵官兵，择要妥为布置，俾众志成城，以仰副宪台绥靖闾阎，有备无患之至意。所有现在办理团练情形及团勇经费数目，理合开具清折，敬呈电核。”十一月初四日奉札：“据该县禀报遵将练勇并经费各数目开具清折缘由。查白沟河地当要冲，巡防堵御尤关紧要。该县督办团练有方，所禀情形甚属认真，绅耆好义急公，踊跃从事，均堪嘉尚。仰总局司道转饬该县，率同绅耆，妥为布置，严密巡防，务使兵勇声势联络，互相捍卫，以资保障，慎勿始勤终懈。仍将捐输各绅民，核明汇案详办。”

先是双镇军、王侍卫，统带满汉官兵驻扎白沟河，以容邑小县，乡民不知步武，欲试观之。斐臣先生与双镇军登将台，令西学广文赵海门督队演阵。海门长身美髯，声洪气昂，演布阵势，步武有法，枪炮中节，技艺纯熟，器械旗帜鲜明。王君、镇军、各营将弁俱大为惊服，虽营伍欠训之师不若也。是日合操，上队者六千人，执事杂役者四千人，乡民瞻望者万余人，远近风传，均以为练勇有三万人焉。是以邻封转相告语，皆云容邑团练声势浩大，应为通省之冠云。

白沟河为京南第一巨镇，富商云集，粮储最多。贼踞独流镇，相距仅二百里，且属省垣东北门户，又为东西大道冲衢，贼每侦探，恒垂涎注意于此镇，因兵勇精锐，为之胆寒。四年正月初九日，贼匪由独流窜出，意在直逼白沟河，大股已至大城县，贼骑来探，知白沟河守备严密，始折东南而踞束城。贼经大城时，各州县侦探络绎，俱言贼必至白沟河。是时大雪积地二三尺，乡民惊惶。斐臣先生与赵海门广文带同绅耆练勇，扎营于白沟河东北八里之要隘处御贼，练勇绅耆执械鹄立，昼夜防备，各无难色。嗣侦知贼至束城，始行撤队。是役也，非团练有方，防堵严密，贼畏缩始折东远飏，倘稍有疏懈，贼至白沟河，则西北有省垣门户之虞，而直北涿、良伊迩，又当戒严，是容邑堵御之功，诚非寻常可较量也。

嗣贼首盘踞束城，设木城以御官兵，且窥伺省垣，则高阳县为省垣东面扼要，距束城仅五十余里，各宪择人为防守计，以斐臣先生团练防堵著有成效，即调先生署理高阳。先生以容邑诸人皆有御侮之才，择有智略及技艺精绝者数十人同往，并禀请以赵海门改署彼处学官。及至彼，不旬日而声势大振，贼亦不敢入境，卒无西面之虞。容邑委郭明府接署，明府接办团练，一循其旧章，勤劳益加，始终未懈，故境内盗案全无。

及贼首李开芳等就擒，皇上迭降谕旨，著查明团练官绅办有成效者，保奏恩施。七年正月保奏，二月初二日奉上谕："桂良奏遵保办团练捐资各官绅并续捐军粮各员开单呈览一折。前年粤匪窜扰直隶，附近各州县官绅，或鸠资集团认真防堵，或捐助粟米竭力输将，均属踊跃急公，自应量为恩施，以昭激劝。开缺湖北兴国州知州杨景彬，著俟补原官后，以直隶州知州仍归该省补用，并赏加运同衔；署容城县知县郭四维，著赏加同知衔。其清苑、容城等三十一州县捐资出力各绅董等，该部按照请给官阶清册核给议叙。钦此。"

余自癸丑礼闱报罢，访斐臣先生于金容，正值办团训练之时，目击其演阵，指挥旗鼓，俨然有细柳之风。及退食与谈论古今，则娓娓不倦，居恒手不释卷，则又书生面目矣。复与容之士类交谈，均有孙、刘两征〔君〕之遗轨，彬彬然如游邹鲁之郊。余因道路梗阻，羁旅赵北，备述所见团练防堵事宜，以待记事者采择焉。邑宰杨斐臣先

生名景彬，贵州镇远人；郭明府名四维，陕西淳化县举人[1]；赵海门名文涵，涞水县人，道光壬午科举人。黔南蔡光宇谨记。

《容城县志》，卷首，附《团练纪事》，页1－110

赵文涵传 赵文涵，字海军，涞水人。……道光二年，举于乡，……屡上春官不第。……咸丰二年，署容城训导。三年，粤匪林凤祥北窜畿南，所至州县多残破。容城距京津近，民尤惶惧。文涵建议仿湘楚各省举办团练，筹经费，定章程，召集绅耆，勖以大义，举先贤孙奇逢守城事为说，群咸感愤，一日而集丁壮三千人，亲为教练，以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前敌五队，后应五队，左右翼各一队，观旗旄，定趋向，听金鼓，节进止，授以“三才”、“五花”阵势及击刺枪炮诸法。虑众费不支，酌筹轮演之法，日以三百人训练，十日一周，二十日以后百五十人训练，二十日一周，无事仅需费百五十人，有事则收三千人之用。每三十日大校一次。不数月，容城团练之声大著。

当是时，贼踞深州，走献县，占独流，窜入天津，近畿益震。容城属白沟河，为京南第一巨镇，距独流仅二百里，贼屡谋来犯，商民一日数惊。文涵复设分局于白沟河，联络四乡成为一气，共得练勇六千名，朝夕操练，不间风雨。正定镇总兵双禄、侍卫王灼驻防白沟，阅其操法皆惊服。于是声势动数百里间，贼闻风不敢遽犯。

四年正月，贼将大举直逼白沟，文涵与知县杨景彬营于白沟河东北八里。适大雪积地深二三尺，天寒甚，而乡勇昼夜守军以待，无或懈者。贼侦知有备，折而东南窜踞束鹿〔城〕。时从弟文淳治团练于涞水，王仲伦治团练于易州，张念黻治团练于安肃，皆取法文涵。于是大吏以文涵知兵，倚为缓急。贼踞束鹿〔城〕，窥保定。总督桂良以高阳为省东厄塞，急择守者，乃檄景彬署知县，文涵署学官，办团练一如容城，不旬日威震邻邑，贼亦不敢入境。以两次防守功，保升知县。

是年秋，选清丰教谕。甫履任，大名道联捷即檄办团练，拟防守十策，定筹款章程，练勇三千余名。……十年，调武邑教谕。……又四年，以病乞休。同治七年十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三。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5，页28－30，《文学传》

[1] 据《容城县志》卷7，页8《秩官》，谓郭为陕西三水县举人。

新城

咸丰三年，粤匪窜保定府属境，邑城戒严。官兵过境，达都统筑围城南。

《新城县志》，卷22，页10，《地慝篇》，《灾祸》

六、京南津北地区

大城

咸丰……三年，岁歉。夏六月，子牙河决。秋九月，粤逆破沧州北上，我邑被水，得安堵无恐。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雪，平地深尺余。

四年正月初九日，粤贼南窜，沿河一带多被蹂躏。

《大城县志》，卷10，页13，《五行志》，《灾异》

刘庆藜，字乙然，大城人，贻封奉政大夫蕙公之孙也。幼丧父，哀毁如成人。弱冠即补博士弟子员，次岁食饩，因以廪贡捐校官。道光中补延庆州训导，罢职归里。咸丰三年粤逆僦扰，畿辅骚动。公乃率族人乡邻等团练，装备枪炮、旗帜、器械，朝夕操演。是年大水，及冬，令人驾小船数只昼夜来往不歇，使水不冻。惟一处稍狭可通出入，入者必讯问明白方许进村。适值南路刑钱府朝仪李公来里查勘，县令曾公贯之[1]亦至，夜间忽土匪数千围村大呼，势甚猖獗。公戒乡人毋动，俟甚临近以炮击之。时村中鸡犬无声，土匪不知水之深浅，亦莫敢进。俄而炮声雷发，贼众惊溃。次日，公随同府县剿拿土匪，获贼三名，讯明后即正法示众，由是稍定。后腊月初六夜，土匪又麇至，猖獗尤甚，公悉力防御，开炮击之，又遁去。四年正月初九日，发逆由王口顺河南窜，去村七八里，贼竟未至。僧亲王围贼于束城

[1] 据同书卷7《官师志》，咸丰三年之大城知县凡三易人，中有曾世槐八月至十二月署。曾贯之系五年七月至六年九月任。此处之曾贯之当为曾世槐。

镇，公率勇送草料数十车，亲王大悦。贼平后，以功授知县，归部选用，并赏加通判衔。乃选得河南郾城县知县，未到任而丁内艰，服将阕而疾卒。

《大城县志》，卷4上，页40－41，《人物志》，《高义志》

赵象峰，字南屏，大城人。嘉庆中补博士弟子员，有声黉序间。因父年衰，遂弃举子业，经理家务，捐布政司理问，从父命也。……咸丰三年冬，粤逆蟠据静海、独流，盗贼蜂起，比闾震恐。公鸠集乡邻，出粟出金，同心团练，以卫闾阎，民皆安堵无恐。次年正月，粤逆溃围南窜，钦命参赞大臣僧亲王帅师追剿，由束城而阜城，而连镇。公又捐金若干以助兵饷。僧亲王嘉其好义，咨部议叙。由是公子蕙田得候选复设训导，又入资为兵部东驾司主事；九年，升授刑部福建司郎中，诰封公奉直大夫。

《大城县志》，卷9中，页31－33，《人物志》，《善行志》

刘彬，字文质，大城人，太学生。……虽家道丰隆，终以未得读书为憾。生子六人，延名师课之，不惜巨费。子翰培、翰翀入国学，翰符、翰城、翰云、翰屏皆补博士弟子员。……咸丰三年秋，粤逆俶扰。公倡举团练，谓乡人曰："当国家有事之秋，凡我民皆宜称力以报。"是岁大饥，复发粟济乡间，置器械。四方难民来投者踵至，公悉定其居，济其饮食。四年正月大雪后，粤逆南窜，猝至公里，欲尽挟壮丁以行，民皆股栗。公知寡不敌众，即身入贼营，见逆首李开芳曰："村民恇怯，不任干戈。契行则靡饷，有损于军赀；临阵则逋逃，无助于战斗。况此次冰天雪窖，迎风即僵耳，何益之有哉?"侃侃而谈，了无惧色。逆首重公胆义，遂舍之去，合村得以无恙。……光绪九年卒，寿八十有九。公卒后，幼子翰屏举甲午科孝廉。

《大城县志》，卷9上，页37－38，《人物志》，《高义志》

邓天一，字以清，大城人，太学生。……家本巨富。……咸丰四年正月初九日，粤逆林凤翔、李开芳等，由天津静海县溃围南窜，忠亲王帅师追之，至白杨桥，日已夕矣，辎重未至，大军皆饥，公亟出米六千余石饷军。忠亲王大悦，士饱马腾，遂杀贼无算。大军至舒城，命公运炮，督办粮台事务。后破连镇，粤逆荡平，忠亲王欲保公以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分省补用道。公固辞，曰："某为国，非为

身也。”忠亲王固举之，不得已，受州同衔。……公以光绪十年卒，寿七十三岁。

《大城县志》，卷9上，页26－27，《人物志》，《乡献志》

邓人玉，字照吾，大城人。道光中补博士弟子员。父秉文，邑增广生……家贫，就馆他乡，东家每馈珍味，公必徒步数十里携归献之堂上。……眷恋庭闱，有婴儿之色。咸丰四年正月，忽被粤逆李开芳掠入贼营，公流涕言家有老父，年已耄耋，奉养无人，势必冻饿以死。贼叹息曰此义士孝子也，遂释之。同治二年，父八十有三，寿终于家。公年已逾六十矣，犹鸡斯徒跣，寝苫枕块，泣血三年如一日。

《大城县志》，卷9中，页20－21，《人物志》，《孝友志》

杨凤墀，字云阶，大城人。襄城典史鹤年之孙也。道光中补博士弟子员。幼有胆量……尤喜练习技勇，弓马皆娴熟。……咸丰四年正月初，粤逆南窜，入公里。公激于意气，以一身御贼于门外，刺杀者十余人，犹力战。贼党奇之，执公见其酋，欲降而用之。赠之其马，而公不视；啖之以金，而公不顾；慑以刀斧，而公不为之动容。贼无计可施，因以甘言慰抚之，公骂不绝口，遂遇害。

《大城县志》，卷9中，页38－39，《人物志》，《义烈志》

文安

王光熊，沈阳贡生。道光三十年任。迂疏自守，不事逢迎。终日静坐，不汲汲于催科。在任二年，政简刑清，与民休息。时荒旱，秋又大水，复经长发贼犯津门，羽书催办乡团，公禀请赈济，不应，遂谢病去。

许汉方，举人。咸丰三年任。在省接委，上宪以捐照五十纸与之。公曰：“闻邑大水，贫者四出求食，富者亦仅足自给耳，何以捐为?”上卒与之，曰：“试之。”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赴任，自霸州抵文邑，坚冰五十余里，遂返其照，且报灾请赈。上弗许，公乃去。

高锡康，字芝楣，江苏泰州人。……年方弱冠，摄篆文邑，举止安闲，循循儒雅，判事明决而速，虽公务匆匆，亦从容不迫。当咸丰四年，积水未消，详请赈济，不济，请以仓谷贷饥民，全活甚众，至今感德。

《文安县志》，卷3，页11，《官师志》，《县职》

张曾扬：香圃王君家传 君姓王氏，讳秋元，字香圃，号荫桐。……丁丑大挑，以知县发东河，旋改地方，署山东平阴、汶上县，补高密县，调任清平县知县。……即于道光戊子引疾归。左家庄旧屋已圮，卜居于东北之胜芳。……

咸丰癸丑，粤匪窜扰畿境，踞静海属之独流镇，距胜芳密迩。君集众议防守，捐资为倡，设局练团，分守要隘。匪以有备，不及。邻村其素不法，啸聚数百人，将乘机为变，乡人汹惧。君乃命次子璐督家丁计擒其魁，送军前正法，而解散其党。事定，乡人感奋，偕来从事，君人人抚慰之。由是众志益固，宵小敛迹。次年正月，匪势南窜，胜芳数万家得保无恙。

自君归里二十余年，闭门谢客，日以读书课子为事，一旦有急，又能出身为乡里御灾捍患，于是人知君之才智因事张弛，非仅独善自守已也。其卒以咸丰乙卯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三。……

子三人：珊，候选盐场大使；璐，道光甲辰恩科举人，襄阳府知府，署安襄郧荆道；璞，廪贡生，安州训导。

《文安县志》，卷9，页48－50，《艺文志》

王璐传 王璐，字佩之，号鞠村，文安人。父秋元，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发山东，屡宰大邑，补清平，有惠政。生子三，璐其仲也……道光三〔二〕十四年举于乡。粤寇起，出家财助军饷。贼据独流，距其里胜坊三十里，督师庆祺帅师至，以芦苇丛密，不敢进，璐棹舟迎之，坐芦苇中陈地势兵略，庆祺遂进扎独流之西，大兵乃合围。乡人有土匪授伪檄者，擒之斩以徇，闾里获安。寇退，以知州之官湖北。……宰楚守襄，皆有日记藏于家。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4，页41－42，《贤能传》

霸县

咸丰三年，大水。九月，发贼窜静海县之独流镇，州城戒严。

《霸县志》，卷4，页14，《杂志》、《灾害》第3

咸丰时，南京之乱，各州县操练乡勇。

《霸县志》，卷2，页26，《政事志》，《武备》第3

杨应枚，云南宝宁举人，咸丰三年署霸州知州。时贼匪窜扰独

流，远近骚动，亲带兵勇，搜获巨盗，全境乂安。

《霸县新志》，卷3，页31，《政略》即《名宦》

毛应麟：重修霸州城记　霸去都城二百里……城楼敌台咸备焉。……咸丰癸丑，复被水灾，浸城身数月，坍塌者共三十九段，颓敝愈甚，补葺愈难。……自粤匪滋事以来，团练巡防，兵差络绎，民之财与力其亦疲且匮矣。

《霸县志》，卷5，页24，《文献征存》，《记》

旧志[1]：清崔穆斋先生传略　崔宜栻，字穆斋。文林郎、历官山西、湖南知县偲长子。……咸丰三年，粤匪北窜。城居汉军前任衢州府知府边宝树奉勅办理团练，约宜栻协同办理，酌定捐赀出力章程，俱臻妥协。逮宜栻去世后，马贼窜扰，宋叔雅刺史继光[2]率团御贼于两间房获胜，犹其团练遗制也。同治二年，毛芷卿刺史庆麟倡捐修理城垣，亦委宜栻总理，讫事人无遗议。

《霸县志》，卷5，页57，《文献征存》，《传》上

田鸿年[3]：清王瑶圃先生传　邑庠生，勅封武德佐骑尉王公，名世瑛，字瑶圃，霸州东关人也。家世好义，蓄医药，恒施于人。公自少习焉，研精深思，克绍先志，一时名声大起，求诊者踵相接，前后数十年，活人无算，群以“卢扁复生”相信仰。乡闾父老感恩戴德，公送匾额，题曰“厚德载福”云。性仁慈而忠勇为怀，任事敢为。会咸丰三年，洪、杨肇乱，诸城邑镇乡俱办团练。时州尊乔公[4]因公慷慨，属公以关乡团练事。公激厉〔励〕士卒，防卫深严，补助军饷不下五六百缗，全城得恃以无恐者，公之力也。初州城东南隅雉堞圮毁，多历年所，公尝登城而叹曰：“城郭不完，虽有乡团亦安足恃哉。”同治二年，州尊毛公下车伊始，即欲修筑，苦于款项不支，公乃捐砖数十万，于是城垣屹屹，保卫益坚，乡里迄今犹称道不置焉。予响往遗风，思慕功德，爰撮公生平言行之大略而为之传。

《霸县志》，卷5，页47，《文献征存》，《传》上

---

[1] 旧志，指同治十一年修的《重修霸州志》。

[2] 宋继光，山西汾阳贡生，同治六年署霸州知州。

[3] 田鸿年，霸州人，光绪二十三年拔贡，曾官吏部主事。

[4] 乔作新，山西闻喜监生，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三年任。

曹生玺，字国瑞，县之策城镇[1]人。性孝友，治家勤俭，于子侄辈求学尤注意。每遇荒年，生玺自备资斧，向各大宪请赈。年终，以白面或钱数十吊分给于村中贫寒者。同族中遇有婚葬无力者，均量力补助。有自置地数十亩，归于合族祭扫。咸丰三年，土匪蜂起，村人无知者亦欲乘机蠢动。生玺自备茶点，招集村人，力晓以大义，事遂寝。咸丰五年卒，年六十有五。配周氏。子五：吉玉、吉琛、吉星、吉俊均入泮，吉昌早亡。女二。

《霸县新志》，卷5上，页24，《人物》，《义行》

王化南，字雅琴，号被文，县之策城人也。幼读书，有卓识，性孝友。未弱冠而失怙，遂弃儒务农，后复经商。为人慷慨有古谊，亲族乡党有急难及争斗，则出而排解之。尤好为公益事，遇于公众有关系者，无不竭力维持。清咸丰三年冬，洪军驻静海、独流镇，距策城仅十八里。策城一带匪徒闻之，欲趁势抢夺。该村曹生成设有典肆一处，总理为曹生德，余均为山西人。山西人闻洪军至独流镇，或波及该村，或有性命忧，佥议挟资逃行有日矣。匪徒咸跃跃欲试，俟人去时即行抢夺。生德不能禁，乃往谒化南，乞代为谋。允之，亲赴该典肆，抵掌而谈，痛陈利害，其事遂寝，村中赖之以安。然村中诸无赖劫夺之心未已也，辄在街声言将与富家为难。时村中地保为王俊升，与俊生担保者则化南也。俊生闻言大惊，赴化南所言其故，将告退，恐事有不测累及化南。化南则谓："太平时应役，值乱告退，非道也，且无益。"因契子弟多人，各暗持器械，沿街弹压之，匪竟敛迹。化南又以村中禁止赌博，更兼年岁凶荒，匪徒无谋生之道，终为后患，乃遣俊生邀村中绅富，筹集巨款，募勇多人，昼夜巡逻；匪徒暨村之赤贫者皆得充当乡勇，一方赖以安全。咸丰四年，洪军退后，化南设钱肆于独流镇。值该镇荒歉，政府派员施赈，所发官款约缺数百缗，饥民又嗷嗷待哺，该员拟暂假款，赈后归还。本镇绅商恐无把握，均莫之应。化南独慨然出任借款，故独流镇父老至今称道不衰。清光绪初，化南七十余，曾以乡举耆英奖九品衔。光绪九年十月卒，年八旬。

《霸县新志》，卷5上，页28，《人物》，《义行》

[1] 策城镇，在霸县城东八十里。

刘从龙，字庆余，回教人，世居县之后两间房村，马节妇子也。以耕读勤俭持家，常备牛马于门，以助贫无力者之耕种，里有困急，恒慷慨周济，以故得“善人”之名。清咸丰四年，枭匪窜霸，祸及一方。仓场总督庆琪〔祺〕率军追剿，驻后两间房村，苦战之中，饷糈告竭，从龙乃发仓粟，出多金，以资助之。枭匪因以肃清，地方赖以安堵。庆琪〔祺〕题“助国立众”匾额旌其门。

《霸县新志》，卷5上，页30，《人物》，《义行》

永清

刘源灏、刘源浚、刘毓昆列传 刘源浚，字晓川，源灏弟。……道光壬辰举于乡，乙未成进士，入选改编修。道光二十四年，授荆州府知府，……以劳瘁得目眚，乞休归。咸丰三年，粤逆扰畿辅，踞静海独流镇，去邑百里。源浚首创团练，经画有方，民获安堵。

《续永清县志》，第8册，页6

刘用熙：诰授光禄太夫云贵总督刘公源灏家传 是年，粤匪踞独流镇，距本村止七十里。太府君令叔祖在家练勇置械，昼夜巡防，土匪敛迹，家乡得保无虞，皆太府君之力也。

《续永清县志》，第8册，页19

胡家玉：清通奉大夫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张公墓志铭 公讳建基，字洊山，顺天永清县人。……道光二十六年庚子举于乡，辛丑联捷，甲辰成进士，用知县，签湖北。……补东湖令，……无何以驿递迟缓罢免。……咸丰三年，粤匪陷金陵，分窜河北，畿辅戒严。与邑宰预筹守御，凡保甲团练诸要务，靡不具举。匪扰独流镇，人心汹汹，而永清独安堵无恐。……公生于嘉庆十三年戊辰三月初一日，卒于光绪九年癸未七月十六日。

《霸县志》，卷5，页34－35，《文献征存》，《墓志铭》

安次

黄宝琛，字楚珍，挑河头人。……道光甲辰举于乡，四上公车，荐而不售。洪杨之乱，各省大吏咨部请员，宝琛就拣发以知县

用。……咸丰癸丑冬，粤军踞静海之独流镇，畿辅戒严。朝命各省士绅兴办团练。宝琛联合邻村首先捐赀助械，朝夕训练，桑梓赖以安堵焉。

《安次县志》，卷6，页24，《人物志》

武清

咸丰三年，永定河决水灾。十月，粤匪北窜，邑境戒严。

四年，蝗，岁饥。

《武清县志》，第2本，卷3中，《灾祥志》

胡启文，河南汝阳人，己巳进士。咸丰二年任。善技击。邑方苦盗，遂养壮士，练乡勇，每夜出，身自捕盗，数月，合境晏然。遇水灾，单骑诣勘，携干糇，汲水饮之；民烹茶以进，弗受也。发逆踞静海，大兵驻境内，罄囊供亿。劝团练，严保甲，屡获间谍诛之。民不知贼，并不知兵。大帅贤之。调知大兴，父老饯于郊，有哭失声者。同治十二年祀名宦。

《武清县志》，第3本，卷6，《官师志》，《邑令》

李椿龄，王庆坨人。咸丰初，粤逆北扰，龄司团练，献地图于僧邸，移兵扼王庆坨，贼阻。人尸祝之。

李长林，性孝友，善排解。粤逆扰独流，林募勇饷士百余日。

侯邦典，坊三里人，居蔡村。官临榆训导，以疾归。咸丰三年、十年，悉典团练。触夷怒，被系；既而义之，保释。平生好施，岁歉必散财施粥。

《武清县志》，第3本，卷8，《人物志》，《卓行》

王茂荫：荐举人才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七日　前大兴县知县胡启文，循声卓著，武略尤优长。任武清时，贼正逼处独流，该员力行十家牌法，能使合境如一村，合村如一家，但有奸细入境，立即拿获，每日率乡民亲自训练。民皆戴如父母，奉如军帅。凡因事下乡，或步行，或单骑，遇有词讼，就地立结，饥则怀出干潭，汲井水饮之，清风善政，传颂载途。曾奉旨以直隶州知州升用。现告病在京。

《王侍郎奏议》，卷9，页2－3

固安

陈崇砥：固安县志序　甲寅维夏，予权篆固邑。惟时黄流横溢，四郊尽成泽国；加以逆氛北窜，相去仅三百余里，防兵驻境内，田野荒芜，商贾断绝，邑之民几不聊生矣。……咸丰五年岁次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权知县事侯官陈崇砥绎萱氏叙。

《固安县志》，卷首，页1

涿州

咸丰三年，粤匪窜直隶。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察哈尔暨京营兵驻涿州南关，相机进剿。

《涿州续志》，卷5，页1，《事迹》上，《正纪》

刘正思：涿州兴复义学碑记[1]　城内旧有义学四，俱已久废。道光庚寅，前牧林君振而兴之，于书院东偏附设经生、蒙徒大小两斋，斋各二十人，延师教读；凡夫修膳、薪水与楮墨、膏火一切之需，皆捐廉供给。规程已具矣，复汲汲为永久计，劝捐筹款，事未竟，而调任去。嗣倪君继而成之，得制钱四千五百千，发商生息。数年积有余赀，乃于营街左近添设小斋一所，而义学于是乎有三焉。

咸丰癸丑，畿内有粤匪之警。邑人志切敌忾，办团设防，仓卒之际，费不及筹，因提用息本之半，而大斋辍讲矣。迄乎己未，军书旁午，征兵络绎不绝，当事者供亿支绌，复假所余之半，以应急需。惟月以廉俸给斋费，于是小斋亦岌岌乎名存而实亡矣。

《涿州续志》，卷17，页23，《艺文》

通州

李右文，榜名佩之，字伯兰，如珊公长子也。道光辛卯恩科举于乡，十上礼闱不第，年四十始就县尹。咸丰三年，选湖南永州府东安县知县。适发逆犯天津，奉旨留办本籍团练，罔辞劳怨，并不苟徇上

[1] 此碑记作于同治四年。作者刘正思，蔚州举人，时任涿州学正。

官，日以大义谕里人，虽薄夫鄙子皆为之格。四年冬撤防，以功加知州衔。

《通州志》，卷8，页66，《人物志》，《忠烈》

穆杰，字俊卿……道光乙酉登贤书，十上礼闱不第，乙未大挑，授阜平学篆，秩满，保升。咸丰三年，选湖北嘉鱼令。值粤逆窜天津，京兆奏留在籍办团，凡募勇、捐硝、筑城等事，悉心经理，聿著勤劳。撤防，保升州牧。五年选授云南宣威州。

《通州志》，卷8，页115，《人物志》，《文学》

密云

（宁）琦，字景韩，道光己亥举人，内阁中书。性孝友，好善乐施。先君桓武公专设粥厂，接济民食，公继之弗替，每开厂时，亲自分给，长年不息，远近无饥民。咸丰三年癸丑，发匪犯直界，邻境骚然。公奉旨团练，招募乡勇千名，日费百金，悉心教演，以卫邑境。蒙贾中堂奏准钦赏同知候选知府。

《密云县志》，卷6之4，页8－9，《事略》4，《氏族》

蓟州

咸丰初年，长发贼北犯天津，皇上特命官京师者回籍团练。于是百川兄亦奉回籍办团之命，乃乡人皆互相观望，虽多方晓谕，终无成效。其后数年，近村盗风日炽，闾里不能相安，竟力求余村倡率办团，以资护卫，且惟恐其日久懈生，聚而复散。可知欲成一事，自有机会。苟无其机，虽尽力为之，而不能就。苟有其机，不俟费力，而可成功。故办事亦须待时。

李江：《龙泉园语》，卷1，页36

玉田

蒋庆第：先仲兄行述　兄讳庆籯，字双南，一字英吾。……戊戌……年入邑庠。……有田百亩，课佣耕。……生平重气谊，遇所当为，慷慨激发。人或为兄危，然卒以济事。咸丰癸丑，奉旨团练，邑

令任兄本镇[1]长，殚心区画，咸乐从事。十月，枭匪数百白昼劫鹾局。乡民怯懦，兄度力弗敌，率之登河岸，呼曰："吾众勿乘机贪利也。"有自匪手鬻盐来者，解囊弃诸河。匪去尾追之，以张形势。人曰："是将报复。"兄不为动。后上官严治此狱，他村得微利者皆株连，而余村独免。……生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未时，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子时，年五十有六。

《友竹草堂文集》，卷4，页16－19

宁河

张椿龄，字树仙，芦台人，附贡生，屡困乡闱，捐知县未仕。……咸丰时，粤匪犯津，海防吃紧，奉县谕团练，昼夜不倦，邑赖以安。嗣大股枭匪，塘儿沽一带肆掠，公随毛令督勇剿办获胜，以军功加同知衔。

《宁河县志》，卷9，页32，《人物志》，《卓行》

董清佑，字禄申，增贡生，芦台人。……咸丰年间，发逆窜乱，督办团防，蒙督宪庆保奏，奉旨以训导选用。

《宁河县志》，卷9，页36，《人物志》，《卓行》

临榆

咸丰三年秋九月，粤匪至天津，诏令天下普行团练，本城练勇六百名，四乡民团二千人。

《临榆县志》，卷9，页40，《舆地编》，《纪事》

玉简，字岱封，满洲人。咸丰二年任临榆县，政尚清简，洁己爱民。发逆扰津门，沿海一带民情骚动，乃清查保甲，操办团防，亲偕绅士赴乡劝导，修器械，申号令，扼险要，匝月余，城乡民团一呼而集者万余人，声势联络，奸宄无隙可乘，而地方以靖。……在任三年……旋升任磁州去。

《临榆县志》，卷18，页28，《事实编》，《宦迹》

[1] 本镇，指蒋家所居之玉田县鸦鸿桥，亦称桥镇。

徐桐：郭怿琴比部传[1] 郭长清，字怿琴，号廉夫。……癸丑大挑二等，以教职候铨家居，课徒自给。临榆汉县，以渝水得名，即辽之榆州也。其地东界奉天，南距天津，北边朝阳、赤峰。粤逆扰津，土匪蠢动，马贼从而窥伺，县城几危。县令知其才，委以团防事。清见义奋发，集邑绅筹饷，招募得八百人，备器械，教步伐，阅月而毕。邑西南之白塔岭，居民数百家皆郭姓，清晓以大义，集资教练，复得壮丁五百名，联络保卫，声势颇振。乃亲历联峰山、凤凰店诸要隘，相度形势，设墩置燧，慎密防守。甲寅，贼远遁，团旋撤，民壮帖然。

《临榆县志》，卷19，页16，《事实编》，《乡型》

七、北京

黎吉云：条陈时务疏（节录）[2] 一、请设法诘奸，以杜后患也。……若湖北省城失陷之速，闻多由奸细先入城作应。此时各省府、州、县，均应请饬一体严查，认真盘诘，毋得视为具文。即都城重地，亦宜加紧设法查诘。都城道面宽阔，五方杂处，奸宄易混。现在传闻城外有张贴伪告示、传布伪通书之事，虽未知确否，然奸细不能保其必无。五营堆拨，久形松懈；五城各坊，捕役无多。应请旨即饬添设栅栏间墙，分段稽查，由步军统领申谕参游都守各官，巡城御史申谕司坊各官，督所属合力踩缉；一面查保甲门牌，客店庙宇尤当留心稽查，各段分界令近居官宅互相纠诘，则奸宄不能漏网矣。各城门官不多，应请每门添设数员，以重其事。

《黛方山庄集》，《文录》，页6－7

孙铭恩：请禁钱肆连日关闭疏咸丰三年二月 奏为弭患安民，仰祈圣鉴事：窃闻京师人烟辐辏，市廛商贾全赖钱店流通，以银换票。乃自正月起，钱店偶有关闭。迨二月以来，每日或数家，或十余家。至

[1] 郭长清，咸丰六年成进士，官刑部，光绪六年升郎中，寻卒，年六十八。咸丰三年他四十一岁。

[2] 本书辑印者黎锦熙注谓此文辑自《湖南文征》卷5；又据作者日记手稿，知此疏草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七、八日。

近数日之间，连日关闭竟至百数十家。民情惶惑，奔走拥挤，凡有存票，无不赴取现钱，以致各店运钱不及，纷纷关闭。民间愈不敢存票，而钱店之关闭者愈多。现在各钱店均不敢兑换银两，以致各铺不敢存票，典当各行不敢收票，市肆哗然，人心靡定。臣推原其故，各钱店固有资本空虚，借端关闭者；亦有资本尚充，因运钱不及，为众人所挤者；而其由则皆土匪结党成群，市散谣言，哄动众人取钱，而乘势私用假票，肆行抢劫。是以所关钱铺均系夜间，二三更时分，突来数百人至千余人，纷纷取钱，其时真正持票取钱者有限，无票滋闹者居多。若不严行禁止，必至日甚一日，货利不通，商贾不集，良民滋困，莠民愈多，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应请明降谕旨，安抚人心，并饬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凡有地方之责者，即日明白出示，遍传各钱店，一有众人拥挤，立即就近报官，官役即时前往弹压。其真有钱票者登时发钱；无票者立即究办，枷责示众；尤不准深夜取钱。地方官弁复不时勤加巡查，倘该铺被拥时，有不即刻报官，俟关闭后始行投报者，皆系有意借端关闭，贻害良民，尤当照常例加等严惩，除将该店票存及借贷严追偿还，不准丝毫折算展限外，仍将该店东产业概行入官，本人从重治罪；并保人一体加等拟罪著赔。如此严惩，庶匪徒敛迹，而人心可定矣。谨奏。

《孙文节公遗稿》，卷2，页9－10

黎吉云：整顿步军统领衙门积弊疏[1] 奏为步军统领衙门积弊太深，兹当更换提督之始，请饬大加整顿，复旧规以重防御，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维国家步军营之设，立法最善，合满、蒙、汉为营而隶于统领，自统领以至于委署步军校，层层管辖；步兵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分布周到；取象人之一身，营卫宣和，呼吸相应，于以捍外而护内，此八旗禁旅之制为超越前古者也。讵行之久而百弊丛生，至今日几同虚设。臣闻该营之弊，有“办事”名目，约二十四旗，每旗办事者五人，五人中又有一总头。其五人皆出自召募，并非正身旗人；正身旗人注籍在营者，并不当差，但食甲米；饷银皆归于办事者之

[1] 此疏采自《湖南文征》卷5，原注上奏日期为咸丰三年正月初十日，黎锦熙据黎吉云手书日记，谓当是咸丰三年三月廿四日。

手，虚伍缺额，不足十之一二；统领查点，预雇有无赖之徒多人应卯；每次饷银由办事者冒领，各处均有陋规，殊难究诘；甚至有把持地面，豢养盗贼，卖放米车出城之事。似此辇毂之下，骫法营私，设一旦有意外之虞，尚足以资保障乎？现在东南半壁贼匪窜扰，则京营武备亟须实力讲求。凡弁兵之隶于领侍卫内大臣者，隶于八旗都统、副都统者，均宜日日训练，以壮国威。而步军既同虚设，整顿实难稍稽。顷奉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纳兼管，在莅任伊始，无所回护，相应请饬革去召募，永远不准有“办事”名目，专用满蒙汉旗都统闲散，由步军统领行文各旗都统，开明额缺数目，令各都统挑选精壮能当差者足额，送步军统领衙门妥为分散各地，实力当差。至从前“办事”著名把持者，应请交刑部严讯追究，以绝弊源。每月钱粮，由各旗都统眼同印房章京放给。如此，则饷不虚糜，一兵得一兵之用。抑臣更有请者：步甲每名月支饷银一两五钱，不足以资当差，莫若并三为二，庶人心自然踊跃。从来兵贵精不贵多，况即改三名为二名，为数尚自不少乎！至操习武艺，应请饬于健锐、火器两营中派出多名，教习步军；其章程由统领妥议具奏。臣为讲求武备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黛方山庄集》，第2册，《黛方山庄文集》，页2－3

奉上谕：前次逆贼滋扰怀庆，迭经大军攻剿，溃窜山西，复经胜保等飞追截击，该逆计穷东窜，复由临洺关北窜正定一带❶。胜保等现已派领大兵出〔北〕上绕至贼前，该逆不敢抗拒，残喘苟延。畿疆近地，岂容逆匪肆行。前命培成、多尔济那木凯、达洪阿等，亲带旗营官兵并察哈尔官兵，出京进剿。必须亲近重臣总统诸军，以伸天讨。惠亲王绵愉，仁勇忠诚，威德克济，著授为奉命大将军。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公忠体国，谋勇兼资，著授为参赞大臣。本日朕御干清宫，亲颁大将军印、参赞大臣关防，并颁给锐捷刀交惠亲王只领、讷库尼素光刀交僧格林沁只领。即日统领健锐营、外火器

❶ 实际上，署直隶总督桂良奏太平军已越过正定攻抵定州，这一消息（并不确实）于此日到京，这是清廷最为惊恐焦急的一天，所以表面上才大事张扬地摆出“伸天讨”的架式来。

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官兵，并哲哩木、卓索图、乌达、东三盟蒙古诸王等劲旅，由京前往合剿，与钦差大臣胜保等前后夹击，天戈所指，自可克日荡平。王等其努力同心，严明赏罚，迅奏肤功，以副委任。钦此。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上谕

奉上谕：翁心存、宗元醇奏请将顺天府属各营弁兵暂准管调一折。顺天府所属各营，向系直隶总督管辖；现在军务殷烦，自应权宜办理。所有顺天府属各营将弁兵丁，均著暂归兼尹、府尹管辖调遣，以资防卫。俟军务告竣，仍照例办理。钦此。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上谕

刑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臣阿灵阿等跪奏：为讯明张德顺等供词具奏，仰祈圣鉴事。据军机处交出巡防王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张德顺禀诉，京城供奉天主教人数众多，恐有被贼勾结等情一案，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张德顺著交刑部审明办理。钦此。"旋准该王大臣等将张德顺送部，臣等随遴派司员，监提研鞫。据张德顺供称，籍隶大兴县，在地安门外居住。伊家供奉天主教四五代，伊因自幼不守教中规矩，经伊父母时常责骂。教主系沈石多禄，教头系杨姓等八家，又有神父柯姓、张姓二人，在八家轮流居住。城内教习旗民人等，均〔约?〕有万余。伊教中服尚红紫，聚食必多念咒，且每设仪仗，皆雇觅伊教中人执事。并闻附近京畿一带，立有教中公所二三十处，以备南北教中人往来居住。伊因以人传说现在广西滋事贼匪系属天主教，伊恐城内之人有被勾结情事，随赴巡防王大臣处禀诉，希图派伊在京巡查，借邀奖赏，不料王大臣将伊奏送等语。臣等以该犯张德顺所供城内教习人数众多，恐被贼勾结情事，当此逆氛未靖之际，关系匪轻。惟贼首中习教之人究竟系何姓名，城内习教之人如何被贼勾结，须尚该犯讯有确据，方能严切根究，设法惩办。臣等复亲提张德顺反复究诘，据供外省滋事贼匪，伊只听人传说，究系天主教，究系何人习教，伊实不知情。城内习教之人，有无被贼勾结，伊亦不能指出确据。并称习教之人，现在并无为〔匪〕不法，伊系怀疑具禀属实。复据经臣等摘传该犯所供教头内务府厢黄旗护军参领邓广和到案，据供伊祖父以来学习天主教，伊自当差役，并未入教。复将厢黄

旗汉军孟德芳佐领下马甲李林传案，据供伊祖父以来原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匪。至外省滋事贼匪，伊等实不知何人系属天主教。城内习教之人，伊等并未闻有被贼勾结情事，亦无另有不法别情。如果不法之人，伊等均系官人，必当设法禀查等语。复鞠不移，应即办结。此案，张德顺因京城内供奉天主教人数众多，并闻附近京畿立有教中人往来公所数十处，恐有被贼勾结情事，赴巡防王大臣处禀诉，奏送刑部。臣等现讯该犯，据称贼匪中究系何人习教，伊无从而知，城内习教之人是否被贼勾结，伊亦无确据。并称习教之人，现在并无为匪不法。复摘传该犯所指教头邓广和等到案，佥供广西何人系属天主教，伊等实不知情，亦未闻伊教中人有被贼勾结情事；如伊教中人实有不法，伊等早当禀查各等语。臣等伏思京城为旗民聚处之地，案内又人数众多，当此军务未竣之际，人心最宜安贴。现经讯明习教之人，既无被贼勾结情事，亦无另犯别项罪名，自未便逐一查传，致兹惊扰。已到案之邓广和、李林，饬令回旗当差；未到案之杨姓等，均免传质，以免拖累。张德顺所禀教中诸人恐有被贼勾结各情，讯系疑虑所致，尚无不合，应即省释。所有臣等审明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明洞鉴训示。谨奏。

《邸钞》，咸丰三年九月初日❶，奏折

翁心存：复奏筹议防守章程折同贾桢、朱凤标上　奏为遵旨复奏事：本月十八日奉上谕："前据贾桢、翁心存、朱凤标奏请豫筹城守事宜等语，著即妥议章程具奏。钦此。"臣等窃惟京师重地，理宜肃清。自贼匪窜入畿疆，所有一切防守事宜，业经巡防王大臣布置周密。惟辇毂之下，五方杂处，铺无居民，虽同一街坊，平日不相联络，而无业游民、失业贫民所在皆有，尤须加意防范。兹奉谕旨，令臣等妥议章程。臣等公同筹商，务使法归简易，于铺户居民毫无惊扰，以联声势，以安人心，以戢奸宄。谨拟六条，为皇上敬陈之。

一、遴人才以专责成也。有治法，赖有治人。立法之初，一切事宜应设总办二人综司其事，复设帮办数人随同经理。并令总办、帮办

❶ 此折日期之日上一字空书。前为九月初九日上谕，后为九月初十日上谕，此折应为九月初九日发钞者。

人员酌量街市之长短，住户之疏密，各分段落，即于各段落中，无论官绅耆老，务择公正廉明通达事体之人，分段派定，以专责成，各须任劳任怨，实力奉行；其有与地方官交涉事件，尤当和衷商办，不可各分畛域，亦不可互相推诿。

一、分方段以清地界也。京师地面辽阔，一时难以编查，必须先将地界划清，于一方之中，各按所分段落一体联合。惟各街市铺户居民，多寡不均、贫富不等，且有隐僻小巷、畸零小户，当令并入就近段落。情形不同，应由办理各段人员详细体察情形，分别核办。

一、查户口以别良莠也。各段户口，应由办理人口亲身逐户稽查，将各段中户数人数详录一册。各户如有添丁病故及迁徙者，随时登记。其迁徙之户，当即移知所迁段落办理人员，以备稽查。户口既清，则有身家、有正业者，均得时数。如有窝娼聚赌人家，自可敛迹。惟游民无业乞丐之徒，必须早为安置，宜于各段中觅一空闲处所，俾得休息，亦使经理之人易于防范。

一、备丁壮以相保卫也。官绅商民无不自顾身家，宜令每户各出壮丁一人或二人，除鳏寡孤独老幼废疾不与外，其年自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择强壮妥实之人，书写姓名，各呈报各段办理人员。所出壮丁，应由各家长、各铺主严为约束，毋许在外滋事。并通行晓谕，俾商民等皆知备丁本意，不过街市比邻互相保卫，并非派充兵勇；所备丁壮，概不准官为征调。至贫寒无力之家及小铺户二三人者，应免其出丁，以示体恤。

一、制器械以习技艺也。私造兵器，本干例禁。惟丁壮既备，不能徒手从事，除鸟枪火器毋庸制造外，如长矛、短刀、弓箭、牌棍等件，准令各家长、各铺主呈明壮丁愿制何样器械，报知各段办理人员，标写名条，盖用戳记，发交该铺；制造成就，仍由办理人员将器械编列字号，发给各家长、各铺户领收。至制造之费，即由各家长、各铺主制办，以免勒派之累。

一、除奸宄以安善良也。户口既清，游民无业乞丐之徒亦皆安置，奸匪已难以藏身。如有外来形迹可疑之人，许即捆送营城各官，严行讯办。各街市不法棍徒酗酒滋事，恶丐恃强讨乞，皆许送官分别惩治。窃贼夤夜偷窃，街坊邻舍闻声即协力擒拿，不得坐视。其持械强劫拒捕盗

犯，登时格杀勿论。至客店车厂、僻巷小庙，易使匪徒混迹，应责成各段办理人员，协同地方官，不时稽查。其广安门内牛街、教子胡同等处，皆系回民比居，亦有仕宦殷富之家，可选择数人倡率晓谕，使皆知所观感，自为保护身家之计。又右安门内空闲地址素多绺匪，南下洼一带地方向为土棍闲杂人等住处，居徙靡定，此等无赖之徒，既不可以备用，亦且难以化导，应责成地方官加意防范，严密稽查。

以上六条，臣等公同筹商，胪陈大概。其一切条款，即由总办、帮办各员体察情形，应如何因地置宜，因时酌核，详细议定，实力奉行，总期简易便民，自然踊跃从事。所有遵旨妥议章程，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知止斋折稿》，第30册

宋晋：请饬王大臣严防内城片咸丰三年十一月　再，闻近日拿获奸细刘成、李登科等，皆从贼中窜出，并供称东南各路盘诘甚严，该匪等均由西路绕来。查西路宛平县属之磨石口、门头沟、三义店，又昌平县所属之沙河，均系来京要道，该匪等既有此言，似防守未能严密。又磨石口所扎营盘，距口门尚有二里许，亦照管不到。又闻李登科供同伙之张凤仪等十三人，均由卢沟桥经过，并有二十二日在东四牌楼及精忠庙会齐等语。该逆匪等胆敢窜越来京，并探明何路疏防，即从何路诡入，实属包藏叵测。惟卢沟桥为来京孔道，该处弁兵如果认真侦察，何至奸匪混迹，皆由平日习惯，惟以过客之有无饭食使费为凭，全不顾其为良为莠，是以当此吃紧之际，奸宄潜踪，毫无觉察。至西山一带，路径四通，该匪刘成辄至门头沟，即有崔五窝留之事，匿迹藏奸，尤为可虑。查卢沟桥及磨石口等处，均为附近京门，不可不格外严防，以期肃清，应请饬下巡防王大臣，再行严密布置，并可否于各该处钦派满、汉御史各二员，分日驻宿彼处，督同营弁，实力侦缉，以冀获真奸而便行旅，俟独流贼匪荡平，即行撤回，似可收严密之益，而无诿卸之虞。谨奏。

《水流云在馆奏议》，卷上，页51－52

以堂[1]来京，在癸丑三月。惟时贼氛甚炽，逼近江南，都下人情亦颇汹汹。以堂问云："以本朝兵力之强，小丑跳梁，何以不能速灭？"一时座客皆难措词。陈亮叔孝廉克家振笔书曰："治寇之法，如治病然，急则恐有后患，缓则可绝根株，故观变沈机，深谋远虑，王道不贵近功也。"一时服其应对之敏。

军兴三年，度支告竭，部臣无款可筹，惟请汰除正项，即赏赐外藩亦在裁减之例。以堂之来，适当其时，熟悉情形，不无稍有缺〔觖〕望。于其归国，余送以律诗二章，其首章结语云："握手河梁凭寄语，圣朝雨露总平分。"黄树斋[2]先生、陶凫芗[3]阁学皆赏余言为得体。

朱焘：《北窗呓语》，页7

崇实自撰：惕庵年谱　（咸丰三年）先是粤逆窜陷安徽、金陵等处，军情紧急，户部因库储告竭，春季不能放俸，副都御史文小云瑞奏令富绅捐助，亦可凑成巨款。上命其指出何人。伊称穆鹤舫、潘芝轩、卓海帆、耆介春、陈伟堂五相国[4]与孙大司农符卿[5]及实等共十八家以应。有旨令所指各家均于初十日赴户部衙门候旨；有老病不能亲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届期，实先往，见海帆夫子与鹤舫太老师均亲到，更有崇雨舲中丞[6]，时革职在家，亦先至。商曰："今日之集，必系劝捐。但吾等有富名者，不过房产地土，就使全行报效，亦无济于事。大约须各自量力，尽一月之内，能呈缴若干现银，方不负此举。"诸老颇以为然。稍间，惠亲王、恭亲王并僧王皆奉命来署，手捧朱谕，令大司农文孔修先生[7]宣读曰："文瑞所奏之人，皆系受国厚恩，当此时势艰难，谅各情殷报效等因。钦此。"穆相早经罢斥，

---

[1] 李尚健，字以堂，朝鲜秀才，时以陪使来北京。不能华语，可笔谈，故下文陈梁夫与之谈有"振笔书曰"之记述。

[2] 黄爵滋，字树斋。

[3] 陶梁，号凫芗，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戊辰翰林。

[4] 穆彰阿字鹤舫，潘世恩号芝轩，卓秉恬号海帆，耆英字介春，陈官俊字伟堂，均曾官大学士。此时陈官俊已死，这里是指他家。

[5] 孙瑞珍，字符卿。

[6] 崇恩号雨舲，曾任山东巡抚。

[7] 文庆，字孔修。

当即伏地痛哭。诸人随跪于后，亦皆涕洟满面。三位王爷即邀诸老在大堂茶话。户部堂官让实等诸少年到三库大堂借坐。久之，穆、卓、耆三位共捐四万，潘相捐三千，孙大司农捐五千，陈太史介棋[1]始书一万，而僧王不允，缘其家甫收一银号，知有现银，故勒至四万后止。实手书一呈曰："崇实初官侍讲，三代皆蒙国恩官外任，历年既久，房产颇多。是以豫工例曾报捐三万两，上年普通捐输，弟兄二人又呈捐银一万五千两，属次皆蒙恩奖。文副宪指为富绅原不为虚。无如情愿毁家，而一时不及变产，兹谨就力之所能，三日内先呈出银三千两，请限一月，更措缴九千两，共一万二千两，稍效微忱"云云。王爷皆以为自系实情，尚爽快。因而别家或多或少都仿此稿为之，共凑成二十余万。嗟乎！时势至此，真臣子所不忍言。越月，户部将银两收齐，奏闻。奉旨：崇实著赏加詹事衔。

《惕盦年谱》，页 30－32

（咸丰三年）九月，吾弟[2]引见知府，奉旨照例发往。次日具折谢恩。正值发逆北犯直境，讹传已到定州，众情惶乱。是日上御干清门，颁奉命大将军印绶，惠亲王为大帅，京师戒严。吏部即撤下引见排单，令迟二日再预备。讵料各官竟有抽身出都者。自本年二月，部院各衙门纷纷告假，至是部曹几乎一空。

《惕盦年谱》，页 32－33

（咸丰三年）南城外初设团防总局，司其事者宋雪帆晋、王子槐茂荫、何丹溪桂珍三君子，忽上一折，请添派满员协助，所举乃倭艮峰[3]先生与实也。奉朱批："崇实人颇勇敢有为，朕自有用处"等因，未允其请。实闻之益思感激图报，而嘉平八日，实升通政使司通政使。吾弟放宣化府知府，仍留营次。

于是实又上疏谓："上年贼困长沙八十余日，各大吏撄城固守，似宜议功。而吏部拘于成例，反以所属州县失守，层层议处，且隔年而后行。当此多事之秋，殊不足以昭信赏必罚之道。请分

[1] 陈介祺，陈官俊之子，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翰林。
[2] 吾弟，崇实之弟崇厚。
[3] 倭仁，字艮峰。

别轻重，早定去留”云云。奉朱批：“所奏极是，著该部妥议速行。”

《惕庵年谱》，页 34－35

（咸丰四年）三月。上年南漕皆未抵通，而本年海运亦尚未到津，仓场竟支持不住。定郡王请派员预为之计。奉旨：“著派基溥、李钧、文彩、崇实办理采买米石事务。”次日皆集于朝房。实曰：“采买二字，必得先有领款，方能号召。今部库如洗，直无米之炊。现有一转移之计：贼据独流，正梗河南运道。豫省向解小米，在楚旺开兑，本年断不能来。不如令其折色，可得二十余万金。吾等有此巨项，即可派员赴山海、张家各口张贴告示，都中设局采买，则四路米贩自必源源而来。在官在私，均可济急。并请开米捐，宽为估计，以广招徕；严为稽察，以归核实，庶或有济。”三君皆大悦。基公即将此意达于定王。王曰：“朴山乃吾外甥，何以总不来见？此计颇善；可即奏闻。”于是即由实主稿奉上。奉朱批：“依议，速行。”然后往见定邸，先责何以踪迹太疏，又极为抚慰。并曰：“昨召对时，上颇奖汝有才，行将大用。”余唯唯而已。四月开局，隔三五日一奏事，从此不遑家食矣。

《惕盦年谱》，页 36－37

（咸丰四年四五月间）一日，忽奉朱谕：“著改派崇实署户部左侍郎兼三库大臣，绵森勿庸署理。”盖先是左侍郎全公庆已奉派赴津验米，绵公乃理藩院侍郎，故兼署。至是改派实者，以户部正在艰窘，欲人襄理。拜命后亟思奋勉图报，而盘查大库，连祖宝止存四万余金，每日趋署惟有仰屋而嗟，如坐针毡。幸总理祁春圃相国[1]、正堂文孔修夫子均契重之至，于是集议，与其外省纷纷开捐，耗于军饷，不若都中即由本部开捐，铜局以银折钱，庶可支每日放款，须详议条目，然后奏闻，幸蒙允行。后来部库赖此支持数年。

彼时都中之困莫过于当千当五百之大钱，市肆滋扰，几至民不聊生，因创议奏请罢之。更有克王所请坊官朱森等每月捐铸大钱，名为报效，其实暗中射利。实于召见时即痛陈其弊。尤可笑者，据称每月

[1] 祁寯藻，号春圃，时官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

助户部京票钱二十四万串，按一枚当千，不过二两之铜即算京钱两串，然则彼局所呈每月只十二万个，以至发给兵民，皆不能用。况自古当钱断不能过十。惟蜀汉值百，吴赤乌当千，皆一时即废。宋与故明重宝多当三当五，尚可行，然亦不能久。上问此系何故？实对曰："此理易明。凡民间日用之需，油盐琐屑，不过三五文，断难用整数；而小贸佣工每月取入无非三四串京钱。今若予以当千当百者不过数枚，岂非买油则不能买酱？况向例纹银一两合制钱一串，应重七觔半之铜。今以二两抵七觔之数，势在万不能行。凡事不外情理二字，奴才既忝佐度支，不敢不以下情上达。"上愀然点首。次日，即命止克王捐铸。

《惕盦年谱》，页37－38

丁晏：汤文端师相❶　售宅助六军，同仇志何伟。都中筹饷，师售居宅五千两，悉以助公。

《颐志斋感旧诗》，页2

邓文滨：龟子虚言　咸丰三年，粤逆至天津，京师震动。上命督兵剿御，无粮饷，危迫时诸王及各大员筹办，聚议殿廷，捐输报效。有某中堂❷，年逾七十，世任封疆，家赀以数百万计，劝其捐银三万两，某有难色，争于众曰："吾家三房合计家赀只有二十一万，吾居三分之一，不过七万耳。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身家性命皆取给于此，何能捐得三万？"仅以六千与之，互相争论，几斗殴。某御史❸弹其世受国恩，富甲山左，即毁家纾难为同僚倡，分所应然；乃异样悭鄙。且殿廷之上，出市井无赖之言，宜交部议处。上意报效各自发心，何须逼勒。宵旰之余，不暇为诸臣排难解纷。若因此加处分，殊失政体，著无庸议，使知自愧。后闻某前数日家眷潜逃时，途中被盗劫数十万，竟不敢声。又某中堂与同仁堂药店一行出城，各劫去三十万。外此者可以类推。当时无重赀者，株守尚得保全，亦天理也。

《醒睡录初集》，卷4，页34

---

❶　汤金钊，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翰林，道光朝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六年卒，谥文端。

❷　某中堂，指孙瑞珍，山东济宁人。但孙未曾官大学士，此云"中堂"，盖误传。

❸　某御史，指文瑞。

邓文滨：哭不足以济事　咸丰三年冬，粤逆由扬州、两淮至大河南北，扰山东、山西界，回窜天津卫，有窃窥宸垣息〔意〕，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时上初服，英武明断，召王公四辅六部九卿等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上曰："哭不足以济事，要备长策。"有奏北狩盛京者，有奏迁都长安者，有奏谕各省督抚兴师勤王者，有奏派王大臣督兵出战者，有奏闭城与民死守者。上曰："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诏查本朝拜大将军仪制，拟拜皇叔惠亲王为大将军，告庙行推毂礼。壮哉皇猷，允塞天庥。滋至命甫下，而天津报捷矣。最出力者，守土官系湖南进士出身曾君子城❶，名士名吏而兼为名将也，督兵勇践尸鏖战三昼夜，十荡十决，而贼始退。推毂之礼遂罢。

《醒睡录初集》，卷3，页19－20

黎吉云日记（节录）　咸丰三年五月十九日，晴。本日见钞，五城添派御史共十二员，吉云派巡东城，东城同派去袁溥幼泉。

二十日，晴。东城伙记袁溥来拜会。接中城知会，明日午刻诣陶然亭会议。

二十一日，晴。午刻诣陶然亭，五城科道毕至。在该处点心。文昌帝、关帝前抽一签，问时事，殊不佳。酉刻散，议于二十四日会奏三条：一请添派司坊官；一请城外堆拨，由提督衙门造册分送以便稽查；一请借提街道衙门息银三千两，分五城作为应用之费。……

二十二日，晴。饭后往炭儿胡同回拜袁幼泉。寻至陈琴山处阅明日会议折稿。酉刻，至东城衙门就吉日到任也。

二十三日，晴。饭后，至东城衙门，分付各总甲铺头，先查保甲草底，以便给门牌。寻至街道衙门。（按：公于上年四月初一日已署街道厅。❷）

❶ 系谢子澄之误。

❷ 括号中的按语是黎锦熙加的。

二十八日，晴。……至花松岑台长❶处，言查拿奸匪事。至街东各处。

九月……初九日，晴。是日桂燕山❷报到贼已到定州。（旁注云：无是事，可见刘云峰❸之躁。）

九月二十六日。饭后出城，至广渠门查门弁兵丁。缘皇上批何赓卿请添派御史查门之折，旨："无庸添派，即著五城御史稽查。"中城陈琴山拈走，广渠派袁幼泉与我专查，故往彼也。❹

十月初一日，晴。晚间微雨。……未刻，金可亭来此，言天津有了贼。闻此心甚着急，即套车至广渠门，谕该门领达兴阿严密防范，并谕："警信若加紧，城门不免有要关闭之时，甚至要将大石块堵塞；此处隔巡防处甚远，汝当预至该处回明，并先筹起石工费。"又见城上带兵章京，问及守垛之具，诸多未备，心更着急，因将纸条书写赶紧诣巡防处具领守垛一切应需之件云云。又到城上周阅一晌。天色将晚，即便回寓。至半夜，忽有李参将偕一守备来，言定王爷叫他来问，如何向门领说的？我即述前言。参将即去。因想谕该门领之时，或口称"明日怕要关城"，此"明日"二字系南边口腔，作将来二字看，并非即指次日也。该门领或是误会此二字，不可不遣人说明，因属杨八于天未明时，即持名片往告以不可误会。

初二日，晴。早起，东城遣差送到联台长❺一札，亦是问明昨事，即据实呈复。

初三日，晴。方拟折稿，午刻，忽有东城差役送一札来，巡防处王大臣传往说话。即坐车至其处，见惠王、定王、恭王，花、联、罗❻三台长，孙符翁❼、璧心泉❽数人，盘问我供词。缘门领达兴阿具

---

❶ 花沙纳，号松岑，时官左都御史。

❷ 桂良，字燕山，时任直隶总督。

❸ 刘衡，字云峰，一作午峰，时任定州知州。湖南善化人，和黎吉云是湖南同乡。

❹ 这一天的这一条是据《国闻周报》第13卷第6期《凌霄一士随笔》所引日记原稿补的。

❺ 联台长，指联顺，时官左都御史。

❻ 罗，指罗惇衍，曾官左副都御史，故亦称之为台长。

❼ 孙符翁，指孙瑞珍，字符卿。

❽ 璧昌，字星泉，一作心泉。

呈控我，并谓我遣人持名片去，是求他上去含混说下。当具亲供，据实写明。即回寓。

初四日，晴。巡防王大臣联衔奏请将我交部严加议处。未知折内所说云何。

十二日，阴。本日吏部奏我处分，降五级调。……奏入，依议。我生官运至此遂决绝矣。……此时官爵，毫无足恋，以早归为乐，岂复有顾惜之心。

黎吉云：《黛方山庄集》，附黎锦熙：《读樾乔公碑传后记》，页2－4

咸丰二〔三〕年，贼扰天津，京师戒严。五月十九日奉上谕："前经迭降谕旨，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遇有形迹可疑人犯，密访严拿惩办。乃数月以来，报获之案，甚属寥寥，总由各司坊营汛地方文武官员奉行不力之故。京师重地，岂容奸宄潜匿，著步军统领、巡视五城御史，于城内各按地方认真严查；其外城地方，著巡视五城御史及营汛各员实力稽查。并著于东城添派袁溥、黎吉云，南城添派彭久余、贾世行，西城添派张祥晋、汤云松、张炜，北城添派雷维翰、吴廷溥、史策先，中城添派李宗焘、姚福增，会同各该城御史，于所属地面，严密稽查。仍著左副都御史文端、载龄、李菡、周祖培，于内外城随时稽查，无论司坊营汛地方各员，稍有疏懈，即行究参；并著顺天府饬令地方官，一体巡辑，毋得因循，视为具文，致干重咎。钦此。"

史策先：《梦余偶钞》，卷2，页2－3

陈康祺：黎吉云疏陈兵事之先见　黎侍御吉云，以翰林入台垣。……咸丰改元，广西军事急，御史方家居，忽办装诣京师补官，劾湖广总督程矞采庸怯误事，纵贼深入湘中，将为天下患。已而贼果围长沙，破武汉，连陷江南，蹦及畿辅，都城戒严。侍御奉命驻东城，一日语守城者曰："城上宜多积砖石。"守者谬诺之，督责益急，谓"明日不具，将治尔。"守者惧获罪，走愬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将至也。'"大僚闻于朝，以恇扰降，时论惜之。康祺谓，"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词；第被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粤匪之变，所以狼奔鼠窜，天下无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误之也。呜呼！粤匪平矣，明日愿可恃哉？

《郎潜纪闻二笔》，卷6，页21

常守方，字职卿，号半禅。性聪敏，善读书，为诗文清超拔俗。弱冠补邑庠，岁科试辄高等。计偕七次，至甲辰始魁其经。癸丑入礼闱，且谒选，适粤匪大扰江南，旬日内连破三会城，畿辅震动，慨然曰："世事如此，何营营于名利为！"遂不终场，便道游田盘山而归。……终不问世间升沉事。年五十五以疫卒。易簀之时，手检诗文数册，呼家人付其友史梦兰删订外，无他语。

《乐亭县志》，卷9，页58，《人物志》上，《文学》

帝……又尝谓军机大臣杜翰："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有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卷上，页14

刘毓勤，字补之，号励斋，城南三十里铺人。父同福，《义行》有传。毓勤……道光十四年举于乡，三十年成进士，官户部陕西司兼云南司主事。咸丰三年，洪逆遣伪将李开芳北犯，京师戒严。征调运转，国币日绌。忽传圣驾巡幸热河，同列者纷纷作出城计。毓勤晨起至部，尚阒无人。乃令部吏照常办事，两司中诸务咸取决于毓勤。两司为铜政攸关，其事较他司尤烦，毓勤综核详密，庶务并饬，当道咸依赖之。未几辛劳成疾，卒于京邸。照录旧志。

《茌平县志》，卷3，页32，《人物志》，《乡贤》

殷兆镛：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八岁。……时粤匪由楚入吴，由皖入豫，安庆、金陵、扬州、镇江等处相继失守。……九月，临洺失守，周应芝夫妇遇害。重九迁南半截胡同，居宇整精，小有花木，与蒋幼竹、姚氏同居。值贼犯天津，命将出师，都城震惊，官民纷纷避徙。有劝余僦宅西山者，严拒之。

《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页21

周寿昌：借用语可笑　语有借用而极可笑者，如……"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今[1]改云："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言家贫则艰于盗斧，不能归，只得留身供职，故云"出忠臣"；国乱则人人

[1] 今，指太平军北伐时期。

引退，非托辞归养，则借名迎亲，故云“出孝子”。

《思益堂集》，《日札》，卷9，页19

时发捻为乱……到处焚毁庙宇，虽系孔子文庙，亦皆焚毁不留。皇上为督抚所欺，误以为天主教人，故查拿教民尤剧于前。咸丰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洋历七月初一日，皇上降旨，命将南堂[1]钟楼顶上之大铁十字拆下。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页26－27

文祥：文文忠公自订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三十六岁。正月，孝和睿皇后奉安，赴陵执事。值发逆陷金陵。先是，广西土匪抢劫，习以为常，官吏因循不理，渐至肆行无忌。至道光三十年，贼首洪秀全等接踵而起，居然蓄发变服，僭号谋逆。然众不满千，极易剿办。奈大吏畏缩，营伍又废弛日久，以致贼势鸱张，酿至简派重臣督师，亦不能剿捕。贼遂连陷府邑，窜及两湖，焚掠殆遍。官军调至十数万，亦无可如何，不过遥为尾送而已。至是，扰及三江，如入无人之境，即嘉庆年间川、楚教匪，亦未有如此之甚。然则星火燎原，可不慎哉！是时远近大震。差竣回京，则人心惶惶，合城钱铺于二月初同日关闭。京师设防。任京职者纷纷告假出都。有劝予同作走避计者。余心以为非，照旧供职，入署倍勤。五月，接弟信，已授骁骑校，起身来京引见，心甚喜。然信内未提及太夫人同来否[2]，予日盼之。至日则弟仅只身来，云以金陵之变，恐道路不靖，太夫人不欲同来。予大失望。转念都城光景，暂不请太夫人来亦可。弟旋里，因与商榷，拟稍定，仍请就养。乃秋九月，发逆北犯，直逼天津。所过府邑成墟。京师益惶惑，内外城均设严防。京官甚有不待请假即仓皇出城者。……未几，巡防王大臣调予差遣，派充文案处总办，本部复派充火药局监督，加以署中办事人少，于是昼夜奔驰，不遑暇处。……

四年甲寅，三十七岁。二月，补都水司员外郎，署料估所掌印。贼先于正月分两股，一窜踞直隶连镇，一窜踞山东冯官屯，官军分路围剿。……秋初，本部右堂载印龄奉旨前往陕西查办事件，奏带充随员。……行至山西，奉密旨，始知系查办四川案件。……九月抵

[1] 南堂，指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堂。

[2] 时文祥之母在原籍沈阳。

川……十一月中旬始差竣……回京，除夕在山西闻喜县北相镇度年。……是行所经各省，均有军务，不无戒心。幸途次尚未遇险，可称天佑。往返另有日行记。

五月乙卯，三十八岁。……正月底抵家。……时冯官屯发逆稽诛，巡防处未撤，予照旧当差。……五月，冯官屯报捷，撤巡防。

《文文忠公事略》，卷2，页19－23

成琦：主善堂主人年谱 癸丑年，三十有七。……春间，南省战屡失利，都中人心惶惑异常。孙文定公❶复奏带赴津襄办海运，不敢辞亦不忍辞也，届期含泪叩别太夫人，束装就道。甫出都，车毁轴；至潞河登舟，二日舟为暗桩触沉；复易车。抵津月余，沙船水手与乡勇互斗，聚众至数千人，幸弹压息事，问拟首犯数人。厥后粤匪已入直隶境，时有北窜之警，风鹤频惊。海运事竣，保奏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升补，以五月已升员外郎也。

是年，都城始办巡防。花文定师❷时任大金吾，琦由差次曾寄上战守刍言六则。七月差竣。九月九日，以和硕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札萨克郡王僧格林沁参赞军务。先一日，琦奉调赴巡防处常川办理文案。时发逆北犯，参赞大臣郡王僧□驻兵畿南，巡防王大臣率章京司员等咸集大将军邸舍议事。琦料贼必窥伺天津也，乃进谓大将军曰："贼知京城屯有重兵，必不敢轻犯。天津商贾云集，精华所聚，该处又无重兵，恐贼垂涎乘虚窜往，宜增兵严扼东南，此上计也。"大将军以"此是参赞事，我辈代筹，难保不生意见"。琦曰："不然，参赞西护陵寝，北防京城，必无暇兼顾东南；大将军居中调度，岂有越俎之嫌，宜备文照会。"许之。旬日后，贼果绕路直扑天津。

先是五六月间，经本部堂官先后派掌江南司印、宝钞局印、官票所关防，并带饭银处钥匙、军需局总办；至是，请辞各处派署，不许，昼夜奔驰，不遑休息。所有家务，幸赖夫人主持。然左支右绌，颇不容易。时顺天府初设粮台，兼尹翁大司空心存欲参用部员，已拟调琦襄办矣，至是乃以他员易之。……

❶ 孙瑞珍死后谥文定，此时官户部尚书。
❷ 花沙纳死后谥文定，为成琦会试座师。

甲寅年，三十有八。……随和硕郑亲王赴津验收海运漕粮。琦与郑邸素昧生平，因琦熟悉情形，移文户部暨巡防处，索琦往襄办。当以巡防吃紧力辞，奉命大将军、巡防王大臣等亦俱不欲琦往，而郑邸已具疏入告矣。至津甫数日，郑邸暗中察访，知琦与同寅王月川副郎，名友瑞，后官浙江粮道，于署藩司任内殉节，予谥贞介。前襄办两次，均无一毫涉私也，益推诚相待。事竣保奏，蒙恩赏戴花翎。又因捐输米石，议叙加一级。差旋，御史韩锦云以保荐过优，疏请撤消花翎，另予议叙，上未准行。大将军咨部留琦仍在巡防处，定敏郡王令仍充总办，缘上年奉檄办理巡防，琦事事厘定章程，条分缕析，所定规条，多为大将军、巡防王大臣所赏鉴也。是年题补郎中。……

乙卯年，三十有九。京察一等，加一级，引见，未记名。五月，京城撤防，交部议叙。部议头等军功，随带加一级，记录二次。撰有《巡防纪略》。

附录《巡防纪略》

京师巡防之设，始于咸丰三年夏五月，因粤匪猖獗，抄掠江南数郡县，并河南归德等处，将逼近畿辅也。以蒙古郡王僧□、步军统领花□、侍郎穆□、总兵达□领其事。襄办则调派之满汉军机章京、步军统领衙门司员也。洎秋九月，贼扰畿南，天子赫然震怒，爰谟吉日，授和硕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郡王僧为参赞大臣。拜印之日，皇帝御干清宫，百官俱吉服，乐作大将军、参赞跪受印，兴，各捧印，佩御赐刀，大将军刀曰锐捷，参赞刀曰讷库素光。出干清门，乐止。惠王本红绒结顶，是时戴三眼花翎。大将军印方，以银为之，如部院堂印式，纽卧虎，印篆文左首清字楷书，向贮皇史宬。按《中枢政考》，大将军令旗令箭各十二，象十二辰，旗色视大将军旗，分咨兵部制造。参赞系关防。而参赞则命之将兵出都，相机防剿。大将军则命仍驻京城，总理巡防事。并以恭王、定王、内大臣璧□、尚书孙□、步军统领联□、侍郎罗□、杜□，与尚书花□、侍郎穆□佐之。

先是，巡防办事借值军旗衙署，至是，设公所于地安门外东不量桥之东，曰总理巡防事宜处。于其中又分四处：曰文案，提调兵马，总

办一切折奏文移，设总办四员，襄办之员俱有行次。曰审案，审理案件，设总司二人，余俱帮审。曰营务，巡查城中堆拨，护送军装火药，设总办四人，余俱兼行，颁给木镌总办营务处之关防。曰粮台。专管支发本处暨各路巡防官兵口分钱文，设经理四员，颁给木镌总办巡防粮台之关防。粮台处经理四员，系奏派；文案、审案、营务三处，则大将军等自派前后所调文武各官分司其事。大将军有翼长，以副都统等官充当。大将军印存藩邸，印色用朱。有监印官，则差遣委用之前大学士赛尚阿、耆英，前巡抚鄂顺安、陆应谷也。大将军、王大臣言事用军机折，许随时陈奏。大将军有面陈，得请见。大将军行文，内惟军机处，宗人府，内阁，各部、院及侍卫处用咨，余用札；外惟钦差暨参赞用咨，余用扎。中外行文大将军，用咨呈；惟宗人府、内阁用移会。大将军、王大臣调旗营兵，行值年旗，转传各旗营；调外三营兵，行各该营；外火器、健锐、圆明园八旗。调技勇营、绿营兵，行步军统领；钱粮行户部；驼马行兵部、理藩院、上驷院、察哈尔都统；处决人犯，行刑部、步军统领、司坊官；铅丸、火药、火绳、锣锅、帐房、锹镢、钉锤、驼屉，行工部；弓箭、马鞍、黑白毡条，行武备院；炮、藤牌、虎衣，行八旗汉军都统；炮、牌二营，均隶汉军。抬枪、火枪、火箭、喷筒等项，行内火器营暨外三营；解送军装火药，需用驼骡车辆，行顺天府。

调齐旗营兵册内载：从前已调出征之兵不在数内。八旗满洲骁骑领催马甲养育兵三万一千三百九，蒙古八千二百五十九，汉军九千六百六十五，内有炮手敖勒布。两翼前锋千三百五十七，八旗护军万四千八十一，内火器营四千一十一，外火器营三千一百三十九，健锐营三千九百三十三，圆明园五千三百一十一，八旗亲军营千一百六十五，八旗技勇营千八百，内务府三旗护军千八十，骁骑马甲九百，精锐营护军马甲三百七十五，以上均旗营；又巡捕五营兵万人，汉兵居多，共兵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五。除拟定出队守城，守护园庭、巡查街道及听调游兵六万五千四百五人外，余兵四万九百八十一，以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一分拨各旗营充当杂差，其老幼废疾，仅食养赡钱粮，盖万三千四百七十焉。于是城上有兵，牖门有兵，街堆有兵，侦探有兵，棋布星罗，倍昭严密。又拟于城内设十队，城外设十一营，兵各千人，均以王公大员及侍卫领之，各有扎营处所，绘图贴说呈览。又抽拨旗营

兵三千二百，分驻近京一带，以资巡防：驻通州曰东路兵千名，黄村曰南路兵千名，卢沟曰西路兵千名，磨石口曰北路兵二百。迨贼窜天津，复于高碑店、定福庄、八里桥添拨三千人，曰中、左、右三营营各千名，为东路应援，均以文武大员及侍卫等分领之。颁给领队大臣暨翼长关防，均木镌。其马驹桥、田村，另有绿营官兵防守盘查。始参赞屯兵于武清县之王家口，嗣移营追剿，复于固安、雄县多拨官兵，派员驻扎，曰总统各路防兵大臣，颁给木镌关防，诸路悉听调遣，而声威愈壮矣。

至于佐兵巡逻而戢暴诘奸者，又有团防之设，虽出自捐办，均请于巡防处，领总办团防木镌钤记，受节制焉。

内外城安设大小铜铁炮千八百三十尊，铅铁炮子火药等物悉备，护炮官七十二员，兵千九百七十名，均轮班值宿。尚余数千觔及万觔大炮三百四十五尊，存局听用。营炮暨调赴军前者不计焉。

又有派出预备管带守城官兵之文武大员与预备出队大员，复奏简练兵翼长颁给木镌督练旗兵翼长之关防，简练军实，勤加校阅，俾人皆知兵，兵皆习战。

又外藩蒙古，感戴皇仁，力图报效，四爱曼及阿拉善王、乌兰察布、西林果勒盟、车臣汗部落、札萨克图汗、三音诺眼、土什业图汗共捐驼万三千只，商都及札萨克四子王、西林果勒盟、车臣汗部落、哲里木盟共捐马五千五百匹，并调到商都、太仆寺、察哈尔、多伦诺尔等处马不下二万匹，除拨军前驼八千五百只、马五千一百匹，余俱拨交上驷院官圈喂养，并赶赴察哈尔择地牧放。

京师兵威之盛，洵足以固人心而寒贼胆矣。是以参赞围剿不过年余，俾连镇与高唐枭黠逆首先后成擒，余贼剿灭净尽。红旗报捷之日，万姓欢呼，声动里巷。参赞本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札萨克郡王，至是进亲王爵，赐之封号曰博多勒噶泰。大将军以下逮在事出力大小文武官员，论功受赏有差。方逆首之械赴京也，城乡市镇军民观者如堵，诸老成咸窃窃告语其曹，谓参赞所以成功，由大将军坐镇从容，居中调度，加以王大臣赞襄帷幄，俾兵马军火接济应时之故。然非我皇上宸谟独运，善任知人，何能迅奏肤功，共膺懋赏耶？是时畿辅一律肃清，尚冀南征将士戮力同心，迅扫妖氛，不留余孽，奏功绩于旦

夕间也。乙卯夏五月，大兵凯旋，巡防裁撤，大将军、参赞同缴印信。于是粮台款册行户部，审案卷宗行刑部，文案处兵马册籍及一切文案均归步军统领衙门存案，庶几永远年代不再用兵矣。

三年五月，琦随户部尚书孙符卿师在天津襄办海运差次，撰《战守刍言》六则，寄呈花松岑师[1]。时以左都御史兼步军统领，奉命办理巡防。七月差旋，九月八日奉檄调赴巡防处总办文案处事宜。四年四月，复随郑亲王襄办天津海运，闰七月回京，仍效力巡防处。愧樗栎庸才，毫无裨益，赖圣天子庙谟，大将军、王大臣筹策，暨同役诸君子襄赞勤劳之力，琦亦免于陨越焉。谨志其颠末，命曰《巡防纪略》云。

成琦自撰：《主善堂主人年谱》

乙卯正月，发逆林凤祥解京，奉旨寸磔。行刑之日，观者如堵。予往观，以人稠未得见，而为温邪所中，归而头眩胃逆，中心如焚。

李桓：《宝常斋丛稿》，卷82，《甲癸梦痕记》6，页4

割生人之肉，亲生人之肤，热若探汤，黏不可脱，盖血气相固结也。乙卯正月，菜市口寸磔逆首林凤翔，次日闻有观者以惊悸死。适遇萧芗泉侍御，问之。则曰："予亦奉派监刑。"因急问寸磔之法。曰："命刽子手十六人，各持木柄小铁抓，四面环锄，顷刻间自顶至踵，肉筋俱尽，仅余骨格。"问："有观者惊悸死，信乎？"曰："吾同官满洲连君，相隔数座，渠座后立一人，顶白毡帽，服反面羊皮袄，连君债客也，主其家。"其人欲观刑，连君谓曰："法场兵役多，闲人不能近，随予往，立座后乃可。"遂从之。其时官人无不顶红帽者，诸刽子见其怪状，相与言曰："是必御史亲故也。"谋所以虐之，于是背向监刑者四人，每施一锄，即挑向后掷，血溅肉飞，悉中其面，其人立处，多人紧挤，两手不能举，欲遁则足不能移，呼吸间血肉满面，头目尽肿。迨刑毕人散，则已昏晕倒地，气仅属。亟思刮去血肉，则牢不可解。襁负回寓，遂死。刽子手之心术狠矣！其手法则绝工矣！其人朱姓，山西人。

李桓：《宝常斋丛稿》，卷84，《甲癸梦痕记补遗》2，页6

李开芳与黄端礼两逆，藏匿于连镇地窖中，一兵丁某见平地有覆

[1] 花沙纳，字松岑。

瓦，揭起察看，一孔中似有藏物，怪而掘之，乃获二贼。解京凌迟，已被数刀，犹能仰首张望。正绑黄端礼上身，一脚将刽子手踢死，挣脱欲逃[1]。兵丁等惊而却步。数武官共以枪刺倒，乃得受刑，临死犹凶横如此。其向人言，自出金陵至此，总未打仗，自诩为无敌，而覆灭旋集于身矣。

龚淦：《耕余琐闻》，己集，页11

八、靠近山东临清的地区

大名府（大名、元城）

咸丰元年辛亥……春，发大名镇兵一千名赴金陵（当作广西）大营。秋，禾大熟。

二年壬子……岁稔。……

三年癸丑春，葺修城垣，堵塞小南门，浚濠。夏麦熟，有两歧三穗者。

四年甲寅春二月，粤匪援寇由山东北窜，侵郡境，走临清一带。五月，回窜，溃散入大郡各属者，擒斩殆尽。秋禾大熟，斗米三百。

《元城县志》，卷1，页24，《舆地志》，《年纪》

淡春晖，字和煦，陕西大荔举人，咸丰四年署大名县。时粤匪勾引入寇窜入郡之四郊，春晖与元城令蒋元瑞同心协力，妥议战守之策，贼乃远去，民得安堵。以功升临清直隶州知州。

《大名县志》，卷13，页46，《职官志》，《政绩》

蒋元瑞，字安麟，号子珍。……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拣发直隶。初署大名府元城知县，适粤匪由山东窜入大名，土匪导贼围城，逆击破走之，论功加知州衔。……《顺天府志》、参《两浙辀轩

[1] 于连镇地窖中被搜获的是林凤祥，李开芳是从山东高唐突围到冯官屯以后被俘的，和李同时被俘之黄姓名黄懿端，此处所记盖传闻有误。临刑时踢死一刽子手，在高唐亦有传述，谓系李开芳踢的。这是1980年听著名画家李苦禅讲的，他1898年生于原籍高唐，在家乡听老人每兴谈此事。

续录》。

《余姚县志》，卷23，《列传》16，页30－31

高继珩，字寄泉，宝坻人。《艺谈录》六……后为栾城教谕，著《栾城县志余》数种。复为大名教谕，奉檄防堵。咸丰四年三月，贼至冠县，继珩率兵勇御之，擒获数十名，兵民皆奋勇争出，格杀无算。大名城获保全，继珩与有力焉。《听松庐诗话》。

《顺天府志》，卷103，页21，《人物志》13，《先贤》13

张光辉，清风店外委，咸丰三年派赴大名防堵，因攻克临清，余匪窜入大名境内，尽力堵截歼除，赏戴蓝翎，升娘子关王家坪把总。

《正定县志》，卷37，页8，《武功》

周尔墉致瑛棨信[1] 顷闻临清贼窜至大名界，亦不知是何县境，与豫密迩，防河一事似更吃重。

刻含象[2]、聚五两兄来寓，述及刻下船只均在北岸，经河台饬令去桅去舵。但桅舵之去，仍旧在岸堆储，此可以禁寻常之渡，而未必能禁贼之自行装用。且仓卒之间，再行搬移，必来不及。况贼数众多，得破船亦可改扎，设法偷过。鄙见似宜速饬令归上游，否则竟行拆毁。民间以船为衣食之本，或可许以事后体恤章程，以免临时争执。又所禁者官渡，其附近河岸村庄人家亦多置有小船，可渡之处极多，万一北贼受创思逃南岸，官渡无船，则村民所有小船亦防操取。此等下情，河帅处无人敢于畅论，或吾兄与诸位宪台处通盘筹划，村庄之船，别选实心达权之员前往料理，必臻妥善。又闻庙工一带日来拿获胁从逃出之人甚多，此等情形，弟去岁在武陟乡间时目睹之，此乃贼受创溃散之象，似宜施法外之仁以散其众。阁下物望所归，有所闻、有所见，即以奉告，乞从长早筹万全，此不独一人一家之福也。名心〔周尔墉〕再启。（咸丰四年）四月初七日申刻。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3信附件

威县

咸丰四年，知县李钧善以粤匪寇临清，密迩威境，招回勇百名，

[1] 此时周尔墉、瑛棨皆在开封。瑛棨时为河南督粮道。

[2] 顾照世，字含象，大约是在开封官署中作幕宾。

以备不虞。采访册。

五年，岁大饥，乡民向县宰李钧善要请缓征，李不允，且操之急，激成民变，突来万余人，用石撞北城门，汹汹至县署。李怒，令回勇击退之。采访册。

《威县志》，卷20，页6，《兵事志》

成安

王如曾❶：李希仕先生墓表 公讳宦成，字希仕，世居邑东南乡吕彪村。清道光季年，因流寇蜂起，迁城内西大街，遂家焉。……不数载，洪、杨兵起，土匪乘机肆援，畿南富户，率皆十室九空。幸公防未然，迁城内，多方筹画，始免家破人亡之惨，其才华卓荦为何如耶！

《成安县志》，卷14下，页15，《金石》

南宫

马振业，字善长。……咸丰三〔四〕年，发逆陷临清，居民惊扰，乡间罢市。穷民无食，振业出所蓄，按户给粟。

郝开周，玉符子，继父志，喜舍施。咸丰初年，出巨万助军饷，捐绵衣袭寒卒，士如挟纩，皆声明不邀奖叙。僧忠亲王奏明，钦赐举人，一体会试，并加道衔。屡次捐输，又赏加二品顶戴、布政使司衔。

《南宫县志》，卷16，页22，《文献志》，《人物篇》中，《德行列传》

齐立祥，字和衷，恩贡生。……咸丰三年，发逆窜直境，总理团局，实事求是，蒙曾文正公保奏遇缺训导。光绪二十年，遇缺邯郸，已卒。

《南宫县志》，卷18，页11，《文献志》，《人物篇》中，《文苑列传》

清河

黄安澜，江西举人，精明强干，有胆略。适发逆至临清，闻惊

❶ 作者王如曾是李宦成侄婿，文中有“曾与公忝属姻亲，知之确”之语。

〔警〕，城内寥寥百余家，士卒兵丁风流云散。公闭门，带长随三五人，亲执刀巡城，昼夜不寐。军营来札，索草豆各数万，公指首曰："城空，草豆刻难办讫，只有此耳。"差官愕然，遂去。

《清河县志》，卷3，页11，《宦迹》

郭兆藩：团练总叙　团练之法，仿古寓兵于农之意，可以御盗贼，各以卫乡里，其良法也。自咸丰四年发逆陷临清，督宪奉旨举办团练，札饬通省州县一体办理。然富者惜财，贫者惜命，虽屡经县尊晓谕，绅耆劝说，而愚民无知，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团练之法不行。及咸丰十一年春二月，白莲教、宋景诗、雷三等，自堂邑造逆，张善继、孙全仁等自邱县造逆，互为声援，大肆掳掠。三、四月间，张善继等陷曲周，围威县，入清邑，占踞城西十五里王官庄；四月初七日，陷县城，县尊陈公、捕厅赵公俱殉难。民间富者莫保其财，贫者莫保其命，始悔团练之不早也，晚矣。

《清河县志》，卷4，页21，《兵纪》

第七编　山东

一、概况

初道光三十年，广西人洪秀全，倡乱于桂平县之金田村，红巾蓄发，协从寖众，由广西蹂两楚，下皖吴，陷数百郡县，迄于剪灭，其事具详《钦定平定粤匪纪略》中。而山东之警，则自咸丰三年始。其年正月，洪秀全陷九江、安庆，二月陷江宁，遣林凤祥等陷镇江、扬州，势骎骎北犯。谕山东巡抚李僖，应早防范。僖疏言，遏贼北窜，莫如扼守黄河。因诣曹州，履勘河堤，择要设防，驻曹县，旋移兖州，详度形势，分路扼守。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率二十一军自扬而北，军千人，分扰安徽；僖移军驻江南徐州境。而贼党吉文元，自江北浦口，与凤祥合；僖回军防曹、单。而贼已深入豫疆，僖乃奏请赴援怀庆，以扼其北窜大名阑入东境之路。僖自二月出省视师，驰驱二千余里，至八月，病不能军，拜疏回济南卒。

既而怀庆解围，贼由山西、河南窜直隶，四年正月，为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胜保蹙之阜城县。贼焰日衰，遣党求救南中。南贼遣伪职黄生才、曾立昌、陈世保、许宗扬、黄益芸、朱希崐等，

率十五军，纠皖营溃勇李三闹等为前导，由凤、怀、蒙、亳陷河南永、夏，掠江南萧、砀，渡丰县黄河，连陷金乡、巨野。金乡知县杨郑白、把总何秉纶、训导公载东、典史叶国霖，巨野知县朱运昌、典史孙骏、把总张永隆、教谕辛本杶、外委傅君平皆死。贼由巨野折趋西北，郓城又陷。复由东平、寿张至张秋镇，管河主簿史荣曾、韩怡均遇害。时运河东西弥望皆贼，遂陷阳谷。知县文颖视事甫三日，与典史徐凤喈、学官李文绶皆死之。贼走辛县，城虚无人，纵火而出。趋冠县，知县傅士珍，典史瞿浚，把总崔福贵，学官颜怀兰、邢庚虞，共议守御。三月朔城陷，浚先死，士珍被执，骂贼以死，全家被害，幕友王锡藩等八人、家丁董龄等三十八人皆死，福贵、怀兰、庚虞亦死。贼由朝城窜直隶大名之小滩，分窜馆陶，逼临清。知州张积功与同城文武，日夕坚守，飞书乞援。胜保自阜城统军而南，道刘智庙、故城迎剿，提督善禄营东北五里庙，总兵桂龄营西南油坊镇，署巡抚藩司觉罗崇恩所部营石槽镇。贼众逾四万，分其半外抗诸军，而攻城甚急。三月十六日，贼用地雷陷西南城，拥而上，参将吉兴阿死之。都司武殿魁身被十余创，至南城遇积功，议焚所储米粟火药，曰："毋留以资贼。"临清副将庆顺、庆德，与临清都司徐广勇、千总马诰均负伤至，指心相语同死，遂登城楼坐火药篚上燔之，骸骨俱尽。都司希奎引刀自刎。游击王用安、阿克东阿均伤重而殒。知县吕升蕃、学正单为宪、府经历文增、县丞史积润、巡检戴应魁、吏目戴葆光、恩骑尉英德宽、带兵入城之守备王万林、王国泰，及千把外委萧安兴等二十二人，协同守城之幕友戚属吴志本等十七人，家丁张喜等十五人皆死。贼因粮糗火药俱焚，无所系恋，启关纷溃，官军遂克临清。生才、立昌挈余众南奔，贼由冠县、莘县窜阳谷、寿张、郓城、东平、汶上、巨野、嘉祥南去，沿途州县兵团击斩无算。胜保会贝子德勒克色楞、提督善禄军，三路追至丰县，悉数殄之。于是南来之粤匪悉尽。

而北路阜城之贼，闻援贼已败，溃围由吴桥[1]窜连镇，分踞灶户陈庄。僧王军追贼至连镇，德勒克色楞等与胜保南行之军踵至。五月

[1] 吴桥，误，当作阜城。

初二日，李开芳率马贼出窜山东德州境，为崇恩军所扼，由平原曲陆店渡河，恩县、高唐相继陷，高唐知州魏文翰死之。胜军、恩军至高唐城外，筑炮台日夜环击，贼困于重壕不得出，而自夏徂冬，孤城亦不拔。迄五年正月十九日，僧王督诸军克东西连锁，擒斩凤祥，进爵博多勒噶台亲王，有旨令移军高唐；胜保以日久无功逮问。于是高唐踞贼知连锁已平，势孤援绝，开芳因率死党出南门，填堑夺路狂奔，都统西凌阿等追至茌平境之冯官屯，贼见粮糗充牣，堡砦完固，遂踞守之。僧王与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分督步骑，筑垒穿壕，宵旦轰击，自二月至四月，毙贼无算，贼困守益力。僧王商之崇恩，引大清河水灌冯官屯，贼巢水深三四尺，贼酋登楼待毙，官军凫水而渡，四路并进，开芳及伪贼黄懿瑞、谢金生逆党百余人，皆擒斩。盖北路之粤匪至是始平。

《山东通志》，卷117，《兵防志》第8，
《国朝兵事》，影印本第3册，页3322－3323

刘英魁，字升三。父福顺，由章丘迁居历城。英魁以武生入营效力。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翔、李开芳由扬州北犯，东军进驻江南，英魁随参将杨清奇防堵。寻随东抚崇恩在直隶静海一带剿贼。四年，粤匪扰临清，东抚檄英魁往援，力战复其城，负伤甚重。嗣随官兵攻冯官屯，以功保经制外委，擢队官。胡际元采访。

《续修历城县志》，卷40，页26，《列传》2

颜宗仪：山东道中书所见❶　驱车过郯邑，千里莽荆榛，墟落罕人烟，乞食多饥民，自言大水后，继以旱如焚，去夏苦蝗蝻，群飞尤纷纭，万喙食青苗，百钱面一筋，何以充口腹，树皮与草根，草树齕尽，流亡成空村。闻言足叹息，愧无施济仁，舍以囊中钱，杯水拯车薪。饿殍满道旁，狼借供犬吞，犬既猛于虎，殍亦多于民。更有牵车者，所费仅一缗，买彼妻与拿，携入旅车门，饿死固小事，失节乃随人，可知廉耻丧，大半由患贫。时运厄阳九，东南阻寇氛，兹地幸无恙，复遇荒年频，救死尚不赡，曷由风俗敦。鄙哉食肉者，醉饱罗八珍，谁知闾阎苦，瓦釜常生尘。圣朝悯苍赤，赈贷施殊恩；州县辄中

❶ 此咸丰三年春作者自浙江海盐家乡赴北京应会试途中所作。

饱，瘠民肥其身。我欲绘图告，越俎何取陈，作诗写鸿哀，聊以记见闻。

《清邃堂遗诗》，卷1，页6－7

李僖致瑛棨函 连奉手示，敬悉一切。今日单县又接来函并另单，知楚北贼匪猖獗，近来势已穷迫，只恐四窜，惟赖各位大帅同心协力，天心厌乱，不难扫荡妖氛也。僖以阅伍为名，于新正四日出省，由东昌至曹郡，所属督缉土匪近来要务；并将刘家口渡口，派委文武带同兵役稽查奸细。其余小马头总归大渡，以便稽查。惟豫省沿河南北，自河南府以上，下至商、虞，各处渡口甚多，不可不一体严防。此系奏奉谕旨之件，恐厅营各地方文武视为故事，倘今土匪如陈二[1]等暗渡河北，一经拿获，恐该文武处分不轻。祈阁下回明各宪，饬属认真办理为祷。再，祈函致沿河为祷。手泐，肃候升祺不一。兰坡仁棣台大人阁下。愚兄李僖顿首。（咸丰三年）新正十六日，单县。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6册，第3信

二十二日接十五日宿迁手示，知粮台已移，可臻安妥。若不将船全收北岸，倘被贼抢船渡河，是何关系？前至徐州，看府县毫无布置，兵勇皆有散心，恐粮台一移，更觉摇动。僖于十二日丑刻接到司道警报，十三日即起行。惟以巨野禀称贼于初八、九日已渡河四五千人，在黄奶奶庙驻扎，大为怦怦。既思船收北岸，贼何由渡？不敢据情入告。一面请截客兵，昼夜兼行。比至台庄，连接曹府县各禀，俱未言及渡河，始知巨野之荒唐。而恩尚书已据司道禀入陈，又于十六日复奏前陈不实。吃此一惊亦可。只是各州县平日麻木不仁，不知绸缪未雨，遂至临时手足失措[2]，良可浩叹！僖防河之议，至今信而有征，实无一贼渡河。若非扼河收船北岸，该贼早已长驱北窜。初七归德失守，初八贼至刘家口，无船可渡，抢来商船一只，被兵勇于半渡击沉。为今之计，宿、徐、王营各处果能照办，该贼断难渡河。有谓贼从上游乘船，一水即

[1] 据同册第1信云："前次虞城滋事之陈二等，已拿获多人，其党羽尚不少（此案未获各犯开寄为祷）。现又有人参奏，奉到廷寄，四省会拿，自宜加意以严办土匪为要。手此，泐请台安不一。愚兄李僖顿首。嘉平十八日。"又此信前有"节相自已到省，以速赴南阳一带督剿为是"。指琦善到达开封而言，是此信写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2] 此句先作"措手不及"。

达徐、宿，此又不通之论。河非江比，势奔腾而人力难施。不敢上下自如。且无许多船只；即有数只，用枪炮于半渡时痛击，即行翻溺。愤愤者不以为然。试问刘家口、兰仪各处，贼不能渡，非其明效乎？只怕人不扼守耳。守之则三百兵可当数万。请为沿河文武剀切言之。闻十三日贼至汴城，被我兵用大炮轰死千余，后退至朱仙镇。托将军已带兵赴汴，趁此合力痛剿，庶可扑灭；迟则又致滋蔓。彰德函递去。稼翁函同兄一件，专人于二十三日送去，回时方知实在消息也。此间所截吉林、盛京、黑龙江各官兵，因东省较轻，已奉旨著恩尚书、瑞将军统带，直赴汴省应援。现在候直隶马到，方能前往。自来兵贵神速，兵不厌诈，病在贼速我迟，贼诈我愚，何以取胜。诸公所以计贼者，皆贼所用之计，我受其愚耳。东省于曹属各处分布各兵，互相联络，仅三千数百，全仗河险耳。再山西兵前分三百给王营防堵，交李云舫管带，系入奏之件，如何可扣留？宿迁留二百，又五花桥一百五十，严防河渡，拿土匪，不患少，只患不认真耳。祈为竹伯兄达知，并致意。即候台安不一。愚兄期李僖顿首。（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曹县，申。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6册，第5信

顷接河南来函，贼匪自十三日由汴城击退之后，自中牟西窜。托、善各位尾追不及，二十三四有自汜水抢夺民船渡河之说，未知的否？果尔，则该处之未收船北岸，无兵防守可知。查河北、大名两镇，正可迎头截击。此间亦布兵各处，以备堵剿。至宿迁，总宜将渡船收至北岸，有三百名勇排列河干，足以凭险堵击。若虑自上游顺流而下，贼不涉此险也。草草，布候台祺不一。外陆中丞❶一函，查收。愚兄期僖拜启。（咸丰三年）六月初一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6册，第6信

祝祜致瑛棨函　兰翁大公祖大人执事：……弟（自开封）奉辞就道，沿途兵差络绎，风雪交加，扶病缓行，直至正月二十五日始抵历下。离此八年，旧游已晨星历落。兼以浔阳、皖城之事，人心皇皇，

❶ 陆中丞，河南巡抚陆应谷。

较之年内汴中情形尤甚，所事[1]倍形棘手。……治愚弟祝祜顿首，（咸丰三年）仲春初五日手肃。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8册，第9信

兰坡大公祖大人阁下：……东省自南中连番告警，人心震动，富商半多歇业，大户迁徙纷纷，官场复焦头烂额，人人自危。以致弟株守三旬，所事倍形棘手。……治愚弟祝祜顿首。（咸丰三年）清明日申。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38册，第11信

李联琇：保在籍绅士团练折暨附片[2] 再，风闻山东兖、沂、曹三府匪徒聚扰，巡抚李僖带兵往捕，未能惩创，其猖獗情形虽未甚著，而当逆氛孔炽之时，心怀观衅，亟应防其勾结潜煽。请饬下山东巡抚，督率地方文武，认真严办，聚则统兵会剿，散则密线踊拿，勿致养痈贻患，以靖东封。闻滕县知县黄良楷，胆勇过人，久膺繁剧，获盗最多，为东省州县缉捕第一，前署任兰山时，亲带练丁越境至江苏交界追拿幅匪，斩获著名头目，匪党畏惮，以之专办东省捕务，可期得力。臣与该员同乡，从未谋面，然访闻有素，不敢壅于上闻。

《好云楼初集》，卷26，页14

黄良楷，字品芳，（江西）清江人。道光乡举。起家山东乐安知县，在官九年，膺上考，赏戴花翎，量移茌平知县。时捻匪孙三罗汉、幅匪魏徐元等倡乱，大吏谘良楷知兵，调兰山县办贼。战曹平沟，擒贼渠王兴未。余党走聚江南邳州，良楷越境往剿。移知滕县。

粤贼窥北方，良楷奉檄救金乡，以兵三百人往，阵斩为土司将军，金乡围解。之曹州，率八百人受土寇王尚义降，先后得众万人。出追临清贼，尚义感良楷恩，力战焚徐家楼，歼贼无算。从亲王僧格林沁灭李开芳于冯官屯。曹州土寇复起，又平之。

《江西通志》，卷144，页40－41，《列传》

张遇祥[3]……道光……三十年，选补山东梁山营都司。到任后，

---

[1] 所事，指祝祜此次赴济南张罗捐官上兑款项。

[2] 此片作于咸丰三年二月。

[3] 张遇祥，直隶新乐县南青同镇人，道光二十一年武进士。后于咸丰十一年，胜保招之赴山东，进攻白莲教起义军，阵亡。四十六岁。

见地方盗贼蜂起，人情凶顽，遇祥威德兼施，盗靖兵安，数月间，威镇梁山。咸丰二年，调署寿张营游击。是年冬❶，粤匪林凤翔、李开芳领长发贼数十万围困怀庆。山东巡抚李统兵救援，调遇祥从征，直入河南境内，逼近怀庆安营。经略胜统兵亦到，与巡抚李各攻一面。遇祥身先士卒，屡告奋勇，经五十余战，阵无不胜，英名大振。经略胜向巡抚借公助战，遇祥感邀知遇，即夤夜渡河，力攻贼寨，自寅至申，酣战不返。巡抚李恐其有失，在河北岸立传三令，由战场调回本营。经略胜嘉其义勇，十一年所以即家招之使出也。三年秋，贼窜山西，兵回济南。又值曹县一带捻匪作乱，巡抚李饬遇祥往剿。……适巡抚李病故，未及保奏。是年，巡抚张派遇祥往德州防阻。四年春，粤匪二十余万，由安徽突犯山东，连陷州县，攻围临清。巡抚张调赴临清防剿，兵到之日，即带本部二百余人夜砍贼营，杀人如草。将近黎明，传令撤队。别寨贼匪齐来救获，所带兵勇被围困者五十余名。遇祥令撤出兵勇整队等候，匹马单刀深入贼阵，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五斩健贼，□透重围，自卯至午，杀开血路，将被围者全行救出，右腿亦受矛伤，血流甚多。带伤之后，复经二十余战，阵阵皆胜。因受风湿，浑身浮肿，两腿麻木，家人张荣呈请告病，巡抚张亲至营帐验明病症，谕令归养。时新抚崇军营接印，家人张荣遂扶公回籍。崇公到任，查阅案卷，有告病呈辞，无委员甘结，以为有心规避，奏参革职。又因遇祥英勇不为所用，复行查本县，令解山东。五年冬，遇祥病愈，赴县投到，本县杨❷将遇祥收禁。

《新乐县志》，卷3，页43，《忠节》

王凤祥传　王凤祥，宝坻人，监生，入赀为卫千总。道光九年，补浙江湖州所领运千总，历升山西石楼营都司。复捐输以游击分发山东，三十年署文登协副将。咸丰元年，署单县营参将。二年，署兖州镇标中营游击，剿捕兰山、郯城幅匪。时粤匪作乱，调赴江南，防堵宿迁。三年，贼由皖、豫分窜山左右，入直棣。四年，凤祥奉檄回山东，随巡抚崇恩克复临清州；移守德平，防连镇窜贼。十月，补高唐

❶ “是年冬”当作“三年夏”。

❷ 据本书卷3职官，署知县杨本厚，昆明进士。

营游击。五年，大军克连镇，以防堵功赏戴蓝翎。粤匪自连镇分窜山东高唐州，别股踞茌平之冯官屯，大军以次攻克之，凤祥均在营，有战绩。寻檄赴湖北，行抵河南，留剿彰德等府属联庄会匪。七月，随河北镇总兵崇安，解新乡、获嘉之围，歼除会匪殆尽。❶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9，页29－30，《名将传》2

蒋式瑆：先府君行述　府君讳庆第，字季萼，号杏坡。……先世自奉化迁大兴，徙玉田。……咸丰壬子科进士，以知县分山东，历武城、潍县、汶上、博平、峄县知县。……

咸丰三年三月，府君之宰武城也……吉林兵船过境，汹汹索纤夫，备沿途贿放，应役者辄遭鞭楚。府君至河干亲候之，主兵者言语不相通，为握手拊心以示，其威顿减。

十一月九日，调署潍县，次日适值登州兵至境，丁役受鞭挞，皆避匿不敢前。府君自赴北关，谒其帅，为言初履新，令少待，供支悉具，将卒皆欢忭，同声颂其能。……时逆氛遍大江南北，土贼乘势麻起，椎剽搏掩，大戒于途。府君擒巨盗二人，讯实，标其姓名，游东关市中，至白狼河滩杖毙之，始稍稍敛迹。乃与士绅倡乡团，十日三集局议事。……在潍五月余，四年四月去官。

七月，莅汶上。邑当七省通衢，俗强悍好讼。大兵时过境，昕夕不遑，词讼之繁犹为余事。济宁大军驻县者失约束，时扰民，府君重责之，递之回籍，毙于途，于是将士夺气，皆懔懔守法。而募勇守城，尤严整有备，民恃以安。在任七十五日，遽檄回省。邑绅刘玉坡制府❷语人曰："若蒋侯者方不愧循良吏，前令某乃官场败类也。顾上官视征漕为牧令利薮，蒋侯七月抵任，徒以届征期，九月即檄回省，失政体矣。蒋侯鲠直，决然舍去，可敬也。"

是年，补博平，十月莅任。时高唐为贼久踞，南距博六十五里。前令某告上官曰：城北十八里之韩屯险要可守。韩实无险，某亦不往，车马在庭，日备寇至而已。府君履任，延绅民议城守。居民之迁

❶ 王凤祥嗣后调赴安徽、河南进攻捻军，累升至四川川北镇总兵。咸丰十年，在亳州被击毙。

❷ 前闽浙总督刘韵珂，字玉玻，此时告病在山东汶上县家居。

徙者，令招之归，曰："高唐贼不过千，又大兵围之急，即窜逸亦不暇攻城；但闭门撄守一二日，大兵至矣。"乃招汶上旧勇五十人，武城勇士卢文城、清平义民娄维木各带十余人，合城中兵役，凡得数百，葺城垣，制火药，整军械，朝夕讨论而训练之。

五年二月朔，李开芳窜茌平冯官屯。屯距博平东北三十里。府君自住北门楼，与同城诸官分守。僧忠亲王谋引水灌屯贼，檄挑徒骇河，限五日。博境河长四十二里，府君朝出暮归，日驰马督工作，分段插木标详记尺丈于簿及应发佣钱，以一单分给工头，每段毕，即缴单验工发价，民争先趋，如期而竣。四月十五日，水如屯，逆首自缚以降。及僧邸疏保挑河三员，而府君不与，坦然无所介意也。

蒋庆第：《友竹草堂集》，附录，页1－4

二、北伐援军进入山东

林绍年：张制军年谱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七岁。正月，莅署湖广总督任。七月兼署湖北提督。八月，调任山东巡抚。十月，莅山东巡抚任。

……公由鄂入豫、入山东也，上以豫省南路空虚，捻匪出没无定，深恐窜楚之贼与之勾结。公中途奉寄谕："遇有北窜之贼，即行剿办。"

十月，至济南。时粤贼已入直隶，陷静海、踞连镇[1]，武定、德州等处戒严，而金陵贼又欲于红花埠等口北犯。公既至，即驰赴德州一带督防，而东省无可恃之兵，遂饬兖、沂、曹等府及各州县挑选精壮拳勇者各四十人送德州教练，得二千余人，设部伍以勒之。又以兖、沂、曹三府逼近淮、徐，诚恐江南贼窜入东境，饬按察使厉恩官分兵驻扎宿迁迤北，日日严兵以待，如遇大敌。

时山东伏莽遍地，邪教会匪所在多有，各州县抗粮聚众之案层见迭出，而内地营伍废弛，缉捕不力，公虑一旦祸发，必至不可收拾，乃饬通省举行团练，为定章严檄行之，使堵御逆匪，兼缉土匪。疏

[1] 此处记述有误。林凤祥等率领之太平军，此时方抵静海，回踞连镇乃下年事。

奏，奉旨：团练乡勇为当时之急务，堵御逆匪，兼缉土匪，诚为一举两得。

十二月，以庐州陷贼，直隶静海、独流贼势未平，恐大股乘间北窜，命沿河督抚严密堵剿，防务益紧，此公至山东事也。……

四年甲寅，四十八岁，在山东巡抚任。正月驻德州，三月至济宁，破贼于临清之黑庄。旋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五月到台。

直隶景州与德州对境，土匪劫掠，民不聊生。官兵防剿粤逆，不及兼顾。民有至德州告哀请剿匪者，公见其情词迫切，不忍以越境故置不问，遂亲率兵至景州。州牧闭城自守。公以百姓为乡导，搜获巨匪百余人，置于法，民情始定。德州监生邢志舜者，尝纠众数十村抗粮，屡拒官兵，地方官吏不能治，至是，亦为大兵所获，遂并故城聚众抗粮之犯，一概诛之。事闻，奉旨："办理甚好，汝才堪大用。"

既而连镇❶贼南窜，德州适当孔道，公乘夜赴刘智庙设伏以待。讵贼至阜城，为官兵所围，不得逞。

二月，安徽贼由丰工渡黄，陷丰县，并窜单县，单令击败之，复来犯，又击败之，遂于二十一日窜陷金乡及巨野等县，旋复陷郓城，窜入范县、寿张一带。时公驻德州，防贼窜近畿，并堵截连镇❷贼不使回窜。将军善禄，任南路防守者也，既不能扼黄河使无北窜，又不驰赴东平迎剿，乃由曹州徐进为尾追之计。公闻儆先驰扼济宁，既复趋东平迎击，而贼已至阳谷，旁窜莘县、冠县陷之。

三月朔，贼窜清河县属之小滩，去临清数十里。谍至，公遽起曰："临清据运河上游，为东省繁庶之区，无临清则远道不通，且东平亦难保。布政使崇恩虽在彼防堵，恐无济。"乃兼程日行百五十里赴援，并檄按察使厉恩官率师会剿。

初六日，至临清。公所过约束谨严，并屡获他营不法之勇处斩以徇。是时贼聚临清州城南及城东之黑庄。公至王庄，踞贼二三里而营。贼见大兵少，意少懈。初七日入夜，公选奋勇队七百，命五十人

---

❶ 连镇，误，当作静海。

❷ 连镇，误，当作阜城。

持火弹在前取黑庄，又伏三百人于黑庄赴城南要隘遮击逸贼。夜分，贼正闭门休息，前队五十人杂巡贼中入营抛火弹呐喊，大队齐声蜂拥而入，贼惊惶无措，自相践踏，大兵奋力掩杀，贼奔窜向城南夺路走，伏兵猝起，无一脱者。是夜，遂平黑庄贼营，夺其炮台，毁其木城。迟明检视尸骸，共毙贼二千余人，获器械无算。具奏。

时钦差大臣胜公保已统兵万余至隔岸之陈家窑驻军，遣人索银五万两充赏。公曰："上谕不准各营滥赏，尔兵到此未杀一贼，何以言赏？银五万两必措解，但饷也，非赏也。"于是胜公怒，密疏劾公玩视军务，观望逗遛，并欺饰冒功，谓黑庄并无杀贼痕迹，所以倾陷之者至矣！胜公自督师剿连镇贼，部下纪律废坏，以搜捕土匪为名，四出掳虐，并焚毁村庄多处。民人据情控诉，胜公置不理。又赴诉于公，公为咨请严惩，仍置不理。乃具疏奏劾胜保拥兵养寇，纵暴殃民，并滥索犒赏等状。又以属境城池失守，自请严议。旋得旨加恩，交部议处。

时城西、南、北三面贼三万人围攻甚急。公欲牵制之，使不得专力进攻，乃明出兵以分其势，暗设伏以厚其疑。初九日，于城东南沙滩设伏二重，出军诱贼。贼空壁来犯，我军佯退，贼追至沙滩，伏兵遽起，贼众失色。典史陈韬大呼陷阵，手刃贼目一人。我军乘势掩杀，贼大奔溃，擒斩千余人，并生擒伪总制曹成等五人。十四日，约会胜保、善禄分攻城西及城北各贼垒，而自任攻城南，盖城南为贼老巢，公不欲以所难与人也。甫出军与贼接，而胜、善各军已撤，贼四面麇集。公以三千人出队，六成围贼丛中。公乘单车督战，部下皆相觑以为必死。公厉声曰："今日我与诸君偕死，但须死中求生。怕死必死，不怕死或可生也。"于是士众感激，莫不以一当百，奋力死斗，呼声震天，阵斩其伪冬官丞相、伪指挥、伪检点等，夺获旗帜、刀矛、器械不计其数。乘胜将九家村、蔡家村等处贼巢烧毁，共毙贼二千余人。是役也，贼昼夜舆尸不绝，公所部死者仅十七人。当力战时，百姓登高观者万众欢呼。有无名字题笔诗曰："孤军转战晨传箭，一炬奇谋夜斫营"，足为公洗谤矣。

然公三战三捷，所发奏疏皆交胜、善等复查，而胜、善谓两次进攻贼垒，皆仅杀贼一二百人。其自奏则谓初七日驰抵临清，即杀贼四

五百名，焚毁村庄二处。十四日复大胜，毙贼一千三百余人，生擒五十余人，扬厉铺张，惟恐不足。岂其同时奏捷欤？抑亦攘公之功以为己有？是未可知也。

十五日黎明，甫出军，忽奉革职发往军台之旨，公遂收兵入营。部下各将士哭声震地，皆欲与其营为难，公力劝阻乃止。是日临清州陷。公交巡抚印信于崇恩即去，宿高唐州，至济南安眷口于安丘王素园方伯处，遂挈子光宸，侄辅宸，并从役二人赴台。

林绍年：《张制军年谱》，卷上，页36－51

奉上谕：崇恩奏，查明失守各城文武请革职审办一折。山东巨野营守备舒昆、署郓城汛千总冯赐元、典史韩景昌、教谕宋源心、训导赵荆岩、署阳谷汛把总杨三乐、莘县知县廖锡纶、把总崔玉峰、典史泰庆延、教谕张于棻、训导宋承庆，于贼匪扑城时，并不能竭力守御，或称众寡不敌，伤重未死，或称先期募勇他出，难保非临时逃避，事后捏饰。著一并革职拿问，交崇恩提同丁役人等严审确情，分别加重惩办。署郓城县知县王暄，既据该抚查明该员疏防，在公出期内，并随兵剿贼，著有微劳，王暄著准其免议。伊妻王李氏，骂贼不屈，殉难最烈，著交部照例议恤，该部知道。钦此。

《邸钞》，咸丰四年闰七月十八日，上谕

单县

李百盈[1]：甲寅兵难记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甲寅二月十六日，南贼渡河，丰县失守。二十三日，由单县东境入金乡。知县卢公朝安与众绅率兵勇御之，行至刘家集，与贼遇，民兵鼓勇而进，官军乘之，贼大败，斩馘七百余人。越日黎明复战，我师败绩。盖由民勇素不知兵，队伍未齐，前茅已呼啸而出，又加以夜行五十里，未及朝食，故有此败。日中，军勇入城，气色惨淡，人心惶恐，蕞尔一区，危于累卵，而贼竟不敢逼，单之得全，盖有天幸焉。

贼势众，当于单兵鏖战时，前队已趋金乡，日午城破，家石渔父

[1] 李百盈，字荷浦，城武岁贡。

子骂贼不屈，死甚烈。苏研山正谊剖心而死，全家俱入鬼箓。石渔止余一子妇、一女与七日一婴儿。其第三子方十余岁，被掠去。越二日，贼去，朱仁甫使人舁棺榇殓两家尸，而其族人之在乡者已藁葬之矣。金乡文物之盛甲山左，不意遭此浩劫。周、苏、张、李诸著姓荡然俱尽，遇害者万九千余人云。

贼既北下数日，单之民勇死者其家人始往收遗骸，然已多溃烂不可识。卢公具幡招其魂，设祭于天台之上，与诸绅士素服哭临，泪如涌泉，又延名僧超度三日。祭文为刘子缉御作，哀艳可读。当是时，父哭其子，弟哭其兄，妻哭其夫，观者无不泪下。

二十四日，陷巨野，知县某公死之，屠戮二千余人。二十六日去，所过望风而靡，郓、寿、冠、朝、莘五县俱失；惟临清数挫其锋，终亦不守。

余客朱仁甫家，适以送小儿县试早归。当战时，仁甫以守城未出，其弟级甫实在行间，故余知之悉。

《单县志》，卷18，页37－39，《艺文》

朱圣诗，字声附，富而知兵。以其庄近堤，尝筑土围，以防水患。及粤匪起，遂就本庄筑寨以自卫。奉邑侯卢朝安命办理乡团，名曰震勇团，招勇三百余名，又约集近村丁壮，日夜操练。咸丰四年二月，匪率众北窜，截击于高楼、刘集间，获大捷。次日，追至曹马集南，匪麇至，不敌而败，然远近无不震詹朱老五也。朱老五者，圣诗于兄弟行为五也。后以剿贼遇害。

《单县志》，卷12，页1，《乡贤》

王先孚，字梦周，素有胆略。因南邻大堤，商之北村王小庄、朱圣诗，筑围堰四百余丈，以防水患。咸丰四年，偕朱圣诗击粤匪。先孚身率一队，以骁勇独全。后王小庄筑寨，一切防捍，皆身任之。

孟芳，字爱寻，先巨富，后家业渐落，为朱圣诗所聘，办理王小庄寨事。时太平日久，粤匪猝至，人无所备，远近六七十里归此一寨，人烟辐辏。芳筹措有方，全活无算。后又兼理郗楼寨，与王小庄为犄角势。

《单县志》，卷12，页18，《乡贤》

王茂荫：荐举人才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七日　前山东单县知县卢朝安，

初以代理郯县，能治捻匪著声。嗣任单县，申明团练。时丰口决，流民所在啸聚，不敢犯境。四年二月，粤贼北窜，该员选勇先驱，三与贼战，战皆败走。迨临清反奔，又率勇沿途截杀，复随大队收复丰县，随胜保穷追至尽乃止。该邑颂为神父、虎臣一人兼之，为画像于琴台，与宓子贱、巫马朝同祀。闻李僖、胜保、崇恩、王履谦皆争保举，现不知任何职。

《王侍郎奏议》，卷9，页4

金乡

何家琪[1]：书金乡知县杨君逸事 咸丰四年春二月，粤寇林凤祥之渡河而北也，出金乡。伪率某，九江人，预遣三使驰报知县德兴杨君郑白，鼓于门白事，有密谍，门者索弗与。君肃冠坐堂皇，对众启谍，贼书也。言："某远来，闻君好官爱民，敢假城外数武地纵马去，弗相犯。且某固君同里也。"君暴怒，发上指，冠突落几后，碎其书而唾其使曰："贼奴敢尔！贼奴敢尔！吾方以兵待贼奴，砍贼奴头。贼奴其速来！"斩一人，割一人耳，令反命。而伪率至金乡土城，练卒二百败之于李家园，时十有八日丁亥也。

明日贼大至，君挥城中士民去曰："我死分也，无累汝等。"退又以去语幕宾曰："我死分也，无累君等。"刘应谦者，安福诸生，尝邀所识五人共事幕中。先是，或馈枣一筐。是夕，五人者徘徊应谦室，辄食枣。迨曙，枣尽，应谦弗言去，皆弗言去。越二日庚寅，城破，君死之，妻邵、二女殉，城中无一人降。

方贼犯山东时，牧令多死城守。金乡首当其锋。其斩使事最烈，忠义所感，逮于宾客士民，尤所难致者。及侵畿辅，天津知县谢子澄创之，卒用殄灭。古来国家之乱，起于州县酷墨之文吏，而成功死节反在武夫。呜呼！若数牧令者，果何负于朝廷也哉！

何家琪：《天根文钞》，卷2，页3

[1] 何家琪，少居山东，此文所述当系得之亲闻者。咸丰四年时，何父方署东阿知县，办理支应官兵过境及城守诸事，故作者所闻当有自来也。然何此年只十二岁，故事后记述有误，将北伐援军误为林凤祥军。

巨野

（咸丰）四年甲寅二月十四日，大雪。粤匪伪丞相黄生才、曾立昌等十五日入山东，二十四日县城失守。邑侯朱公殉难，典史孙公端坐狱门外，骂贼不屈死，事详《职官志》。四月，贼由临清州败回，入境又伤数十人。由是土匪蜂起，合邑奉宪札倡办团练。

六年丙辰，土匪任小鬼劫狱放囚若干名。

七年丁巳，大祲，粮价腾昂，饿死人无算。

《巨野县续志》，卷1，页2，《编年志》

朱运昌，顺天宛平人，四年二月莅任。二十四日，粤匪突至，城垣失守，殉难，敕祀昭忠祠。

陈应元，字东桥，广西临桂县举人，四年三月再任。时大乱后土匪潜煽，公力挽狂澜，未及两月肃清。升济宁州。五年，剿巨贼于金乡，为贼反噬，死之。

《巨野县续志》，卷3，页3，《职官志》，《知县》

孙骏，顺天涿州，原籍浙江绍兴人，监生。四年城陷殉难。

《巨野县续志》，卷3，页8，《职官志》，《典史》

辛本杶，登州蓬莱人，拔贡生。四年城陷殉难，附祀昭忠祠。

《巨野县续志》，卷3，页8，《职官志》，《教谕》

张来隆[1]，四年二月守城殉难。

《巨野县续志》卷3，页11，《职官志》，《把总》

何秉纶，四年二月守城殉难。

《巨野县续志》，卷3，页11，《职官志》，《金县泛把总》

傅正名，以祖君平外委于咸丰四年二月守城殉节，恩准世袭云骑尉，归标选用。

《巨野县续志》，卷4，页9，《选举志》，《世职》

李于上，咸丰四年南匪攻破巨野时，县令朱派为团长，把守南门，与贼接战，力竭阵亡。呈报顺天府，奏请议恤，赏云骑尉世职。

李于涵，邑庠生，咸丰四年与胞兄于上率领民团把守南门，同时

[1] 同书卷5，页3，《人物传》，《忠节》，作张永隆，城泛把总。

遇难，恩赏世袭云骑尉。

李于敷，字覃远，邑增生，亦与两兄同时阵亡。呈报顺天府奏请议恤。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21，《人物志》，《团练》

宗稷辰：巨野县新建昭忠祠碑记 咸丰三年，粤寇扰河北，逾山西，犯畿辅，东境严防御，巨野始行团练。四年春，寇自丰县北侵巨邑。县令朱运昌、学官辛本枇率团民固守，寇众不能敌，城猝陷，朱、辛二君以下战守死者一千三百十二人。未几寇败于临清回窜，战且殉者又一百三十二人。

《躬耻斋文钞》，后篇，卷5，页22，《碑志类》

唐守忠，巨野人，为平阳屯屯官，加州同衔。咸丰四年，粤匪窜陷巨野，土匪乘机窃发。守忠闻警驰归，与其乡人生员张桂梯等议举团练，保守乡间，得义勇五千余人，捕斩土匪数十名，贼遂遁窜，嘉祥、巨野获安。时年饥，人乏食，守忠使子锡龄偕桂梯，分劝各村，富者出资，贫者出丁，括计余粮，按日分给，而团练之势愈固。

《山东通志》，卷173，《人物志》第11，
《国朝人物》影印本第4册，页5001

姚鸿杰，字仲英，我观次子。少颖悟嗜学，胆略过人。咸丰之初，发逆北窜，守城六昼夜，积成重病。瘥后领修县城，创办团练，联合汶、嘉百余村为一气，赖以得安。保典史。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3，《人物志》，《文职》

王孚，字惠中，道光己酉拔贡，选授青城县教谕。咸丰四年城陷，合邑鼎沸，公赴府请兵，数日得平。嗣奉忠亲王命举办乡团，屡建其功。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6，《人物志》，《文职》

田在田，字象干，咸丰壬子科武状元，钦点头等侍卫，干清门行走。四年请假回籍省亲，适值粤匪由临清回窜，即率乡团击杀逆贼，并夺回旗帜、枪炮、号衣无算。蒙钦差胜奏保以副将用。五月间调赴高唐州胜帅军营，带练助剿，屡获胜仗，克复高唐。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7，《人物志》，《武职》

褚懋，监生，团练有方。咸丰四年，南匪自临清窜回，截擒二十

余人，献于黄道宪[1]。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25，《人物志》，《孝义》

毕金銮，字宣节，号筠庵，岁贡生，候选训导。……咸丰间粤匪始北窜，公预谋朝宗刘公暨本地董事，议修兴安寨，周围十二里，未全成立，贼聚至，急令伐树补缺处，百里内逃入寨者皆免，保全十余万人。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13，《人物志》，《文学》

毕天章，名星灿，字云亭。……咸丰四年领袖团务。

陈广基，字立堂。甲寅变后，与郓邑赵康侯倡办团练，无役不从。

《巨野县续志》，卷5上，页19，《人物志》，《武功》

奚惠敏先生传　先生姓奚氏，讳善元，字体干。……咸丰甲寅粤逆之变，各州县奉宪练团，公举先生为练总。事尚简静，而团规严整，条约详明。旋于其村修土圩。其时南匪北犯，外村窜避靡所底居，甫经修砦，万众麇集，稿舍草庐，阗塞充溢。先生有柴园一处，任其居停，柴木砖瓦等件任其取携，豁如也。名其砦曰正谊，团曰义和。

《巨野县续志》，卷8上，页8，《艺文》，《传》

魏自励：奚文肃先生传　先生讳玉瑚，字象彝，号仲华，惠敏先生之仲嗣也，以廪贡迭经保举，免补教职，即以知县试用，赏加五品衔。……先是甲寅粤逆北窜，县城失守，各村庄奉宪练团，合里公举惠敏先生为练总，修圩筑砦，先生协同帮办，训练乡兵，部署勇弁，坚壁清野，保障一乡。故城南诸团，惟奚团为劲旅；城南诸砦，惟奚阁为最先。

《巨野县续志》，卷8上，页6，《艺文》，《传》

郓城

刁兰祥：邑侯王公暄继室李宜人殉难节略　宜人姓李氏，王公讳暄继配，公子锡光之继母也。公以知县检发山左，咸丰三年代理郓

[1] 黄道宪，指黄良楷。

事，公子亦随宜人来任。四年二月初，复奉檄改为署篆。因拟办防堵，筹兵筹饷事须禀商于上宪，公遂晋省。

当是时，发逆林凤祥、李开芳等扰河南，河以北尚安堵无事。二十一日，忽闻警报，贼渡河兼程北上，已围金乡。郓本瘠区，土城坍塌可行车，泛兵仅数十人，县主又公出，合城惶惧无御守策。二十三日，贼信愈急，云金乡已破，至巨野矣，相隔仅数十里，公子请于宜人，将县印缚里衣暂避民舍。宜人不允，公子哀恳再三，宜人斥之曰："是何言欤？吾家世受国恩，吾为命妇，汝父既出，吾何可一步离署，致先摇惑民心？且言语形貌不同，逃必不免，死于外不若死于署，得死所矣，誓不受辱。汝年才十五，颇得祖母与余欢，方冀读书显扬，副吾后望；且携印在身，关系非小，曷可死？吾意决，勿再言。"公子泣而退。

二十五日昧爽，城中鼎沸，传闻贼且至。公子复泣请暂避。宜人怒，公子跪哭牵衣，宜人喝张仆负公子出逃，犹属善为保护。公子大哭不起，请同死，而力不胜，仆遂负及宅门，不能出，折而由后墙至北门，人拥挤不得行，寻城缺处滚下，奔数里，回顾贼之黑旗已插城上矣。

公子去后，宜人危坐三堂中，令金、王二女仆侍立以待。是日巳刻，贼大队入城。伪官至署，二女仆骇曰："贼已入，太太尚不行耶？"贼闻而喜曰："汝固知银钱存何所，速献出，免死。"宜人大骂曰："清平世界，国家待民不薄，鼠辈敢叛逆！行当尽灭尔族。县主系代理之官，初抵任，有何银钱？吾固不畏死，求尽吾志，贼徒敢如何？"贼顾而疑异。复痛骂，贼亦怒，群举枪矛，宜人遂及于难。同时遇难者，司稿案杜某，跟班赵某。次早贼去，有老总役梁某入署，见而叹曰："节烈如是，必当成神，未可暴露。向有柩为吾母备者，今愿以奉殓。"与二女仆执其事。

公子赴省，东阿途次与公遇，遂侍赴兖州谒张大中丞亮基。知公家属蒙难，且早到省，悉非规避，遂檄回任。三月初旋郓城，询二女仆，始悉宜人殉难颠末。斯时烽火遍野，土匪蜂起，公昼夜在外百余日，剿抚兼施，以次削平。

夏间，发逆由临清回窜，复过郓。公督练勇团丁截于途，歼二千

余众。生擒长发伪官七名，讯供皆前入署之贼，以三人刳心祭于宜人灵前，以四人分祭与难各绅民。吁，报亦奇矣！

……宜人殉难时年三十三岁。……吾邑重修志乘，欲采兹事入编，得诸传闻者未详。公子锡光以知县候补东省有年，因专函询明宜人殉难始末情状，历为书之，以附于志。

《郓城志》，卷14，《艺文录》中，页39－43，《节略》

王暄，湖南人。咸丰四年粤匪陷城，公适赴省，继室李宜人殉难，城隍庙前建有节烈专祠。是时土匪蜂起，公恩威并用，民赖以安。

《郓城志》，卷6，页13，《职官志》，《知县》

李如夷，监生。……咸丰四年，寇至，里中贫者欲乘隙而动，咸赈之，使安本分。

《郓城志》，卷5，页37，《人物志》，《义行》

寿张

咸丰三年三月初八日子时，地震。四年二月十四日，大雪。二十七日，粤匪至寿张南境黑虎庙、胡台庙、管里村，纵火百余里，合股趋张秋镇。管河主簿史荣曾、寿东主簿韩怡均被执骂贼遇害，商民死近千余。运河东西两岸弥望皆贼氛。是时寿张震惊，乡民仓惶奔走。幸未西犯，城得完全。次年，北犯余孽败奔南窜，复过张秋境，沿途多被官军民团擒斩击毙。

《寿张县志》，卷10，页8－9，《杂事志》，《兵变》

韩怡，咸丰四年，发匪北犯，窜张秋，骂贼不屈，与家丁赵升同时殉难。

《寿张县志》，卷5，页17，《职官志》，《主簿》

高志干，咸丰四年，粤逆北犯，过张秋镇，家人劝之行，不许；贼至，骂之，与子侄等同时殉难。忠义萃于一门，令人肃然起敬。

高清诲，字献可，监生；高嘉诰，字希仲；高嘉谷，字既方；高嘉照、姜培贤、姜培经、常重华，以上七名，皆咸丰四年发匪入张秋镇殉难。

《寿张县志》，卷7，页29－30，《人物志》，《忠义》

陈耿垚，武举，投效军营。咸丰四年，追粤逆至冠邑，阵亡。

张振清，武生。咸丰四年，击发匪，追至巨野，阵亡。

《寿张县志》，卷7，页29，《人物志》，《善行》

孙东华，字莲峰，监生，耆宾。咸丰四年，粤匪至，筑寨防堵，出粟济贫，居民安定。

《寿张县志》，卷7，页17，《人物志》，《善行》

张步月，庠生。咸丰间，粤匪北犯，捐资创办仁义练团，令其二弟步蟾率以守御，三弟步斗应粮草。获匪魁罗虎等，解送忠亲王僧营正法；复攻克蔡、雷二贼寨。粤、捻各匪不敢滋扰，一方赖以乂安。

《寿张县志》，卷7，页18，《人物志》，《暴行》

阳谷

达纶：无不足想老人由日记内摘录阳谷殉难事实 余性善忘，老来益甚，五旬后隔年之事即记忆不清，乃置一册于案头，凡一日间应酬事物及家庭琐屑无不备载，自乙巳年至今如一日焉。甲寅春，颖儿由商河调任阳谷。熙儿时在军营，龙儿留商办事，余悉随往新任。迨抵济南，骥儿妇产生尔旅，未能前进。余夫妇与眷属暂居省寓，命颖儿携妻子同伊叔静轩先赴任所。不意二月二十五日辰刻到任，二十九日午初即遭此变，呜呼痛哉！爰将其殉难事实载诸日记者另行录出，附以挽诗，及日记中所存颖儿近体诗十余首并为一册，以当吉光片羽，付其子尔震等藏之，俾世世子孙无忘忠孝传家云。甲寅仲秋后三日无不足想老人述，时年六十有六。

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午刻，四儿文龙至自商河，以讹言孔多，心神不定，故汲汲而来，初不知阳谷失守事。是日见甄和、李太诸仆及省中探报，即得其大兄殉难确信。

初三日，家奴厨役自阳谷逃归者络绎。龙儿知不能隐，入告余云：有人自齐河来，谓伊嫂月波同静轩叔、书芸侄女，震、巽、泰、萃四侄暨西席车紫庭止于齐河，因未得鲁斋实信，暂不来省。已差人回探消息。伊亦于今晨遣张荣、王升前往矣。余闻言大惊，噫，颖儿死矣！知甄和现在公馆，亟进问之。据云：二十九日辰刻探马来报，长毛贼不下万余，自张秋镇直扑阳谷。城中居民早已搬尽。伊主以宗祧为重，令驾署中车，托紫庭保震、巽、泰三子出走。幼子尔萃乃素

所钟爱者，偏寻不获。或曰：适见一妇抱出。鲁斋谓月波曰："如此，汝不可死，速为我觅之。"幸号中犹有一车，亲将其女书芸抱入车中。月波尚犹豫，亦促之登，叱车夫速行，托静轩叔护之，复遣人追送路费。幕友睡者呼之起，家人来者挥之去。自怀印绶，骑白马驰赴东门。甄和于是时仓皇西奔，不知其主人下落矣。呜呼！颖儿死矣！合家大恸，声彻闾巷。宜人气蹶数次，营救多时，幸而获苏。余痛定思之，人孰不死？如此死法，真死得值，死得烈，在家为孝子，出世为忠臣，忠孝两全，虽死犹生，不愧赵氏子孙也。即命龙儿赴齐河劝月波等进省，即由彼往阳谷寻觅伊大兄尸身。嗟呼！死则知其必死，尸则难保其成尸也。每一思维，伤心欲绝。龙儿将行，张奇自乡间来，闻之痛哭，情愿随往，可谓义仆，允之。余自占挽联云：

清温真孝子，友爱实难兄，死又重于泰山，惟恨佩印五朝临大节；

蒙阴存去思，商河留惠政，生早传为循吏，只悲倚闾二老哭忠魂。

呜呼痛哉！不意二十六日之手书，竟成绝笔矣，哀哉！

初四日。夜来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丑刻陡起大风，朦胧中几次惊醒，黎明即起。宜人亦终夜无眠。噫！死者固可悲，生者殊可惨也。又恐月波不肯即来，复令五儿文骥，六侄文涛步出四门赁驴往迎，期其必至。既而闻紫庭带韩兴已经进城，住郭家店。即命王和往请，不在店；韩兴去寻，亦不来，令人急煞。忽骥、涛二人奔入云："大嫂来矣！"出门望之，俄顷果至。只著起身时梳洗衣服，一个小包，内存银十余两、薄被一床，在东昌时所买，别无他物。下车入内，母女即跪倒宜人面前，抱膝痛哭。四孙跟着同哭，静轩亦挥泪不止，哭罢说，说至伤心处复哭，如此多次，惨不可言。月波云：出城之日住曾家楼，次日至东昌府。城门久闭，乃住东关店中。孩子们始陆续会齐，幕友家人亦至。即遣门生马利占带过成、陈旭折回阳谷，探看鲁斋消息。维时将军大营犹在城外驻扎，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诸幕友再三相劝，且族〔旅〕费不足，只得东归。又云：阳谷之失，咎在领军者。二十六日即到东昌扎营，距阳谷仅九十里，观望不前。请兵禀连发四次，始见回批，语殊推诿。鲁斋拍案曰："死而已

矣，夫复何言！贼杀我乎？将军杀我也！”嗟乎！幕友家人全数逃出，只死了文颖。呜呼痛哉！然亦是伊甘心就义，非不能走也。当上马时，逆贼尚未薄城，众役欲拥出西门。鲁斋怒曰：“此非爱我，实害我也。汝等欲吾落骂名于千载耶？”欲倒撞下马，众始释手，流涕而西奔。鲁斋独勒马毅然而东，呜呼痛哉！遣往阳谷第一起之马利占、过成、陈旭，第二起之张荣、王升，皆半路而返。闻阳谷城堞犹插旗帜，未悉是贼是土匪。文龙视伊嫂登车，即偕张奇、王升、张玉、马夫李长安，五人五马，弓箭腰刀而外别无他物，冒然前往矣。嗟嗟！颖儿死矣，熙儿被困于临清危城中，龙儿又入虎穴，吾不知此时之心当何如安顿也。未几紫庭、梦白来寓，紫庭保护孩子出，只有随身衣服，梦白与凤翔、翼堂、利占、紫珊、过成、魏忠、宋魁八人同走，上盖衣俱被土匪剥去。凤翔诸人各寻亲友，尚有归宿。而梦白剩一小袄，举目无亲，与紫庭俱属可悯。乃以钱三十千付二人先购衣服，再为筹画。魏竹翘携妻子同逃，有人见之，此时犹未〔知〕下落。童春入署，未见其出。

初五日。凌新甫差人送到颖儿捐输加知州衔升户部执照一纸，举家又复大恸。伊思报效，捐此虚衔，乃有人压搁不即上详，屡催不应，濒行又遣张玉往武定守催，仍未付库收，只给武定府批禀一扣，上载所捐银钱数目，即据此并三代履历，托新甫办领执照，而房科又复刁难，直至今日方才到手，伊已不得见矣。可哀也夫！伊数载宦囊与静轩弟、月波媳箱笼及余夫妇先带去之衣物尽归乌有，固不待言；而渠半生著作并家传数十年之手泽杯棬，一炬全空，殊为可惜。按静轩等均于巳刻出城，文颖殉节当在午刻。噫！贼之往张秋也，走寿张境，未到城边而北，已越过阳谷县城三十五里，屯扎二日，本欲循运河北上救阜城久困之贼，嗣知西之东昌，东之东平，俱驻大兵，遂复向西南方，致阳谷失陷。呜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初六日，饭后，段成来寓。伊跟三儿文熙管理粮饷，随崇雨舲方伯自郑家口赴临清州。初三日进北门，而贼已麇集。伊同柬房、潘云峰押解饷银二千两，相隔五里余，及近北关，已望见贼之旗号，且闻枪炮震响，恐饷银有失，转车东北，至三十五里之松林地方暂住。嗣闻贼已合围，一时断进不去，次日复偕柬房押车至夏津。闻官兵连打

三仗，轰毙二千余贼。又闻贼有北窜武城之信，乃连夜来省。孙福押制钱八百千、烛七百斤在后，不知下落。问其遇四老爷否，答以未见。旋接龙儿初四日抵潘家店手书，谓阳谷虽有土匪，而五人五马，并无行李，不足虑也。……首府陈栗堂先生堂兄名霄者，余辛巳同年，故儿辈称栗堂为世叔，前来唁慰。余遂将文颖甘心就义视死如归之一切实在情形尽数告之。伊欷歔不已，言必将此情禀知上台；且云："是皆我荐去之薛盛所目睹者，渠回来亦如是说，殊堪敬仰。"

初七日。未刻，栗堂先生差门上同薛盛送银至。盖颖儿至省时，栗堂适有所需，向其称贷，慨送银四百金，伊尚未用，因我家遭此事，遂亦慨然送还，此古道人也。受之不禁泪下如雨。非此一借，亦失落任所矣。对来使云："此非还也，实助也；否则，余肯登堂索之乎？"以年愚弟名片叩谢之。

初八日。凌新甫所荐之徐荣从贼中逃出来见，云二十九日贼至时，仅伊与韩隆跟随。主人自身上脱下灰缎羊皮半袖付韩隆手，令其速行寄与老太爷作遗念，并挥伊快走，同死无益。伊跑离两箭多路，回视贼之马队已到伊主跟前，忽见主人翻身落马，不知所伤何处。伊股栗难行，旋为所获，驱至贼头前。伊诡言姓余，卖布生理，来城讨账者。贼信之，随给红绫裹头，蓝绅系腰，外罩青布坎肩，前后各钉黄布一块，一"太平"二字，一横四字"左玖典炮"，竖三字"衙厅使"，悉板印者，唯"玖"字为墨书。时有逃者，即追杀之。三十日，行三十五里，至莘县，内无一人，穿城而过，并未停留。又三十五里，住耿家楼，亦无人烟。伊因有人监守，欲逃不能，只有必死之心，绝无生还之望。不料是夜四更，朦胧中忽闻主人声呼曰："徐荣，还不快走！"惊醒，觉精神陡健，遂向南奔，亦无追者，乃得生还，皆主人默佑之力也。言罢掉泪不止，举家亦同声一恸。问韩隆何在，云不知去向。只见萧芳往北门逃走，为贼戳倒。主人官轿被贼头乘之上路。主母之药笼及两白皮箱亦俱携去，余物均未之见。又言：贼中有三个伪丞相，一正二副，各有大黄旗一面，一"太平王正师帅大臣"，二"太平王副师帅大臣"，不知作何解法。真是草寇行为，可嗤可恨。段成来言，适见崇藩台二位师爷自营回，云："汝主甚安，现随大人在松林镇扎营，孙福押解之钱烛亦未有失，已交夏津县收

存矣。”

初九日。徐荣告假回长清，赏钱二千。盖以颖儿所用旧仆豢养多年，受恩深重，当其主临难时早已逃跑无踪；而此三人皆新来者，或追随左右，或尚未出城，悉有恋主之心也。吁！萧芳死矣！韩隆何往耶？

十三日。巳刻，龙儿自阳谷扶其大兄灵柩来东昌，先带张玉来送信，留张奇、王升等跟灵。大家见面，又痛哭一场。伊于初七日由东昌入阳谷境，地方无官，土匪正横，始犹昏夜烧房，旋至白昼抢掠，路无人迹。其被害人家，或伐木作墙，或鸣锣为号，平时皆持械坐于门外，见伊至群相骇问。伊诡言藩台委来安抚百姓，并寻文太爷尸身，庄民皆欢欣踊跃，加以涕洟，集年少壮者持器械护送，迁道而行。每至一庄，必先使人往告；否则，乍见多人，儿号妇啼，犬吠鸡鸣，男则乘屋，女则觅井，其惨不堪言状。迨知非贼非匪，争来马前哭述苦难，情愿彼此接替，相送入城。其附近之村，遥遥望见，扶老携幼，落荒奔逃，虽大声呼之不止也。未刻进县东门，鲁斋之尸已为县刑房罗文秀收殓入棺。其棺乃粮房程勤从粮船带来桫木合成者，外已加漆，内并挂里，欲以居奇，四五年无售主，文秀率逃回居民抬来入殓，停于县署大堂，未钉棺盖。启而视之，面色如生。大堂以后俱烧毁不能居，乃迁柩于义学。初八日，亲往寿张购来白布八匹，棉花五十斤；初九日，作极厚棉褥铺于床，将尸抬出安放。容貌发变，决不似初见时。继而恍然大悟，其初盖欲乃弟认其本来面目也。胸前枪伤，左肋箭伤，面上刀划伤，腰带挑断，足失一靴。伊带有鞋，即与著之，刚刚合式。棺中垫细灰，灰上一层棉花，四人手褥四角，二人助之，安放平正，上覆棉花盖布，左右塞紧，上下空处用纸裹木炭填实，然后掩棺。随即设祭，哭晕数次，观者无不下泪。继而欲雇抬夫，无敢应者。百姓闻之，推出四街牌头——东张长安、西段魁松、南王春容、北刘天泰，每牌出夫十六人，分作四班，夫头四人分管，还有白夫头一名，牌头段魁松亦愿随护。初十日登程，所遇境内村庄百姓都赶至灵前磕头，咸云：“久知文太爷是好官，不想我们无福，才来即遭此难，可惜可叹。”是日行五十里，住郭店屯，士民会齐祭奠。噫！五日京兆，何以得此？勿谓民之无良也。此事全亏龙儿，否

则无人敢往，即往亦不能办得如此周到妥协，真不负其大兄友爱一场。伊过东昌，将其兄殉难情形面禀王海秋太守。太守惋惜之至，并叹乃兄之迂。呜呼！其迂不可及也！龙儿又言教谕李公文绶，典史徐公凤喈，一死于大成殿，一死于监门前，俱开胸破腹，更为惨毒，幸俱棺殓。胡裁缝死于三堂左侧。童春夫妇俱在，其子为贼掳去。萧芳左臂受伤未死，已随灵来。竹翘夫妻弟子四人随后可到。独不知韩隆所在。更可恨者，先师孔子像削去冕旒，关圣像砍去头颅，城隍与各司俱灭其鼻，此自古至今从未有之穷凶极恶，胆敢作践神圣，天理灭绝，悠悠苍天，曷不殛之耶？

十四日，午刻，三媳所遣之桃儿自临清回，接熙儿十一日来禀，伊随雨舲方伯在临清东北十二里之张官屯驻扎。城围已解，贼匪聚于城西运河两岸，中搭浮桥，妖氛渐促，将来不免一跑。现蒙方伯将伊等守城有功上达天听，昨批折回，准将出力人员择优保举。已拟伊免补盐经历本班，以知县留山东补用，并求赏六品顶翎，此折明日即发。信内念其兄尸身曾否搬来，殷殷不置。趁段成明日方走，爰托明浦将十三日日记抄出寄看。未初，颖儿灵柩到，暂安南关东偏路北之佛山院西厢北间，只留五媳与下人在寓，其余都去，咸过于悲痛，酉初方归。棺乃上好香桫木，不易得也，俗谓之因缘板，信然。龙儿酬谢众义民，除路费外，以银二十五两分给之，并请历城县发给路票；又购土物带谢阳谷县有情仗义诸公；随去家人悉加重赏，此心方才安贴。庙中见竹翘已随灵来，童春、萧芳亦至，然非龙儿去，伊等断不能来。竹翘夫妇逃难时，与其兄弟儿子失散，避于南乡，寇去入城，闻龙儿到，遂来，求其携带。又恐弟与子不知，乃写招字令至省中会面，托人贴于城门；恰值其弟子亦因在乡传闻有委员至，相率进城，偕来相见。此遇固奇，而更有奇于此者，龙儿间时进署，宅门内烧得不堪，一无所有，幕友房亦无别物，惟窗台上有纸一张，取观，乃竹翘道光二十八年由附贡纳县丞执照，丝毫无损，持出付之，伊不禁破泣为笑，岂非奇而又奇者乎？且伊于原主人处找回好些物件，父母影像亦在其中，可见世间一切俱有定数，非人力所能为也。伊现往南关，其儒人亦至灵前哭拜。又闻二十九日，颖儿与典史徐公同上东门了望，颖儿取县印与观，伊亦出木戳比并，二人谈笑自若。及望见妖

氛，徐公曰："卑职不陪堂翁，要守监狱去了。"颖儿亦下城上马。呜呼！此非所谓从容就义者乎？后此印不知交付谁手，无从着落矣。徐公令郎名本林者，亦从父死；尚有老母并眷属皆得保全，亦于初十日为其叔差人接去，亦天道也。

十五日。龙儿赴商河料理经手事件。

十六日。静轩带漆匠李老人往庙中漆棺，骥儿领孩子们同去供饭。静轩于此事甚为尽心，亦其侄平日有以感之也。托梦白将前所题挽联书白布上，悬于灵前，前载年月，后书"无不足想老人题挽"。吁！"无不足想老人"今为"不堪回想之老人"矣。且余四十二岁始出仕，伊四十一岁即弃世也，哀哉！

二十日。旧仆张文自蒙阴来谒，言彼处士民书役初闻文太爷殉难信，无不失声痛哭，继复将信将疑，打听不出实信，又不知尸身曾否寻着，眷口曾否脱难。伊本欲进省，因病未行，为众人催逼而来，访得确实，即速寄知，还要等着会齐四乡公举哭祭，奉木主入名宦、忠义二祠等语。噫！人心如此，无怪其生时常念蒙阴也。先有图章曰"东蒙主"，继又镌一石曰"昔者东蒙主"。计其在阳信半载，正值百姓闹漕，多秀峰撤任之际，委员络绎，黎庶觊觎，万分烦难，得以安然无事。商河不及年半，前则踏勘水灾，督挖河道，奔驰途路；后则设立义学，团练城乡义勇，苦费心思；中间调赴王家营办理支应局粮饷，又调往怀庆大营，计一百三十五日，所受惊险更多。迨抵阳谷五日，即遭此变，方知其在蒙阴前后三年有余，乃一生享福之日也，吁！

二十一日。熙儿自张家屯军营至，合家又哭得不堪言状。伊昨日起身，走一百五十里，今日一百三十里，鸡鸣即行，到才申初。已奉批折赏六品翎顶，以知县留山东补用矣。伊亦是虎口余生。当其初至临清，北门已闭，屡叫不开，而贼之旗号已从东西两路圈来，相隔不过一矢之地，城门方启，人马甫入，而贼已合围矣。又初五日，随方伯出城请救，护卫具前，伊独落后，百姓争欲逃命，拥塞门内，人多势众，反将门扇挤拢，将其马半身夹住，悲嘶乱跳，仓卒间两手用力一分，若有神助，豁然半开，碰倒多人，马始蹿出，险矣哉！其兄之死，死得从容，是生中求死；伊之生，生于顷刻，是死里得生也，噫！且伊在大营，曾手刃一长毛贼，略可与乃兄出气。……

二十五日。天气晴朗，与颖儿开吊。花恩白臬宪挽帐四字："大节凛然"。……

二十六日。龙儿自商河雇车至，述商河士民书吏铺户等于二十一日在城隍庙为其大兄开吊，念经打醮三日，城乡哭祭者甚多；刻有木主，拟即修祠供奉。又接起侄来禀，伊在京为乃兄开吊，亲友罔不悲痛；且劝余夫妇回京。余非不欲归，因眷口众多，家中并无房产，空空妙手，衣食维艰；况京师酬应纷繁，米珠薪桂，而道途梗塞，犹在其次也。于是决意东行。

二十七日。余同眷属带颖儿棺木自济南府起程。

四月初五日。抵莱州府，柩安海南祠，人住城内公馆。

十七日。棣霞侄定恩送到济宁州探报："此股贼匪于初九日窜入单、丰二县交界，被彼处练勇四面截杀。适胜、善二位大人带兵追及，合营一处，枪炮齐施，初十日三更时分，将长毛贼尽行灭绝。十一日，胜帅自丰县发捷报公文并奏折夹板各一件，上插红旗，大书'剿灭'二字，限日行八百里，已经过讫"云云。报仇雪恨，畅快人心。从此以次削平，跂予望之矣。

五月十五日。……又初到莱州四五日，棣霞若见一人，谓是禹门，而身稍高，面微胖，恍然悟是鲁斋。问："大哥之来，必有不放心处；大爷大娘在此，无不尽心侍奉。"言讫，忽失所在，彼时犹未睡也。且伊弟兄虽同在东省多年，从未谋面，更奇。噫！阴阳之理难明，安得其人而详说之耶？

八月初八日。棣霞侄以南路各县恤典钞报送阅，敬谨节录："闰七月十七日奉上谕：署阳谷县知县文颖、教谕李文绶、典史徐凤喈，均著照阵亡例从优议叙，并于殉难地方建立专祠。职员王奎聚、文生陈震川与徐凤喈之子徐本林，著一并议叙附祀。钦此。"捧读之下，合家痛哭流涕，感念圣恩，昊天罔极！

十一月十五日。熙儿自济南来信云：韩隆从阳谷逃出，到省即病。兹闻伊去，持颖儿当日脱付之灰缎羊皮半袖来献，言主人殉难时，彼已出城。余话与前所闻无异。熙儿念其义，留之服役。举家闻之，痛可知矣。

《文颖阳谷殉难事实》，页9－26

文龙：先兄鲁斋公轶事 当予之阳谷接取公灵也，所见所闻，无非盗贼劫夺之事。公尸虽已棺殓，而烽火惊心，长途梗塞，强者方恣抢掠，弱者亦议保家，纵有银钱，实难措手，昼夜焦思，一筹莫展，惟默祝吾兄佑我。迨土人公祭时，突有跃起大呼者曰："我到任五日耳，曾无功德于尔百姓。兹上帝悯我忠，敕封本境城隍。吾弟来取我尸，望尔等各助一臂之力，我当佑尔等家室平安。"众闻若崩厥角，稽首哄应曰："敢不遵命。"一日之间，杠架人夫咸备，而次日登程矣。事虽不经，而吾兄正直为神，理或然欤？咸丰四年，奉先大夫命，阴厝公于莱州府之忠园，予实襄成其事。同治三年，奉圣天子旨，立专祠于阳谷县。予是时方宰朝城县，距阳谷六十里。阳谷令王兰田，旧交也，专函来往商酌，遂速告成。予曾携犹子尔丰往祭焉。并告土人七月三十日为公诞辰，是日举会云。

《萍踪絮语》，页4－5

阎敬铭：追赠朝议大夫原任山东阳谷县知县文公鲁斋家传 公讳文颖，字鲁斋，姓赵氏，先世从龙，隶汉军正蓝旗。……公以道光庚子登顺天贤书，乙巳成进士，以知县即用，签掣山东，戊申补蒙阴县。……无何阳信民以抗漕滋事，大吏廉知公才，飞檄调公往治，阳民惴惴谓事且不测，公至则开诚布公，以示不疑，民大帖服。……再莅蒙邑……越四载调任商河。……邑西与德平、临邑接壤，为盗贼出没薮，公力行保甲，奸宄无所托足。当是时，粤匪已窜直隶之建通镇，去商邑仅百余里，公募乡勇训练，纪律严明，闾阎恃以无恐。中丞李公方督师剿贼，檄公赴怀庆大营，总司粮台，综核精密，军食无缺。中丞积劳病殁，公乃返省。

时另股贼匪窜入东境，金乡、郓城相继沦陷，阳谷适当其冲，前任以病求解任，大吏思固圉才，咸以公荐，乃檄公驰赴任。公毅然挈眷往，或讽公辞，往必及难，公曰："君事也，我不往，孰当往者？"至则城备久弛，堞垣倾圮，可通行人，乃号召乡团为守御计。而是时将军善禄拥重兵驻东昌，连禀请援，讫迁延不发。公拍案曰："死尔！夫复何言。贼杀我乎？将军杀我也。且某受国恩，死何足惜，独怜此一方生灵耳。"或谓出城以待援师，公怒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吾知效死勿去而已，岂有临难苟免之文鲁斋哉！"未几贼大至，公割

半袖付仆，令驰归报父母，怀印上城，与典史徐凤喈从容出印相视。及贼入城，公即怒马驰贼队，身被七创，骂不绝口而死，时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年四十有一。徐公及学官李公文绶于是日同遇害。……

敬铭与公为齐年友，知公家世甚悉，属公诸子以公行状来乞文，里居多暇，爰次序公之生平，俾作家传，若夫润色之，则以俟诸君子。诰授光禄大夫予告大学士年愚弟朝邑阎敬铭拜传并顿首拜填讳。

《文颖阳谷殉难事实》，页4－8

孔广海[1]：咸丰同治间屡次遭劫记 呜呼！我国家定鼎以来，贤圣之君六七作；凡我小民，遭时之盛，承平之福二百年。重熙累洽，祖若宗并不知兵；长知〔治〕久安，子若孙何曾稔乱。

乃自道光末年，忽传粤匪作反。始闻之而甚惊，习谈之而忘骇。南京旋已失守，北省犹可安居。遥遥数千里，依然燕雀处堂；匆匆八九年，蓦地虎狼入境。

咸丰四年甲寅，二月二十九日。午时始见逃车，但云张秋贼满；申刻已来前队，条〔倏〕令阳谷为墟。文公莅任才五日，合城殉难数十人。疾雷不掩耳，霎时并捐躯。库狱全空，焚而放诸野；当商尤惨，磔而钉诸墙。过一夜而北窜，由莘县直抵临清；合四境以来观，抢财物乃号土塌。不数日炮声远震，遂居临清之城；贼凿地道于临清城下，棺盛火药，谓之地雷，轰陷城墙数丈，入之，尽杀官民，烟气冲天，哭声震野，无能逃者。闻诸吾处被贼裹而逃返者云。至四月旧路归来，快睹长毛之败。胜帅追于后，张翼断尾而歼旃；单尹要其前率乡团截击，匹马支轮无返者。李开芳跳梁小丑长毛救兵，忽出于东方，冯云官〔冯官屯〕釜底游魂。僧王兵至，引水淹降。引河水灌冯云官〔冯官屯〕，李开芳被淹出降。东省渐以安堵，斯民重享太平。

木〔未〕一年而霪雨为灾，方六月而黄河冲决白冈口开口。……汪洋内荡析离居，不知凡几；陆地中烟尘骚扰，更出非常。十一年教

[1] 据本书卷14孔昭蕖（广海之侄）撰《孔仙洲先生行状》，孔广海字仙洲（1833—1903），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曾任即墨、滨州、东平教官。太平军至阳谷时他已二十多岁，故其文中所言皆亲历者。此文当作于光绪年间。

匪煽乱，千余里蔓延无穷。……北人之疮痍未平，南匪之猖獗又甚。张乐刑聚众数十万，小阎王横行几千里。以“打筲”为名，流贼所至肆行抢劫，谓之“打筲”；再来搜括者谓之“打二筲”、“三筲”。以“平灰”为号。遇官兵谓之“灰”，众为“大灰”，少为“小灰”。……欲死不能，谁复知有今日也；重生可庆，此究何能忘情乎？……重修志书，适值采访。想荼毒于当年，何能已已；训绸缪于来者，故尔云云。

《阳谷县志》，卷13，页13－15，《艺文》

失名：李司铎殉难记咸丰四年　李公，讳文绶，字若甫，武定利津人也。……己卯中副车，……道光二十九年授阳谷县教谕，三十年赴任。实心训迪，士皆宗仰。

甲寅二月中，粤匪渡河，单父人御之，贼匪去，陷金乡。阳谷当孔道，贼北窜必经之地。贼未至，满城鼎沸。邑宰文鲁斋莅任甫五日，仓卒不及为战守计。其时同官吴某已告归，有欲偕公出避者，公不从。二月二十九日，探贼入境，文公守东门，公守北门，营尉守西、南二门。日将晡，贼至如潮涌，守埤者皆哭。公驰告文公曰：“我辈食禄，义当死。贼逾数万，御之以三百不练之勇，如驱羊入虎口，徒死耳，何益？不如任其去留，而我辈以死守。”文公毅然挥众去。贼至东门，流矢中文公额，拥之下城，骂贼不屈死。少府徐公亦遇害。公闻之曰：“门不可守，吾司铎文庙，吾死所也。”奔至庙，端坐。贼至，问公何人，公告以利津李某。贼曰：“然则妖乎？”公曰：“我教官也。死毛速杀我！”贼怒，以戈击公首，公挥以刃，贼击右手，刀坠地，左手抢刃劈贼，则又剁公左手，手刃俱坠。公以头撞贼，骂益厉。贼怒甚，劈公两耳及鼻，公喷血及贼面，骂不绝口，贼遂刳公颈，尸横神案前。时有公之幼仆李狗儿者，伏案底，窥公死，不觉声啼。贼拉出胁之从，狗儿不敢拒，裹至临清，逃回阳谷，述公死状甚悉。

贼之未渡河也，公命其子送儒人归，故公一身遇害。……时公年六十岁。

《阳谷县志》，卷13，页18，《艺文》

韩德超，性慷慨，好谈节义，乡里有争讼，排而解之，不避嫌怨。咸丰四年甲寅春，粤匪北窜，附近土匪蜂起，乃联合邻村为乡守

计，四乡多被抢掠，而十余里内安堵如故。

商继先，字崇绪，庠生，商家坑副榜作霖之父也。咸丰甲寅，南匪入境，率众御之，一方赖以安堵。

《阳谷县志》，卷6，页28，《人物》

邹钟：招降文[1]跋 咸丰四年，阳谷为粤逆所陷，官兵不能支，民团鼠首两端。

《志远堂文集》，卷2，页22

莘县

道光……二十七年，岁大饥，道殣相望。

咸丰四年二月二〔三〕十日，发逆三十余万突如陷城，仓廒监狱皆空，城内被杀者二十余人，被虏者数百人，所过为墟，西乡蹂躏尤甚。四月，自临清逃窜，仍过城外。

《莘县志》，卷4，页9，《机祥志》

武范五，武生，言谨行端，持家勤俭。咸丰四年，亲杀发贼二名，授六品军功，又捐职卫千总。

《莘县志》，卷6，页44，《选举志》

盛纪龙，字序鹓，附贡，光绪六年举孝廉方正，五品衔。居心忠厚，处事仁让，尤笃孝友。……生母年近八旬，咸丰四年发贼过境，辇而逃。家赀被土匪席卷一空。平定后，有议寻贼认赃者。龙曰："是劫数也，不敢复滋事。"

《莘县志》，卷7，页30－31，《人物志》

鞠镇南，发贼已过，土寇四起。乡民有见财起意者，镇南力劝乡邻勿学非义。前令徐给匾额，以昭激劝。

《莘县志》，卷7，页35，《人物志》

咸丰四年甲寅二月晦日，县令于午时方理堂事，忽得警报，有三百里官文书至，令遽出拒[2]。后邑人口占云："刚接羽书三百里，突来

[1] 此文为作者咸丰十一年在阳谷做钱粮师爷时代知县袁一文作。

[2] "拒"字较小，且字体亦不同，显非原字，而系后来挖换者；按原字当为"逃"或"遁"（参阅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发贼万千人，贼入南门出西门。”其大队以四季分官，五行分营，过城南二里以内，住城西二十里索庄、耿家楼、中牟疃、刘家庄等处。

绅民被害甚多，记其可知者如左：

朱邦举，廪生。闻贼至闭户不出，贼逾垣掳生，迫之使从，骂贼被害。

王斐然，廪生。贼入其家，与其侄际昌、其邻牛清杰骂贼，贼拽三人成鼎足形，一时俱刺其心。

徐丰烈，佾生。遇贼于路，贼以为官妖，执而杀之。

杨烈平，盐大使。为贼所逼，自刎。

王梦龄，字寿堂，主簿渊之长子。性孝友，读书知大义。率团御贼，身受重伤，犹手刃二贼，遂死于丛枪之下。乡人为之痛哭。

王丰泰，善医。知发贼之必至也，率乡人窃以避之。及贼至，遇诸窃外，大骂之曰：“蛇蜥焉能成龙！”遂遇害。一家七口，并邻之附者，俱杀于窃中。

黄士道，遇贼直数其罪，曰：“汝辈作孽，朝廷待汝辈何处不好，而乃作反耶？”遂遇杀，担其尸于辙上，千车轹之，烂如泥。并其侄黄五，侄孙黄二、殿甲，杀于一处。

沈廷选，文生。被裹未回。妻李氏，见《节孝》。

中牟疃蔡凤岭，年七十八岁。贼令汲水，手颤，筲落，惧而投井。贼呼村人救之。缡将收，贼以孤立不支，大呼曰：“搭手！”救者误听曰“撒手”，遂撒手，复堕。贼诘之曰：“何故撒手？”救者亦自知其误听也，不敢实言，谲应曰：“伊骂我。”

中牟疃掳去八十余口，一十四人未回。可知者：蔡显其、蔡继先、蔡朝安、蔡可聚、蔡留带、文童蔡芳池、周良弼、董书贤、李进宝。

李浩然，号养吾，医官。秉性刚强，骂贼不绝。像貌魁梧，贼奇而械之。抵临清后，贼败南窜，仍械以行，喘息于城外南关，过门不能入室，题壁数行，冀以墨迹见家人，有“从贼南渡，愿葬江鱼之腹”等语，又有“恍疑家万里，独泣月三更”之句，语甚悲痛，见者垂泪。肃清后，子长安偕其戚虞氏寻尸未获，知已捐躯遂志矣。至今邑人谈之，犹为酸鼻。

《莘县志》，卷7，页44－46，《人物志》，《义烈》

冠县

咸丰四年，洪秀全遣兵北上，企图燕京，二月渡黄河，连犯金乡、阳谷、郓城等县，势如破竹。时冠县知县傅士珍闻警，会僚佐，集绅董，筹商防御之策，乃招募义勇，巡防捍卫。是月二十日，莘城陷，冠人大震。傅使王元往探，元以土寇报。及风声愈急，再令往探，元竟不返。三月初一日，洪军大队由莘县直扑冠城。傅登城遥望，见人马蜂拥匝地而来，无虑十余万人，乃知为王元所误，急率官绅士兵列埠守御。敌四面围攻，官民奋力下击之，自寅至午相拒约三小时，毙敌无算。卒以寡众不敌，力竭城陷，敌潮涌而入。洪军惯例，凡不纳降，辄行屠杀，是以当时循屠城惨例，万头红巾，大呼开刀，逢人便杀，瞬时僵尸遍衢，血流成渠，惨号之声动天地。傅被执，敌将逼降，傅大骂不屈，敌乃反缚其手，剖腹挖心，断首死之。同城教谕颜怀兰、训导邢赓虞、千总崔富贵、典史瞿浚并弟瀚章均遇害。余如傅眷属五人，及幕友王汝庚等九人、团绅刘庆长等十六人、家丁马兵张升等四十八人、义勇安明德等二百二十四人、书差李文等一百六十人，及城内住民或乡人避难者几无噍类，其数迄今不详。或云此次殉难者二千余人，或云四千六百余人，连同被掳者，或以万计，总之，冠氏浩劫也。当敌军进城，不惟肆行惨杀，更沿户放火，官署民舍半为灰烬。次日，敌拔队北行，进犯临清。冠城空虚，本境土匪呼啸麇集，乘虚而入，横行城厢，恣意抢掠，数百年修整富庶之邑市几化为修罗场。初五日，王段村团长马昌图[1]率团丁数百人来城弹压，维持秩序，匪不得逞，各鸟兽散，人心稍定。旋由东昌府知府檄委茅令署理冠县，筹办善后，并葬傅令及其眷属于城南。奉旨赐恤，建立专祠，同时殉难者皆附祀焉。

咸丰四年四月，洪军败于临清，溃不成军，窜回南服，络绎于途。乡民遇其零星小股，辄扑杀之。初四日，大队数百人至冠境，城南顾子头、史村、十里铺等村人闻警逃至要庄避难。适大队傍晚过是

[1] 马昌图居马王段村，另有于王段村、王王段村、黄王段村，均在城北。

庄，声言假道，戒乡众勿惊扰。庄有猎枪数枝，恃无恐，队甫离庄，好事者鸣枪示威。队怒，反攻之，纵焚房舍，火光四射，沿户搜杀，男女少长无幸免，死百余人，惨号之声彻闻邻村。庄人习熟门径，乘隙潜逃；外来避难者，方向冥迷，仓猝未获遽脱，多遇害焉。

按此事，冠邑候选训导宋冠贤著有《纪变录》，其记载诗文传序颇详，惜未付梓。

《冠县县志》，卷10，页9－13，《杂录志》，《纪变》

吴树声：肥城县原禀 敬禀者：窃职探闻阳谷、莘县等处失守，即专差家丁驰赴冠县探视，适同知衔冠县知县傅令业已全家骂贼殉难。兹据家丁会遇傅令之家人王玉等，将其遗孤护送至卑县署内。并据该家人王玉呈称："为家主拒贼，全家殉难，据实呈明，恳恩转禀事：窃身家主同知衔冠县知县傅士珍，自去年由怀庆军营回东，调任冠县后，即督办团练，招募壮勇五百名，添置枪炮、火药、器械，捐给饭食，逐日演习。本年二月，探闻金乡等处失守，家主以冠县为南北通衢，又添募壮勇五百名，昼夜防守。

"突于三十日，探闻莘县失守，贼前队直扑县境。家主当率领兵勇登城防守，身及众家丁等六名，各持刀械随侍左右。初一日黎明，贼队数万涌至。家主指挥兵勇，施放枪炮，当轰毙执大黄旗贼目二名，连毙贼匪不计其数。忽有小黄旗数百面乱招乱动，贼分四股攻城，枪子炮子驶集城上如雨。贼又出飞梯不计其数，从南门左右缘城而上。家主手执长枪，踊身急刺。兵勇见家主如此奋激，并随身等尽力保护垛口，枪挑刀砍，杀贼数百，贼势稍却。不料贼已分股暗将别门攻陷。约有午牌时候，家主手执短刀，督率兵勇，由南门杀至衙门前街，杀毙穿红缎衣贼目一名、穿蓝缎衣贼目三名。不意贼众愈聚愈多，兵勇家丁业已被贼杀尽，家主浑身是血，力竭，被贼众拥至衙门内，独身一人紧跟。贼目上大堂，劝家主归顺。家主大骂曰：'逆贼！你都是大清的百姓，朝廷有何负汝？为甚要作逆贼？我恨不能替朝廷寸斩你这些逆贼。我是朝廷堂堂的命官，你休放狗屁。'贼目犹冀家主回心，复用好言劝慰。家主骂贼愈烈。贼目喝令贼众，将家主开刀，并将身两手背缚。身见贼先割家主之头，随即剖开胸膛，挖出心胆，身不觉失声大哭。贼众随即将身拖入后堂。身见家主母身穿命

服，王姑太太暨姨太太、二位大姑娘，均端坐不动。贼大声喝问：‘谁是妖妇?’家主母等齐声曰：‘有命官便有命妇，有烈士便有烈妇，逆贼胡说。快杀，不必多言。’逆贼当将家主母等五人戕害，砍头剖腹，取出心胆，同家主一样。惟有年甫十二岁及六岁两位小姑娘，贼持刀戳伤，并不畏惧；贼目叹曰：‘难得难得。’始行饶放。贼在署沿屋搜杀，募宾家丁婢仆男女同时被害，另有清单。幸乳妇张王氏闻难，急抱三岁之小少爷，认为己子，未落贼手，得免。

“身自在大堂被缚，自分必死。忽贼目传令封刀，不杀松缚，逼身推拉小车。次日行至西望村地方，乘间逃脱，奔回冠县，哭叩家主母等各尸身。见各尸皆面目如生，毫无腐坏，但心为贼众分食，胆为贼目挖去洗眼。身安合头项，装纳肠胃，收拾停妥。适太爷差出探视之家人陈贵赶到，身托伊看守各尸身，急赴馆陶，哭诉原委；蒙陈大老爷备具衣衾棺木，差人同身赍回冠县。其时署县茅太爷已到任，蒙拨役帮同装殓，于棺木上均标名记号，抬到城隍庙内停放。身一面同陈贵赴南馆陶水次，寻获两位姑娘，并小少爷及乳母等；蒙茅太爷赏给盘缠，命身同陈贵护送来肥。

“伏思家主扼守孤城，奋勇杀贼，力竭城陷，仍复短兵巷战，亲刃首逆多名，慷慨殉难；家主母等均骂贼遇害，伤心惨目。仰求转禀各宪查办，俾家主等忠魂烈魄得以早邀恤典”等情前来。

职伏查已故傅令之第三女，年甫十二，当日在冠县内署同日骂贼，被逆贼用刀戳伤三处，至今未愈。其六岁幼女、三岁幼子，幸而未撄锋刀。此皆忠烈之裔，自当妥为抚育，以慰忠魂。伏思该故令，扼守孤城，募友家丁无一逃避，具见该故令忠义愤激，感孚有素。及至婴城固守，奋勇杀贼，力竭城陷，犹复短兵巷战，亲刃首逆多名，慷慨殉难，杀贼甚多，故受祸最惨。其胞姊查系原任云南盐井渡巡检王象谦之妻，并伊妻妾及二女，均能同心骂贼，从容殉难，忠烈萃于一门。理合据情禀请俯赐查办，俾忠魂烈魄早邀恤典，以励忠贞，而维风化，实为德便。

再，原禀之馆陶县及遇事之冠县，现在贼氛密迩。据该家人声称，已赴两县呈明。职恐该县军务紧急，未暇具禀，而该故令之遗孤家人等均在职县署内，故冒昧先禀，合并声明。

计粘抄被害幕友家丁清单姓名一纸：

计开：

王亦山，浙江人。邹绍圃，江西人。王绍鹏，直隶人。潘梅谷，山东人。王乔东，安徽人，伊子王某亦同日被害。刘伯玉，江西人。王康夫，浙江人。秦剑光，江苏人。

以上九人，皆家主幕宾，俱同日被害。

张升，云南人。董林，直隶人。韩福，云南人。卢升，山东人。杨玉，山东人。赵彬，顺天人。赵升，山东人。褚彬，山东人。揭升，江西人。刘洪，江西人。霍成，山东人。覃贵，贵州人。老罗，贵州人。刘成，直隶人。

以上十四人，皆家主家丁，或跟随被害，或在署被害，俱同日身死。

厨役三名：张福起、张绍基、田升，山东人。

小厮四名：双六，云南人。兴儿、旺儿、赵明，山东人。

使女三名：采凤、飘香、如意。

以上十人，皆在家主内署服役，俱同时被害。

此外尚有家人妻室并跟幕宾的家人，尚未查清姓名人数。

《傅冠县殉难诗文略》，页38－43

佚名：诰封武德骑尉兰山营千总义亭马君传　马氏自迁居以来，历十三世矣，虽无爵禄之荣，而采芹食饩，登科就职者，代不乏人；然专习文学，未事武具。至公讳昌图，字义亭，号爱莲。生而果毅，有勇略，多智谋，习诗书，兼骑射。年二十，试文未就，改试武，列武庠。……咸丰三年，办乡团，合约绅民咸推公首。四年三月，粤匪北窜，县城失守，官民遇害。贼去，土匪蜂起，云集城内，肆行抢掠，官舍民宅多被毁烧，老幼号啕昼夜不绝。公闻而慨然，躬率壮丁百余人赴城救护。土匪合拒，公当先突入，立毙数人，匪溃，救灭余燹，派团丁分守四门，民赖以安，城赖以存，俟朱邑尊[1]莅任，始还故里。四月初，粤贼由北南窜，公亲率团丁截杀甚夥，夺获器械无算。事定，合城绅民公赠“义举仁风”匾额，以为纪念。何邑尊详请

[1] 朱邑尊，指朱瑞果，咸丰六年至十一年任冠县知县。

上宪，转折咨部，准以把总用，以示鼓励[1]。

《冠县县志》卷9，第2册，页47－48，《艺文志》

馆陶

咸丰三年三月初旬，发逆北犯，由冠县赴临清，路经馆陶东北境之里官庄，扎木城为营。抵临清，攻半月余。城破屠之。时官兵云集，贼遂弃临清南遁，复由里官庄至清水镇，官军三面围之，贼烧营遁去。

《馆陶县乡土志》，第1册，页18，卷3，《兵事录》

张汝清，字晓湖，号如渊，城东北窑坡人也。……咸丰辛亥举人，以同知衔升用，补授山西祁县，历署虞乡、沁源县，调补五台县，其实迹也。尤可爱者，书法擅一时，居乡时凡行商坐客皆以得公字为幸，在京则贾相国、杜吏部、庄观察、匡山长亦订为文字交，公之名可谓荣矣。咸丰三年，发逆犯冠县清水镇，夜袭官营。胜大帅之幕宾逃窜陶境内烟店村，为居民误杀。胜帅将兴师问罪，烟店诸村之民垂危。公独驾轻车谒胜帅，谈笑解围。非在京时文字之交，曷克臻此。

《馆陶县乡土志》，第2册，页15，卷4，《耆旧录》

高景苓，字馥亭，号秋山。廪贡生。城东北赵庄人。事亲至孝，性介行端。创修文昌阁，立敬惜字纸社。排难解纷，恤孤济贫。咸丰初年，邑令陈公引办团练。时土匪滋扰，募军剿捕，公分别泾渭，合境无炎昆之灾。事竣，保举五品衔，蓝翎顶戴。

《馆陶县志》，第10册，页19，卷9，《人物志》，《义行》

县城东南孝二里人民多习枪棒，太平军北犯时曾调充护城勇，官加鼓励，人民益习技击。该里东招村有红拳会，技艺更精，数数击贼，贼不敢近。

《馆陶县志》，第8册，页35，卷5，《大事志》，《兵警》

---

[1] 何邑尊，查同书卷6《职官志》，咸丰以后姓何的知县只何士箴一人，光绪十二年、十五年、二十三年凡三任，为时过晚。马昌图补兰山县右哨把总，在咸丰八年，其时尚在朱瑞果任内，故此处之何邑尊当作朱邑尊。十一年，马昌图在兰山被捻军击毙。

奉上谕：崇恩奏，请将剿匪守城出力之知县奖励等语。本年三月逆匪窜扰莘县、冠县、临清等处，屡向馆陶县城攻扑。该县知县陈显彝激励兵勇，竭力捍卫，保守孤城，并剿捕土匪多名，闾阎得以安堵，自应量予恩施，以昭激劝。陈显彝著以同知直隶州，留于山东补用，免其送部引见，并著暂留馆陶县任，勿庸开缺，以资熟手。钦此。

《邸钞》，咸丰四年七月初三日，上谕

尹耕云：陶山守城记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粤寇陷阳谷。三月初一日，陷冠县。次日黎明，掠清水镇，窥馆陶，距城七里，馆陶之人汹焉。存城兵数十，益以勇，乃三百人。管河主簿葛君绍英誓于众曰："走则必死，曷若守以冀万一乎！"音容慷慨，泣数行下。众皆泣曰："唯命。"揭竿裂裳，须臾而守备具焉。贼侦有备，由他道去。初三日，焚李官庄。初四日，攻临清。临清高墉深沟，诸大帅兵四集，城中食充牣，十七日陷矣。馆陶弹丸邑耳，使无葛君，则呼鸡逐狗之徒皆得肆其剽剋，以引外寇。由是言之，葛君之绩伟矣。方其登埤也，馆陶令❶启北门走；闻守备之粗完也，又入；方入，忽告曰："贼至矣！"则又走。事定，论守城功，则俨然馆陶令也。余所以闻于东人者详而有征，故记之。

《心白日斋集》，卷3，页22，《杂著》

临清

（咸丰）四年甲寅春二月，粤匪由馆陶进逼州境，参将吉星阿等力战死之。

三月十五日，粤匪陷州城。官民悉遭屠杀，知州张绩功、都司武殿魁等死之。先是，粤匪北犯，深入河北阜城。继以孤军待援，乃密令安徽贼黄生才、曾立昌等率十五军北援阜城，遂渡洪泽湖犯山东，扰巨野，陷金乡，乘胜分窜，趋莘、冠、馆陶各县，进逼州境。是年三月初二日，贼先锋至头闸口。翌日，大队麇集，扎营砖城西南一带，顷刻而就，凶悍异常。当是时，山东巡抚

❶《馆陶县志》卷8《职官志·政绩》："陈显彝，字秉初，浙江山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莅馆陶。洞达民隐，善奖士类，捐廉三千缗入书院生息，储备士子膏伙。后以贤保升登莱青道。"（第9册，页65）不及守城事，叙其升官，只以一"贤"字含糊了之。

张亮基至，营城东八里庄，在黑庄与贼接触；钦差大臣胜保至，营城北柳家庄；将军善禄至，营城东北石槽庄；山东布政使崇恩至，营城东北张官屯，均逗留不前。旋胜保劾亮基黑庄之战冒功罔上，奉旨遣戍；以崇恩升巡抚，入居城中。贼踞城南，分其队为二，一抵官军，一攻城。先是，有四川降勇四百余人混入城内，暗与贼通。初五日黎明，贼从地道轰南门瓮城，都司武殿魁督勇力御之，城得不陷。城内兵民汹涌，拟启北门遁，而门已屯闭，隙不容咫，践踏死伤者无算。殿魁斩数人，势稍定。无何知州张积功投井已殉，救之出，气息仅属。崇恩恇怯先逃，绅民叩马苦留，不顾而去。此后贼穴城西南隅，实以火药，仍相机轰炸。十五日夜三鼓，月色惨淡无光，贼营鼙篥与城上刁斗声相应，仅殿魁四周巡逻。俄而霹雳一声，城坤隅陷，贼蜂拥入。时杀声、火声、哭声相杂，闻十数里。团勇魏铭力战死，都司武殿魁杀贼力竭自焚死，知州张积功，学正单为宪，副将庆顺、庆德，都司徐广勇皆殉焉。至二十九日，贼拔队而南。四月初九日，抵单县，全股犹三千余，官军蹑击歼之于丰北决口化山河干。是役也，蕞尔一城，死难官绅五十六员，兵民八千七百三十一名，妇女七千六百四十一口，失姓名者尚不可偻指数，后均得祀昭忠祠。至今城北城东各方数冢累累，屹然而高大者，即瘗殉难官民处，俗曰万人坟，每当天阴月黑，犹呈愁惨气象。而城内庙宇，廨署、市庐、民舍，悉付焚如，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以董步云代理知州。

夏四月，粤匪南窜，官军蹑击，奏报州城克复。署理知州崇亮至。

五月，河北阜城、连镇匪回窜陷高唐，知州魏文翰死之。夏津大扰，州境戒严。

六月，知州周承业至。

秋七月，赈州境及冠县难民口粮。

冬十月，修运河堤工。

五年乙卯春二月，僧格林沁收复高唐，贼窜踞茌平之冯官屯，旋即荡平，州境以安。

《临清县志》，《大事记》，页 13－14

张积功，字寄琴，江苏扬州举人，大挑知县。咸丰三年知州事。四年三月，粤匪逼州城，积功率勇捍御，号令肃然。先是，警报急，积功请兵协守，山东巡抚张亮基自阜城来，遣先锋都司武殿魁率兵至临清。初二日，贼大队至，积功仓皇议城守策，备御空虚。贼营城外

教场及民房庙宇者凡数处，外树木栅墙，留空隙施火器，坚固不可拔。武殿魁与副将庆顺谋启城门出疑兵侦之，各行其谋而反。越三日，贼用地雷轰陷南门月城，积功率勇急击退，以功擢知府，赏戴花翎。既诸路援军至，皆营城东西北三面十里外，南面皆贼巢，内外不相顾。贼攻城益急，围数匝，缺北城一面。有议启北门出官民眷口者，积功持不可，曰："民心之所以固者，以有父母妻子在耳。此议行，则民皆从室家出矣，谁与守此城者?"十五日夜三鼓，城陷。积功初与武殿魁约，勿以仓储火药资贼，城果陷，当毁之。及是，乃燔所积，投井死。奉旨从优议恤，建专祠。家人同殉者，妻汪氏、长子绍铭、女二、弟妇吴氏。其戚友仆妪殉难姓名别入忠烈旅寓人中，兹不录。

《临清县志》，《秩官志》，页67－68

武殿魁，历城人，少入行伍，隶山东抚标，授把总，从杨忠武遇春征张格尔有功，擢千总，洊擢文登营都司。甲寅，粤匪犯境，知州张积功先期请师守御，大吏檄殿魁率兵协守。贼至，绕城为营。殿魁登城观甚悉，谓副将庆顺曰："守必先战，方能持久。"庆然之。殿魁曰："贼众我寡，可出疑兵以挠。其计均启北门出，汝突至东门，噪而旋；予突至西门，亦如之。"约各行其所言。殿魁未至西门，贼大股屯净宁寺东，将击殿魁。殿魁令马兵以炮急击，自北门至镇河楼，殿魁部下百余人，往来冲突，盘旋如长蛇阵，伤贼二十余人。贼入寺避匿，殿魁收兵入城，无一伤者。三月初五日，贼穴地轰陷南门瓮城，跃而登，殿魁枪刺之，应手毙，后者踵至，复刺之，又毙，毙数十人，枪折，掣剑挥击，贼首飞坠，血溅殿魁眉宇间尽赤，贼惊为神，争却退，城得不陷。方是时，人心汹汹，随大吏启北门遁。门实以土，骤不得启，隙尺许，人马拥挤践蹈死者无算。殿魁仗剑呼曰："此城遂可失耶？敢言退者斩！"久之渐定。殿魁守南门，以当贼冲。贼踞城外，卫以木栅，乘间出。贼渠红抹首，黄短衣，张曲柄盖，插矢荷戈者趋前后，呼殿魁为好语。殿魁怒，手燃炮拟渠，渠走；勿飞骑从城陷处出，追及之，挥刀斩渠首以归。众惊视，乃骑兵王柱，殿魁之部下卒也。一日，殿魁巡城，瞥见西门外火星庙北有掘地道形，即令兵民度其掘处，迎掘之，灌以沸汤，水沸入地极速，地道遂陷。

既而城西南亦有形，殿魁请仍用沸汤灌法。又曰：城内西南隅列一营，城即陷，可无虞，计皆不行。十五日，贼掘地道成，以药轰之，城遂陷。殿魁与州人魏铭奋勇巷战，刃贼不可胜数。有促之逾城走者，殿魁大呼曰："城亡而身存，非夫也！然不可徒死。"因念前与知州张积功约，勿以火药资贼，遂执火赴火药局，燔死。此三月十六日事也。二十六日贼南走，麇聚邻县，犹时与官军抗拒。夜见有载旌篝火，攒矛跨马，率众至者，贼相顾惊曰："武都司固未死耶?"噪而出，官军蹙之，尽歼焉。殿魁殉后，奉旨从优赐恤，增武功将军，祀昭忠祠。

《临清县志》，《秩官志》，页71－72

徐广勇，署临清营都司。甲寅，贼至，分守北门。三月初五日，南门陷，布政司崇恩率省兵出北门乞援，民心动摇，武殿魁镇抚之，民相安如故。殿魁与知州张积功、副将庆顺议曰："宜戒守门官，不得令，北门不许私启。"城陷，北门不启，民无噍类，或归咎于广勇，实则广勇守法也。

《临清县志》，《秩官志》页72

王用安，原署武定营游击，与武殿魁同来守御者也。贼初至时，即率部卒出城杀贼，拙其锐气，奋勇敢战，为城中所倚赖。城陷死之，祀昭忠祠。

《临清县志》，《秩官志》页72

华翼纶：恤赠知府张君传　君姓张氏，字佩之[1]，世居金匮县之张泾桥。……咸丰癸丑，粤匪犯天津，桂清君以芜湖兵备道奉命往军营，奇君才，请与君俱。而贼已陷临清州，将军善禄以大帅胜保令追贼，欲得一人主文案，大帅以君及鲁君勉为之佐。遂往探贼踪，夜入村，贼忽掩至，被执。贼待以殊礼，诱令降，君怒骂，贼犹欲生之，拘数日，白刃相协，君大骂不屈死，时四年三月某日也。越数日，官兵攻克临清，见道旁残尸四，皆怒目视，审之，得君与鲁君尸，其二不可识。适君仆王升为贼拘得脱，诣营备述君骂贼死状，大帅具以事闻于朝，君得以知州例请恤。上悼君之捐躯报国也，加恩恤以知府

[1] 张佩之，名应兰，见沈莹《沈晴庚诗文集》卷5《怀旧录》，亦记此事。

例。而鲁君初请以知县恤者，亦加恩以知州例恤焉。

《荔雨轩文集》，卷4，页11－12

高仁保：创建昭忠祠碑记 呜呼！尝读唐史，至睢阳之被围，见其出奇制敌，力保穷城，慷慨奋身，眦裂齿碎，未尝不惊愕骇叹，诧为希有。今睹临清甲寅之变，其孤忠惨烈殆可比伦矣。

是岁二月，粤贼由丰工渡河，号称二十万众，连陷巨野、金乡、郓城、阳谷及莘、冠等县，逆势鸱张，长驱而入临清，盖三月初三日也。先是，有另股贼首林凤祥者，蹂躏于怀庆，奔突于平阳，由临洺窜扰直隶，至天津败走，盘踞于东光县属之连镇，大兵围之数重，犹敢负隅抗拒。此贼之来，原以相为应援。州之去镇仅二百余里，介马而驰，朝发夕至。设不于此地力遏狂焰，大挫凶锋，则滋蔓勾连，其患何其胜言哉！

是时刺史为扬州张公积功，平日行政能得众心，一接警报，即修城浚濠，储粮募勇，守御攻战之策悉备靡遗。与副总戎庆公德、庆公顺，游戎武公殿魁，誓同生死，忠愤激昂，婴城固守。而文武僚属，暨绅耆士庶，感公之义，莫不忘身犯难，擐甲执兵。贼之逼城者，枪炮矢石毙之无算。

初五日，贼以地雷轰陷南楼，瓦石飞迸，急如骤雨。武公冒烟突火，独当其冲，奋矛击刺，杀贼数百。郡人魏铭者，素著勇力，亦持刀继至，多所斩获。众贼披靡而退，复相与跃至城下，挟二巨炮以还。伟绩丰功，至今脍炙人口，虽妇人竖子，亦啧啧称道不置也。

逆首愤恚，围攻益急，复以地雷轰陷西南城隅，雉堞倾坠如阶级，贼遂蚁附而登，是为三月十五日之夜分。张公率众抵御，火光烛天，杀声彻晓，矢尽矛折，短刀巷战。庆、武诸公力竭捐躯，张公亦从容殉难。城中之人甘心守死，伏尸塞街衢，无一苟免者焉。吁！被害之惨，可云酷矣！

大帅以事上闻，朝廷震悼，特旨从优赐恤，谕祭葬如礼仪，仍各予建立专祠，殉难绅民妇女并准附祀，酹庸之典抑何厚与。

贼虽窃据临清，而精锐伤亡大半，由是不敢复窥北方。大帅蹙之南奔，沿途追剿，尽歼丑类。连镇分窜之余孽，亦不旋踵而悉数荡平。日者畿辅肃清，群黎安乂。临清捍御之功，视彼睢阳之保障江

淮，其关系重大又何如耶？

接任刺史周公承业莅任之初，急筹赈抚，招徕安辑，百务复兴，乃钦遵纶琇之音，卜择爽垲之地，于城内东偏建修诸公祠宇若干间，巍峨庙貌，轮奂维新，毅魄忠魂，于焉永托。后之人入门瞻拜，觉正气凛然，争光张许，千秋万祀，揭日月而常昭，其亦可励忠贞而慰郡人之心也。

咸丰五年，知州津门周承业监修。

《临清县志》，《艺文》，《传记》，页81－82

王霈州人：**公愤诗**并引　盖闻伏处横议，国体未免有伤；而不平则鸣，与论不无至是。临清于甲寅三月粤匪窜入，屠城之惨或不忍言。居士悯焉，效古人离合字体，作诗十首，以“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十字作离合以志慨云。

马革裹尸气凛森，巡抚张亮基矢死报国。四乡土寇立刳心。抚台到处获土寇劫人者，刳心示众，四境为之肃然。幸闻快事桓侯到，驿使胡传薏谤深。为胜帅劾奉革职去，兵民皆哭，贼闻之遥贺焉。

木偶尸居两不前，胜帅与善将军虽拥大兵，与张抚台有隙，故皆观望。人皆眦裂心如煎。母难顾子夫抛妇，梅正红时叫杜鹃。

苟免鱼殃出北门，藩台崇恩入城护理，及初五日贼烘陷南门，崇惧祸自北门逃出。文人羞见此君存，马前苦谏何能止。崇出城时，城中绅士叩马谏曰：“大人一出，城中人慌矣。”崇挥之不顾而去。惊煞城中万口喧。时幸有都司武殿魁，率土人魏铭且战且杜，城少完，贼不敢近，城中稍安。魏铭卒中炮死。

口称川勇智欺愚，城未失时，有川勇四百人，实贼之侦也。胜帅收之，获胜仗，遂不疑，使入城守护。力拒无如势太孤。武都司誓守危城，欲拒川勇，畏胜不果。刀柄授人浑不觉，别无护守一城屠。川勇与贼通，射书答话，显然可疑。至十五夜，闻铜炮声，川勇先自内杀人，城中乱，贼乃立云梯上城，城陷。

立起高竿灯挂红，初胜帅与城中约，急甚即挂红灯为号，可以赴援。日沉夜黑地雷烘。十五夜，贼于城西南用地雷烘陷城一角，因内应蚁附而入。心甘水火尸相借，此时城中自焚溺者不知几万人。意不犹人壮士穷。城中官弁多尽节者矣。武都司犹跨马舞刀杀贼，为炮击坠马于东门街，贼瓜分之。

土豪冒死胜官兵，二十五夜，贼遁，兵不敢入，土匪纷纷闯入抢掠。日出犹呼作贼声。至天明，土豪犹作贼号。崇大人骇甚，使人探之。雅量大人戒嚣甚，及崇知贼去已久，城中皆土匪，诈称归家人，崇不理，但戒勿嚣。堤旁捆载看他行。土匪抢掠者不下十万，累载缘堤而去，崇不禁。

《临清县志》，《艺文》，《诗词》，页125－126

临清州城甚坚，关外士庶迁入城中不下十余万。三月初五日，贼用地雷轰塌南门瓮城，而守御倍严。嗣胜帅拨入川勇三百名协守，其中混入长发数人，都司武殿魁瞥见，拔刀欲砍，为众勇哗然引为同伍，是川勇之通贼可知。迨十五日，城西南有地雷轰击，土墙屹立未动，忽城内各处火起，内外相应，城遂失陷。

龚浛：《耕余琐闻》，乙集，页19

贼渡河而北，止数千人，兖、沂、曹捻匪起而应之，势始猖獗。比据临清，新旧猜疑，互相吞噬。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等日，城内铳炮如雷，呼号震天。至二十六日，开城突窜。某帅从后追剿，逆匪等抛弃器械亡命奔逃，各路民团截杀大半。由是奏捷，以为全功。不知窜逸者纷纷渡黄，又在河以南啸聚矣。

龚浛：《耕余琐闻》，页19－20

济宁

来秀，字子俊，内务府正黄旗人，道光庚戌进士。咸丰三年，任济宁州牧。时三韩劲旅更番南下入州境，言语殊，嗜欲异，且需车急，应役者奴隶视，率弃牲畜归乡闾。闻索伦兵至，楗户逃。黠者窥北人朴直，嗾使欺良懦，百姓苦之。来秀亲谒统帅，请申约束；后诣乡反复开导，使公平交易，严惩怂恿生事者。因诏父老备车辆，且云："军事急，王师为尔等御患，刍茭糇粮利遄行，不得已借资民力，吾必不听其远驱破汝业。"乃亲督至境，交替回，陆续递送，兵民相安，无一损失。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0，页43，《职官志》，《宦迹》

咸丰……三年春正〔五〕月，粤匪抵曹县刘家口。金乡羊山土匪群起，匪首张明居、李存心等劫掠，州属皆被扰；丰县匪皇甫棠复扰微山湖。朝命在籍工部侍郎车克慎、湖南巡抚冯德馨、浙江按察使孙毓溎督办团练。夏四月，诏加赈济宁等州县被水灾民口粮；诏鱼台、

嘉祥等处广置义冢。以上年丰工未经合龙，民多饿殍，尸横遍野。后修城垣，河督福济捐廉倡始，知州来秀率绅士分段修砌。

四年春二月庚寅，粤匪自江南丰县窜金乡，城陷，知县杨郑白、把总何秉伦、训导公戴东、典史叶国霖死之，士民以不屈死者万计。壬辰，匪弃城走，土匪陶三相乘乱据之。知州黄良楷❶军至，三相等走，复县城。州城戒严，幸南乡黄水阻遏，未得渡，知州黄良楷领白旗队登羊山幸免。……

五年春正月，知州陈应元❷围捕匪魁陶三相于金乡，不克，死之。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页5－6，《大事志》

冯德馨❸：团练记　善乎郑确庵先生《守御记》云："前事者，后事之师也。"明季我州屡经锋镝之警，官绅协力守御，备极周画，成规具在，克保无虞。迨我朝定鼎后，州人士享承平之福，迄今二百余年矣。道光庚戌，粤匪蜂起，蹂躏皖、楚，占踞金陵。迨咸丰癸丑，锋烟近逼刘家口，去我州咫尺，风声鹤唳，无日无之。州人士正在筹议防御之际，奉旨派在籍之工部侍郎车克慎、浙江按察使孙毓溎，会同地方设法团练，以资守御。馨旋又奉旨，即偕车司空、孙廉访，邀在城绅士聚集州署，商同办理。做前日之成规，度今日之情势，招募壮勇一千二百余人，分智、仁、勇三团，以备策应，四隅九卡，互为声援，以熟悉营伍者领之；又虑人物之单弱也，添设义勇十一处以济之，共得练勇一万五千余人，以绅衿望重者领之，而人数可恃矣。又虑城厢之太孤也，联合乡团以卫之，使大庄自为保护，小庄附之，一处有警，则环集救应，于是村堡相联，乡城合一，而应援可恃矣。在普照寺掘出旧藏大炮，可用者十六尊；添铸鸟枪二百二十杆、抬炮三十四杆、天门炮十杆；运河道方镛又捐抬炮二十杆、鸟枪六十杆；各义勇局共添铸抬炮四十杆、鸟枪一千二百杆；长矛短刀等，诸勇自备；火药铅丸，局中制者十之八，营中捐者十之二，而器

❶ 黄良楷，江西清江人，咸丰三年八月任。

❷ 陈应元，广西临桂人，咸丰四年三月任。

❸ 道光二十九年湖南新宁李沅发起义，时冯德馨任湖南巡抚，以"迁延贻误，奏报失实"（州志本传），革职逮问，遣戍新疆；咸丰三年赦还。从"维时团练业经六载"一语看来，此文作于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

用可恃矣。又查出从前防东北二面旧河形一道，自常清观以西起，至大石桥东接洸、泗二水止，又东自教场得胜桥起，至文昌阁止，年久淤垫，孙梧江独力挑挖，城东北一带相抱如环，而地利又可恃矣。虽然，经费不可无资也，富绅富商量力按月捐输，上不累官，下不病民，取给便矣。管理不可无人也，为择忠诚谙练者数人董其事，出入各款俱有清册，一览可知，考核严矣。规模既定，随时操练，渐成劲旅，不惟御寇，而其间水火草窃盗贼均可无虞，此癸丑三月迄甲寅三月期年内事也。当是时，逆匪驱十万之众，由盘龙集渡河而北，金乡、巨野相继沦陷，去州城仅数十里耳，人人自以为不免，卒乃望风远去，不敢窥吾边境者，盖非团练之力不至此。且夫始事者劳，继事者逸，大较然也。确庵先生倡其事于二百年之前，予等得踵其事于二百年之后，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兹特略述梗概，后之览者，知予等与确庵先生殆有同志也夫。维时团练业经六载，历任州牧来公子俊、黄公立山、陈公东桥、章公师舟、卢公晓亭、城守营都阃府孙公绳武，并襄办各绅李联沣、李联堉、王经畲、孙式曾、戴鏊、潘遵鼎、杜钟英、冯德连备极周画，而用力最勤者，车意园司空❶也，出资最多者，孙梧江廉访也。予身在局中，时参末议，冀望逆氛渐减，永享承平，不惟一方之庆，实宇内无疆之福也欤！

咸丰《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页13－14，《兵防志》

孙毓淮❷：团练记　事有可暂不可常者，暂以事急而奋由惧生，常则气弛而隳从怠起；况众议易淆，经费不给，此团练久办之所以难也。吾济地当南北之冲，为东省西南第一要区，团练时经数载，费踰亿万，势将危而复安，资屡竭而复继；以及条教有约，操练以时，管带则人有专司，制造则器尽利用，特举大概情形，以备异日稽考，后之览者，顾可以寻常记载视之耶？

自粤西逆寇犯顺，扰皖、楚，踞金陵，烽烟近逼，羽书相望，时朝廷议令民间力行团练事，予偕车意园少司空、冯桂山❸中丞，奉旨

❶ 车克慎，字意园。
❷ 孙毓淮，字梧江。
❸ 冯德馨，字桂山。

命在籍督办团练，此咸丰癸丑三月事也。时予归里，桂山中丞在戍方赐环，惟赖意园少司空先为创始：择四关要隘地十有二区，或合或分，设为九卡；募土著有家室者为练勇，选精壮七百八十余人，散布各处；十人为伍，长曰练目；每卡选一人统其众，曰练总，专司教习约束；遂制枪炮，储铅药、火绳、葫芦、九龙带、刀予、器械、旗帜、衣帽，备帐房，使行者可战，备棚铺，使止者可守，糗糒刍茭供于昼，燎烛供于夜，马腾士饱，俨然成一军。陈东桥刺史应元、孙绳武都阃延略不时会同校阅稽察。粗有规模，而警信至。其时城圮隍陘。适有自曹考来者，曰："贼至河南归德矣！"以为讹传，未之信。旋有继至者曰："贼将渡河而北矣！"未几，巨野报至曰："贼已渡河，众至数万，东来矣！"居民汹汹，移徙几尽。予矍然起曰："事急矣！不可不出。"乃力疾赴练局，与商办守御各事宜。嗣知贼至黄河刘家口，由南岸而西，巨野令以妄报奏参，群情稍定。

念四关虽有备，城内仍虚，复招选精壮五百余人，为置四隅，夜巡昼诘。又设仁智勇三团，分驻城内铁塔寺、天齐庙、普照寺，以为策应。添制天门炮、斩马刀、竹杆枪、战弓、羽箭。其练总、练长、练目悉如初，演放枪炮，练习击刺。刊易晓谕文以牖其心，操时尚阵法以整其旅。行之数月，桂山中丞自戍归，观之曰："能如此，可恃矣。"更勤办义勇，择士民可倚者为首事，四关四隅一气联络，与练勇互为犄角，旌旗满衢，戈矛列户，自是声势益壮。既而乡团亦次第举行，偕作同仇，众至十余万，长亘四十里，济州团练遂为山左之冠。虽然，此可以一战矣，而守则何如？吾济四面滨水，则宜以水为险。西不数里为马场湖，蓄水济运，自西而南，汇入巨浸。东北洸、泗二水至林家桥合而复分，一由杨家坝经观音阁、文昌阁入运，一由北关大石桥经夏家桥、三空桥入运，环抱城河之外，汩汩汤汤，与西南两湖，俱为一郡保障。然此外居民犹多也。复审地势，于北关天仙阁东南至常清观西南，东关德胜桥西至寿福巷南，添挖支河二道，以所挑之土为战垒，向之居河外者俱归河内，遇事环守，分布得宜，可以无恐。至城垣应修葺者，集丁夫，构砖石，克期兴筑，既整既饬，城上滚木灰瓶亦罔弗办。于是尚可战者亦可守，在城四关均有依据。

四年二月，贼由蟠龙集渡河，号称十万众，陷丰县，破金乡，距

济仅百里，倏忽即至，岌岌乎危矣！乃逆氛西指，经巨、郓、莘、冠、馆陶、阳谷，北据临清，所过之地，势如破竹，杀害之惨，无异闯、献，凶焰滔天，恶氛遍野，以十万众之豕突狼奔，而独不敢窥伺吾济者，固曰天实为之，亦以有备故也。当其占踞金乡时，车、冯二君偕予至北郊，约合郡士民父老子弟歃血为盟，特羊告天，誓同杀贼，力固吾圉。时来会者数十万众，旌旄锋刃光耀云日；又得前明大炮二十余位，试放轰击，以助声威。适贼侦知，兼以城固水深，纡道西窜，全济获安。嗟乎！备豫不虞，古之善教，所裨益者，岂浅鲜哉！

斯局初设时，绅民富家量力出资，有捐银千两、数百两、数十两者，有捐钱三四千串、数百串、数十串者，加以官廉挹注，予复于家之公捐外，自倾宦囊，捐银二千五百两，合计折算，得银万两有奇，未及一年，瓶罍俱罄。后又改为分股，以钱百千为一股，多寡视其家道之厚薄，有力者十之，力薄者半之，请予职衔，以示奖励，按月输将，精华几竭，势忧不支。州牧复谕粮炭杂货各行市，权为按厘抽捐法。苦捐又不足，又议汰练勇之力弱艺疏者，酌留精锐六百余人，改三团、四隅、九卡为七团、四隅，巡徼盘诘仍如曩昔，人数虽少于前，而星罗棋布，法犹严密。薪水饭食亦递酌减，经费尚形支绌，日后时势变迁，更难预料。然可告无过者，疆圉克安，而练费又未动用官项，皆仰体谕旨各自保卫之意，此则三载以来，共竭心力，不敢怠遑者耳。

年来连镇、高唐扫除悍贼，北路肃清，东省团练以次裁撤；吾济因近南氛，防捻匪，仍勉为接办。爰叙前后情形，意在微实。至捐输总数，及制火器军械若干，练总、练长、练目、练勇薪水饭食杂用若干，通计用过钱数，俱经分年造册，报州报司存案。嗟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以遗孽小丑，酿为巨患，时经七年之久，地扰十省之多。吾济地居要冲，幸获保御，拨乱返治，自当复睹升平。所愿官斯土者，以忠君爱民为心，安良除暴为事，居是邦者，笃伦常以善风俗，黜纷华以惜物力，勿诈勿贪，相望相助，庶共享康乐之休，永免兵燹之警，予实有厚望焉。

咸丰《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页15－17，《兵防志》

孙毓溎：义勇纪略　济宁义勇之设，与练勇相辅而行，法至善也。城关各处人数不一，办理略同，然亦非筹经费不可。其始也，义勇局共二十处，城内四隅，城外吕公堂、湾槐树、文武胜街、小闸、上下河东、二铺、七铺、姚安庄、税务街、中新闸、牌坊街、火焰门、元帝庙、夏家桥，按户抽丁，数以万计，演枪炮，习技艺，数月之后，分期轮赴教场，合阵操练。其枪炮联络，技艺娴熟，各因地制宜，自为一队。每遇大会合阅，旌旗飞扬，矛戟森列，虽绿营行阵，不是过也。义勇如此，可谓绝无仅有者矣。至费何所出，亦系劝捐，于各户支取，有共捐钱百千者，有按月捐钱数十千、数千、数百文者。各安生业，遇警始至。练者于不误操作外，按二五八、三六九卯期，齐集义局，演习枪炮技艺。每卯每人酌与钱百文或八十文，数亦不等。遇大会出队，亦如卯期。较之练勇所费，损之又损，几至于无，然犹有因不给停练者。鼓之舞之之谓作，是在善为振兴耳。若夫制枪炮、器械、旗帜、号衣、号帽，办理亦自不同，有敛钱现制者，有各家自备者，有首事垫办后始分派归还者，以是每当检阅时，军容颇盛，居然劲旅。总之，练勇为义勇纲领，义勇为练勇犄角。二者相权，义勇尚可长办，以出费无多，人自为卫，有倡率提振之人，数年之间，其无废乎！《团练记》未详叙，故又特识之。

咸丰《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页17－18，《兵防志》

东阿

何家琪：先府君行实　先府君姓何氏，讳传典，字敦诗，别字筱轩，道光三十年进士，治黄县不一年卒。先是，尝劳于东阿。咸丰三年，粤寇绝大江，巢金陵，旦夕窥河，天下骚动。文宗皇帝与二三大臣忧勤于上，发吉林、黑龙江兵南下，经山东，所过郡县征民车。东阿道尤冲，车具他邑阙，辄促代，逾期不反，民病之。府君资以价，且后焉。将出境，预探怀中金与兵，令下。一日，东平州已纳车厩中矣，府君闻趋厩，厩塞，厩者绐焉。入厩，厩开，望见车。府君左手以剑断厩栏，而右鞭叱之曰："出！出！"尽出。

未几，寇渡河，陷金乡、阳谷、高唐、临清诸州县，遂扰畿辅，

达天津，京师几震。当是时，东阿城孤危，大军远屯，土豪四起。府君以县小猝遇变，难守，先镇内安逃民，开廪给粟。会奸人谋乘机窃发，遂寝。外多募勇士，设疑兵，伏要害，以示强。间独身出，晓譬祸福，令止诛渠魁。曾诘一寇，寇起若阴刺状。仆徐成在侧兵之，首已堕，犹惜鞫未详也。以故其党解散。初廉寇觊行省，亟趋张秋镇，焚舟梁，塞渡口。迄无警。……方守东阿时，他县争上功，府君独不上，曰："职也；欺而要罪矣。"……卒年三十有六，（咸丰）五年八月甲辰也。后二十年，黄载志，东阿祠名宦焉。家琪谨述。

《天根文钞》，卷4，页15－16

东平

咸丰……三年四月，粤匪李开芳大股北窜，州境团练严防，贼不敢犯。奉旨缓微下忙钱粮。

四年，以黄水灾，奉旨截留东漕赈济贫民。春二月，粤逆北窜，扰州西鄙，知州吴炜带勇防剿，沿途斩获无算，贼由是不敢犯境。

《东平州志》，卷23，页28，《大事记》

东原[1]守御纪略　东原当南北冲，入国朝二百余年未遭兵革，风俗朴茂，耕凿相安；地与邹鲁邻，沐礼乐诗书之化，父老至垂白皆不知有武事，固济河间文物邦也。道光季年，粤匪跳梁，当事失抚驭策，泪咸丰改元，渐横不可制，由是出湘、鄂，扰江、皖，踞金陵，颍、亳、徐、泗各匪徒从而应之，东省大震。三月〔年〕四月，贼目李开芳纠合大股北渡黄河，由单、曹抵郓城马村、管里等庄，将窥伺省垣，东平当其冲，势颇危殆。时刺州者为吴公炜，夙有善政，得民心，先期奉文办团练，至是粗有部署，以州绅陆厚堪、赵灿章、王跃鳞辈领之，三日分练，十日合操，坐作进退皆有法。警报至，公亲督队守运河之东岸，南由靳口，北抵戴庙，长亘六十里，昼则戈戟偕行，夜则灯火相望。贼侦知有备，返旗北驰。于是寿、阳迤北焚掠一空，惟东平获安堵焉。此为州团守御之始。秋，邸帅僧秉钺南征，歼

[1] 东平古名东原。

贼于连镇、冯官屯等处。败匪四出劫掠，计图回窜❶，州团拦截追剿，擒斩殆尽。贼平，录功列保奖者数十人。由是河北晏安者数年。吴州尊旋调任去，百姓居安忘危，练废而团亦解。十年秋亳匪张落行等突窜河北，仓卒备御，颇费周章。

《东平州志》，卷23，页29－30

陆厚堪，字卓亭，号静波。……道光二十五年补州学弟子员，二十九年优等食饩。生平慷慨有大志，遇亲族贫困者倾囊倾之无吝色。乡邻偶有争执，得其一言，咸折服之。又善岐黄，无富贵贫贱，有疾辄为诊视；其不能给者，并给与药饵资。道光季年，瘟疫盛行，各处审症，不遑家食，服其方者立愈，远近赖以存活者甚众。咸丰四年，粤匪破临清，运河南北人心动摇。厚堪集乡邻晓以大义，负贩者给与资本，务农者给与籽种，令各安本业，勿萌异念，众赖以安。五年黄水溢，六年飞蝗遍野，饥馑荐臻，盗贼蜂起。时刺州者为吴君丙臣，谕以举办团练❷，厚堪以母老为辞。再三强之，乃归白其母。其母曰："剿贼卫民义举也，何固辞为？家有尔弟侍养，其无以内顾为忧。"厚堪谨受命，遂募壮丁二千余，给以口粮，督率训练，名笃信团。

《东平州志》，卷15上，页32－又32，《人物志》

张际顺，字豫庭，贡生。……咸丰甲寅，粤逆猖獗，上遣重臣督办山东团练，当道辄派际顺为东境练总，遂纠合七十二村义勇，名保合团，训练整齐，久而不懈。越四年，州尊上其功，得四品衔。

《东平州志》，卷15上，页50，《人物志》

候选训导尹应三，字商聘，天性孝友，轻财好施，戚党间啧啧称之。咸丰四年，捻〔粤〕匪窜境，应三奉檄办团，捐赀数千串，练丁置械，井井有条，出麦粮百石余赡团丁家口，俾无内顾忧。

《东平州志》，卷15上，页53，《人物志》

---

❶ 记太平军事多误，主要是把援军当作了第一支北伐军，故其来也谓在三年四月（当作四年二月），"回窜"谓在连镇、冯官屯失败之后。可取处在记团练设防情况颇具体。

❷ 据此传，陆厚堪出面办团练是咸丰六年以后的事，《东原守御纪略》是把州官募勇和州绅练团混在一起了。此人后来在抵抗捻军的活动中作恶多端，到咸丰十一年二月僧格林沁委之为东平州和汶上县的团总，并"先给四品顶戴，赏换花翎"；而接着在是月二十日，被捻军追至戴庙镇北棘梁山下击毙，时年三十九岁。

（李）显堂，字辉廷……任武职十余年，改授广东潮州营都司，未赴任，以老家居。咸丰甲寅，南匪窜山东，朝廷命各办乡团，显堂与焉。及临清、高唐被陷，土寇蜂起，州东故有无赖子，亦煽聚为乱，事未露，显堂擒其魁，众遂散，一方赖以无事。知州吴炜书“保卫桑梓”匾旌之。

《东平州志》，卷15上，页60，《人物志》

顾振清，文光胞兄也。性忠挚孝友，喜读书，尝备修膳，邀乡里寒士与子侄共攻苦。周人之急，绝口不言恩，里有争端务解乃已。咸丰四年，粤匪过张秋，州人惶恐，其弟文光练乡丁，卫桑梓，振清辄助赀财，置器仗，陈说忠义，众益奋跃。辛酉之难，文光在沈家口阵亡，振清闻讣大恸，旋以疾殂，年三十五岁。

《东平州志》，卷15上，页60，《人物志》

顾文光，充西山窝村团长，性刚直，勇往过人。咸丰四年，捻〔发〕窜州境，与堂兄振清出赀制械，练丁结团，竭力尽心，不避难险。

《东平州志》，卷15中，页34－35，《人物志》

李会龙，字化雨，优廪生，以孝友著。平时教授生徒，以德行为本，尝言读圣贤书须语语着在自己身上，实体力行，方能变化气质，故服其教者多诚朴士。咸丰四年，充总团长，昕夕从事，以功得六品衔，本州奖以“保卫桑梓”匾，合团亦以“德孚闾里”额颂之。庚申春，奉令防河，率勇杀贼，二月二十日遇害。

《东平州志》，卷15中，页36－37，《人物志》

观城

彭垣，号星桥，广东陆丰人。咸丰初任观城。时粤寇入东境，阳谷、临清相继不守，朝城匪众戕官踞城，以图煽惑。因率练勇，日夜巡视，于乡鄙中得数人，惩治之，人心遂安。县城久圮，一时修治不及，乃捐资浚濠，以资守御，城竟无虞。采访册

《山东通志》，卷76，《职官志》第4，《国朝宦迹》3

聊城

李肇春，字稼卿，直隶清苑县人。道光二十七年，由汶上县调任（聊城知县），不数月，盗贼息，士风振，廉明慈惠，颂遍四境。咸丰三年，南氛方炽，渐窜而北。日与在籍诸绅筹议防守，募众二万有奇，制军器，严训练。次年，南贼北窜，盘踞在迩，以震慑军威，相戒不入县境。未几积劳患背痈死。时贼犹在左右，人心恐惧，益增悼惜。

《聊城县志》，卷6之2，页7－8，《职官志》，《宦迹》

马镇川，字逢春。幼倜傥不羁，尝语人曰："大丈夫当折冲御侮，立阃外功；何为效呫哔儒以文字弋科名耶！"遂就武入邑庠。咸丰初年，南匪黄生才犯境，与在籍诸绅协办团防，昼夜巡徼，风雨不辍。未几，黄生才陷阳谷。领侍卫内大臣土默特贝子率东三盟兵过境，一见奇之，命带团勇赴冯官屯助剿。肃清案内保千总，赏蓝翎。

《聊城县志》，卷8，页96，《人物志》，《懿行》

夏津

（咸丰）甲寅四年三月，粤逆屠临清。夏津团总王有成率众赴临清防堵。

有成前任甘肃秦州直隶州知州，有政声，致仕家居，合邑公举为团总。是年粤逆寇临清，三月三日州城失守。有成约四乡团总徐敏政等禀明邑令，率团丁赴临清防堵。禀略谓："县境与州境毗连，恐逆匪乘虚窜扰地方，急应练勇严防，以免疏虞。因会同城乡各绅民公议，分别一律普捐，以为练勇防堵经费，除城关团总韩文斌督同团长杜汝深等率附近团勇随同守城，不给口粮外，有成选壮丁二千名带赴临清东之十二里屯、张官屯等处，扼要防堵。自三月初五日到防起，每日每名发口粮制钱一百文；至三月二十六日州城克后，南逆远遁，二十九日撤防止，共支口粮四千八百缗。"（档案）

是年五月初三日，粤逆陷高唐。团总王有成率众赴马颊桥等处防堵。（同）

乙卯五年正月初三日高唐克后，夏津始撤防。去年团总王有成督同团长李庭芝、王学颜，刘大文、李士伟等，选壮丁一千二百名。赴高唐西马颊桥

等处扼要防堵，除韩文彬率勇守城外，自四年五月初四日到防起，至五年正月初四日撤防止，共支口粮三万一千九百二十缗。（同）

《夏津县志续编》，卷首，页10－11，《大事记》

咸同间县绅倡办团练防堵之成绩录县档案：

咸丰四年三月初三日，临清失守。团总王有成聚集四乡团总刘凌云等，齐集团丁防堵。城关团总韩文彬督同团长杜汝深率附近团勇随同守城，城中戒严。

五月初三日，高唐失守。团总王有成、刘凌云督同团长李庭芝、王学颜、刘大文、李士伟等，挑选年力精壮之丁勇一千二百名，前往高唐迤西之马颊桥等处分驻，扼要防堵。城关团总韩文彬、团长杜汝深督率练勇，随同守城，城中戒严。

《夏津县志续编》，卷2，页23，《建置志》，《清代兵事》

甄梦龄，字与九，甄家八里庄人，由附贡中顺天丙子副榜，己卯恩赐举人，癸未赐进士出身，钦赐翰林院编修。……村距临清八里，咸丰甲寅，发逆陷临清，巡抚张（亮基）驻其宅。以助饷特赏六品功牌。

《夏津县志续编》，卷8，页29，《人物传》，《义行》

清平

咸丰……四年三月，粤匪陷临清，县境戒严，知县崔灿督团丁防守。

先是，粤匪由河南、山西入直隶，踞静海县，官兵围攻未下。是年正月初九日，匪南窜河间。二月初十日，陷阜城，山东戒严。东抚张亮基守德州，藩司崇恩守武城之郑家口，临清戒严。十七日，徐州镇飞章奏：南贼将北渡河。张抚乃带兵趋兖州，善将军禄由阜城分兵趋曹州。善兵至东昌，贼已渡河，屠金乡、巨野。二十七日，至阳谷之张秋镇，西陷阳谷。二十九日，陷莘县。崇藩闻警，由郑口入临清城。三十日，贼至冠县之小滩；三月初一日，陷冠县。是日，即有称善将军兵至临清者，知州张积功今住土城。初二日，贼由清水至馆陶之李官庄，距临清仅三十里；初三日，贼围临清。先是，商民闻警多将财货妇女辇入州城。是日辰刻，贼大至。前称善兵者列队出迎，及合，则皆其党也。遂渡惠通河，据土城，商民多被裹胁。贼于城东南筑十余木城，一日而就。初四日、初五日，掘地道，用地雷轰陷南复城。崇藩斩关北走夏津。幸副将武殿魁分守南门，力战，

贼始退。初六日，张抚带乡勇数千至；钦差大臣胜保亦率兵至，营于城北徐穆李庄；张抚营于清平王家集。初七日，崇藩复回。初八日，张抚移营城东之八里庄，去贼木城仅三里许；夜劫贼营，杀贼数百人。初九日，善兵去贼里许，虚放枪炮而退。初十日，张营与贼遇，不利。十一日，复遇，杀贼数百人。十二日，胜、善两营由城西北出队，各施枪炮而退。十三日，善、张两营出队，既合，善兵遽退，张营杀贼甚多。十四日，胜保分所带川勇四百人入城协守，在城上与贼时作隐语。十五日，善、张出战，善又先退；张设五伏力战，贼始退。及归营，而清廷拿问逮旨已下矣。张既被逮，崇接其任。是夜，贼从城西南方用地雷轰塌数丈，川勇内应，城遂陷。十六日，贼入城，大肆焚杀，官民殉难者以数万计。十七日，贼开城。十八日，贼扑胜营。十九日，山东臬司厉恩官带兵千余，驻清平之王家集。二十一日夜，贼忽自惊扰，溃者数千人。二十二三等日，贼渐饱飏。厉恩官带兵由清平赴东昌防堵。（采邑人马振文：《粤匪纪略》）

五月，河北阜城、连镇间粤匪回窜高唐，夏津大扰，县境戒严。

《清平县志》，第1册，《纪事篇》，页8－9

长清

咸同年间历任知县督率团勇防匪事略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知县章文津、王元善[1]，恐迅雷不及掩耳，因将城垣修固，城濠挑深，并募壮勇四百名，勤加训练，制备枪炮旗帜，以备守城之用。及遵札拟定团练条规，晓谕各里绅耆办团，共计合境四十四里、八百四十七庄村，分为十六团，各制枪炮旗帜，逐日操演，讲求战守之法，分往各要隘防堵贼匪。后复会同营、典，督率壮勇团丁，昼夜轮流登陴防守。

咸丰四年，南匪窜入阳谷、临清，逼近县境，县令王元善会同营汛督率兵勇团丁扼要驻扎，严密巡防。嗣高唐逆匪被大兵攻击逃窜，复经添雇壮勇六百名，操练整齐，会同营、典，固守城池。

咸丰五年，逆匪窜入（茌平）县境冯官屯。县令王元善拨壮勇五百名，会同潘家店[2]各团，在要隘扎营防堵；并亲率营兵团丁，护守城池。

《长清县志》，卷9，页17，《祠祀志》上

[1] 章文津，道光二十六年任，至咸丰三年六月去任；王元善继之，至咸丰九年去任。
[2] 潘家店在长清西北边境，靠近茌平县境。

吴可读：王梅村大令六旬晋七寿序 先生之以进士出宰山东也，在道光庚子年。……逮咸丰癸丑后，粤贼陷金陵，分其党李开芳而北窜临清，窜深州、窜天津、窜高唐，遂据长清〔茌平〕之冯官屯❶。僧忠亲王冯官屯之捷，先生实以长清令供支之。……然吾闻先生之任长清也，有冯官屯之捷，而先生以全军粮饷之累去官矣。其任乐陵也，有张总愚之窜，而先生以大府风闻之奏去官矣。当其事之方亟，为大府者亦思其难焉否耶？以长清距冯官屯四十里之近，支百万日滋之师，筹十二万多金之饷，则难；以乐陵久圮之城，当盐山、庆云迭陷之后，抵穷寇十一次环攻之众，则尤难。当是时，阳为出城御寇，实则城弃图存者不可一二数。剥残黎就烬之脂膏，充大府难盈之谿壑，遂以城弃图存之余生，邀论功行赏之盛典，如是者又累累相望也。先生何善为国家谋，而不善自为谋耶！

《携雪堂文集》，卷2，页12－13

又《吴柳堂先生文集》（《吴可读文集》），卷2，页11－12

齐河

咸丰三年，临清失守❷。礼科给事中毛鸿宾奉旨回籍督办团练，御贼于齐河；并督各邑练乡团。

咸丰四年，发逆踞临清，邑城戒严。

《齐河县志》，卷首，页12，《大事记》

济南府（历城）

毛鸿宾，字寄云，道光十八年进士。……寻转江南道监察御史。二十八年，因山东捕务废弛，与御史陈坛、王东槐先后论之。……寻丁母忧，咸丰二年服阕，补礼科给事中。……三年，回籍办理团练。四年，发逆窜山东。时胜保为钦差大臣，玩寇糜帑，鸿宾疏劾其十二

---

❶ 陷临清者为太平天国之北伐援军，此处和北抵天津、回据高唐之李开芳部太平天国北伐军混而为一。冯官屯属茌平，不属长清。此文作于捻军失败之后，上距太平军北伐不到二十年，而已如此不清楚了。

❷ “临清失守”一句误，此年太平军自山西入直隶，踞静海，并未迫近临清。

罪，请严旨查办。……国史本传及墓表。

《续修历城县志》，卷40，页3－4，《列传》2

李庆翱，原名绽，字公度，一字小湘，廷芳子。咸丰二年进士，以庶吉士用，散馆授编修。值粤匪扰山东，奉命回籍，会同给事中毛鸿宾办理团练事宜。

《续修历城县志》，卷40，页11，《列传》2

沈葆澄，字璞人。……年二十八入郡庠。咸丰四年，粤匪渡河北窜，省城空虚，人心惊惶。葆澄约邑人谭金符、谭金诏昆仲，并诸父老二十余人，议办民团，以资捍卫。时承平久，人不习兵革，众论不一，议莫能定。葆澄遽掣一旗号于通衢，逢人辄告以各保身家之意，众涌跃听命，事遂集。已而操练精熟，名曰同心团。驻营于西关二里许王家林侧，昼夜巡防无稍懈。次年，粤匪李开芳就擒于冯官屯，团防始撤。……著有《姜园集》、《姜园年谱》。通志并年谱。

《续修历城县志》，卷40，页19－20，《列传》2

谭金诏，字仲宣，历城人，与兄金符，弱冠同补诸生，咸丰元年，举于乡。三〔四〕年，逆发踞高唐，陷临清，省城戒严，居民惶恐，金诏等随同乡人，办理团练，熟筹御侮之方。时金符以坠马伤股，舁养于家，金诏从公不少懈，事平不受保奖。同治元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光绪）十六年引疾归，与兄金符，怡怡相处，又七年，卒于家，年八十三。

《山东通志》，卷169，《人物志》第11，
《国朝人物》。影印本第4册，页4912

吴梦龄，字子泉，历城人，附贡，诸城县训导。咸丰年间，粤匪北窜，梦龄奉檄办团练，辄出家财佐军。以丁勇露处，独力建营房数百间以庇之。监修圩工，不辞劳怨。

《山东通志》，卷170，《人物志》第11，《国朝人物》。
影印本第4册，页4932－4933

三、李开芳拒守高唐、冯官屯

德州

张应翔，字云骞，湖北钟祥人，拔贡。咸丰初，由兰山县调德

州。时江左用兵，贼方踞连镇，忽讹传贼渡河，城未启，民大惊扰，乃使洞开城关，仓猝而定。东乡邢〔郝?〕某，数抗漕，会南北不靖，纠众有异志，因请于大府，置之法。未几，群盗蜂起，诸邑团长多畔，独能以信义结民心，且剿且抚，一境帖然。

《山东通志》，卷75，《职官志》第4，《国朝宦迹》2。

影印本第2册，页2436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翔由城东取道据连镇[1]。

粤匪告警，李把总探报匪至，合城倾动。即而非实，插箭游街，以安人心。

四年……春，巡抚张亮基以两千余人驻德操练。

张亮基设伏兵于留智庙以防粤匪南窜。监生郝志舜纠众有异志，张亮基诛之。

夏，粤匪由连镇绕城东南窜。

五年春，僧格林沁奉命南征，过德。

《德县志》，卷2，页43－44，《纪事》

马百逍……廪贡生。……咸丰甲寅，发匪肆扰，州侯委办团练，境赖以安。

《德县志》，卷10，页57，《人物志》

魏来清……咸丰甲寅，发匪逼州境，州侯令办团练，布置有方，贼不敢犯，境赖以安。

《德县志》，卷10，页59，《人物志》

张其恕……廪贡。……咸丰三年，发逆北窜，据连镇，廷诏僧邸南下堵御，力助饷糈。

《德县志》，卷10，页62，《人物志》

陵县

扬宝贤，字慎斋，县学生，国史馆誊录，叙布政使经历，发山东，改知县。道光三十年，署海丰。咸丰元年，调德平。粤匪北窜，

[1] 这里是把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直隶的事误作踞守连镇了。说取道城东亦误，这是李开芳自连镇南下高唐走的路。

捐廉练勇以备不虞。陵县生员王章抗漕滋事，令请兵剿之。大吏檄宝贤往案。宝贤单骑至县，召其耆老，开诚劝导，闻者意感，环跪乞恩。翌晨，擒献王章等数人于官，纳粮如故。当事始起，纠众围城，势不可遏。其时粤匪肆扰，民气浮动，宝贤至，三日事解，仅惩首犯一人。陵人德之，称为父母。五年，调清平……同治……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二。

《天津县新志》，卷21之4，页3－4，《人物》4，《扬宝贤传》

武定府

赵长龄，字怡山，利津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擢御史，简放广东肇庆府。……戊申擢按察使，以父忧归。至咸丰癸丑，服除入都。会粤匪北犯，诏令回籍治武属团练，立法详备，修器械，缮城郭，民恃以无恐。

《山东通志》，卷171，《人物志》第11，《国朝人物》。
影印本第4册，页4946

平原

咸丰四年，太平天国遣将李开芳、吉文元，率马贼窜山东德州境，为署东抚崇恩军所扼，由平原曲陆店渡河❶，恩县、高唐相继陷。

《平原县志》，卷9，页11，《兵事志》

恩县

咸丰四年五月初二日，李逆开芳纠贼数百名，自连镇南窜，我兵尾追于后，贼不敢停，当晚遁入高唐境。

《重修恩县志》，卷5，页4，《武备志》，《兵事》

高唐

咸丰四年，李逆开芳自连镇南窜。州牧魏文翰闻变，散库钱，任

❶ 河，指马颊河。

民逃；集弁绅，议守御。时游击武阵亡临清，守备纪琳、千总刘万化、团绅林其购、杜维屏分守三门[1]。纪、刘弃城走，贼拥进，州牧骂贼求杀不得，投驿井死，时五月初三日也。先是三〔四〕年三月，发逆林凤翔陷临清，屠杀甚惨。东抚张亮基回省，谕州牧魏："高唐孤城无援，倘有不测，当以临清为鉴。"故有城门不闭，任人逃散之举。九月二十日，我军穿地雷摧城东北丈余，贼出南门将遁；胜帅鸣金撤队，贼旋填木城阙处复守。我军数十万绕城，日议攻击。贼仅数百，劫掠四出。五年二月，僧忠亲王至，贼始夜遁，至茌平冯官屯擒之。

《高唐州志》，卷2之2，页25，《建置考》，附《兵苹考略》

咸丰四年殉难官绅士民姓氏：

知州魏文翰　五月初三日，李逆开芳陷州城，公与团长林其购方巡城督战，遇贼于渔邱驿，厉声数骂，求杀不得，投驿井殉节。快役贾淮、针工傅八、团勇李胜恭、刘殿臣、李扁头死之。明年二月，贼遁，得公尸于井中，颜色如生。抚宪崇奏准照都司例赐恤，给云骑尉世袭罔替。州人立祠祀之。

林其购　本城岁贡，襄办城守，城陷被执，厉声骂贼，被支解，兄其贮与具死。

《高唐州志》，卷5之2，页6－7，《人物传》，《忠节》

杜维屏，字锦山，本城例贡，性忠直，有勇略。咸丰甲寅，发逆陷城，率团勇巷战。

《高唐州志》，卷5之2，页38，《人物志》，《义行》

陈福庆，例贡，涸河人。与兄析居，后兄贫，复伙度，事之维谨。咸丰四年，膺团长，一方安堵。

《高唐州志》，卷5之2，页34，《人物志》，《义行》

王赉实，字赓桃，诸生，花园人。精医术，苦心救世。咸丰甲寅，指困助饷。周孝廉葆禾赠有"输粟有名资国帑，活人无算代天工"之句。

《高唐州志》，卷5之2，页33，《人物传》，《义行》

李书本，于咸丰二〔四〕年在高唐大营捐助粮草，蒙钦差大臣贝

[1] 高唐州城只有东、南、西三个城门。

子德赏给六品功牌。

《茌平县志》，卷3，页18，《人物志》，《乡贤》

吴式芬致瑛棨信[1] 兰坡三兄大人阁下：三月中旬，弟定有行期，曾经泐函奉达，想邀照及。……弟于三月二十七日由西安启程，行至山西，因感冒耽延十数日。及出井陉山口，已是端阳，天气徙热，水土不服，眠食不时。弟孱弱之躯，甚难支持，遂于保定请一病假，潜行回籍，谢绝应酬，静息调养，就便即将眷属在里安置。俟出六月，天气稍凉，弟即一人进京，引见后再定主意。惟敝乡距连镇不足二百里，逆贼日日思窜，拿获奸细，属有东窜之说。虽滨海贫瘠区，为贼所不觊，而风鹤频惊，人心不能无恐。弟亦惟有以镇静处之而已。……高唐距敝县三百余里，此股贼匪闻贼只一千余人，胜帅围剿多日，现仍负嵎。近日拿获奸细，搜出贼信，招连镇之贼同赴高唐，似有南窜之势。惟望及早扑灭一股，则其余或易为力也。周勉民闻仍在胜营，临清之贼扑灭，闻勉民可得保举，而尚未见明文。容翁在汴，景况当佳。外信即祈转致为荷。专泐，敬贺任喜，即请台安不一一。愚弟吴式芬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3册，第3信

周士镗、周士键致瑛棨信 兰翁三哥大人如手：揖别后，弟于初八日到营[2]，初九日谒见大帅，极为亲热。现已小住四日，濒行所言，详加察访，似尚未的；而大帅之与阿兄[3]每日数见，亦与在怀庆时相似，与吾兄所拟之题不相称，乃改为“门闾望切”字样照惺兄[1]所言，于初十日投信，今日尚无信息。弟拟再住几日，看事如何，即作归计。老凤鸣噪于门内之同伙，并未飞扬于门外之同事，且看主人翁行迹再商。弟奉恳陆续送寓之事，现带一五前去。目下尚可敷衍，恳吾兄于得信后暂缓致送，或迟一月为率。如以此书与人家看，务将以前裁去至要。视弟如胞者，赏不嫌烦碎也。老台之事，昨日略言之，适有他

[1] 吴式芬由陕西布政使赴京陛见，中道请假回山东海丰家乡养病，此信咸丰四年六月间由海丰发，时瑛棨在开封。

[2] 指胜保高唐军营。

[3] 阿兄，指周士镗。此信是周士键写的，只是在信末由兄弟二人署名。

[1] 徐继镛，字惺斋，河南道员。

事阻之；拟今明日将探报细细申说，再行奉闻。至高唐之贼，为数不过千人皆马队，然皆稔恶已久积匪滑贼，城内守御之具色色都全，故前此环攻，伤亡甚夥。且每日夜间便出来鬼混，我军彻夜不能撤队。日内连次经查卡兵勇拿获赴连镇之奸匪多名，其意大约不能久守孤城矣。然日间百方诱敌，总不出头，可恨可恨。此间大帅乃胜、善一营，在正北，计兵勇三千余；培、那一营马兵千余名，在西；德贝子一营马队三盟二千余人，在正南；东抚营在东面，遏其窜省之路。然惟胜、德二营尚乐战；崇❶则带围碁出队，列队后即在绿阴树下著棋；培则无声无臭。连镇者亦围攻不易，前日达帅受枪伤，看来非一半月所能了也。至五千斤大炮时刻开放，仅能伤城内之屋，而与城墙无恙也。琦相之侄恭钰武职前数日在此阵亡❷，即贼夜扰之故。闻连镇只庆、西、达、托四人用力，而苦于无钱，徒然着急。即请升安。兄镗、弟键同顿首。

实在匆促，乞以此书致鸿哥、惺弟诸公，惺所言之事已心照矣，惟尚未到来。随后即有详书去也。惶恐惶恐。

君子责己不责人，所恨者，二三至好亦为俗论所惑，为可恨耳。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7信

周尔墉致瑛棨信❸ 顷得两儿❶六月十九日来信云：高唐之贼现止剩七百人，百战之余，自知万无生理，死守万端。城内旧为存储军火之所，米粮亦不绌，急攻数次具不得手。现拟为吕公车，甫成而大雨平濠，须雨霁设法。此股贼匪必不能纷窜。惟连镇贼虽不如高唐之凶悍，而为数尚多。僧邸速挖重濠，密围使困。但连镇之【粮】食尚极充足，贼亦困而不困。现拟于运河下流沙囊堵截，俟水势一足，即放水以灌贼营。然地形高下是否悬殊，军中未知深细，又不能不虑自己营盘。且连镇贼多，万难立时就地歼旃。高唐之贼未灭，渠必直趋大营，又须两面支持云云。大意似谓北贼穷蹙是真，亡命偷息亦是真，扑灭意中事，特布置须有先后，方出万全耳。两儿已详陈倚闾之

❶ 崇，指山东巡抚崇恩。
❷ 恭钰死在六月初六日。
❸ 此信当写于咸丰四年六月下旬。
❶ 两儿，指周士镗、周士键。

私，帅谓此刻万万走不得，必须始终再待一二月，俟连镇肃清，断不肯再令久违定省，是以不能不暂缓。键儿去留可自主，拟暂缓个月，高唐一清，键即先归。看光景，伊二人或有一人作随营者。不过北路一清之后，大帅入都请训，两子先后归来，其时总可从容商酌也。知关切非常，详缕奉闻，诸惟三哥大人爰照。弟墉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6信

张集馨[1]致瑛棨信　兰坡三弟大人足下：两奉芜缄，谅尘珠记。顷奉华翰，得悉真除豸绣，已荷温俞，翠柏红薇，花开旌节，可预贺也。光、固逆匪退回汉阳，庐、六官军声势渐振，豫省目下谅可无虞。此间之贼，据闻不足千人，而占踞州城竟将两月，仰攻数次，士卒颇有伤亡。逆每夕出扰，人数并不甚多，伏匿草间，伺隙砍刺。马步兵勇及带兵将弁屡为所伤。日久兵疲，勇气渐钝。日昨新到川勇八百余名，以为可以破城，乃死亡受伤至百二十余人，各勇亦多损折。欲养锐气，断非旦夕所能奏功。而连镇相隔在二百里内，贼情凶悍如前，加以水势漫延，官营几成泽国，竟不知僧邸何以措手。失陷城池，大帅具奏剖白，并无此事，亦绝无此议。近来州县路途甚窄，无计能免，可为悯恻。兄梓里逼近贼巢，先人敝庐已遭火劫，老母僻处村闾，支持不易。眷属仍寓春明，兄亦不能兼顾。时艰境蹇，无善足陈。手此，布颂升安不具。愚兄集馨顿首。（咸丰四年）七月朔。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85册，第1信

周士镗致瑛棨信　兰坡仁弟大人如手：前于家弟书中奉询起居，计已邀青及。昨张椒翁[2]递到惠书，荷承关注，载诵之余，莫名感激。兄从戎一载，欲归不得。但愿北路早奏大功，或能息肩。贼中人数不多，而久战之烬，狡猾异常，扑灭不易，详细情形已详家禀中，可以取阅。拟日内少有眉目，即遣家弟归省。武昌沦陷，中州必又戒严。东南两路土匪如何？附近皖、楚一带，防堵想俱严密，便中务祈示及为幸。……肃请升安，诸希荃照不备。兄镗顿首。弟键同叩。（咸丰四年）七月初五日冲。

---

[1] 此时张集馨在高唐军营。

[2] 张椒翁，指张集馨，字椒云。

失守城池州县，此处并未议及，更无奏稿。弟从何处有此一说？必是王公谣传耳。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2册，第8信

王梦龄致瑛棨信❶　再，日前选派干弁驰往高唐，即在黄立山❷刺史营中住守四日。周围查看，南门外迤东迤西，并无一兵一勇。胜帅之意，在任其南窜，再行追剿，较为得手。据该弁云，若贼窜去，日间得信尚易，如夜间，非天明后不知也。逆贼在城固守不战，每于风雨昏夜间出城偷营。六月二十五日夜雨，该弁在黄营亲见贼来偷营。各勇夜间枕枪而卧，得信即在战墙内抵御，并不出濠。逆匪非天明亦不回。各营亦不救，有令故也。昨又得报，三十日胜帅传令不准放枪，亦不准响动，令各勇川勇扒城。不料川勇登至云梯上后又有上者，失足跌落，云梯歪倒，声响一震，逆贼知觉，枪炮齐施，立伤川勇七十余名、济勇二名、兵二名，即时收队。看来一时尚不能得手也。……此闻，并祈转致筱翁❸一阅，不另。弟龄又顿首。（咸丰四年）七月初十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第7信

再，……北路依然相持。各处探报云：称连镇之逆万不能窜，高唐之贼任窜不窜，大约系实情耳。再请勋安。弟龄又顿首。（咸丰四年七月）廿九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第6信

周尔墉致瑛棨信❶　高唐果如所闻，似亦非旦夕奏功之事。且留南面以待其出而歼旃，此计亦似太远。贼数不多，自以急攻为上。刻下正值夏雨时行，道路泥淖，官兵既不如贼踪之速，而到处高粱〔粱〕禾稼，随地藏身，马步枪炮颇难得力，且恐其暗中算我。贼得两日逃走工夫，便有胁从。种种情形，俱深驰念。家信不来，或亦因捷奏较迟，故不能写信乎。……弟墉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14册，第7信

---

❶ 此时王梦龄在宿迁，瑛棨在开封，此信和下一封信均在宿迁发。

❷ 黄良楷，号立山。

❸ 筱翁，指河南布政使郑敦谨，字筱珊。

❶ 此信和以下周尔墉各短札大约均写于咸丰四年七、八月间，时周和瑛棨皆在开封。

昨晚高唐有一仆、一轿夫归，从前曾在弟处者，据云近日不甚出队，贼夜间亦不出来。现赶铸二千数百觔炮位，约本月廿前完功，炮成再进攻。键派监铸大炮，月杪可起身回汴云云。渠亦得之耳闻者如此，知念，并告。家信未有。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4册，第10信

得手书，似楚北渐振，军威不至如前此之散涣矣。北路似一时尚不能完事，深为焦闷。贼目前虽不窜，水势稍退，又须防意外。高唐未提及，不知如何。如能趁此先定高唐，亦是机会也。京信及托件当俟收拾妥后先送上，余容续悉。即请刻安。弟墉顿首。即日申刻。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4册，第11信

昨大营来仆，到寓面问。据云：铸炮二位，系七月杪动手，每位重一万七八千斤，须二十余日方毕工，大约月杪可盼好音。贼在城内每日扶乩卜凶吉。键是奉到汴之札，非铸炮。其余各事，渠亦不了了，但知奏铸炮时，奉旨勒限廿日，大约即是拔翎之一起批谕也。弟名心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4册，第12信

探报附缴。邸钞云云，意中事也。但终悟不出蕞尔一城，千斤大炮不能轰击之理，为之闷闷。正封信，得上南厅署内一舍侄信，语意不了了，亦可略见中郑情形此亦闷事也，附览，览毕发还。名心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24信

李弁连战而捷，所请乃顶戴，非官阶，当可邀覆载之恩，闻之心喜。克翁[1]奉“师久无功”之旨，自必益加奋往。但连镇之贼如此穷蹙，如此诡谲，其偷窜之术必然急思再施，则高唐尤不可再迟。彼中情势如何，弟亦不得信息，又觉心焦耳。明日有二信，欲求衔封转递，俟写好送呈。即请兰坡三兄大人台安。弟墉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13信

连镇探报奉缴。连贼畏其出，高唐忧其不出，今探信如此，或成功在指顾乎？盼望北路捷音，真如秀才望榜，又尝三十年前滋味也。尊兄日来公私鲜暇，万祈弗拘回答之仪，容迟日弟再往诣面罄，拜属

[1] 克翁，指胜保，字克斋。

拜属。即请兰坡三兄都转大人台福不宣。弟墉顿首。即晚。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18信

延龄[1]致瑛棨信 兰坡三弟大人阁下：……兄驰驱戎马，忽已年余。近南省消息大佳，足使杞人心慰。惟高唐逆匪拼命负嵎，四月以来尚无头绪，所有大小将士皆有当剑卖马之势，必须日内荡平，方为要妙。想仲建[2]自能详言之，兹不复赘。连镇虽有起色，亦非一时所能成功。兄买日为活，殊觉进退维谷。……病中握管，笔不尽言，余已谆托仲建代达，谅必不肯膜视也。手此，即请升安，诸维心照不备。愚兄延龄顿首。（咸丰四年）八月朔灯下。妹夫人阃佳，侄男女等均吉祥。

再，客秋兄在怀郡辛苦倍尝，缘节相[3]徘徊，荐草始终未发。昨丰县谬膺保荐，胜帅指明入直劳绩，特留怀郡一层为遇便另图也。前闻本省欲补保辛才诸人，兄独以业得保举，不列数内，自是未知胜帅保举出考详细，敢望留心援手也。又及。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01册，第7信

周尔墉致瑛棨信[4] 顷士键归，面色虽黑，似尚能耐劳，镗亦平安，可告慰。高唐贼不过千人，自知必死，故同心甘逆。初一日，用大炮轰击城墙二丈，重濠隔之，贼于缺城两旁列枪不发，兵过濠时，对准点枪，竟不能入。现在贼不能修城，但于坍墙两旁堆塞土袋树枝，以为拒守。初四日再合队进攻。高唐城内无民人，只此千数贼。本夜间出扰，现于东门逼贼结一营，贼不敢夜出。大儿一时亦未能即归。连镇贼尚有数千，四面围住，不能突出。擒获之贼，剖视肠腹，所食皆高粱黑豆。高唐旧闻有奸细，是临清余匪数名，现已查出正法。键来时初二起身方拟初四日攻城方略，得手与否，须待续信。一切语，渠一半日趋谒，或明日饭后前往。前日盛扰，菜极佳，而字则大不佳，亦是到汴八年第一次惭颜之笔也。即请兰翁三兄大人台侯。弟墉顿首。即日未刻。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6册，第12信

---

[1] 延龄，字挹泉，河南道员，时在高唐胜保军营。
[2] 周士键，字仲建。
[3] 节相，指讷尔经额。
[4] 此信和下一封信约写于咸丰四年八月间。

得闻李士林收复汉阳之信，真是快意事。长毛可望早歼，土匪可望归正，豫之南境其渐安乎？江南得汉阳捷音，其势益振，可喜已极。高唐大营日来无信，窜出马队向东南贼七八十人，乃初一日，是士键起程前一日事，已被官兵截杀，余者仍逃回城中。雨翁乃接钟六英兄信所述也。弟墉顿首。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4册，第14信。

查燮勤致瑛棨信❶　兰坡都转大人阁下：……月之五日，伺送人役回汴，询悉台旌抵保阳后，携同瀛眷，由水路直达丁沽，已于月前十七日吉绾鹾纲，诸凡顺利，忻忭无似。……若得连镇肃清，盐路便可畅通。现在金陵贼多窜出，皖军亦尚得手，涤翁❷追剿屡次得胜，江水皆红，大为快事。北路亟需戒严，诚恐四路挤来，北面一无拦挡，高唐为该贼幌子，若果望风而至，其将何以御之？殊令人抱杞忧耳。……余不尽言。（咸丰四年）十一月望日查燮勤顿首谨启。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92册，第2信

张集馨致瑛棨信　兰坡三弟大人如晤：……兄从军一载有余，勉力支持，尚无大过。去秋督阵坠马，乞假养疴❸，幸已渐臻平复。拟月底月初销假赴营，再图报效。惟材同樗栎，景近桑榆，此等苦情，想吾弟大人亦闻而心恻也。高唐残逆无多，皆是死党，负隅固守，未即剿除。近又四面深挖地道，安放地雷。如果逆运终亡，不难殄灭。连镇来降者众，消息颇佳。看来二月中旬，两地总可蒇事。楚、西二省肃清，曾侍郎顺流东下，倘能僧、胜两帅早清几甸，并力南征，荡平即可指顾。昨向军门来信，亦云四面合围，可期得手。彼之孤军，未能独立扫荡也。手肃，布贺大喜，兼请升安不具。愚兄张集馨顿首。乙卯人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七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85册，第2信

王梦龄致瑛棨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两奉手书，慰悉壹是。连镇情形，不日即可平定。高唐两湖贼匪具呈投降，请先发告示允准，

❶ 此时瑛棨调升长芦盐运使，刚到天津，查燮勤在开封。
❷ 涤翁，指曾国藩，号涤生。
❸ 此时张集馨请假养伤，在济南。

即可设法将李开芳捆献，谅亦可得手。上海元旦克复，首逆已斩，昨已专报。……此复，即请台安，惟照不具。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8册，第7信

查燮勤致瑛棨信 兰坡都转大人阁下：……尤可虑者，勉民观察昨日自胜营假归，据称高唐竟无进攻之策，而与连镇两不闻问，糜饷老师。北路一日不平，于豫省大有关碍。……专泐布颂春祺，统希心照不宣。查燮勤手肃。（咸丰五年正月中旬）。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8册，第6信

兰坡都转大人阁下：……连镇已于十九日红旗奏捷，逆氛悉数扫除，并生擒首恶林凤翔，实足以快人心，而昭国法。河路肃清，盐引无滞，自可日增起色。临清戕官一案，闻首犯已获，其党羽三百投往高唐。若能效以毒攻毒法，亦不难一鼓荡平。勉民于二十日起身，容翁新正兴致颇佳。……专泐敬请台安不尽。名另肃。（咸丰五年正月）廿六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92册，第7信

周士镗致瑛棨信[1] 兄镗顿首上兰弟双书：兄两载从戎，艰难辛苦无不备尝。去冬乞假归省，正月二十日回营，到后则沧桑更变，人事都非[2]，小作勿留，即行返旆，于二月初十日回汴。……肃请勋祺。兄镗顿首。（咸丰五年）二月十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3册，第1信

徐璋，字昆山，步云弟也。由武生入行伍，拔补外委，随征粤西。咸丰三年转战至河北，带队打仗，身先士卒，以功授酉阳营千总。师次阜城，值河堤决，璋捐廉为富室倡，以工代赈，活灾民无算。性灵敏，所到处能亲爱小民。在吴桥、东光间，民有小忿事，争往诉之，皆为剖决得其平，消积案二千余件。舆情爱戴，醵金建立专祠，并胪列惠政，详于大帅，由是知名。

时大军围攻高唐，贼潜出杀掠。璋亲赴各乡，劝民间开濠筑堡，集

---

[1] 此信前一半是周士键写的。后一半周士镗接着写。

[2] 指高唐清营主帅已易僧格林沁，他原来的主帅胜保已拿问解京。

团杀贼，贼不能为害。其被难民妇，或伤病无所归，皆为设法安置，备糗粮医药以养。以是民感其德，建祠祀之。并请于当路，以璋牧高唐，事格于例，不行。而节帅僧亲王深器之，委令缉捕盗贼，安抚难民，皆称职。方拟大用，璋旋以母老乞归。节帅悯其孝，遂咨送回蜀。……

附高唐士民赠诗：

幸获仁人万姓欢，倾囊施赈救饥寒，遥知济众阴功厚，指日封侯锡信传。

徐公衔命至高唐，百姓闻风返故乡，天佑善人终有报，子孙荣贵满华堂。

诘奸怒目似金刚，弹压官军保善良，待奏凯歌求主帅，好留仁者镇高唐。

仁者多劳此语真，巡查兵勇必亲身，鱼邱士庶无他报，高立生祠配树人。❶

《雷波厅志》，卷21，页3－4，《人物志》，《宦业》

张翊国，字孟文，号小虎，祥符人，官盐知事。……咸丰三年，大帅琦善，檄翊国带勇攻扬州。中蜚语褫职遣戍。四年，胜保军山左，奏调翊国，以积功疏免罪。七月，翊国攻高唐州，偕弟翊庄登城，翊庄死，翊国臂中炮伤❷。

《祥符县志》，卷16，页55－56，《人物志》，《忠烈》

张秉锐传　张秉锐，字进修，道光十七年武举人，补千总，擢易州营守备。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秉锐扼天津城西得胜口迎击之，枪毙贼首，贼大败奔。再败之束鹿〔束城〕、阜城，从胜保军复临清，尾贼至江南丰县，转战三省，所至皆有功。咸丰四年九月，攻贼高唐州，秉锐先登，受炮阵亡。事闻，赠恤如例，入祀昭忠祠。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8，页4，《忠义传》3，《穆大本传》附。

李凤鸣传　（咸丰）五〔三〕年，贼北窜，西宁李凤鸣从大军转战畿南，以功擢都司。（四年）七月，攻高唐，先登遇伏死。

《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8，页9－10，《忠义传》3，《黑珍传》附

❶ 徐宗干，字树人，道光中叶曾在高唐任知州。

❷ 咸丰五年，张翊国在镇江被太平军擒斩。

义勇文童张豫泰，旗人，张吉奎子，系张家营村。幼读书，明大义。咸丰三年，粤匪北犯，陷沧州，遂弃读投营效力。所得薪水，半以养亲。甲寅春，李逆南窜，随大队追至高唐，接仗数十次。彼时营规，凡受伤者不复回队。该童受伤数次，仍挺身直前，卒中炮阵亡。时年十九岁，甲寅年九月十二日事。

《重修青县志》，卷5，页18－19，《人品志》，《殉难》

马良骥、颜清和、薛廷兰、杨得山、张泰，以上兵丁五名，咸丰四年七月起至十一月止，在山东高唐州打仗阵亡。

《定州续志》，卷3，页2，《忠节》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高唐州阵亡[1]：赵连仲、马振邦、丁复兴、王常得、孙义。

《正定县志》，卷40，页11，《忠义》

吴世荣，龙固营把总，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五日，在高唐州打仗阵亡。

《正定县志》，卷40，页5，《义行》

（咸丰四年）五月、十月、十二月，高唐州阵亡：苏长生、王士魁、梁廷柱、张古魁、吴启思、王九锡、李尚德伤亡。

《正定县志》，卷40，页11，《忠义》

冯官屯

姚宪之：粤匪纪略节录　上以畿辅肃清，命僧邸乘胜移驻高唐办贼。胜保日久无功，前已拔翎革职，数月以来，劳师糜饷，数百匪徒，仍复稽戮，著逮京，旋发新疆效力。命高唐大营自德勒克德楞以下均归僧邸节制。僧驰抵高唐，调设大炮，且撤南面兵勇，作疏防之势，诱其出巢。二月初一日，李开芳果率党数百，由东连镇〔高唐〕夺围奔窜，将马抛弃濠沟，全数步行，赴冯官屯，据之。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茌平十八里。我兵追至屯外围之。贼先用木器周围堵住，内掘陷坑，排列枪

[1] 这一条和以下两条阵亡名单，都是正定镇标官兵，他们奉调南下，自河南信阳随琦善至扬州，又随胜保北来，经河南、山西，北至静海，南至临清、丰县，并阜城、连镇、高唐诸役，多有阵亡者，《正定县志》记载甚多，兹不全录。

炮，守御极严。屯内半系豪富，高楼大厦，外匝砖墙，十分坚固。贼登楼眺望，见我兵近前，即开枪炮，势难骤进。僧邸以重兵围守，昼夜严防；一面相度形势，谋以水攻；先将屯四围筑墙，外掘宽濠，挖濠之土，加培内墙，布置周匝。旋据前广西左江道张祥晋请捐资独任其事，遂挑引河，自东昌三孔桥起，至冯官屯石桥止，计百二十三里，长二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宽一丈七八尺，底宽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共需工价京蚨五万二千余贯，自二月初旬始，至三月初四竣工，即引运河水入濠。僧邸飞集民夫二三千，用水车巴斗灌入墙内，墙外筑墩，排列枪炮，一面令兵勇站立了望，防贼突出挖墙倒浸，一面督役灌注不息，渐灌渐满，墙内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贼党粮草火药尽湿，聚居楼上，柴米短少，势甚穷蹙。李开芳遣心腹黄大汉等百余人，混入难民内，泅水出降。僧邸虑其谋变，除难民外，将贼分拨各营，当晚伏诛。令兵勇越墙逼近土堰，放火烧之，擒获零贼十余四月十三日事。十六日黎明，兵勇进攻，忽大风扬尘，不辨南北，即命撤队。巳刻，开芳遣一人送降禀，僧邸令限午时先缴军械，方准投诚。半时许，果缴器械，遥见数十人张红伞拥开芳来。僧邸等虑其突出南走，令数万人张左右翼以待。开芳与黄懿瑞、谢金生、李天佑、谭有贵、刘明传、曹得相、刘之陇等八十八人，一至濠边，俱被擒。僧邸令黄懿瑞等八头目在营外帐棚守候，其余八十人拨入他营，单令开芳进见。戴黄绅绣花帽，穿月白绅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即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顾，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咬，说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出。又令八目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令都统绵洵、天津道张起鹓等，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又查明连镇、高唐、冯官屯阵亡官弁兵勇八千余人，设立供案，将余匪八十人并二童捆绑，挖心活祭。作祭文望空朗诵曰："尔官尔民，为国亡身，沙场战死，英灵未泯，天鉴尔志，震我军声，渠魁既歼，贼党悉擒，剖其心肝，慰尔忠魂。"宣毕，僧邸向天大哭，各官兵勇无不堕泪。连日搜贼，并无漏网。奉旨嘉奖："亲王僧格林沁，著加恩世袭罔替，并赏

肩舆。伊兄二品台吉朗布林沁，赏给辅国公。伊弟四品台吉崇格林沁，赏给二品，并戴花翎。贝子德勒克色楞，赏给贝勒衔，并戴三眼花翎。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赏给三等男爵。其余在事出力文武各员，查明保奏。现在冯官屯荡平，著僧格林沁挑选精锐分起南下，该大臣即驰驿来京陛见，以慰厪怀。”各营欢声雷动。僧邸将营务、粮台及善后事宜、南北路出力员弁，交崇抚军办理，将各兵交西都统管带，即于二十二日陛见，喜动天颜。

五月初，奉上谕：“西凌阿著授钦差大臣，带兵驰往河南，由信阳赴湖北，专办剿贼。荆州将军绵洵，帮办军务。”西帅留弁兵千四百余兵，拟饬赴黄河口岸防堵，自率大军南行。谁料连镇降勇二千余，一入楚境，皆逃归贼巢。西、绵二公因是革职留任。旋调原留弁兵来营听遣。……

去夏，余在宁阳任内，拿获临清败逃贼目杨太海等，供称：萧朝贵、冯云山先后在湖南炮毙，洪秀全已伏冥诛，惟杨秀清等均在江宁。秀清自封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千岁。现在金银无算，珠玉绸缎洋货衣服不下千箱。所造各殿，彼苍不容，三年除夕，被火烧毁。开科两次，皆经咒中题，亦有诗题。第一次状元江宁人，第二次状元扬州人，状元外另有几等名目，但取人不多耳。有某生，全家被掳，贼艳其才，逼令赴考。诗题为《四海之内皆东王》，诗曰：“海内皆清土，奚容此跳梁。人犹思北阙，世忽有东王。文武甘尸素，兵民畏犬狂。烽烟连郡县，戈戟遍疆场。胆为红巾破，愁随黑发长。伤心怜姊妹，含泪别爷娘。灭贼全凭向，殃民总是杨。避秦何处好，搔首问斜阳。”因诗涉讪谤被害。贼又将各处美女俊童挑上等者五千余人，先尽秀清选择，然后任各王分派。众头目亦暗中窃取，各王知而不问。惟小头目下不准奸淫，犯即杀。各王及大头目吸食鸦片，避讳甚密。小头目下水旱烟亦不准染，犯即杖。裹胁之人，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令扛抬物件，烧火炊饭。其余给以长矛刀枪，驱令在前打仗，老贼押后，退即立砍。每饭诵经，不能诵者听之。贼中以二十五人为一百，二千五百人为一万，每称十万，实止二万五千耳。夜间口号，或曰“赞美上帝”，或曰“魂得升天”，每夜暗号不定何句。火药曰“红粉”，炮子

曰“圆马”，抬枪曰“长龙”，鸟枪曰“小炮”。贼不洗脸，以愈污愈黑为上，取其面形凶恶，令人生怖耳。其众赤脚居多，穿鞋袜者，即系伪职，率皆短衣窄袖。新裹胁者，见大贼目混称王爷，见中贼目混称大人，见小头目呼其姓曰某官。贼呼其下曰旧兄弟，曰新兄弟。每有诉事，只准老贼往见大头目，新兄弟不准，以故被胁者不能深悉贼中事。遣人南北送信，或装瞽，或装哑，各营及州县盘获甚多，只据口词，未得片纸，供称或密藏筇杖及鞋底者，急则抛弃道旁，以是不得确据。……总之，贼性至悍，其谋最谲。军兴以来，国家不惜数千万帑金，以供南北军饷。又再三谆劝士民团练以保乡闾，所望普天同仇，歼兹丑类，以复天心。该逆自粤西而楚、皖、金陵，凶焰鸱张，几莫能制。既陷庐州，又扰豫、晋，转走直隶；复至丰工，渡黄河，入东境，猖獗尤甚。及陷临清，密迩畿辅，使数股合并，则其势益横。乃天夺其魄，爪牙内溃，而连镇、高唐、冯官屯先后剿灭。秋间克复芜湖，断其上下往来之路。入冬以来，庐州、德安等处相继奏捷。足见国脉甚厚，是以仰蒙天眷，虽有湖北、九江、安徽、庐江、舒、巢、镇江、瓜洲余孽，不难乘胜剪除矣。咸丰五年己卯冬，悉凭邸报，参以见闻，编次于莱阳邑署之如是官斋。

《蛮氛汇编》❶

王梦龄致瑛棨函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日前奉复寸函，谅邀记室。顷闻高唐窜贼至冯官屯，又为僧王围剿。始闻初一日斩杀一半，继闻逆匪均匿大户楼房，初五日用炮轰倒楼房数座，亦未叙明贼匪何如，令人闷闷。不知尊处得信如何？……此布，即请台安。愚兄王梦龄顿首。（咸丰五年二月）十二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8册，第9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望前一日连奉初二、四日两书，慰悉种切。

❶《蛮氛汇编》收史料十二种，姚宪之《粤匪纪略》为其中之一。姚书又名《粤匪南北滋扰纪略》，前在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之《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195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已将此书所记太平军进入山东部分节录发表，惟结止在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刚移守冯官屯。姚宪之于此时由宁阳知县调任莱阳，又继续写到这年十月之南北战况。我见过三个北京琉璃厂翻刻本和两个抄本，以《蛮氛汇编》中的这一个抄本为最好，兹即据此本将太平军在冯官屯最后失败部分以及“临清败逃贼目杨太海”所供太平天国内部情况部分录出编在这里。

顷得东昌王太守函，知冯官屯逆匪尚有百余名未灭，因僧邸定须活捉李开芳之故，大约日内必可得手。……此复，即请台安。愚兄王梦龄顿首。（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8册，第12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日来未得手书，深以为念。冯官屯窜贼依然相持，可为狡悍。以情形度之，似他窜恐未能耳。……此布，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8册，第13信

兰坡仁棣大人阁下：……冯官屯窜贼又已围困月余，仍未剿净。闻僧邸意在围困致毙，进攻恐伤我兵所致。传言如此，不知是否。……此布，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三月）初四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1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冯官屯相持倏又匝月，近闻放水灌淹，不知能否得手。……此复，并谢。即请台安。愚兄王梦龄顿首。（咸丰五年三月）初九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3信

兰坡棣台大人如晤：日昨草复一函，想早入照。冯官屯窜匪只余二百余人，至今负嵎死守。究竟为数无多，不难殄灭。此布，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三月）廿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5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日昨布复一函，未悉何时达览。顷得东昌王湛余兄来函报知，冯官屯引放运河之水到后，濠沟内存有四尺余，与平地不相上下。惟逆贼所居之穴尚高水面六尺。然自水灌入濠后，将贼偷挖地雷多处均冲塌陷，实为大幸。初四日夜，贼用长梯，上拴大炮，向外轰打，伤亡兵丁不少。是夜，僧王亲督大队围攻，坐马受伤，袍襟亦有伤痕，亦甚险也。……此布，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三月廿四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6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冯官屯来报，十六七大雨，水势大涨，贼窖内已有浸入者。如能再长，即无种类矣。看来此股无能为也。

……此布，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四月）初十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4信

兰坡棣台大人阁下：十七日得初七日手书，慰悉种种。冯官屯已于十六日生擒李开芳，余逆均行剿除，可称快事。僧邸固得懋赏，胜帅似亦必转环矣。……此处，即请台安。愚兄龄顿首。（咸丰五年）五月十二日。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9册，第9信

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发逆李开芳等纠贼数百名由高唐州窜逃本境北乡之冯官屯，占据圩堡。村民各自逃散。钦差大臣僧忠亲王督率大兵蹑踪追及，连战皆捷，斩二百余人。贼退入圩内悉力拒守，不敢复出。我兵环圩筑堤、扎望楼以围困之。又挖新河一道，引水灌入圩中。贼势穷蹙，至四月间束手受缚，查讯毕，立即正法，合股荡平。

《重修茌平县志》，卷6，页4，《武备》，《兵事》

邹桂林，字一枝，冯官屯人，监生，性刚正，有勇力。咸丰五年二月朔，发逆由高唐窜至冯官屯。时未晓，居民半在梦寐中，仓猝惊寤，相率争出，填塞颠仆，人人自分无生理。桂林独奋然执兵当贼冲，为逃者夺路。当是时，贼万声呼，众万声哭，桂林往来冲荡，面色如常。时贼争战桂林，不暇他顾。桂林辄以兵指示逃者从狭道出。度屯人出且尽，已始思去之，已身被数十重创，遂死于难。时年五十九岁矣。屯人先出者，已目观桂林杀数十贼，最后出者，独望见桂林仰天大呼云。贼平，事闻，赐恤，给云骑尉世职，依例袭。

《茌平县志》，卷3，页17，《人物志》，《乡贤》

李连元，字芳成，冯官屯人，武庠生。咸丰五年发逆至，连奋斗力竭被执。贼欲用之，抗节不屈，骂贼死。事闻，奉旨赏给外委衔。子永华，武举。僧忠亲王督兵剿贼，永华率乡人为官军耳目，破贼报父仇。

《茌平县志》，卷3，页17－18，《人物志》，《乡贤》

邹以德，冯官屯人。发逆之至，被执，使秣马。以德嗔目曰："吾家累世清白，岂肯与贼秣马乎？"贼怒杀之。

《茌平县志》，卷3，页18，《人物志》，《乡贤》

邹怀勤，冯官屯人，发逆至，奋与贼斗，遂死于难。

《茌平县志》，卷3，页18，《人物志》，《乡贤》

王凤彩，城西门里人。清咸丰间粤匪滋扰，各地土匪乘机为乱。凤彩办团练，自备资斧，搜捕匪党，声威大震，全境赖以安靖。上奖功牌，赏给八品军功顶戴。

《茌平县志》，卷3，页39，《人物志》，《乡贤》

孙葆田：邹府君家传 府君讳湘皋，字衡台，茌平邹氏。所居曰冯官屯。先世在明季尝有闻人。至府君祖父，以农业起家，致巨赀，有田数千亩。祖讳述礼。父讳振岐，太学生。府君……年既冠，入县学，食廪饩……顾屡应乡试不获举。太学君年渐高，遂以家政付之。咸丰五年，粤匪李开芳由高唐骤窜至冯官屯，闻府君家有积粮，据圩而守，尽驱居民。太学君出稍后，侦知匪酋所居室。当是时，忠亲王僧格林沁统大兵围剿冯官屯，府君奉父命诣军门告知匪酋所居己室，官军以巨炮轰击，仓箱尽毁，贼无所得食。府君复献策引河水灌其圩，大军具知道里远近。李开芳成擒，王欲为府君奏请奖叙，府君曰："国家除巨患，闾阎获安堵，生始愿毕矣。今故里尽化丘墟，若因以为利，父老其谓我何?"卒固辞。……（同治）十三年，府君遽以疾卒，年□十有□。子德义，咸丰辛酉拔贡生，官刑部员外郎。……孙葆田曰："刑部君与予先后同官西曹，予夙闻邹府君佐大军平粤匪李开芳事甚详。今刑部君殁已数年，有二子，长兆讷，仕为山西吉州知州，以伉直不能合时，弃官而归；次兆敏，字慎言，以字行，光绪己丑恩科顺天举人，内阁中书，并有祖风。与予善，以崔君肖庭所为府君事略属为家传，予为撮其大要如右。

《校经室文集》，卷4，页30－32

陈澧：张宾嵎墓碑铭 君讳祥晋，字宾嵎。……授广西左江道，君出京迟缓，被劾革职。是时逆贼李开芳据高唐州之冯官屯，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以重兵攻之不克，君诣军营言曰："此距徒骇河百二十里，穿渠灌之可灭。"王问曰："君能穿渠乎?"曰："能。""几日渠成?"曰："十日。"王曰："十日贼觉遁矣，限五日!"君唯唯而出，至营门，王下令限三日。君大骇，急集夫役，执令箭驰马大呼，昼夜不绝声。众役并力，三日渠成，水大至，贼不得出，遂乞降。王奏复君官，发江苏候补。

《东垫集》，卷5，页32

咸丰五年，粤匪李开芳据茌平之冯官屯，忠亲王僧格林沁决徒骇

河水以灌之，导源自南镇南引入茌平官道，东入新河，又东北入冯官屯。李开芳就擒，余众歼焉。粤匪平。

《博平县续志》，卷8，页28，《兵事》

郭嵩焘：致曾沅甫[1] 僧邸引运河之水以灌冯官屯，计工数百里，其时李开芳残贼数百人，无敢议其迁远者。则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而抑不敢肆其嚣嚣。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谓自是可以长享无事，而议论嚣然，言路之气日张，时事亦愈棘矣。

《养知书屋文集》，卷10，页28－29

五年乙卯正月，逆贼大股麇聚东西连镇。十九日，僧邸进攻尽歼之，生擒林凤祥解京。四月，李开芳分股由高唐窜冯官屯，僧邸移得胜兵于十六日进攻，引河水困之，破其垒。该逆见水势日长，竟无存身之处，屡欲逃窜，均被官兵截回，自问断无生理，遂率众诣营投诚，渡河之粤逆至是全灭。

李逆进见僧邸时，戴黄绸绣花帽，身穿月白绸短袄、红绸裤、红鞋。两贼童身穿大红绣花衣裤，年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挥扇。向僧邸、贝子、各大人，仅屈一膝，即盘坐于地，仰面四顾，见持刀者环立，皆怒目而视，毫无惧色。但称倘能宽贷，愿说金陵诸贼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并伪职黄懿瑞、谢金山等槛送京师，凌迟处死。

《耕余琐闻》，癸集，抄本页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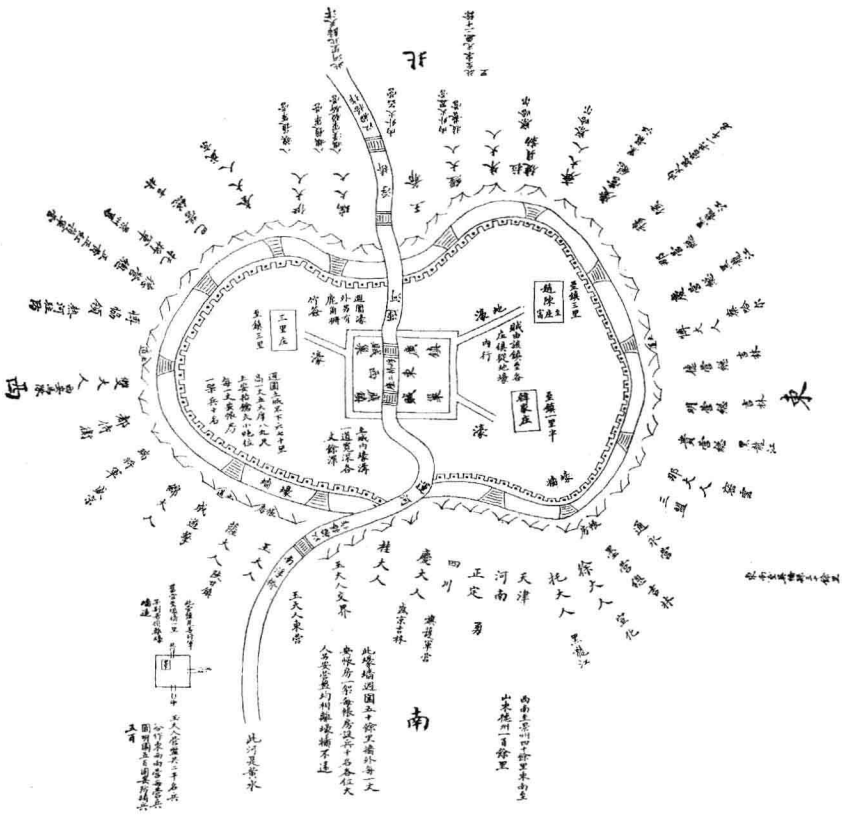
黄钧宰：北军凯旋 直隶静海之贼，由阜城窜保高唐之冯官屯，屡为僧王所败。洪逆遣队北援，又歼于丰、单之间，势困甚。王命筑套堤，引河水以围之。屯中粮尽，贼无固心。大兵昼夜轰击，遂破其垒，生擒首逆李开芳及诸伪职监送京师，凌迟处死，从贼无一脱者。北军行凯旋礼，大将军、参赞大臣恭缴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赏赉有差。贼之初起也，投玟佛寺，有“见僧即止”之谶，至是果验。天人合发，固非偶然。

《金壶七墨》，《遁墨》，卷2，页26

[1] 曾国荃，字沅甫。此信论曾国藩布置曾国荃、鲍超等合攻捻军事，其时当在同治五年（1866年）。

太平军连镇被围图

（谢兴尧珍藏）



注：此图系照原件重新描绘缩小制版

太平军连镇被围图说明

此图反映咸丰四年（1854 年）四月初九日——十二月十九日期间，林凤翔、李开芳统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在连镇被围的情况。

原图系当时清方的军事地图，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此图长 46 厘米，宽 43.5 厘米。原图无题目，现在这个标题是编者加的。

附：

引用书目

书目解题（按引用先后排列）

粤氛纪事　13 卷　谢山居士（夏燮）撰　同治八年刻本

夏燮（1800—1875 年），字嗛甫，谢山居士为其别署。

安徽当涂人，道光二年（1822 年）举人，初任教官，咸丰间改以知县发江西，曾调祁门入曾国藩幕府。于江西历任吉水、高安、永新等县。他先撰有《中西纪事》一书（别署江上蹇叟），记鸦片战争，又续记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中西交涉诸事，颇风行。嗣又撰《粤氛纪事》，记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仍用《中西纪事》之纪事本末体裁，以四字名篇，每篇记一路战役或某一地区战役之情况。惟记至太平军解放苏、常时为止，未再续撰（可能是去江西忙于作知县官而辍笔）。其材料主要来自清官方文书，间附作者之议论，此议论大体可以代表清朝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之中下阶层）之看法。

知止斋日记　27 册　翁心存撰　稿本　北京图书馆藏

翁心存（1791—1862 年），字二铭，号邃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 年）翰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这是他手写的日记，起道光五年（1825 年）五月十六日，至同治元年（1862 年）十月末他病死前数日止，中有数年或数月间断者。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以

前的，主要是他自北京赴福建、广东、四川、江西、浙江、奉天作主考或学政时的行程日记及在京入值上书房的授读日记。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838—1949 年）他在常熟家居，其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 年）的三年日记齐全，颇记载了一些鸦片战争时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情况。道光二十九年二月赴京，由此一直在北京作官至死。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遣军北伐的时候，他任工部尚书并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清兵奉调南下之经北京者，例办支应，故详记每拨人数及所需牲口器械等；又详记由他经办的一些北京筹设城防的事情；而太平军节节胜利之消息到达北京，亦均有记载。但记至太平军进入直隶，自临洺关进克柏乡，忽然中断，于是太平军直逼正定，并谣传已至定州，以及攻抵天津，屯踞静海时北京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之惶恐紧张情事，遂付阙如。至咸丰五年（1855 年）初，太平天国北伐军最后覆没前不久，他才恢复写日记，从此到他死未再中断。林凤祥和李开芳被解至北京及就义的日期，不见于他书，此日记中皆有记载。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前后的一些记载，亦值得参考。

僧王奏折　8 册　清抄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僧格林沁（1811—1865 年），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五年（1825 年），蒙古科尔沁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卒，无子，其妻为道光帝旻宁之姊。旻宁谕令过继其族侄僧格林沁为子。从此，僧格林沁成了皇帝的外甥，承袭郡爵，并被召至北京，一直在内廷充御前差事。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绕山西进入直隶，破临洺关，一路北上，直逼正定，清方且误传已抵定州，这消息九月八日到北京，使清廷感到危在旦夕，大为震动，翌日宣布特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绵愉并未出京，只僧率一部急忙拼凑起来的京兵到京南涿州、固安一带设防。以作背城借一之准备。太平军屯静海、独流时，僧部移屯武清之王庆坨。次年正月太平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南撤，僧部始参战，尾追至阜城，围林凤祥于连镇，围李开芳于冯官屯，成为打败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最大的刽子手。后来他又南下进攻捻军，同治四年（1865 年）被阵斩于山东曹州。

这八册奏折，就是他和太平天国北伐军作战时所上的奏折（会同

胜保、德勒克色楞、西凌阿、善禄等）及发来的上谕的清抄稿本。红格毛边纸本，半叶七行，行十二字，有虫蛀。每折详记发折日期时刻和地点，并续记发回日期及朱批。凡僧格林沁，均只写一僧字，下空一格或三格，而胜保、西凌阿等全写不空格，可知这是僧格林沁营中抄存之谕折档案。原本无题名，《僧王奏折》是书贾或图书馆拟加的。八册次序只在书脚角上有，亦可能是书贾写上去的，次序和内容顺序并不符。计1~4册，起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讫六月初一日（四日发回）；6~7册，起四年十一月初六日，讫十二月二十九日；5册与8册相连接，起五年三月十七日，讫四月二十三日。最末一折无日期，内有“奴才前在军营”之语，是在僧已撤军返京之后了。看来原非只八册，有残缺，故日期不相衔接，有关连镇最后被攻破及高唐情况之谕折亦缺。

黑水郭氏家乘卷四扬芬录初集　1册　郭克兴编　1925年排印本

本册是有关穆腾阿（1814—1884年）的传记资料。穆腾阿，字瑞亭，姓郭博勒氏，黑龙江布特哈达呼尔正白旗人。曾参加镇压太平军、捻军、陕西回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战争，官至江宁将军。辛亥革命后，其后人以郭字为姓。其孙郭克兴编纂家谱，名之日《黑水郭氏家乘》。据例言分“乡土”、“世系”、“世德”等八录，录各一卷。第四卷为《扬芬录》，本册为其初集，专载穆腾阿之传记、诰命等文献，而以《瑞亭将军言行录》为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是定版前的“清样”，有红笔校改多处。摘抄时，即以校改者为准。

大清畿辅先哲传　40卷　附列女传　6卷　徐世昌纂　191？年刻本

此书包括有清一代畿辅（直隶）著名人物传记，凡一千八百六十六人，分名臣、名将、师儒、文学、高士、贤能、忠义、孝友八门。此外又附列女一门。在徐世昌主持下，参加编辑或采访等工作的有王树枏、严修、李焜瀛、华世奎、冯恕等，于1915年至1917年编纂成书。其中材料绝大多数是已见于前此的其他记载的，也有小部分是编纂者直接采访得来的。

时晴斋主人年谱　1卷　詹嗣贤编并书　楷书长卷　北京图书馆藏

时晴斋主人者，张集馨也。张集馨（1800—1878 年），字椒云，江苏仪征县人。道光九年（1829 年）翰林，历官川、陕、豫、直、闽、赣各省布、按两司，屡蹶屡起，同治二、三年间（1863—1864 年）一权陕抚，四年（1865 年）复革职，居北京至死。此年谱末署“光绪六年（1880 年）外甥詹嗣贤顿首谨编并书”，系一楷书长卷。卷头有行书题识云：“詹翰林嗣贤书张椒云年谱”（詹嗣贤同治十三年进士）。

金壶七墨 18 卷 黄钧宰撰 同治十二年刻本

黄钧宰（1826—18 年），一名振钧，字仲衡，别号天河生。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拔贡，曾官奉贤县训导。他杂记见闻，辑为此书，计《浪墨》八卷，为道光十四年至咸丰三年（1834—1853 年）所记；《遁墨》四卷，咸丰四年至同治二年（1854—1863 年）所记；《逸墨》二卷，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 年）所记。另《醉墨》一卷、《戏墨》一卷、《泪墨》二卷，所记多无关史事。

皖抚疏稿 七本 李嘉端撰 稿本 黄义昌同志藏

李嘉端，号铁梅，顺天府大兴县人。道光九年（1829 年）进士。历官云南、福建、安徽学政。咸丰三年（1853 年）二月，由刑部左侍郎外放安徽巡抚，至九月革职。在此期间，太平军北伐、西征，安徽均首当其冲，故其疏稿中以奏报这方面之情形者为多。他如苏鲁地区饿殍载道，皖北有捻军“土匪”，遍地“伏莽”，以及清方缺饷少兵之空虚情况等，亦皆述及，均为有用之史料。

此稿本系黄义昌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得自于其舅母家者，李嘉端是其舅母的高祖父。红丝栏毛边纸本，半叶六行，行二十字，系幕宾起草誊清由李嘉端改定后正式发抄之底本。抄手非一人（间有李嘉端亲抄者），“嘉端”二字空写，由李嘉端自己填签。（“嘉端”二字连写，以“嘉”字右下角“口”字之草写为“端”字右上角之“山”字，此为李氏签署之特别写法，此写法在另一册李氏早期任学政时之《岚石山房折稿》中，可以看到它的形成过程。）迨奉到朱批或上谕时，再抄在折稿的后面。装订成册是后来的事，有两本先后次序错落，有一折未订入，只折放其中。偶有李氏事后的批注。封

面题“皖抚疏稿”，为折片拟出题目，也写在封面上，惟似非李氏亲笔，或出于他的后人之手。

遂翁自订年谱 1卷 赵畇撰 光绪初家刻本

赵畇（1808—1877年），字芸谱，号岵存，晚号遂翁。安徽太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翰林。充宣宗实录馆总纂官，为纂修《筹办夷务始末》之始倡议者。咸丰三年（1853年）派赴安徽原籍帮办团练。六年（1856年）以道员至广东，历署惠潮嘉道。十一年（1861年）署广东按察使。次年以母忧返里，遂不复出。

罗文恪公遗集 4卷 罗惇衍撰 木刻本

罗惇衍（1814—1874年），字兆蕃，号椒生，广东顺德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翰林。咸丰三年（1853年）官刑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以上《请京师设备以寒贼胆而固人心疏》奉命办理巡防事务。同治元年（1862年）升户部尚书。八年（1869年）丁母忧返籍，十三年（1874年）病卒。他以通籍早，故颇出名；但居官三十多年，并未负过重要责任，故其遗集中亦无何要紧文字。计朝考墨卷及谢折各一卷，又奏疏二卷，奏疏中以有关抽捐征税之数折稍为重要。

姚正父文集 10卷 姚承舆撰 同治二（?）年广州富文斋刻本

姚承舆（约1794—1863年），字英三，一字益斋，号震甫，一作正父。浙江归安人，居归安之菱湖镇。贡生，考到五十多岁不得一举，遂谓“立志经世，不务科名”（《自序》，下同），乃自“辛丑迄丁（当作癸）丑（1841—1853年）十余年间，受各省督抚将帅二十一聘，癸丑至己未（1853—1859年）数年间，蒙圣主五次征召”，“而秉性迂拙，致才不为世用；犹冀有所纂辑，或可有益于将来”。于是著《经世要略》一百二十卷、《尔疋通解》四十卷，以及其他“与当道诸公辩论得人行政，兴利除弊，理财筹饷，团防灭贼，化盗安民诸大端，共三百余篇”。但咸丰十年（1860年）夏赵景贤部下团勇至菱湖毁其家，稿尽失。遂又发奋补作，辑为是书。书首及板口均无书名，仅据卷首之《姚正父自序》，为之定名《姚正父文集》。诸文自辛酉（1861年）补作，最晚者至癸亥（1863年）。观其内容，并无经世高见，而常自炫其堪舆择吉术之灵验，盖一不自觉其庸妄之人。

然其记事诸作中颇有敢于直揭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之弊者。

通甫类稿 4卷 续编2卷 鲁一同撰 咸丰九年刻本

鲁一同（1805—1863年），字通甫，一字兰岑，江苏山阳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未考中进士，亦未得作官，曾主讲徐州云龙书院，以议论文章结交官场。咸丰三年（1853年），吴棠任清河知县，他和吴棠有年谊，此时以地方大绅士的资格为吴棠策划防备太平军和镇压本地人民。此书中除一部分空泛议论文章外，其书札碑传中，颇多有关自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前期之人物和时事者。

袁端敏公集 卷首2卷 奏议20卷 函牍2卷 袁甲三撰 项城袁氏家集之一种 宣统三年天津排印本

袁甲三（1806—1863年），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以兵科掌印给事中由吕贤基奏调随赴安徽帮办团练。太平军北伐出师时，袁亦抵皖北。周天爵卒，袁代领其众。太平军之北伐援军出入皖北时，袁以尾随不进受谴。五年（1855年）革职，命随河南巡抚英桂与捻军作战。嗣后两次接替胜保督办军务，在皖北主要与捻军作战。官至漕运总督，同治元年（1862年）因病奏请开缺。他的集子中以奏报在皖北与捻军作战情形者为多。他是捻军战争前期，清方派在皖北的主要刽子手之一。

惜心书屋诗钞 1卷 王正谊撰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本怀潞园丛刻之一

王正谊（1799—1870年），字筱佺，四川达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久任户部司员。咸丰三年（1853年）曾入安徽巡抚李嘉端幕。咸丰末以事下狱，同治改元获释，授河南按察使，九年（1870年）卒于家。著有《惜心书屋集》，刻于四川，未见。本书潞河李嘉绩据所钞诗二十二首，为之刻于西安者。

敝帚斋主人年谱 1卷 徐鼐撰 年谱补 1卷 徐承禧等撰 同治十三年福州刻本

徐鼐（1810—1862年），字彝舟，一字亦才，江苏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翰林，授检讨。咸丰初在原籍佐知县温绍原办团练，顽抗太平军。八年（1858年）授福建福宁府知府，抵任四年

病卒。著有《未灰斋文集》及《小腆纪年》、《小腆纪传》。此年谱由徐鼐自撰至咸丰七年（1857年），以下五年由其子承禧、承祖、承礼补撰，并为其自撰部分作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近在江北的六合县官绅组织团练顽抗竟达六年之久，当时反动影响颇大，徐鼐亲与其事，故记之较详。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东平阳金钱会起义，南克福宁府属之福鼎县，时徐鼐在知府任，谋守御，其子承禧并参与战事，故亦详记其事。

皖游杂录剩存 1卷　王正谊撰　同治二年惜心书屋刻本

王正谊，生平参见《惜心书屋诗钞》解题。咸丰三年（1853年），安徽巡抚李嘉端奏调他襄办文案，是年三月赴皖；冬嘉端罢官，他也回部。本书所收是他在安徽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所撰书牍杂稿，其中主要是有关抵御太平军的。

蛮氛汇编　1册　邬西埜叟手订　石仓主人编次　同治六年芸樵氏抄本　北京图书馆藏　（又1941年夏傅寿昆为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抄录一部，燕京大学图书馆即据傅抄本蓝晒一部，分订二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

此书高八寸半，宽七寸半，磁青纸皮，抄于无格之东昌纸上，共一百二十五叶。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

“蛮氛”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书汇编了《粤匪纪略》、《长毛八王记》、《长毛九侯记》，《长毛国宗记》、《长毛丞相记》、《长毛群贼记》、《金陵癸甲摭谈》、《蛮氛杂记》、《盾鼻随闻录》（系节录）、《金陵被难记》、《寇汀记略》、《夷氛私叹》共十二种，除最末一种是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者外，皆记太平天国者。《长毛八王记》至《长毛群贼记》五种与《蛮氛杂记》，十九抄自《贼情汇纂》卷1、2《剧贼姓名》与卷12《杂载》。《贼情汇纂》与以下四种：《金陵癸甲摭谈》、《盾鼻随闻录》、《金陵被难记》、《寇汀记略》皆已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国》中。末一种《夷氛私叹》，亦已编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一种《粤匪纪略》，刻本行世者名《粤匪南北滋扰纪略》，两者核勘，前者系原稿本来面目，远胜后者。

汇编于此书中之各种有关太平天国者，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期

以前之撰述，且大多为当时之未刊本，可知系在战争尚在进行时便已传抄流行者。此书扉页题“邬西埜叟手订，石仓主人编次”，“同治丁卯年冬季录于界城旅寓”，抄录者题名为“芸樵氏”。丁卯为同治六年（1867年），其时去太平天国失败甫三年，此为芸樵氏于是年传录之本，而编订当更早。近人薛祈龄（吟伯）云：考邬与界城皆今介休，当即指此地。河南通许县西有石仓城，惟此石仓似室名而非地名（北京大学藏傅抄蓝晒本题记）。谢兴尧云：邬本古齐地，即今河南郾师（《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读蛮氛汇编》）。两说未知孰是。鄙意此书必为当时之关心时事者所搜集编订。山西仅于咸丰三年太平军一度过境，且只经由东南一隅。河南则四战之地，太平军、捻军此来彼起，形势岌岌。则地主阶级中之关心时事者应以河南者为更切，更多，故此书编订于河南之可能性为大。然则界城或亦为河南安徽交界处之界首欤？

粤匪纪略　1卷　姚宪之撰　北京图书馆藏　蛮氛汇编抄本

姚宪之，字涤山，浙江余杭人，由监生报捐官山东长清县丞。咸丰三年（1853年）升宁阳知县。这正是太平军北伐进入直隶，接着北伐援军又进入山东的时候。他根据《黄生才供词》、《邸钞》，再参以见闻，编写此书。黄生才是太平天国北伐援军中的一名中级军官总制，在山东观城被清方俘获后，曾冒称系太平天国丞相、援军统帅，供称在广西与洪秀全、杨秀清等“结拜”起义。当时清方对太平军在广西开始起义的情况所知很少，姚宪之看到黄生才的供词，有了把太平军从头写起的依据，他就着手编写此书，但他并不知道黄生才所述的广西起义的情况不可靠（黄生才大约是在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参加的，所述自湖南以下的情况是大体属实的）。姚宪之于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调任莱阳知县，在赴新任以前，他结稿付刻，题为《粤匪南北滋扰纪略》，最末叙述到当时李开芳退守冯官屯（已收入195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中，系节录）。他到莱阳后继续编写，至这年十二月结稿付刻，内容叙述到太平天国北伐军最后在冯官屯失败，并继续叙述到这年十月长江战场的情况。此书北京琉璃厂多次翻刻，有的书名作《粤匪南北滋扰纪略》，扉页题《粤匪纪略》，意为此书之简称。姚宪之在莱阳任知县至

咸丰七年（1857 年），以后情况不详，大约是死了，否则，此书是还应继续写下去的。此书问世早，故流传颇广，除一再翻刻外，传抄者亦多。《蛮氛汇编》中收的是根据此书的原稿传抄的，刻本中充斥的“胜公保”、“讷公尔经额”之类的敬称“公”字此处一律没有，刻本删去的如“胜保免送”之类的对清方官兵的微词这里则保留着。此外，还有低格抄写的片断，是别人加的补充见闻，署名冀镇芳、镇芳或不署名，亦有史料价值。所以这个抄本是现在所见此书的最佳本。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　142 册　分装 30 匣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装裱本

瑛棨（18　—1878 年），字兰坡，正白（亦作黄）旗汉军籍，本姓郑。以部员出官河南，咸丰初任开封府知府，升道员。三年（1853 年）初佐河南布政使郑敦谨在徐州、宿迁办理粮台。旋授河南督粮道。四年（1854 年）秋升长芦盐运使，赴天津。五年（1855 年）升河南布政使，再回开封。八年（1858 年）秋新抚恒福未到任时一权抚篆。九年（1859 年）九月恒福升直督去，坐升河南巡抚。十年（1860 年）正月降陕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十一年（1861 年）正月署陕西巡抚，五月实授。同治二年（1863 年）七月革职。八年至九年（1869—1870 年）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光绪二年（1876 年）再起为山西按察使。四年（1878 年）以病告归，行至平定州卒。他所收藏的“名人尺牍”，都是当时人给他的信，其中主要是咸丰年间他在河南作官时一些同僚给他的信。有一部分是谈家事、书画、请托、应酬之类的，大部分是有关时事的。其中以有关捻军的最多，已选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捻军》一书中。其次有关太平军（主要是北伐）的也不少，有些亦已被收入《捻军》中，其未收入《捻军》中者，本书选录大部。此外，还有一些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这些信裱成册页，以发信人为准分别成册，但同一发信人的各信并不计及时间顺序以排列先后，可知装裱收藏时重在书法而不问内容。各册木板精装，分藏于特制木匣中。木匣盖上刻有“名人尺牍墨迹”，无收藏者主名（“瑛兰坡藏”四字是图书馆后来入藏时加上去的），从这口气中可知裱册装匣者是瑛棨家人，但非瑛棨本人。第 18 册，即收李鸿藻信的一册，绢制签条上写“李兰荪相国”，李鸿藻字

兰荪，他于光绪七年（1881 年）始拜协办大学士，可知装裱已在光绪七年之后，时瑛棨已死去。又王梦龄各册，封面题签作“王庆龄”，因从信内署名看，其“梦”字很像草写的“庆”字，故有此误（《捻军》中亦同此误），而由此亦可知裱册题签时，题者已不知咸丰末年曾任漕运总督之王梦龄其人了。

瑛棨函牍 9 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装裱本

此为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之《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相同而另行收藏流传者。其中编号 463、465、466、467、468、469、470、471，共八册，皆盖有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书章，当即张秀民、王会庵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著录之《瑛棨函牍》八册。另编号 464 一册，独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书章，当系单独收藏流传者，册内全系周尔墉致瑛棨信，则此册当即《太平天国资料目录》著录之《周容斋书札》。其倒数第二开右侧边上有周尔墉于装裱成册后之小字题记：“前人述作文自苦曰：‘此数年前俳优之言，视之而颜忸怩。’不图此语乃为鄙人今日写照，愿兰翁为我藏拙。”可知此册装裱于周在世时（周死于 1858 年），是瑛棨积信足一册即付装裱者。467 册为李鸿藻任河南学政时信，其中有云：“承赐到容翁手札一册，拜领莫名感谢。”是瑛棨集周尔墉信笺装裱成册且作为书法礼品送人。那么单独收藏流传之 464 号一册，或即瑛棨赠李鸿藻的这一册；李字兰孙，则周题记之“兰翁”，或亦即指李。

张文达公遗集 4 卷 张之万撰 光绪二十六年北京同文馆排印本

张之万（1811—1897 年），字子青，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状元，咸丰二年（1852 年）出督河南学政，同治元年（1862 年）任河南巡抚，四年（1865 年）迁东河总督，五年（1866 年）改漕运总督，九年（1870 年）调江苏巡抚，十年（1871 年）授闽浙总督，以母老乞养回籍。光绪八年（1882 年）起为兵部尚书，继调刑部。光绪十年至二十年（1884—1894 年）充军机大臣。十一年（1885 年）协办大学士，十五年（1889 年）迁体仁阁大学士，十九年（1893 年）改东阁大学士，二十二年（1896 年）致仕，旋卒。

本书卷 1 为诗，卷 4 为序记之类杂文。卷 2、3 为自咸丰三年迄

同治六年（1853—1867 年）外任河南、江苏时之奏议，其中主要是有关太平军、捻军的材料。

耕余琐闻 6 卷 龚淦撰 同治十一年体仁堂刻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龚淦，字泽山，江苏阳湖人。本书自序云："淦少失学，长复浪游，所涉历皖、楚、越、鲁、燕、豫凡六省，而在豫已十八年。回思去日何长，所至虚无一得。自咸丰三年（1853 年）后始能稍有记录……日积不足，月累有余，抄录渐以成编，因题为《耕余琐闻》。始耕以舌，继耕以笔，但不知何年得遂躬耕，了却生平之愿也。"此序作于咸丰八年（1858 年），而至同治十一年（1872 年）始付刻。此书杂记作者游幕各地之见闻，因在河南最久，故所记者以河南事为多；有关太平军者，亦以北伐时事为多。共有十集，我见到的只有甲、乙、丙、丁、戊、己六集，每集一卷。

耕余琐闻 1 册 摘抄本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这个本子是据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刻本摘抄的，该刻本为十集全本，此系从中摘抄有关太平军的各条。

退崖公牍文字 8 卷 贾臻撰 同治年间刻本《故城贾氏躬自厚斋丛书》之一

贾臻（1809—1869 年），字运生，号退崖，直隶故城人。道光十二年（1832 年）翰林。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1850—1852 年）任河南府知府，咸丰三年（1853 年）署开封府知府。升浙江宁绍台道，未赴任，留豫皖军营剿捻。咸丰九年（1859 年）历署河南开归陈许道、布政使，升按察使，十年（1860 年）升布政使。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 年）以帮办军务、安徽布政使署安徽巡抚。本书即他历任上述官职时的重要公牍。十来年间公牍不会只有这么一些，汇刻在这里的，大约是他亲自起稿的。咸丰三年（1853 年）他署开封知府时，正是太平军北伐经河南并曾一度攻开封的时候，所以这一部分主要是反映太平军北伐的。前在河南府（洛阳）的，主要是筹划"防堵"；后在豫东皖北的，主要是剿捻。嗣后未能再作官，同治初曾赴北京有所活动，无结果。后病死开封。

洛中吟 1 卷 贾臻撰 咸丰四年刻本 《故城贾氏躬自得斋丛

书》之一

贾臻生平参见《退崖公牍文字》解题。本书收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四年（1850—1854 年）所为诗。此时作者先在洛阳任河南府知府，咸丰三年（1853 年）调署开封府，不久卸任后又避居洛阳，往来于汴、洛之间。故书中后期所为诗多有反映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河南时情况之作。

秦川焚余草 6 卷 董平章撰 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董平章（1811—1870 年），字琴虞，晚号退叟。福建闽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 年）进士。由户部主事改捐甘肃知县，历环县、皋兰，二十八年（1848 年）升秦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 年）引疾辞官，而留居其地又十余年，至同治五年（1866 年）始东归，家居不数年卒。本书收诗八百数十首，皆在秦州时作。其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并身经陕甘回民起义，诗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后者，尤具体。

李文清公日记 16 册 李棠阶撰 1915 年影印本

李棠阶（1798—1865 年），字树南，号文园，又号强斋，河南河内（今沁阳）人。道光二年（1822 年）翰林，二十二年（1842 年）督广东学政，擢太常寺少卿，因违例降级，遂罢官家居讲学。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北伐时，他奉旨在籍办理团练。同治改元（1862 年），他以讲理学知名被起用，连续迁转，官至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卒谥文清。他手写的日记于他死后五十年，由他的同乡后辈印了出来。日记中很多是记他的慎独功夫的，但记事者也不少。太平军渡过黄河围攻怀庆时他所见所闻的情况，记得还是很详细的。

王香圃先生文集 4 卷 王兰广撰 1921 年金光斋石印局石印本

王兰广（1806—1874 年），字心耕，号香圃，河南修武县王褚村人。道光十七年（1837 年）拔贡，次年朝考，以知县分直隶，此后除咸丰初以丁母忧家居外，三十多年间均在直隶作州县官，最后升广平府同知，卒于临洺关任所。其为人居官，鄙俗而喜事。集中记事之文颇多，除有关太平军北伐者外，咸丰八年（1858 年）英法联军入侵订《天津条约》、同治九年（1870 年）天津教案时，他均在天津亲历其事，同治七年（1868 年）西捻军张宗禹部深入直隶时，他署定

州知州，故对各该事均有比较具体的记述。又附《萱庭抚鹤图并诗》一卷，内收他的行乐图一幅及其友人赠诗数十首。稿藏于家，他死后四十七年，始由其族孙王廷选集资石印行世。

他尚著有《静涵书屋诗存》四卷，生前已刊行。

孟晋斋文集 5卷 卷首1卷 顾寿桢撰 同治五年刻本

顾寿桢（1836—1864年）字伯苍，号祖香，浙江会稽人。其父淳庆于道光末以大挑知县官陕西，他随至任所。咸丰九年（1859年）中顺天举人。曾主讲扶风书院及入陕西巡抚刘蓉幕，二十九岁即病卒于西安。其集中之碑传文字，颇多涉及太平天国及陕西回民起义者，惟意在表彰“忠烈”，不但立场反动，且叙事亦失之空泛夸饰，史料价值不大。卷五为诗。卷首收其弟家相所撰传记及年谱，尤以年谱记顾寿桢在鄠县（今作户县）等地参与抵抗回民起义的情况颇详。

柏堂集 前编14卷 次编13卷 续编22卷 后编22卷 光绪六年刻本 余编8卷 补存3卷 光绪十二年刻本 外编12卷 光绪十年刻本 方宗诚撰

方宗诚（1818—1888年），字存之，安徽桐城人。以理学文章干当世，而以不求仕进相标榜。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克桐城，他于鲁谼山中筑柏堂匿居，写文章表彰“忠贞义烈”，为抵御太平军的反革命分子作宣传。九年（1859年）应山东布政使吴廷栋之聘，至济南课吴之孙读。十年（1860年）吴降调直隶按察使，又随之至保定。十一年（1861年）应曾国藩、胡林翼之招南下，道阻于开封，入豫抚严树森幕。同治元年（1862年）严继胡任鄂抚，又随之至武昌。继而东下至安庆入曾国藩幕。后曾移督直隶，以县令奏调，遂再北上。九年（1870年）李鸿章继曾为直督，奏补枣强知县，由此一任十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始卸任南归。居安庆校刻所著书。所写文章统名《柏堂集》，前编收自道光十八年至咸丰三年（1838—1853年）匿居鲁谼山以前所作。次编收自咸丰三年冬至九年春（1853—1859年）匿居鲁谼山中时所作，续编收自咸丰九年至同治八年（1859—1869年）游幕鲁、直、豫、鄂、皖、江各地时所作，后编收自同治八年冬到直隶及官枣强时（1869—1880年）所作，余编收卸官南归以后（1880—1884年）所作，外编收自道光十九年至光

绪十年（1849—1884 年）所作书札。作者是当时在文化思想方面进行封建主义宣传活动的一个活跃分子，其集中绝大部分是这一类的文字。作者另外还有《经说》、《读书杂记》、《俟命录》、《志学录》等专论经学理学之著作数十卷，与《柏堂集》总称《柏堂遗集》。

续修天津徐氏家谱 3 册 徐世昌编 1918 年寿岂堂排印本

徐世昌（1855—1939 年），字卜五，号鞠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生长于河南。光绪十二年（1886 年）翰林。清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年间曾任北洋政府的大总统（1918—1922 年）。其家始于道光初年修有族谱，至徐世昌又续成之。上册为“敕诰”、“恩赏”、“家训”、“茔图”等，中册为“世系表”，下册为“列传”。

贺先生文集 4 卷 贺涛撰 1914 年北京刻本

贺涛（1849—1912 年），字松坡，直隶武强县人，寄籍故城县。光绪十二年（1886 年）进士，历官大名教谕、冀州学正。从吴汝纶、张裕钊学桐城派古文，并得其游扬，遂成为畿南地区之一古文小名家。与徐世昌进士同年，又进而得接袁世凯。袁督直隶时于保定设文学馆，以笼络主张“存古”者，聘之主其事。年未五十即盲，而为文不辍；然综其一生，亦只为文而已，谈不上学问识见。卒后徐世昌编其遗文，出资付刻。皆书序碑传记事之文，间亦保存了一些畿辅人物的事迹。

邸抄 714 册 抄本 北京图书馆藏

无格毛边纸抄本，每日一分，先录谕旨，后录奏折，另在首叶粘有记录该日值日衙门，引见、召见、谢恩、递封奏等之清单一纸。内容都是当日公开宣布的东西，又称邸报或宫门抄，有人按日抄写分送与订户。这一批邸抄，凡提及恭亲王奕䜣者，除原在谕旨中的不能擅改外，皆改作“爷”。如咸丰三年（1853 年）九月十日奉旨：“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著恭亲王署理。”次日“粘单”中有“爷（此字抬格）谢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恩。”又“召见惠亲王、爷、肃亲王、军机文庆……”等。据此可知这是有人（也有可能是恭亲王府派去的人）按日抄写专送恭亲王府的。（另有木刻刷印按日分送与订户者，北京图书馆亦有收藏，是作为报纸处理的。）这 714 册，起咸丰二年

（1852 年）五月，讫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十二月，颇多短缺，合订成册者亦常有次序错乱的。如本书选录咸丰三至四年（1853—1854 年）的九册（编号 110—118）中之第 114、117 两册，封面皆印咸丰四年七月，而 114 册中之七月十三、十四日，117 册中之七月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三等日之谕折，考其内容实为咸丰三年事，误订于四年册内。又册次编号亦有颠倒者，如第 115、116、118 三册，为咸丰四年闰七月全月谕折，一天也不缺，而中间却插入第 117 册。这类邸抄中的文件都是当时公开发表的，凡事涉机密的是没有的。如第 111、112、113 三册，为咸丰三年九月全月的，这个月正是太平军进入直隶，自临洺关一路北上，进抵天津的时候，而那些下面告急求救的奏报和朝廷张惶失措的谕旨，在邸报中是一点也没有的。

黄陶楼先生日记　47 册　黄彭年撰　北京图书馆藏手稿本

黄彭年（1823—1890 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县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翰林。其父黄辅辰自咸丰三年（1853 年）以截取外任出京返黔，此后作官或奉委，历至太原、天津、成都、西安，同治五年（1866 年）卒，彭年均随侍。归丧于湘乡，八年（1869 年）服除北上，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主修《畿辅通志》，并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八年（1882 年）简放湖北安襄郧荆道，升湖北按察使，十一年（1885 年）调陕西，十四年（1888 年）迁江苏布政使，十六年（1890 年）调湖北布政使，旋卒。他的日记并不衔接，以行旅记事者为多。

汲庵文存　6 卷　杨象济撰　光绪七年杭州刻本

杨象济（1825—1878 年），字利叔，慕汲黯之为人，自号汲庵。浙江秀水县人，家系大地主。江忠源曾任秀水知县，咸丰三年（1853 年）升湖北按察使，象济往投之，至则江忠源已赴江西，遂经监利县大绅士王柏心荐于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命与林立甫同往鄂北办团练。太平军再克武昌后，他逃离湖北返浙江原籍。咸丰九年（1859 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不第，甫返里而太平军至，逃祁门投曾国藩，再游幕至湖北。太平天国失败后，同治四年（1865 年）返里。晚年终老于江苏书局。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他数奔走于江楚之间，虽得接

清方大吏，但皆不甚畀以事权。其集中虽有关太平天国时事之文字颇多，然亦无太重要者。

枫南山馆遗集 7卷 又卷末1卷 庄受祺撰 光绪初刻本

庄受祺（约1810—1866年），字卫生，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授编修。二十七年（1847年）外放福建知府。咸丰二年（1852年）改发湖北，由是历升至湖北布政使。十年（1860年）引疾开缺，侨居湖南益阳以终。他在湖北八年，亲身参加了抵御太平军的活动，对这一时期的湖北军事知之甚悉，所撰《湖北军事述略》（本集卷5）即以清晰见长。他和张曜孙是阳湖同乡，有亲戚关系，且同在湖北作官，知之尤悉，故为张撰之墓志文中亦多具体记事。他并不好弄笔墨，且稿多散佚，死后其子怡孙搜集遗文，虽编为八卷，而其实数量不大，都计只四万数千言耳；其中可用为史料者，不足四分之一。

传忠录 1卷 刻本

李榞（1813—1853年），字紫藩，安徽宣城人。其父宣范官至松江知府，他由监生入资为县令，以作官为世业。历官湖北公安、孝感、钟祥知县，残酷镇压人民之响应太平军者，升荆门知州。太平军自河南入湖北，他和张曜孙率兵拦截，使太平军未能进入大江，遂致溃败。接着另一路太平军从江西攻湖北，把他打死在富池口。后来张曜孙给他撰行状，薛湘撰墓志铭，王柏心撰墓表，方宗诚撰传，合成本书，当系他的后人编起来的，大约刻印于同治初年。其中以行状叙事最详，特别是拦截太平军的那一段，作者张曜孙是和李榞一起参加的，故记述尤为具体；其他三篇记事都不出行状之外。我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本，改题《李榞墓志铭墓表传行状》，这是个残本，缺目录，不知本书内容是否只此四篇。

昭忠录 1卷 黄彭年辑 同治四年绥定郡斋刻本

唐树义（1793—1854年），字子方，贵州遵义县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大挑知县，历官湖北、甘肃、陕西，道光末升至湖北布政使，因与湖广总督裕泰不和罢官回籍。咸丰三年（1853年）诏赴湖北帮办抚辑，旋授湖北按察使。在鄂东抵御太平军，屡战屡败，被褫职。四年（1854年）正月在汉阳

江边又败，走投无路，投江自杀。他的儿子唐炯遍求“表彰”文字，复由其同乡翰林黄彭年编辑成书，内容为行略、讣启、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哀辞、祭文之类，重复连篇，不厌其烦。

梦砚斋遗稿 8卷 唐树义撰 黄彭年编 同治四年绥定郡斋刻本

唐树义，生平参见《昭忠录》解题。其遗稿以类分为奏疏、公牍、书牍、遗诫、杂文、诗、词七卷，以其长子焯之《稗芙诗》附存为第八卷。每卷目录后缀有编者黄彭年之按语，卷末间附以戚友序传之类。公牍为道光间官陕、甘、湖北时有关吏事民政之作。奏疏、书牍、遗诫主要为咸丰三、四年（1853—1854年）间在湖北抵抗太平军时所作，记该时战况颇详。

左文襄公年谱 10卷 罗正钧纂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这是左宗棠的年谱。编纂者罗正钧，字循顺，湖南湘潭人。光绪末以举人历署直隶抚宁、定兴、清苑知县（实缺在邢台，但迄未到任）及保定知府，宣统间升山东提学使。北洋政府时曾任经界局帮办。此年谱是他在出仕以前编写的，多引用原始材料，颇翔实。

张大司马奏稿 4卷 左宗棠代张亮基撰 光绪十七年刻本

张亮基（1807—1871年），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县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咸丰二年（1852年）由云南巡抚调任湖南巡抚，升署湖广总督。这正是太平军攻长沙，克武汉，定都南京和北伐、西征的时候。左宗棠作为湖南封建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代表人物，由张亮基聘入幕府，出谋划策，代司章奏。本书就是这时左宗棠为张亮基起草的折稿，起咸丰二年八月接湖南巡抚任，至次年九月离湖北赴山东巡抚任，内容主要是奏报抵御太平军和镇压两湖各县人民起义的情况。嗣后张亮基在山东因太平军长驱入境，被劾革职遣戍；再起督滇抚黔，又被云贵回苗各族人民起义打得焦头烂额，罢官而去，落寞以终。“政迹”既无可标榜，遗集遂也未编刊；只有左宗棠代他起草的这一部分奏折，得附在《左文襄公全集》中刻印行世。

松龛先生全集 5种10卷 徐继畬撰 1915年排印本

徐继畬（1794—1872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道光六年（1826年）翰林，由御史外放，鸦片战争时署福建汀漳龙道，

二十六年（1846 年）升巡抚。英国侵略者于福州开埠，强行入城，闽人反对，而徐不坚拒，为舆论所不满。所撰介绍“夷情”之《瀛环志略》，亦被劾毁板。咸丰元年（1851 年）召入京，改太仆寺少卿，二年（1852 年）典四川乡试毕，即革职回籍，由是乡居十余年。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北伐，奉命办理团练，驻上党二年。撤防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同治初奕䜣等洋务派执政，四年（1865 年）诏徐入京，授太仆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六年（1867 年），奕䜣奏设同文馆，顽固派倭仁反对，并坚辞总理同文馆之命，科甲出身者遂多不屑入馆，在此情况下，徐又受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在任三年，以老退休，再三年卒。

其全集包括奏疏二卷、文集四卷、诗集二卷、《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附《沿边十郡考略》一卷、《徐氏本支叙传》一卷。奏疏以官福建巡抚时办理中英交涉者为多。文集所收序、传书、信等，多为主讲平遥时所撰，其中书信较有史料价值。诗集诸篇全系咸丰年间罢官里居时所作，其中亦颇有反映当时山西情况者。

王文勤公年谱　1 册　王传璨述　1933 年排印本

这是王庆云的年谱。王庆云（1798—1862 年），号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1829 年）进士。咸丰初以条议筹饷受清帝契重，二年（1852 年）授户部右侍郎，三年（1853 年）十一月外放陕西巡抚，四年（1854 年）十二月转山西巡抚，主要任务是就地刮款，“计前后三年，藩盐两库解京外饷无虑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年谱页 48）。七年（1857 年）迁四川总督。九年（1859 年）调两广总督，称病未赴任，躲在山西汾州买置庄园“养疴”，同治元年（1862 年）卒。清廷予谥文勤。此年谱为其子传璨于同治八年（1869 年）归葬原籍时，据其生前日记、奏牍撰述的，至 1933 年由其曾孙孝绮付印。

王文勤公奏稿　8 卷　王庆云撰　1942 年排印本

王庆云生平参见《王文勤公年谱》解题。本书主要为咸丰年间外任陕西、山西巡抚及四川总督时的奏稿，分省编存。

陶楼文钞　14 卷　黄彭年撰　1923 年刻本

黄彭年生平参见《黄陶楼先生日记》解题。他颇有文名，所撰记

序碑传之类，由其后人编集付刻。

七竹山房诗草 4卷 近草1卷 张景沂撰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张景沂，字春波，一字鲁泉，号松厓，直隶景州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历官山西宁武、阳高、怀仁知县，以丁父忧返里，未再出仕。成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入直隶后，他作为地方绅士参与守城，保奖以直隶州用，加运同衔。1932年出版之《景县志》说他“著《七竹山房诗文集》若干卷，其余杂俎种种，不可殚述”（卷8《人物志》），似均未刻板行世。诗草中颇多纪事之作。文集等未见。《景县志》载有所撰《守城纪略》一篇（卷13《艺文志》），当即从其文集中抄出者。

夏雨轩杂文 4卷 陈钟祥撰 咸丰十（?）年刻本

陈钟祥（1790—186?年），字息凡，浙江山阴人，寄籍贵州贵筑。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二十三年（1843年）以教习知县发四川。咸丰初改官直隶，太平军破沧州北上之后，他接署沧州知州，后补安平知县，升赵州知州。此书为其文稿，有论学者，有纪事者，内有数篇记太平军北伐入直隶时事。书前有黄彭年咸丰十年（1860年）序，为黄访陈于赵州任所时作。此书或即刻于是年欤?

黛方山庄集 10卷2册 黎吉云撰 黎锦熙编 1937年影印排印本

黎吉云（1794—1854年），原名光曙，字樾乔，或作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授编修，改御史。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上，北京办团防，奉派巡视东城。太平军攻抵天津，消息至京，他急催门官筹守具，而乃以是坐“张皇”罢官。时其长子福畴方为藁城知县，遂往依之；次年春卒于保定。其《黛方山庄诗集》八卷，前有同治六年（1867年）刻本，七十年后其族孙锦熙先生重付影印，并搜辑其其他遗作，编印为《黛方山庄文录》一卷及《黛方山庄试帖诗》一卷，遂合为《黛方山庄集》。又据其日记手稿撰《黛方山庄诗集校记》及《读樾乔公碑传后记》附于后，录存了不少太平军进入直隶时之当时记载。

说梦录 1卷 方炳奎撰 同治五年刻本

方炳奎，字月樵，安徽怀宁县人。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

二年（1852 年）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返里迎母，三年（1853 年）正月经扬州北上，赴正定差次，九月署灵寿县，十一月署晋州。次年补静海县。本书内容即自咸丰元年至知静海县时之游记，故颇有涉及太平军北伐之记事。本书为《中隐堂杂著》之一种，另二种为《骖鸾小记》一卷、《磨盾集》二卷，系作者同治初官广西平乐知府时所撰，前者为记事，后者为公牍。

苏常日记 1 册 瞿元霖撰 长沙瞿氏丛刊 1933 年北平京城印书局排印本

瞿元霖（1814—1882 年），字仲苍，号春皆，湖南善化县人。咸丰元年（1851 年）举人。七年（1857 年）应聘入常镇道乔松年幕。是年八月初六日自北京启程赴常州，转镇江，又赴苏州，上海，迄八年（1858 年）四月十一日，逐日有记。原稿藏于家，1933 年其孙宣颖整理付印，题作《苏常日记》，其中杂记时政兵事，议论得失，有关太平天国之记述颇多。

庸盦笔记 6 卷 薛福成撰 广益书局石印本

薛福成（1838—1894 年），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 年）副贡生。早年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得到他们的提拔。中法战争时任浙江宁绍台道（1884—1888 年），升湖南按察使（1888—1889 年），派充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1889—1894 年），任满归国，抵上海病卒。他在洋务派官僚中是一个有文名的，所撰《庸盦文编》及《出使奏疏》、《日记》等，编为《庸盦全集》四十七卷。本书不在其全集之内。据作者自云："是书于平生见闻随笔记载，自乙丑至辛卯（1865—1891 年）先后阅二十七年，所记渐多，始自删存。"存稿于作者死后始出版。所记以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时事为多，固多系作者亲身见闻，然亦有抄撮别人现成文字而成者，如卷二《谢忠愍公保卫天津》一条，即抄自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卷一《科尔沁郡王擒获林凤翔〔祥〕李开方〔芳〕》即抄自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故本书不再选录。（作者原意以事传其文，以文传其人。迨人既出名，则文复以人传，上述二篇知者遂多，而所根据之原作，知者反而少了。）

逸农笔记 8 卷 黄鸿藻撰 光绪十四年桂林刻本

黄鸿藻，字雁宾，号逸农，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官户部主事，改以知府分广西，督办南宁、梧州厘金，光绪十五年（1889年）署思恩府，十七年（1891年）去任，卒于家，年六十三。本书杂记见闻，而记迷信神异以劝善惩恶者颇多，史料价值则不大。

汪梅村先生集 40卷 汪士铎撰 光绪初年刻本

汪士铎（1804—1889年），字振庵，别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为胡林翼所得士。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他从城中逃走，避居皖南绩溪山乡。胡林翼巡抚湖北，召之赴武昌。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召之回南京。从此家居至死，以撰著为名流。此集收其史地等方面专著以外之文章和诗词，计《汪梅村先生文集》12卷，又《文外集》1卷、《悔翁诗钞》15卷，又《补遗》1卷、《悔翁词钞（诗余）》5卷、《悔翁笔记》6卷。

陶庐百篇 4卷 王树枏撰 1925年吉林成氏十三古槐馆倩北京文楷堂刻本

王树枏（1851—1936年），字晋卿，号陶庐。直隶新城县人。早有文名，且勤于治学。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出为四川知县，改甘肃，升道员，三十二年（1906年）擢新疆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年）罢官，次年东归。清亡后专事著述又二十多年，终于北京。生平著书数十种，经史以外，尚有关于新疆地理者。所为文章，不出旧时封建文人窠臼。晚年以遗老享文名，益以表彰“胜朝遗烈”为职志。先已刻有《陶庐文集》四卷。吉林成多禄者，亦以遗老居北京，常往还，遂择其“所深嗜者手录百篇”，刻成是书，所收较文集为多。

梦余偶钞 4卷 史策先撰 同治四年刻本

史策先（1800—187？年），字吟舟，湖北枣阳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久官吏部司员，考选御史。咸丰三年（1853年）外放直隶知府，署正定，授广平，九年（1859年）告归。本书系回籍后所撰，多记历官见闻。其守正定时，正值太平军深入直隶，故记及谋划防守抵御事。

柏堂师友言行记 4卷 方宗诚撰 1926年北京京华印书局排

印本

作者（生平参阅《柏堂集》题解）以理学文章交结公卿，咸同之际，应吴廷栋、严树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征召为幕宾僚友，历鲁、直、豫、鄂、皖、江诸省，本书即条记其时所见闻之认为系“嘉言懿行”者。作者所著《柏堂遗集》百数十卷早已刊行，惟本书初仅以钞本流传，迟四五十年始由瑞安孙宣付印行世。

北江先生文集 7卷 吴闿生撰 1924年刻本

吴闿生（1879—1949年），号北江，吴汝纶子。借吴汝纶之余荫，亦以文字接显贵，为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之门下士。本书收其自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十二年（1896—1923年）间所撰古文，内容多系为此时达官要人颂寿谀墓之作。

小云庐晚学文稿 8卷 朱壬林撰 光绪二十七年重刻本

朱壬林（1780—185？年），字礼卿，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官工部司员、御史、外放直隶永平府知府，升清河道。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丁母忧返籍，遂终老于家。咸丰六年（1856年）手订所为文稿付刻，太平军解放苏、浙时书版毁失，又四十年其孙仁积为之重刻。集中官御史时之奏折、与友僚之函牍，以及序跋碑传等酬应之作皆有，所述及者多系道光年间事，咸丰朝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所作者甚少。

天根文钞 4卷 续集一卷 诗钞二卷 何家琪撰 光绪三十二年大梁刻本

何家琪（1843—1905年），字吟秋，别号天根或天根子。原籍河南封邱，以父官山东知县，遂留寓济南；后以弟家珍任莱阳典史，又寄居该地。光绪元年（1875年）中河南乡试，再应会试不第，改教职。七年（1881年）到洛阳县教谕任，二十四年（1898年）迁汝宁府教授，卒于任。在汝宁曾将所为文厘为八卷付刻。卒后，河南学政王垿与有旧，重为编次刻于开封。集中记咸同间山东事者颇多。

朝天录 1卷 方浚颐撰《方子箴先生日记四种》之第一种 光绪四年刻本

方浚颐，字子箴，安徽定远人。光绪二年（1876年）由两淮盐运使入都引见，授四川按察使，出都。此书为其自扬州赴北京，又返

抵扬州，一路往返之日记。

沧城殉难录 4卷 叶圭绶、王国均等修纂 同治元年刻本

是书专记太平军攻克沧州时，该地官吏绅士“殉难”事。采访编纂者皆当地绅士。叶圭绶（候补知县）先于咸丰六年（1856年）取董友筠（曾官浙江金衢严道）撰之《失城纪略》和于光褒（廪生）撰之《兵燹录》二书合编成《沧州殉难传》一卷；王国均（1800—1867年，候选州同）重予整理，增补材料，遂成是书四卷。卷一首录《沧州失城纪略》并禀稿、奏稿、详文、札谕等有关文件；卷二、三为《殉难录》，录诸“殉难”者之人名与事迹；卷四为祭文、诗词。是书意在表彰抗拒太平军被杀之官吏绅士，对太平军横加诬蔑自不待言，而对所“表彰”者亦多夸张失实，且每以太平军之“虐”反状“殉难”者之“烈”。惟卷一内容为当时之撰述和文件，反映当时之具体情况者尚多。

退一步斋文集 4卷 方浚师撰 光绪三十年扬州刻本

方浚师（1830—1889年），字子严，安徽定远县人。咸丰五年（1855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由内阁中书升侍读，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章京。同治七年（1868年）外放广东雷琼道，转岭西道。光绪五年（1879年）卸任归，居宝应。十年（1884年）丧母，服阕起复，任直隶永定河道，十四年（1888年）一署直隶按察使。十五年（1889年）卒。集中为其亲故撰述之传状，颇多述及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其家乡皖北之情况。致上官及戚友之书信，有关于早期之总理衙门及广东吏治者。是书先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活字排印四百部，后以“不如锓诸木板之可久远也”（其侄方臻峻跋），复于扬州木刻行世。作者另著有《蕉轩随录》，杂记掌故轶话，其得之亲身见闻者，亦颇有史料价值。

吴竹如先生年谱 1卷 方宗诚撰 光绪十一年刻本

吴廷栋（1793—1873年），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次年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学习，历十年始改主事，又十一年始补缺。这期间以讲程朱理学与唐鉴、倭仁、曾国藩等纳交为师友，始通声气。咸丰二年（1852年）由刑部郎中外放直隶知府，补河间。三年太平军入直隶，经邻境北上，四年

南撤又过本境之束城，府城岌岌可危，幸未来攻而已；而清兵往来过境，需索骚扰，支应为难。时吴已升官，而续任者畏难不敢来，又吴以理学自标榜，不肯曲事上官，直督桂良遂亦故意置之于危地而不使离任，于是出现了已升授直隶按察使而仍留河间知府任的特殊情况。吴后升布政使，再降按察使。同治改元，清政府起用“理学名臣”如倭仁、李堂阶以装点门面，吴遂亦得位至卿贰。晚年告归，依曾国藩居南京以终。

方宗诚（生平参看《柏堂集》解题）于吴廷栋为同乡后辈，以讲程朱理学得吴赏识，由吴召聘至署，教其孙读者二年；复经吴之提携得交曾国藩等大老，由此历参大幕，以布衣干公卿，终于既出了名，也作了官。方对吴深感知遇，在吴生前即为之编订著作，死后复为之撰写年谱。年谱先于光绪四年由李鸿章校刊于直隶，后五年由方重加订正再刻于安庆。

见闻琐录　前集6卷　后集4卷　附刊1卷　欧阳昱撰　1925年百隋砖斋刻本

欧阳昱（1839—1904），字宋卿，江西宜黄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本书《自叙》云：“足迹半天下。……累应某制军、某河帅、某中丞、某方伯、某军门、某参府、某游府聘，教授其子弟；入某学使幕，襄校试卷；就府县西席记室者五。所至必采访当世事，耳闻目见，颇有所记载。”上述大官僚之著者为东河总督梅启照、河南巡抚松寿等，然职止教读，不接政务，所闻者来自闲谈，传述失实者亦复不少，故所记者史料价值并不高。

津门杂记　3卷　张焘撰　光绪十年刻本

张焘，字赤山。原籍浙江钱塘，生于北京，自幼随家长侨寓天津将三十年。读书之余，留心时事，就见闻所及，随笔录之，辑成此书。书中杂记风土人情，并录存有关诗文。

庚壬存余录　1册　李金海撰　1918年排印本

李金海（1835—约1895年），字北溟，天津人。咸丰八年（1858年）秀才，教读终生，逐渐成为当地的一个小绅士。本书所收是他在同治九年庚午和十年辛未（1870—1871年）两年间所写的一些有关地方公事的文字，由他的学生汇录成书。

十三峰书屋全集 8卷 李榕撰 扉叶题李申夫先生全集 光绪二十五年袖海山房石印本

李榕（1820—1890年），字申夫，四川剑州人。咸丰二年（1852年）翰林，散馆改礼部主事。九年（1859年）入曾国藩幕。后历官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治八年（1869年）罢。本书卷1为文稿，收论说记传之类；卷2为诗集；卷3至6为书札，收自入曾幕至晚年之书信；卷7至8为批牍，为官湖南、湖北时之文书。

张公襄理军务纪略 6卷 丁运枢、陈世勋、葛毓琦编 宣统三年石印本

此书是记太平天国北伐军攻抵天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天津时，天津大盐商劣绅张锦文的所谓“襄理军务”的事迹的。张锦文（1795—1875年），字绣岩，天津人，人通呼之为张海五或海张五。初以厨役为麟庆家奴。麟庆于道光年间久任江南河道总督，这是个大肥缺，遂成巨富。张锦文儇黠机警，便出钱派张在天津出面作盐商，由此张便成了天津的富商大绅。太平军北伐时，作长芦盐政的文谦，是麟庆长子崇实的内兄。麟庆的次子崇厚，不久也被派往天津军营效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崇厚是第一个北洋三口通商大臣（直至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率其淮军来接任直隶总督，兼领此职，崇厚赴法“道歉”，始离任）。他们都要依靠张这个地头蛇，自然也更直接扶持这个地头蛇。因此张得凭借官势财力，把持地方。太平军进攻时，他帮助地方官出死力抵抗。英法联军入侵时，他又协助清朝官员媚事侵略者，对内镇压人民的抵抗。本书前二卷记前者，后四卷记后者。

此书于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排日记事。又过四十八年由其曾孙张炳石印行世。（有关英法联军部分，罗振玉另据传抄本，删其谀词，编入《雪堂丛刻》，排印出版，较石印本又迟五年。）

文谦行述（原题诰授光禄大夫显考诚靖公行述） 1卷 世勋、世杰撰 光绪初家刻本

文谦（1804—1877年），字六吉，号蔼人，姓阿哈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以笔帖式入内务府，外任江宁、杭州织造，咸丰元年（1851年）调来天津任长芦盐政，这都是直接为宫廷聚敛财物的差

事。而在天津，和他妹夫崇实家的家奴、从崇实家领取资本来包卖官盐的大盐商张锦文勾结起来，上下其手，更是大肆搜刮。太平军攻抵天津时，他这个盐政是当地最大的官，张锦文能起那么大的反革命作用，他是一个有力的指使者和支持者。但张锦文毕竟是奴才，故其行述中铺陈他在天津防守之“功”，而并不及张锦文。嗣后授贵州布政使，贵州已是苗、汉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省份，他不敢去，托病开缺。后历任直隶布政使、总管内务府大臣。此行述是他儿子具名编的。

惕盦年谱 1卷 崇实自撰 光绪三年（或稍后）家刻本（承刻者为北京前门外小安南营火神庙内焕文斋）

崇实（1820—1876年），字朴山，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咸同之际官成都将军时，与四川总督骆秉章合伙镇压李蓝起义及石达开部太平军，年谱中记此时事者为多。后终于盛京将军任。其父麟庆久任南河总督，故家甚富。咸丰初以屡捐军饷，擢升甚快。太平军攻抵天津时，天津盐政文谦为其妻兄，佐文谦守天津甚为出力之盐商张锦文，本系其父麟庆之家奴，而他实为张之财东，故年谱中对此时京津有关情事，亦有一些记载。

鹤槎年谱 1卷 崇厚自撰 衡永编 约1930年排印本

崇厚（1826—1892年）字地山，崇实胞弟。即以其家世关系，太平军北抵天津以后，他以一卸任甘肃阶州知州，特旨以知府发往军营，由此和张锦文勾结，在天津扎下了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便被派为三口通商大臣，并曾兼署直隶总督，成为满洲贵族中一个重要的洋务派。天津教案发生后（1870年），他积极主张卖国投降，被派往法国“赔罪”，其遗缺从此由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接了过去（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光绪初他被派赴俄国交涉俄强占伊犁问题，以擅订条约割地丧权太多，朝野大哗，被议下狱拟斩；虽不久获赦，而未再起用，一黑到死。后至1922年以逊帝溥仪“大婚覃恩”，“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他的儿子衡永才根据他自己平日的记载以及函牍等，把这本年谱编成，并加了一篇给他辩冤的跋，排印行世。

闻见偶钞 4卷 吴汝言撰 光绪十二年刻本 修桂书屋藏版

吴汝言，字次弼，江西南城人。同治元年（1862年）秀才，教读终身。是书系就平日笔录之见闻整理而成，内记太平军在江西事多

为其亲身经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则多照抄原文，亦不失本来面目。

深柳堂集 4卷 又词一卷 廉兆纶编 1947年廉绳祖清抄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廉兆纶（1811—1867年），字葆醇，号琴舫，顺天府宁河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补侍讲，南书房行走。四年（1854年）放江西学政。时太平军已解放江西大半府县，科试多难举行，六年（1856年）且被困广信几殆，遂称病归。后官至仓场侍郎。同治元年（1862年）罢官，主讲天津问津书院。其诗文稿数经散失，迟至1917年始由其次子佺搜辑编次成集。又迟至1947年由其孙绳祖精写四份，此即其一。其中以咸丰年间，特别是官江西学政时写的一些信件，可供治太平天国史之参考。

王侍郎奏议 11卷 王茂荫撰 光绪十三年易佩绅刻本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一字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为户部司员垂二十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始有资格上奏折。三年（1853年）四月转太常寺少卿，六月升太仆寺卿，十一月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四年（1854年）调兵部右侍郎，旋转左侍郎，八年（1858年）以病开缺。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起署左副都御史，改工部右侍郎，二年（1863年）调吏部左侍郎，以丁继母忧回籍，卒于家。他在这十几年间以建言著称。其奏稿编入本集中者，计御史任内之“台稿”三卷，太常寺少卿和太仆寺卿任内之“寺稿”二卷，侍郎任内之“省稿”四卷，同治初起用后之续稿一卷，又补遗一卷。他因久官户部，且一度主管钱法堂，故集中颇有议论当时钱法钞法之奏议（咸丰初清政府急于筹措军费，铸大钱，发钞票）。此外，以议论如何抵御太平军者为最多。

龙泉园语 4卷 李江撰 光绪二十年刻本

李江（1834—1883年），字观澜，直隶蓟州人，汉军旗籍。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以主事分兵部。九年（1870年）告归，于蓟之穿芳峪置龙泉园，靠吃地租以终。以讲正学——性理之学自标榜，内省有所得即书出以为日课，积久成书，即名之为《龙泉园语》。此

外尚有诗、文、尺牍等共八种，合称《龙泉园集》。

友竹草堂文集 5卷 蒋庆第撰 光绪十九年刻本 补集1卷 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蒋庆第（1823—1906年），字季萼，号杏坡，又字箸生。直隶玉田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以知县分山东，历官武城、潍县、汶上、博平、峄县、章丘，晚年终老于济南。所著除文集外，尚有诗集2卷，随笔2卷，楹联1卷，合称《竹友草堂集》，与其兄蒋庆篪所撰《谦受益斋文》一卷合刻行世。

孙文节公遗稿 4卷 孙铭恩撰 刻本

孙铭恩（约1810—1854年），字书常，江苏通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翰林。咸丰三年（1853年）官至兵部右侍郎，出为安徽学政。安徽学政官署在太平府（当涂县）。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相距甚近，而太平空虚无兵，城滨江，江上太平军师船往来不绝，孙铭恩不自安，遂托父病上疏请终养（他父和他同年中举人，晚他十年成进士，这年才六十六岁）。旨虽可其请，而斥以意图规避，使他又不好意思即时走开。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太平军至太平，俘孙送天京，杀之。遗稿不多，可资考史者更少。

知止斋折稿 83册 翁心存撰 稿本 北京图书馆藏 知止斋遗集之一种

翁心存，生平参见《知止斋日记》题解。北京图书馆藏之《知止斋遗集》，包括翁心存撰之文存、课艺、诗赋及奏议，共稿本二十二种。奏议有三种，封面题《知止斋折稿》者三册，题《知止斋奏议》者一册，题《折稿》者七十九册，唯《折稿》之第三十册封面又题《知止斋奏议》，包括咸丰二年至八年（1852—1858年）之奏稿。从字迹看，大都是翁心存自己钞存的底稿，有个别的是其子翁同和钞的。

水流云在馆奏议 2卷 宋晋撰 光绪十三年刻本

宋晋（1802—1874年），字祐生，一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翰林，咸丰朝官至礼部左侍郎，终户部左侍郎。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累章议论时局，皆收入本书。惟以未任外官，不接触实际，也不负责于实际，泛论较多。

北窗呓语 1卷 朱焘（原署不亢盦埽梦头陀） 光绪十九年刻本 观自得斋丛书之一种

朱焘，字伯康，号杏孙，江苏宝山人。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以会试留北京，继复游幕辽东、畿辅一带。旋归里，八年（1858年）卒。是书为其死前数月之信笔杂著，多属无关紧要的议论，记事者只数条。

颐志斋感旧诗 1卷 丁晏撰 1915年雪堂丛刻排印本

丁晏（1794—1875年），字俭卿，号柘堂，晚号石亭居士，江苏山阳人。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以治经学知名，著有《颐志斋丛书》。其诗文稿后为罗振玉所得。1915年，罗氏辑印《雪堂丛刻》，“爰钞其所撰传记得十七篇，非传其文，传其文中之人也；所为诗亦选刻《感旧诗》一卷，以其略存当时事实，亦犹刊文钞之旨云尔”（《颐志斋文钞》罗振玉题记）。诗计六十五首，五言律诗四韵或六韵不等，咏阮元等六十五人，均朝野名流大老，各系以题记，略识其人生平事迹及与作者之关系，间附小注，亦略补事实；然名为“感旧”，实亦自我标榜也。

醒睡录初集 10卷 邓文滨撰 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式重印本

邓文滨，字渭卿，又号南阳布衣，湖北黄梅县人，约生于嘉庆末年。据光绪二年（1876年）刻《黄梅县志》卷19页19《堡砦》：“万家堡，系邑绅邓文滨兄弟私山，众姓绅耆借基倡立。”可知他是一个地主绅士。本书杂记见闻，而以咸同年间之乡里见闻为多。其中记太平军“踞楚有年，伪命安民，地方无得擅杀”，有“蓄发、纳粮、进贡、隶册、悬牌”等法令，任职者“半本乡人”（卷4页28《劫不去的银山》）；黄梅“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以种种办法少交租米，至太平军撤走之后仍自如此（卷7页30《卖脱父亲能抵课》）；“有未及耕种裁插”之荒田，太平军“代为之，并为车水灌溉”，“按营分田，插标为记”，“并预筑场圃”，准备收割，“避乱者归家……视其田，则满沟满车，忘其为乱后人也”（卷3页28《大有年》）；战后“田地荒芜，守土官征赋无出，招徕外省人民居住耕种，或计亩均分，或收租纳税，置买田宅多无卖主，或当官立契入册推粮，或业户归来找给分润，莫识地名，插标为记”（卷3页26《迁徙

须防乱后瘟》）等事，史料价值较高。本书选录之《哭不足以济事》、《龟子虚言》，述太平军北伐时之北京清方窘况，作者曾赴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顺天乡试，次年冬始出京返里，此盖为作者居京时所闻者。作者科名不得意，以秀才终其身，故“据事直书”（《自记》），颇喜揭大人先生之短。书中记事最晚者为光绪七年（1881年），此后不久当即付刻，申报馆据以重印，未书年月，计时当已在光绪中叶。本书名“初集”者，拟续刻也，然迄未见。又本书受章回小说回目讲究对仗之影响，各条标目亦两两相对，如《哭不足以济事》之下条为《和亦可云行权》（记与英法联军议和事），是作者下笔亦颇涉游戏也。

郎潜纪闻初笔 7卷 **二笔** 8卷 **三笔** 6卷 陈康祺撰 宣统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陈康祺（1840—?），字钧堂，号绍士，浙江鄞县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以捐赀为刑部员外郎，十年（1871年）成进士，光绪六年（1880年）外任知县，历官江苏江阴等县。本书杂记清初以来朝野掌故轶闻，自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者颇多。惟作者浮沉郎署，久居下僚，出语谨慎，每曲为谀词。二笔原又名《燕下乡脞录》。

慈禧传信录 3卷 一册 沃丘仲子（费行简）撰 1918年上海崇文书局出版

据作者自序云：“幼岁侍朝邑阎文介（阎敬铭），继获从湘绮先生（王闿运）游，饫闻朝故，颇识后事；迨接清宗室载椿、满州恩佑、恭寿，其所告语，越益详畅；更游黑龙江，识戍阉马进喜于齐齐哈尔，所闻尤饶，皆拉杂纪之。辛亥以还，岷江跧伏，乃以曩纪参稽损益，排比成书。”书中历述慈禧太后当权约五十年间的宫廷和政府的大事或轶闻，时复举证所见闻之来源根据，并指驳传说之讹误，较其他如《慈禧外纪》之类为翔实，但其中也间有讹误处。

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 1卷 殷兆镛撰 宣统二年排印本

殷兆镛（1806—1883年），字补金，又字序伯，号谱经。江苏震泽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翰林，官至礼部左侍郎，久值上书房授读。著有《齐庄中正堂集》。此年谱中多记侍从细事。惟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恭亲王奕䜣等奉旨议和，招之

随同办事，故所记稍详。当时他由圆明园值庐仓皇避居，因有奕䜣之召始不能远离。所记太平军抵天津，北京“官民纷纷避徙”时，有人劝他“僦宅西山”，他“严拒之”，亦事后之自我吹嘘耳。

思益堂集诗钞 6卷 **古文** 2卷 **词钞** 1卷 日札 10卷 周寿昌撰 光绪十四年刻本

周寿昌（1814—1884年），字应甫，一字荇农，晚号自庵，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翰林。太平军北伐时，奉命在北京巡防处行走兼办京畿团防。光绪二年（1876年）官至内阁学士，再二年即退休，居北京著述以终。集中之古文，以碑铭祭文为多。日札为其平日读书笔记，兼及掌故见闻。此外尚著有《汉书注校补》等，另刊。

燕京开教略 3篇 樊国梁撰 光绪三十一年救世堂排印本

樊国梁（alphonse Pieve Masie Favies，1837—1905年），法国遣使会教士，1862年来中国，1887年任北京教区主教。他先以法文撰《北京考略》，专记北京轶事，间及中国历史；继又择其中有关教会的事迹，命人译为中文，题名为《燕京开教略》。书中上篇记自西汉末即耶稣降生时至利玛窦来华，中篇由明末至清干隆年间遣使会士来华取代耶稣会士传教以前，下篇由遣使会士来华至义和团运动前。

文文忠公事略 4卷 文祥撰 1923年排印本

文祥（1818—1876年），字博川，瓜尔佳氏，盛京正红旗满洲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二十九年（1849年）补官；而至咸丰末才十来年，便已擢侍郎，充军机大臣，并兼其他要职。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他是留京议和之恭亲王奕䜣的主要助手。此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直接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办交涉，他一直是奕䜣以下的一个主要人物。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未到六十岁便死了，谥文忠。本书卷一是他死后皇帝赐的祭文、碑文和国史馆本传；卷二、三是他自订年谱；卷四是《蜀轺纪程》和《巴林纪程》，是他往四川查办事件和往巴林“赐奠”的行程日记。年谱之纪事可资考史，但由他经办之交涉事件，皆略而不谈。此书先有光绪八年（1882年）家刻本。至1923年，由其过继之曾孙绪格具名重印，是亦整理产业，种树立碑，重修祖茔（世

荣《叙》）之类的一个项目，以示不白承受文祥之遗产耳。

主善堂主人年谱 1卷 成琦自撰 抄本1册 北京图书馆藏

成琦，姓格济勒氏，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由户部司员历升至仓场侍郎。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政变后，以党于肃顺，被参革职。他在咸丰一朝屡充要差，年谱中皆有记载，除有关北京巡防处者已选入本书外，他如有关增铸大钱、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奉派以全权大臣赴东北与俄国划界诸事，记其亲身经历，均可资考史。此抄本系用无格毛头纸，以纸撚订成一厚册，共一百二十六叶（内缺咸丰十一年初一叶），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封面只题“年谱”，下署“主善堂主人自题”，可知此为成琦倩人清抄自己收藏之本。内容自成琦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起，至光绪九年（1883年）他六十七岁时止。

宝韦斋类稿 90卷 李桓撰 光绪六年杭州刻本

李桓（1827—1891年），字叔虎，号黻堂，湖南湘阴人。两江总督李星沅子，以荫生授江西道员。咸丰五年（1855年）到省，官至署布政使，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一权巡抚。同治二年（1863年）命募军援陕，旋复罢官。前后在江西九年，主管征税筹饷为时较久。本书有奏疏、官书、尺牍共76卷，主要是官江西时的办公文书。《甲癸梦痕记》6卷又补遗2卷，为自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赴京引见至同治二年癸辛（1863年）罢官期间之回忆录。末有《明论》（论文）4卷、《诗录》2卷，系光绪十三、十四年（1888—1889年）续刻者。

清邃堂遗诗 6卷 颜宗仪撰 1943年大海明月楼精写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颜宗仪（1822—1881年），号雪庐，浙江海盐人。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九年（1859年）以侍读学士放云南学政，行至成都，时滇、川回汉各族人民起义方兴未艾，不能抵任，遂托病返京。同治元年（1862年）充湖北乡试主考。是年冬复放云南学政，入川后仍不得到任，旋丁外艰。太平天国失败后，自川返籍。十一年（1872年）入京供职。光绪四年（1878年）改道员，发广东。五年（1879年）抵粤，七年（1881年）死。其孙家骥检其诗稿，以编年

体裁厘为六卷（惟缺咸丰中叶居京及典试湖北时所作），1943 年请姜殿扬精写影印。作者登第虽早，而宦途不利，未预时政，故其诗亦只于行程见闻中偶或有可作史料之咏述。

好云楼初集 28 卷 李联琇撰 咸丰十一年恩养堂刻本 **二集** 16 卷 光绪刻本

李联琇（1820—1878 年），字季莹，号小湖，江西临川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翰林。咸丰三年（1853 年）外放福建学政，五年（1855 年）调江苏学政。八年（1858 年）任满，请假回籍省墓。九年（1859 年）托病辞官，留居苏州。十年（1860 年）太平军下苏州，避居南通州。同治三年（1864 年）应曾国藩招聘，赴南京主讲钟山书院，凡十四年病卒。集中诗及论学之文较多，传状记事之文较少。卷 22 有《江阴寇变记》、《记贼中事》两篇，记太平军在苏南事。又《好云楼试律》及《四书文》各一卷，同治二年（1863 年）恩养堂刻本，附本集以行。

谦受益斋文、友竹草堂集合刻 1 卷 蒋庆篪撰 草堂集 文集 6 卷 诗集 2 卷 楹联 1 卷 蒋庆第撰 光绪刻本

参见《友竹草堂文集》题解。

张制军年谱 2 卷 林绍年编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刻本

谱主张亮基生平，参见《张大司马奏稿》题解。林绍年（1844—1911 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 年）翰林，光绪末历任云南、贵州、广西、河南巡抚，充军机大臣。他是张亮基的女婿，此年谱先由张亮基之孙张祖祐经营初稿，由林删定付刻。

躬耻斋文钞 14 卷 后篇 6 卷 宗稷辰撰 1913 年苏州铅字重印本

宗稷辰（1792—1867 年），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1821 年）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取军机章京，道咸之际官御史，咸丰七年（1857 年）派赴东河学习，后升山东运河道，同治四年（1865 年）以疾开缺，六年（1867 年）卒于原籍。集中文字颇杂，除少数奏疏外，序跋、赠答、碑传、事状之类最多。其中有关山东诸篇，即在晚年任山东运河道时所作。

文颖阳谷殉难事实 1 册 达纶等撰 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石

印本

阳谷知县文颖被太平军杀死后，其家人搜集有关其事的文字编成此册。其中主要部分是文颖之父达纶的日记。又有阎敬铭写的一篇《追赠朝议大夫原任山东阳谷县知县文公鲁斋家传》，内叙及文颖的家世和履历。至于其他祭文挽诗颇多，但无何史料价值。此书当时刻过一次，后来其次子赵尔巽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重刻，其四子赵尔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石印，皆有识跋。本书原题作《追赠朝议大夫诰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文公鲁斋阳谷殉难事实》，太累赘。我所见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改题《文颖阳谷殉难事实》。文颖系汉军正蓝旗人，本姓赵，故又有题作《赵文颖阳谷殉难事实》者。

国朝正雅 100 卷 符葆森辑 咸丰六年九月至七年五月京师半亩园刻本 京城琉璃厂律古斋录刊

符葆森，原名灿，字南樵，江苏江都人，咸丰元年（1851 年）举人。上接沈德潜《国朝别裁集》，集干隆、嘉庆、道光三朝一百一十五年间之作诗者二千余家，选录其诗八千余首，编为本书。每人之下，系以小传，并辑录有关此人诗作之评论文字——包括符葆森撰之《寄心盦诗话》于后。在北京寄居崇实家，崇实出资为之付梓。半亩园即崇实宅，地在今美术馆北。约卒于咸丰末，年五十。

萍踪絮语 1 卷 文龙撰 光绪七年刻本

文龙（1821—？年），字禹门，汉军正蓝旗人，本姓赵。阳谷知县文颖之胞弟。同光间以捐纳知县历官山东之青城、朝城，安徽之舒城、霍丘、南陵。本书即在南陵时回忆之作，除《先兄鲁斋公轶事》外，尚有《六十自述》、《保定遇盗记》（道光二十三年在保定路上遇劫）、《昌邑平粮记》、《齐河散团记》、《署青城县记》（均记乡团抗粮胁官事），末附信文五篇。

志远堂文集 10 卷 邹钟撰 光绪十二年（1886 年）济南德华堂王少南刻本

邹钟，字乐生，江西安福县人。父叔游幕山东，钟世其业，咸丰年间他二十多岁时，即在夏津、堂邑等县幕中司钱谷，至本书结集刻印时大约三十年间皆在山东。集中颇多为当时显宦名人纪功立传之

作，如为刘蓉撰“平蜀纪略”，为曾国藩撰“家传”，是欲借彼等声光为己文增价；而以见闻有限，所记每多讹误，如谓曾国藩是湘阴人，自言素志当佐天子为名将相，否则当著述成一家言（见卷3《四灵山人传》），盖狂而不知其陋者。以久在山东州县幕中，故记本省地方情况者，尚可资治史之参考。

傅冠县殉难诗文略 1卷 吴树声编 同治年间刻本

太平军北上经冠县，杀知县傅士珍。傅之朋僚故旧为之撰诗征文，辑为此书。此书未署编者姓名，观诗文内容知出吴树声之手。吴字筱亭，咸同间历任肥城、沂水、东阿等县知县。傅昆明人，吴保山人，为云南同乡，又同以举人官山东知县，遂为友；后吴更娶傅之胞侄女为继室，结姻亲。傅被杀后，遗一幼子、二幼女，即由吴接归抚养。吴之辑印此书，不惟表彰傅之“殉难之忠”，且以宣扬自己“抚孤之义”。而诸撰作者，既以诗文与吴知县相结纳，且借此集附己名以传世。故事只那么一点，而陈词滥调，连篇累牍，重复不休。兹选录吴树声之原禀，以其为当时之原始文件；与《冠县县志》中之当地记载对读，则知傅固仓卒应事，本集诸文所谓先事部署云云，全系吹牛。

心白日斋集 6卷 尹耕云著 光绪十年刻本

尹耕云（1822—1877年），字瞻甫，号杏农，江苏桃源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以主事分礼部。咸丰八年（1858年）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九年（1859年）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巡视北城。这两年间英法联军连犯天津，耕云参与办理北京团防事宜，一再上疏反对和议，为当道所不喜，遂借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舞弊案议以监试失察罢官。十一年（1861年）赴河南，入团练大臣毛昶熙幕。同治三年（1864年）署河陕汝道。六年（1867年）署粮储盐法道兼管水利局务。十三年（1874年）授河陕汝道，光绪三年（1877年）卒于任。集中卷一、二为奏疏，卷三、四为杂著，卷五、六为诗。其中有关反对与英法侵略军议和及如何抵御太平军、捻军等之奏疏、书信，虽多不合实际之议论，但却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畏葸腐朽的情况。其他杂记与传状文字，亦有一些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的史料。

校经室文集 6卷 孙葆田撰 1916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

孙葆田（1839—1909 年），字佩南，山东荣成人。同治十三年（1874 年）进士。光绪初由刑户主事改选安徽宿松知县，调署合肥知县。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由湖广总督卸任家居，其仆恃势击杀人命，葆田捕治之急，不予瞻顾，终被借他事参革去官，然由是获得声誉。其后主讲开封大梁书院、济南尚志堂。晚年主修《山东通志》，又以写桐城派文章知名，遂成为山东之大手笔。集中以应人之请而撰写的碑传文字为最多，其他则为书序之类。这些文稿在他生前并未编定，他死后，由其友人为之搜集编次，转介于南林刘氏付刻行世。

荔雨轩文集 6 卷 华翼纶撰 光绪九年梁溪华氏刻本

华翼纶，字篆秋，江苏金匮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举人。咸丰元年（1851 年）随天津镇总兵长瑞攻太平军于广西，故集中颇多记此时战况者。后一任江西永新知县，以县城失守革职返里。适太平军东下苏、常，他在籍组织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惟本书文字不及金匮事。

携雪堂文集 4 卷 吴可读撰 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浙江书局重刻本

吴可读（1812—1879 年），号柳堂，甘肃皋兰人。道光三十年（1850 年）进士。历刑部、吏部主事，同治十一年（1872 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次年即以抗疏请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罢。光绪改元，起复为吏部主事。五年（1879 年）趁同治皇帝殡葬时，随行至蓟县自缢，遗疏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即所谓“尸谏”，盖矫行立名之极者。遗稿有奏疏及其他诗文。其中之《罔极编》，记咸丰十年（1860 年）其母在北京病故前后事，故亦记录了不少此时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情况，为全书中最有史料价值之作。光绪十九年（1893 年）其子始刻于兰州。二十六年（1900 年）江都杨庆生为之作笺注，重刻于杭州。

吴柳堂先生文集（吴可读文集） 一册 吴可读撰 光绪三十四年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

按即上书之翻印本。封面题《吴柳堂先生文集》，书内题《吴可读文集》。盖吴可读以“尸谏”出名，仍袭《携雪堂文集》旧名不足以吸引读者，书贾遂改今名。

东塾集 6 卷 陈澧撰 光绪十八年广州菊坡精舍刻本

陈澧（1810—1882 年），字兰甫，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举人。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是清季岭南著名学者。专著多种另刊。本集所收的是一些零篇论说及碑传散文。师事张维屏学诗，与张氏有世谊，为维屏及其子祥晋撰碑铭，皆在集中。

养知书屋文集 28 卷 郭嵩焘撰 光绪十八年刻本

郭嵩焘（1818—1891 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翰林。与湘淮军头目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和李鸿章等关系密切。同治初（1863—1866 年）任广东巡抚。光绪初（1876—1878 年）以兵部侍郎首充出使英法大臣，鼓吹办洋务。所撰文稿及书信编为《养知书屋文集》，为《养知书屋遗集》之一种（另二种为奏疏及诗集）。

方志目录（按当时省区排列）

江苏

续修扬州府志 24 卷 英杰修 晏端书等纂 同治十三年刻本

江都县续志 30 卷 刘汝贤修 刘寿曾纂 光绪十年刻本

江埔埤乘 40 卷 卷首 夏锡宝修 侯宗海纂 光绪十七年刻本

六合县志 8 卷 图说 附录 谢延庚修 贺廷寿等纂 光绪九年刻本

同治徐州府志 25 卷 朱忻修 刘庠等纂 同治十三年刻本 16 册

同治宿迁县志 19 卷 李德溥等修 方骏谟纂 同治十三年刻本 6 册

再续高邮州志 8 卷 卷首 1 卷 金元烺等修 夏子铠纂 光绪九年刻本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 26 卷 胡裕燕修 吴昆田等纂 光绪二年刻本

安徽

重修安徽通志 350 卷 旧序 1 卷 补遗 10 卷 吴坤修等修 何

绍基等纂　光绪三年刻本　120册

滁州志　1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熊祖诒纂修　光绪二十二年竣稿　宣统元年金陵聚珍版印本

光绪凤阳府志　21卷　冯煦等修　魏家骅等纂　光绪三十四年活字本　24册

凤阳县续志　16卷　卷首　谢永泰等增纂　光绪十三年增刻光绪二年增刻干隆四十年本　10册

蒙城县志10卷　李炳涛修　吴保甲纂　同治九年抄本　北京图书馆藏

蒙城县志书　12卷　汪篪修　于振江、黄与绶纂　民国四年排印本

太湖县志4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高寿恒修　李英纂　民国十一年刻本

河南

续修唯州志　12卷　卷首　王枚纂修　光绪十八年修　民国年间河南建华印刷所排印本

祥符县志　24卷　卷首　沈传义修　黄舒昺纂　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20册

中牟县志　12卷　卷首　卷末　吴若烺修　焦子蕃纂　同治九年刻本　6册

巩县志　26卷　刘莲青等纂修　民国二十六年经川图书馆刻本

密县县志　6卷　附诗文1卷　郑沂等修　张鼎华等纂　刘杰协辑　光绪八年刻本

密县志　20卷　汪忠修、吕林钟等纂　民国十三年河南印刷局排印本

长葛县志　10卷　卷首　卷末　陈鸿畴修　刘盼遂纂　民国十九年排印本　3册

许昌县志　20卷　曹慕时修　张庭馥纂　民国十二年宝兰斋石印本　12册

重修临颍县志　16卷　卷首　陈垣等修　李舒华等纂　民国五年

河南商务印刷所排印本

郾城县记 30卷 杨心芳、陈金台纂 民国元年修 民国二十三年开封排印本

西平县志 4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附编（文征）8卷 陈铭鉴纂修 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文华斋刻本

续修温县志 12卷 卷首1卷 王公容修 段继武等编 民国二十二年修 温县档案馆传抄本（原印本藏该馆）

续修武陟县志 24卷 史延寿修 王世杰编辑 民国二十年开封马集文斋刻本

武安县志 18卷 附志4卷 李绳武修 郄济川纂 民国二十九年北京光明印书局排印本

湖北

湖北通志 172卷 卷首 卷末 张仲忻、杨承禧等纂修 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十年刻本 3册

黄州府志 40卷 卷首 英启修 刘峄等纂 光绪十年刻本 40册

麻城县志 40卷 卷首 郑庆华等修 潘颐福纂 光绪八年刻本

罗田县志 8卷 卷首 管贻葵修 陈锦纂 光绪二年刻本

黄冈县志 24卷 卷首 戴昌言修 刘恭冕纂 光绪八年刻本

山西

山西通志 184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曾国荃等修 王轩等纂 光绪十八年刻本 96册

垣曲县志 14卷 薛元钊修 张于镛纂 光绪六年刻本

绛县志 14卷 刘斌修 张于镛纂 光绪六年刻本

续修曲沃县志 32卷 张鸿逵等修 韩子泰等纂 光绪六年刻本

临汾县志 6卷 卷首1卷 刘玉玑修 张其昌等纂 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6册

洪洞县志 18卷 孙奂仑修 韩诩纂 民国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岳阳县志 16卷 李钟珩修 王之哲等纂 民国二年昭新石印公司石印本

屯留县志补记 1册 李安唐编 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民社油印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长子县志 12卷 卷首1卷 豫谦修 杨笃纂 光绪八年排印本

长治县志 8卷 卷首1卷 李桢等修 杨笃纂 光绪二十年刻本 10册

潞城县志 4卷 崔晓然等修 杨笃纂 光绪十一年刻本 8册

黎城县续志 4卷 郑灏等修 杨思树纂 光绪九年刻本

沁源县志 8卷 孔兆熊等修 阴国垣纂 民国二十二年太原排印本

沁州复续志 14卷 吴承恩修 骈心等纂 光绪六年刻本 4册

襄垣县续志 10卷 李汝霖修 光绪六年活字本

壶关续志 2卷 胡燕昌修 杨笃纂 光绪七年刻本

阳城县志 18卷 赖昌期等修 谭沄等纂 同治十三年刻本 8册

直隶

畿辅通志 300卷 卷首 李鸿章修 黄彭年纂 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十年刻本

永年县志 40卷 夏诒钰纂修 光绪三年刻本

重修广平府志 63卷 卷首、卷末各1卷 吴中彦修 胡景桂纂 光绪二十年刻本

邯郸县志 8卷 卷首1卷 英棨等纂修 光绪元年稿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6册

邯郸县志 17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毕星垣等修 王琴堂等纂 民国二十二年邯郸秀文斋刻字印刷局刻本 8册

沙河县志 12卷 林清扬修 王延升纂 民国二十九年排印本

邢台县志 8卷 戚朝卿修 周祜纂 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任县志 8卷 谢炳麟修 陈智纂 宣统年间修 民国四年天津华新印刷局排印本

平乡县志 12卷 苏性纂修 同治七年（1868年）修 光绪十二年增刻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排印本

唐山县志 12卷 卷首、卷末各1卷 苏玉修 杜霭等纂 光绪七年刻本

赵州属邑志 8卷 孙传拭纂修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柏乡县志 10卷 卷首1卷 牛宝善修 魏永弼等纂 民国二十一年北平湘记中西印书局排印本

赵州志 16卷 卷首、卷末各1卷 孙传拭纂修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6册

栾城县志 14卷 卷首、卷末各1卷 陈咏修 张惇德纂 同治十一年刻本 6册

元氏县志 14卷 卷首、卷末各1卷 胡岳修 赵礼门纂 光绪元年刻本 8册

赞皇县志 29卷 卷首1卷 史赓云等修 赵万泰等纂 光绪二年刻本 2册

续修井陉县志 36卷 常善修 赵文濂纂 光绪元年刻本 2册

获鹿县志 14卷 卷首、卷终各1卷 俞锡纲等修 曹铼纂 光绪四年刻本 10册

正定县志 46卷 卷首、卷末各1卷 贾考彰等修 赵文濂纂民国三十年（1941年）据光绪元年刻本重排印本

续藁城县志 11卷 汪度修 张毓温纂 藁城县志四种 民国二十二年据光绪二年刻本重排印本

晋县志料 2卷 王召棠纂 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

同治束鹿县志 8卷 宋陈寿纂修 束鹿五志合刊 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

束鹿乡土志 2册 李榘总校 李中桂等纂 光绪三十二年京师官书局排印本

光绪束鹿县志 1册12卷 李榘总校 李中桂等纂 束鹿五志合刊 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 （按即前志，收入束鹿五志合刊，重印改此名）

无极县志 20卷 耿之光修 王重民纂 民国二十五年天津文竹

斋排印本　6册

深泽县志　10卷　王肇晋修辑　民国二十五年据同治元年初刻本重排印本

深州风土记　22卷　附节烈表5卷　吴汝纶纂修　光绪二十六年文瑞书院刻本

初续献县志　4卷　李昌祺纂修　咸丰七年刻本

交河县志　10卷　卷首1卷　高步青修　苗毓芳等纂　民国五年泊镇善成堂刻本

南皮县志　15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殷树森修　汪宝树等纂　光绪十四年刻本

南皮县志　14卷　卷首1卷　王德干等修　刘树鑫纂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沧县志　16卷　卷首1卷　张凤瑞等修　张坪纂　民国二十二年天津文竹斋排印本

重修青县志　10卷　汪贡琛修　茹岱林等纂　光绪八年刻本

青县志　16卷　万震霄修　高遵章等纂　民国二十年天津鸿兴印字馆排印本

庆云县志　3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潘国绍修　崔旭纂　戴绸孙重修　咸丰五年云海堂崔氏刻本

庆云县志　12卷　秦夏声、秦骏声修　刘鸿逵编辑　民国四年石印本

盐山县志　16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汪毓秀修　潘震乙纂　同治七年京都文采斋刻本

盐山新志　30卷　贾恩绂纂　民国五年刻本

景县志　14卷　耿兆栋修　张汝漪纂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东光县志　12卷　卷首1卷　周植瀛修　吴浔源纂　光绪十四年刻本

吴桥县志　12卷　倪昌燮修　冯庆杨纂　光绪元年刻本

宁津县志　12卷　卷首1卷　祝嘉庸修　吴浔源纂　光绪二十六年排印本

枣强县志补正　5卷　方宗诚纂修　光绪二年刻本

故城县志 12卷 卷首1卷 张焕修 范翰文等纂 民国十年据光绪十一年刻本重排印本

续天津县志 20卷 卷首 吴惠元总纂 同治九年刻本

天津府志 54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沈家本修 徐宗亮纂 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天津政俗沿革记 16卷 王守恂纂 民国二十七年刻本

天津县新志 11卷 卷首1卷 高凌雯纂 民国二十年刻本

志余随笔 6卷 高凌雯纂 民国二十五年屏庐续刻本

重辑静海县志 8卷 郑士蕙纂修 同治十二年刻本

定州续志 4卷 王榕吉修 张朴纂 咸丰十年刻本

定县志 22卷 卷首1卷 何其章等修 贾恩绂纂 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平山县续志 8卷 卷末1卷 熊寿箋修 周焕章等纂 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新乐县志 6卷 雷鹤鸣等修 赵文濂纂 民国二十八年据光绪十一年刻本重排印本

保定府志 80卷 孙豫垲撰 光绪七年刻本

清苑县志 18卷 卷首1卷 李逢源修 许崇俭纂 同治十二年刻本

唐县志 12卷 卷首1卷 陈咏修 张惇德纂 光绪四年刻本

完县新志 9卷 征文2卷 彭作桢等修 刘玉田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高阳县志 10卷 卷首1卷 李大本修 李晓泠等纂 民国二十年排印本

容城县志 8卷 詹作周修 王振纲纂 咸丰七年刻本

新城县志 24卷 张雨苍等修 王树枏纂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大城县志 12卷 卷首1卷 赵炳文等修 刘钟英等纂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文安县志 12卷 卷首、卷终各1卷 陈桢修 王福谦等纂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霸县志 5卷 唐肯等修 章钰等纂 民国八年排印本

霸县新志 8卷 刘乃昌等修 刘崇本等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续永清县志 14卷 文征1卷 李秉钧等修 魏邦翰纂 民国三十年北平友文印刷局据光绪元年刻本重排印本

安次县志 12卷 熊济熙等修 刘钟英等纂 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 民国二十四年据民国三年本重排印本

武清县志 1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蔡寿臻修 钱锡寀纂 光绪七年稿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固安县志 8卷 陈崇砥修 陈福嘉纂 咸丰九年刻本

涿州续志 22卷 石衡修 卢瑞衡纂 光绪元年刻本（各卷附于干隆三十年旧志刻本之后）

顺天府志 130卷 附录1卷 周家楣修 张之洞等纂 光绪十一年刻本

通州志 1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李培祜修 王维珍纂 民国三十年据光绪五年刻本重排印本

通县志要 10卷 徐白主编 民国三十年排印本

香河县志 10卷 王葆安等修 陈式谌等纂 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

宁河县志 16卷 丁符九修 谈松林纂 光绪六年刻本

密云县志 8卷 臧理臣修 宗庆煦纂 民国三年排印本

永平府志 72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游智开等修 史梦兰纂 光绪二年刻本

临榆县志 24卷 仵墉修 高凌霨等纂 民国十七年排印本

乐亭县志 15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游智开等修 史梦兰纂 光绪三年刻本

卢龙县志 24卷 董天华修 胡应麟纂 民国二十年排印本

元城县志 6卷 吴大镛修 王仲性纂 同治十一年刻本

大名县志 30卷 程廷恒修 洪家禄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成安县志 16卷 张应麟修 张永和纂 民国二十年排印本

威县志 20卷 卷首、卷末附续志 崔正春修 尚希宾纂 民国十八年北平京津印书局排印本

南宫县志 26卷 黄容惠修 贾恩绂纂 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清河县志 6卷 王镛修 郭兆藩纂 同治十一年刻本

广宗县志 12卷 罗观骏修 郑元善纂 同治十三年刻本

山东

山东通志 200卷 卷首 补遗 杨士骧等修 孙葆田等纂 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三十三年本 5册

续修历城县志 54卷 毛承霖纂修 民国十三年排印本

单县志 24卷 项葆桢修 李经野纂 民国十八年石印本

金乡县志略 12卷 李垒纂修 宗稷辰补订 同治元年刻本

济宁直隶州续志 4卷 卢朝安纂修 咸丰九年刻本

济宁直隶州续志 24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潘守廉修 袁绍昂编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巨野县续志 8卷 郁浚生纂 民国十年刻本

郓城志 16卷 胡建枢修 刁兰祥纂 光绪十九年刻本

寿张县志 10卷 刘文煃修 王守谦纂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阳谷县志 16卷 董政华修 孔广海纂 光绪二十六年修 民国三十一年排印本

莘县志 10卷 张朝玮修 孔广海纂 光绪十三年刻本

冠县县志 10卷 侯光陆修 陈熙雍等纂 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馆陶县乡土志 8卷 孙方隆修 宋金镜等纂 光绪三十四年排印本

馆陶县志 11卷 丁世恭等修 刘清如纂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临清县志 16卷 徐子尚修 张树梅等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曹县志 18卷 卷首1卷 陈嗣良、孟广来等纂 光绪十年刻本

东平州志 27卷 首编1卷 左宜似等修 卢崟纂 光绪五至七年刻本

聊城县志 12卷 附文征5卷 陈庆蕃修 叶锡麟原纂 靳维熙续纂 宣统二年刻本

夏津县志续编 10卷 谢锡文修 许宗海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清平县志 9卷 梁钟亭等修 张树梅纂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长清县志 16卷 卷首、卷末各1卷 李起元修 王连儒纂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齐河县志 34卷 杨豫修修 阎廷献等纂 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德县志 16卷 李树德修 董瑶林等纂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续修平原县志 12卷 卷首1卷 曹梦九修 赵祥俊等纂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重修恩县志 10卷 汪鸿孙修 刘儒臣纂 宣统元年刻本

高唐州志 8卷 卷首、卷末各1卷 周家齐修 鞠建章纂 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茌平县志 12卷 牛占诚修 周之桢纂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重修茌平县志 28卷 盛津颐修 张建桢纂 宣统三年修 民国元年刻版 民国十五年补刻刷印本

博平县续志 10卷 李维诚修 许兰芳纂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其他省

大埔县志 39卷 卷首1卷 邹进之修 温廷敬纂 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

重修花县志 12卷 汪篪修 于振江等纂 民国四年（1915年）排印本

杭州府志 178卷 卷首8卷 吴庆坻等纂修 光绪二十四年修 民国十一年（1922年）排印本

上虞县志 48卷 卷首、卷末各1卷 唐煦春修 朱士黻纂 光绪十六年刻本

余姚县志 27卷 卷首、卷末各1卷 周炳麟修 孙德祖等纂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江西通志 180卷 卷首5卷 刘坤一等修 赵之谦等纂 光绪六年刻本 120册

雷波厅志 36卷 卷首1卷 秦云龙修 万科进等纂 光绪十九年刻本 6册

后记

1947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三年级的时候，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故乡山东高唐的地方志——光绪末年修的《高唐州志》，翻到其中有关太平军李开芳部据守高唐州城的记载，又联想到曾听老人念叨过的“疙瘩疙瘩秧秧[1]，长毛来到高唐，骑着白马，拿着刀枪……”的歌谣，于是把这些字数不多的记载抄了下来——这便是这部资料搜集工作的发端。

以后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历史这一行，并且归结到中国近代史这门专业上来。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懂得“太平军北伐”是太平天国前期的大事，嗣后便逐渐有意识地把这作为一个专题来搜集资料了。所谓有意识地搜集，是指平时看书，碰到与太平军北伐有关的记载就抄下来，至于集中力量专门去搜集的时候是不多的，也很少有可以集中使用力量的目标。这样细水长流地日积月累，虽在“史无前例”的那些年代里也没有中断，不觉30多年过去了，居然稿积盈尺，字逾百万，于是选择编排，辑成这一部史料集，名之曰《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选编在这里的，主要是散见于各地方志和文集中的记载。记述翔实，史料价值高的稿本、抄本及少见的刻本中的记载，选得宽些；记述空泛，重复雷同，史料价值差的，裁汰得就严一些。还要照顾到点

---

[1] 疙瘩秧秧，是一种儿童单腿跳跃前进的游戏，这几句歌谣大约是随跳随唱的。我幼时玩这游戏，是比赛速度和耐力，已不唱这歌谣了。

和面，有的地方的记载少，其有关史料价值虽不够高也予以保留。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发表过的，这里不再收入。原北京故宫档案馆藏的有关档案，曾抄过一点，因那些档案将专门编印，这里也不再收。《清文宗实录》、《清文宗圣训》、王氏和潘氏两咸丰朝《东华录》、《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清史列传》、《续碑传集》、《碑传集补》以及《清史稿》等书中，有关太平军北伐的史料比较集中，书也易见，需用时把书找来一查就行了，平时即不抄，这里也未收。

平时搜集史料所用的书，大多数是从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的。多少年来，馆内同志积极热情地为我找书，当这部资料集出版的时候，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作古人了。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王庆成同志和近代史研究所庄建平同志等的热情关怀和细心帮助，于此均致谢意。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年过古稀的严薇青先生为本书题签，谨在这里表示深切的感谢。

张守常

1982 年 7 月，北京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　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资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资料专刊》20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资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651-3
9 787513 016513 >
ISBN 978-7-5130-1651-3/K · 152
(4515)　定价：105.00元